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八〇册目次

數馬集五十一卷　〔明〕黄克纘撰　清刻本……一

趙文懿公文集四卷附録一卷　〔明〕趙志皐撰　明崇禎趙世溥刻本……六二三

數馬集五十一卷

〔明〕黄克纘撰

清刻本

數馬集序

古有數馬而對漢帝者并石丞相所以得醇謹之稱乎然而武英主也莫嬓於定曆數興禮樂表章六經不能暢其美又莫疵於土木封禪神仙禱祠東征西伐不能匡其瑕故雖篤行而君子譏之雖然其心則善矣今吾邑大司馬黃老師通籍四十餘載忠猷亮節彪炳具瞻吐爲文章正大洞達可傳可誦原非漢臣所能望其萬一然則斯集何以數馬名也曰此老師乾惕之心也乾之九三位高責重周公繫之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既乾而又乾矣至於夕猶不忘惕非過爲兢業也正以入臣一心出乎乾惕即入乎無忌憚其幾止爭

於爲主與爲名之介夫爲主心與爲名心不兩存者也大臣可使其身無赫赫名不可無社稷功所謂社稷功者當官府危疑羣邪互動默爲調

則紀綱廢驟爲激則國體傷惟大臣本以誠心揆於大體定見定力當機持衡務使君德無虧鐘簴永奠功立而人不知匪惟不知且指爲罪然

而心固自慊也斯之謂社稷功則黃老師其人哉老師起州郡至孤卿歷南北掌握兵刑大率當官不避難立朝不樹黨任事不顧私至其遇

國家大利害大是非則侃侃然以其身攖羣喙而不恤蓋知有國不知有身知有君父不知有功名固未可以恒情測識也

鼎湖攀號
仁孝踐阼日月固自光華郎官
府內外之間原無所容其擬
議乃一二君子思入扶綱常
維法紀其所持不可謂非是

而或不揆本末意氣是矜弊
將翹君過以自爲名至國體
決裂而罔顧吾師憂之於是
引經析義抗疏陳辭以誰毀
誰譽付之斯民以知我罪我

俟之後世雖一時觸異已之
忌竟使綱常法紀炳于汗青
而
聖德益完其粹白儻非本之以
真誠居之以寧靜運之以定

見定力其何能濟總皆自乾
惕中來也吾師於書無所不
窺故其爲文如千金之裘聚
衆腋以成章百尺之臺鳩羣
材而極麗愚嘗觀其奏疏通

達如賈維陽而精於理過之
馴正如董江都而練於事過
之其陸宣公流亞乎辭賦爾
爾有屈宋風古詩逼選近體
入唐皆以溫柔敦厚爲鵠序

記清新碑銘典則誌傳狀誄
詳核曲盡以及若贊若跋若
試録書牘琅琅皆金石聲殆
庶幾軼昌黎廬陵諸君子而
上與龍門氏匹休哉然老師

能文章不欲以文章著其對
後生惟談職業不談操觚嗟
乎吾師之心遠矣昔田千秋
一言悟主先正謂其善處人
父子間韓稚圭調護兩宫爲

古今相業第一美盛兩公皆
心社稷而當時咸諒其功吾
師有社稷功忌者反以爲咎
則吾師所遭益難而心益苦
矣吾師惟存石慶數馬之心

兼得田韓兩公之妙用故勲
業茂旂常人徒知其勲業不
知其文章卽知其文章亦不
知老師之文章卽爲老師之
勲業景辰叨老師愛最深其

佩服吾師不淺用是忘其固
陋弁之俚言聊以表其高山
仰止之志云爾

門生楊景辰頓首拜題

數馬集卷之一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男 道敬 道貞 道爵 道守 道賜 道璇 編次
姪 道泉
孫 兆宷 兆馥 隆駿 兆穗 捧乾
曾孫 覲光 仝較

奏疏

大權不可下借疏

題爲大權不可下借

欽差不宜擅稱棍徒詐冒大干法紀懇乞
聖明亟行提問正法以尊

朝廷事　臣聞四海定於一君干
君者必誅　命令出於
一人矯命者無赦故易稱開國承家必曰大
君有命詩言赤芾邪幅亦必曰天子所予我
國家制度人臣非奉
特遣須有
勑書關防者不得稱
欽差所以重尊權而尊
命令也伏覩
大明律一款云近侍詐稱私行者斬夫詐稱僅
託之空言而斬罪則罹乎極刑此無他
人主深居九重所恃以取信於天下者惟此
命令若可以詐稱則以僞亂眞天下之人將惟
其奔走號令而莫之敢抗此大亂之道也
故凡奉
欽差者必題
請由於六部
明旨下於該科

勑書撰於翰林禮部給以關防兵部與以勘合
彼此相承上下相制然後可以稱於天下
曰某爲某事而
欽差者也若今之礦稅內臣固奉
皇上之差遣彼其門下趨走服役之人頤指氣
使之輩不過稱曰某監委官足矣乃有詐
稱
欽差如程守訓其人者其罪可勝誅哉臣於本
年正月十六日據萊州府申文內稱准

欽差總理山東直隸徐州等處地方礦務叅查
河道沿江船料錢糧
武英殿中書舍人程手本奉本監劄付前事
移會本府煩照手本內事理速爲行文拘
齊有名萬桂等一千犯證俟本科到日以
便會審轉詳請
旨定奪施行緣由到臣又據馬兵張鄂報稱程
守訓往萊州府打金字
欽命牌貳面門書馬三十五匹扛轎夫四十名

鼓手藍旗十名皂壯各十二名執
令旗令牌二人臣等見之不勝驚駭聞程守訓
爲礦監之委官矣不聞其奉有
勑書關防也聞其爲礦監所差矣不聞
皇上之差遣也此而稱
欽差則
皇上之命令自礦監出是以臣而僭
主也若係程守訓之擅稱則是
欽命可以詐傳也有一於此皆律所當殺無赦
者且程守訓何如人哉市井無賴因礦監
開礦登州托通判曹永年引見投充委官
當庭叩頭此登州人士所共恥笑者也無
何以奸猾逢迎得被信任倚爲爪牙肆其
搏噬害徧山東波及江北江南戶部尚書
陳渠嘗叅之矣御史牛應元劉曰梧陳煃
應朝卿李以唐科臣張問達許子偉田大
益楊應文等俱欲殺之矣且其父死不奔
喪礦監爲

請於
皇上固未嘗有
旨留之也不蒙
留用而擅自奪情抗
旨之罪固已難逃今又詐稱
欽遣公然持金字
欽命牌面若侯伯之奉使
册封者然至於
令旗令牌乃出自工部製造奉

旨給總督撫鎮以擅生殺而壯軍威者敢公然
僭用之是可含
天憲不在礦監而在守訓矣嗟乎自礦稅繁興
皇上以內臣爲可信假以事權漸至於盜竊大
柄如異時參官之疏惟文致其罪而聽
皇上之處分耳今則疏中十九徑
請差的當官校拏解是預擬
旨意倂
皇上作威之柄而竊之矣此猶中官之無知也

至於服役之人敢稱
欽差擅用
令旗令牌與督撫無異又倂
皇上作福之柄而竊之矣大權下移漸不可長
漢唐之季可爲寒心故今日縉紳逮繫臣
憂之而未甚也謂臣子於
君父理當順受一旦寛釋則士大夫之歡呼鼓
舞如故也百姓被擾臣憂之而未甚也謂
官府於小民分宜調停一旦停止則小民

之安生樂業如故也惟是詐僞公行矯誣
四出礦稅之權幾倂
人主廝役之輩敢稱
欽遣紀綱凌夷威福漸奪天下之人但知有此
輩不知有
朝廷之三尺豈可不爲痛哭流涕者哉臣謹
據實參
題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

勅下法司查其曾否奉有
勅書關防曾否給以旗牌是否詐稱擅用嚴提
究治用正法典庶
命令重而
朝廷尊威權一而姦宄戢天下將稱誦
皇上明並日月威並雷霆無敢肆其不軌之謀
者矣
信詔令以光聖德疏萬曆三十年閏二月
題爲

德音昭布萬姓騰歡懇乞
聖明順民情信
綸綍以光
聖德以增
聖壽事臣叨撫東土目擊小民困於礦稅明有
包納之苦暗有巧取之害日夜思望停止
如大旱之望雨也本年二月二十一日臣
因春汛屆期巡歷登州整理海防事務忽
接戶部咨文傳奉

聖諭開礦抽稅爲因三殿兩宮未完帑藏空虛
權宜採用今着傳諭各處礦稅織造燒造
俱着停止等因欽此臣叩首奉誦不勝踴
躍卽宣布
德音與民更始歡聲雷動無不祝頌
聖天子萬年者至閏二月初三日回省又接礦
稅太監陳增手本內開奉到
聖旨說與太監陳增知道開礦抽稅爲因三殿
兩宮未建帑藏空虛權宜採用其各處礦
稅織造燒造等項俱照舊行待三殿落成
爾等行文戶部請旨停止恐爾等不知旨
意到爾卽與各撫按等知聞如有妄造謠
言惟爾卽時指名叅奏重治不宥該衙門
知道欽此臣奉讀
密旨與
前旨稍異誠知
三殿告成必有停止之日然小民望有此舉久
矣其停止也不能無歡則其未止也豈能

無怨於是有羣聚臣庭求臣題
請願遵
前旨以安民生者臣多方寬譬已行解散外竊
惟
國保於民民保於信
人君所以聯屬億兆惟此信之一字若一事而
二三其令則民亦二三其心將因其不信
而倂疑其信者後有徵發期會何以使之
易有之曰渙汗其大號又曰渙王居無咎

言王者命令如汗出不可復反又當渙其
居積以與小民若能聚而不能散則咎不
終無也明於渙汗之難反居積之宜散則
今日礦稅之事未罷也斷乎其當罷既罷
也斷乎其不可復行矣昔晉以汶陽之田
歸魯復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季文子曰
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
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霸主一失信尚不能宗長諸侯況以

天子而失信於民乎今礦稅停止戶部業奉
明旨布告天下萬口懽馳不疾而速四海九州
誰不聞知一旦中悔照舊徵派昔之
恩澤徒爲空言夫民於窮困之時至易德也以
易德之時施
曠蕩之恩竟奪之而不與則其觖望也必甚於
前日何也也嘗未施其望猶淺爲惠不終
其怨更深也夫朝四暮三朝三暮四爲數
則同而朝暮稍異無知之物猶囂然而爭

矧朝沛
德音暮收
成命塗民耳目以取其財貨者乎且民易於明
告難與暗喻停止之
旨下之戶部昭若日星開採之
旨密傳內官轉傳臣等民惟知有顯示而不知
有密傳必且以內臣爲詐已恐山陬海澨
有思持挺而逐之者矣臣竊謂禍變之興
從茲始也古之明君蠲民田租賜民布帛

寬大之詔無日不下額內之賦尙捐與民
額外之征何難速已以
皇上之明聖尙欲比肩堯舜而肯出漢文景下
乎伏望
聖心翻然悔悟將礦稅仍行停止俾臣等將順
德意見之施行則解民倒懸仁也轉亂爲治明
也施德克終信也將
和氣致祥
聖躬日豫

萬壽無疆而
聖德益光矣奉
聖旨礦稅朕屢旨權宜採取自有停止之日不
必瀆
奏還靜聽處分地方責任着用心撫理該部
院知道
疏陳會勘王家口始末疏萬曆三十年九月
題爲河議原難臆決開濬責有所專自愬愚
昧難佐

廟謨懇乞
聖明專責河臣早定石畫以收功萬全事臣接
邸報見工科給事中胡忻一本爲河工萬
不可已勘議再不容誤等事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臣閱科臣疏內大都言曹
縣王家口若果可開即不利山東不可從
旁尼止誠不可開則山東撫臣於會勘時
何不直指形勢明證可否若之何面從而
退有後言且謂從今覆勘宜以和衷責之
撫按司道等官以任事責之總河斯語也
乃今日治河之斷案而王家口之開與否
可一言而決矣臣雖至愚無知敢不引咎
思過勉圖後効惟是勘時情狀科臣或未
之知不得不一言以明心跡臣於本年六
月十三日從邸報中見有
旨着臣等會勘河道臣不待部咨於十四日即
馳往曹縣彼時巡漕勘臣崔邦亮已駐曹
半月而二部屬五司道及諸治河府官俱

先臣至矣相見時勘臣問臣云王家口之
議何如臣對之曰纘向曾有疏矣惟以爲
不可開故被科臣參論今復何言且有奉
命勘河之臺使者及總河部院在途五日於舟
中會勘臣指維舟處向總河及勘臣言曰
昨日舟中無事使人測水舟以裏近岸處
水深八尺舟以外水深一丈二尺至於河
心則深三丈四尺今王家口地倘未淹只
開一丈五尺能洩全河之水乎況廣狹相

十伯也勘臣答曰此處逆溜用水衝刷則
河自深其不盡之水仍於決口開減水閘
放之南行是臣於會勘時未嘗不明言可
否也臣見勘臣之言亦似有理又私自念
事關
陵運有總河任其責不宜與之爭乃爲王家口
之民私有請於勘臣曰昨乘肩輿東行六
七里見兩姓數十家有翼然二高樓南北
相望其所掘新河即居兩樓之間而所謂

夏家樓者當在河之外矣其人哀號求援
可稍迂十數步存此一姓人否傷有主簿
儲明善答曰河必居兩姓之間其流乃速
夫臣之力不能得之十數丈之地而能得
之全河乎又臣書生也所知者地勢之高
下耳至於河乃神水方能排山衝刷之說
臣敢謂其盡無正懼河南諸臣以臣爲私
其人民而不先
國家之急故且與二臣議給地價使之作遷

徙計時雖禾黍滿野結實離離亦不暇顧
矣勘畢臣又問曰勘止此乎他處不復勘
乎勘臣曰止此矣明日總河向臣再三訪
問臣曰若王家口決開則委官當擇州縣
素有賢聲實心任事者用之彼求薦投用
者不可委也費多而功不成河臣又曰再
有可敎否臣曰昨見道府諸臣多謂王家
口地高其河溜之勢亦已少變功甚難成
但不敢明言耳次日總河又集部屬各道

于明倫堂再問而開王家口之意遂不能
堅決臣臨別時勘臣又問曰事可濟乎臣
曰所恃者
國家之威靈與河臣之福德耳若以勢觀之
猶未易濟也勘臣曰此公乃福將事必濟
矣臣因
聖誕在邇進
表官將行遂馳而歸而總河於各道呈詳駁
語有云全河深計二三丈今新開一丈五

尺可否盡掣全河而東築滾水壩以減新
河所不容之水是否長策斯語即臣舟中
之語也自總河發之則為正論使自臣言
之則不免為妬婦之口矣三省具疏而臣
獨無者緣臣愚昧不敢逞私臆以決天下
大事將謂可開則非臣愚私心謂不可開
則恐議臣者以為掣河臣之肘而使其不
得展布為罪滋大今科臣罪臣面從而後
議臣於此事誠不敢具疏力爭但以為面

從則臣曾較量河之淺深委曲言之其從
否則非臣所得專也即使臣當日具疏諍
之其所言者亦不過河水淺深地勢高下
數語耳總之臣智未能燭河之幽隱勇不
能定人之猶豫誠不能起人之聽信碌碌
從衆與之高下臣之罪無所逃也夫往議
未決來議方興臣今言亦罪不言亦罪請
得以臆而終言之臣所憂者不獨王家口
之難開即李吉口亦難濬也蓋臣因勘河
歸經單縣地方乃知李吉口自萬曆二十
五年以來新開為河者有三股矣皆旋開
旋淤今歲又開一股則四股也夫水性難
強地形一定二之為甚其可三而四乎昔
人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故治河者
淤一處則別挑一處乃李吉口之地有限
而挑無窮也將如之何此皆臣之境內臣
所得而言者若別求石畫務求萬全則如
總河疏內行牌與各道商略籌策畢載臣

何能贊一詞且其地多非臣境內臣不得
而與也夫道傍築室三年不成唐虞治水
一禹足矣今日之事責在總河科臣所謂
勘議亦屬多事乃至言也惟在
聖明專加委任而徐責其成功凡在事外者無
得撓焉何河之難治臣近因告病奉
旨不許再辭未敢復有陳
瀆但自知會勘無狀不得不詳其始末以見區
區愚心非敢陽是而陰非者至於王家口

[illegible]戶應否[illegible]濟伏乞

敕下工部轉行總河并巡漕勘臣覆加裁度將

衙門之說可行即剋期具題無[illegible]從聽說

而誤

國家大計臣且照總河前疏督諸道府措粟

派夫以佐畚鍤之役苟其未可則勞民費

財他日當有任其責者臣請無同罪奉

聖旨該部知道

查餘引以濟大工疏萬曆三十一年

題爲遵奉

明旨查出積餘引目設法措

進以濟

大工事萬曆三十年九月內准戶部咨山東清

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山東督理

礦稅太監陳增題前事奉

聖旨這所奏山東運司積餘鹽引徵收銀兩既

經內外官員會議調停准着每年解銀一

萬五千兩夏冬二季解送內官陳增處類

總解進應用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

到部看得東引原無餘剩止因行鹽地窄

銷掣不前致壓邊商納過糧草正引三十

一萬有奇在庫候掣稅監誤指前引爲剩

物具

奏變價本部屢疏執奏

致該監奏有

天聽未回山東鹽法副使來三聘權爲前議以

俞旨但查該運司歲解正課八萬內五萬兩係

祖制開派濟邊之需擅難虧損其認解河東課

銀一萬七千七百餘兩乃宣府例餉民佃

竈課銀一萬三千九百餘兩又遼鎮軍儲

均係餉邊正額毫忽不容割減者煩爲會

同巡按巡鹽各御史督同運司除將歲額

京邊正課八萬一千六百六十五兩五錢

零照數徵解不許毫芒短少其稅監奏

允進解課銀一萬五千兩遵奉

明旨通融處解以畢該監之

請等因遵行間又准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馮
手本同前事准此行據總理糧儲帶管鹽
法道左參政章邦翰看得運司鹽引原無
餘剩祇緣兩奉
明旨不得已於候掣課中權議每歲割取一萬
五千兩以畢該監三年助工之
請以三年計算共割四萬五千兩尚慮虧損額
課難以處補若必取足於十年共割銀一
十五萬兩則額課太損疲商將安能支等

因通詳到臣臣會同巡鹽御史馮應鳳議
得天之立君將
國家是利豈惟
內帑之殖臣之事君惟利國是視豈惟私意
之殉我
國家設鹽法以裕邊計兵士之餉於是乎出
安邊圉所以安
朝廷也山東運司額課八萬一千六百六十
餘兩乃戶部邊餉及宣府遼東正額[illegible]

疑及獻割取說為厲必多
進効忠而山東運司積滯候掣之引通日為
餘引欲變價解
進履疏奉
旨行臣等會議道臣無可奈何遂議歲割正額
一萬五千兩以三年爲止共銀四萬五千
兩與內臣陳增解
進夫此四萬五千兩者皆邊餉正額也
內帑多一萬則邊餉少一萬爲臣子者明知

邊餉之不可缺極力顯諍正也至於委曲
議處暫割四萬五千兩以順
皇上之心而塞內臣之求計出於不得已也然
猶以鹽法時有通滯額課時有盈縮挪前
補後三年即止或者以他日之有餘補此
時之不足邊餉正數猶不甚虧若如陳增
之疏歲取一萬五千兩至十五萬而止是
明割去兩歲之正額必九邊軍士兩歲俱
不待哺則可而邊士引領望餉以月爲年

餉入
內帑變起九邊是臣等以承順之小忠而貽
國家之大禍雖萬萬被戮豈足贖哉謹會疏
上
請伏乞
勑下戶部覆議如果邊餉不可盡虧鹽課只可
暫割即照鹽法道初議歲解一萬五千兩
二年即止當行臣等與運司酌量緩急先
將本年應

進之銀委曲處解如必欲取盈十五萬則臣
等不能爲無米之炊即今歲應解之銀亦
未敢輕動蓋挨事必慎其始而謀
國必計其終也俱候覆請
聖明裁奪施行　此稅解過三年竟得停止

議汰老弱酌兵數裁冗員以省繁費疏　萬曆三十一年二月

題爲東民久困兵餉難支謹議汰老弱酌兵
數裁冗員以省繁費以寬疲氓事據山東
布政使司呈蒙臣等憲牌照得東省沿海
各道先因倭警告急添設防海官兵歲加
兵餉四十餘萬至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
內題奉
欽依減撤南北水陸官兵一萬三千九百八十
餘員名減餉銀一十九萬餘兩但本省連
年水旱相仍榷採交徵民疲益甚所據見
在官兵相應量汰以寬民力仰司行道將
所轄官兵逐一嚴加揀選內有老弱武藝

生疎者即便汰去庶不糜餉蒙此行准各
道各稱除團操馬步快壯七千三百一十
名該工食銀九萬一千七百餘兩係各州
縣徑編工食不計外濟南兵巡道牒稱標
下選鋒營汰過官兵四百四十員名該減
銀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兩三錢零見存
官兵三千一十九員名武德兵備道牒稱
汰過官兵一千三百五十五員名該減銀
一萬六百二十兩見存土兵四百名青州

兵巡道牒稱汰過官兵一百三十六員名該減銀一千六百二十六兩見存官兵九百一十一員名安東濤洛二營今奉文歸併安東營汰過官兵一百六十六員名該減銀一千九百一十三兩六錢見存官兵五百九十二員名石舊兩城二營奉文議允歸併石舊營汰過官兵六十八員名該減銀七百七十四兩四錢見存官兵三百八十六員名分守萊州道咨稱汰過官兵

六百三十八員名該減銀七千三百四兩六錢零見存官兵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登州海防道牒稱汰過官兵一千五百四十一員名戰馬十三匹裁減廩糧并防汛等銀共二萬六千八百三十三兩六錢零見存土兵并水陸南兵共五千二十三員名戰馬十四匹又旅順官兵一千四百二十六員名歲該餉銀二萬六千八百兩山東分認一半應徵銀一萬三千四百兩及

查登州實在水兵止二千六百餘員名而彈丸小城設一副總兵又設一遊擊似爲冗員合無將水兵遊擊裁去悉歸副將總攝至于大嵩營守備係二十七年奉文添設今倭夷敗遁屬國奠安則此營守備相應裁減廩糧免編等因到司看得武德青萊登四道并軍門鋒兵除萬曆二十七年已經裁減今又續汰革過官兵共四千三百四十四員名戰馬十三匹共減省銀六

萬二千六百三十五兩六錢零見存官兵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三員名戰馬十四匹歲編銀二十萬一千六兩二錢零又分認旅順兵餉銀一萬三千四百兩通共銀二十一萬四千四百六兩二錢零及查各道添設土兵與標下鋒兵原係六府丁地攤派南營水陸并旅順水兵係

題留香稅民屯二項銀約有一萬四千餘兩其餘不足之數亦于通省派徵今查香稅

銀自二十七年起泰安州扣解稅監收抵
東省不敷額稅外節年解到不多俱作正
支尚不足用止有民屯幷先年裁減人役
及登州積餘採草變價島糧等銀共三萬
二千九百五十八兩六錢零俱應抵作兵
餉尚少銀一十五萬七百六十兩八錢零
仍於本省丁地內派徵至於偵探倭警全
賴水兵船隻馬兵不過行坐營陣無益實
用相應酌量緩急改充步兵則兵不減而

餉亦稍省如濟南兵巡道團操馬快五十
九名內改九名武德兵備道新添馬快一
百名內改五十名青州兵巡道馬快箭手
共一百六十四名內改一百一十四名馬
兵三十八名內改八名安東營馬兵三十
名內改十名石舊營馬兵十二名內改二
名分守萊州道馬快一百三十名內改八
十名登州海防道馬快二百四十名內改
四十名軍門標下營兵原戰馬五百二十

四匹內減一百三匹馬旣減矣兵役工食
亦有厚薄不等如標兵每名十八兩南兵
亦十八兩而馬兵有二十兩亦有二十二
兩者民壯步兵有十兩八錢亦有十一兩
三錢者俱未畫一今議各道馬快馬兵箭
手民壯步兵工食俱日給三分歲該銀十
兩八錢馬兵快手日加草料銀二分歲加
銀七兩二錢以上裁過馬匹更易過兵快
所省銀兩約五千有奇容司移文各道查

係原在道屬循編者徑行免派若係本司
兵餉內編派者查該減銀若干送司免編
另冊類報查考統乞裁酌具
題等因呈詳到臣該臣看得兵以衛民亦以
困民精而堪用雖少奮也冗而不精多益
困耳山東自朝鮮中倭以來當事者以無
兵爲懼多方招徠不惟廣其名數而且厚
其廩餼至一兵而歲費糧銀十八兩可謂
濫矣一時增餉幾至四十五萬而團操快

壯之工食九萬餘兩不與焉故倭未至而山東之民已坐困矣萬曆二十七年銷兵雖減去餉銀十九萬而久困之民歲供二十六萬九千餘兩加以包稅包礦及一切防漕防河之費出於常賦之外者歲且百萬民安得不彫敝以盡也臣任事年餘欲爲東民求輕一分而事有萬不可已者又有事可已而度臣之力不能止者則亦付之無可柰何惟是減兵一事庶幾可爲東

民晝息肩之策故不厭與司道詳計之然兵合之易而散之難餉厚之易而薄之難處置失宜則易以生亂故自去歲至今臣行各道凡兵有罪必革有缺不補近又行文各道汰其老弱務求精壯共減去官兵四千三百四十餘員名而左布政使沈季文又以各道馬快名雖馬兵實多無馬費餉太多無益實用酌爲議改將馬作步其量存馬快工食草料亦爲酌減步兵民壯

俱以每年十兩八錢爲率務使兵有實費糧無虛糜是皆鑿鑿可行又以登州一城見存之兵不過五千餘名而一副總一遊擊可裁其一大嵩城小旣設衛官復增守備俱屬冗員司道建議俱以爲裁之便夫倭奴雖遁情形叵測談海防者常以兵力單弱爲憂而臣獨惓惓裁兵減將與民休息臣敢玩視海防而忽疆場之務哉臣生長濱海嘗敘倭難頗知倭之情狀凡倭爲

寇非有以導之則不至如昔時寇吳越閩廣則溫台漳潮之民實導之近日寇朝鮮則釜山之民與對馬島倭通市日久釜山之人實導之若山東則人習耕地不慣浮海通倭之人可保必無北海之中島嶼森羅非習知水道者豈敢突然汎舟而至矧關酋旣故彼國大將內相猜疑行長旣戮義久諸人意亦厭兵故送被虜歸國以窺我意向此亦

中國暫得息肩之日也議者徒見閩廣海上倭報時聞不知此皆漳潮之民海上劫掠櫂舟師追捕故每船買倭奴十數人倚以爲重使人心寒膽喪不敢與敵不知倭所無多飄飄海上惟掠取商貨往賣此直商賈中寇盜耳南方之人習於南海使涉北海非其所長即被大風偶然飄至亦不足爲山東之大患且登萊海上蕭條數百里寂無人煙所食粟米二麥倭奴不能食也

緊莽富麗既異於江南飲食粗糲又異於朝鮮倭之未必垂涎於山東明矣今通省除圍操快壯及旅順水兵共八千四百餘名不計外尚存南北精壯官兵約有一萬二千員名分布水陸之間無事則分守其地有事則厚集其勢儘足以備不虞而多留冗兵給以厚餉使瘠土之民日削月困以就於斃豈策之得哉再照今次議留兵既無多而所派糧餉與旅順兵餉猶有二十一萬四千四百有奇除民屯及裁減各役工食共三萬六百八十餘兩萊州營田及登州島田所收子粒草束變價及曠工銀得三萬二千九百五十八兩零其餘派之丁地者猶須十五萬七百六十兩零此豈由兵之多哉則由餉之過厚耳各省兵餉每名每日不過三分而山東鋒兵浙兵獨每日五分則一人幾兼兩人之食矣今欲減之則其勢必沸然而爭臣欲立較藝

之法使之學習半年至秋而試之如力能舉四百斤射箭七十步以幅布爲的能中七矢以上及鳥銃三彈俱中者與鎗刀牌棍諸技俱精熟者爲上兵其餉照舊若力能勝四百斤而九箭中五三彈中二及諸技頗熟者爲中兵其餉每日只給四分若力止舉三百斤九箭中三三彈中一及諸技略諳者降爲火兵其餉每月只給三分下此則革退而更易之十名之中只留一

火兵人浮於額則汰去不酉如此則餉可
漸減而兵愈益精視之漫無分別而坐糜
厚餉者相去遠矣如蒙
聖明軫念民艱
勑下兵部覆議果臣言可行將見今汰過之兵
明示免補登州水兵遊擊侯見任劉柄文
陞任之後裁革免補遺下水兵容臣於各
衛指揮中擇其堪用者管領防汛大嵩守
備徑議裁革見任武憲文令其赴部別補

其餘酌減馬快及較技藝以別等第諸款
俱行臣遵照施行庶疲民稍得休息而武
備亦不至於廢弛地方幸甚奉
聖旨該部知道　後部覆依議行

敷馬集卷之一終

數馬集卷之二

溫陵黄克纘紹夫著

奏疏

禁誣賴以杜奸計疏 萬曆三十二年正月

題爲貢銀被刼可疑地方畏威有自懇乞
聖明申明禁約査實迹以安人心禁誣賴以杜奸計事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德州申稱准守備鄭祿手本據德州左衛

廵捕指揮孫應乾呈據蘇松常鎭稅府𠫵隨劉敬等呈稱本月初七日蒙劉太監差委齎進
上龍袍七包并徐州解到賠償官銀一千兩行至苦水鋪離城四十餘里於二十四日早遭遇響馬強賊二名半路截攔亂箭射傷將鐵錘鏨開皮包刼去元寶十錠計銀五百兩等情本職隨訊劉敬等先吐失銀五十兩後説失銀五百兩等因隨督率巡捕員役親詣失事地方審得歇家鄭秉燮等執稱本月二十三日下午時分有南來包馬十一匹行至本鋪天色尚早卽到州城亦不甚暮輒投宿本店至次日未明卽行被刼銀兩未知虛實似屬嚇詐惟是敬等聲言𠫵
奏誠恐貽禍難測率同閭衛掌印指揮廵捕等官親赴戶部監督衙門預支各官俸銀五百兩描賠𠫵隨劉敬等收去苟免目前

隱禍等因到州申詳到臣除批行武德兵備道査報及嚴拏強賊去後近接邸報該督理蘇松常鎭稅務太監劉成委差舍人劉仕安一本爲中途被刼事奉
聖旨這所奏中途被刼銀兩該管地方德州守備鄭祿先行照數賠補仍行緝賊具見敬畏姑免究其銀兩內庫査收賊人着上緊緝拿務在得獲該部院知道欽此隨復行該道嚴督印捕各官勒限拏賊外該臣會

同巡按御史嚴　看得地方失盜守備及通衛各官先行賠補臣等可以無言但失盜之事跡有可疑而誣賴之端漸不可長賠銀之害甚小而威權下移其所關者甚大臣竊惜之方今中外人情知有中使而不知有
國法凡中使之言百司畏之如奉
綸綍有識者已懷隱憂然猶曰此
皇上之委任也若乃中使委官不過四方無賴

投充以爲爪牙蓋害民之虎狼而竊
國之盜賊也彼曰失銀則甘心賠銀曰失去五百則甘賠五百積威所劫惟言是從豈此輩之力能使守備衛官之畏憚哉彼以爲吾一言能使
皇上震怒不肯解則提問口含
天憲而手握生死也夫以堂堂
國法而使無賴小人得以操之恐嚇天下莫敢與抗則威權太重操奪自橫其禍有不忍言者矣彼劉敬者果不知其失銀與否然解銀參隨及同行馬夫共十有一人而所謂劉馬賊者二人耳寡不勝衆何肯袖手被劫其可疑者一王家墳距德州三十里一蹴可到乃日午而托處於野店遷延不行其可疑者二既挾重貲宜日出而行乃五更暗起遠稱失盜使人莫測其有無可疑者三天下礦稅解銀入京者接踵於途失事歲無一二獨劉敬之銀既失於徐

州復失於德州何嚮馬之盜獨與敬會其可疑者四凡各監參隨俱四方亡命健兒持弓槖矢鮮衣怒馬二賊見之且當辟易乃敢逼衢行劫其可疑者五先言五十後言五百詞語不一由少入多其可疑者六據守備鄭祿申文亦以事之有無皆不可知然而不敢不賠者則畏其參
參而拿問也夫已參而後賠其畏猶淺未參而即賠其畏何深

皇上試以此思之此輩一發言而地方官且闕
之膽落則市井小民又可知矣參隨之言
猶且如此則中使之威權又可知矣倒持
太阿授人以柄恣其魚肉小民制壓官吏
而以微利
上進不知彼之所得者百而進之于
上者一也且使匹夫之威等于
萬乘刑餘之隸尊如天神紀綱日替權柄下移
聖明之時豈宜若此臣非敢以鄭祿之賠銀爲

非也但願
皇上勅下兵部通行申飭以後礦稅解銀之人
無得夜行無宿野店若有稱係失銀者聽
撫按官審實如被劫果眞即先行賠補嚴
限獲賊若果誣賴即將原解治以欺罔之
罪庶人知是非必自有眞誣賴難以逞志
官得保其俸祿人得保其家室而奸徒圖
賴者亦不得聞風而效尤矣

乞籍沒稅監停免採榷疏 萬曆三十二年十月

題爲稅監惡盈
天殛多贓悉係民脂懇乞
聖明速籍沒以充
國用停採榷以遏亂萌事據山東布政使司
呈據普寧店委官落口鹽稅原奏官李麒
報稱太監陳增於本年十月初八日子時
在徐州氣絶身故等情臣竊惟陳增自嘗
皇上委用以來大張威燄廣布網羅破人之家
害人之命傾人之囊橐以殖其私罪惡貫

盈
皇上不及誅而
天代誅之一旦嘔血以死此人心所共快公論
所謂宜戮屍以謝天下者也其贓私之多
至一二百萬臣前已會同按臣具
題請宜抄沒以濟邊儲而
明旨未下溘焉身亡增之徒黨其承委在外者
業已竊贓逃之四方其家中所積若查之
少緩必爲親戚所乾沒羣下所隱藏是彼

之鯨吞虎噬十年糈然小民以有此財淅
彼既不能有而
國家亦不能有徒以惠奸黨而資賊兵亦
深可惜哉增遝年以來雖移駐徐州然所
榷之税歲不過四萬兩而山東一年包税
六萬兩礦三萬餘兩其餘鹽税香税及額
外抽取過税又數萬兩是取之山東者四
倍於徐也據李麒開報謂增見在徐州大
小二庫有銀十萬餘兩玉帶十餘條其價

皆一千二三百兩上下又有猫睛寶石大
珠綠環等物一箱俱係陳四經管此在江
北撫臣李三才必能封識完固以待
明旨可無遺失又據手本開保定府新安縣陳
增大宅一所收貯銀三十餘萬兩係趙寡
婦及陳厚菴等收掌金寶無數又在
京師大宅一所收貯銀三十餘萬兩玉帶十
餘條各色金銀器皿不計其數俱冠帶舍
人林志學父子及王三收掌餘不能開凡

此財物強半取自山東耤口
上進而竊以自肥者也除玉帶珍寶宜歸
內帑其餘銀兩臣謂宜速藉之以濟邊储
戍守之士免於脫巾之呼不然以山東民
財發山東河工爲濬築之用上以濟
國家之漕輓下以救豐沛魚濟之民於陷溺
之中亦一策也抑臣等又有
請焉我
皇上愛養小民餘三十年

德至厚也徒以礦税一事致
聖德虧損小民愛戴
國家餘二百載心至堅也徒以礦税一事使
人心漸離夫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民可離
也亦可合也是在一反覆手之間耳謂宜
乘陳增之死速下
明詔暴增罪惡使天下知此輩害民原非
陛下本意今既知其罪狀即行抄沒凡效增所
爲者卒不得效尤[illegible]紀部身藏咪以彰

其愚仍將各處礦稅速行罷免所委中官令撫按差官護送回京收過稅銀盡數解進庶天下民心怨者喜怨者德群聚思亂者復回心望治是今日一大機會也臣近據滕縣申稱豐沛魚臺自去年河決以來千里成湖萬姓爲魚浮沈漂泊以偷旦夕之命今有沛縣賊首稱紅面大王者聚黨湖中時入漕河劫掠商財勢甚可畏又據兖州府知府石九奏稟稱沛縣賊船訪有七

隻每船可容二百人船中火藥兵器種種皆具劫財則留其半且給以號票不復重劫其舉動頗類宋江輩所爲除行兖東兖西濟寧三道防緝外臣惟徐兖之民苦礦稅之暴思亂久矣加以河伯助虐使此輩無地可耕無室廬可處無財本可以餬口四方安得不起而爲亂且豐沛曹單自昔號英雄之藪秦之亡也以沛公起沛唐之亡也以黃巢朱溫起曹碭今之爲沛公巢溫輩已萌芽矣若礦稅不止大亂必起不出數年必有土崩瓦解之憂斯時也廣布惠不足以市恩痛罪己不足以解怨雖欲罷礦稅以收人心噬臍之悔豈有及哉故今日陳增之死是天厭其毒而降之罰欲

啓

陛下轉亂爲治機不可失而時不可緩者也伏

乞

大奮乾剛將已故陳增財産速行藉沒以濟邊

儲或助河工仍乞

勅下戶部通行各省直將礦稅速行停止以救亂於未危圖存於未亡是

宗社生靈之福也臣等不勝翹首待

命之至

謹報水賊聚散情形疏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

題爲謹報水賊聚散情形懇乞

聖明思人心好亂之由正微臣失職之罪亟圖消弭以保治安事閏九月二十八日據滕

縣申稱有沛縣水賊撑駕雙桅大船二隻單桅大船二隻外有勢附漁船二十餘隻賊首頭戴神巾塗抹紅面身穿紅袍稱號大王船頭竪立賽宋江旗號在於魚沛湖内忽入漕河白晝將載薑船隻程客截住綑縛劫去財物又打劫豐縣富民張斗峯細至朱家寺内得財釋放等因臣等隨行濟兗三道各撥兵船嚴加緝捕仍諭附近窮民漁船各思生死利害自求活計勿得

順從爲非去後近據濟寧等道副使傅良諫等呈稱蒙臣等憲牌即行濟寧遊擊李楷選撥精兵委中軍千戸鄭洪統領前赴南陽緝捕隨據本官呈稱於十月十四日船至南陽河下積有官民船五七十隻齊幇未行職祭旗揚兵各船即時南行次日至橋頭馬家口復整隊操演振揚聲勢氷賊驚懼望風逃避隨令漁船入湖打聽前至沙河等處賊去無蹤見今仍在南陽一

帶往來窺伺兩京船隻通行等因到臣案查先據滕縣申報前事臣等已於
奏乞停止礦稅疏内具
題訖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按御史嚴　看得民之爲盗非其天性好亂盖皆爲饑寒所逼不得已而然也自河決蘇家庄而魚臺沛縣蕩而爲湖濟寧單豐半没於水老弱葬於魚腹壯者以漁爲生魚不能繼則有相聚爲盗而已此盗之源也然盗之小者

或聚衆數人或行劫數家夜則胠篋發匱晝則伏而不出未敢公然竪旗揚帆白晝劫人於漕河之中者也即盗之大者不過逢人則劫逢財則取但懀主人之不足不顧所劫之有餘甚者膾人之肝而餔之未有以不殺人示仁以不盡取示義而暗邀人心使其從巳者也臣密使人偵探前賊則自十月初旬以來公然艤舟橋頭河邊欲掠取客貨且明告人曰吾欲抽稅其意

以
國家富有四海尚從中官邀截人貨強取其半況彼輩窮民無以爲生分人之有救巳之命不亦可乎大學云外本内末爭民施奪言有國者不務修德而務聚財失本末之分是施之以劫奪之教而階之亂也今水賊之托名抽税誰實啓之有税店之掠財而後有窮民之掠財彼固有所効而動也此時湖水旣凍舟楫難行彼且逃遯洲

渚之中倏聚倏散春水旣至衣食無資能保其不復出乎臣前疏謂採榷不止禍亂將起正謂是耳然臣聞之人臣之誼善則歸君過則歸巳今盜之發也在臣界上臣旣先事而無防禦之方又且後事而乏消弭之策徒委罪黃流藉口征税於過則歸巳之誼云何故必罷臣之職庶可儆於有位惟是財能釀亂而嗜之不厭是樂禍也民有爭心而導之趨利是誨盜也臣用是不避斧鉞懇乞
皇上勅下戶兵二部覆議果人心思亂有由即翻然省悟毅然改圖舉一切横征之政而盡罷之仍
請發内帑金錢十數萬令兩省撫按將魚沛濟寧單豐之民大加賑濟使彼旣得餬口以延生又無所藉口以倡亂庶幾盜賊可息而治安可保也龔遂有云將使臣勝之耶抑安之耶故臣於今日亦以安之之說進

惟
聖明裁察

議處水災州縣錢糧疏 萬曆三十三年三月

題爲州縣被水垂危百姓萬分困苦懇乞
聖明速賜議處撫恤以延一方生命事據山東布按二司左布政使沈季文按察使章邦翰會呈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蒙臣等批據魚臺縣民侯于鄭等連名告稱東省獨魚臺最窪諸水會歸三年未消

又值[illegible][illegible]臣再開行隄三決全河北徙本
縣地八千餘頃見今七千餘頃盡屬河身
只餘文香一社降丘半社巳涸者盡逃不
返未涸者獨力難支今歲幸蒙允賜銀穀
抵補但來歲之水猶在來歲之民逾逃懇
乞速賜區處或將水占地糧題
請除豁或瓜分縣治割隸鄰邦庶錢糧有歸魚
民復生等情蒙批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
速議報蒙此依蒙行准分巡兗西帶管分

守東兗道右參政來三聘行據兗州府知
府石九奏親詣該縣看得縣城四面皆水
惟西門略有一線之地可通金鄉所恃惟
護城一隄又淺薄將壞城垣巳頹過半該
縣十五社之地皆爲水占惟存社半人民
逃亡殆盡錢糧不得不爲議處開欵議詳
到道看得魚臺縣巳涸二年矣若使黃河
不轉而南流此縣無復見土之期安得年
年輿之區處錢糧不如將此縣改併附近
金鄉則該縣官吏皂壯人夫倉庫獄囚祭
祀賓客盡皆停罷存留錢糧盡皆停徵只
將所存社半照丁地起派作爲生員廩糧
驛遞之用京邊錢糧權行派之通省待水
退之後仍舊修復縣治然此非大破拘攣
之見不能也姑從該府所議逐欵登答備
咨到司該二司會看得魚臺縣今日水災
係黃河變遷之故非比往年雨水之涸澇
也全縣沈沒僅存一社有半上年錢糧雖

經司府搜括抵補今歲又該派徵棄縣既
有未能錢糧亟當議處謹照道府所議開
欵登答伏候題
請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
史嚴　看得天降災禍使河伯不安瀾而
行自萬曆三十一年王家口大開墜城集
未濬上通下淤而蘇家莊大決則全河北
潰而魚臺一縣強半沈沒矣年甚一年水
勢愈浸淫而上臣於去歲曾親泛漁舟至

該縣四顧環視則不惟無乾地且幾無縣
城矣城外之水高城内二三尺所恃護城
一隄而河水雨水内外交浸隄且垂壞城
垣倒塌殆盡童豎可踰而入也城中居民
拆屋載之他縣賣以餬口久無固志臣等
急爲搜括東兖二府所屬得無礙庫銀五
千三百八十餘兩穀一萬三千五百八十
石易銀解縣以代完三十二年錢糧又發
司庫銀三千兩州縣穀一千二百三十石
使該縣修隄令貧民得食力於隄又可藉
以護城是寓賑於興役也該縣以四面皆
水取土甚難三千之銀不足其半又發司
庫銀三千二百餘兩以佐其費見今修築
則此縣庶幾其猶可圖存乎夫議棄縣甚
易耳然
祖宗數百年縣治何忍失之且令城中數萬生
靈遷之何所又諸生食廩于庠者皆望以
次應貢入官若割屬他縣則貢途將廢且

寧不望水之復消乎故不可不議圖存之
策也查得該縣有兌軍起運本色米一千
一百石今地既没矣米將安出該縣議欲
派之通省臣以爲一議灑派則各處糧數
俱當更動不如暫將漕米於臨德二倉内
撥運二三年俟該縣水退復徵蓋此糧本
爲地方災傷抵補而設也此外各項錢糧
通計起存共該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二兩
餘内有兵餉銀八百七十六兩臣等方裁
減兵役此銀自可免派該縣編河橋驛馬
十匹價銀三百五十一兩三錢三分此時
四面皆水不通陸路且尚有別州縣馬二
十匹此十匹者誠可裁也該縣走遞馬二
十四匹驢十頭歲該工食銀一百一十兩水
災之後上司往來多由舟楫其十驢者當
如司道府議裁之便該縣向因兵興議裁
鄉飲酒銀四兩皂隸二名銀十四兩四錢
禁子四名共減銀八兩乾馬銀四十兩解

人夫銀六兩四錢皆解司抵充兵餉今兵
既漸消此數欵者當如司道府議裁之便
該縣教官三員生員不滿二百名司道府
以爲可裁訓導一員歲省廪祿齋夫心紅
等銀六十四兩七錢七分臣等以爲生徒
既少且當洪水泛濫之時多餬口於四方
即裁訓導二員減編銀一百二十九兩五
錢四分以甦災民亦非過也其見任訓導
李梓高繼官當查本省別縣訓導有缺許

臣咨部徑爲塡補亦一便也鄆城驛馬僨
額外備用銀十一兩數本無多亦當如司
道府議裁之便又嘉靖四十四年挑河該
縣開去地畝該糧銀三百三十兩七錢五
分派之汶上縣安山湖租抵補至萬曆二
十三年又改還該縣今縣且垂洸矣而安
山湖租力猶能辦司道府議以爲歸還汶
上縣便以上裁減歸回共減銀一千八百
八十一兩有奇尚少銀一萬六千五百七

十餘兩計未有所出臣竊謂該縣尚存耕
半之地此時俱已種麥可令縣官履畝而
夯計見在人丁而稅責令出銀三千五百
七十一兩以供縣中官吏皂壯夫馬等用
其餘一萬三千兩亦難攤派通省查得去
歲萊州參將所轄之兵臣與該道右布政
使劉尚志汰去七百餘名所餘工食足支
今歲各兵食用免司解給可於司庫動銀
一萬三千兩發兗州府代縣完納先儘起

運次及
王祿河工驛遞等銀其有餘者發縣湊支各
役工食如此則魚臺一縣今歲猶可支持
而明歲以後水未必退又當再爲之計查
得三十三年山東見在官兵除額編團操
快壯外見在有土客兵一萬二千一百一
十三員名視三十一年臣等原
題之額又少一千一百三十餘名矣故餉銀
除

題留民屯裁減各役工食抵補外今歲實派
於民者十三萬六千一百兩若積至明歲
兵漸汰則餉可漸減臣
請此後俱照本年兵餉額數派徵三年若有支
剩餘銀留以抵補魚臺起存錢糧水而退
也則縣糧可復而兵餉可減是不以一縣
之丁糧濫派於通省而實以通省之錢糧
蔭留以存一縣也抑臣又有言處魚臺之
錢糧易而處濟寧單縣之錢糧難蓋魚臺

小而濟單大小者錢糧易處而大者難圖
也臣於去歲親到河上目擊濟單之民渰
沒困苦亦爲按司府州縣銀穀共得九千
八百一十二兩以助濟寧而單縣僅發八
百四十七兩五錢則郡縣之帑藏竭矣近
據濟寧州申據州民鄭良佐等告稱地已
被渰成湖自花家淺起至棗林閘止南北
漫延五十里兩城起至九子牛頭等坡東
西闊五十三里計地四千三頃三十一畝
零一望無涯俱成黃河願將田地入官停
湖除糧等因又據單縣申稱據民郭叢等
告稱自蘇家莊一決太行隄再決大浸稽
天縣地二萬二千五百餘頃渰去一萬三
百五十六頃三十二年原派條編銀三萬
九千六百六十七兩見今追完不及十分
之二加以天災時疫十家九斃夫柳椿草
供億夫馬復竭膏脂卽今辛羊黃堆平堽
曹馬石村馬良等社水勢汗漫錢糧委難

區處等情到臣爲照糧出於地地既渰沒
則糧將安出爲民父母者何忍再加鞭朴
況民多逃散卽欲加鞭朴亦安所施乎臣
等以爲此二州縣者兌軍漕糧在濟寧州
六千五百石應免三分之一單縣二千石
應免十分之四自萬曆三十三年起俱暫
動臨德二倉糧米抵補其餘未免漕糧及
臨清倉糧俱照被災八分以上者不分正
改每石折銀五錢事例通行改折三年俟

河水退後方可徐議又查濟寧州見派徵起存折色銀四萬一千八十七兩有奇除一萬四百餘兩派於人丁其出自地畝者三萬六百餘兩以滲地三分之一計之應爲代議銀一萬二千兩而以其餘者責之見存地畝輸納單縣見編起存折色銀三萬五千二百七十餘兩除人丁內派銀四千三百九十七兩外其餘以滲地十分之四有奇計之應爲代議銀一萬三千兩而

以其餘者亦責之見在地畝輸納計此二州縣者該議補銀二萬五千兩欲取之所在倉庫則節被河工搜銀賣穀費用已盡欲派之別屬誰肯爲他人代輸者不得已當議動司庫顏料派剩及鹽鈔支剩銀一萬兩其餘亦以裁兵銀通融計算湊給庶幾孑遺之民不至盡逃然此謂黃河雖決挽回有期暫爲三州縣者計目前耳以臣等愚見黃河固未易挽也即力能挽之百萬之費將安出乎

皇上能不能愛

内帑而出之使治乎即能捐百萬之費而濱河州縣勞者未息死者未起樁柳盡矣麻草竭矣能使垂死之民復供此役乎竊懼此三州縣者將終陸沈而未有再登枕席之日也臣每慮及此輒爲中夜不寐展轉興嗟不得已爲目前救急之策議擬

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戶部覆議將魚臺漕糧免派濟寧單縣照分數減免俱於臨德二倉動糧抵補其餘及臨清倉糧俱照被災八分以上事例改折徵解三年一應應裁應補錢糧俱如臣議暫行處補其魚臺應裁訓導移咨吏部議裁俱候覆奏

明旨轉行臣等遵奉施行臣不勝爲民

請禱懇切之至

奏

聖旨戶部知道　後部覆依擬行

數馬集卷之二終

數馬集卷之三

温陵黄克纘紹夫著

奏疏

辯論不宜越境抽稅疏萬曆三十三年六月

題為包稅久奉
明旨抗違致起爭端謹述文移往返始末以聽
公評事本月十九日接見邸報該江北撫
臣李 題為道臣被揭徑歸原情實有不
堪乞
賜查議以明公道事疏內述淮徐道副使卜汝
梁告休揭帖謂因移稅監暨祿手本欲徵
山東郯城館陶等稅以助徐州四萬額數
致臣移揭部科謂其欲益稅監之富而擾
山東之民因此乞歸撫臣所序地方官民
人等俱言本官之賢只因稅監查取稅額
連及山東各處本欲據實查算以為他日
題減之地原未取足山東山東委可無言而
不免於有言祇欲自明其苦心原無難為

本官之意而本官竟不能堪遂托疾乞休
乞
敕吏戶二部查議庶是非明白公論獲伸等因
職謂爭稅之事原屬公事彼此各為地方
何難明日一言且江北撫臣謂查稅欲為
他日
題減之地則其用意原屬為山東臣當頓
首以謝又何敢置辯但事之始末不可不
明而卜汝梁且因臣求去矣職可無一言
以處於此當陳增病故時臣因目擊慶年
委官抽稅之害具疏
請乞停止礦稅久未奉
旨乃於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題為礦稅未有停
期歸併事當速議懇乞
聖明宣
德音禁差擾以安地方事內稱山東六郡苦陳
增之虐久矣今事為
天所厭

皇上以暨祿素頗安靜令其兼管是東人稍得
息肩之時也豈非厚幸然舉事當慎其始
約信必要其終當陳增議令山東包稅時
豈不謂一官不差惟州縣是徵惟正數是
督哉乃四方渴利奸徒赴增如鶩若程守
訓王惟忠郭良孫士弘徐應元輩方且玩
弄增於股掌之上以殖其私於是以過稅
爲名濫委四出搶奪人貨莫之敢抗利歸
羣小怨叢一人使百姓傷心飲泣叫

閽無由此豈皆陳增之惡亦四方無賴實導之
也今暨祿誠稱安靜而四方奸人望風投
用如守訓惟忠輩豈爲無人請乞
明旨嚴加禁諭只照原額聽州縣包納不許差
委一人查得山東稅銀應解陳增者總該
六萬六千兩礦銀一萬八千五百餘兩包
金銀五千六百兩各項費用銀三千六百
兩按數徵解此無分外之增彼無差人之
擾惟宜處置以供

上用若專以過稅及開礦爲名復委一人擾害
地方聽臣等拘執重治如此則百姓安而
礦稅內臣亦安內臣安而
皇上金甌無缺之天下亦安縱非百年無事之
計猶可支持目前不至決裂大壞等因二
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奉
聖旨山東一省礦稅公費加增方物銀兩准照
議定額數有司解送兼管內官暨祿處類
總解進應用以昭朝廷寬恤商民德意該

衙門知道欽此臣聞
命不勝踴躍謂
皇上既許臣以包納照額解
進則此外再委一官以抽擾地方臣得照原
疏執而治之山東小民從此無委一官之
擾矣至二月初六日准稅監暨祿手本內
開一欵云鄆城館陶李家口等處關口據
淮徐道手本皆稱原係
題定徵助以足徐州四萬之額者今貴院未

言及此想屬遺畧希卽查明定議詳復等
因臣不勝驚駭謂喬嵩原奏誠有郯城等
處過稅此陳增虐民禍本也彼時臣未爲
巡撫且其疏行久不得不聽其抽今臣疏
內已明言包納既定此外若再以過稅爲
名復委一人擾害地方容臣等拘執重治
既奉有寬恤商民之
新旨昭若日星則喬嵩擾民原疏自可置之勿
論在沈貢嗜利小人本不足責卜汝梁名

列縉紳豈其於臣疏及所奏
明旨俱未之見耶不然何執喬嵩之原疏則堅
若金石於
皇上之近旨則忽若弁髦耶臣於暨祿已詳言
其不可旋具手本回復去後至二月十五
日又准暨祿手本內稱本監親蒞徐州細
閱文冊乃知四萬之額信非徐州一處之
數本與郯城館陶共之也再查淮徐道手
本所開郯城館陶等處每年課銀不下一

萬兩素解之數卽是定衡貴院嘗與直隸
亟定不難矣臣又以新奉
明旨難以抽補回復去後至三月十七日又准
暨祿手本准本院移復前事內開郯城館
陶等處協濟之說據布政司呈稱二處雖
通河路業已歲各包稅五百兩小民已屬
難堪及查陳監先與馬監爭奪疆界奏有
明旨並無山東道口奏補徐州之稅一字本省
難以代包請乞裁酌移會施行貴院又謂

天下之事惟理可以服人事背於理雖至
愚者亦難允從况榷稅有關於地方民生
者乎且徐州財貨之區經過百貨姑且勿
論卽如布疋一項陳增每筒七分每年可
徵七萬兩有餘而他貨尚在外也奈何掣
及山東以代包事難曲從等因到監准此
看得東省協濟之請非本監好爲多事之
擾蓋緣蒞任伊始其於彼事漠然無知本
監據淮徐道手本而然淮徐道則又據前

監冊籍而然總之惟視既行之成跡未慮
將來之事宜況有厥初原
題之議在耳然在淮徐道未必確謂其當濟
而在本監亦未必堅請其必濟也乃今貴
院之議若然者則本監前日之言信乎非
宜夫復何容置辯耶至於布稅雖曰徐州
藉之以爲最然計其利能有幾何而每筒
可以七分哉即此一端前監立榷過於苛
矣今本監惟以二分五釐爲則其爲相去
豈不徑庭本監計無所施惟視盈縮之規

以爲
請減之策共與直隸兩院自議而已也臣於過
稅一事几三移文三致書於暨祿幸而得
從臣但爲地方私喜謂稅監信可理諭今
既已矣又何須向淮徐道求免亦何必曉
嘵多言與之爲敵此臣本心也四月內復
覩江北
進銀疏內稱據淮徐兵備道副使卜汝梁呈

自舊年十月二十五日起徵至二月初六
日收得過稅銀除給領工食等項外實在
銀五千五十九兩查係河道凍阻之時又
因原收山東臺兒庄傅家集館陶郯城濱
州濰縣膠州即墨平度州稅銀因係隔省
之官難以委徵是以稅銀虧少等因臣唶
然嘆曰稅監故矣河已凍矣十月終時稅
事又有所屬矣何苦抽稅以致原額不足
且動以山東未抽藉口然則欲足稅銀竟

當於山東取補耶報中所抄多非全疏臣
見其略如此乃將三次與暨祿往返手本
揭報部科誠謂萬一
明旨下部臣有詞置對也凡臣之揭與卜汝梁
揭臣之事始終只爲一稅臣亦何讐於汝
梁但當時盖亦熟思之陳增雖故其委用
之人如沈貢趙良將輩固無恙也稅之應
抽與否沈貢等能言之暨祿能酌之若淮
徐道於山東非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乎

假令山東抽補之說惟自沈貢諸人發之
不顧
明旨臣雖私恨臣亦無可奈何又令抽取過稅
之說自璫祿堅執之罔遵
明旨臣雖私恨臣亦無可奈何乃今導之者淮
徐道也縉紳一言其為中官所倚仗何啻
泰山故璫祿移文一則曰准淮徐道手本
一則曰淮徐道所開素解之數即是定衡
一則曰蒞任伊始漠然無知據淮徐道手

本而然由此觀之抗
旨欲抽過稅者果何人耶人方望止彼乃請抽
人方拒之而求其必去彼乃導之而使其
必來誠獨何心而與人異彼與璫監同處
徐州臣在山東不能日置一喙於祿之側
與之爭論惟有以事之始末告之部科使
觀者見是非而已今江北撫臣之疏未嘗
侵臣臣復何言但載汝梁揭帖謂臣非稅
監委官各行經紀此何等語

陛下以礦稅瑣事不足以辱士大夫但委之巷
伯使令之臣示有禮也臣未嘗坐店抽稅
而以委官經紀詬之不已甚乎設使臣親
其事又當方臣為何物也至於布稅一節
凡布從南來者不之臨清則之
京師俱從山東經過臣一查之則其數立見
故移文詰祿祿不曰無此七萬而曰江北
藉以為最不以臣言為妄而曰前監立権
過於苛矣印信手本俱在臣可詐乎且臣

未嘗具疏何嘗以利動
皇上揭中之言不過明陳增橫征之多耳至於
前此委官虐民不能一一執治彼實以增
為逋逃主也即如臣疏首參郭良者非增
中軍官乎肆害之跡多在徐地二十萬贓
私俱竄穴於徐臣能越境執之乎若夫郯
邳之間搶奪人財者本在交界彼此均任
其責何獨責臣也伏乞
勅下吏戶二部速加公評仍留下汝梁照舊任

事無使江北失此賢監司以重臣罪除暨
祿手本封送戶科外理合具題

再辯議抽過稅始末疏 萬曆三十三年九月

題爲是非宜有定論評品難出中官再陳過
稅始末乞
勑部議以明公道事臣接邸報見儀真稅務太
監暨祿一本撫臣具揭可原道臣去位可
惜敬陳猜疑始末以明心跡事內稱臣因
淮徐道副使卜汝梁所呈撫按及移文於

彼不當指山東郯城館陶臺兒庄傳家集
等處原係徵助徐州額稅之地又見徐州
進課疏內言及山東不徵助之故因有刺卜
副使逢監之惡助監之虐等語致啓爭辯
之端疏內稱淮徐道高節長才亦所罕見
是必有所取於汝梁非臣所與知且亦明
言初司稅事漠然無知山東過稅只據淮
徐道手本開報移文於臣語本不欺臣可
無辯但云協助之說本於原奏發於沈貢
淮徐道特據其言述之漫無成心於山東
則彼爲無過而臣揭報部科爲不直臣不
得不詳辯之臣於陳增物故時將山東礦
稅題
請悉歸有司包納不許指以過稅爲名再委一
官抽擾奉有
明旨昭如日星汝梁本非稅監委官何必清查
過稅即欲清查亦可遵奉
明旨斥沈貢之言於不用矣乃報之於暨祿呈

之於兩院而祿與撫臣俱遣使移文山東
欲山東議補過稅一萬兩以助徐州覩
明旨若罔聞謂其無成心可乎至
進銀疏內又歷數山東十數處未抽若以稅
銀虧少不得不言其故則但曰因山東過
稅近已奉
旨免徵足矣何必曰因係隔省之官不便委徵
以致稅銀虧少使非隔省彼肯已乎且自
來稅監叅論有司必於

進銀之時言州縣怠慢以激
皇上之怒今汝梁乘
進銀而以不足額之故歸咎於郯城館陶曹
縣濵州濰縣諸處使此語發於數年之前
各州縣官重則提問輕則住俸矣猶幸
皇上聖明已不復留意貨利故其說不行耳夫
此猶以稅監害人之行而律汝梁汝梁未
必心服臣請以士君子之道律之可乎成
化間劉大夏為職方郎中有中貴奉

旨至兵部查王三保使西洋水程尚書項忠使
都吏於庫中檢之大夏先入檢得故匿其
籍都吏數被捶若弗聞者後事寢忠呼都
吏曰庫中案卷安得失去大夏徐以利害
告之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所費錢糧數千
萬軍民死者萬計此一時弊事案雖存亦
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
聳然降位謝之曰公陰德不小此位當屬
公矣山東過稅原出陳增額外抽擾無論

奉
旨免抽卽未經
題免汝梁見增方故害人之焰稍息亦嘗將
其卷簿盡行燒燬以絕禍根何忍嘘其餘
燼抽江北不足又欲導之抽于隣省乎王
濟之馬着一錦障泥不肯度水必去之乃
渡物猶知所愛惜汝梁儼然豸衣豸冠而
戀稅四月方與暨祿交代其抽之也不奉
明命其解之也不由暨祿其開報過稅也自同

沈貢亦不惜錦障泥甚矣而可望以士君
子之行乎事之稍涉微曖者臣不忍言言
其顯者去歲鄒平縣知縣王紹徽因被陳
增爲恭
進礦金礦銀事參奏奉
旨住俸乃於十月間將贖鍰俸餘等銀四百五
十兩差吏陳嘉猷同委官李麒起解時麒
亦代解蕭臺鹽稅銀四百兩及攜有私囊
至徐値陳增初死徐道開城大索麒將銀

物二箱憑中軍趙良將交與主家吳光宗
逃回山東臣即差人押去清查前銀光宗
將銀首于汝梁梁以鄒平縣銀三百五十
兩作麒賦解
進而以五十兩賞光宗以五十兩賞其心腹
快手管大本竟將蒲臺鹽稅四百兩及麒
私囊盡作烏有夫快手何勞而賞五十兩
使非與之相爲囊橐何故以重賄酬之乎
後臣移文暨祿祿謂銀已解到豈可泯沒

乃連追出吳光宗等銀一百兩給與鄒平
縣四百兩批廻臣乃爲之題
請開俸此暨祿之所知也臣謂稅監猶可理諭
縉紳反難情告此非其一驗乎祿與汝梁
先後收稅梁言而祿行梁法而祿守其代
爲之辨也亦係人情但自祿疏一出不知
者謂臣無故揭害鄰省道臣彼實無山東
抽取過稅之心即祿亦謂無惡可逢無虐
可助也夫人臣之罪孰有大于抗違
明旨欲生事增稅者乎祿疏明言山東之
題有定數有司之與彼無預則山東過稅
彼不必再問而汝梁亦不必再報矣乃示
以爭端至移文移咨紛紛不已又以之
上聞何爲也哉祿若先有不遵
明旨之心特藉汝梁手本以爲之助是汝梁之
罪猶小若本無此心因汝梁手本而發是
教猱升木非汝梁導之而誰乎幸臣有
明旨可執而祿即悔悟中止不然臣未知此事

之所終也臣雖庸劣忝爲
皇上撫之臣徒以爭稅一事至令縉紳是非
之論付之監臣所言雖平臣實心耻如蒙
皇上勅下吏戶二部覆議果臣無故訐害隣省
道臣則罪在臣果
明旨必不可抗汝梁抗違嫁禍暨祿手本及咨
文奏疏足爲確據則罪在汝梁速議處分
庶是非大明士節不至掃地而內官亦不
得開雌黃文臣之漸矣臣無任惶愧隕越

之至

奉

聖旨該部知道 部覆卜欽案開用

參臨清稅監欺隱稅銀疏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

題爲抽稅名歸

朝廷厚利實歸稅使敬陳臨清歲抽之數查

對稅監歲觧之數欺隱昭然乞

賜追究停止以安赤子以濟河工事 臣竊惟

國家稅民原有一定之法田畝人丁是也法

外加增則民不勝其怨然或以兵興除民

害也或以防邊守藩籬也或以營建壯

皇居也或以治河通漕挽也凡此其事皆爲公

而非爲私爲天下而非爲一人民不得已

而輸之猶有難色若近時抽稅以實

內帑民已疑其私矣即使銖兩毫釐俱進

皇上民亦安於臣子之分曰

上實君我使其相生相養而不至於相戕雖有

額外之徵亦分之無所逃而誼之不敢抗

者若借

皇上徵稅爲名盡羅天下厚利歸之於已使

上受不美之名而已享無窮之利此則臣子欺

罔大罪而三尺之所不宥人心之所共憤

者也 臣往爲山東右布政時見臨清激變

數十萬人攻圍稅監馬堂衙門欲殿死以

洩其忿幸賴守備王煬領兵突圍救之而

出爾時固知堂之虐取商民人人欲食其

肉意其懲前戒後從此少知省改亦小人

之福也不謂其至今不悟其虐民欺

君視昔無異 臣因商民疾首控訴不堪其虐乃

密令地方查其歲入幾何歲

進幾何乃知

皇上抽稅直爲馬堂驅利其輸之

內帑者不及三之一也查堂每歲應

進臨清額稅銀四萬兩出入牙店銀二萬八

千兩又茶城迤北一帶河道稅銀一萬兩

共該七萬八千兩而堂之所抽乃三倍于

紬以布行言之商人洪新裕等任臨清發賣者一歲六十八萬七千餘筒照鈔關則例每筒納銀二分歲得銀一萬三千七百餘兩山西直隸買布往彼發賣者歲有四十八萬餘筒照例每筒二分歲得銀九千六百餘兩其買往遼東者歲有二十萬筒每筒不依則例加至七分歲得銀一萬四千兩又脂戶曹理吳司等布經過臨淸徑往河西務者二十萬七千三百餘筒平湖

布每筒鈔關例稅銀三釐一毫堂則稅銀四分八釐上海布例稅銀五釐堂則稅銀七分六釐有奇歲得銀一萬二千八百餘兩以假行言之商人汪近亭等四十餘店每年徵稅銀二萬兩又聽胡子奇劉虎吳雲泉等撥置加添銀一千五百兩以廣貨言之左少泉等三十餘家每年徵稅銀五千兩又聽撥置加添銀三百餘兩以麪䴵行言之王玉㧁等三十餘家每年稅銀一

萬兩又聽撥置外加銀三百餘兩以雜貨行言之汪士山等四十餘家每年稅銀二萬餘兩外加銀三百兩以黃湖二絲行言之楊海泉等七十餘家每年稅銀一萬餘兩外加銀二百兩以夏貨行言之王廷邦等五十餘家每年稅銀一萬餘兩外加銀二百兩以磁器行言之暢次樓等二十餘家每年稅銀五千餘兩外加銀三百兩以靛行言之陳少梅等二十餘店每年稅銀

四千兩外加銀二百兩以紙行言之黃泰門等三十家每年稅銀五千餘兩外加銀二百兩以雜糧行言之毛如權等三十家每年徵租銀二萬餘兩雜糧自來無稅而堂新增以致激變郎此十數大行而一年之稅已有十六萬二千六百兩有奇此外尚有遷貨首帕及瑣屑小行不暇縷舉歲入不下三四萬兩又委陳東藩姚天相等于實應門涇鹿濕得祿等于北水門孫世

勳李道李守安等于南水門楊世芳等于
觀音口詹應祥竇邦眞等于東水門王其
才等于西河王一相尹鳳奇等于威武門
凡客貨之出入往來無不搜索歲入不下
四五萬兩又以河道爲名委曹世臣周昌
輔陳王道薛傑顧炳等數百人于濟寧張
秋東昌德州等處攔搶貨物設彌天之網
張遍地之羅無得脫者歲又不下萬餘兩
總計一歲稅銀實有二十五六萬兩而堂

之額外嚇詐如秦和陽之一千兩暢文美
之六百兩劉登舉之五百兩馬配之一千
兩其人又更僕未易數也一歲所
進僅七萬八千兩其餘悉歸私囊計抽稅七
年隱匿稅銀有一百三十萬兩雖戶部太
倉之積不富於此矣以故錦衣玉食僭擬
王侯一裘之費至割千狐一帳之飾至用
千貂樓船五座丹漆輝煌飾以銀頂實以
寶玩雖

尚方甲帳不侈於此矣修建梵宇廣立生祠
多置庄田高建樓閣紅廟一宅而費銀三
萬兩雖離宮別館不麗於此矣收養亡命
梟騎數百執戈者前露刃在後櫜弓服矢
充塞道路雖羽林衛士不雄於此矣歌童
孌豎妖態妍飾蟒衣玉帶娛侍左右動呼
千歲獻壽稱觴雖价藩大國不僭於此矣
不寧馬堂即其使令之人如胡子奇一舍
餘也驟爾起家萬金父子侍妾名倡十餘

所居之屋即
龍袍局劉虎一件當也數年亦起家萬金指揮
之房買之以居舍人之妹娶以爲妾至於
極賤皂隷如王東山輩亦立起千金之產
他可知矣伏覩
皇上憂憫小民雖不能忘情稅利然每渙
德音猶曰不許重征疊收曰朕心仁愛自有停
止之日而堂乘時射利
君取其一巳取其二

君居其名已享其實使天下商人熙熙攘攘爲
利而來者俱歸怨於
皇上孰貽之哉馬堂貽之也臣愚以爲
國家之物當還
國家百姓之財當助百姓方今河工大興八
十萬金錢戶工二部計無所出何不以堂
所匿一百三十萬者量追一半以四十萬
發河臣爲開河土方之費以二十五萬發
東兗二郡爲募夫幇貼之資是取之於民

者還用之於民轉怨爲德化私爲公不愈
於取給戶工二部使其掣襟露肘無米難
炊也哉夫以
皇上
聖明高出千古何愛於欺
君內暨而不羈以三尺直牽於一念之私恐不
能割耳不知堂之財非堂財也
陛下之財也自古帝王藏富於民不忍掊尅聚
斂以重困之丕以軍國之費皆民之自出

故仁愛保護以藏之不竭之倉而留之不
涸之府是小民者
陛下之倉庫也今有人焉盜太倉之米竊水衡
之金動以千百計而僅以升斗錙銖奉獻
陛下將名之爲盜耶爲非盜耶將賞之耶抑罪
之耶又況火其廬毀其垣欲舉倉庫而壞
之將如何議刑也若馬堂者不惟盜
陛下之倉庫且舉臨清赤子暴虐殘害致屢激
大變幾不可收拾是聚斂盜臣合爲一人

其毀
陛下之倉庫也甚矣雖盡沒入其財也庸何傷
既沒其財以濟河工然後頒布
明旨將堂掣回下之於理一切礦稅盡行報罷
其助虐如胡子奇輩容臣等拘褺治罪使
衆忿俱洩衆心胥悅太平復覩如日重光
治豈遠遜二帝名豈不若三王哉臣竊爲
皇上願之望之
議將曹州馬場變價以免貽累小民疏　萬曆

三十日
年五月
題爲馬場原係妄獻小民受累難堪乞
准變價以免貽害事准礦稅太監與祿手本爲
仰遵
明旨不敢瀆辭等事內稱山東曹州原有題
准皇莊馬場一處年例解有地畝租銀當何議
處等因到臣行據山東布政使司呈據兖
州府申據曹州申稱查得
皇莊馬場之地七頃二十五畝八分一釐三毫

七絲原係民地於二十八年四月內陳監
委官孫士弘妄作官地投獻陳監題
允每年除去條鞭銀十兩七錢五分零改納租
銀五十兩八錢六釐九毫一絲着令原地
主李能等四十二家佃種等因到府具申
到司爲照馬場地原係民地始因陳監誤
聽委官孫士弘之提詞將前地獻爲
皇莊馬場改民地爲官地除去條鞭每年議納
租銀五十兩八錢零今該州因佃地人戶

賠累難支欲將前地變價照舊改爲民地
乃爲
國恤民至意況馬騾俱已不用前銀止聽有
司徵解應照該州所估價值變賣合候本
院裁酌具
題等因到臣例應會
題但舊按臣與　已經復
命新按臣未至地方該臣查得曹州原無馬場
因陳增委官孫士弘與鄉隣有隙欲嫁之

禍遂將李龍沈君仁等受產民地七頃二
十五畝八分零作爲官地投獻於增朦朧
具
題議作馬場每年除去條鞭而納租銀其費
視納正糧多至五倍致業主四十二家累
死及逃亡者十四家矣今增已敗亡孫士
弘罪惡貫盈亦蒙逮繫錦衣獄乃知
聖主明並日月昔之聽增妄奏者忽而不察也
今之監禁士弘者罪其欺罔也據理而論

則馬場本係民地宜還之於民不必令其益
納價但小民惟求永脫百年之害不敢愛
惜百金之費衆戶均攤自愿納價二百一
十七兩七錢四分及未完租銀五十兩八
錢益思普天之土莫非
王土即民地亦
皇上有也既已入於公家豈敢無故而私得之
萬一後此又有奸民如孫士弘者因而訐
奏以爲侵占官地是貽禍於將來未有已將

故納價之請其情可原也亦可哀也即稅
監暨祿亦深以爲宜變價而以地還民無
非奉揚
德音而爲
主市義於民耳既經該司査議前來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覆議
上請合無准將前地變銀仍令佃戶李能等承
買照舊改爲民地歸入條鞭其李能等未
完二十三年分租銀五十兩八錢六釐
毫一絲與前地價共銀二百六十八兩五
錢五分一釐二絲行臣一併追完解監類
進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楊桂齎捧謹題請
旨
此地今歸小民訖

數馬集卷之四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奏疏

遵明旨議稅額減過賠清六部商稅疏（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題爲遵明旨議稅額以便有司徵收以廣
聖明德意事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接
到戶工二部咨文接出

聖諭朕以頻年天象示警心常兢惕責已省愆
不遑寧處昨覽該部再疏題請鼎建殿門
以光祖典因思物力難支何時就緒連日
熟計見今河工城工一時並舉工程浩大
錢糧數多內外帑藏俱匱民窮財盡困於
徵輸致使正供錢糧反無所出京邊之費
一時多乏朕甚憂慮已遣內官監經管內
官查理通灣見貯木植回奏且大工浩費
不貲其間礦抽稅原爲濟助大工不忍加
派小民採徵天地自然之利今開礦年久
各差內外官俱奏出砂微細朕念得不償
費都着停免若有見在礦銀就着礦差內
外官員一併解進馳驛回京原衙門應役
凡有礦洞悉令各該地方官封閉培築不
許私自擅開務完地脈靈氣其各省直稅
課俱着本處有司照舊徵解稅監一半并
土產解進內庫以濟進賜供應之用一半
解送該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有餘以濟

京邊之用其各處奏帶員役止着押解催
儧錢糧行文差用不許私設關津指稱委
官容令地方棍徒肆行攘奪致民生不安
商旅不行反虧國家正課撫按官還同該
監不時訪拿治罪明顯朕仰體
上天仁愛
祖宗鑒臨敬畏修省實政昭示朝廷權宜濟助
大工愛民固本德意待大工稍可措辦便
奏請通行停免你部裏行各省直內外官

遵行毋忽故諭欽此欽遵臣竊惟十年礦
稅億兆愁歎一旦礦罷矣稅歸有司矣又
半與部用矣普天之下無復昔日鑿空斬
嶺發室破塚以取財者矣無復有持貨入
市盡被攘奪涕泣而歸者矣且半與部用
以濟
大工民亦利焉我
皇上眞堯舜之主哉一時文武臣民黃童白叟
無不忻懽鼓舞共祝

萬壽無疆者蓋窮困之後易爲德也臣即遵
旨行布政司將包礦銀悉行免派仍示有礦州
縣小民通知使霑
皇上浩蕩之恩至於應解稅銀亦即行司議令
州縣派徵時値河工緊急臨淸州知州于
廷采在單縣朱旺口領夫開河未回臣督
行東昌府知府陸夢履於正月初六日前
去臨淸州鳩集各行查議開款年詳前來
大都謂民苦稅監非稅監之爲民害乃其
牙爪羽翼之流毒慘也今已革去稅監委
官若復用有司之委官去稅監巡攔若復
用有司之巡攔彼臨淸積蠹白晝攫人於
都市者豈少哉其視稅監所遣恐亦百步
五十步之間耳應從各行戶之便不用委
官止用行首照戶部鈔關徵收事例該納
稅幾何即令行首如數收貯待該州月終
出示上納但查三十二年鈔關收稅底簿
三大行止納銀二萬五千有奇雜貨小行

止一萬有奇牙店出入包納止二萬有奇
大率不過五萬五千兩鈔關又有民船二
八稅銀與底載稍搭等類所謂過稅又有
本處出產土宜貨物亦各量稅所謂小稅
通計各稅欲共足六萬八千兩及孝順方
物之費實難及額查稅監舊時於貨物往
京師河西務遼東各邊者鈔關稅其一該監
稅其十今欲倣行之於鈔關之外每一兩
加至二兩彼習見昔日之輸十頓喜今日

之輸二亦自樂於上納惟河道一萬兩應
否委官再抽及孝順方物等銀請乞裁奪
等因又據山東布政使司呈稱據府州縣
有司揭稟及百姓紛紛赴告僉謂地方稅
銀有萬分不能堪者緣山東所屬六郡阻
海負山土瘠民貧惟臨清德州濟寧三處
路通商賈其餘皆轉販瑣細貨物趕集趁
市以應民間日用之需非有行商坐賈列
肆成行而爲市者也當時陳增六萬之數

上本
明旨之森嚴下迫中使之威刼不敢不取盈焉
如無商賈也而稅之負擔負擔不足也而
稅之集場集場不足也而稅之酒腐飯店
下及草履木杓一切鄙屑輕微之物無不
稅及今各府州縣所報稅冊在案也噫亦
可憐矣又如見今魚臺金鄉單縣濟寧河
水渰沒民爲魚鼈正額稅糧皆蒙題
准布政司措處代完此四州縣者無民無貨

其一千六百之稅可減至於臨清稅該七
萬八千議歸有司有司牧民之官也較中
使之所爲其勢有所不敢守有司之常法
其數必不能盈此可以情理度也故今日
之稅不敢言罷而只欲求減者非得已也
謹冒昧呈請本院酌議具
題等因到臣宜會同按臣具
題但舊按臣已經復
命出境新按臣未到該臣看得財者民之所恃

以爲命者也上之人欲聚財而富下之人
懼失財而貧其情不相遠也惟其取之有
順逆則其應之有難易異時稅使之抽稅
也牙爪旣衆攫取甚橫耳目旣多羅網無
漏均一過稅也鈔關之稅一而稅監之稅
拾民欲不從則且以爲漏稅而沒入之盡
掠以爲巳有其逆施也甚矣夫取之以逆
則雖數十萬亦見其有餘今欲取之以順
雖僅止數萬亦懼其不足何也彼之委官

且以百計今欲委一官而難之矣彼之巡
攔且以千計今欲用一巡攔而難之矣彼
取過稅十倍於戶部今欲一倍而又難之
矣懼失民心而壅
陛下之德意也故惟當聽各行之自認依鈔關
之則例變逆為順與民更始則臨清之五
萬五千兩加以過稅小稅得七八千兩總
足六萬正數及方物加重之費而物力竭
矣府議欲於過稅一項量加倍收以足額

數臣以為加十固加也加二亦加也其加
同則其為逆取同豈以四海之富而少此
數千金令有司効中官所為
皇上必不爾也惟於原額內應
請減八千兩至於沿河之稅由臨清至東昌僅
百里由東昌至張秋僅九十里由張秋至
濟寧僅二百里總計四百里間可重征疊
收立榷關二四所以驚商賈令其裹足而
不敢前乎臣以為河道之稅當蠲此一萬

兩不必令濟寧張秋東昌認納庶
明旨所謂愛民固本者不為虛言耳此以廣安
一店言之也若普寧店稅歸併暨祿者雖
已議包日久然當時徇于成數計州縣大
小令其包納彼偏僻州縣原無往來商賈
不過令各市鎮一切負販買賣者俱認額
稅至於酒飯豆腐草履木杓至微之物莫
不派入冊中以足其額雖經臣查冊刪改
稍去其尤者而州縣苦于失額尚多不能

盡除今宜於六郡額稅量減三千四百兩
行司府細查稅冊所載凡有如前所云瑣
屑鄙細者盡芟除之減至三千四百兩而
止遍示小民使知
皇上此番
恩澤貧民亦得均霑不但減諸商賈之稅而已
也又魚臺金鄉單縣濟寧被河決渰沒民
為魚鼈原派稅銀一千六百兩司議除去
乃民瘼所關夫正額錢糧尚為設處況額

外之稅不能蠲免之乎此在
皇上棄之不過太倉之一粒在小民沾之則為
金莖之玉露臣知
聖心仁愛必不有所靳也總而計之馬監所收
解者量減臨清稅銀八千兩免抽河道銀
一萬兩實徵銀六萬兩暨監所收解者除
去水滸四州縣銀一千六百兩酒飯腐菜
諸稅銀三千四百兩尚存銀五萬五千兩
與夫泰山香客加增銀三千兩蒲臺鹽稅

銀三千兩實徵銀六萬一千兩合山東一
省尚有稅銀十二萬一千兩各分一半以
六萬五百兩徑解工部不用方物加重傾
銷等費其六萬五百兩與二稅使解
進者悉照舊例每百兩外加銀十五兩九錢
五分四釐以三兩二錢為加重係傾入錠
內之數以十二兩作公費係解監置買孝
順方物之用其餘七錢五分四釐係傾銷
火耗及解官盤費鞘木等項應用實該加
銀九千六百五十一兩一錢七分是山東
一省各包十二萬一千兩而實出十三萬
有奇視他省固為獨多未可以為輕而易
辦直
天恩難以過徵得減便為厚幸臣不敢一時盡
為窮民
請命耳如蒙
皇上垂念山東股肱近地額徵錢糧歲以數百
萬計灌輸

京師常為各省最不宜浮稅過多以重其困
悉照臣議令臨清共認稅銀六萬兩六郡
包稅及香鹽稅銀共六萬一千兩
勑下戶部行臣如數徵解免委官抽取只令各
行首收納其加添方物等銀照解
進銀數增派其解部者免派則臨清可免重
徵澤及商賈六郡可免箕斂澤及貧民雖
一時未盡報罷民亦知有更生之樂矣視
昔歲抽擾景象真若大寒之後頓覩陽春

其歌舞
聖恩視誦
聖壽者實有窮哉臣無任祈懇仰望之至奉
聖旨停犢分稅權宜濟助大工固本愛民已有
明諭造奏內臨清共認稅銀六萬六郡包
稅并香鹽稅銀六萬一千兩及外加公費
方物傾銷火耗等項銀兩既經會議免差
委官只令各行首收納以便地方特准如
數征完依期解二處稅監分解進用以昭

朝廷寬恤德意該部院知道
蝗蝻生發乞賜賑恤疏萬曆三十四年六月
題爲蝗蝻生發異常田禾殘食殆盡懇乞
聖明亟賜勘恤以救災民事據濟南府屬濟陽
德平等縣申稱城北尚家河索家廟等處
蝗蝻生發形如蚊蠅聚如星密將種出藥
禾等苗盡被食毀又據武定州及利津海
豐平原樂陵歷城陽信新城長山金鄉恩
縣壽光高密濰縣各申稱蝗蝻生發有一

縣捕過一千餘石尚未盡絕者各要委官
踏勘乞賜蠲恤緣由到臣已批行該司轉
行分守濟南東兗萊州三道一面設法捕
打將小民捕過蝗蝻一石徑給官穀一石
照數易換其蝗晒乾收倉以便事畢盤驗
一面作速委官查勘詳報去後未據回覆
前來卷查先准戶部咨開如遇災傷巡撫
先行
奏報巡按一面查勘得實具

奏造冊送部以憑議免議賑等因遵行在卷
今據前因臣看得蝗微蟲也然害稼者莫
此爲甚不食其粒而斷其莖莖斷而全苗
隨之矣謹按春秋書螟者三書螽者七書
雨螽于宋者一書蝝生者一螽卽蝗也其
子初生則謂之蝝食苗心則謂之螟能飛
則爲之蝗春秋于魯宣公時三書螽蝝說
者以爲螽爲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是時
軍旅數興賦役繁重故戾氣應之及府軍

匱倉廩竭調度不給卒至靡助法而行黜
畝蓋自此始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屢書于
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
所感也齊中之蝗蓋自去夏業已生發臣
急下打捕之令以粟與易民既樂於得穀
之利而又喜於去蝗之害遂爭捕之以輸
於倉各處收貯幾至萬石而蝗遂不爲大
災及今春而蝻復生則其所遺子尚在土
也故始則有蝝之地不被其災今則翼而

能飛無所往而不爲災矣以臣近日所見
其飛也蔽天其下也徧地其食苗也二三
十里之間頃刻立盡幸司道府諸臣同心
憂民督州縣驅捕不遺餘力蝗之勢稍減
而其飛者亦稍稍遠去矣然而全齊皆
皇上之民也即與濟爲鄰者亦皆
皇上之民也以此之災而嫁之彼庸何愈乎臣
考之經義既以螽災爲賦役繁重所致則
今欲弭災當先自輕徭薄賦始矣詩不云

乎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不惟
物有之凡政之不便于民者皆螟螣蟊賊
也臣境內有司豈無虐取其民如蝗之爲
害者乎臣方與按臣監司察而去之此其
力之所能爲者也若夫無名之征如六郡
商稅與夫大工頻興勞費無已水濟州縣
積逋難完欲罷而免之以無遺民害此則
非臣等之所能爲是在
皇上留意國本發

內帑以濟戶部之急罷橫征以恤災沴之民
而已所據各屬報到災傷相應先行
奏報伏乞
勅下戶部行巡按御史將前被災各州縣或更
有續報者一併查勘的確分別災傷輕重
酌議蠲恤緣由徑自具
奏聽該部覆議
上請定奪施行至於罷無名之征蠲貧民之負
以弭天災而固邦本亦惟

聖明之自裁焉　無任祈懇仰望之至

裁減旅順水兵專屬遼東疏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

題爲渡海戍守風波可虞敬陳分屬之策以資防守以全兵士事據山東布政使司呈准登州海防道牒呈據登州府呈稱先年倭警增置旅順水兵統之遊擊以爲南北聲援今倭事久定該營遠處外洋北海颶風時作波浪掀天如往歲餉卒之全船覆沒可爲殷鑒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遊擊顧

邦鎮渡海舟覆溺死家丁兵士張明德等四人本官僅以身免今三閱月猶然奄奄病臥僅存軀殼隔海戍守甚屬不便伏乞裁奪等因到司該本司會同按察司看得兵家之勝貴於相援而相援之勢當取其便未有風馬牛之不相及而稱爲犄角之勢者今旅順兵屬山東營設遼左九百里之遠雖飛騎羽書亦不易達況隔海乎且將領遙制爲難兵卒遞法不便渡海領餉

艱勞[illegible]爛覆溺[illegible]及江兵至[illegible][illegible]死者不下數百人竊謂不[illegible][illegible]復自山東而論以[illegible][illegible]兵可[illegible][illegible]若謂旅順拱衛天津島夷叵測未然當防請以此兵竟屬之遼東可乎查自鎮江至旅順路幾千里尚有彌串王川沙河鴨綠諸險在焉旅雖要地亦屬內地矣兵不必於多募只用五百名設一水營統以守備屬之遼左以備應援似亦可矣其餘收回登州則兵有常轄事有責

成計成計無便於此者等因呈詳到臣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溫議照今之談海防者類以守旅順爲要地其慮若深其識若遠而實不免於過計蓋旅順設兵本自天津海防撫臣條議謂倭犯朝鮮若揚帆由旅順而來直至天津逼近畿甸則京城震恐故欲拒之門庭之外此其言豈不誠長慮却顧哉而揆之事勢甚不然也夫倭處東海中四面皆水待舟而行其爲寇也必

視風色而風之起於東海倏南倏北倏西倏東飄泊無常非如陸路可以程計也故開船之後如南風多則寇朝鮮遼東北風多則寇福建廣東東南風多則寇登萊正東風多則寇淮揚蘇松浙江彼大海之中水天一色無一山一嶼以爲障蔽其來也無阻其至也多不及知設舟師以防之海上是爲得計若北海則內海也北爲遼陽南爲登萊青齊自登州徑渡至旅順口九

百里是內海之咽喉自此而入天津水路三千餘里中多島嶼若大小竹牵牛廟島鼉磯皇城沙門諸島棊布星列海道迂廻曲折風一不順不飄抵南岍則飄抵北岍不則碎於礁石故防遼者防之於鴨綠江外防山東者防之於威海成山間是防其可以突至之處若旅順天津非可以逕至者也海上無數日不變之風亦無三千里不迂曲之地謂可以揚帆直達堂奥必不其然稽之往牒永樂中倭犯遼東爲都督劉江所破其地在金州衛望海堝出旅順東尚數百里何論直至天津乎如臣等愚計則旅順設防亦屬不急之務若爲遼東計必欲守之則兵與船宜常在遼左不宜在山東蓋每年春秋二汛渡九百里之海往彼戍守風一不順兵輒遭溺其不便一也渡海領餉阻風難達束手無策恐飢待斃其不便二也遼隔絕域兵士虛名冒餉

不可稽查其不便三也兵在山東防在遼地若不守紀律難以鈐束其不便四也猝有倭警風水不便馳報甚難山東無緣應援其不便五也夫無益於防守而多溺乎兵士仁者不爲也計出於必不然而財費於無所用智者不爲也然而人不敢輕議罷者防寇於門戶其慮誠深而其計若預也今兩司之議欲將此兵分而爲二擇其精者五百人用沙唬等船十八隻裁去游

擊以守備統之仍舊防守旅順但專屬遼東撫按道臣節制以直隸半餉一萬三千四百兩裁去三千七百六十兩其餘專解遼東以餉旅順而山東不與知焉尚存六百餘兵擊囘山東稍汰其脆弱而以其壯者分配各水營防汎餉亦隨兵漸減蓋山東此時兵船常哨至皇城島離登州五百里處北海之中旅順之兵距此止四百里亦可時常哨探南北各有分地不相推委防守之計無善于此如蒙

上勑下兵部覆議果臣等所言不謬將見在兵擇五百名連沙船十隻唬船飛船八隻內該捕盜十八名歲該工食銀四百五十三兩六錢舵工十八名歲該工食銀三百四十五兩六錢叉沙船捕盜歲該薪水銀一百二十兩唬船飛船捕盜歲該薪水銀四十八兩兵四百六十四名歲該工食銀八千三百五十二兩哨官二員家丁二名

歲該廩工紙紅銀六十八兩四錢以遊擊改守備照依青州守備事例歲該銀二百五十二兩四錢以上通共銀九千六百四十兩官兵船隻歸之遼東廩工等銀以直隸之餉照數派給遇閏加增專守旅順免其往來登州餘兵擊囘山東分配水營防汎其餉隨兵漸減是直隸山東均蒙減兵之利而遼東實得資兵之用將士免渡海往來保全性命皆

皇上之所貽也

恩莫大焉臣等謹採衆論以

聞

乞停止有司徵稅疏 萬曆三十五年三月

題爲義利不容並立裕民興利不能兼行懇

乞

聖明亟罷稅務以隆世道而維臣節事竊惟

明主之治天下所當最留意者曰民生安危曰

世道汚隆民不安生則羣起而爲亂其害

難以撲滅世惟趨利則羣化而爲貪其流
莫知底止是二者其機常相須也昔年稅
使四出斂商賈之財以輸
內府致無知叅隨撲奪公行激成大變緹騎
流於江流多命斃于甎石中使灰於烈焰
岌岌乎四海鼎沸矣當此之時害在民生
戚以爲掣肘中使令有司自徵則禍可立
止也幸而
聖心悔悟罷礦分稅歸之有司雖稅使未及收

回而所以禍民者業已去其五六不意其
害又移之世道而民生之害亦不能盡除
也臣等請深陳其弊
皇上試垂聽焉山東稅銀屬暨監者係六郡州
縣包納及創泰山香稅業有定規頗無異
議屬馬堂者係委官收納悉照臨清鈔關
原額毫無增加視監委官重征逆取輕重
不啻倍蓰然詢之道路每每致怨有司而
承委官員亦多避禍畏譏而不敢往去歲
春夏秋三季係委通判朱朝臣至冬易以
王藿是二臣者豈甘以其身與稅監爲伍
哉然已不能使商賈無言或以考察調簡
去或以劣轉審理去至今無府佐可代則
其故難言矣夫稅雖歸有司而成數固在
也商賈求利自其本情十金同惜一金亦
惜重稅固怨輕稅亦怨且臨清稅銀鈔關
取一分而有司又取一分是一物二稅也
孰能甘心輸納而毫無後言哉爲有司者

查之稍嚴則羣然側目曰是稅監之後又
一稅監也夫稅使不習詩書不誦法聖賢
苟可得財何難逆取被其虐者敢怒而不
敢言若有司則
祖宗以來育於黌序教以禮義廉恥欽奉
皇上分理天下者也而使之日執牙籌與商賈
較量錙銖非其任矣況敢察淵魚施密網
絕流而盡取之也然寬之則常額不足如
去歲春季尚被商人拖欠四千餘兩今方

補完是欲寬而不能也嚴之則人將曰是
與稅監無異故爲有司者居常惴惴曰吾
效稅監亦敗不效稅監亦敗孰與效之是
不數年將令有司盡化爲稅使而後可也
嗚呼堂堂
天朝富有四海何少此數萬金而爲額外之征
令縉紳化爲貊貉其貽禍世道豈不大哉
議者以
三殿方建所費不貲權稅之利何可遽罷不知

生財之道在杜其耗之之端不在廣其取
之之途苟經理有方尾閭無洩雖不徵稅
亦自足用不然則雖化瓦礫以爲金竭山
海而作貢賦亦彌甚何言稅哉我
太祖高皇帝嘗諭戶部云善理財者不病民以
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竊名之官如桑
弘羊之商賈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
之術殊不知其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
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又
嘗與侍臣論宋太宗欲以封椿庫爲內藏庫
云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
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
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
大盈庫不必深責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
司計用度之所缺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
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
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
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旣

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歲出
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
爲訓欽此大哉
聖祖之言非萬世君天下者所當法哉故明於
定制之說則額外之稅不可有也監于私
財之譏則
大內之藏不必蓄也彼缺而許貸貸而復償
猶且譏其爲私況取之不以制散之不以
時寧不嫌其爲贖臣願

皇上守
聖祖之定制存維世之深慮圖其遠者大者勿
以小利
留意
内帑可發莫非民財常賦可供何必商稅即
時報罷使關市不苦疊征閭閻得免箕斂
有司得存廉節其有益於民生世道豈淺
淺哉伏乞
聖明大奮乾斷速下戶部施行臣等不勝仰望
懇切之至

請乞乘時停免稅務疏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題爲稅監病故罷稅有機懇乞
聖明乘時施惠以遏亂萌事臣於五月二十五
日接到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左副都御史
李　揭帖內稱儀真收稅太監暨祿於本
月初九日病故等因蓋暨祿兼管山東包
稅銀六萬一千兩其存亡與山東相干故
督臣移文於臣凡臣所欲請於
皇上者督臣已先
請之臣可無言但臣聞之天下治亂有機而變
亂爲治亦有機機也者不先不後間不容
髮爲其事於此而泯其迹於彼所謂因時
遘會者是也近見南都妖徒謀爲大逆幾
危根本重地其煽惑人心皆以礦稅爲名
而陝西稅使梁永多聚兵馬刼奪委官小
民匈匈言其欲反千里之外且爲鼎沸此
等景象亂機已見稅務當已斷無可疑然

因南京陝西之事而罷稅以收人心則似
朝廷有畏於民而行止之權且爲小民操之
不如自
皇上獨斷停免爲得策也今暨祿素稱安靜地
方頗無怨心一旦病故是
天與以罷稅之會而示以更張之機若
皇上欣然信
前旨盡罷海內稅務與民更始則不測之恩自
皇上出民將曰此我

后實心愛民因稅使病故而止不爲小民欲反
而有此舉動也其幾微而其仁著豈不稱
大有爲之
主哉且
皇上毋下
德音輙云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則亦知此
稅之終必罷矣何者各處鈔關既抽稅以
濟邊今歸有司者復照鈔關重抽是重困
商民也各處州縣既有地土人丁正賦今

州縣包納者復加頭會箕歛是重困農民
也天下有商民農民皆困可以爲
國能久而不亂者乎故臣謂宜乘其機而罷
之以轉亂爲治不然待其亂而後止則如
唐德宗之時涇原軍士入城百姓駭走大
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
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嗚呼此豈非千古之
永鑒哉臣所謂宜乘其機而罷者此也臣
謹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温 具疏、
上請伏乞
勑下戶部速賜及期停止施行天下幸甚

數馬集卷之四終

數馬集卷之五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奏疏

霖雨爲災請發內帑賑濟併議改折疏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

題爲霪雨踰月平田皆水小民饑溺禍亂可憂懇乞

聖明大加賑恤幷求改折以救目前事據濟南府屬禹城濟陽陽信歷城利津新城臨邑齊河平原德清商河青城濱州長清武定

肥城萊蕪齊東鄒平霑化長山章丘二十二州縣兗州府屬濟寧金鄉鄆城曹縣單縣城武定陶鉅野嘉祥曹州寧陽鄒城東平汶上十四州縣東昌府屬茌平博平范縣冠縣濮州觀城丘縣聊城朝城武城夏津等縣恩縣臨清館陶清平高唐十七州縣青州府屬高苑縣俱申稱自六月初旬大雨如注至閏六月末旬仍雨不息平地丈餘城池衙塌房屋坍倒田禾盡沒萬姓水中處處拆屋作筏村村哀鳴悲號各乞覆踏勘蠲恤又據分守濟南東兗二道議稱災荒具

題乞蒙蠲免存留徒累州縣無裨百姓惟有准折漕糧倉粮與俵馬各州縣民間可省數千金庶足少甦災民各府州縣雨災皆同而道塗水潦阻絕一時申報未齊乞悉請改折各緣由到臣俱經批行該司道委官查

勘去後未據回報卷查先准戶部咨開如遇災傷巡撫先行

奏報巡按一面查勘得實具

奏造冊送部以憑議免議賑等因遵行在卷今據前因臣竊惟太平之世陰陽和而風雨時五穀熟而民人育然後人主得安享玉食高拱于兆民之上若二氣不和雨暘失節或陽盛而旱或陰盛而水五穀不登黎民阻飢則貢賦難供盜賊羣起人主雖

有穃藏之積未得高枕而卧也山東六郡屢經亢旱蟲蝗爲災民艱於食已非一歲猶幸此郡不足彼郡有餘此邑雖災彼邑稍熟移東就西不至大困今歲自正月不雨至六月終乃雨已無麥矣晚種禾黍方望有秋不意自閏月之三日至七月之六日晝夜霪雨城郭廬舍傾倒殆盡平原廣野悉成巨浸道途不通人民漂沒數百里内不見田疇安有禾黍即有僅存亦成空

穗自百餘年來未有雨水爲災如今日之甚者也此時晴已七日而州縣爲水所困無路可行乘桴而來以災見告者僅禹城濟陽等五十四州縣詢之來人皆云城市之中非筏不行鄉村小民有屋壓而死者有水衝而去者漂泊浮沈與魚鼈無異間有僅存者無屋可棲無糧可食無薪可燃惟束手待斃而已如此尚可責以復供稅賦盡如平時哉水旱之災雖屬

天意感召之源亦由人事臣等不能奉宣
主德造福於民以致久雨爲災分宜罷斥又聞之洪範曰肅時雨若狂恒雨若言人君常存祗敬則時雨應之而順若縱恣不敬則恒雨應之也今一雨彌月可謂恒矣克謹
天戒其道在敬敬
大之實莫如勤民臣愚謂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民既乏食則飢餓難忍勢必起而爲盜與其撲之于既亂之

後孰若安之於未亂之前惟宜急發
内帑二三十萬金俟水退之後容臣督行道府分歷州縣凡災沴餘民大加賑濟使不至流亡思亂明歲若豐則皆
陛下供貢賦之民也所損甚小而所益甚大與之于一時而取之于無窮是恤民自爲軍國計非爲民也且隣國凶荒尚有汎舟之誼
皇上爲民父母安忍坐視其死而不爲之所乎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言屯膏不施

以處小事則可爲
國家大計則不可也臣願
皇上勿有所愛焉及查舊例被災酌免存留其
所免之銀皆地方
王府祿糧官吏師生軍士俸糧名曰減免實
費處補徒煩有司未覩實惠不如將被災
州縣漕糧及歸德倉米太僕寺俵馬俱照
舊規改折一年使民得免賠累其惠更大
臣欲俟各州縣報齊具

題此時水勢尚大行者難至恐候覆勘所據
各屬報到秋災相應先行
奏報伏乞
勅下戶部行巡按御史查勘的確徑自具
奏聽該部覆議
上請先發施行仍乞大施
皇仁多發帑金行臣等賑濟以救殘黎之命臣
不勝仰望祈懇之至

請發歸德倉米以繼濟饑粥費疏 萬曆二十六年四月

題爲水旱相繼爲災饑民仰哺甚急懇乞
聖明量發臨德倉米以助賑粥以救遺黎事臣
竊惟人君之職莫大於保民保民之政莫
急於救荒蓋災荒之後百姓饑餓不能自
存若不大加拊贍則老弱者轉死溝壑壯
者起爲盜賊於是有攻陷城邑剽掠鄉村
在在鼎沸有司不能禁止如漢之赤眉黃
巾唐之王仙芝黃巢皆以盜賊而亡人國
家其初起時少或十數人多不過數百人

防之不早遂至於决裂而不可救故人主
防小盜之發當如防大敵欲防竊發之盜
當先防饑民哀其不能自活而爲之救濟
非徒以全民之生亦所以自全其國也去
歲山東夏末秋初兩月霪雨田禾盡沒被
災者凡七十餘州縣臣具疏以
聞且請
皇上發內帑十萬金以賑之疏竟
留中按臣温　疏

請留稅銀一年以助賑粥亦竟不報所徵惠於
皇上者惟戶兵二部改折漕粮倉粮馬價少免
輸納本色之苦而民之不免徵銀如故也
臣思
皇上以赤子付臣撫治赤子饑餓臣之罪也不
得已與司道府議仰遵
皇上諭旨着地方自爲計於是先行被災十分
至四分以上州縣令其將饑民查審籍名
在冊示以入冬將煮粥以食之民思食粥

於官嗟來可耻苟非甚貧亦不肯與名於
是濟南一府所屬禹城等州縣極貧饑民
止報十二萬四千五百六十六名口兗州
府屬金鄉等州縣只報十三萬四千四百
五十九名口東昌府屬臨淸等州縣只報
九萬一百七十八名口臣又查州縣堪動
倉穀及無礙官銀在濟南所屬僅得穀三
萬四千六十二石米一千三十五石庫銀
二千五百六兩又府倉米四百九十石府

庫堪動銀一萬二千八百二十二兩在兗
州所屬得倉穀七萬六千二百六十二石
庫銀一千五百七十五兩府庫銀二千七
百五十兩又發司庫銀六千兩糶米銀一
千四百二十五兩在東昌所屬得倉穀七
萬三百三十二石庫銀三十一兩府倉穀
一千石府庫銀一萬二千兩臣念濟南倉
穀甚少又於靑州所屬買米及動倉穀共
運米一萬二千二百七十石二斗又於萊

州所屬借動倉穀碾米運過六千二百四
十九石又於登州所屬借動倉穀碾米海
運一千八百石凡所運之米以其少半助
各州縣倉穀之不足以其大半平糶於省
城利津蒲臺齊東齊河禹城以抑市價之
涌貴臣又思煮粥之法强者得食弱者多
遺坐守二飧不得回家聚於市鎭臥於冷
地多生疾疫因令州縣設定幾厰將倉穀
搬運每十日縣官親至一次每名日給米

半升十日總給米五升即以穀一斗代之
使小民持以歸家絶甘分少則老弱嬰孩
皆可以粥雜蔬和菜則粃糠米瀋皆可以
續計自去歲十月初十日起至今歲三月
終止散過十八次而所動倉穀庫銀俱已
費盡尚有三月初十日即散無餘者若此
時風雨以時二麥暢茂禾穀皆種秋成可
期則諭民以倉廩既空惠澤難繼民亦安
於無可柰何而各事田畝不敢望恩於

上矣乃自冬以來雨雪甚少正月至今雷未發
聲雨未濕土二麥既虞其將枯禾黍又憂
其難種月日無窮饑餓難忍一旦棄之不
顧彼易子析骸既不能繼惟有相聚爲盗
冀延旦夕之命而已是徒棄前恩而終貽
後患也臣展轉思惟無復他策惟有臨清
德州二倉所蓄尚多可以
請發若得四萬石與三郡州縣將四月分仍舊
給米三次每人一斗五升使之再延一月
如時雨即降則二麥旋登民得粒食縱或
稍遲亦可隨時播種禾黍粱菽以爲晚收
之計俟四月初旬即行停止其所全活相
去遠矣且民知此倉米發自
皇上則感激
聖恩愛戴不忘縱有奸亂之民誘之爲盗亦將
日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皆願須臾無死以待豐年是
捐此四萬石所喪甚微而所獲甚多也如

蒙
皇上加惠窮民
勅下戶部臨清德州管倉部臣各動米二萬石
容臣分撥與被災見在賑饑州縣酌其人
數多寡每處數百石近河者撥運囬縣稍
遠者糶銀而歸另行買米以作四月一月
施粥之用則小民絶食而得食地方無米
而有米臣亦藉此得免坐視民饑而死之
罪其爲感

恐殆與饑民無異矣奉
聖旨戶部知道

請罷稅使及發帑金濟邊事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

題為
國家之體統宜惜
宗社之安危宜慮懇乞
聖明罷稅發帑以埀遠大之計事臣竊惟自古
人主未嘗諱言理財然生之有道不貪小
利而傷大體用之有時不惜小費而忽遠

圖故孟子謂賢者之居人國其君用之則
安富尊榮蓋必富而且安然後富可長有
必尊且榮然後尊可長居若今日事勢殆
富而未安尊而未榮者乎何以明之
人主貴為
天子其所遣之使宜使海內敬之愛之崇而奉
之自稅使出橫取民財大結民怨以致
攻陳奉焚馬堂逐梁永殺楊榮今又且殺
高淮矣雖此輩所為暴虐自速其禍然以
蟒衣玉帶之使者而里閈小民得以殺而
無罪其於
國家體統不亦褻乎
人主富有四海其賦稅所入當用以給軍
國固邊圉修宮室而
皇上取入
內帑使太倉如洗邊餉不繼一告急於遼東
再告急於宣大今薊鎮之[illegible]且入犯矣而
軍士數月枵腹欲令操戈禦敵其將能乎

萬一叛而降[illegible]其於
宗社大計得無損乎夫
國家之大體與數十萬之金錢孰重所得不
過錙銖至舉
人主之威命靈爽而盡喪之良可惜也臣謂榷
稅宜速罷者此也邊境之安危與
內帑之盈縮孰重所惜不過秋毫至舉
國家之肩背藩籬而盡棄之良可嘆也臣謂
內帑宜速發者此也或者謂

三殿鼎建工部方深賴稅銀柰何議罷是不然
九州之富自足供此役也豈藉無名之征
以成之乎
皇上昔用中官竭民膏血積之無用之地今以
其半遺工部使與
上分謗他日
殿成而塗膏衅血之譏將不免也
世廟時嘗建
三殿矣委任大司空雷禮禮專任工師徐杲所

省以數百萬計其餘材剩料猶足以建
仁壽宮而不費一錢是在
皇上專任起部而不用奄人掣肘使乾没其間
則所省與稅之所入何啻十伯也或者又
謂遼餉甚多
內帑豈能常給是又不然天下惟正之供固
有常數今所缺者半年之餉耳出
內帑以濟半年則待哺於今者可以暫飽而
仰給於後者可以常繼是一費永寧之說

也近見部疏言金花銀歲派百萬輸之
內庭自萬曆六年突增二十萬至今幾三十
年共
進過五百四十餘萬此皆取之外庫而移之
內庫者也若出其半以抵邊餉不過以戶部
之財還爲戶部用耳
陛下何吝而不爲也且
陛下所以孜孜積財不肯輕散者豈非欲留之
宮禁以待

聖子神孫不時之需乎然有天下者一歲所入
自足供其所出若昧於悖入之戒昔人固
有爲大盜積爲大盜守之說臣不忍言也
皇上試觀自古以來所稱貨殖之主如殷之鹿
臺漢之西園唐之瓊林大盈其人寧復有
存者乎其子孫曾得而用之乎不惟子孫
雖其身亦不能有也徒貽譏史冊取笑千
古惟不殖貨利不貴珠玉却貢獻減田租
者稱焉此亦帝王得失之林也伏願

皇上深惟

國家遠大之圖細繹安富尊榮之論勿貪其

小益而忘其大損勿愛其小利而忘其大

害

亟罷海内之稅與民更始發

内帑二三百萬以濟邊餉則天下危而復安

聖德虧而復完萬世之下稱改過不吝雖與成

湯比隆可也臣愚不勝惓惓懇懇之至

地方極災乞停榷稅疏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

題爲旱災異常小民困苦乞

停榷稅以寬民力事臣竊惟古者人臣於上天

降災而惓惓以布德施惠望其君者蓋欲

挽回天意收拾人心非德惠莫能濟也故

周詩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

伐四國言天之斬刈黎民而降之饑饉也

曰戎成不退饑成不遂凡百君子莫肯用

訊盖以改過遷善望其君而以忠言極諫

責其臣也方今四方水旱災異可謂極矣

歲丁未北直山東大水歲戊申江南浙西

大水今歲己酉福建江西又異常大水此

昔數百年而一見者百姓至今未能出泥

塗而登袵席乃今山東之旱則又甚焉自

正月不雨至九月中間僅五六七三月各

降霢霂一次地膚霑濕土膏不潤二麥既

盡枯槁黍稷粱菽皆不成實且蝱蝗徧地

殘害稼穡即菽菽綿花素不畏蝱其莖葉

不可食者亦傷殘無遺小民終歲之計既

掃地盡矣若使二麥得種明夏有望民心

猶可小安而土皆焦燥麥難將種全齊六

郡總成赤地倏忽寒冬縱或得雨亦非播

種之時矣而

上供邊餉急於星火追呼鞭朴曾無少停此猶

以正賦言之也若乃額外之稅進之

皇上者六郡尚有四萬三千六百餘兩臨清抽

取尚有六萬兩剝削小民膏血而積之於

帑宮無用之地在昔豐熟民猶難堪矧今何時

可復橫取民情一日不再食則幾饑饉之
來父賣其子夫賣其妻以一人易數十錢
尚不能得一食之飽乃令其賣數千百人
以聚成千萬金而進之
內帑若
皇上覩其情狀食豈能下咽而寢豈能貼席乎
夫自萬曆二十七年抽稅至今時已久矣
中官暴雪結冤於民亦已深矣連年水旱
小民愁困無聊思一逞以洩其憾且十人

而九矣及今不罷恐陳勝吳廣復起於秦
而黃巾赤眉復起於漢也臣非不知
皇上好利之心重於懼害且謂利未必害而諸
臣之言害者未必驗也不知害未至而先
言之則以為過計害已至而後言之則噬
臍無及矣且天下適意之物孰有過於酒
食者乎嗜酒者少飲則歡多飲則醉若飲
之不已則腐腸伐性之害至矣嗜食者少
食則適多食則飽若食之不厭則絕胃脹
腹之禍生矣
皇上能思酒食之害而通於好利之害則今之
內庫盈溢財寶山積亦腐腸絕胃之時也故
臣以榷稅在平時固宜罷而在今荒旱之
時尤宜速罷在平時如人之血氣正壯雖
飲食過度而五臟之氣猶足以運之病猶
可為也在災旱之歲則如人之血氣既衰
而飲食無節臟腑皆傷一旦昏眩倒地雖
扁鵲倉公不能起矣故罷稅以寬災民乃

今日第一義且亦
布德施惠挽回
天意之一機也
天以災旱示譴而
皇上不速修德以應之不惟自離其民且恐自
絕於
天矣伏乞
勅下戸工二部將山東稅銀不論解監解部槩
行

停免使災民得免額外横征以延旦夕之命
社稷蒼生幸甚臣等幸甚

乞停殿工罷榷税蠲常賦疏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

題爲極旱極災無麥無禾懇乞
聖明停不急之役罷無名之税蠲常賦之徵以
少慰人心挽回
天意事臣惟天災流行何代蔑有然或前季旱
而後季雨或前年豐而今年歉或此地荒
而彼地熟移前補後以彼足此民命猶得

少延危亡未必其立至也自萬曆三十五
年秋山東霪雨累月田廬俱没災至重矣
至三十六年春夏大旱蝗生三十七年春
夏秋冬俱旱蝗又大生濟東青萊四郡民
無擔石之儲惟望今夏麥熟庶幾藉以爲
命乃自去秋九月一雨之後至今風霾常
作滴雨不降四月已盡天無閃電地不鳴
雷旱乾益甚二麥皆枯總計全齊一百四
州縣得微雨可種禾黍者不過二十餘處
尚有七八十處盡赤地也旱威所灼草木
皆燋即欲取草根樹皮以和糠粃亦爲難
得痛哭之聲震動天地臣與司道府州縣
雖欲極力撫恤然自去冬至今散米代粥
倉已竭矣欲遵奉
明旨取税銀三分之一以助賑米惟臨清去歲
尚有二季未解其餘六郡包税先是曾保
已取賑蘇松僅餘數千金耳欲追未完之
税以賑是奪民口中之食而復還之何如

勿奪之爲愈也臣於是蓋束手無策惟有
仰天欷歔忘餐廢寢而已欲
請銀於
内帑則非
皇上之所樂聞欲勸分於富民則恐小民藉以
生亂反覆思惟僅有三策可少緩民旦夕
之死其一曰停不急之役近接工部咨爲
四州採木派山東助銀二十五萬兩以五
年解足夫

三殿興工於今多年
皇上借此以榷稅殖利則工終無告成之期中
官藉此以扣尅工料則木終無足用之日
臣昔爲湖廣叅政時長寶二府亦嘗採木
九十餘根皆從土官峒中買之一木費銀
數千兩乃得至武昌交納由武昌至京又
不知費脚價幾千兩也聞
太高玄殿之興將大木盡小用之甚且剪伐以
爲私家器物如此雖山東再派二十五萬

以助四川大木終屬難繼責救死不贍之
民以供此役不將驅之使亂乎臣聞
成祖定鼎燕京創建
宮殿經始於永樂四年閏七月落成於十八年
九月以
國初物力殷富猶十五年而後成況今日乎
臣竊以爲此二十五萬金應暫停三四年
俟山東豐熟流移盡還徐乃議助此救荒
之一策也其二曰罷無名之稅

皇上以
三殿被災委官榷稅結怨天下今十餘年矣未
聞有一銖一兩濟
大工之用者猶時時以空言慰安天下曰朕心
仁愛自有停止之日今荒旱如此惟正之
供尚不能輸忍令其剜肉瀝血以完額外
之稅乎且聚四方財物積之
深宮無用之地連歲大旱若糧運不至此等金
銀饑不可餐推極而論殆與瓦礫無異也

曷若罷稅以寬饑民使之感
恩而不爲亂此又救荒之一策也其三曰蠲常
賦之徵小民出力以供
君上猶子奉養父母自其常分然至貧困之極
父母何忍坐視其死而不爲之所乎故雖
絕甘分少亦無所愛也今
人主之富至於積金成山百姓之貧至於易子
析骸而錙銖不捐涓滴莫施
君民一體其義謂何漢文帝時天下租稅半入

諸侯王郡縣所入不能當天下之半然嘗
特賜天下田租之半者再盡除田之租
稅者一蓋人主敦崇節儉則三年所積足
供一年量入爲出以不取爲與故天下稱
聖主也今縱不能盡天下而免其租至三
四年被災若山東州縣獨不可蠲免一年
乎此又救荒之一策也夫此三者
皇上縱未施行度今日民力亦未能輸也臣等
亦安忍更施鞭扑強之使輸獨念自

上停之罷之蠲之則爲
上恩使小民自停自罷自蠲則權且操於民不
見德而反見怨與其怨自民起孰若恩自
上施也臣自知奉職無狀不能爲民禦災捍患
君罪當萬死然使
而徒望澤於
皇上罪臣而可以少益於民臣雖死無所逃罪
蓋臣嘗讀國風之詩其詞曰隰有萇楚猗
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說者以爲
政煩賦重不堪其苦羨其不如草木之無
知而免於憂噫今之民不惟有羨於草木
且將與草木同其憔悴猶困於重賦煩政
而無所逃瞻想所謂夭之沃沃者寧可得
哉此臣所以不避斧鉞而代災民以
請命也如蒙
皇上垂念齊民災困至極
勅下戶工二部將臣所議三款或緩之以俟豐
年或去之以示寬恤使民情歡呼

天心感格變災爲祥或數日之內便得甘雨亦
未可知不則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昊天疾
威日甚一日天下事有不知所終者矣
皇上無謂小民饑饉非有痛於肌膚災異頻仍
非有砭於四體猶泄泄然不加之意也除
被災州縣候報齊另
題外謹攄愚見條爲三事皆目前救急之計
擬同升斗暫活枯鱗至於
大發帑藏如天澤滂沱晝夜不止此又

皇上格外之恩非愚臣所敢望也

秋災異常乞改折倉糧疏萬曆二十八年七月

題爲夏災方罹秋災踵至小民困苦難堪乞
賜查勘破格蠲恤以賑災黎事據濟兗東青萊
登六府所屬濟陽臨邑陵縣商河樂陵蒲
臺齊東利津泗水長山霑化歷城濱州陽
信新城章丘青城齊河長清鄒平招遠等
州縣俱申稱今春以至孟夏五月無雨二
麥全枯幸蒙節次賑濟老幼得延殘喘迨

四月終天降雨澤禾佈方盛入六月來亢
復亢暘兼以蝗蝻四起平地數寸早禾晚
禾立見食殘疊災之後小民難以全活
國稅將何輸納等因又據德州肥城禹城德
平平原魚臺鄒縣壽張曲阜鉅野金鄉東
阿東平汶上寧陽鄆城高唐武城觀城濮
州茌平范縣清平夏津昌樂平度掖縣濰
縣各申稱今夏雨澤稍足秋禾佈種方茂
不意天降蝗蝻瀰漫田野飛者蔽天走者
蓋地無論黍穀菽麥等禾一過皆空豆田
又生綿蟲盡行食毀愈捕愈盛無計可施
又據新泰縣申稱五月二十日夜風雷大
震氷雹如蛋所種田苗俱打土平萊蕪館
陶昌邑寧海等州縣申稱六月初旬霪雨
大作河水泛溢平地深有丈餘直逼城下
居民廬舍俱被衝去五穀田苗盡行渰没
各乞要踏勘亟救民生緣由到臣除批行
分守各道委官查勘一面通行有蝗蝻州

縣曉諭軍民人等設法捕打如倉穀多者
每蝗一石易穀一石倉穀少者每蝗二石
易穀六斗仍令掌印官將易過蝗蝻盡數
入倉聽候盤驗及勸諭小民尋掘子種務
期盡絶外案照先准戶部咨開如遇災傷
巡撫先行
奏報巡按一面查勘得實具
奏造冊送部以憑議免議賑等因遵行在卷
今據前因臣看得山東地方自萬曆三十

五年大水之後僅三十六年秋季頗有薄
收三十七年春夏大旱二麥盡枯至四月
二十八日奉有發銀賑濟之
旨民心恍而天意回雨澤大霈六郡盡種禾黍
五月一月每日一雨田禾茂盛倍于往年
竊意三季之所失可一季而獲之民間庶
幾復覩太平景象不意自六月初五日以
後又四十日不雨飛蝗蔽天遺子滿地食
莖食葉頃刻無遺而茂盛之禾悉變而爲

枯藁矣惟青州之南及兗州東北一帶雨
澤頗足秋禾微收其餘州縣悉困旱蝗葢
臣自去冬以來將前歲災重州縣行令正
官稽其極貧者計日給以粥米五月以來
又將極貧次貧之人將
欽發銀米佐以倉穀庫銀分別賑濟以廣
皇上之澤涓滴之水謂可稍活枯鱗乃前災之
賑未終而後災之報已至天固欲困此一
方民使之饑餓以死也不知冬來又將何

以賑之臣亦知報災之舉無濟于事葢起
運例不可免所免存留又皆地方
王祿及官軍月糧必費地方處補與不免同
也計惟有臨德二倉米改折庶幾民霑實
惠然爲數無幾爲惠甚狹臣之所敢
請者惟此而已所據報到秋災理合先行奏報
伏乞
勅下戶部行巡按御史將前項被災各州縣
更有續報者一併覆加查勘的確分別災

傷輕重酌量蠲恤及臨德二倉米議與改
折徑自具
奏聽該部覆議
上請定奪施行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奏疏

舉劾散賑有司官員疏（萬曆三十八年十月）

題為舉劾散賑官員以重荒政以風吏治事。臣叨撫山東已逾九年，屢值旱災，民不聊生。然或夏季荒而秋季熟，或嗇於禾黍而豐於牟麥，或儉於西而熟於東，民猶可勉強支持，未有若去歲春夏以至今秋連荒四季，舉全齊一百四州縣，曾無七八處成熟。臣與有司目擊時艱，未嘗不痛哭流涕。自去歲冬月，臣已行令各州縣先將饑民審定極貧若干、次貧若干，次貧者量賑以穀，極貧者於附近市鎮設廠，大縣二十餘、小縣十餘，將饑民列名在冊，一日給粥米五合，期至孟夏方止。又以逐月分散，官既勞瘁，民亦苦于伺候奔走，乃計十日之糧，該米五升，令縣官十日往散一次，民持米至家，與妻子採野菜煑而食之，均可度饑，且免聚民市鎮，夜臥冷地，易生疾病。自十一月初一日賑起，至三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奏。

旨將聽解[illegible]帑稅銀以二分解部充餉，一分賑濟饑民。臣隨將一分發銀行司，查有州縣倉庫銀穀不足者，以發銀接濟，計至四月終止。在濟南府屬齊東、青城、濱州、新城、武定、章丘、商河、陽信、歷城、臨邑、蒲臺、長山、禹城、濟陽、萊蕪、霑化、樂陵、利津、海豐、鄒平、長清、平原、齊河、濟南衛二十四處，東昌府屬[illegible]、[illegible]、陶、恩縣、冠縣、[illegible]，兗州府屬平[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范縣，共用過稅銀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三兩三錢七分[illegible]，縣庫錢[illegible]二十二兩六錢，倉穀二萬二千四百九十石五斗八升，併[illegible]賑過極貧饑民八

萬八千二百九名口次貧飢民四萬五千六百三十三名貧生一千一百四十八名時因久旱二麥全無賑事未畢民饑益甚

辛丑五月初十日荷蒙

皇上差官解發賑銀二萬五千兩臣卽行布政司於内兊出餘銀三百八十一兩五錢又發臨清倉米四萬石計東省州縣共一百四處而今夏報重災者九十六處幾及通省矣所發銀米不足散賑臣查前項留賑

税銀仍有二萬兩又查有司庫無礙銀四千六百五十六兩零府庫銀九千五百四兩五錢二分府倉穀五千九百七十四石三斗七升州縣庫銀八百九十九兩九錢五分五釐各官自捐俸銀四百二十六兩五錢二分倉穀四萬九千四百一十四石九斗四升米一百四十六石六斗七升

德府捐米一千石與臣捐俸銀九十二兩九錢八分及查動臣衙門紙贖銀一千一十五兩五錢七分六釐通共銀六萬一千九百六十八兩三錢三分五釐米四萬一千一百四十六石六斗七升倉穀五萬五千三百八十九石三斗一升臣等酌量州縣大小被災輕重及審定人數多寡近河者領米路遠者領銀在濟南府屬分派德州蒲臺等三十州縣共銀二萬二千七百三十九兩一錢一分五釐米五千四百六十石六斗七升倉穀九千三百一十九石七

升賑過極貧饑民一十三萬八千二百二十一名口次貧饑民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五名貧生七百二十六名兗州府屬分派東平陽穀等二十五州縣共銀九千二百九十一兩九錢五分米一萬八千二百一十四石倉穀二萬八千七十七石九斗四升賑過極貧饑民一十四萬六千二百二十五名口次貧饑民十萬八千三百二名貧生六百二名東昌府屬分派臨清冠縣

等十八州縣共銀七千九百九十一兩四錢四分米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倉穀四千九百五十八石八斗賑過極貧饑民六萬六千八百七十七名口次貧饑民十萬九千三百九十五名貧生四百八名青州府屬分派高苑昌樂等十一縣共銀八千五十六兩九錢九分倉穀四千九百三十三石五斗賑過極貧饑民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五名口次貧饑民四萬九十一名

貧生五十五名萊州府屬分派掖縣平度濰縣高密四州縣共銀九千一十九兩五錢二分賑過極貧饑民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八名口次貧饑民四萬五千八十九名貧生六十九名登州府屬分派黄縣棲霞萊陽等八州縣共銀四千八百六十九兩三錢二分倉穀八千一百石賑過極貧饑民六萬三千三名口次貧饑民二萬四千六百二十二名貧生四十五名六郡通共

極次饑民八十九萬六百二十四名貧生一千九百五名又借給濟南府屬樂陵陽信霑化蒲臺四縣貧民預備保赤倉穀一萬三千四百四十一石兖州府屬曹州東阿二州縣貧民保赤倉穀七千四石四斗東昌府屬莘縣范縣觀城等七州縣貧民保赤倉穀二萬八千二百三十四石五斗青州府屬壽光昌樂臨朐等五縣貧民保赤倉穀九千九百六十六石九斗四府通

共穀五萬八千六百四十六石八斗於是民免餓死在在安堵皆出

皇上之賜也所有救荒各官勞苦自其職分何敢自多惟是用心與否民命攸關不行舉劾有司何所勸懲臣謹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馮　查訪各官用心最苦及恭以平日治行素優者會同舉薦除臨朐知縣張大武節陶知縣王以仁俱已經陞任治行雖優地方無災如安丘知縣虞德隆舉

不沒叙又有賑濟得法而蒞任未及十月
者另行捐薦部院與賑濟文冊造完另行
奏報外訪得濟南府知府丁浚博大猷爲端
莊模範發賑傾倉倒廪救民濡足褰裳東
昌府知府吳玄宰屬端方正大踔政果毅
精明澤及黔黎患占遺棣青州府知府王
國翼行政光明洞達存心愷悌慈祥窮邑
問春饑民起色濟南府原署府印同知孫
舜儼弘懷抱精白操持憂民念切痌瘝攝

篆澤及枯槁兗州府署印同知李忠臣才
猷敏捷操履貞方署郡游刃有餘散賑投
膠過及青州府推官王好善博雅端方精
明寬大散賑之金必覈南畝之儲備嘗曹
州知州周翀清風習習兩袖時雨霡霂四
郊吏撫綏脂民感推食管曲阜縣事沂州
知州孔貞叢念悉民艱政遵家譜散賑一
方侚德推恩九族合醇沂水縣知縣馬之
圖雄才卓識玉質冰心化旱歲爲豐年錫

災民以香粒章丘縣知縣張應吾清操獨
步一時循政兼施兩邑蒼生飽惠赤地流
膏鄒縣知縣胡繼先適用美材逢年嘉穀
蹄涔之魚得水吏舍之釜生塵歷城縣知
縣黃衮氣溫荊玉才利庖刀審貧戴月拔
星散賑行雲施雨聊城縣知縣韋蕃冰玉
之清徹底米珠之渙有丘官虛其心民實
其腹萊陽縣知縣郭增光識宏以遠政廉
而平空庭惟見懸魚涸轍頓甦枯鮒東阿

縣知縣鄭國昌雅志潔清英才卓犖求瘼
炎蒸不避施仁疲困爲甦壽光縣知縣王
國相秋水澄心和風布惠饑民飽以香稻
災地蔭於法雲掖縣知縣陸完學長才技
擅解牛善政澤流枯鮒奔走形瘁撫字心
勞黃縣知縣湯啓暐清霜勵節時雨流膏
足跡欲遍荒郊心計不遺半菽鄒平縣知
縣王點清如寒水玉朗若記事珠救災不
啻已饑施惠廣活民命曹縣知縣李支[illegible]

練才出匣神劒潔志在壺清水補助有方
興咏多惠平原縣知縣黃景章清襟溫其
如玉循政美若嘉禾賑恤盡心災疲起色
肥城縣知縣王槐秀操履廉貞才華膂敏
發棠惠周萬姓綰符譽擅一時德平縣知
縣賈先春雨被春風和煦一腔秋水瑩明
仁及災疲器稱遠大益都縣知縣陳繼徵
靈襟偉抱潔守通才憫災志欲吞蝗敷化
眞堪馴雉陽信縣知縣路壁清修佩蕙紉
蘭仁愛嘉禾瑞麥澤沛四郊春生萬戶金
鄉縣知縣彭鯤化才比庖刀批導心同卞
璧奉持興發及民徽纆御下濰縣知縣郭
尚謙神氣優閒才猷鎮定補助盡歸餓腹
興除克愜衆心堂邑縣知縣王應乾保赤
為心以家視邑憂民神周境內救荒瘠起
溝中高苑縣知縣王在公清心玉映善技
刃遊吹噓面枯槁皆蘇傴拊而饑寒悉起
城武縣知縣王稟誠持身整肅勵志端方

憂民念切痌瘝勤攻塵清案牘朝城縣知
縣周士元詳愼猷為溫良德性審戶勤諮
無告發棠大濟垂亡蓬萊縣知縣邢琦專
精剔弊注意甦民餓夫頓見懷金貧士賴
以舉火禹城縣知縣胡守經精明敏贍之
才惻怛憂勤之志惠施均一民免仳離新
泰縣知縣高如山砥節不渝墨綬散金悉
入赤貧足徧草萊手將雨露觀城縣知縣
高天祐任事不辭勞怨分金惟惠困窮吏
服精明民歌節愛陵縣知縣劉徵松心存
愷悌政布陽和滌苛遠邇霑恩散賑士民
懷德新城縣知縣高遠綜理精詳撫摩眞
切施賑民霑實惠平政邑有頌聲齊河縣
知縣朱有光爽朗高才剸裁妙手給賑澤
周赤子恤貧譽播青衿高密縣知縣徐升
階氣宇溫和才華煥發振作能搜積蠹拊
循悉起枯鱗嶧縣儒學訓導署本縣事張
世舉擁篆乃心潔雪賑饑極力撫摩以上

諸臣皆散賑有司之良所當薦揚以待擢
用行取者也又訪得署寧海州事登州府
通判樊在峰昏庸無職指使由人賑濟大
事不躬不親先委王州同審報貧丁而州
同畏暑不肯出城乃改委郭經歷姚吏目
十丁報一冒領均分何責于賑乎倉穀任
斗級劉穢王思明等和以糠土王州同索
銀十兩聽其混放本官弗問也賑金數百
兩盡付里長萬松等分散致州同之惡皂

孔金尹厚公然奪於堂下此一臣者行在
清濁之間才同襪線之短所當降調閒散
使之自新者也長清縣知縣鄭士熙人本
忠實才乏精明該縣積穀數千石乃先借
與通學生員富者三石貧者一石倉穀豈
爲富生積乎貧民不賑而衙門快壯夫馬
各役傾庾均給預備倉豈專爲衙門人役
設乎張孔業等紛紛告賑批縣查審乃因
其詞語侵官將業重責枷號不已甚乎京

邊錢糧上司未忍行催憐其災也而本官
併久逋官莊牛價一時比限使齊一海等
盡思逃亡不太急乎禁民搶穀荒政宜先
而出示令貧民向李東菴等借糧則明教
以爭奪而開之亂源矣此一臣者才識既
庸操持有議但歷任僅止歲餘所當改調
簡僻以責後效者也臣又查得往時撫按
復
命薦舉有司四十四五人今歲賑濟災傷幾盡

東省故臣所薦亦近此數蓋非平日治行
高等者不薦非此番實惠及民者不薦其
難其慎採訪頗詳且臣巡撫九載未得息
肩今之薦舉所當與復
命疏同作正薦者也如蒙
皇上勅下戶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
將知府等官丁浚等四十五員移咨吏部
紀錄優叙通判等官樊在峰等分別議處
庶勸懲當而人心知奮荒政肅而吏治釐

修矣奉
聖旨戶部知道
報夏災議改折發倉糧留稅銀助賑疏萬曆二十九年五月
題爲災旱異常夏麥盡槁百姓饑饉死徙滿
目懇乞
聖明亟
賜查勘破格蠲恤改折以救遺黎事據濟南府
屬臨邑禹城濟陽平原德平商河陵縣鄒

平齊東長清歷城章丘陽信濱州樂陵青
城利津蒲臺齊河武定等州縣各申稱上
年夏秋顆粒無收閭閻十室九空已不堪
命不意去冬三月無雪春來四月不雨風
霾時作地脉燥乾麰麥盡行枯槁秋禾未
曾佈種赤地千里滿目蕭條但見窮簷始
而乞糠麩稭粕以充腹今則取樹皮草根
以療飢始而賣婦鬻子以度日今則離井
拋兒自逃生甚至疲癃無力奔徙坐以待

斃者又兼時疫流行十死八九不能收屍
者雖至親不一顧而去地隣爲之瘞埋斯
民塗炭至此已極乞大施惻隱或發銀賑
恤或請乞停徵併乞將臨德二倉麥及無
麥納米者俱行改折等因又據新泰霑化
海豐三縣申稱舊歲春旱秋蝗俱未得收
後因小雨播種麥苗一冬無雪今春久旱
高岡盡皆枯槁下窪今存一二至三月中
雖降雨澤秀而不實小民方毀枯麥播種

秋禾奈何蝗蝻忽生蟄積滿境將僅存之
麥及穀苗一掃而盡民皆驚惶無以聊生
等因又據泰安肥城二州縣申稱去歲三
冬無雪今春雖雨不時隣城麥禾僅存各
社盡皆枯死等因又據兗州府屬平陰寧
陽陽穀東阿泗水汶上曹州嘉祥八州縣
申稱連歲災祲積疲未起何期去冬不雪
又值今春少雨麥穗焦枯秋禾未立四民
枵腹一飽無時等因又據東昌府屬莘縣

在平聊城堂邑博平六縣各申稱上
歲三冬未獲寸雪自春至夏四月不雨兼
以風霾爲害二麥枯槁秋田未種小民惶
惶哭聲載道等因又據青州府屬莒州壽
光日照萊州府屬膠州四州縣各申稱四
鄉蝗蝻遍地生發聚如螻蟻勢同泉湧已
將二麥黍穀等禾一掃皆空光景如同冬
月遍行捕打以穀易換今已二千石有奇
且生發不已小民哭聲滿路聞之真可流

涕等因俱乞要踏勘蠲恤緣由到臣俱批
行各該守道委官查勘外卷查先准戶部
咨開如遇災傷巡撫先行
奏報巡按一面查勘得實具
奏造冊送部以憑議免議賑等因遵行在卷
今據前因該臣看得雨暘寒暑化工不能
無偏天災流行亦
國家之所常有也然或災一季或災二歲旋
即豐登故曰雖有飢饉必有豐年天之愛

物甚矣豈其使旱魃爲虐歷二三年如一
日乎山東自萬曆三十七年大旱蝗起至
三十八年旱蝗更盛四季無收民之饑餓
者未飽轉徙者未歸雖去歲蒙
皇上發
宮中之金及臨清倉之米大加賑濟然賑給有
限而日月無窮僅可少延旦夕之命耳去
歲冬初幸有一雨二麥多種庶幾指此以
度餘生乃三冬無雪麥已旋枯二月初旬

幸有一雨此後復旱今四月垂盡而旱日
益甚臣等地方官雖竭倉廩以賑之然僅
擇其最貧者大州邑七八千人小州邑四
五千人其最多者至萬餘人極矣每日給
米半升使之餬口自仲冬盡于孟夏惟麥
秋是望而今又無麥矣道傍樹皮剝食殆
盡路上流移千百成羣名曰逃荒兼避賦
役臣等始猶寄諭有司緩徵今則行文令
災重州縣停徵以待秋成矣益事勢不得

不然也加以災荒之後瘟疫盛行呻吟待
斃十家而九旱既爲祟蝗復踵生所發之
處平地數寸捕之益多祭之益盛初夏固
已如此夏深更爲可憂竊觀自古國家亂
亡未有不由歲荒民貧加以飛蝗蔽天遂
至大亂而不可救者也
皇上深居靜養饑民情狀目雖有不及見而此
心何嘗一日不念天下臣願
皇上再發臨德二倉米各一萬石賑濟齊中災

重饑民仍留六郡及臨清有司所收稅銀
多則二季少則一季以助賑米之所不及
則死者死矣不死者猶可延生逃者逃矣
不逃者猶思安堵此目前急務安一方所
以安天下也仍乞
勅下戶部行巡按御史將前項被夏災州縣或
仍有續報者一體覆加查勘的確分別災
傷輕重酌量蠲恤其本年臨德二倉夏稅
一併改折徵自具

奏聽該部覆議
上請定奪施行　部覆得　旨依擬行
冰雹異常擊死人畜請乞脩省以回
天意疏萬曆三十九年五月
題爲異常冰雹擊死人畜甚多懇乞
聖明遇災脩省以回
天意事據青州府安丘縣申稱本年四月二十
日暴雨冰雹狀如雞卵勢若拋石自未至
亥平地冰水橫發五穀盡傷冰雹擊死渰

死各社居民李洪等家牛七十四隻驢三
十一頭羊四百四十六隻又民人王雷有
雇工人劉邦守等六名在地名龍王窪內
鋤田忽被冰雹暴至山水驟漲平地二尺
將劉邦守等五名打渰身死仍有一名宋
寸打傷未死又有居民李君佩在坡牧牛
亦被擊死所傷地畝計長八十餘里闊約
三十餘里等因申報到臣除批行青州道
查勘另議賑恤外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

御史馮　竊看得冰雹之災歲所嘗有然
未有打死人畜若此之甚者也臣等考之
經史春秋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昭公
三年大雨雹未言殺人畜也而聖人皆書
於經其垂戒深矣至漢宣帝地節四年山
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殺二十人蜚鳥皆死
是歲霍氏以謀反誅安帝元初四年六月
郡國三大雨雹如雞子殺六畜古今証引
京房占曰夏大雨雹天下兵大作獻帝初

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拳殺人袁山松
書曰前後雨雹此冣為大時天下潰亂唐
咸亨二年四月大雨雹震電落則天門鴟
尾三先儒以為雹者陰脅陽也又曰人君
惡聞其過抑賢用邪信讒殺無罪則雹下
致死破車殺牛馬太和五年六月濮州雨
雹如拳殺人三十六牛馬甚衆宋靖康五
年十月秀州華亭縣雨雹大如荔枝實壞
舟什屋此載在漢唐宋史冊者其餘未至
殺人畜者則臣等不勝引也大抵陰陽之
氣和而散則為雨不和而散則為雹雹之
大至人畜被殺數多此異常之變非細故
也乃於臣屬地方見之臣等不能宣布
德意調和風雨罪應罷斥何敢自文然欲求所
以消弭災異為民請命則又不能無望於
皇上也蓋聞之洪範論云陽之專氣為雹陽專
而陰脅之不能相入則轉而為雹猶臣意
不合於君心也臣等職守在外不敢言及

內事惟以地方之事言之山東三歲旱災
臣等具疏
請勘請賑而疏竟不
報又念地方赤子流離商賈不至
請蠲減稅銀而疏亦
留中夫臣言之不入於
君心若此則其致此災異豈無故哉伏望
皇上惕然修省下臣等勘災減稅二疏以寬恤
災民挽回

大意又即此推之凡臣子之言有逆於心者悉
以道求之
翻然聽從如是而災異不消太平不臻者臣等
請伏欺詐之罪

增 聖賢後裔廩員疏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

題爲懇乞
聖明俯賜准復
聖賢後裔廩員以全曠典事據山東布按二
司呈蒙臣等批據孔顔曾孟四氏子孫教

授司廩增附生員孔貞志等呈稱本庠自
我
太祖洪武二年特設教授司至嘉靖十年蒙劉
都御史奏
准將本學生員分廩增附例同府學但彼時國
學生員只五十名故廩以三十而增以二
十附全無故暫照州學分數蕃衍之後仍
照府學添設迄今族姓不下萬餘入學者
已三百有奇猶未補完乞賜題
請補復十廩以全我
朝優崇之典如以廩餼難辦本學自有
欽賜學田不難
國費等情蒙批仰布按二司會同提學道查
議詳報依蒙行准提學道關據兗州府呈
據曲阜縣申查得本學
臥碑內載嘉靖十年因生員數少姑照州學廩
增各三十名今生員蕃衍委應照例補復
及查廩餼本學原有學田銀六十九兩三

錢零租穀七十九石零若以此銀穀作爲
廩餼於理亦妥等因到府覆議相同轉呈
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李同芳右布政使
孫承榮按察司按察使陳道亨提督學校
副使陳瑛會看得
國家尊崇
聖道於
聖賢後裔特建四氏學以教育之誠
曠典也當時官設教授例比郡庠而廩額僅止

三十名亦以生員數少故耳今後裔蕃衍
入學已三百餘人廩生猶仍舊額似非
祖宗優待四氏之意況有學田足供廩餼即加
廩十名惠亦不費而曠典可以克全增額
併加一如郡例合候裁酌會
題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廵按山東監察
御史馮　看得自古帝王如漢高帝投戈
息馬過魯即以太牢祀
孔子我

太祖高皇帝即位二年即於曲阜縣設孔顏曾
孟四氏學其崇儒重道之心可謂千載一
揆矣學官有學錄教授視
國學則少殺視郡學則稍隆然則生徒廩食
者決當視郡學四十人無疑矣因向者人
才未盛故廩僅三十增僅二十人而未有
附焉今四氏子孫日衍月盛列青襟者三
百餘人視向者不啻六之而廩額猶視州
學非所以重
聖賢之裔而樹四海之標也今議加廩十名
方足四十之數且廩數雖增而廩糧如故
其不足者取諸學租銀穀自有餘饒
恩及於四氏之士而費不累於曲阜之民青衿
赤子兩稱便焉至於增廣亦當與廩數相
同旣經該司道議呈前來理合具
題伏乞
勅下禮部覆議
上請合無將四氏學廩生照府學之數再加十

名廩餼在於該學學田租銀穀內支領其
增廣生員亦如府學之額一體加添施行

廣解額以闢賢路疏　萬曆四十年三月

題為廣解額以闢賢路以光
聖典事據山東布政使司呈蒙臣等批據濟南
等六府儒學生員劉徽張維屏王德璋等
呈要比照河南量加解額五名緣由蒙批
仰山東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及提學道議
報蒙此依蒙行准山東按察司牒呈准本

司提督學校副使陳瑛關稱山東孔孟之
鄉家絃戶誦歷數千載如一日海内各省
所稱文獻奥區誦法孔孟者解額或九十
名或九十五名乃淵源之地數僅七十有
五如以爲省分大小不同則一百四州縣
非下於諸雄藩也如以爲在泮多寡不等
則弟子員三萬有奇非遜於諸雄藩縫掖
之士也解額僅埒此數大都由弘正以前
南宮得雋差少耳而今非復曩時比矣查

嘉隆以後人才日盛登科錄多至三十而
萬曆庚戌科則三十有六名巨卿碩輔鵲
起蟬聯貢相望於
朝署直弁江北矣據諸生呈詞覩陝西增額
荷蒙
聖恩俞允欲求比例本道竊謂無俟比例陝西
即以
聖賢之鄉爲
朝廷柔優稍廣解額天下士聞之必敦崇正
學期當
上所注嚮葢今
聖主在御壽考作人中外喁喁幸遭
明盛之運暢棫樸之風南京臺臣一疏謂文運
漸有轉移解額稍宜變通此自廣勵至意
而况山東重地文學爲海内嚆矢議增豈
非今日所最亟哉或謂方今銓選尚虞缺
少乃求增額似觭未便然本道竊見已丑
以前會場取額或四百名或三百五十名

人多而缺未嘗少壬辰以後額僅三百人
少而缺乃稱乏無異故焉總由
朝署多虛遷除途壅實其虛而疏其壅是在
秉軸者之善於轉移耳諸生所呈似宜准
從轉報具
題等因准此該本司左布政使李同芳左布
政使管右布政使事孫承榮按察司按察
使陳道亨會看得
國家以明經取士惟誦法

孔子者得登制科而山以東周孔孟之鄉淵
源之地也齊魯諸生文學是其天性重以
密邇
神京涵濡
聖化最久邇來英才輩出視昔更爲彬彬南宮
得儁多至三十六人距惟度越江北幾與
諸雄藩相埒人才稱極盛矣乃鄉闈解額
僅僅七十五名此特就當時人才定爲此
數非所論於今日也今人才之盛旣以大

倍徉昔則解額必當增加而名數猶然仍
舊是薪槱不弘棻征途隘將廣勵學官之
聖天子壽考作人加意棫樸近如陝西解額荷
諭何
增五名
上所注嚮可知已人才如山東而不爲 廣其
額使文獻興區不獲與河南相比此六郡
諸生所以共抱遺珠之慮而亟求加恩者
也似宜推廣陝西近例將山東解額比照
河南量增五名庶賢路弘開有光
重典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馮 看得各省人才有與時相爲盛衰者
而山東則孔孟之鄉歷周漢唐宋至今無
時不盛故曰齊魯之於文學其天性也今
天下名藩除南直隸外如浙江福建江西
湖廣各解額九十名江西又多五名然計
每歲會試中式則浙江福建與山東逓相
伯仲若江右湖廣則遜於山東矣此猶以

江南言之也若大江以北最盛者無如中
州鄉試取八十名而每歲登第多不及三
十人少則二十餘人耳山東以七十五人
與之較其得儁常過之乃知齊魯文學始
固未嘗不盛而今則其盛之極也解額當
與河南埒明矣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言人才之多也又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言此多士皆文王享年長久而變化鼓舞
故若此其盛也今齊魯之士涵育

廷諸臣但欲行富鄭公辱國之誅莫有仲范
文正原情之議者臣與用賓生同里閈筮
仕壽州曾被首薦知己之感人之所不能
忘也昔者龐范曾變姓名入獄以周旋鄧
融鄭弘曾負斧鑕伏闕爲焦貺訟冤魏邵
曾賁郡邸以滅史弼之罪彼其於薦辟上
官蒙難赴捄髡首重繭出入囹圄之中而
不避如此臣思古人寔獲臣心乃上書於
閣部科道爲之辯明功罪大都謂罪用賓

者以其身爲撫臣不能銷患於未萌致失
陷郡邑又不能弭難於寇至而捐印退師
此誠其罪也然難發於知州黃㮣巡撫豈
爲禍首印捐於武定既破無郡安用郡符
以是而罪用賓則有詞矣使用賓於是時
束手無策坐待萬里遣將則全滇殘破罪
誠難解而用賓拮据調兵未嘗泄泄從事
也賊乘吾兵未集擁白推官至會城索印
倘各三寸棄符不權與之以徐圖進討萬
一賊乘機而入所損益大此在事外者當
平心以觀未可以棄印而繩之也人臣之
誼有死不足以塞責者有生而足以收功
者孟明三喪秦師見擒於晉秦穆復使爲
政竟能取官及郊遂霸西戎荀林父大敗
于邲舟指可掬晉景復使爲將卒能滅狄
以歸受千室之賞此二子者當其喪師辱
國咸欲請死及其成功而爵賞加焉故曰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用賓之

罪不重於二子而半載之間不費
內帑一金不煩外地一卒收復郡縣五六處
盡滅諸賊俘渠魁獻
闕下其功亦足以贖矣今阿克鄭舉輩已正典
刑而撫臣同就吏訊不免於死藉人之功
以滅賊而殺人之身以快仇縱用賓一人
不足惜於
國家體統得無損乎若謂賓功不足贖罪假
使當時再遣巡撫入滇討賊事平之日將

賞之否耶又令用賓討叛無功以賊遺後
人逮繫至京當加何罪耶亦不過一死而
已且棄印之律原謂虜瀕
王章有心棄毀若暫捐之以紓民禍則其心之
公私何啻霄壤如安祿山反顏杲卿力不
能拒乃與長史袁履謙迎之受其金紫之
服然後起兵討賊金紫可以暫受而印不
可暫捐耶以此而爲棄毀此臣之所未解
也臣之書大略如此臣言既可以告臣子

豈不可以告
君父正以欲殺用賓本非
陛下意也今御史以朱勃之事責臣臣誠心服
當馬援見陷於梁松抱憤而死賓客故人
莫敢往吊而勃獨爲上書訟寃使漢之君
臣全始終之禮臣若得附朱勃之誼雖相
從地下猶有餘榮況止於削籍哉但御史
欲抑用賓一人以申
朝廷大綱大法臣竊以爲未安夫大綱大法兼

功罪賞罰而爲言者也茀今論罪而不論
功則人知懲而不知勸我
明議功之律不必設矣若論功于監軍轉餉而
遺巡撫則失事當專罪守巡不當專責撫
臣矣始也同罪異罰何其求之重今也同
功異錄何其視之輕乎且律言謀反大逆
有能捕獲者民授以民官軍授以軍職仍
將犯人財產全給充賞今克舉稱兵破陷
郡邑非反逆之大者乎擒而正法豈曰無

功賞既不行身復就戮封疆之臣誰不解
體朱勃所謂明主醲于用賞約于用刑者
恐不如是也昔李白識郭子儀於微賤之
時及白失節於永王璘罪在不宥子儀請
以官爵贖之得放夜郎臣何人斯敢望子
儀但追慕古人思報知遇區區此心良亦
不薄竊願
皇上削臣官職贖用賓一死縱之生出囹圄以
葬其母使天下知

溫陵黄克纘紹夫著

奏疏

請釋繫臣疏 甲寅

奏爲時當陽至聽臣好生懇乞
聖明釋繫臣以順天道以光
聖德事臣等竊惟人君奉天子民當以天心爲
心故贊天地之化育惟君後天而奉天時
惟君時者何陽舒陰慘是也奉之者何好

生惡殺是也在易之復曰復其見天地之
心乎夫當純陰用事之月天地好生之心
何嘗不行於其中然至一陽來復則陰慘
者去而陽舒復還爲人君者宜仰體天心
噓培陽氣使太和鼓鬯於宇宙間乃奉若
天道之首務也伏見
皇上以風狂男子張差事召見羣臣於
慈寧宮御史劉光復以草莽儒生不諳奏對之
體聲氣高大致干
大怒坐以不敬繫之司寇今既數月矣大小文
武臣工爲之懇請釋放者疏無慮數十上
而
上意未回臣等知
皇上好生之德同符天地自當有待而發然際
此葭灰初動陽氣復還之時草木無知之
物皆思所以遂其生意暢其萌芽況於含
齒戴髮之倫乎又況於觸邪禁奸之臣乎
夫人臣有迹若狂率而心實忠愛者不可

不察也劉光復言
皇上天性慈愛意在善處兩宮之間想
聖母在天之靈亦所樂聞[illegible]之爲震驚坐以
重罪恐非
聖母之意也
皇上試思當日情狀羣然欲甘心於光復者何
故以此求情情可知矣且法者天下之公
也必天下之人皆以爲法在不貸然後使
司寇議辟今使司寇議之未盡厭天下之

必須當參酌情罪寧開一面無布密網別
人人以爲不宜坐而文致牽合又非司寇
所引之律也遵
祖宗世守之法損
聖德容納之美臣竊惜之昔漢文帝欲誅犯蹕
者張釋之當以罰金爲法如是止矣竟從
之汲黯對武帝面斥其內多慾而外施仁
義武帝幾不能堪然僅曰甚矣汲黯之戇
也終不加罪夫文帝三代以下之令主也
皇上所宜效法若武帝則
皇上所薄而不爲者然武帝能容汲黯而
皇上乃不能容劉光復乎臣等願乘此陽生出
之囹圄使如汲黯仍得補闕拾遺可以勸
忠德之上也不則削其官籍放歸田里使
得終養老母可以勸孝亦其次也如此則
張釋之罰金之爭不可謂今無其臣漢文
帝從諫如流不可謂今無其
君從諫而不失聽道固益光

君心仰合
天心耦且滋至矣臣等無任翹首仰望之至

請撥衛軍疏　酉樞

題爲衛軍避差日甚運甲獨累莫支
明旨恭然撥補宜亟謹查覈具
題乞
賜申飭以肅運規以裕軍需事車駕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據水軍左等衛指揮楊廷棟
等呈稱京衛運糧船有定額甲有僉編歷
年以來通融撥補自萬曆十四年以後
黃快船隻更新屯種投名承佃倚倉餘丁
議改納錢而竄入避差者日新月盛矣遺
下極重運差只於運中選補率多窮困貧
猾之徒一經僉定恣肆橫行有至水次折
乾有至中途盜賣有抵灣起欠潛踪遠遁
甚有自知盜賣糧多鑿船沉水運官嚴刑
拷比或斃於鞭楚或死於刎縊或終于囹
圄或降至數級職命兩傾而所掛漕糧計

掛萬不合無干萬曆十四年船政更定之
後節年竄入垛名認丁屯種修倉三項餘
丁通行照册查出等因到部該臣批船政
分司同操運分司會查議妥以便具
題隨該管理船政主事趙昌期會同操運
主事龔承薦逐一按册查出水軍左等三
十三衛快船竄丁嚴德信等三千零二十
名修倉餘丁柳繼章等五百零八名種屯
垛名軍餘黄長等九十名造册呈部以憑

僉點領運等因到臣臣竊惟
國家根本之計莫重於糧運
京師百萬軍民薊昌各鎮軍士恃此爲命
令運船一歲不至則軍士饑而京邊危矣
其關係一何重也若快船
進貢果鮮器服之物可緩可急令與糧運
較其輕重固不可同日而語矣至於修倉
之役臨期僉取屯田伍拾畝例給一人故
一衛中各差先儘運糧次則快船種屯修
倉不在差數運糧有缺一體均掣事屬至
公無可影避運快之分自萬曆十四年編
一始而修倉屯田之與運分又自快丁之
避差始編丁之議先是快丁有力者領駕
船隻不勝中涓魚肉前本部右侍郎顧章
志從船政主事倪涷之議曲爲調停以救
目前每船百丁每丁以銀三錢輸部別募
水夫領船而諸丁竟得高枕無憂此其人
多以財自衛視叅錢白金如拔一毛既免

船差復免轉漕彼領運有風波之虞有賠
累之苦終年赴役不得休息人情好逸惡
勞避重趨輕其天性也官既開以徑竇彼
遂以爲窟穴故或二人朋一丁或三四人
攢一丁或同姓各戶而認爲至親或異姓
竄入而旋自立戶影射百端莫可究詰遂
減運丁十之五矣修倉聽其納錢凡丁過
二十五文可非倉丁者亦因而納錢以免
本差此何説也屯種之有附名原藉口掣

弊之故今乃一人屯而垛名至三四人又何謂也復減餘丁十之一矣總之快丁開其端而倉屯諸役效而尤之迨至今日有力之家賄通書識改竄册籍不爲快丁則爲倉戶不爲倉戶則爲屯丁日趨月避僅餘鶉衣百結窮困不能自存者數千人仍爲運軍其中有狡譎無賴欲衣食於漕糧者則充爲旗甲使軍

國賴輸大事盡付此輩以致盜糧鑿船逃逭

逋欠何所不至運官賠累日以憔悴囹圄縲絏需田賣屋終不能償不舉百萬儲糈盡委之河伯不止也及今不圖萬一咽喉有梗無以應京邊嗷嗷之望臣部將何以自解乎查得萬曆二十二年准戶部咨開各衛軍丁不分領運操守雜差及馬快船丁一槩嚴審將有力者先儘旗甲次及別差等因隨該前任尚書周世選具

題覆奉

明旨欽遵在卷計今二十餘年因循懈弛上下相蒙牢不可破臣受事以來廣詢國人備精

祖制實痛念於此事第念革弊有漸太驟易以駭人革去三就有孚始可服衆故先委司官清查造册見在哀括竄入富丁已數千人而快丁一項臣尚酌量從寬未敢盡法惟去其太甚者臣非好爲此多事也物極必反勢窮必更救偏補弊其術不得不出

于此臣謹遵前

旨將快丁除萬曆十四年祖册老丁并本人子孫不動外餘倉除不派領運衛所外屯田除原領由帖及耕種一丁外查出竄丁共計三千六百一十八名悉聽臨運清審僉點仍乞

勅下戶部移咨南京戶部并屯田御史一體遵照施行以後有仍竄垛充者容臣部照縱放軍人脫役律以受財賣放從重究罪庶

宗運不致終畢
國祚永有攸賴矣

火災請修實政疏 [illegible]

竊為火災屢見天心至仁懇乞
聖明祗脩實政以慰人心以承天眷事臣備員
南樞於十一月十六日接見邸報文書房
傳出揭帖奉
聖旨隆德殿等處被燬着三大營撥官軍三千
員名及錦衣衛官校打掃焦木等件欽此

臣捧讀揭帖知火災異常
聖躬為之震驚臣子之心恐懼不寧已同南京
禮部諸臣具有公疏恭慰外臣伏而思之
宮殿遇火古來時有然亦偶一值之獨於
皇上即親譴示戒者三一見於
乾清宮再見於
皇極殿門今又見於
隆德殿何上天垂戒至再至三欲其省改而不
憚煩也臣聞天之於君猶父母之於子子
之所為有拂親心親必先之以訓戒繼之
以譴呵又不能改乃加之以榎楚天於人
君其不能訓戒譴呵之者勢也惟默示其
意於風雷水火變異之中故善事天者一
觀天變必翕然興思曰吾之所為豈其有
拂天心故天以此示警耶夫天心于何而
見觀之人心則可知耳
皇上聖明學守自萬曆二十年以前克勤克儉
仁民愛物千載一君海內誦之自斯以後

漸不克終
郊
廟不親
殿廷不御深居宮禁失向明而治之道在卦乾
為君位離為火德二者失次固宜
上天震怒
乾清一火而
寢居非舊
正殿再火而視朝無所也

上若能深加省咎痛自克己用人行政悉以
天下人之心爲心則斯火也乃脩德格天
之助雖曰災之政所以仁之也乃自税使
四出之後盡括天下財歸於
內帑百姓鬻妻賣子包賠幾二十年猶曰俟
大工告成方行停止河淸難俟工役之畢當待
何日耶採木楚蜀一木費千餘金始至荊
上江河撇運費復稱是一入
京師任其朽腐或恣中涓竊取於內而小用

之或任貪愚橫邀於外而盜買之天下庫
藏民間脊血豈能供此役也而又織羢關
陝使關陝之民力竭織造吳越使吳越之
民力竭近且織絲澤潞聞其斂絲民間凡
陌上有桑機中有婦無得免者雖曰以天
下奉一人分則宜然顧此物積之深宮多
成糞土取之下民何異剜肉曷若減之免
之以寬民力哉至於九邊士卒枵腹乘障
月糧逋負動至數百萬邊臣告急疏十餘
至始出
聖母所積三十萬金其餘仍責之大農及搜之
南北部不知大農胡以匱也自金花銀加
增二十萬輸入
內帑歲以爲常而太倉之積不二十載如懸
罄矣今獨不可以取之戸部者還爲戸部
用耶
親王婚禮珍寶費數十萬金稍不能應則固
緩其期此其浮費強半爲製造乾沒以天

性之至親而資中涓以媒利何所計之不
審也委任輔臣貴實用其言無務以虛詞
縻之優禮大臣宜體恤其力何苦以兼官
勞之逐臣去國槩無
賜環之期循吏選部杳無拜官之日忠於
社稷者反以爲罪而辱之於縲獄勞於封疆者
不赦其過而罪之以快讐章疏半屬不報
臺省闕其無人白首而得一官者旅食京
華不得奉撤以去跼天蹐地抑鬱無聊人

心如此天意安得不震怒而災變安得不
頻仍哉益與時方輔近地饑饉流離至於
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此足以示警矣而其
相殺相食之狀
皇上未及見也中州淮甸飛蝗蔽天至於田無
遺稼野無靑草此足以示警矣而其幾物
告人之狀
皇上未躬覩也惟於
宮殿之間肘腋之近夜半火起其光燭天使

皇上見之心驚膽悸於斯時也必且私有禱於
蒼旼闕此時此念誰實啓之可謂非
覥融顧稍霽天威乎昔所爲有不善者不
皇天之仁愛耶然旬日以來未見其發號行事
有以大慰人心者豈
皇上畏天之心與火俱燃亦與火俱熄耶噫六
合為家四海一室其所係之大非止一殿
而已故王室如燬詩人所以嗟詠也無毀
我室姬公所以托意也

祖宗二百餘年鞏固之家室而輕視之曾不如
數百萬金錢之可愛也亦失輕重甚矣今
夫大臣不備室家之乇棟梁也臺諫不備
室家之乇牖戶也庶僚不備室家之乇棟
瓦也帑藏告竭室家之無蓋藏也小民貧
困室家之無產業也邊境不固室家之無
墻垣也有一於此可為寒心況兼而有之
其可危孰甚焉臣願
皇上大悔前愆一更舊轍收羅人才以濟時艱

罷稅停織與民休息大渙居積以安邊疆
修
儲教行婚禮以燕翼子孫下章疏聽人言以
宣暢下情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得災變可
弭而金甌可長固也不然天固火之我復
新之取盡錙銖用如泥沙是天之所以垂
戒者適足以重困小民耳何益哉臣嘗讀
史見漢昭帝時孝文廟正殿火上及羣臣
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而

成此雖見營建材物素備然其規模制作
不甚鉅麗亦可想見今
皇極殿門興作十餘年未有完期何相去之懸
也夫茅茨土階上古曠遠之事固爲難
行若卑宮室惡衣服如大禹者豈非千古
帝王之師乎倘効法之木石勿求過大將
作悉用士人其求易辦其爲易成是亦敬
天勤民之一端也臣受
皇上知遇幾四十年今衰老矣長恐身先朝露

以孤
主恩望因遇災以收人心承
天眷爲
請不敢以瀆詞進干冒
天威不勝恐懼隕越之至

請修築浦城疏（萬曆四十五年八月同戶工二部題）

題爲浦城奉
旨修築久未興工謹詢衆論定基址計財用擇
人任事以固畿輔重地事萬曆三十八年
六月內准兵部咨該兵科抄出巡視南京
營務監察御史傅宗皐題爲浦城奉
旨宜修浦岸用工最緊等事等因奉
聖旨着行南京兵部遵照前旨作速會同計議
修築不得延緩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
到部卷查萬曆十四年五月內准兵部咨
該巡視南京營務給事中阮子孝等奏爲
敷陳京營切要事宜以固根本重地事兵
部覆議備行南京兵部將浦口城委官相

度或依舊址以省財用或量移內地以避
水患約用錢糧人工若干在何項處備幾
年可以通完題奉
欽依備咨到部旋經會同南京戶工二部委主
事薛士彥郎中袁年員外郎張朝瑞等先
後覆勘皆稱浦城枕山帶江隸以五衛貯
以三倉當南北之咽喉爲南京之保障即
今東西北三面僅存邇南一帶坍洗入江
職等週廻再三揣度南面逼近江干勢難

修築必待水勢既定[illegible]堅方行另議
等因在卷至萬曆二十年又該給事中徐
桓條議下部移行本部題覆照得浦子口
地據大江北岸背負定山南望
[illegible]其前與石城獅子山對峙凡
往來[illegible]有闊至三四十里者惟浦
子口之渡不及二十里而近故
國初定鼎金陵之初洪武四年即設應天衛
築城於此九年增設龍虎衛并江浦縣與

[illegible]十一年增設武德和陽橫海三衛
二十四年遷縣治於曠口山而五衛居浦
子口故復置立三倉以貯屯糧即以支給
五衛官軍誠以地控長江於金陵有輔車
唇齒之勢故屯重兵以壯聲威設城郭以
固保障慮至遠也弘正以來南岸沙洲日
長北岸使衝日甚嘉隆間濱江南城盡圮
[illegible]與舊城相接上牆復有圮者不
一得已議置木樁[illegible]補其缺而怒濤吞洗
未已也今議欲依山補築南城一面只圍
應天衛及三倉在內而龍虎武德橫海三
衛移入三倉隙地合候
命下行南京工部覆估工料照依往例錢糧戶
兵工三部均出勒限興工該兵部覆奉
欽依移咨前來因依山之議民居大半在外人
不樂從依違至今故傅御史復有前疏今
奉
旨又七年矣竟未有毅然力主其事者臣等竊

謂浦城為南京之保障缺其一面與無城
同其當修築一恒人能辨之也而莫能堅
決其故有二一曰任怨蓋築城未免拆人
房屋怨讟易興二曰慮患蓋近江易於崩
圮後患可虞夫舉大事豈能皆有德而無
怨顧怨者十百而德者千萬則怨可勿計
也又豈能皆有利而無患顧利有必然而
患在未然則患難逆覩也浦城之議近山
近江皆未免拆毀人居其怨同然依山則

置民廬外民衍德焉近江則所包者廣其
在城內者固訢懽鼓舞即在城外與居屋
隱拆者亦激於義之無所辭而渠於城之
有所恃雖謂有德無怨可也江水衝嚙若
有可虞然五十年來水勢漸定城西沙洲
淤露於上流城東石骨復露於水滋惟中
間一段被水衝洗近浦口山前然有山可
依即若時土牆今固十存其八也臣克纘
每以春秋二季同守備勳臣操練兵馬於

此徘徊四顧慨然懷想任事之難於是令
守禦張承恩與浦口父老圖其方略已有
成畫乃商之南京工部尚書丁賓侍郎羅
朝國戶部侍郎吳中明諸臣皆懷根本之
憂急桑土之計咸謂此事萬不容緩但須
得人而用之耳於是遴選其屬在戶部即
見浦口督倉江西司主事歐陽照在兵部
得武庫司主事石應嵩在工部得虞衡司
主事余文龍是三臣者操守綱然不滓才
猷卓爾翹聲皆一時之選也又思建議原
出臺省乃會科臣晏文輝臺臣郭一鶚孫
光裕趙紱同議四臣皆謂城浦口以固
留都藩臣最宜協力順民心以興大役哲士
急宜乘時乃約日渡江親閱基址而新任
內守備太監高湧外守備懷遠侯常胤緒
內有地方之責咸懷保障之思亦同臣等
十一人往視自萬峯門登城而西周閱土
墻中經浦子山東達滄波門上下於頹垣

荒壁之間跻丞於盛暑烈日之內里巷闤
闠周旋曲折無處不到山勢可依則依之
江流宜避則避之插旗為標使士民咸知
城基所在大都去江遠者數十丈近者數
丈參以父老之見咸謂可保無虞共計應
築城九百七十五丈因令三委官先築三
丈以驗其費舉三丈而九百餘丈可坐計
也主事三人晝夜督工十日而完城根潮
接闊七尺深約六尺以見老土為止打實

竪築荒石四層上用條石六層每層厚一尺中用丁鈎條石而以荒石塡之灌以漿條石之上砌磚三十七層以至垜口其高二丈共厚三丈外磚石五尺內土二丈五尺至頂則厚止一丈六尺每丈共用工料銀三十八兩九錢八分五釐通計九百七十五丈大約用銀三萬八千一十兩有奇又估作南門及小城門二座便門一座甕城一座東西敵臺二座高山敵臺三座

水洞大小十座築邊堤九百二十六丈以上數項應費銀一萬一千五百兩有奇應拆軍民原現葺形等房一百一十三家據鄉約時雲路等估與遷移銀四百七兩九錢入爭趨領蒞江水難測民間大房先已移徙他處其見在者多細小破屋一間造城多先自拆去竪於城內不待強之而使移也共有一人而拆房七八間以上者[?]等許在城內官地闢撥與之無地則與以

直其小委官則武選司郎中龔承薦車駕司郎中孫穀職方司主事謝璉會選委才名把總王國奇王汝泰張應豹黃應詔宣承祖戴元貞薛世恩蔣吉嗣齊大賓黃元吉鄭夢熊成巳高尚易張鵬翼汪沾恩陳文理孫宣陳三略陳萬言石應科指揮繆廓才李猶龍李廷芳宋一韓王應文張國政牟天祐張問政俞之鱗蕭鳴鳳呂承蔭周一陽王元勳沈繼美經歷傅天寵唐

時謙張志道楊仕鎮張守志喬天賜陳棠張鳴鸞韓景曙馮啓元丁承謙王廸都吳嗣蔡調鼎萬化王廷機林宗孳黃應會周養楨侯佳胤領文炤程萬里五十六員內五十員各分管城工十九丈五尺餘六員督造門樓甕城等工各官渡江董役勞費可念主事三員跟隨人多每日議給廩銀三錢把總等官每日議給銀六分俱於[?]城銀內支給已擇吉於本年八月初十日

破土興工共估該費銀五萬九百二十兩有奇又懼委官有怠惰糜財苟且塞責下則臺臣郭一鶚等三人欲每月輪流一人前去監工孰敢不勤勵以共成此役也銀則三部均出每部一月或發二千兩或一千兩倚上元縣庫聽委官領用工畢銷算此共視前此委官佘士奇等所估十四萬四千九百有奇僅三分之一耳且業已嘗試為之計日可成非漫無所據而徒以節

省邀名也若用之有餘不妨將舊城一千六百餘丈接工修理此城不修已五六十年置之則日就傾頹徒令居民得竊其磚以為蓋房之用耳又土堤之外應加砌墻頂以殺水勢如前銀不足雖三部再費一二千兩亦出於不得已也此事已經三奉明旨臣等今次會議參之公論審之民情度之形勢揆之堤築似斷斷有可成之功於

也

以下原缺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奏疏

爲萬世治安[illegible]

題爲邊事日急
聖心故緩邊近越懸懇乞
聖明存大計捐小費以圖萬世治安事臣等讀
易見繫辭之有章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夫財以聚人
人以守位則財也者誠仁者發身之物不
可謂

皇上之惜非所宜惜也但其聚之也將欲何為
夫有所用之也庶人之財用以豐衣美食
廣田宅以遺子孫人君之財用以裕國足
兵固封疆而守社稷平居無事則秋毫不
敢輕費一旦外侮卒至羽檄交馳則雖傾
國而用亦所不辭何者弓馬器械非財不
備英雄豪傑非財不奮征伐守禦非財不
行於此不用後將無及及外侮消矣大寶
固矣億萬之財雖散猶存四海九州皆吾
財之藪也不然縱積如丘山亦豈為我有
乎近者奴酋發難破我城堡覆我全師殺
我大將中外駭愕失色咸謂破竹之勢迎
刃而解彼若席捲長驅則山海以南望風
而潰矣司馬徵兵司農議餉皆謂兵易調
餉難遽集欲
皇上大發帑金以張撻伐旋因夷奴暫退聲勢

稍緩而
聖心愛惜帑藏不肯多發諸臣懇
請殆無虛日今奴夷復入破三堡矣在彼也得
寸得尺為蠶食之計在我也惜財惜費戀
無窠之安大司農計無所出為一切搜括
之議已空南戶部之藏使盡輸於遼又舉
二十九年以後拖欠水兌改折之米提空
名而責實數欲其解遼不知此皆赦後之
糧誰肯輸納真畫餅也剖南京軍士之肉

以充遼左征戍之腹然且不可況皆無是
烏有之物乎部議及此可謂計出無聊矣
臣等思之山河誰之山河也
社稷誰之社稷也爲山河
社稷主而不能割百十萬朽蠹之財用以聚人
而守位昧大易之訓甚矣夫財用在庶人
當吝在人君則不可吝用以寵嬖倖賞無
功則當惜用以招豪傑致死士則不當惜
小費而大償小損而大益所得孰多一恒

人能辨之
聖明之主何見不及此乃當國事危急之秋猶
守匹夫吝嗇之見臣竊惑焉且諸臣所請
僅五十萬以臣等計之則百萬未爲多也
計此五十萬能滅建夷而後朝食乎未也
苟未可滅而他日復請則所求益頻
聖聰益增易若多與之使他日免於再請也蓋
嘗讀方書見人有病虛弱者醫云須服補
藥一百二十劑及不見効則悔而易醫云
吾用八十劑足矣及其奏功乃神後醫而
補前人後醫云已先服八十劑矣因藥力
間斷故多用四十劑吾無以賢於彼也遼
左之事臣以爲今日少與他日未免多與
一之國各十之尤吝何如一大與之而使
吞迹俱泯也抑臣覩邸報見奴酋用兵多
祖左國人云中國有書生爲之謀主語殆
不誣撫順之戰酋兵分隊而陣白旗白甲
白馬望之如練紅旗紅甲紅馬望之如霞

此夫差黃池之兵也得我降將家丁則配
以婦女與以大鵞鷄鶩又人給一牛一紬
四布月米一斗此勾越慈幼長孤欲以沼
吳之豫也夫以區區奴夷猶能不愛紬布
諸物以結士卒之歡而堂堂中國屯膏不
施彼謀士勇士反爲彼用且既吝帑金又
吝爵祿一官之遷如轉巨石一
旨之下如望甘霖人心觖望忠義益灰未知將
倚何人以共立大功而守此大寶也臣等

興言及此有涕滂沱伏望
皇上思
祖宗付託之重封疆一失不可復收夷兵一至
不可復禦泄泄從事則寇日逼而禍日深
大內所畜徒爲大盜齎寄不用徒爲大盜守
倘然發數百萬與天下豪傑共圖殄滅此
賊以安遼左而固
京輔則發財聚人用人守位雖大易所稱何
以加焉臣等無任懇切企望之至

懇宗孀兇請勑正法疏 留權署戶部題

題爲懇懲庶孀兇異常部官無端受辱懇乞
聖明大奮
乾剛嚴
勑正法以維綱紀以彈亂萌事據本部陝西清
吏司主事張三傑揭稱職山東東昌府觀
城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八月內授南
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三年考滿於四十
五年二月內陞今職註選管倉兢兢守
法惟恐滋戾一應六倉收放無不以身奔
走忽於今年三月二十二日到倉查工傷
騐回街經過文德橋突遇惡庶睿爍等喇
虎數人當街聯臂狂歌見職過隨行阻住
也職下輿職以爲酒徒也呼役即行避之
伊反突入輿中橫口詬詈捽職出走踉蹌
步行擁至伊門父子兄弟率悍奴百人蜂
擁而出大喝擁入揪髮拔鬚毀冠裂裳重
行痛毆區區微命幾斃兇手跟役張諭等

六人俱行弔打死生莫必復囚職寄室扃
鎖門戶若非鄰生員谷台琳排門而入百
方央解職萬難脫虎口矣嗟嗟職亦
朝廷命官也況乎目未嘗識其面當時未曾加
一語反之不知何因叩之伊亦無說以風
馬牛不相干之人橫罹此人間世未有之
慘職何顏復立於班行中以貽冠裳羞乎
乞爲代
題照擬准依致等因到部該部職會同合

司官看係毆辱部官事出異常卽行應天府推官雷叔聞先拘其助兇惡黨去後續據雷推官揭稱拘到惡僕數人到官審得張主事自虎賁左倉修理回衙道經文德橋其時初昏値有不到官惡宗膂㬐文室文宏請客劉光朱倫陳康俟六人同飲酣醉遮街歌唱張主事前行馬上人呵聲讓道彼時膂㬐等聞知乘酒稱我是王子更㦸何人隨跳入轎圈内將司官扯下轎膂㬐故將自頭上巾放在袖内向說你是何官叫人搶去我巾司官當卽下轎與伊好說我戶部張主政也家籍山東與公尚且同鄉平素並無嫌疑卽如跟隨人取公之巾吾當追貴之當喚馬上不過四人並無有巾在手膂㬐無言却將肩輿拏住不肯放行劉光朱倫陳康俟俱各逃散司官見㬐情形甚惡卽以轎交在官總甲黃和自步行前去比膂㬐有在官惡奴岳奇卽岳

䰅子素好生事前行到淮清橋宅内喚集各房惡丁蔣尭李華蔣貴朱逕徐三萬元季盛等六七十人在門擁集司官適過其門膂㬐首將紗帽搶下文宏將司官後鬢揪之而入文室扯去鬢髯膂㬐一齊動手將胸背各處用拳亂毆不計其數岳奇當頭打一拳在官萬元搶下網巾不在官楊學郭洪爭前助毆仍扛擡進至中堂搶去金耳挖一根瑪瑙簪一根靴帶無存其餘各丁李華蔣尭朱盛葉世蕃等數十人將跟隨皂隷張諭馬龍楊學趙奇并轎夫二人剝衣弔打幾危此時總甲黃和王維王詳要救因惡宗勢大不敢近前適有行路一人口稱如何打官全然無理被膂㬐痛打一頓而去地方觀者千有餘人膂㬐文室文宏膂㬐仍將大門緊閉禁抑司官在内至一更將有膂㬐不在官堂弟明湖出來見其蓬頭跣足坐於堂上口稱錯矣方

將鞋一雙巾一頂與成冠服適有對門谷
生員開知啟門進入向廣爍說你非病狂
如何打部中老先生各總甲又叩頭乞哀
方將司官送歸徒步至宅其時漏下三鼓
矣廣等讀揭至此不覺驚駭失聲曰異哉
恐庶之行兇也夫主事雖六品官乎名隸
六卿之屬身列清華之班非發跡賢科者
不得與焉倘行道上陡與兇遇酣醉狂歌
不避已矣乃反叱之下輿裂其冠而碎其

裳擡至私家叢集兇毆勢同夷虜致本官
鬚髮殘禿體無完膚與皂六人毆至垂斃
豈但目無部官抑且目無
朝廷矣夫齊之庶人皆
高皇帝子孫職等豈不知敬但厥先始封之祖
以不守法紀交結無賴私借名號故
文皇帝廢之而居其子孫於合肥至景泰年間
始得移於南京為後人者正宜安分守法
以蓋前愆乃邇來生齒日繁多行狂悖如
前歲良璞良璧輩窩藏江洋大盜陳明等
於家中夜出京城竊劫殆無虛日經守備
及兵部衙門會參問發高墻案牘未乾而
廣爍廣熺等不自斂戢猶故也淫賭放債
恃酒逞兇以毆人為樂事腰圍玉帶口稱
王子奪人產業擄人財物其所招納無賴
如岳奇李華蔣貴郭洪季盛等或係在京
或係外省若岳奇則江西人也翼虎害人
奇為之冠搏噬小民莫敢與抗觀其施之

部臣者如此則其餘士民可知矣夫古今
所恃以維持世道者惟此紀綱紀綱立則
朝廷尊故郡幕縣尉至小官也而令無不行人
不敢犯豈畏官哉畏
朝廷之法度耳戶部主事司以清吏為名
國家所以崇重之者至矣廣爍等合宗五百
名日咸待給口糧於戶曹此而可毆則在
京各部之縉紳孰不可毆
都城之內而紀綱凌夷至此豈可不為之寒

心也哉且京邑翼翼四方之極南北一體
均屬重地三輔諸郡
親王尚不得封而罪宗餘孽雄行
都內壞法亂紀無所不至職等以爲禍亂之
生漸不可長不可不稍峻其防也但
天潢與凡人異脩燦等自知毆打職官難加重
罪不過革去口糧族長繫於家廟而已故
敢肆無忌憚竊謂此後再有不法者重則
禁之高墻輕宜居之鳳陽使其悔過遷善

其在南京者須立一宗學擇其賢而有識
者爲宗長俾與宗子同教訓約束之俾不
敢放逸於禮法之外仍聽南京禮部提調
夫事固有抑之而適以福之者小懲大戒
是也亦有縱之而適以禍之者驕奢淫佚
納之於邪是也正紀綱杜亂萌端在於此
伏乞
皇上勑下禮部覆議上
請咨行南京禮部議處施行其投充擬置如岳
奇祥彝等職名人犯則行南京法司
提問各照所犯輕重依律例究擬使人知
貴賤有等法紀難犯堂廉遠隔僭逼不生
亦各臣之福也再照主事張三傑英齡偉
抱辨品清操在廷訐則執法平允司庾政
則守職公勤意外之辱初非自取應否令
本官照舊供職或照俸陞轉於外免其休
致以快惡宗之心而長其虐焰臣等未敢
擅擬伏候
聖明裁奪施行

查參武弁倉吏疏　留樞署總督糧儲部院題
題爲武弁倉吏表裏爲奸俸糧預支十年操
軍枵腹待哺據實查參以彰法紀事臣待
罪南樞偶因南戶部尚書侍郎乏人兼署
糧儲事於四十五年十二月內據南京英
武衛指揮侯承詔展奇才等呈爲倉糧積
弊難除官軍積痞至極等事批行管鳳陽
倉主事祝萬齡嚴查去後該本官回呈稱

查得英武衛屯田每年額徵存留秋米三千一百四十二石九斗六升有零夏麥四百八十一石六斗二升每歲南京關撥倉糧一名經收貯倉供給本衛官軍糧餉舊理年支全米官俸支米六分麥四分例係本衛派撥委官一員輪流呈遞糧冊申請部劄照單赴鳳陽分司衙門投遞查照放給遵行已久至萬曆三十七年間有本衛指揮使楊耀山與本衛在官指揮趙一鳳

賈應勲陶耀伊後故父陶模千戶黃一桂袁吉百戶劉應詔仲應龍并本衛不在官指揮侯奇才千戶李應文等百戶甘學曾等各因節年逋欠地畝屯糧追比無納糶由與趙一鳳賈應勲黃一桂劉應詔不合同各年分英武倉在官攢典連銳商說我們眾官因欠屯糧屢受比責況你將各官應支俸糧抵兌倉糧料得不出你守支倒限七年內銷完彼此兩便等語比連銳不合依允將耀山與趙一鳳賈應勲劉應詔仲應龍并侯奇才李應文等及陶模共二十二名各該糧米不等共一千六百五十八石五斗二升一合麥十石七斗九升一合與耀山等俸糧私相抵兌至萬曆三十八年間陶模病故伊男陶耀亦將自己俸糧揍兌又與耀山并趙一鳳袁吉劉應詔與李應文并不在官千戶楊道泰等各因本年分屯糧未完又向本年分在官攢典

唐可貴商議抵兌比唐可貴亦不合依從將耀山等各該糧米共五百二十四石四斗六升麥八十石七斗九升四勺與耀山等俸糧抵兌訖至萬曆四十年間耀山與趙一鳳陶耀賈應勲黃一桂袁吉劉應詔仲應龍并不在官指揮于用公等各又向本年分在官攢典陳大桂照往年將俸抵兌糧石陳大桂亦不合聽允將耀山等各該糧米共六百六十三石五斗三升八合

與耀山等俸糧私相抵兌訖耀山與趙一鳳陶耀賈應勲黄一桂袁吉劉應詔仲應龍與不在官指揮張文淵等共十五名又將萬曆四十一年分屯糧向本年分在官指揮黄大鵬亦不合照前將糧米共九百八十六石八斗七升麥九十九石五斗四升七合又與耀山等俸糧私相抵兌訖耀山等因節年抵兌得慣與趙一鳳賈應勲黄一桂袁吉劉應詔仲應龍各又不合弁

不在官指揮邢以校等又將萬曆四十二年分屯糧亦向本年分在官攢典李可冠亦不合將耀山等各該糧米共一千零四十二石九斗三升七合亦私相抵兌俸糧訖除耀山等自萬曆三十七年起抵兌米麥將耀山等各歴過俸糧銷至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終止不論外耀山員下每月額支俸米四石八斗麥三石二斗見該預兌過米六百七十石一斗二升自萬曆四

十五年春季起算該銷至萬曆五十六年七月止麥七十五石八斗二升自四十五年起算該銷至四十六年十一月止趙一鳳員下每月額支俸米三石四斗八升見該預兌過米二百六十八石三斗五升六合自萬曆四十五年春季起算銷至萬曆五十一年五月初三日止陶耀員下每月額支俸米三石七斗二升見該預兌過米一百九十四石零四合自萬曆四十五年

春季起算該銷至萬曆四十九年四月初四日止賈應勲員下每月額支俸米三石四斗八升見該預兌過米一百七十七石四斗八升自萬曆四十五年春季起算該銷至萬曆四十九年二月止黄一桂員下每月額該俸米二石二斗八升見該預兌過米一百三十九石一斗二升自萬曆四十五年春季起算該銷至萬曆五十年二月初一日止袁吉員下每月額該俸米二

石五斗二升麥一石六斗八升見該預兌
過米一百四十六石一斗六升麥一石三
斗二升自萬曆四十五年春季起筭該銷
至萬曆四十九年十月止劉應詔員下每
月額該俸米一石八斗見該預兌過米一
百一十二石五斗三升三合自萬曆四十
五年春季起筭該銷至萬曆五十年二月
十五日止仲應龍員下每月額該俸米一
石二斗見該預兌過米五十石七斗二升

自萬曆四十五年春季起筭該銷至萬曆
四十八年六月初八日止比有本衛指揮
同知侯承詔等見得耀山與趙一鳳等各
指俸粮預兌納倉屯粮甚多以致承詔等
俸該歷過應支俸粮不得全領以此不甘
會同侯奇等并不在官指揮陳忠翟鳴鳳
赴府前備於萬曆四十五年十二月內具
呈到臣該臣批仰鳳陽分司嚴查各官私
兌之弊應參來具

題重究不痛懲一番此弊終不可破也速報
隨該分司親主事查得南衛私兌之風日
盛積貯之粮全無因親詣飛英廣三衛三
倉放粮查得英武一倉額派存留正耗秋
米每年該三千一百四十三石九斗六升
零正耗麥每年該四百八十一石六斗二
升零除官吏操舍每年額支二千三百七
十九石六斗外尚該歲餘米一千三百石
零及盤見今廒中所貯止得攢典陳仕宏

經收四十三年秋米三百餘石夏麥一十
四石有不敷萬分之一查得三五年來該
倉官攢私兌侵漁不下萬石在三倉皆然
而英武尤獨甚焉若　楊耀山陶耀趙
一鳳等假稱委官盛尊丁鄉公行私兌又
交通攢典連號唐可貴黃大鵬等所交倉
米麥借支出放每石攢分其三官分其七
辯論有俸無俸官十數員名俱兌至五十
六七年矣此明與攢典銷筭者猶可知其

年分而私折兌借者又越至五十六七年之後也倉政大壞莫知其終矣爲此先將英武一衛私兌官攢指名開具恭候

題參其飛廣二衛侯查訪明確一體申呈聽候參處等因備由於萬曆四十六年二月內呈詳到臣該臣批此大異事倖未歷者而先支至十餘年明係侵欺而官攢大膽蔑法紀若弁髦仰分司俱提究發鳳陽刑廳或所縣將官攢擬罪革職示懲此不待

參提者速報遵依牌提各犯當堂面審明白牌行臨淮縣將文卷一宗冊六本備發到縣本縣遵行間袁吉具狀願將兌米先補完倉罪甘參罰等情具呈在官該本縣飭知縣楊登將卷對衆逐一細加查審前情明白申報分司轉呈前來該臣看得衛所屯糧一歲之入原以供官軍一歲之用存倉係擬歷過一季方可支在倉一季之揮楊耀山與趙一鳳陶耀賈應勳黃一佳袁吉劉應部仲應龍等公然將未歷之倖預支倉米有至十餘年者有五六年者而攢典連銳唐可貴陳大桂黃大鵬等敢以官米作已私物任意預放非貪其重賄何以大膽犯法至此舉在倉者而在屯戶者又不知私兌至何年矣以致武弁之強有力者預支重支而無所稽考其弱而守法者一石一斗不獲遂正支夫官猶能自言於上司若該衛與飛熊廣武操餘共三千

名春操三月每人該米一石八斗至今未給羣聚索餉在守禦則欲議派幇丁還取之於屯餘在部司則憐其楞腹議給之於別倉若非臣委曲於庫中借銀支給則操餘楞腹日久能無脫巾之呼哉奸弁惡吏遺禍甚大不加重懲將何底止伏乞

皇上勅下戶部咨行南京都察院轉行巡屯御史將指揮楊耀山與攢典連銳唐可貴等嚴提到官從重究擬追賠還官以後米必

入倉銀必入庫歷過俸糧按季具文請給不許分毫挪兌其飛廣二衛俱行嚴查一體究治庶軍儲不盡於惡弁國法不壞於黠吏而操餘與癸之呼庶幾其少免矣

議究解欠南糧疏（南京署總督糧儲部院題）

題為清查解欠南糧遵
旨回奏凡以信
綸音以全多命事臣承乏南樞代庖糧儲於各庖起解錢糧掛欠應追者按期查比躬行

有司之事不敢辭也因見總巡倉場郎中白竹所開掛欠揭帖內有十餘起係遠年起解錢糧累累多命終不能完因細查之內有江西上高縣起解萬曆二十八年分本算左倉正米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三石米掛欠正耗米五百一十三石解官愼懋賞賚文冊催糧解黃廣二監故羅各九逃保子羅均一監比又有江西樂平縣解萬曆三十二年分本兌米七千八百三十八石零船至草鞋夾地方失火燒燬兌欠米四百七十五石六斗八升解官周有德賚文冊催糧解蔡會通監故保家黃鳳聽比又有湖廣景陵縣解三十二年分龍江左倉米四千九百四十八石二斗掛欠米四百七十五石蘆竹銀十四兩八錢五分解戶趙張周陳劉凡諸孫張三名監故保家黃鳳見在聽比又有湖廣湘鄉縣解萬曆二十九年折銀六千八十六兩一錢一分

九厘掛欠銀六十七兩六錢解官周鯉代解到銀四十八兩五錢一分尚欠一十九兩八分七厘糧解孔吳達脫逃保家黃鉞見今代比又湘鄉縣解三十一年分龍江左倉米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二斗三升八合掛欠正耗米六千九百六十五石七斗解官鄧龍田押船戶劉瑞龍等七名賚文冊催其家人鄧康脫逃保家黃鉞見在代比又江西奉新縣解三十二年分旗

手東倉米九千三百二十三石二斗七升掛欠正耗米五百二十九石解官郎克正脫逃解戶戴余景等差保家黄鳳押回守催未補黄鳳見今聽比又奉新縣解三十三年旗手東倉米九千三百二十三石二斗七升掛欠耗米四百九十二石解吏王用仕脫逃解戶蔡余獻張獻監故保家黄鳳見今聽比又湖廣通城縣解三十四年豹韜左倉正米二千九十六石八斗掛欠

正耗米五百四十一石蓆竹銀六兩三錢解戶胡茂元脫逃保家孫淮病故解戶戴鄭凱男生員來京看父買納過九十石餘未完保家楊太方月見在聽比又湖廣平江縣解萬曆三十三年分驍騎右倉米八千五百二十六石三斗二升掛欠米二百二十五石解官舒鎬同保家鄭五給文回催鄭五中途病故家屬鄭榮見在聽比又平江縣解三十四年驍騎右倉正米九千三百七十八石九斗五升掛欠米六百一十五石七斗二升二合解戶羅廷周監故余肖高周毛陳押回追補解到銀買米一百八十五石餘未完保家鄭榮見今聽比又湖廣耒陽縣解三十三年分養虎倉米六千六百三十四石二斗掛欠正耗米二千五百五十三石二斗六升解官袁禮登領文回催家屬袁勝監故批頭張奉貴等脫逃保家熊舉見今聽比又耒陽縣解三

十二年養虎倉米六千六百三十四石二斗掛欠正耗米三千八百七十七石六斗二升蓆竹銀十九兩九錢二分解官李九林給文回催家人熊祥監故保家熊坤押解戶蔣成器龍朝爵回縣守催未據完納家屬熊舉見今聽比以上兩省各縣共掛欠南京倉米本折色共十二起有因失火燒燬而掛欠者有因原米粗惡臨倉晒颺虧折而掛欠者有因解官侵漁解戶船戶

但趕而掛欠者惟湘鄉縣解三十一年米一萬二千餘石而欠幾七千耒陽縣解米兩年共一萬三千餘石而欠至六千四百石有奇明係解官解戶船戶包攬侵欺入己若其餘九起所解甚多所欠甚少或風水之漂蕩或鼠雀之耗蝕不盡無也而追之不已徒令羈者監者相繼斃獄查三十四年以前拖欠錢糧四十二年奉
聖母恩詔已皆赦免若猶追之是

詔令不信於民也且宿負嚴追民既粉身而不能完新糧起解民又褁足而不敢至壅
皇恩妨國儲而坐斃民命無一可者臣敢冒昧代爲開具陳奏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
上請果臣所言不謬將上高樂平景陵奉新通賦平江解欠南糧及湘鄉二十九年折色欠銀通行免追見今監羈聽比之人俱行釋放其湘鄉縣三十一年解欠本色及耒陽三十二三十三年拖欠本色米應否憐其追比年久終無完期併行赦免則又浩蕩之恩非臣所敢必也伏候
聖明裁奪施行

數馬集卷之八終

數馬集卷之九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奏疏

議並折南糧疏（留都萬曆四十六年七月署戶部題）

題為南糧額數無多北部徵求難繼事干軍
國安危懇乞
聖明勅下部科覆議量行折徵以安根本重地
事福建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
開該本部題為邊餉匱處惟艱等因奉

聖旨今邊餉缺乏這條議諸款有裨國計俱依
擬行前奉旨那借南部并各省直拖欠等
項錢糧及解部商稅橋梁稅廠浮羨無礙
銀兩着該部與各撫按等官即嚴催解部
以濟急用務使軍餉不缺紓朕東顧之憂
如有仍前故習玩視推諉支調遲遲的爾
部不時指名条處毋得借言內帑以誤軍
需欽此欽遵等因備咨本部查照
欽依內事理即將各倉米穀豆麥等項文到部
便轉行原派各省直府州縣盡行改折二
年解充邊餉其本色每年應若干應折銀
若干具數咨部本年目下開徵即折解部
餘一年另解其水兌軍糧三十萬石除正
支一十七萬石外自三十九年起每年改
折江西饒州等府直隸應天等府水兌糧
米一十四萬每年該銀八萬九千六百兩
零原日准本部回咨題覆以見徵三分之
一解充邊餉迄今八載共該解銀二十三

萬八千三十四兩零年來並無解到文到
希速照數解助邊餉其改折帶徵自二十
九年起至三十七年止銀兩已解在庫者
一併查筭明白分照三分之一類解嗣後
當照傅御史原題每年盡解本部或定解
三分之二以濟時艱等因咨部送司卷查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內奉本部送准戶部
咨為酌處水兌糧米以均財用疏通倉場
官攢以平銓選事該巡倉御史傅宗皐題

前京水兌軍粮三十萬石除正支一十
七萬石餘俱改折徵銀題奉
欽依咨到部通行各省直徵解去後今奉送
准前因隨行各司會議查得每年額派直
隷江西饒南九三府及南直隷應天等府
改折水兌粮米原題一十四萬石當年回
報欠詳巻改折應除耗其正米止有一十
一萬二千三十五石各折不等每年該折
銀七萬四百四兩六錢三分八厘自三十
九年起至四十五年止該折銀四十五萬
六千二百四十兩三錢四厘除節年災傷
戶部議覆減折又有水次州縣原係坐派
運軍行粮當時傅御史具疏只舉成數其
實運船起行臨縣兌支每年去題該銀三
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兩九錢三分五厘七
年止實該折銀四十二萬一千七百一十
兩三錢七分內江西饒南九三府已完銀
九萬二千六百九兩三錢二分九厘未完

銀九萬三千九百八兩一錢一分五厘應
天府屬已完銀四千七百一十三兩六錢
三分二厘未完銀一萬一十四兩八錢四
分徽州府屬已完銀八萬二千七百九十
四兩八錢八分未完銀三萬九千四百一
十八兩九錢六分池州府屬已完銀三萬
六千七百三十一兩八錢四分未完銀一
萬三千二百一十二兩七錢一分八厘太
平府屬每年該銀二千四百一十一兩五
錢六分已完三十九年一年餘俱不解寧
國府屬已完銀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一兩
一分未完銀一千九百四十二兩五錢一
分八厘四十三年以後該府申稱奉應天
巡撫徐民式案驗仍徵本色常州府屬惟
靖江縣解過銀一百零四兩五錢二分尚
欠一千二百七十二兩四錢二分七厘廣
德州及建平縣已完銀七千二百三十八
兩二錢五分未完銀一千二百六十兩四錢

七分五厘已上共止完過水兌折色銀二十四萬六千二百六十四兩五錢五分查得本部原議回咨云改折米銀難必一一如數完納且水兌之數減則倉粮之放必多萬一水旱頻仍輸解不全水兌不足勢必借資於倉糧年復一年日放日減

陪京百萬之衆歲支不貲本部庫貯不滿四十萬歲支四十餘萬歲入常在三十萬上下昨歲則止收二十餘萬出浮於入堂堂

農部不足二年之儲尚可爲壯根本乎夫解納難完之數旣未可拨以爲濟邊定額而

豐鎬重地之蓄又豈得盡錮以赴邊餉急需但口前備具告亟時事孔艱則亦臣子協恭分猷惟力是視之日也細查拖欠之數自二十九年起至三十七年止水兌正米共欠一十九萬二百三十六石七斗零帶徵折米銀共欠一十三萬一千一百四十九兩三錢一分本色倉米豆共欠八十三萬九百二十三石五斗八升俸祿鹽鈔布絹草麥等銀共欠八十九萬二千五百四十二兩零有司怠玩已極希藏匿乏莫甚此本部當時回咨改折水兌原以供南京軍士之用非爲濟遼設也其所謂三分之一者指二十九年以後至三十七年止拖欠錢糧非指見徵之水兌米銀也今以爲定例討年取用此惟戶部自知之非本部所知也且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止逋欠

錢糧俱奉

聖母推恩有

詔赦免只有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可徵而前此南戶部尚書侍郎不行查恭署印者更代不常無人任怨致逋負益多卽如水兌新議改折而江西樂平縣自三十九年起至今未解一分太平府屬則通府止解三十九年一年此後亦一分不解見徵如此

何有於舊負哉今查南京自三十九年題
准免改折後費倉米益多各倉見貯實在
粮米僅三百五十三萬有奇尚有守支過
耗虧折不及北京一歲漕粮之數也查得
萬曆四十五年一年官軍實支本色米五
十二萬八千七百六石五斗九升以此例
之則南粮不足以供六年支用萬一地方
有事軍士補復原額則一二年而盡矣非
甚裕也至於江北倉黑豆足支四五十年

者緣江北操馬甚少每年六箇月只放一
百八十石故也實在九千九百七十二石
腐者十之七八已成灰土即議改折四五
年亦須間徵本色已腐者馬不肯食也然
折徵甚微欲以足
國亦九牛之一毛耳恐聽聞之誤便以
留京米豆可支四五十年輒欲折價濟邊豈
知今歲取銀二十萬庫中所存不及四萬
則每年二八月折色已無銀可給矣嗷嗷
待哺之衆能保帖然無譁耶今該部題稱
欲將南京各倉米穀豆麥等項改折二年
查倉麥原係折色其水兌粮米先該巡倉
傅御史題
准改折一十四萬止存本色一十七萬除兌運
軍行粮彼處兌支其餘水兌米不足三月
支放又南京四門倉米一萬六千餘石原
係守直官軍口粮逐月支放及國子監會
同館神樂觀犧牲所拜

神宮監局等衙門各貯米豆麻穀俱供應
奉先殿
孝陵及内監酒醋織造工匠各項支用僅敷一
年無有羸餘光祿寺白粳米一萬七千石
已經該寺題折四十五年一年今亦無容
議折細籌之惟有將四十六年分江西湖
廣直隸歲該倉米共五十七萬九千二百
五石内江西府屬該米三十一萬四千五
石照例每石折銀五錢該銀一十五萬七

千二兩五錢湖廣府屬該米二十六萬石
每石折銀五錢該銀一十三萬直隸州縣
該米五千二百石每石折銀六錢該銀三
千一百二十兩共該銀二十九萬一百二
十二兩五錢黑豆每歲約該一萬五千九
百九石九斗每石折銀四錢共該銀六千
三百六十三兩九錢六分內旌德滁州來
安全椒四州縣上納江北應天倉黑豆應
自萬曆四十六年起改折五年其餘倉粮

米豆止應暫准改折一年以一半解助北
部至四十七年仍徵本色至於米豆隨粮
席竹等銀領係修理倉厫所需毫不可缺
俱應照舊一併徵解其節年拖欠米豆自
三十五年起至四十三年止有已改折者
有未改折者今俱議改折移咨各省撫按
嚴行查催裁入考成已徵在官者剋期起
解拖欠在民者准作三分每年帶徵一分
限三年全完候四十七年終查明將各省
各府完過銀兩筭明三分之一解部濟邊
另令各省直每年終將完過改折若干呈
報戶部以免有名無實槩來取用其四十
四年四十五年未解米仍聽本部督催以
給南京軍士若前此水兌改折米此時南
京無四萬之積決不可再來取用如此則
於南猶未甚病於邊亦可少濟不然則南
戶部各官惟有棄職而逃耳等因案呈到
部臣等看得

留都根本重地粮餉官軍命脉攸關酌盈濟
虛兵食充足係臣職業雖遼左危殆之秋
亦江南戒備之日既不可漫分畛域以失
纓冠之義又豈可詎無隄防以貽脫巾之
虞臣查先年傅御史題
請改折水兌本爲南帑匱乏之故未聞專爲北
部而割去南米也戶部槩認三分之一以
爲已物殊失初議之意乃如江西樂平縣
之全然未解太平府屬之止解一年曾何

濟南帑之萬一南司農之屬且追悔當年
之囘咨爲失策矣自改折至今七年之間
僅完二十四萬六千二百六十四兩五錢
五分以三分之一充餉計之亦只該八萬
二千八十八兩一錢七分前四十二年奉
旨借五萬兩四十四年借二十萬兩比又奉
旨取二十萬兩已解過一十五萬兩餘五萬兩
候催到續解則五倍八萬二千之數矣以
所得二十四萬餘而反取至四十五萬是

改折不能爲
留京用而益重
留京之困也若以四十五萬爲別借不係水
兌米則南京止有此軍糧寧別有天降地
出之銀可供北部恣取耶在戶部操天下
利權有司入
覲時例得稽餘糧完欠方許給由陞遷尚不能
督責有司而能令南部督責令其全完耶
今倉糧無六年之蓄帑金無半季之存支
放少遲鼓噪立至臣能談笑雍容以空手
揮之使退耶故明歲倉糧但敢量議改折
一年以其半解戶部一半留給南京軍士
此後年分仍應徵解本色還南京用此外
斷不敢多議以蹈割背肉醫腹瘡之害且
嘉靖末年侍郎黃懋官因缺糧被軍士毆
死其事猶在故老耳目北部亦聞之乎臣
代庖計部三兩月且思息肩似可延捱以
俟後人但兵食相須無食則無兵臣責任

謂何而可悠悠漫視哉今雖軍士補不足
額糧若有餘但自朝鮮中倭以後既設水
陸兵三千名而改折金衢紹三府水兌米
一十七萬五千餘石以充兵餉及織造支
用又將大小教場
神機營標營新江口營各抽出選鋒共一萬
一千六百六十名每名除月糧一石外有
增鹽菜銀二錢者有增四錢者一歲共該
銀四萬一千五百餘兩有增軍之實無增

軍之名俱在後次改折銀内通融動支折
色既增則本色益減故三十九年以後進
倉米不及舊時一半即使盡完亦入者五
十餘萬石出者五十餘萬石有何可責況
強半不完哉南京安危關係不小既經冬
司會議前來相應照例具
題除將原存水兌粮米及四門倉會同館國
子監犧牲所神樂觀并
神官監局等衙門米豆麻穀照舊仍徵本色外

姑將應解萬曆四十六年倉粮江西湖廣
照例每石折銀五錢直隸每石折銀六錢
各倉黒豆每石折銀四錢内旌德滁州來
安全椒四州縣上納江北應天倉者應改
折五年其餘俱改折一年以文到爲始催
徵俟四十七年終通筭完過若干以一半
解戶部濟邊其席竹等銀原係修理倉廒
額需仍應照舊徵解南京其三十五年起
至四十三年止節年拖欠本折米豆亦通

徵　色咨行各該撫按嚴行催督載入考
成已徵在官者剋期起解拖欠在民者作
爲三分每年帶徵一分限三年全完亦以
文到之日限每年終通筭完過若干以三
分之一解戶部濟邊餘留南京支用必須
以實收之數分別南北解留無得南坐拖
欠虛數而北坐實收盡行取用其四十四
年以後見徵者仍徵本色解給南京四十
七年以後亦難輕議改折其水兌改折米

原議本無三分之一解部濟邊咨案具在
無得藉口爲本部所許再來取用且北部
南部各有職掌
國家官軍誰不待哺如近日
明旨所云但有前奉
旨那借南部銀兩嚴催解部以濟急用而已而
部咨徑云將各倉米豆穀麥文到即便轉
行原派各省直府州縣盡行改折二年解
充遼餉夫以南京百萬軍民而兩歲無一

金之入斗米之輸軍士有不吁嗟狂逞者
乎此何等事情而商権未聞作文屢至臣
不知其解也再照北部咨開如南粮拖欠
舊例年終条罰近來未見毅然舉行欠者
不罰則完者觀望而生怠合無將累年拖
欠於年終
奏報照例嚴行条罰造冊報部以憑覆
請此則前此爲南戸部者實多因循臣愚以爲
爲今之計惟有擇用督粮部臣假之事權

俾歲歲舉劾其所舉者雖不得比撫按正
薦亦當視撫江巡鹽屯倉各差作爲傍薦
大計之年得如總河南贛撫院冊報賢否
以備考察如此則有司稍知嚴憚而南粮
或可完至十分八九矣若計不出此徒將
南粮盡數改折解遼且以拖欠虛數責南
部解銀是驅南京百萬軍民入於死地不
出一年大禍立至臣棄官而歸不難但恐
無人敢爲南京戸部者耳伏乞
勅下戸兵二部及戸兵二科會議停妥覆
請定奪施行果臣等言屬虛誑自甘狂妄之罪

酌議調停均運疏

題爲疲逞船甲兩空經年苦累無補謹酌議
調停以裨漕務以救官軍事武選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據南京水軍左衛掌印指
揮楊廷棟呈稱本衛原額漕船壹百玖拾
叁隻分爲叁帮領兌直隷并江西粮米奈
緣甲疲船鈌苦累運官數拾年來幾遇選

用如蹈湯火蓋目覩指揮千百戸陳懋忠
等拾數員或禁斃囹圄或傾蕩家産或降
革祖職或刎縊捐生以致
國課虧欠萬餘其有船少人多及近奉沙汰
遺有空甲如錦衣等衛差少軍多易於僉
補請乞特賜通融准將本衛積鈌船甲量
於減汰有船各衛分派洒帶移咨漕撫軍
門轉行錦衣旗手貳總除增船各衛原定
水次俱咨照舊領兌應天府漕粮不便紛

更外川將新增帶運各船比照蘇松常鎮
肆府挨年均派水次事例某衛派帶糧船
幾隻撥兑某府某縣錢糧至於隨船甲軍
亦照近日大船軍數僉補依例支糧而水
軍左衛尚存漕船若干隻分作貳幫選官
督領則船甲既已通融缺欠易於僉補再
查漕運通志弘治柒年巡撫江西彭都御
史奏
請安慶衛運船軍少差多將該衛額船貳百隻
內減撥伍拾隻與九江新安貳衛分領載

在志書可憑各緣由到部奉批武選司同
操運分司議妥報奉此案查萬曆肆拾叁
年據廣洋等衛掌印指揮李管等具呈欲
將各運衛船甲裒多益寡酌量丁力通勻
增減若造船底料除見今沙小改大自有
應抵充數此外各減船衛分照數送增船
各衛領造已經各衛掌印官會同公議外
今將錦旗貳總所屬均攤數目呈乞俯從
區畫稍蘇積困等情到司案候查議間今
奉送據水軍左衛條議前事奉批前因該
本司署郎中事主事王宇會同操運分司
主事龔承薦看得今運務廢壞極矣船甲
兩空僉造萬難如廣洋江陰橫海龍虎龍
虎左水軍右豹韜左龍江左右皆然不獨
一水軍左也灑派一節今日所宜亟議者
蓋各衛運船不齊有多至百六十隻以上
者有少至貳十隻以下者向原酌丁力勻
派乃今人戶消長衛事變更昔簡而今繁

者雖少增不病其厲昔設而今乏者非少
減亦甦其困窮則變變則通此其時矣夫
選定而議裒益彼居逸者誰肯分勞本司
當黄選之先曾諭諸衛公議調劑時各運
爲未定之任而各官爲無著之身故皆出
公心言成石畫酌盈濟虛誠急救運困第
一義今無依各衛議單轉咨漕撫軍門照
安慶衛減派事例轉行錦衣旗手二總將

各增船衛分除原派水次照舊領兌外其
新增船隻隨照蘇松等處勻派兌運隨船
甲軍亦照大船軍數僉補庶官軍積困少
蘇而
國課亦不致虧損等因具揭稟堂奉批准依
咨衛議單將船酌派其增者不過數隻其
減者則有拾數隻所謂衆擎易舉不偏累
壹衛誠救偏補弊之良策也速移咨以便
來歲新運派行繳奉此案呈到部已經移

咨漕撫軍門酌議去後旋接回咨稱漕船
原有志額即安慶衛前改亦曾奏
請隨經劄行漕衛道覆查議妥通詳以憑會題
增減仍督行加船各衛掌印官一面照部
議將旗軍僉定漕船造完通取名數覈實
呈報以俟來歲舉行等因在卷先是萬曆
四十四年五月初六日該臣黃克纘等
題爲復船廠恤軍困以裨漕務事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續於本年七月初五日該
工部署部事右侍郎林如楚等准工科移
會訂議確妥復
題奉
聖旨是欽此臣等即移咨南京工部將各衛運
糧船隻缺少者見行龍江廠管船主事一
面督造外其增減漕船一節當此造船之
時正宜派定以便僉甲領運而總漕舊者
將行新者未至不便會
題又經行據武選司署郎中事主事龔承薦

會同操運分司主事謝璉復看得各衛運
務之困敝其從來匪一日矣不得已而議
復京造議灑派兩者皆補捄之急務誠相
爲表裏者也茲京造之議幸已欽奉
明旨准復龍江關舊制矣第諸衛時事互更而
漕船定額猶昔假令膠泥故常不一通變
則困者益困敝者益敝彼船多運繁者已
苦於莫支不勝偏瘁之虞而船少運簡者
復媮於自佚無異秦越之視若是而責其

運務克濟必不得之數也通查水軍左等
衛共船一千三百五十三隻見鈌船計二
百二十八隻今船廠既復則漕船之鈌壞
者已可次第修造其間孰多孰寡應減應
增斟酌調停正惟此日各衛已具有均派
議單并結在案合無照安慶衛減派事例
量爲加減庶損益合盈虧之宜彼此得共
濟之義專候具
題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該臣看得各衛運船

額有多寡所由來久矣原係酌軍丁之多
寡參物力之盛衰行之已一二百年似難
更易但丁有昔多而今少力有昔盛而今
衰若不爲之均其勞逸則富且多者得以
偷安貧且寡者不堪憔悴必至舉公家之
事而盡壞之此貴粮棄船之弊所以種種
疊出也今欲合各衛而均攤之在力之有
餘者多數船不見其重而在力之不足者
減數船則見其輕且軍雖各衛而同在

留都皆
朝廷所養育之遺黎也譬如人家父祖在上子
孫盛衰不同自當合力供養若貧且弱者
不能養而富盛者坐視不顧曰吾之供養
無鈌吾事畢矣豈得爲孝子順孫也哉今
各衛掌印官俱已會議妥當視力之不足
者減有餘者增於二十五衛之中裒多益
寡咸得其平其餘難以增減者悉仍其舊
此雖下恤各衛之私而實上濟公家之務

南都首善官軍素稱好義此其一徵矣既
經司官具呈前來相應具
題伏乞
勑下戶部如果臣等所言有益運務覆議上
請將錦衣旗手二總所屬衛分船隻照後開船
數應減者如議減派應增者如議量增除
各衛原派水次照舊領兌外其新增船隻
照蘇松常鎮事例均派兌運隨船甲軍亦
照大船軍數僉補以後永爲定例咨行臣

等及漕運衙門遵奉施行

優恤援遼疏

題爲優恤援遼官兵以慰忠魂併乞
聖明因敗思奮以收後功事職方清吏司案呈
萬暦四十六年閏四月十二日奉本部送
准兵部咨內開奉
旨援遼調取南京水陸官兵坐營都司姚國輔
等三千一員名刻期出關隨經本部會同
各該衙門於本月二十日督發起程前去
續於本年八月二十三日奉本部送准順
天巡撫劉　咨開將姚國輔所統南兵嚴
行挑選出關一千八百六十五員名其餘
一千一百三十六員名俱發回南等因備
咨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竊謂蠢茲小
醜陷遼城堡殺遼官軍致動
天威赫然撻伐以天下之全力制一隅之小夷
宜奴酋授首不旋踵而底定矣詎意奴賊
奸狡以虞待不虞彼練兵借兵伏兵以邀

我而我兵無勇無制無謀輕入其伏中之
將亦喪師六萬委骨南京將士亦與俱亡海
西燐火盡是忠臣義士之魂肅愼遺墟猶
入孤兒寡妻之夢此固大將之自送死亦
或天心之未厭亂乎近覩御史楊鶴題爲
戰骨堪憐忠魂未慰事奉
聖旨這所奏東征陣亡文武將吏軍丁爲
國捐軀忠魂可憫已有旨查明優恤便酌
議來行欽此除各官贈謚立廟及錄後等
事聽候查明另議外臣等仰體
聖意將原調官兵數內已經陣亡者同各司官
郎中楊嘉祚林文熊謝璉員外郎方道通
孟紹康主事洪啓聰沈振龍鄒維璉於該
營遥望設祭臣等將至教場則官兵父母
妻子哭聲震天老壯孩童拊膺投地自非
后人能不傷心垂涕及諭以死得其所雖
死猶生今茲祭奠優恤以荷戈小卒至動
聖明留意其恩一何厚也乃始收淚呑聲忍痛

受卹坐營都司姚國輔家屬給銀二十兩把總張應豹等二員家屬各給銀四兩哨官吳大憲等七員家屬各給銀三兩目兵幷各官員下家丁馬丁等項人役共一千三百六十五名各給銀二兩尚有營官查無家屬在京目兵一百七十三名未經優卹其未亡見在遼東操練者生還書記曾抄一冊具有姓名儻其遠戍絕域萬死一生把總哨官張大本等家屬共給銀二兩

六錢目兵二百八十一名每家屬給銀五錢以上優卹幷辦過祭帛等項通共該銀二千九百三十二兩一錢照例於本部車駕草場銀內動支給散訖生死一蒙優卹存没均知感激破涕成歡有驎斷而思擊賊者矣臣因是而竊有慨焉遼左敗衂疆埸喪氣去者不可復返死者不可復生今茲賑卹雖以旌忠於泉壤寔以垂勸於將來昔勾踐小國之君耳兵敗於吳備嘗恥

辱誓以必報其憂勤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問疾葬死老老慈幼大夫舌庸苦成皐如等皆得進對以盡臣下之長其自奉也非其身之所種不食非夫人之所織不衣十年不收於國使民有三年之積其用人也四封之內百姓之事委之大夫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委之范蠡其長育人民也令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

其父母有罪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其爲計若此之遠也今

皇上深居高拱近臣不得見面小臣不得聞聲時以封章言事亦未知得達與否其憂勤何如也金銀山積而吝不肯發惟搜餉於南都派銀於用畝且索珠寶催織造日以益急其自奉何如也枚卜不報會推不報考選不下庸才而有內援相繼秉麾高才而鮮私交虛煩啓事其用人何如也頹城

不守殘兵不練土著不補任虜殘暴莫之
省憂多徵遠兵疲人道路輕撤邊備以啓
釁端其於生聚教訓何如也書曰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
皇上欲收後功則怠荒宜戒於用人行政募兵
處餉宜鼓舞一片精神以爲臣隣之倡不
然急則徵兵緩則拒諫殺數萬不能使之
驚破數城不能使之怒優柔養寇任遼左
日削海内日困以至不可救藥雖吊死問

傷竟何益哉臣干犯
天威不勝隕越惶悚之至

題議裁差船疏

題爲部帑取用已空快船濫費宜節懇乞
聖明稍裁差額以裕財用事本年六月十八日
據南京外守備差官賫到兵部咨内稱遼
警時聞救援宜棘彼中新舊之兵尚計六
萬有奇宜急買馬二萬匹共銀三十萬兩
各省募兵應預買馬一萬匹用銀一十五
萬兩與在廷諸臣計議應太僕寺出銀十
萬兩戶部那湊銀十萬兩南京兵部借動
銀十萬兩南京戶部借動銀十萬兩南京
工部借動銀十萬兩爲目前買馬之用等
因萬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具題二
十八日奉
聖旨遼事緊急這馬匹等項及借銀諸事俱依
議欽此欽遵合咨前去煩爲照本部題奉
明旨内事理卽將原題内借動銀十萬兩希速

照數兊發本部差官星夜領運前來以濟
燃眉急用萬勿遲延致悞軍機等因到部
送司案呈到部爲照兩京各部俱有職事
錢糧各有編派北部之多至于數十倍以
其所費者多如鶴頸之長不可截也南部
之少亦至數十倍以其所費者少如鳧頸
之短不可續也若各部俱加樽節則額派
之數歲用自裕日積月累多者可存數百
萬少者可存數十萬何至一遇事變輒稱

置之而取給於留京哉夫留京之財皆
朝廷之財也以
朝廷財供邊境用臣等亦何辭以爭顧其所積
有限所取已竭不得不爲
皇上告且爲戶兵二部告也南京兵部每歲江
西湖廣派有江濟二衛馬快船料銀八萬
兩又南直應天等府派有柴薪直堂等銀
二萬餘兩爲南京百官支用此項歲入僅
供歲支並無贏餘此外惟有近京牧馬草

場地租銀一萬餘兩計一歲所入除柴直
外不過九萬餘兩萬曆四十二年臣將之
南京到任聞部庫中尚積有九十餘萬而
是年兵部借去十萬兩矣四十三年秋臣
至南京庫存不過八十餘萬兩而戶部又
於四十四年借去五萬兩是冬南京科道
晏文輝郭一鶚等查盤臣部車駕司共有
船料等銀八十六萬二千[illegible]兩有奇此外武
庫司柴薪等銀僅有[illegible]

三錢職方司地租銀僅存七百七兩一錢
此四十五年春間實在數目查盤疏冊具
在科中可覆按也自建夷作亂以來戶部
復二次借去銀三十五萬兩今兵部又借
去銀十萬兩共四十五萬兩是船料銀爲
一奴夷已去其大半矣雖省直時有起解
而數止八萬計每年黃馬快平船六百七
十五隻修造差使及水夫工食用去銀五
萬五千一百餘兩操賞各營及買馬發操

丁劄紙劄武舉盤費又遣援遼官兵安家
製造軍器旗幟會同舘馬夫工食共用去
銀三萬餘兩視原派八萬兩即使盡解已
多用五千兩況省直拖欠且過半乎臣部
庫中見存有三十餘萬兩僅足三年支用
此時又將有
三王分封若一時用船五六百隻每隻修理
及水夫守候工食須用百餘金又去一年
之積萬一地方有意外救荒除暴等事則

一費立盡不誤根本大計哉臣於兵部所取十萬兩不敢爭也惟待差官到日陸續起解耳語云竭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今南部之積可謂竭矣坐視其竭而不爲之計是在事外者既以他部之財不甚愛惜而用之有侈心在事內者又以

朝廷之財不必苦爭而與之無吝意將坐而待盡矣臣惟理財原無別法不過開源節流四字南兵餉糧無源可開則惟有節之之

法而已查得黃馬快船每年長差例該一百二十五隻如春秋

龍衣二十二隻二次鰣魚及乾共三十二隻畫匣板枋八隻制帛膳盒鮮筍苧布竹器及種薑鮮菓萊臺等物該船六十三隻若使船皆裝滿則此一百二十五隻用不及今然舊例額船百隻在灣守候以備不時之需前人所議良有深意且

天子玉食萬方則每歲用百舟以

貢亦不爲過臣不敢議裁無已則內有裝枇杷三隻楊梅五隻此二物者熟時從樹摘下亦酸澁不堪

上獻況水行三千里爲水漬壞其味發變食之傷人腸胃是可裁也短差船一百十五隻除新茶木樨煎香橙薑菓及司禮御用二監杉條船照舊外內有裝大木三十八隻雜木二十一隻銅器四十二隻又間年飛差派有官人板船四十八隻此二款者其

初每年一綱不過用船七八隻五六年來或二三年積併作一差增至數倍若使其照船實裝則減去一半猶可附載他物臣愚以爲明歲此四項船隻可減去一半苟木得至京何必多用船令水夫得私載貨物因以爲利也如此一歲可省三四千金夫月月而積之至歲必增歲歲而積之至久必裕臣區區徽私願爲部帑節流者如此亦塞漏卮杜蟻穴意也如蒙

皇上敕下兵部覆議
上請將臣所議長差船裁革八隻短差飛差船
減去七十五隻容行臣部遵照施行仍諭
戶兵二部此後無得輕易借銀使臣部得
息肩十年爲苟且自完之計不惟部帑可
增涓滴而
皇上崇儉美德亦與天壤共垂不朽矣

改任辭疏 萬曆四十七年七月改戎政題

奏爲酬

知不敢辭難量力恐至僨事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事本年七月十一日
接得邸報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黃克纘改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熊廷
弼已有旨了欽此臣荷蒙
拔擢委以股肱付以軍旅上應羽林之星近
接文昌之座又適當遼師屢敗城郭再陷
畿輔震驚
九重旰食擇人而使望之何殷臣感激
恩遇所不矢以身報者非人臣也除設香案
望
闕叩頭謝
恩外宜卽時趨
命以明急公之心但稽舊例凡二品遷除俱
當疏辭以見大任不敢遽膺進退必當有
禮雖在倉卒不可廢也且人臣事君旣度
其時又度其才時方急人而才足以勝之
如是而辭則爲避難時處其難而才不足

以副之如是而辭則爲審已今臣非有之
才耳生平居官素乏之建豎州郡連率幸不
隕越至於南樞則分量已盈矣今
國家何等時外侮方興內治未備營伍廢弛
軍容單弱勢家官寺占役月糧按籍則十
萬有餘荷戈則一萬不足必能任怨任勞
庶幾以漸清理而臣年已七十有一右臂
常患麻木志旣就衰力復非健而上下左
右之間未必能信臣之言行臣之志徒負

以下原缺

賦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甫栢臺賦（為李本寧太史作）

客有遊於雲夢之澤聞楚翰林主人善作奇字造而訪焉主人曰不腆先人敝廬有二栢焉方伯公之所植也不肖孤行役於外以燥濕之不時僅存其一迨歸自嶺北乃為臺而移植於此子其為我賦之客曰唯唯蓋聞子虛之誇雲夢

也包衡巫以為林窮七澤以為囿木則楩楠豫章果則樝梨橘柚草則蘭蕙芎蒲芷若射干雖茳蘺蘪蕪之微咸傍蒐而曲狩然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而賦中所載乃於斯之獨漏豈其所謂苞括宇宙總覽人物者徒誇示乎盛覽終綦組之難富夫香草細物幽人象之松栢巨材君子象之詳於小而略於大雖長卿其若茲乃知方伯公之所植將以大材而見貽宜後世之剩溉閱千歲以離披主人曰楚之雲夢猶齊之有大野也雙栢植而材不為之多眾芳萎而材不為之少願以他規客曰古稱喬木樹之百年國之家亦宜然故觀椅桐梓漆之詩則知材[illegible]之所由裕觀松栢斯兌之詩則知世澤之所日綿且獨不覩夫鬱鬱葱葱者乎斯亦佳氣之聚焉故世鮮百年之人而有千年之木在闕里之檜樹干雲霓而上矗蹐孔聖之遺澤至今猶勃然其足踰緊君侯之先代指李樹以誕育稱通家於世世接孔鄰之芳郁從柱下以迨茲為

江漢之望族微斯栢之盤鬱孰表夫李氏之華屋主人曰故國喬木予輿所識若闕里手澤則小子何敢望焉願以他規客曰荊州之賦載於禹貢厥田下中作乂雲夢菌簬菁茅礪砥磨磬至於栝栢獨堪梁棟此天朝之所需與杶榦而並重在君家之子姓多丹穴之鸞鳳方謝庭之寶樹肩達适之伯仲爾其游息於篇草之圃偃仰於翠栢之傍思先人之手植咸奮迅而神王藉雨露以滋培飽風霜而條暢作周家之楨榦

備栢梁之雄壯則甫栢之寓意宜世世雲仍之
不忘主人曰展氏以柳下著姓而柳之爲物蓋
微馮氏以大樹得名而樹之取類抑末且杞梓
皮革皆楚材也何必栢願以他規客曰漢之亞
相寔居烏府樹以列栢表厥位宁夫其總攬紀
綱爲國儀羽應地五嶽承天八柱類斯栢之直
節竦千仞而難伍與黃中通理之槐均上公朝
位之所宜處罘蓼心之天夭具繁刺而楚楚緊
君候之尋人類翼翼之山甫旣賦政於方外將

淩職之待補爾乃保身明哲乞歸將父謝事紫
薇結盟芳社豈其將遺此志於後人而植斯栢
於堂廡也主人曰李氏之栢無心植之王氏之
槐亦無取焉願以他規客曰櫟社之樹枝拳曲
而軸解咶之則爛嗅之則狂酲棟梁而罔中於
匠石其何擇亦有楸栗以材自殆長僅及於數
圍壽不逾乎百載或斬爲狙猴之杙或伐爲高
門之楔不若旣棄材亦有悔豈若此栢蒼然嵓
嵬旣蓊鬱以全神亦亭亭而露彩不貽訕於擁
腫獲培養於眞宰老楨幹以俟時遠斧斤而弗
害葢材不材之間乃方伯公之所以自待退不
長卿於山林進不爭榮於僚寀無心巢許何羨
元愷撫斯栢以徜徉憐貞心之不改易世而後
遺風猶在主人曰用舍行藏孔有明訓漆園之
論非其至也願以他規客曰蓋聞木有靈椿其
爲春秋也蔦有六千又聞樹有蟠桃其花而實
也各以千年誠恍惚而怪誕何長存而久延豈
莊生之詭說抑方朔之諧言疇能植之逍遙之

圃抑詎禱之汎濫之淵惟斯栢之婆娑稟木德
之獨全幹凌霄而翹竦根入地而蜿蜒吸雲氣
之浮涼漱微霜之凝涎與天地兮比壽與金石
兮同堅麝食之而臍香貂餐之而毛妍樹之者
蔣亦松之與游培之者庶服食而成僊豈謝長
秊於龜鶴而美遐齡於彭籛也主人曰淮南桂
樹已成陳迹顏柳金城徒茲慨歎且樹猶如此
人何以堪以是思哀哀可知矣願聞其他客曰
華實之木其種實繁三百篇識之而不備爾雅

存之而不論然皆隨榮枯於造化任消長於乾
坤逢勾芒而甲折遇蓐收以斷魂鷩鶗鴂之一
鳴嗟衆草之不芬洞庭波而喬然者葉脫白露
降而天然者歸根爾乃保合太和巋然獨存淒
風不能爲之蕭盛夏不能爲之熱長育於雨露
而忘其潤凌傲乎霜雪而忘其冽閱朝華於屢
披覩夕秀於幾絕夫其蔚然茂者若忠臣孝子
不可撼以遇其挺然直者若志士仁人不可挽
其轍古有禹臯都俞伊呂調燮咸忠貫日月誠

開金鐵亦有逄于壯激夷齊高潔周公托孤子
卿持節見危致命剖心瀝血東海運而不溢泰
山壓而不折豈世變之所能移誠孤高而巀嶭
故板蕩方之歲寒後凋比之勁節豈直其童童
翼翼者爲可敬蔚蔚芾芾者爲可悅哉請酌酒
酬酢而爲之歌歌曰植瓊枝兮中庭歷冬夏兮
青青枝東西兮交讓感遺物兮涕零築高臺兮
移植寄遐思兮儀刑使嚴霜兮擁護堅晚節兮
娉婷發天籟兮清風團翠蓋兮曜靈上有雙棲

之白鶴兮下有羣飛之鸛鴿何必托處於巖阿
兮長伴 雨於寘寘於是主人避席而謝曰先
君子之植此栢也義取天保之卒章焉不肖孤
懼不克負荷子幸教之敢不益封殖此樹以無
忘吾子之貺

渡湘沅賦 余四日間渡湘沅二水但值風雨感而賦此

我行自楚望湘沅之洪流於彼江潛上有九疑
綿邈之峰下有洞庭沆瀁之浦駕輕舟而欲濟
嗟風波之爲迍雲翳翳以迷津雨濛濛而蔽宇

何天吳之妬人魚龍出沒而吼怒吾聞子胥沉
江其神爲潮無乃屈子於焉逍遙慚弟子於宋
玉令巫陽而下招惟屈子之忠憤雖魚腹兮諒
千秋其不化使江水而可竭兮吾乃如夫子之
所舍令夸父吸此二流兮夸父告予以不暇令
精衛發憤而塡木兮歎木石之難下吁嗟屈子
固將從彭咸之所居兮又何恨於魚腹上官子
蘭雖專楚兮孰云巢破而卵不覆郢都既夷兮
秦社亦屋明德之後亡非一姓兮胥何異於轉

幅自古必有一死兮孰令人千載而痛哭沅有芷兮湘有蘭思公子兮水雲間余既濟兮風雨霽隱隱見南嶽之蒼山

叢菊賦

朱大參菊花一本兩莖開黃紫二色授簡索賦

西風兮嫋嫋白露兮爲霜百草兮搖落而變衰有叢菊兮獨旖旎其芬芳鏤黃金以爲盞兮雕白玉而爲盤惟根株之殊種兮斯形色之實繁何此菊之曾敷兮雙幹挺而競美抽黃英與紫艷兮本同根而異蘂物固有以人而勝天兮若

夭桃之奪郁李玆造化之自然兮豈人力之所能使若乃雕闌晨倚絳帷初施含曉露其未乾映朝陽以生姿則有皇英二女湘水二妃施黃紵而爲裳裁紫霞而爲衣望夫君於蒼梧鴻渺渺而高飛若乃月明如素清香微發對立霜前其寒刺骨則有首陽兄弟採薇充饑不食周粟奚以國爲雖形影之漸瘦亦鶴立而追隨則斯菊之大節固髣髴其若斯昔騷人之托興兮餐菊英以却老比木蘭之墜露兮潔清可薦於秋

吳使靈均見此雙美兮棄荃蕙其如草信主人之修姱兮將顏色之長好則斯菊之爲瑞兮固齊芝蘭而共寶於是主人滌觴醉客授簡賦詩結歲寒之盟而退

栩栩園賦

漢川尹公有啓世之量年逾弱冠卽通籍金閨游歷中外以鴻才亮節冠冕一時至是以中丞之節來鎮齊魯雖婆娑於九列非其好也曾營別業於漢水之南鑿池種樹爲老焉之計而世

務羈牽夙懷未遂乃爲圖置之奚囊朝夕展玩庶幾若宗少文臥遊其間名之曰栩栩園而使顧彪生爲之賦客有私於生者曰園名栩栩豈非有慕於蒙莊而與夢蝶同其適哉生曰然客曰夫周楚之隱士也犧牛楚相腐鼠千金怡情濠濮寄跡雲林方且逍遙於無何有之鄉壙埌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而寢處其下如是故能栩栩也若乃王公大人馳騖乎竹帛之場雍容乎鐘鼎之囿辟闢可圖奚徘徊於蝴蝶姬公可

莫何想像乎莊生故王孫不歸巖壑以之無色幽人未返猿鶴望以生愁而厲實意於狗華提空名以向寂蒙竊惑焉生曰若客所言殆以井蛙而測深於重淵以夏蟲而議寒於凝冰也夫君子或出或處惟時之宜大隱不隱道固委蛇將中可法何必由夷故或釋耒耜而作阿衡或棄綸餌而為帝師咸潛鱗而待躍亦鼓翼而俟時何必處之是而出之非彼之信而此之疑哉請告子以尹氏之事周之中與翼自吉甫穆如

清風雅頌所廻道及翁歸著聲三輔奕葉相仍宅此江滸有煒中丞兼資文武天才綺練人倫攸黼雲橫八極作霖下土迹其宦轍所至寒谷為春故能使鄭僑讓惠咎繇遜仁邁龔黃之治行媲召伯之南巡方召謝其捷伐而伊呂揖其陶鈞也然猶以為道固隆而不替時有屈而代伸故進不忘退貴不忘貧處巖廊而思澤藪當秉鉞而憶番綸於是闢地數畝於漢之陽亘以長堤周以短墻結茅為屋引流為塘庋幾伊人

宛在水中央花樹之植紅碧成行疏可容徑密不蔽尤其木則霧椿檜栢棕樹甘棠堤垂檉柳井覆梧桐玄實之槐香脂之楓節目魁瘣條幹龍從依稀五柞彷彿長楊其竹則會稽綠筠楚地蒼筤淇園篠簬湘浦篔簹根本叢緻枝葉密蒙襲清風以鳴玉待明月而棲凰其花果則菌桂桃李杏梅橘柚石榴夏熟蕙蘭冬秀烏椑大谷低垂密覆菡萏芙蓉同姿異臭木槿朝披夜合夕簇皆含雨露以滋生順陰陽而應候又有蹲

鴟可飯蘋蘩堪薦雞頭菱蕨碧之為麵瓜瓞蒲盧尊芹葵莧野老懷以上獻季鷹思之入饌至於麗留水族清池並蓄鰽魦鰋鯉鰱鮒比目縮項槎頭瀺灂跳躍或翻萍而吹浪或負氷而就旭羽毛之奇雖非所珍樂我園林厥性自馴鷺斯鴨鶩鶴鴒丹鵝伯趙司秋玄鳥司春風月之夜烟雨之辰聽彼好音用陶吾真近則河流遶舍舟航來往湖水不波青天下上菱歌棹唱耳聆心賞遠則九嶷蒼烟衡巫朝雲洞庭微波落

卜紛紛因征鴻以送目吊垂華與湘君主人乃席薜荔衣芰荷撫瑤瑟酌巨羅攤青史發謳歌歷覽既畢繼以慨嘆曰嗟乎此地圖周室諸姬之所宅也芊姓之君實盡俘之以廣其阡陌蓋及今而三戶僅存覇業銷索俯仰千古江流如昔異府戰爭之所啟闢余得私而有之偕賓朋而暫適余亦於園何有惟是草樹之成列與夫圖書之四壁處則於焉盤桓出則載以方册歷幾哉四府可以長遊非魂夢之所能隔由是觀

之公之所謂遨遊者果形耶神耶形則尋丈之外不能相及必神也則宇宙之廣可旦暮遇奚區區一園之間哉且也天下皆夢也所夢而聲色勢利者迷也所夢而閑曠藪澤者覺也彼處富貴而夢山澤者非大覺乎必有大覺乃能知大夢也悲夫客之寐久矣於是客再拜謝曰鄙人不敏寔情斯義子幸教之乃遽遽然悟也願從公於園為逍遙之遊

綺岡賦

夫西北之美者有雍州之綠筠焉爾其托深根于陸海挺高幹于渭濱本虛中以植節體圓質而含淨浴甘雨兮沐清霜閱春夜兮歷秋晨吾綠筠之離離兮淨碧玉之纖塵類淇園之君子兮撫竹溪之逸人截之則嶰谷之參差兮固律呂之所珍雜隱處於腓側兮終芳名之難湮抽籜籠於旋月兮稟淑氣於大鈞低籠煙而鮮潤兮高映日而崢嶸來丹山之鳴鳳兮覽德輝而相親時迎風以爲籟兮發清吹於伶倫叅韶箾

之雅奏兮趨蹌乎有虞氏之臣鄰斯綺岡之玉筍兮挺高節而常新如松栢之有心兮貫四時而厥操維均即餘枝之偃蹇兮亦紺深而綠勻余怪夫禹貢稱箘簵與篠簜兮獨取之荊揚而遺秦君不見渭川之千畝兮傲霜雪而長春

歌

栩栩園楚詞

漢水瀰兮潺湲東朝宗兮不還望林皋兮莽莽依江上兮青山山中人兮何之控威鳳兮駕赤

蜹訪重華兮瑶圃將弭節兮崦嵫闞雲夢兮爲囿引江漢兮爲池植蕙蘭兮九畹種橘柚兮千枝屑瓊玉以爲粻兮挹沆瀣而爲巵白雲爲幎兮長松爲廈逍遥容與兮廣莫野過九江兮樹杪落銀河兮向人瀉魚游兮藻上蝶迷兮花下花下夢蝶兮人未歸山中桂樹兮自芳菲懷佳期兮夕往魂繚繞而依依願相邀於皓首兮返薜荔之初衣時不可兮驟得徒目極而心飛

少司徒郭公像賛 司徒殁已四年其長君携此像至齊余見之不勝存殁之感遂爲之賛傷時感事情見於詞

我思古人兮在竹素音徽既遠兮空馳慕我於今茲兮願見之蕭條今昔兮不同時孰謂今人兮不古處圖中之人心可許春風面兮鐵石肝薜荔爲衣兮瓊玉爲糈若與余兮目成欲訴生平而不得語鍾山峙兮江水流君思我兮散離憂觸龍鱗兮遭放逐雨冥冥兮風颼颼洞庭波兮木葉下我逢君兮在江夏居人示我兮墮淚碑羊公之德此其匹駕青虬兮入長安我思君兮借羽翰樹烏還兮井水溢覩鹵簿兮憶漢官君留燕兮我還齊心雖邇兮迹已睽忽返旆兮故國空山寂寂兮鵑鴂啼十年一夢兮前事俱非瞻此儀像兮淚滿衣世風頹兮孰砥柱彼虎賁之中郎圖想像其依稀羊曇痛哭兮西州路況披圖兮與公晤我欲贊君兮筆思竭空嘆息兮艱難之天步

觀兵東牟海神廟刻石

惟靈海之浩淼兮爲衆壑之委輸浮青天而無

際兮窮地軸於東偶吐日月於扶桑兮神功運而若無中包羅乎萬國兮裸人黑齒而形殊順則奉琛而鼓棹兮逆則顛覆於大颷斯華夷之一界限兮奚啻乾坤之粤區若乃東牟之爲郡兮跨渤海而形孤北隣肅慎於一水兮時飛楛矢之石砮東南臨淇波之渟滀兮島嶼列而嶔巘彼鯨鯢之異類兮時鼓鬣而揚鬐將陸沉吾屬國兮殆十載而稽天誅賴海若之効順兮殪長鯨於須臾吾戈船之森列兮若逝鵠與驚鳧暫

偃幟而臥鼓兮軍士投石而歡呼某叨東方之仗鉞兮敢特平而忘遠圖閱武而臨瀚海兮魚龍潛避乎舳艫酌卮酒以酬神既瞻廟貌而蹌蹌快大觀於宇內兮直將杯視乎江湖喜天清而波淨兮眺蓬萊與方壺有海市亘於長空兮恍惚乎仙人之所都悲徐福之去而不返兮嘆祖龍之誠愚第令海波長不揚兮詎非中國有聖人者乎時不可兮驟遇聊授筆於貞玞

數馬集卷之十一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詩

南皮河上弔成安君 五章章四句

陝泰存趙耳餘同功一王一侯積怨重瞳　河上草澤詭獵其中驕鳥楚漢誰者雌雄　夏說間說田齊興戎全趙既舉傳王何忠　耳念諸侯漢昭楚尊餘獨不然斬耳乃從　泜上義兵方索智窮嗟哉左車畫策徒工

汾州詠懷古蹟三首

天下晉公子閒關返舊國從者貪天功往往生德色飄然綿山翁長往不可即山高暮雲深千古煙灰黑

其二

東周已矣敝戰國生戎馬擾擾詐力鬥誰是尚賢者美哉魏國君師事方與夏流風寄汾水長日夜湯湯

其三

吳子守西河秦兵不敢東得士無異故甘苦與之同泛舟下中流欵欵効其忠一朝被讒去秦魏成雌雄

夜宿神池堡次壁上楊太宰萬司馬韻

天外黃花戍連雲百雉孤虜今鳴鏑否士復請纓無歲月冰霜積關河草樹枯和戎如可恃諸將莫愁胡

潞王席上應教二首

乾坤皇國大肺腑帝孫親王自全忠孝人同覩

鳳麟居鳳歌杕杜郢曲發陽春尊酒鶯花暮新詩寵使臣

其二

叢桂舊招隱更生老校書捲簾漳水潤倚檻太行疎賦就梁園日經存魯殿餘相如猶未吃應許曳長裾

寄謝李觀察有詩見懷用韻奉答二首

雲白朝横塞煙青夜泊沙陸離分寶劍縹緲泛星槎野戍臨風笛胡天入暮笳思君春復盡徙

倚惜年華

其二

之子黃河曲相思寄鯉魚寒煙春浩蕩鄴月夜
清虛憂國丹心在籌邊綠鬢疎應憐羈客暮隻
影下庭除

發壽陽夜至成晉驛

北望三關道風塵慘不開人煙仍絕壁野戍自
高臺殘月寒能照悲笳晚更催平生有壯志寥
落一興哀

登北嶽二首

大地雄西北恒宗況挺然四時寒有雪一柱翠
擎天氣壓中原壯名居五嶽先因之窮遠目歸
雁䎃風前

其二

北極標天柱峻嶒恩不羣秩尊同岳伯禮重憶
虞君守宙茲山在莘夷一塞分未能畢婚嫁仰
止意徒勤

清凉石 在五臺山是文殊誦經處

乾坤一片石萬古落空山寂寞禪關外虛無煙
譪間香餘花雨氣色帶苔痕斑說法人何在尋
眞自往還

出塞十韻

雁門稱絕塞北去又何之水渡桑乾曲山看恒
嶽危障雲凝朔氣澗雪漲寒漪霞彩明金甲塵
氛亂翠旗三冬多慘色二曜罷清曦戎馬思他
日軒車暫此時數家成井邑百里見茅茨短髮
朝仍落敝裘風更吹愁惟青鏡覺心有吳鉤知

信美非吾土悠悠我所思

岢嵐即事有懷李觀察 時芳

朝辭五寨南夕騁嵐州路物色澹郊墟山光明
旦暮蕭條見古臺絡繹起荒戍漢築趾仍存趙
城基半仆靈霄霽雪深漪水寒冰互返照射黃
河勁風來句注地形倚塞高天意飛沙怒野曠
叫鴟鳶穴深隱狐兔峯巒望外蟠雉堞空中據
久客此時心他鄉今夜度西方有美人淼淼隔
煙霧

冀門鄉吳太守同春之東省督學

才大今詞伯西曹憶舊僚分符吳國遠持節隴山遙桃李春風地關河雨露朝　九重思良牧三晉動高軺處處歌棠蔭人人賦黍苗龍章新拜寵豸繡荷遷喬月旦崇鄉論文光映斗杓望雲瞻岱岳觀海漲溟潮仰止心初慰朝宗路不遙況茲東魯士久聽有虞韶豈弟君爲式璠璵彼待琱何妨聲應谷堪信景隨標赤子攀征蓋綠楊戀去鑣鷹紳追濟濟書劍往蕭蕭因喜泰

茅拔還期鼎鼐調附驥心空切裁詩媿續貂

吊長平

可嗟乎長平之事幾千秋胡爲使我淚雙流括讀父書而已矣起小豎子何足尤四十萬兵滿天地可憐騈首啼相視智愚勇怯同淪亡徒使英雄憤異世

榆關懷古 按史記韓信張耳破代兵擒夏說閼與引兵數萬東下井陘口擊趙破成安君泜水上即此地

榆關關前勢偪窄小徑盤空僅盈尺車難方軌騎難列一夫當關可坐阨成安義兵二十萬眼底全趙如磐石深溝高壘計若施二將之頭旬日得迂哉儒生恥詐謀避敵弗擊恐非筴三萬奇兵不暫假二千旗幟變爲赤左車有計空自畫敗將曾奪上將魄千金生購解其縛坐之東鄉爲上客摧燕拉齊數語間漢家元勳今猶赫嗚呼千秋遺跡榆關頭古廟蒼蒼落日黑

戚夫人 讀史記留侯世家見戚夫人事感而賦之

定陶戚姬色盛時娥婀已衰寵漸移長子仁弱

孝子抱呂氏居守戚氏隨帝非戚姬不安席如意類我我將易況是夫人日夜啼玉筯綿綿沾君饋手提三尺英雄心對此柔如蠶吐白叔孫有舌空耳爲周昌期期爭不得縱畏盈庭逆耳言曾如繞膝傾城色傾城顏色舞婆娑呂眞若主可奈何鴻鵠高舉橫四海惆悵楚聲一曲歌歌一曲淚如雨妾身雖存誰爲主

邊城阻雪

平城塞上鈴聲發高鼻胡人作鈴卒江南遊客

吾探奇欲上長城覽明月黃昏列炬磧中飛夜
半鼓鼙天外歇天外寒多夢不成悵來朔氣侵
人骨罷雞梳髮望青天雪花片片當空沒萬里
流沙路渺茫百壘寒山勢硉矹況有雲中百里
程欲往其如山難越欲撥陰雲叩彼蒼天意陰
晴尚恍惚萬事變化難爲料豈獨雪花來倉猝
君不見今朝皤皤頭上絲昔日青青幘中髮智
者順時愚者愁莫損朱顏空咄咄

聽林將軍謳者彈琵琶歌

昔讀荊卿傳傷心易水歌千載漸離筑至今淚
滂沱壯士已陳迹哀聲同逝波馬上啼紅粧一
曲傷綺羅此曲人間流傳久青塚玉顏幾凋朽
塞上健兒學悲歌能使苦心隨妙手輕挑細抹
調木勻裊裊春風飄弱柳春風駘蕩柳絲翻處
處黃鸝鳴求友歡聲漸少怨聲多恍惚秋空鴈
陣過凄凄切切聲相續又如百里趣利之兵鳴
甲而相摩鏑急秋霄波逝黃河使壯士怒髮上
指欲伊吾鳴劍虎穴橫戈壯極以悲夜如何其
寡鵠尋侶孤猿求兒哀似絕而非斷淚旣收而
復疑雲斂巫山夢醒楚館煙渺渺而將收雨霏
霏而未散欲急不急似緩非緩鳩在河而關關
鴻漸磐而衎衎吾非刺秦之士出塞之女安能
對此慘怛而憤懣乃知音無淸濁藝至則極曲
無美惡心蕩則感況乃絕世技出以傾城色傳
容者何論宋子披圖者胡不沾臆

寄李觀察 時芳

與君未合便傾心感君贈我雙明琛雙琛遠自

玉關至佩之照見商與參驅車憶上白登道朔
風吹天天欲老靑容忽墮夢中身愛君苦不逢
君蚤歎亦不可極情亦不可畢江河已覺瀉雄
談山岳方看搖彩筆伯陽西去靑天遙紫氣餘
光映寒日感君意氣干雲霄咫尺關門常見招
候我平原十日飲坐間更許鬪簫節人生有情
難自保積雪稽林若爲掃雙旆隨風落天邊翻
令久客傷懷抱歎息仙舟不可登一夜愁魂欲
九升徘徊六合無知已何日逢君賦大鵬

石州行

石州古城何磊砢洪武年中徐王作爾來二百有餘秋烽火萬家照城郭重門晚閉夜烏啼小院春開桃花落青樓朱邸照日明琵宇仙宮連霞觀北風吹塵滿林胡戎馬驕嘶欲長驅三關將士膽破碎踴躋空効轅下駒遂令此虜軼內地頃刻十繞郡城郭城中守臣乏良圖登陴誰復肯捐軀羽箭如麻落交衢丁壯紛紛下城趨生靈百萬同日死哭聲震天天欲圯烈骨長埋

井底魂紅顏半作帳中婢母從道傍兒猶乳有血總膏胡地斧萬戶傷心趣暮煙祇今惟有數杯土胡入不見漢兵隨胡出不聞漢將堵輜重絡繹撗山去馬疲往往棄林藪嗟哉中國豈無人胡閑北返之隻輪我維詞人膽氣弱對此猶能髮衝巾前事不忘後事師虜昔何銳今何衰塞下之盟君莫恃城上之守君圖之

吳城驛

清溪二月寒冰結日日狂風吹樹折沙驅欲丕不丕石山浮將盡未盡雪昔歲石州困瘡痍比年石州仍阻饑蒼生自合甘荼苦欲問蒼天豈得知

莫相疑行

空庭古木棲寒鴟蚴蛇倒挂枯樹枝蓬蒿斥鷃偶飛過長鳴一聲似嚇之嗟爾相嚇欲何爲翅逐東風下上吹能隨翡翠立洲渚曾伴鴛鸞翔玉墀萬物寓形同宇宙不爭飲啄莫相疑

酌酒問南箕

天上有星名南箕我今浮觴一問之詩人謂爾不可以簸揚爾乃嘘氣長把乾坤吹暘和三月春將老花鬚柳眼覺春好惜春恨不春長嬌一夜隨風飄若掃處處農家耕種稀川原惟有紅沙飛密雲不作西郊雨白日吹散無晶輝有獸名於菟與爾上下相歡呼有鳥名鵷鶵爲爾遠徙魯城隅我本天地爲蘧廬郵亭爲爾立須臾爾無助天以爲虐時和好把憔枯蘇酌君酒君知否獨不聞雲之君雨爲子風爲友

度太行山

黛色橫空夜渺茫清秋曉望更蒼蒼山從積石開天險客指浮雲認帝鄉三晉關河連朔漠中原形勝接荆楊今朝疋馬羊腸路泣阮悲孫兩意長

白登贈大司馬少傅鄭公 公曾有詩見贈

尚書壯氣碧霄高十載籌邊軍務勞櫪馬秋風嘶苜蓿胡雛春酒薦葡萄藏鋒匣底眞龍劒制勝尊前是豹韜降虜安疆功第一九重新賜錦

宮袍

雲中贈胡中丞三首

聞道雲中戰伐多洗兵今爲挽天河千山入夜無烽火萬戶方春盛綺羅橫槊元戎時作賦請纓年少且高歌黃沙一騎飛關吏又報降王獻橐駝

其二

桑乾如帶水潺潺威虜城高未閉關但有窮廬依北徙應無石筈向南彎春風恒嶽雲中地朔雪馬支塞外山湩酪從今嘗已慣開尊一爲破愁顏

其三

北來肌骨苦寒侵萬里長城迹可尋青塚草迷妃子夢白登笳碎健兒心寰中形勝三雲古塞上風煙大地陰珍重雄雌雙寶劒夜深頻作老龍吟

登陽和北口邊城

萬山勢向虜中奔漢主重圍迹尚存甌脫不鳴

新箭鏑將軍尚泣舊刀痕十千鐵騎閒秋戍三尺龍淵倚塞門更送夕陽樓外目何人收地到崑崙 麻大將軍以刀痕見示

其二

萬里遨遊亦壯哉百年高興此登臺天荒地老晋秦堞雨將雲臣陋漢才南國胭脂君莫惜陰山騕褭歲還來聊傾尊酒勞夷使城下歡聲震若雷

胡中丞握蘭齋同陳戶部分韻 時畢雲中事將有晉

南之行
氣藹蘭齋清話長殷紅琥珀醉深觴天南斜桂
燕臺月塞北遙分漢署香絲筆凌雲多氣象青
萍入夜有輝光綈袍不畏風侵骨立飲轅門到
曉霜

其二

姝方雪後此身孤海內交遊尺素無北去眼驚
夷夏界西來心繫帝王都慇懃地主能懸榻漂
泊書生欲棄繻他日一杯誰芙醉郵亭風物屬

征夫

雁門關

天險由來壯北門入雲旌旆見飛翻河山有限
中原固日月無情出塞昏雁影風高堪急度馬
蹄秋徤莫追奔近聞降虜銷金甲處處春農雜
戍屯

其二

雙峯竝峙一溪分隱隱雲端見雁羣白草黃沙
天外帳悲笳急鼓隴頭軍漢朝飛將名還在李廣曾為雁門守秦世荒祠事忍聞關南有蒙恬祠此日翠華猶
望幸武宗曾巡狩至雁門郡七峯縹緲插青雲

元宵次寧武關

孤城遙枕北山隈出塞人從此地回豈有軍威
同細柳空餘羌笛怨落梅逢春絲筆猶含凍入
夜紅爐漸冷灰轉憶故鄉花信蚤慇懃來向燭
中開

望偏關寄李兩山兵憲

北防胡騎西防河天上風雲殺氣多今日廟謨

屏魏絳邊城將略倚廉頗偏關險路無荆棘絕
漠空山長薜蘿未得從君觀虜帳百年回首一
高歌

慶成王西園山亭夜宴

梁園遊樂有高臺客況逢春得好開芳草總承
新雨澤小山猶帶舊莓苔亭邊曲水流花出洞
口疎簾引月來自是賢王能設醴翻疑人醉習
池回

永和王招遊西園山亭

高臺斜日散餘暉桃杏春深花片飛水吐玉龍歸碧澗風低乳燕拂朱扉星臨殿宇歌初罷月照山亭客未歸我亦王門曳裾者愁人四牡更騑騑

送中丞許公移鎭宣府

憶昨平城塞上遊朔雲猶似漢時秋煙横獨石關山冷月照流沙鼓角愁三輔重關勞北顧九陵佳氣自東浮離心無奈旌麾遠何日蒼蠅托紫騮

題高平陽明府祖母任太孺人貞節卷

玉簫何處憶驂鸞曾禮麻姑仙子壇三世身存餘涕淚百年心苦對盤餐青春花柳他生夢白首絲綸此日歎匆令有砂堪寄遠慈顏應駐紫金丹

登翼城南樓

山河表裏是唐墟野老猶傳晉舊居盛世遺風人去後伯圖殘業鳥啼初一溪碧瀉樓臺外萬井青回雨露餘欲賦思深慙季札倚闌空有立躊躇

襄陵公署夜坐

大畔流澌入草亭裁詩今夕思冥冥池花囷竹傷心雨細柳新蒲着意青林定棲餘他夜鳥簾疎照罷此時螢黃姑隱見銀河渺空道乘槎有使星

奉和瀋王春日樓居韻

高樓縹緲棟雲輕瑞氣氤氳帝子城晴日簾櫳嬌語燕春風花蕚醉流鶯分來秀色青山迥賦

就新詩白雪清聞道　賜書餘萬卷更將讐校學經生

劉大參楊僉憲招遊姑射山宴平泉上

平泉西下白雲天流盡韶華不記年餘瀝巳膏唐地外愁聲故落晉宮前濯纓清對人如玉紉佩香生澗有荃更想歌風汾水曲中流直欲泛樓船

棐峯驛和林登卿太守壁間韻

一天晴色浸清溪路轉峯回上下迷處處誅茅

倉靄綠山山伐木鳥空啼愁窺煙樹聞猿嘯喜蹴風花送馬蹄却憶同心林水部蒼苔古壁數行題

行次玉山程孟孺夜半自山中攜酒來訪分韻得深字

陋亭擊柝夢初破江漢懷人思正深何處芳樽來月下一天清露坐花陰十年淮海燈前事千古乾坤醉後心無那雞聲兜愁緒側身西望絳河沉

濟上別黃孔昭之長蘆訪李運使余將之京

與君同調復同征春雁春雲萬里情大地關河雙劍倚暮天風雨一尊傾行邊柳色深官舍夢裏鐘聲下帝城客路離懷應自見堪憐兩地月孤明

送李雍野侍御按三吳

青青御柳拂鳴騶君去姑蘇是舊遊臺上薰風清使節江頭梅雨度仙舟金錢內府猶稱詘水旱人家未釋愁故老思君如望歲閶門月色待登樓

長陵陪祀

仙臺獨上眺晴川猶記邊庭戰伐年終古烏號遺北塞至今龍馭在中天丹楓翠栢祥雲裏碧瓦朱甍落照前聖主孝思頻遣使清秋風裊御罏煙

恭謁　永陵

園林面面盡青山先帝衣冠藏此間遶殿寒松侵瓦綠懸崖怪石點苔斑須知江漢英靈在莫

識乾坤王氣環欲把中興勳業數鼎湖髯斷不堪攀

碧雲寺

連雲宮殿枕山阿碧沼涵空野意多總爲黃金高北斗爭將白玉琢維摩閣知鳳輦經遊處泉似龍池湧出波咫尺居庸風景異關門烽火近如何

香山寺

石磴迢迢挂彩虹登臨漸近碧霄宮山方南國

時相似地接神京勢更雄風雨忽來蒼翠外樓臺半入有無中　九陵王氣堪圖畫巡幸何勞到岱嵩

冬夜訪黄孔昭山人客舍得驚字

仙掌孤高映月明城頭畫角動悲聲孤燈雪後千門閉短榻天涯一夢驚異代酒徒憐對泣當年詞客感同征罏煙漸冷疎鐘發滿地霜華送獨行

塞上曲十首贈中丞許公行邊觀虜入貢馬

銀鞍紫鞚繞高旌芃道元戎出薊城尊俎自能柔黠虜書生無事請長纓

其二

手拂珊瑚白玉鞭馴餘驕虜氣如綿僕姑弦上休輕發稽首天威不犯邊

其三

西風昨夜起西山胡馬驅來滿漢關爲戴聖朝同覆載故將雲錦貢天閑

其四

自古燕南饒騕褭未應塞北覓驊騮但教胡馬坐銷鑠便是中原最勝謀

其五

三關地倚雁門險千載事乖馬邑豪一自禦戎收上策狼煙秋靜塞雲高

其六

防邊舊築三城戍逐寇近消六月師馬上臨風吹觱篥正是胡兒腸斷時

其七

衛霍勳勞未足誇中原壯士委泥沙匈奴款塞看今日對壘何須急暮笳

其八

句注山前萬馬飛漢皇從此出重圍謀臣雲雨虛施巧曾似今朝一指揮

其九

薊北幕南百萬家年來處處盡桑麻爾曹豈識中丞力秋入寒門菊自花

其十

堪笑東南一腐儒側身天地每愁胡因歌出塞殷勤問猶有燕然片石無

猇亭驛

銅鞮宮路柳絲輕車馬平丘縱復橫千古夜臺羊舌夢春來惟有野煙生

畱吁公署夜坐

微雲斂盡碧天寬榆樹風聲夜夜寒羇客不堪頻對月夢魂飛度太行難

茶洋驛次壁間徐子與先生韻丙子歲先生以廉憲監闈試某是年舉于鄉

空廊寒雨滴殘更回首西風愧識荊聽罷鹿鳴人不見韶華流盡劍溪聲

其二

花暗山亭月未圓紗窗風竹對愁眠心懷騏驥猶千里鬢短江湖又十年

和沁水王見梅相憶

薊門臘盡暗飛香月到窗紗客夢涼南去虔州逕庾嶺一枝欲寄楚天長

數馬集卷之十二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詩

歸州有懷

宋玉多才媿楚臣苦將詞賦擬靈均襄王一夢醒何處神女千秋色動人夾岸啼猨巴峽曉連峰飛雨渚宮春招魂本是離騷派讀罷離騷淚滿巾

昭君村二首

十二巫峰昔降神明妃艷色更無倫玉顏一見君雖惜總作陽臺夢裏人

其二

手抱琵琶出漢宮昭君馬上淚珠紅自甘白骨埋青塚羞把黃金買畫工

曉發夷陵道

萬峰東下勢初平野色蒼蒼接郢城月送雞聲三戶曉霜沾馬足九秋輕虛無雲雨襄王館搖落江山陸遜營莫問武安征戰事夷陵灰冷不勝情

玉泉山關將軍廟 是雲長被害處

高搆祠堂俯碧泉英雄曾記建安前凄風入座髯猶奮赤日當空膽正懸生死總歸扶漢室興亡何處問皇天獨憐血灑舟山日便作千秋廟祀年

玉泉寺

勝地藏金冊清溪湧玉泉高丘仍漢末寶刹自唐前塔影寒秋月鐘聲散曉烟名山分四絕雅

詠古今傳

當陽懷古

井邑蕭蕭郢上游居人猶自說曹劉情牽赤子甘同敗志復炎精蹶不休宇宙即今無蜀魏英雄千古只山丘臨風欲問覇圖事沮水無聲日夜流

荊門九日懷蜀中僚友

故人別來久客路況高秋未覺三巴遠難同九日游望雲疑劍閣對月憶刀州莫把雙魚阻汶

江晝夜流

夜宿曾司空故宅

上卿曾綰司空綬兼秩亦承少保恩今日故居成傳舍高樓寂寂對秋原

登黃鶴樓

縹緲飛樓出郢都山川檻外見披圖乾坤此地中分楚江漢千年過入吳九月風高黃鶴杳一天秋淨白雲孤夕陽紅處烟波濶好泛扁舟向五湖

望軒轅臺 在君山上

鼎湖龍去幾千秋一抹君山水面浮欲向軒轅臺上望北風吹浪不勝愁

小喬墓二首 在巴陵城外相傳周郎鎮巴丘小喬卒葬於此

夫壻東吳美少年玉顏傾國古今憐休將粉黛悲塵土埋盡英雄是此阡

其二

銅雀高臺久寂寥周家少婦骨全消當年吳女曾歸蜀豈向阿瞞惜二喬

岳陽樓望洞庭湖

洞庭秋更好四望碧氤氳岸遠烟波失山浮氣象分晴光宜浴日寒色易成雲欲泛滄浪去洲中杜若芬

初入長沙遇雨志喜

三秋苦不雨全楚久咨嗟朝暮盼浮雲惟見虹與霞我自巴蜀來日日苦風沙征帷熱不捲道路阻以遐長沙舊卑濕遠在湘水涯守臣所分地蕭條百萬家嗟予望雨情何異病渴茶曉入

瀟湘路瞑色忽交加暮雨連千里處處見鳴蛙自憩車蟄角敢道雨隨車籬菊變黃英園蔬長綠芽冬寒田可麥山深人自畬薄暮憩郵亭頻聞村鼓撾陸行飽稻粱水宿足魚蝦天功豈敢貪聊將雨澤誇

自湘陰歸邵陽道中書懷

褰帷幾度此經過續食其如赤子何漫採歌謠思名伯懶將詞賦弔湘娥東風吹凍宵仍合茅屋凝霜曉更多雙鬢欲蒼猶自苦故山回首負

雲蘿

湘鄉道中 時將北行

村村農事急湘西驛騎春愁半尺泥山雨飛時平仲綠林烟暝處鷓鴣啼峰連衡嶽鴻皆北路向燕臺馬自嘶欲採民風大東國蕭蕭杼柚不堪題

長沙莊太史天合邀遊譚大將軍敬承林園四首

南國瀟湘勝名園薜荔香將軍辭細柳詞客賦

長楊烟雨千竿竹菰蒲百畝塘觀魚有莊子此地日徜徉

其二

斂衣穿竹徑三五小亭幽望處疑圖畫行邊覺樹稠蘿攜石上筍晤度棧間流明發愁車馬徘徊戀勝遊

其三

烟光飛四座暮色一尊寒露氣花枝重風聲竹葉乾賦逢枚馬作劍傍斗牛看興劇登臺望依稀漢將壇

其四

李公曾翦越歸去不談兵橘柚洲中暗園林郭裏清壯心青鬢在佳句白蘋生終負滅胡志無勞甲第營

觀察楊公招遊清源南臺同用紅塵二字二首

嵯峨石壁倚晴空樓閣新開面面風東去江流長自繞南來山勢故爭雄林垂丹荔輕霞外橋

隔蒼波落照中擬向扶桑觀日出留連坐待海天紅

其二

松逕陰陰爽氣新仙家風景淨無塵洞中日月閒今古座上峰巒共主賓蒼海潮來涼滿袖夕陽嵐下濕沾巾山公饒有高陽興相約重尋峴首春

宿州道中

直北川原接翠微舊遊風物自依依雲生芒碭

中天紫龍起江淮帶雨飛處處河渠勞未息村
村農畝事多違何人爲恤閭閻隱回首鍾離是
帝鄉

出都門貽京中一二同好

天上鴛鷺歎離羣都亭驛騎又紛紛西山碧樹
深含露北闕金莖逈入雲鬓染霜華人遠別陣
迷秋色鴈中分南遊不是瀟湘謫江上應無吊
屈文

晩秋西湖泛舟夜歸二首

泙泙烟水泛孤舟蕩漾青山影半浮翠栢黄花
秋自好白蘋紅蓼晩生愁有時獨叫霜前鴈無
數驚飛渚外鷗爲問孤峰棲隱士伊誰同結採
眞遊

其二

山含秋色氣蕭蕭水接晴風逝復遥簫鼓中流
諸谷應帆檣極浦衆星搖潭深疑有蛟龍窟岸
遠如浮烏鵲橋古寺禪燈千明滅數聲清梵下
岧嶢

秋暮武夷九曲泛舟

溪路陰陰冷夕暉綠潭澄徹水聲微洞雲深閟
仙人籙山翠新裁玉女衣夾艇衆峰愁欲墮凌
空片石勢疑飛東方向晩生明月半壁清光送
客歸

聞東封使歸感事賦詩十首

何處妖氛盛滄溟縹緲間乘風舟易至望日路
知還昔弱侵沿海今強據釜山朝鮮禮義國時
事正多艱

其二

遼陽昔北鄙屬國乃藩籬越地徵兵日陪臣請
救時嘗聞有道守况感無衣詩一戰收平壤王
京次第披

其三

戰勝宜持勝驕兵乃敗兵如何輕逐北遽爾喪
垂成虎口身雖脫旄頭膽已驚碧蹄東去路不
復議横行

其四

勝敗兵家事議和計最迂我分兵匪弱彼合勢猶孤社稷依元老干城有武夫自應收羣策偏聽一何愚

其五

斗大黃金印東封寵綦臣爲王宜自有議貢轉堪嗔二使初浮海千艘巳震鄰縱令賦黃鵠未可信和親

其六

當日小夷使西飛入帝京闗頭千騎從闕下百

官迎贈賄應無數授封豈有名獨憐持漢節辛苦出倭兵

其七

異國皇華使將軍寵命新百年空養士萬里遣斯人長懼降驕虜今聞返隻輪東征盛車馬棄實海之濱

其八

談及東封事人人髮指冠直教鯨海震猶說燕巢安御史身仍繫小侯心巳寒白頭甘誤國不忍失夷歡

其九

堪惜石司馬曾聞直諫名有金酬詭客無計却稱兵坐失帷中算翻求海上行陋哉方物獻忍使至尊輕

其十

屬國雖云破倭奴衷亦多北方寒氣候大漢盛兵戈示弱謀之下宣威計靡他請纓與借劍此意竟蹉跎

下十八灘至五雲驛書懷

舟行愁石灘水漲灘初漫羣峰不停飛百里倏巳半泉舸爭赴流聒耳櫓聲亂遙望五雲驛長隄戍里閈繫纜孤城邊險夷從此判澄潭遠映空綠樹窨依岸雨餘山翠深天外江流斷感昔領郡時經過此捲幔竹馬迎使君千秋同所歎今我辭章貢之官向江漢來慙野老芹去縻錦人粲全家寄舟楫一葦同羽翰恐後簡書期頓失波濤悍憂時意氣多觸物風景換回首崆峒

而白雲聚復散

湘妃

一曲南薰調已殘九疑山色夢中看龍歸湖外
遺弓劍鴈度衡陽失羽翰恨比湘江猶自淺淚
洒斑竹可曾乾虞巡不是穆天子相對何勞泣
鏡鸞

登仲宣樓二首

中原扳蕩客荆州詞客哀時此上樓最是于山
同宇落江南江北一般愁

其二

君家先世漢三公文藻翩翩有父風漫向建安
稱七子千秋名在鄴臣中

六月詩 四言

六月炎暑厥威孔驕物或觸之如火斯焦嗟我
何為日中乘輅言適南國厥路非遐僕夫載途
曜靈當霄火雲為炭陵谷為窯人行其中靡靡
魂銷豈無泉水以解渴痟恐我征夫晨腹猶枵
豈無佳木以息令朝王事有程組綬在腰大夫
君子立民之標宜戒奉迎示民不恌胡為雲集
中道鳴鐃我故之以勞人迢迢吳牛喘月引領
凉颸況茲不雨槁我田苗俯慚有衆仰媿羣僚
作詩告戒慎爾民偟

邰州禱雨有應和同年劉文見侍御見贈
韻

荒歲之禾玉不如憂民無計足儲胥占星偶應
滂沱雨驅暑漫勞霹靂車荆楚江風飛石燕昆
明池水舞鯨魚知君曾辨五原獄甘澍還堪灑

故墟 劉曾按山西故用顏魯公御史雨事以酬之

兩宮三殿叠災感慨成咏三首

聞道宸居紫禁深中宵烈焰最驚心漢皇自愛
微風寢宣后空傳永巷箴正想殿廷焚翠羽誰
云山谷富黃金微臣過計憂天隕暗把棄柔細
細吟

其二

漢家奏事未央宮壯麗猶傳相國功萬戶千門
金照耀重軒鏤檻玉玲瓏自從朝政歸溫室頻

使　入威寄祝融未必　至尊無感悟憂來何
處對臣工

其三

太初曾記栢梁災厭勝翻傾四海財不是輪臺
旋有詔當令炎漢早成灰　朝廷衮職須人補
宗廟神靈遣使來莫道天心容易格周詩板蕩
最堪哀

贈長沙莊太史

湘水相逢欲暮春清標驚見玉爲人從容濠上

觀魚樂想像生前夢蝶身楚賦難忘宗屈宋玉
言終擬代絲綸南遷賈傅居雖遍不向明時痛
哭頻

秋日同陸元白觀察從　吉王遊苑應教
二首

宮樹陰陰覆苑墻乘驄此日厠遊梁池塘碧染
清湘色臺榭深含杜若香花露霑衣行處濕竹
風吹袖坐生涼　賢王同在忘憂館索賦頻傾
酒一觴

其二

隔墻仙樂坐來聞桂子風飄處處芬溜出石間
疑帶雨山移苑内欲棲雲駭魚躍藻歌初散迴
馬穿花酒半醺舞袖長沙雖自促國中賓客總
能文

沈游擊

漢使中行說工爲胡虜謀遺書高尺一倨傲以
相酬繒絮與米蘖善美兵乃休不爾候秋熟馳
騎蹂田疇千古匈奴傳斯人爲漢羞今之沈游

擊實乃中行儔本爲郵亭卒掉舌事遨遊秘計
動樞府新寵出龍樓解紛徃玄菟龜紐錫平酋
折衝寧有術金幣恣所求彼兵久暴露苦寒投
未瘳雖伏厩脫中所需續與裘薦脯四十車使
忘雨雪憂奉之若驕子齋糧資寇讎彼既復能
兵寧不咆貔貅傾國二十萬重爲朝鮮仇遼兵
遭覆沒全羅恣虔劉誤國者誰子恨不賜杜郵
攉髮罪難數偷生作楚囚鼠輩何足道所關社
稷籌近聞　詔書下徵兵遍九州處處料丁壯

力塡東海風天心未悔禍班管誰能投

東征

東征之師未雲集朝鮮君臣日告急鴨綠江頭羽書飛盡道存亡決呼吸慕府新拜大司馬分兵二道防寇入全州頗堅糧頗足南原山城亦巳葺二壁地形百里間犄角之勢從此立豈知夷兵來蔽野戍卒居民兩岌岌呼聲震天城夜陷主將出走師徒泣三千壯士盡被戮縱有存者皆俘執全州聞之師亦潰亂棄兜鍪戴簑笠

風聲鶴唳不堪聞損師辱國何嗟及偷生雖幸托忽靈對簿安能保首級偏裨昔日數楊陳喪敗同府沒州邑爾毋終恃法網寬天誅或待東兵戢歸來倘見死者家相對能無顏羞澁

島山捷

玄菟誓師十二萬中丞獎率士競勸吳越材官組練明燕趙良家身手健倭兵臘月正歛豕虎餓穴中力巳困砲聲動地黑山搖殺氣昏天海水噴兩戰逐北百里餘折馘執俘爭來獻盾鼻磨墨露布聞夷兵望風從此遁南原喪師吾之恥賀首庶幾雪前恨嗟哉朝鮮乃屬國休戚豈同中國論　聖主爲爾疲吾民辛苦僅復疆尺寸爾既摧殘知感激執禮彌恭詞彌遜我聞漢家將衛霍不忍邊民遭冒頓興師十萬鹵獲多士馬物故鋒亦鈍東征歲費二百萬轉餉不給司農悶倭兵況復難盡殲祗與吾民結深怨安攘還須有令圖窮兵自古禍滋蔓

湘鄉讀羅太守壁上詩偶題 時將之山東

東風吹鴈過晴沙濟水湘雲路轉賒幾處深山餘古木何年滄海息悲笳貂鐺四出金仍猱戎馬交馳賦更加民瘼由來關郡守君看漢詔屢褒嘉

湘潭聞石大司馬幼子流象郡過此

腰橫白玉帝孤卿曳履登朝有舊名狐媚計工終誤國鯨吞勢就總寒盟傳聞滄海歸翁主幾與烏孫作舅甥今日炎荒迷稚子燕雲回首不勝情

舟下洞庭二首

洞庭漲後水烟開有客乘風一日迴疊浪逆驅三島至狂瀾直下九江來帆檣隱見連雲遠洲渚微茫作岸猜我把愁心托舟子逢人空説濟川才

其二

𡺚石君山上下浮鼎湖東望見巴丘誰彈帝女南薫瑟吹送騷人桂樹舟興劇渾忘天在水凉生巳覺夏成秋風濤瞬息餘千里回首湘雲結

暮愁

雨中訪同年蕭參酒江上樓居四首

盪舟上郢渚訪友水雲間風雨三江黑乾坤兩鬢班洲中餘碧草門外即青山休沐經年暇君恩好賜環三府謂江漢衍也

其二

水曲如弓抱山環若几平堪藏太史草聊濯侍臣纓詠吧憐將父登樓匪望京鮮魚頻入饌不數五侯鯖是日賓作鱠

其三

慷慨談時事清尊與不孤才高鸚鵡作志溥麒麟圖伯仲名相亞經綸世所須情深難驟別執手立踟躕

其四

客坐杯行久歸來夜欲分扁舟趨漢口遠火隔江濆送客殘新月驚心墮片雲沙邊重繫纜明發轉思君

數馬集卷之十三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詩

過嚴少師故宅

袁州城中故相宅沒入官家宿官客丹青雖餙棟梁摧臺榭荒凉空瓦石春深花落覆蒼苔不見人行見鳥跡却有縣吏來鎖門使我無情淚沾臆憶昔秉鈞二十春驕奢豪貴世莫倫顧盼便登青雲士睚眦枉殺赤心人夜光連城盡輸

入翻嫌南金未足珍甲第王侯差可擬丹楹刻桷何嶙峋侈汰不獨有山禹怙寵仍聞子都監炙手須臾勢可熱論交誰不傾肺腑肺腑論交半朝臣曉門未闢車轔轔若個烏臺彈組綬誰家風沼掌絲綸此日有權傾人主此日積金如糞土武安除吏幾時終頳水不清令人苦大柄從來難久干魚水君臣失舊歡子竄南荒父削籍六月凜凜氷霜寒擬驅黃犬出東門誰知血汚都市魂首丘縱遂逐臣願孤墳寂寂委荒村鄧通有錢終餓死霍氏居第今寧存君不見石家金谷久爲墟美人樓前賢綠珠浮雲世態多反覆金多祇足殺其軀古人覆轍今人戒如公父子何其愚嗚呼嚴公爾何愚

行次分宜陳明府招遊鈐峰絕頂

城對青山淝暮烟尋幽徑轉石橋前長松濕帶千峰雨寄竹寒生四月天江上帆檣隨鳥沒巖邊樓閣倚空懸交遊海內相逢少忍負清尊散綺筵

皇華亭

皇華亭北望荊州形勝西南最上游地迴樹分雙岸去天陰雲擁大江流蹉跎客路逢梅雨憔悴人家盻麥秋（嶺江多水惟麥早熟得食之夏秋水漲則田俱沒矣故云）幸不携來王粲賦時平誰復憶登樓

登楚塞樓（即夷陵城南樓臨大江）

危樓尊酒坐黃昏遠客愁思夜正繁萬里長風吹楚塞千山暮雨暗荊門地形高接岷峨險江勢遙將日月呑檻外烟波看進艇濟川懷抱此

中論

早發白沙驛度嶺作

絕壁屢攀躋亂山楚水西雲深仙犬吠樹密野猿啼行覺諸天近坐看萬嶺低何時歷九折征夢此中迷

建平驛途中即事

透迤石磴遶巖巔屢見飛鳥墮馬前雲擁高峰偏有徑烟橫絕澗忽聞泉伊誰戈退天邊日笑我車來海上年壯士驚心生白髮腰間長鋏正

堪憐

巫山道中

亂峰揮不去客路此中來度嶺衣生霧穿林石破苔江山夔子國雲雨楚王臺欲陟巫陽嶺丹梯安在哉

雨中望十二峰

江雲影裏翠重重望斷巫山十二峰莫是高唐慙有賦故將烟雨秘行蹤

瀼西杜公草堂

西瀼昔聞說杜公此卜居空山無舊業近水有荒廬力竭乾坤正淚深歲月徂湖南春草綠千載共悲歔

白帝城

城名仍白帝躍馬憶公孫雲起無三峽江流有一門山中稱警蹕井裏測乾坤千古英雄恨興亡逝水論

灧澦石

灧澦何年石中流一片孤深根盤地軸獨力戰

天吳夜色看浮動秋濤辨有無灘聲添客淚兼帶峽猿呼

萬縣途中即事

竹樹陰森五月寒三巴景似越中看雲光片片歸巫峽柳色垂垂向錦官水落平田初見稻江流遠地不聞灘夷陵西上三千里此日無憂行路難

遼帥一首

聞道遼陽將渡江擊島夷收功平壤捷乘勝王

京道亡國藩臣恨分兵　聖主私殊方弘覆載異類怯旌旗西討鋒初銳東征力不遺山川逵海陽日月羽書遲戰苦干戈盡師行輜重隨時方憂進退計未決雄雌義旅原無敵天威貴重持從來蜂蠆毒況乃鯨波滋借筯孤臣遠臨風涕泗垂

墊江道中微雨

曉來晴復雨天意未分明晝日青山色長途布穀聲泛禾風冉冉濕荅霧輕輕雖抱衝泥怯何

如冒暑行

舟發錦官驛有懷省中僚長

汶水東流遠微波兩岸生尊前經歲別江上早秋情堤樹迎人出江雲送棹行獨憐今夜夢偏繞錦官城

舟過眉州郭二蘇子孫不還蜀惟老泉墓在蟇頤山

秋水玻瓈色無風浪正平愁兼懷古至病作泛舟行天遠連峯碧江長抱日明蘇公餘馬鬣人去鳥空鳴

夜泊中巖寺下秉燭登眺即青神山

巖際風飄磬灘頭夜泊舟秋聲千樹急星彩一江流杖策中峰遠懸燈古寺幽平生蘿薜意隨地足淹留

曉至李市驛在瀘州東八十里是歲江陽苦旱至夏末方雨苗秀而不實

驛路通巴郡崎嶇石磴斜殘雲猶送雨遠岫忽明霞四野禾空秀深山桂巳花觀風慚素飽徙倚到昏鴉

暮宿白市驛在重慶西五十里

薄暮投山館凄然四壁風空階鳴蟋蟀深院響梧桐鴈影秋天裏猿聲玉露中受衣寒節近砧杵數家同

晚秋同胡觀察夜宴巴郡城樓

露白天清桂樹秋捲簾山色滿高樓心隨同鴈陽臺外日極征帆錦水頭雪浪欲浮千嶂去銀河潦作一川流相逢郢客憐同調吟向西風破旅愁

壽吳封君歌

隱不必辭朝市壽不必學彭喬世間萬事不受相羈紲乃齊大椿萬六千歲稱逍遥吳公昂藏四明客少年欲振青雲翮青雲歷落未有期綠鬢稀踈轉堪惜以斯感慨謝風塵千秋事業付後人不用别尋方外侣忠孝之間可以全吾眞此時行樂何不有柱下聲名滿人口朝從天上拜絲綸夕向花間御杯酒杯酒雖然歎别離望雲亦似戲綵時不作尋常兒女態善保百年氷

雪姿丹山之峰二百幾五峰去天不盈咫翠色紅霞日可餐知公修齡同李耳

渝州九日胡觀察招遊塗山

江樹猿聲客思悲登臨聊復赴君期露滋叢菊開花日風動踈林落葉時城裏青山巴子國階前白水禹王祠雲晴好送長天目莫但傷秋賦楚詞

巴郡南樓風雨送武方伯之楚藩

一天風雨暗渝州尊酒邀君日暮留峽裏玄猿愁送客江邊黃鶴待登樓洞庭波濶雲連海鄂渚春生草滿洲作鎭舊稱羊叔子知公此地昔曾遊

日本寶刀歌爲胡觀察兄賦

咸池之淵深萬丈日精月華儼相嚮蜃氣朝含貝闕高波光夜應金星朗東粤洲中金最剛鑄之爲刀價千鎰憶昔良工初鑄時五色直干虹霓上佐以童男二百人鼓用巨槖雷聲響青蛇氣色光陸離良工猶未快心賞更淬瀚海千尋

淵吞吐日月吸精爽歲歲風霜淬鍜新金精水魄争混瀁文章微露見龜龍鋒鍔初開愁魍魎佩之明月吐君腰出之赤電流君掌陸剸水截靑如意斷絶鯨鯢與犀象靈物終爲上國珎渡海西來歷沉滞出入能親君子身提携併起刀州想寶刀寶刀貴有用雖離窮裔入華壤邇來掛壁空龍鳴壁上蒼苔日暗長江夏胡公天下奇才堪中朝爲柱礫夜郎小醜干天怒孰可俘之使君往擬傾江水淨巴庸欲借攙搶掃林莽

功成要在殲巨魁狐兎何勞入罟網君不見漢
家三劍出尚方楚國龍淵貴無兩憐君髣髴似
韓稜贈君寶刀助安攘

夜宿廣寒館（在射洪縣東三十里）

朔風吹罷暮天寒銀燭淸尊坐不歡靜裏溪聲
欹枕聽愁中月色隔窗看一庭黃葉巴江冷滿
眼靑山蜀道難感遇千秋懷伯玉書臺空閉夜
漫漫

登鄧傘了憩龍泉館

萬山亘長天翠色千里餘突兀當我前徘徊迷
所如登陟四五岡漸覺數峰疎中有古石磴直
上凌淸虛回望泉巖壑沉黑轉愁余山風吹蕭
瑟行人盡趦趄空中聞雞犬絕頂乃村墟平田
數十里山勢轉以舒竹竿引泉水滴滴下茅廬
麥秀既盈畝花幽亦復渠午烟山館發邀我一
停車候吏進村酒野老摘園蔬余既倦攀躋於
焉暫躊躇昔聞武陵原避秦人所居此山殊斬
谿毋乃桃源歟愛此民風朴衣冠似秦初便欲
拂衣去深洞訪樵漁

蓬溪女子

尺澤無吞舟埜藪無隱霧所以高飛鴻弋者難
持慕如何採眞女不向白雲住趺坐談楞伽未
能了章句虛名落人間俗士爭回顧求寂反得
喧憧憧官長怒譬彼隴山鳥樊籠遭禁錮念彼
持戒時志亦希太素托身非得地苦海未能渡
辟穀歲云久紅顏豈終駐萬劫總灰滅靑春愁
日暮不見嬴臺女乘鸞邀雲路舉世仰遐蹤那

得窮其故

過分水驛有懷胡觀察（時胡在巴縣）

望入巴江冷梅飄小澗香喜看山欲盡愁與峽
俱長野竹千竿露林花一夜霜夔門冬日酒不
共故人嘗

白兎亭（在飛瀑）

地迥山流玉龍歸洞吐泉寒聲疑夜雨遠勢落
晴天馬度千巖雪猿啼萬壑烟高堂看欲近汀
上數峰連

将至萬縣

丹壁凌空峙寒流遶郭斜人門深巷竹鶴篆小溪沙經雪山逾碧臨春樹欲花此中堪寄傲何必問烟霞

過老虎寺嶺

山水知余癖驅車處處隨雲霞春滿眼草樹曉含姿此地猶驚虎亂峯奇遶蔓間關苔徑濕欲借午風

新正二日雨後廣元縣留滯館

萬山蒼翠出雲端磴道苔深欲上難鬢髮久擦行處換韶華長[illegible]客中看花枝拂地春風細草色侵衣暮雨[illegible]瞻憶他鄉小兒女思親未解訪平安

登綿州江東小樓

渡水凌高塔登程得小樓風來江氣白雲斂樹光浮槳戟憐他日故宗兄德洋十年前以觀察使者備兵於此山川有此州陰平迷故道遺恨武卿侯

送梅憲副入賀 聖壽 梅以翰林出為給事轉今官

燕臺北望五雲飛率土朝 天願不違傳道西方青鳥使遙瞻北極火龍衣疏畱紫闥丹心在詩到玉堂彩筆揮已慶 聖明千萬壽還傾葵藿答恩暉

冬日謁杜工部草堂

錦官城外有荒祠橙木吟風動所思唐室安危雙涕淚杜陵今古一茅茨尊開潭水烟清日門掩西山雪積時詞客才魂心正苦湖南衰草怨歸遲

吳宗舜僉憲以詩招西亭賞雪用韻奉酬二首

錦城冬夜雪池館曉皚皚鳥去孤亭寂鶴歸一逕開高低眠翠竹隱見吐紅梅寒色催尊酒兼攜佳句來

其二

白雪最高歌宜於雪下賞玩之欲沾衣承之不盈掌因風作遠飛著葉動微響余吟不敵君相對聊成雨

冬夜偕范介孺吳宗舜僉憲讌集西亭分

得休字

雪積西園凍不流尊開北海醉初侔高談四座驚枚馬逸興中宵問斗牛平子二京曾有賦班生萬里未封侯君看樹樹梅花發似爲慇懃進酒籌吳范二君俱以督學調兵憲

早春懷工部草堂

不過杜公舊卜居風光漸與客情疎香鋪苔徑梅應落色映茅齋柳定舒玉壘題詩千載後滄

浪入夢百花初西來自愧牽纓晃極目郊原興有餘

白石戰

妖星一夜照渝州血染巴江赤水流使者盡同司馬古將軍誰繼義成侯謾從西蜀談雲鳥空使南荆對馬牛滿耳巴猿皆飲恨惟憐白石不知愁

春日同楊憲副赴吳僉憲草堂之約入夜方歸

西郊同赴故人期錦里繁花滿舊枝酒泛梅香催射覆月移松影照彈棊殘鐘野寺風吹遠候火江村馬去遲溪樹陰陰溪水白分明人臥草堂時

春日遊金沙寺二首

翠竹黃沙地禪扉客到初短橋經漲後老樹入春餘榻有高僧偈樓多太史書未能依淨域登眺一躊躇

其二

出郭詎云遠避喧便得閒跡鐘聘睨末清梵水雲間竹色當軒入溪流遶寺還翻嫌支遁隱就買深公山

送朱大參入賀　萬壽節

青天蜀道去迢迢目極燕雲瑞氣遥共執五珪從四岳齊將　萬壽祝唐堯碧雞金馬無勞訪方丈蓬萊豈見招願得未央勤聽政看君出入紫宸朝

夏日沈憲長招飲西亭

積潦與三伏虛亭坐夕陰一尊留客夜十載識
君心露氣迎秋重苔痕帶雨深別離知不遠行
止意沉吟

蔡觀察以詩贈行用韻却寄

故鄉萬里心同遠異國分攜道轉賒君向臨邛
覯酒肆余從卜市訪星槎交情童稚人如玉客
路風塵鬢已華秋到衡陽猶有鴈休將楚蜀比
天涯臨邛蔡行部處

舟中望凌雲寺

凌雲亦咫尺流影在江心陰雨看皆美晴天色
轉深三峨清几席二水潤衣襟日暮扁舟遠高
標不可尋

望峨眉山

青山彩鷁日相隨望裏三峨勢屢移雲歛晴空
窺絶頂江澄秋色照低眉臥遊正愛舟中景登
眺難忘病後思寄語平羌灘上月好流清影到
天涯

舟下明月峽

放舟禹廟下風急忌舟輕巴字川同曲雷聲瀨
共鳴峽開山勢轉江濶水流平惆悵楚天遠啼
猿日夜清

梁山候代

去蜀愁殘暑深秋滯一方風含秦地勁雨挾楚
江涼為客逢多病移官近故鄉自諳羈旅思不
怨嶺雲長

萬縣公署夜坐詠竹

喪我非負我逢君且對君早枝低浥露密葉暗

藏雲影動風初細聲寒夜欲分遥知巴嶺曲落
木正紛紛

晚秋出蜀作

行盡巴渝一月程憑高又見峽江清當年神女
歸何處異代騷人故有情節近授衣砧正急山
當落木鴈空驚白沙翠巘荊西道愁聽啼猿過
二聲

巫山二絶

暮雨朝雲十二峰秋空秀出玉芙蓉白波觸石

江聲怒祗恐襄王夢亦慵

其二

碧峰如戴倚江干雨散雲收秋色寒多少蛾眉傾楚國錯將神女作妖看

數馬集卷之十三終

詩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登岱四首

望入天門一逕通煙飛嶽頂濕濛濛漸驚遠勢看來變始覺眞形畫未工盡日雲霞擎玉女千秋禮秩視三公青齊極目連山海信有泱泱大國風

其二

磴道高懸十八盤可堪回望更巑岏當令四岳登相並盡使諸山失大觀秦世荒臺天半峙吳門匹練日中看徂徠梁父紛紛在似學虬龍繞膝蟠

其三

名嶽登臨愜素聞勝從遷史挹清芬鴻濛俯視三千界封禪遙傳七十君巖壑蒼茫寒白日峰巒窈窕隨青雲憑虛未有冲天翼一嘯風前思不羣

其四

涼風吹袖葛衣輕絕頂天空眼界明金碧輝煌符太乙波濤縹緲隱蓬瀛閒雲時向封中起晴靄朝從海上生聞道島氛猶未息側身東望不勝情

送表觀察入賀　聖壽

[illegible][illegible]驛路動秋風君去朝天使節雄地領東藩川[illegible]岱山身依北極壽呼崧蘭臺再入當年省蓮[illegible][illegible]瞻此日宮臣自周南留滯久祇將金鏡祝聖躬

同藩臬諸君子登歷山

青山歷歷擁名都翠藹遙看近復無樹滿齊城千堞遙烟籠華頂一峰孤燕臺北望黃金市蕭愼東飛白石碁社稷安危公等在相逢何必問夷吾

金吾騎行

金吾緹騎猛羆虎束縛縣令如奴虜戟手欽足載後車鞭輿反接未言苦嗟爾小臣亦何罪爲

僞貔璫于　主怒南宮災後急朱提此物從來
差諸土中官四出鑿山求秦晉燕韓越齊魯令
甘僞是孰敢違悲者以身觸網罟磨牙吮血任
豺狼渴飲饑飧恣貔貐　君門九重不可扣爾
縱言之亦何補去年曾逮福山令係縲榜掠爾
所推宼將杞國憂　天心珠探驪龍頷下取君
不見中丞抗疏累千言此璫擢髮罪難數　朝
廷亦有諫諍臣攀檻拽裾難悟　主由來路馬
禮不齒況乃使者　君之豎我有愚忠不敢陳

仰天長嘆淚如雨

三出師

蔚山敗卒啼且顰得脫虎口何苦辛收拾餘燼
經幾何依稀猶得七萬人叅軍疏奏　明主頻
有詔中丞罷爲民莫府臨戎局更新九都山下
卒乘陳將軍鎧甲耀金鱗旌旗蔽天起黃塵三
道出師車轔轔誓滅此冦答　楓宸師行正及
晚秋辰士氣久挫今始伸上谷老將稱絕倫泗
川圍卒如雲屯敵人忽曳欒枝薪我師爭奔騎
駃駃步卒萬餘皆沉淪撫膺大慟淚沾巾東路
聞之亦逡巡雲中老將不待晨中宵策馬渡熊
津謾棄資糧三萬囷西路之師勢頗振陸帥劉
綖舟陳璘日交鋒鏑大海滑膠舟不出事可嗔
彼海若者何不仁異域消息恐非眞東西二師
潰有因喪亾千衆數亦均已矣孫吳勿復論從
來西子難効顰空令白骨暴海濱十千怨氣干
秋旻窮荒夜夜亂飛燐孰爲題書報所親致之
者誰二三臣厥罪半當歸縉紳驅逐市人行佚

佚小戎駟驖風非秦號令未聞三五申見彼黥
面怒目瞋自相蹂躪壑可塡縱執裨將斬以狥
彼偷生者豈能悛　天子九重下絲綸罷和議
戰益諄諄談兵之人空鼓唇百萬歲靡司農緡
傷哉中原民力貧

贈于大叅之任關中

寰中形勝重崤函藩屏知君望獨堪紫氣入關
人莫識青州遺績衆能談曾聞漢吏稱三輔猶
記周詩首二南勳業君家惟定國他年竹帛莫

教態

題栩栩園圖二首

名園遙闢漢川陽所謂伊人水一方色借江雲供染翰光搖湖月動飛觴歌成白雪音難和讀罷南華夢正長縱使王孫歸未得披圖隨處見江鄉

其二

熊車問俗正逶迤故國春風入夢思滿地江湖舟泛泛連天雲澤草離離別來一任新松長書

去還教舊竹移爲報林園休悵望素心長與鹿門期

春夜偕同僚遊大明湖一首

河氷泮盡水初流日落湖平風色收明月飛來楊柳樹青天泛入木蘭舟絕勝訪戴衝寒夜不羨橫汾發棹秋欲借陽春聽一曲憑君攜向醉鄉遊

送袁大叅之廣南

使車遙指越王臺薇省須君屛翰才嶺外山川鴻鴈少南中風氣海天開褰帷島近逢鮫室入饌秋高有蟲雷聞道璽書求照乘徐看合浦去珠回

送徐大叅入賀　聖壽

長安爽氣近中秋遙酌霞觴獻冕旒舊直紫扉瞻帝座新從青社領諸侯丹心欲効華封祝嵩目難忘杞國憂誰念大東空杼軸知君入告有嘉猷

禆將帥舟師自朝鮮歸賦勞

萬里三韓入壯遊飄然一葉海風秋天邊鶖鶴遂成陣水底魚龍亦避舟爾自眼中無劇孟余知世上有條侯王師處處猶征戰莫遣芙蓉牖越鉤

倭遯

東溟窮天遠來往一何艱昔傾倭國至今棄釜山還關商好黷武殺人如丘山天心既厭亂酋苑子復孱將士喜歸國白日開笑顏乘風各逃遁飄飄島嶼間我師邀其歸樓船泛波瀾焚燒

與殺戮海水爲之殷亦有生彼停相對淚潸潸
京觀既已築六師亦已班將軍奏凱歌生入渝
山關

歷下亭送麻陳二方伯一之河南一之淮
揚

清歌緩舞對離觴二妙風流共一堂瀝潤天中
周卜洛江淮都會漢維揚民愁直爲徵輸急
主聖應思屏翰良此日羨君將雨露薇垣新霽
柏臺霜

贈顧方伯入賀　聖壽

江左風流顧彥先東方藩屏使君賢已將陰雨
胥齊土還取函山祝帝年瑞氣繞餘三殿曉歡
聲呼徹五雲天周王應有蓼蕭燕羨爾龍光近
御筵（函山在歷城南十五里漢武帝遇王母使者于此）

贈郭觀察入賀　聖壽

寶劒詩篇有郭公朝天喜躍五花驄從來海岱
稱馮翊此日乾坤盡大東臣子祝君千壽少聖
明行樂萬方同掖垣疏草知還在不數區區諫
獵雄

中秋登明遠樓和來觀察韻

浙浙西風海岱秋東方出月影初流三千禮樂
齊中士十二山河濟上樓砧杵夜寒鄒魯地笙
歌天遠　帝王州登高故有傷時感暫酌金罍
寫我憂

十七夜明遠樓翫月和杜韻

萬里晴空豁寸心高臺攜手數登臨尊前白髮
兩如昨天上嫦娥瘦自今清露忽驚寒欲滴微

雲何事苦相侵瓊樓玉宇情無限愁聽悲秋蟋
蟀吟

入覲都下沁水王以詩見寄時王新病起
賦此奉答因問其疾

垂老交情憶壯年秋來兩地月同圓詩聲久許
過長吉治績何能繼潁川五葉參齊行藥處一
枝梅發寄書前念君時有相如病淸夢悠悠潞
水邊

五鳳樓前觀蜀中獻播俘口號

玉幹晨登五鳳城夜郎行盡蜀烟清恩同一面
開湯網罪比三苗抗禹征總持山川巴地險忍
虧忠孝太原名微臣空有外寧懼遙望　天顏
喜氣生

和道州韓使君子祁見贈韻（韓贛州舊僚）

郡齋相對鬱孤前回首佳期已惘然鏡裏秋霜
雙鬢改夢中江月寸心懸三趨北闕憐余老再
守南荒羨爾賢莫謂九疑回鴈盡相思好寄四
愁篇

京邸同濠梁朱汝脩送劉懋學使君之越
州得思字

高陽美酒屈金巵千里分攜戀此時坐對人龍
濠上客行逢竹馬越中兒清聲不獨過劉寵秀
句還兼似左思開道月卿虛席久剡溪歸棹莫
教遲

春夜同劉懋學使君集朱汝脩修竹館分
得心字

寒雲漠漠結春陰長[illegible][illegible]分去住心愛竹暫從

[illegible]士借號詩欲對此君吟臨岐判袂餘雙劍掛
壁無絃有一琴意氣平生多感激高臺回首築
黃金

富莊驛偶題

三度朝　天拜舞廻紅塵慣上客衣來無媒仕
宦僥倖忝莫謂　君王不重才

蘭皋別業歌（爲沁水王賦）

君不見梁王昔築百靈山山在雁華兎園間猿
巖龍岫高突兀朝醒夕醉不知還梁園舊迹今

安在草樹春深臺榭廢空傳枚乘作賦才不見
公孫從遊輩人力由來奪天工壯麗繁華有終
窮峴首非關池館盛至今猶自説羊公澤潞諸
王雅好學登高往往賦頌作上追黃初與之肩
俯視貞元奪其魄就中無如沁水賢不號苑囿
號山川潞子城邊買岡阜蘭皋別業開其巔青
松翠竹滿山塢土穴石床涵太古階前巖壑秀
且深四時長作烟霞主洗心復有瀑布泉對此
舒嘯心泠然石佛精舍長隣近清梵時落西方

大輿來得句鈎金石提攜盡是鄒枚客野鶴盤桓朱檻秋蟋蟀閒吟西堂夕我聞蘭臯樂事多欲往其如室遠何使來授簡焉能賦遙望太行一放歌

送徐方伯劉少叅同時之任閩中 徐蘭溪人劉會稽人先後視學齊中

瀫水耶溪碧且清偉長公幹擅才名經傳馬帳春風暖劍合龍津斗宿明形勝褰中閩九曲衣冠海上魯諸生年來處處誅求急應動旬宣使

者情

送章大叅來憲副入賀 聖壽

千里都門數日程送君尊酒爲君傾薇垣才有豫章美憲府心同浙水清岱岳東方天共永壽星南極夜初明華封祝罷無他祝願覩當年舊太平

贈徐奕開進士轉餉雲中

吾鄉賢不乏之子衆先推天上御新命雲中餉六師許秉司馬傳戒後衛書期甌脫猶驕虜氊幕足徙兒和戎盟可恃養士費難辭凍合桑乾水烟沉代郡陴霜花冬簇劍朔氣夜氷旗咫尺明妃冢凄凉李廣祠登樓觀日逐從悵望閼氏烽火年來息軍城晚閉遲壯遊無遠道絶景有新詩去去邊人恍行行故國思歸裝惟短鋏關吏自應知

仲冬既望月有食之感懷一首

仲冬月色朗疑秋冷浸銀河凍不流何事清輝銷兎魄頓令愁思集貂裘非資霧藥能成鏡爲

藏陽光却似鈎報道嫦娥終不老嬋娟依舊滿西樓

贈潘象安秘書 潘故淮南李相公幕賓

供奉趨遙侍紫宸 天書裁罷綵毫新龍門自昔歸司隷鳳沼于今屬舍人秋興安仁凡幾首歲星方朔是前身嗟余傾蓋交何晚羨爾詩成句有神

故御史大夫涇陽李公哀詞

李公本嶽降雅志慕旦奭游川需其濟千秋此

忠赤白昔爲郎時俊彦窮蒐索一豢國士許便
作龍門客伯樂羣已空汲黯薪無積至今　國
有人猶藉公餘澤上卿周太宰副相漢台鼎風
霜蕭嚴廊精誠開金石試問朝夕烏何媿臺中
栢辭榮未白首恍惚成今昔盡與仲宣書空餘
賀監宅彼蒼豈不仁慶殃理變易何以慰公魂
令名在史册

正月二日大雪志喜（時立春前十二日也）

不雨從秋杪同雲見雪天霏微霑歲暮浩蕩及

春前委地聲俱寂臨池凍欲堅豐年知有瑞好
賦郢中篇

早春攜酒同趙侍御登白雪樓賦贈

行春驄馬照初春白雪樓前霽雪新水瀉銀河
歸北海山廻岱岳壯東秦松醪似苦偏宜客栢
樹餘青可贈人世故嘗來多感激莫教龍劍染
飛塵

酬邢子愿少卿（子愿高才善詩書法逼晉新余塹下余邀三司同宴海右亭[illegible][illegible]鬢柱書及詩念我定多因有此答）

清秋湖上憶經過四座香風動碧荷念我能攜
詩卷至憐君已覺鬢霜多别來廷尉門羅雀書
應黃庭紙換鵞中歲掛冠緣底事空令才子久
蹉跎

謁海神廟觀海

元氣茫茫接太清乘春一望水雲平雪花浮浪
千疊起日色蒸霞四散明海上烽銷旗半偃津
頭潮落棹空橫馨香好答神靈貺莫遣鯨波又
震驚

黃縣道中

二月行將暮柳條猶未青人煙依北渚山勢入
東溟市井浮蜃氣盤飧雜海鯹惟餘風太朴茅
屋不須扃

東牟觀兵夜宴蓬萊閣

城列千燈虎帳開東風吹客上蓬萊天光海色
春相映疊鼓鳴笳夜急催鰲首三山含霧動潮
頭萬馬拍空來觀兵幸值妖氛息徙倚危欄一
舉杯

其二

曉風吹浪作聲寒靈境塵寰此壯觀銀漢遥傾蓬島外朱旗高掣暮雲端潮通鮫市流常滿樓觸龍宮立未安極目扶桑千萬里茫茫知有海天寬

送趙侍御還朝

君家老成季勳業一何新之子仍金馬傳經本獲麟當年曾叱馭此地更埋輪白簡匡時手紅顏報主身聽歌齊國大問俗魯風醇貞見臺中

柏直爲淇上筠豺狼咸辟易狐鼠亦逡巡六郡鹽利千家禾黍春滄溟恩浩蕩泰岱色嶙峋常侑思卿士皇華重使臣自應歸列棘豈爲避靈椿愧我蒹葭質忝茲玉樹鄰忘形奚覺穢披膽幾度觸龍鱗意氣常如此安危寧足陳歸依天轉須親對酒沉吟夜聞雞起舞辰同時探虎穴北極留滯客東泰漸惜關河遠追思笑語頻世途猶險阻宦轍轉艱辛杼軸民生困雲雷帝澤屯巨鯤行見徙小駟詎能馴相送曹南路因之淚滿巾

和江右行省參政李伯東入賀冊立東宮二首

春風鳴玉五雲邊才子江城奉使年鳳詔九天傳夜半鵲橋良夕度秋前人當王器爻爲震聖作飛龍卦是乾獨羨李膺歸漢闕羣賢屬望似登仙

聞　聖躬不安有詔罷採榷釋囚繫起言官旋復中止感事三首 詔書下司農巳頒行郡國旋遣提騎

齋宮詔與中使收回前詔

聞道諸卿相深宮問起居我皇躬聖德豈有疾病歟脫珥聞宣后辭輦望婕妤所患傷喜怒令人氣不舒臣子隔九闕北望空躊躇願以中節和爲方劑乘輿

其二

君疾之不恤而惟臣民憂念昔三殿災邪臣爲國謀採榷窮民力貂璫遍九州一言觸其怒三年作楚囚忠臣遭放逐淪落老山丘今將解湯

綱人心庶可收大哉王者言流行速置郵萬口誦聖明祝以萬千秋乃知感格理熒惑何足愁

其三

詔書中夜下宰臣貫奏聞　帝躬旣漸泰中外皆欣欣奈何忽反汗流議滋紛紜九天慳雨澤四海望霓雲金吾所遣使緹騎紛成羣旣非祖宗法且異日星文臣子思回天抗疏何懇懃徒令三太息理亂從茲分

聞桂給事再疏論列寫懷一首（時有治河之推桂復論祭）

長安市上識人稀宦海茫茫有是非三至恐驚慈母聽二桃空費殺人機才微敢說將河挽性拙惟應與世違好向猶龍論止足王章莫忌臥牛衣

雨後憩新嘉驛時有曹南勘河之役

佰霞芋亭貯夕陰停車暫適此時心未知河伯歸南北欲向波臣問淺深大地魚龍猶自沸中原壁馬且須沉炎風暑雨休嗟怨恐負　君王

發帑金

其二

雨洗乾坤朗復陰馳驅因見使臣心人行小徑穿禾遠馬度平田涉水深禹貢河流猶泛濫商丘城郭半浮沉君看瓠子當年事費盡關東百萬金

嘉祥公署山上小亭（時立秋前二日）

山勢峩峩百雉開迎風避暑有高臺憑欄西向長河望已有先秋爽氣來

崔侍御奉　命視決河圖上方略賦贈一首

清時持斧有輝光芙識崔駰姓字香　天子亦爲河伯禮廷臣且裹鄭莊糧凌波昨日雙文鷁聯騎今朝五驌驦知是巨川才克濟淇園無藉伐茹箕

曹縣遊袁氏園亭

轉拭憂時淚言尋郭外遊穿花衣點雨臥簟鬢驚秋竹冷能醒酒蟬清可破愁年豐足禾黍隨

意且海暦

鄒孚如吏部自金陵寄詩賀余擢齊中丞賦謝二首

紫泥先捧拜天官畫省南邊更握蘭流水影中窺燕子青山色裏見龍蟠新詩遥寄陽春曲衰鬢驚看獬豸冠　聖主憐才終不替欲憑殷羨勸加飡（鄒公繇入爲吏部郎中裴度餞別云今日君先捧紫泥）

其二

治郡勳名媿潁川司功何意獨稱賢律吹寒谷

知鄒子劒辨龍泉有茂先大海波濤三島接東秦形勝兩都連保釐無計征輪急杼軸于今異昔年

贈戴都督之延綏（戴秦人將家子也廿六文曾與戰如之）

龍塞鯨波幾借籌功成百戰未封侯馬諳舊磧陰山去將入新軍晝錦遊九曲河中今舉燧三城戍外昔防秋憑君一劒驅胡虜忠孝行看兩願酬

賦得愛妾換馬

蛾眉豈不愛丈夫志四方豈以帷房私桒此金石腸所資在駿足致我沙漠場未論封侯貴且作少年狂據鞍一顧盻人馬兩輝光贈君傾城色爲君易驌驦新知故自歡舊愛能無傷馬亦有情物含悲類紅粧揮鞭從此去雲雨別襄王

自河上歸至金鄉感物書懷

北風吹長河寒氣日凜凓黃葉辭舊枝景物漸蕭瑟而我胡爲者驅馬將安卽羨彼南翔鴈勁翮一何逸斷續雲中影喈喈求其匹羽族固合

翺萬里無相失南國足稻粱況無鷹隼嫉我欲從之去中道愁寒飇因之思古人於心若有恤陶令輕五斗虞卿棄百鎰士亦各有志安待人二黜孀首慕冥鴻衆鳥空啾唧

濟寧隄上望太白樓

十里城隄柳色青寒雲漠漠水泠泠長河劃斷中原地平野分來大火星鸜鴒何能踰濟瀆檣烏常自傷沙汀謫仙去後樓空閉疑是當年醉未醒

咏院中雙栢二首 六言

雙栢百年舊物低枝故拂前簷冬盡餘香未減春來寒翠新添能令和風增爽頓教赤日無炎我有詩狂頻發對君時拂疎顔

其二

植處惟分左右年深若有雄雌百尺參天鐵幹數圍溜雨霜皮御史應誇漢府大夫恥遇秦時何事風欺雪妬貞心歲久方知

行路難

太行豈不高登之不崇朝洞庭豈不廣涉之一輕棹誰知方寸間萬里隔嶕嶢風濤起目睫毋予不及招怨生非有根毒發非有苗見妬非入宮見嫉非立朝所以行路難古人發長謡不願富與貴但願長逍遥向平婚嫁畢五岳坐相邀

數馬集卷之十四 終

數馬集卷之十五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詩

陳誠甫大叅之京道出齊魯以詩見寄次韻奉答（陳同縣同以春秋赴公車曾督學粵中來詩有當年獻賦並驅處及黃河千里障瀾東之句）

思鄉盡日望飛鴻擁傳聞君領韶風一代文章驚嶺表六年霜雪老齊中公車策對春秋語太史詩陳大小東遙寄佳篇嘆瓠子狂瀾欲障此

心同

贈孫太史鏡湖（孫忠烈公四世孫）

君家甲第冠皇州尺五天高在上頭四葉勛勞光日月一門忠孝照陽秋石渠經義時條奏藜閣書篇夜校讐聞道 朝廷資補袞芳名蚤已覆金甌

邢澤宇同年以艾年棄泰中觀察歸遍遊名山兹將登岱過歷下余邀遊大明湖辱贈詩因和其韻致向慕之意

羨君壯歲慕鴻冥五岳高縱此暫停塞上風塵鬢蚤白褰中意氣眼偏青舟從極浦宜回棹詩到名山好乞靈欲向尊前論出處應慙珠玉穢吾形

哭殤子道昌

余衰已班白世鮮百年人憐爾方受室賦質清且恂偶忽稽康論坎壈纏其身詩書旣漸迸藥物時相親強飯春秋盛回生天地仁乃為診者誤一藥遂沉淪呻吟旦夕間俛仰十九春蟪蛄

與蜉蝣同為殤子倫達人一死生何敢怨洪鈞所悲骨肉喪鍾情在此辰傷哉西河慟千秋共苦辛

答顧山人

蚤歲弄柔翰中年心力分所親惟簿書何暇細論文蛛網生鉛槧兎鋒積塵氛憂時或有作揮灑空紛紜憐君蒼松姿振藻吳江濆遨遊向五岳空山友白雲箱中曾識我句裏遂知君新詩屢投贈此意良慇懃愛君郢中曲調高白雪雰

況善中郎法時草斗欣裙爲我書八分因之張吾軍寄謝顧逋翁詞翰非我動何當棄纓晃相訪白鷗羣

送倪文選還巴郡

巨原昔爲郎器局稱明雅銓序悉平允清聲著朝野晩歲爲僕射選舉盡天下知人固不易人非易知者君今揚其芳人倫歸陶冶廣羅楩柟材用以楨大厦有如九方皋善相天下馬牝牡且脫略何論白與赭薦賢宜上賞知音世豈寡

終歸九棘列休沐乃暫假羨君氷作心提向玉壺瀉巫峰高挿天歸雲自飄灑與君隔燕齊贈别淚盈把世方需仁賢如君詎能捨

和御史大夫霖寰李先生中秋寄懷韻兼以爲贈二首 時李方起家行河濟上

瑟瑟西風水上洲君歌明月爲君酬清光出海寒凝濕素魄横空澹不流彩筆晴分東岱色朱簾夜捲大河秋庾樓原自盛賓從潦倒何緣厠勝遊

其二

褰帷仗鉞起滄洲總爲君恩未盡酬掃淨妖星扶北極挽回銀漢向東流麒麟閣上千年事蟋蟀詩中八月秋若使仙舟能共濟逢人誇作廣寒遊

沁水王玉源哀詞

一代詩稱太白才蘭臯葵苑興悠哉耽書盡探西京業愛客頻傾北海杯漳水波瀾春浩蕩太行磐石晩崔嵬于今精爽歸何處空有文光照夜臺

水退後行縣至兖西諸邑悵然有感

數間茅屋勢斜欹老稚猶存壯者移陌上水消徵有徑渠邊柳在半無枝地荒況急秋苗稅農廢兼憂夏麥時欲拯蒼生何計是臨河一望轉凄其

陪御史大夫李公行河讌于單父之琴臺賦贈長律

東遊河伯未澄清亞相徵來視水衡漢代登仙

人奚李虞廷告瑞昴爲精嶽分嵩岱經曾授節建東西賊悉平昔日偏裨皆大將今時守令半諸生舊都淮泗飛征蓋故里澶淵迓去旌沉馬已憶前事失共魚公抱此時情行邊草就三都賦芟處仍開五校營雨暗隋隄棲永夜月明蕭寺肅嚴更朱旗倒映陽侯宅紫氣高含單父城執法臺中慚接武論文席上喜班荆催深魯酒休辭薄託到唐風好結盟繾綣陳遵投轄意依稀宓賤鼓琴聲知君諾比千金重使我心將萬

戶輕況奉璽書趨大府敢云弧矢許專征憂天幾欲下雙淚鑿地何由借五丁厭見村墟塿夏屋愁看禾黍廢春耕蒼生故自憐財力長吏還應苦送迎願以嘉謨諮岳牧徐收羣策報公卿宣房瓠子皆陳迹麟閣雲臺有大名待挽狂瀾歸海去玄珪入告禹功成

朱汝脩新成脩竹館移居爲賦卜居篇二章

金馬門前賦卜居閒情未與世情疏移來舊竹成三徑載去遺書共幾車仙掌月明秋映戶西山雪色曉侵廬此中亦結高陽客慷慨悲歌與有餘

其二

昔日承歡奉板輿今來手自灌園蔬不須地買鋪金埒且喜官閒近玉除草扇但愁慙內史談詩偏欲擬黃初此君報罷平安後靜室焚香一看書

齊臺署中雪後送黃博士之政和

白舍連朝雪故人此暫留百年同脫粟一醉解重裘書劒晨將發文章晚見收武夷桑梓地暇日可頻遊

其二

匹馬向南征芳樽送客情鄉關春正好驛路雪初晴勿以青氊薄還同晝錦榮懸知載酒處問字有侯生

謁聖廟詩四言

謂山蓋高其巔可陟謂海蓋深其淵可測惟我

夫子莫究其極際天蟠地斯道充塞爲萬世師
爲百王則可名非名大德不德嗟我小子實鮮
知識蚤歲誦法垂老未息如窺堂奧尚阻于閫
茲來闕里　廟貌是式稽首庭除若見顏色徘
徊廊廡有嚴有翼禮匪能恭而恭斯克蒼蒼古
木挺然正直神物呵護歷歲千億周人思召甘
棠封殖匪物之懷惟德是憶況我聖道饑渴飲
食人之懷思孰能去臆我來自東保釐是職有
職不舉厥罪安匿明明聖訓赧列陳力詩以責

躬莫之敢飾

王漢冲都督從粵西寄書頗言彼中瘴癘
因有此答

彼虜征苗舊策勳登壇人羨漢將軍風清臨桂
天邊瘴陣捲蒼梧嶺外雲獨擁金城喧鼓角雙
標銅柱息妖氛丈夫意氣吞蠻粵莫向衡陽憶
鴈羣

送李克輔同年謫臨高

四載湖湘守征徭急此時民應愁賦重國乃罪
輸遲地到炎方盡山憐海外奇何須分楚粵隨
處有瘡痍

同翰林孟博士登嶧山

雲作衣裳石作臺扶人一杖上崔嵬孤桐名爲
青山重菡萏花從絕巘開大地烟霞三觀接長
淮風雨二陵來清芬牟挹孟夫子信有巖巖氣
象哉

登嶧山有懷御史大夫李公

石磴崎嶇石室清上方遥聽羽人笙洞深往往

披雲入徑仄時時繞壁行洙泗魯郊原接壤嶧
陽禹貢舊知名好邀謝傅同遊眺巖谷如聞有
屐聲

詠嶧陽孤桐

枯桐不再榮蒼然負奇質要知萬年物可中清
廟瑟

傷沛

漢家湯沐邑王氣今銷歇昔爲英雄藪今作黿
鼉窟

登濟南城樓懷古

危樓百尺對高峯勢抱齊城翠幾重漢氏分王親于弟周家錫履舊提封函山何處逢青鳥濼水他年困白龍形勝有餘生計促蕭條不是爲租庸

同嚴侍御登華不注峯

一逕迢迢上翠微洞門陰處憩斜暉孤高欲競南山聳窈窕如含細雨飛截酒峯頭酣野色行春郭外霽霜威琳宮下瞰平湖水醉泛蘭舟待

月歸

邀嚴侍御遊錦屏山洞

錦屏春色近如何滿澗寒雲蔭淺莎晴日蔽虧山宛轉亂藤高下石嵯峨聲傳谷底人相應路入巖中客暗過不是政閒邀一醉齊州歲月竟蹉跎

其二

翠壁丹崖面面新良工鏤出玉嶙峋幽深長恐藏風雨靈異應須有鬼神片石飛來成白塔羣峯際處見蒼旻與君同訪桃源去只少花間避地人

新安方高士以五言十四韻見贈因成二十二韻却寄

有客議南秀神京斗北看詩名追大曆紙價踊長安座裏微雲淡吟邊白雪寒青山迎去棹皓月照征鞍時醉步兵酒常依粉署蘭清風飄歷下紫氣滿河干慷慨酬知已趦趄見達官風塵短鋏在懷袖尺書殘吾從大夫列望孤上將壇

憂時驚鬢改報國矢心丹欲効鷹鸇逐其如豺虎縈引杯頻按劍投筋強加餐已矣雕龍技陋哉聚鶡冠嚶嚶憐出谷坎坎畏伐檀壯志苟難遂浮名豈所歡君才美篠簜古意托琅玕贈比隋珠重和同郢曲難行將辭豸服歸去把漁竿水色新安路煙光嚴子灘揚帆過浦溆繫纜忍盤桓梁父吟應作廣陵調可彈斯遊如夢寐搔首越天寬

答前濟陽李別府

莫倚文章能致身攻文今時亦誤人莫倚儒術
能飾吏儒雅翻爲俗吏忌張湯卜式稱少文遭
逢亦自升青雲楊雄頭白相如吃古來困躓何
紛紛羨君才名滿淮海射策南宮經幾載曾道
中郎倒屣迎還擬公孫開閤待驊騮亦自困羊
腸牛刀小試濟之陽催科未許容乾沒撫字終
思返流亡共稱濟上神明宰文藻風流冠僚寀
侈誇山嶽案難移自信冰霜心不改由來宮内
妬娥眉三至令人不自持君今暫解腰間綬印

首雲霄尚有期失亦不足愁得亦不足喜戴聖
九江號大儒蕭育杜陵稱男子丈夫若坐軟弱
不勝任一罷終身誰相理君才幸自不後人詞
源況倒長江水君不見薛恭不辦治頻陽移向
粟縣稱循良又不見漢廷請劔槐里令千載兒
童知名姓君但朗吟且加餐壁上龍泉莫磨彈

余侍御邀同嚴侍御遊趙司徒湖亭

綠陰滿地水平橋錦石貞心可久要園竹翠經
新雨染池荷香逐晚風飄城頭山色看如畫座

客湖光定亦搖珍重尚書紆國計不妨星使暫
相邀

送余侍御南巡因登岱嶽

新奉天書下栢臺幾番時雨逐君來要觀大海
三更日試聽高峯萬壑雷鄒魯遺風行處近云
亭佳氣望中開岱山亦與燕山接詩思登臨未
易裁

李旺口陪御史大夫霖寰李公閱新開河

議塞決口一首

河上誅茅啓戟門千家席寶自成村波臣未悔
咨生禍野老都忘亞相尊禹蹟山川思再奠漢
家湯沐嘆難存抱薪獨媿渾無力排決須君仔
細論

送門人進士門逵由鎮江教授擢國子助

教之京

擢第當年沐 主恩之官南北一氊存書移博
士緣三傳嘲解諸生在四門玉壘秋高天外思
金山潮湧句中論交情我亦彈冠者敢謂培風

發大鵰

傳邦瑞兄司庾德州甚有清譽茲得代將進送内子渡江即返旆入京賦此贈兼以爲嘲

司農何者橐裝貧有俸全供麵米春每念儲糈關赤子應知版築是前人細君羅襪淩波遠舊友芳罇對月新憂國懷鄉同此夕相看蓬鬢漸如銀

長陵明樓萏感懷一首

一著戎衣似武王長陵佳氣鬱葱葱卜年已定燕山鼎傳世何須大内藏天遣雷霆頻震怒帝如日月本輝光金臺極目浮雲滿想像龍髯去渺茫

哭謝繹梅司徒一首

天地東南一宿儒憂時何意遽忘軀文章名播雞林買勳業形存麟閣圖萬里扶桑誇典客九州財賦窘司徒傷心欲下羊曇淚從此蒼生屬望孤

馬東鋪偶成 在肥城北四十里

去岱餘百里人煙有數家風來山響樹雨過水流沙沃土西成日遙天北極霞停車聊自適一爲問桑麻

重陽日新嘉驛小憩

九日亭臯霽金風細作寒不須愁帽落猶自覺衣單莢菊霜中淨茅茨雨後殘天涯逢搖落尊酒不成歡

題烟山館

七年官此地擁傳幾經過谷口秋容淡山中雨意多風塵䰄鬢改土俗吏民和獨恨頻來往負薪爲決河

單河堤上遇雨 二絶

岸圮泥深一徑微驟來風雨濕人衣朝行隄上暮隄下却向空林羨鳥歸

其二

高秋風雨忽生寒薄暮驅車午未餐不是中丞憂道路丁夫暴露滿河干

單父雨後行水中二十里夜宿方桂集用前韻

山川蕩漾樹陰微泥滓車中亦上衣行路艱難今若此數聲秋雁喚人歸

朱汝脩六十生子

新從蕠室夢羆熊准海蠙珠入掌中每恨緹縈爲季女今看家督出朱公啼聲一試知英物竪理應呼作小同定見學詩兼草聖翩翩儒雅繼遺風

其二

六十年來鬢似絲初因哺子一含飴南山橋木終難老東海蟠桃本結遲名是太眞曾見賞字稱元嘆也相宜通家我忝壽春守會有門前脩刺時（溫御史大夫時以嘉名）

張逸度爲余作千巖萬壑圖賦贈長句

我聞劉褒工繪事抽思常在染翰前有時畫作雲漢圖藴隆赫赫三伏天忽畫北風動地起滿堂六月思著綿世人工畫不工意丹青粉飾空自妍吳中士夫精此技愷之以來畫譜傳近世啓南稱獨步唐周仇文亦次焉張生學畫兼數氏神與古人相周旋旣向圖中師名蹟復於象外得眞詮公孫舞劒擔夫鬭書畫悟之皆入玄爲余染墨作長卷千巖萬壑勢相連晴峯突兀當空立澄潭鏡裏插青蓮山回路轉清溪瀉平林邐迤見人煙有客山間煮白石何人洲上採芳荃入山益深溪益暝喬木側挂蒼崖巓扶笻歷險者誰子枯藤老樹忿攀緣流泉觸石珠跳

躍耳邊彷彿聞潺湲招提選勝依雲搆茅屋臨流倚壁懸策蹇山翁來幾日入定高僧不計年五色峯霞明遠岸一天秋色浸平川江上三潮伍相怒湖中一曲季眞還漁舟遠浦歸來急似被風吹勢欲偏我觀此畫塵慮洗便欲深山訪偓佺不然且挂布帆從此去與爾共追范蠡船張生張生眞奇絕知爾匠意畫之先生平卷軸有幾許愼宜珍惜勿棄捐寄我一厨好封識會見變化通神仙

題畫中小景二首 六言

秋滒遠山重疊林疎小徑横斜草亭無人載酒
問奇客往誰家

其二

流水前山挂白茨林兩岸交陰草舍竹扉半啓
度橋倚杖高吟

登五峯頂憇道宮內有頒賜道經經中有
神農本草

步虚驟到上清天寶砌琳宮色煥然林窓忽忘

山向背庭閒一任水潺湲翻經因得神農草覽
勝兼探老氏玄暫息塵踪遊物外逍遥何必訪
眞仙

羅伯符以書畫及詩見贈賦答一律

風流儒雅一羅含染翰偏宜酒半酣班掾大名
垂塞外蘭亭遺蹟出江南袖中縑素生春色筆
下峯巒起夕嵐投贈慇懃同芍藥瓊琚欲報意
空慙

王晴江中丞以詩邀同孟賓竹觀察遊趙
司徒湖亭即席賦謝兼約再遊 王西晢舊僚孟鳳陽閒官也

園林葱蒨水縈廻楊柳橋邊載酒來棲鳳琅玕
寒更綠躍魚萍藻凍初開燈光照夜花燃樹香
氣迎風玉吐梅王孟詩名君不忝和歌誰是謫
仙才

其二

千頃平湖水榭連柳舒梅放早春天相邀看竹
淇園日却憶含香漢署年論舊總憐添鶴髮憂

時空欲舞龍泉從來此地堪投轄乘興何妨續
綺筵

酬嚴侍御郊城見寄 時有東巡之約不果

燕市論交二十年歲寒長許寸心堅齊城幾度
看星聚魯地今宵對月圓江上懷歸休計日臺
中抗疏好回天相思故有東遊興魂夢空迷訪
戴船

寄畱都葉少宰

南國春風幾度新憂時屬望濟時人文成銀管

兖青史詩誦金華動紫宸六代江山輿廢地千
年社稷重輕身淮陽不與廟堂議敢向天官論
積薪

送謝在杭秋官之留都

白門南望柳依依畫省爲郎願不違臺上已聞
雙鳳去江頭猶見六龍飛惟將佳麗佚吟咏莫
向升沉論是非我亦爽鳩曾作吏秖今偏憶謝
玄暉

甲辰季夏訪少保大司馬李公于朱旺口

河上辱贈詩四章久未能答公既憂歸明
年夏方克追和

大厦須棟梁濟川待舟楫男兒七尺軀讀書常
滿篋不能濟蒼生對鏡媿鬚鬣之子王佐才安
攘多鴻業狂瀾下龍門故道失馬頰胼胝當隆
暑寄身在一艓豈不懷宴安斯民尚魚鼈而我
獨暇豫夜夢得交睫念此具簡書輕舟資利涉
訪君長河干清芬庶可挹

其二

登舟望淇流浩渺極千里魚鼈皆遊陸單沛蕩
爲木謂當挽天河惟君力辦此曾聞魯陽戈能
回崦嵫暮又聞女媧石能補乾坤毀西伐淇園
竹北致岱宗砥袖中金簡書得自蒼水使昔者
宣房役天子勞玉趾公獨任其難將以媿臣子
我亦汲鄭流負薪從此始

其三

暮雲垂薄陰開筵眺平野南薰苦不至坐待清
露下人生貴知音何必同枌社仰觀星漢流俯

聽波濤瀉清觴爲我傾長劍爲我把慷慨發豪
吟篇章自流灑琴瑟燕嘉賓鹿鳴與於雅我欲
申長句氣索意難寫始信白雪歌調高和者寡

其四

良會不再值嘉言未及酬忽抱蓼莪痛君行向
灉州相去日以遠寤寐見無由袖中齊紈扇展
轉意綢繆動以發清風吟以見情投願假飛鴻
翼乘之恣遠遊飛鴻不可致翻思雪夜舟君才
優稷契 明主方借籌他日據要津微材諒見

收久要昔所賫薄終今所尤高詠伐木篇無為
友道羞

馬稱長督學寄所上故御史大夫李漸菴
先生詩悵然有感

棲烏啼罷瞶鐘殘千古芳名史上看客去函關
霞尚紫月明涇水夜生寒青山好掛徐君劍衰
鬢慚彈貢禹冠從此何人能薦士惟應歸去老
漁竿

送董學舒觀察使之楚

武昌楚都會襟帶十六州江漢南國紀滔滔萬
古流中有藩王居分茅據上游形勝與華腴獨
冠西南陬轉輸及二京連雲下方舟　天子所
使治拊髀思壯猷君自廣川裔清白繼前修往
歲拔玄菟轉粟贍貔貅屬國燃餘燼司馬借前
籌江晴鴨水綠海霽鯨波收遼陽既返旆無棣
復建旄軍儲四百萬飛輓可停不長帆掛淮滸
短棹入御溝論功在九邊行役及三秋荆楚多
慓悍深遺廟廊憂移君往持衡所須在懷柔令
者喪亂平君去復何求惟當勗長吏與民相噢
咻下車問疾苦勿畱賊與蟊公暇引僚佐時登
黃鶴樓賦詩烏鵲夜懷古鸚鵡洲丈夫負奇骨
終封萬里侯行矣慎風波時時看越鉤

再詠琴臺一首

琴臺遺迹此追尋三載重來愜素心流水誰能
彈古調披星人自繼徽音隄垂弱柳秋將瘦院
鎖長松晝欲陰回首最憐風化地至今村落幾
浮沉

曉發曹南即事

涼風入樹作秋聲曉露霑衣緩轡行野馬濛濛
隄外起莎雞喞喞草間鳴國從振鐸封來古地
接陶丘勢轉平欲問宜房築宮處馳驅空自想
河清

秋夜曹少司空招飲太白樓賦贈

吹角軍城動綵旌遙從太白挹風流乾坤吟罷
留殘碣海嶽西來有此樓十里帆檣汶水月數
聲鴻雁絳河秋登臨無限濟川意好作商家傅

朱顏未改鬢微斑郤老如聞有九還四載省方淹闕里幾廻簪筆肅朝班會分桃實遊蓬島因憶桑弧掛恵山潦倒余慚雖甲子相思相送穆陵關

贈雷荆州元亮 雷豐城人時以運木入京

滚滚長江入壯懷荆州内史興悠哉歌翻郢曲紛成雪劍出豐城舊姓雷自古楚材多杞梓于今漢苑有樓臺未央前殿方經始 天子論功未遣回

邀馮元成觀察遊趙司徒林亭 同用山字

十畝園林一水環草堂長閉苑中間蕭蕭竹樹工雖畫鬱鬱松枝客共攀 帝有綸言猶北斗人將別業比東山相看無限千秋意子夜春風坐不還

邀馮元成觀察讌歷下亭日暮泛舟 同用寒字

湖上東風退舊寒故交攜手有新歡笙歌半爲深謳廢燈燭偏宜遠岸看敢向中流論擊楫還從大雅識登壇因思北海當年宴歷下高亭此說舟

憶昔吟悼友人黃孔昭 孔昭能詩兼工書

憶昔鳴騶赴闕庭同遊人別太玄亭天涯踏遍王孫草皇國驚看處士星刪後何人窺雅頌詩中況自有丹青燒燈探韻今寂寞獨把遺編手未停

送黃于逵茂才還閩

黃花開盡見清霜送子南歸別恨長誼似孔融來訪李才同司馬倦遊梁家園寒近柑初熟海國秋高桂自香潦倒余慚齊節度贈君惟有舊干將

龍潭禱雨

龍王宮殿碧潭深臥映明珠秋正沉我欲題詩驚龍起乘雲飛去作甘霖

得雨投謝龍潭

深秋龍臥已多時忽聽人間喚雨師躍入天門雲氣合等閒平地見淋漓

壽嚴雲岑侍御兼送還朝

會難

敎馬集卷之十五終

數馬集卷之十六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詩

同馮元成觀察登歷山再用遊湖韻二首

春色何方好相邀問歷山煙籠譚子國地接穆陵關覓何風塵外論心宇宙間晚來移席處鷲嶺可躋攀

其二

晴湖歡不足攜酒陟層巒倚石登梯穩臨風著

絮寒尊前萃鵲小檻外海天寬目極隨陽鴈來春向北看

送葉玉城侍御登岱山

靈嶽蒼蒼自古今觀風多暇此登臨中宵海日看如晝半壁春雲待作霖漢碣有盟金篋在秦碑無字碧苔深茲行不爲耽名勝天遣東來起陸沉

行視河工夜至杜家樓見丁夫猶在水中濬河悵然有感

列炬輝輝兩岸傍夜深人立水中央休將娶婦笑河伯敢把勞民怨上蒼投璧不靈神慘淡採薪難繼意彷徨追思此事無窮恨纍骨曹南草未芳

將之河上行三十里邢子愿參知適至出程君房墨見贈遂從亭長沽酒留款入暮方別

綵筆當年享大名別來驚見二毛生沉吟最愛囊中草邂逅因歌野外萍酒罄金罍歡不極談

霏玉屑聽偏清殷懃兼有隃麋贈欲向臨池傚伯英

行縣至平陰時雨大降志喜

隴麥微青柳未舒蕭條百里見民居洗天風雨來靈嶽遍地春流遶石閭自是彼蒼能愛物敢云甘澍忽隨車濁醪酌罷豪吟發欲賦公田媿不如

杜將軍以三教清詞索詩賦贈

家世登壇海內聞妙齡人擬霍將軍擒生夜入

賓王帳飲馬胡驪雜虜羣久向六韜蒐祕訣暫從三教討遺文掛髀猶自思頗牧詞賦何應併爲君

送馮元成謫嶺南僉憲

早將詞賦擅時名持憲今爲嶺外行鎖石山前花自好沉香亭外水偏清珠官未返宮中使犀甲猶屯海上兵遙想雷陽行部日思親憂國不勝情

送同年劉惠徵之廣右叅藩

桂嶺雄南服何宜去路遙蒼梧虞帝狩銅柱漢臣標見雪瘴應吹行春癢自消湘江流向楚看送北還橈

送友人之費竹僉憲

龍里烏江密箐寒星軺到處遠人歡漢馳八校愁通道禹格三苗想舞干好把風霜銷瘴癘還令魑結變衣冠君家伯仲河東鳳待爾長天振羽翰

張伯起孝廉以詩見寄用韻却贈二首

身隱奚知位可尊南州高士玉同溫蓬蒿不沒千秋名雨露誰徼一命恩博物能將彝鼎辨評文今有註疏存新詩遠寄憐同調豈爲荊山泣舊寃

其二

匡時無計寸心勞曾似吳中隱士高茂苑秋深題赤葉閶門夜靜賦蘭膏文章共許追楊馬勳業何須羨禹皐最是此腰終未折孝廉名重宰官陶

沈穉咸高士以詩見寄用韻却贈

詹事詩名宇宙懸風流異代見君賢臨池有水皆成墨嵩壁諸山盡入絃三觀峯巒迷海日五湖煙雨隔秋天蒹葭欲諷懷人句未卸巖冠意惘然

七夕

望斷天河欲渡難織成雲錦待君看欲知別後閨中思軋軋機聲子夜寒

其二

鳥鵲微禽亦有情林間今夜寂無聲乘風借與
天孫便清淺銀河水面行

其三

銀潢一派水迢迢既濟方知有鵲橋不似人間
離遇合長門咫尺望偏遙

其四

索居夜夜嘆河梁修渚何如兩意長秋去秋來
成轉盼可憐容易接清光

其五

簾前明滅一燈紅靈匹虛無此夜中天上不知
人易老故教青鳥自西東

跑突泉餞溫用廷侍御行部

春風初轉濟城東擁道爭看御史驄旌蓋暫停
山翠裏笙歌共聽水聲中堂成背郭林園好路
入荒郊杼柚空莫怪慇懃頻勸酒天涯情語更
誰同

悼郭哲卿中丞因送其子之京請卹典

中丞鹵簿去何之脩遺風我所思最恨風塵

埋玉樹堪憐蘿蔦托松枝九重優詔司農起千
古榮名國史知誰是嵇康竹林友山公舊誼可
能追

寄題杜日章五岳草堂二首

聞子希禽尚高風邁古人神能遊五嶽迹豈滯
三秦卜築身將隱籌邊志未伸龍泉猶掛壁莫
忘拂埃塵

其二

地逼榆關險門臨太華崇乾坤三畝宅江海一
詩筒自覺風塵遠誰論棨戟雄蒼山圖四壁清
響應絲桐

杜將軍出塞歌

漢家自失河南地延鎮年年舉烽燧十萬入屯
古朔方云是左賢之驍騎穿塞每占星月輝鳴
鏑時如風雨至三邊猛將號如雲袖手誰能施
表餌杜陵將軍美少年駃騠七日敢爭先鳴劒
長懷臧馬志談兵暗合孫吳篇自從十五學從
軍賀蘭山下虜紛紛苦戰戈揮天際日窮追旗

一俟中興功成東去守榆關關在黃河九曲間白髮聞笳皆下淚今看插羽轉開顏聞笳插羽互驚喜此地由來通貢市金繒方輸已盜邊和戎之約胡可恃以斯決策出奇兵啣枚直過受降城幾處星星胡地火三更寂寂骨都營旃幕風前驚電掃胡兒夢裏怪雷砰閼氏血染青絲騎當戶頭懸白羽旌青絲白羽夜蕭蕭入塞方知出塞遙馬上饑寒君莫問陣前生死膽須饒因探虎穴氣雄邊丈夫壯志勒燕然天子擢公

當路塞論功更待國威宣君今息肩數載餘開來飽讀陰符書北平飛將仍典郡霸陵醉尉可全歟杜將軍今武庫龍頷侯何足慕但將敦詩說禮風坐冊元勳流竹素

夏日龍潭禱雨

誰云灤水有龍蟠空設靈潭禱雨壇若識歷山農父意為霖初夏未應難

得雨謝龍潭

潛龍一躍便飛天雷動雲蒸雨沛然欲答神功無與齊裁詩為報太平年

春夜與馮元成憲長遊大明湖及趙司徒園邀邢子愿叅知不至有懷二首

移棹搖空碧繫舟得樹根塵心川上滌古意曲中論聽月明高柳寒雲滯遠村相思人不見何處採芳蓀

其二

霽色湖中水清陰竹外亭堂開卿是月賢聚德為星吐鳳思摛藻換鵞憶寫經誰能琴酒會忘

却河間邢

杜門請告適沈仁甫山人以李于田少保書至賦此贈沈兼以寄李

為愛東方嶽色青休關抱瑟向齊庭翹材答廁平津閣燕客今虛歷下亭談裏波濤堪起色病中土木已忘形憑君寄語大司馬擬學鴻飛入杳冥

贈杜子紆文學還吳歌

昔日襄陽杜必簡文欲屈宋作衙官千秋此語

人絶倒盛唐典刑今不刋獨怪北面義之筆不留纖素照詞壇乃知文章代有人惟有書法稱獨難東吳杜生自磊落胸中學海富波瀾文埸苦戰三十載壯心未肯傷摧殘一朝棄去攻詞賦行吟澤畔採芝蘭楷法傳從文太史歐褚之間伯仲看就瘕幾年穿臥被逢碑盡日解征鞍右軍筆退高成塚誠懸心正畫皆端炎蒸五月來泰岱欲尋匹練向吳觀與我相逢函山下嘆息舊事失青鸞短碣爲余書曲阜長篇待爾拂

齊紈婿如合浦明珠燦秀比銀河列宿繁書罷謝余東歸去不待淸秋八月寒杜陵後人無乃是襄陽墨池今未乾鋪揚鴻藻須銀管借不攜爾登金鑾不然燕然頂上一片石勒之猶能讋可汗丈夫有才多轗軻歸去乎曹娥江上暮邯鄲

一葉相公由晋京少宰召入台司賦贈一首

紫泥詔拜台司冠蓋傾都出餞時　聖主應思南去久蒼生惟恐北歸遲二京詞賦煙霞燦一代忠貞日月知願覩太平新事業好將無逸賛無爲

九日同溫用廷侍御千佛山登高

鐵佛山亭倚檻秋如螺華鵲翠煙浮高情賴有彈冠侶衰鬢應無落帽愁萬樹青蔥霜自淺千巖岑寂夜還留因君忘却十年客欲採黃花插滿頭

初冬同溫侍御遊錦屏山

錦屏磴路昝攀躋與客重遊迹已迷芺說春煙

從寶出驚看午日隔峯低寒冰作筋垂龍洞亂石爲沙困馬蹄衲子送人天欲暝鐘聲聽在白雲西

壽大司徒南渚趙老先生七十詩

華髮工於爲國謀公身況復富春秋名從抗疏時偏許官憶投閒晩見收　天子垂衣心倚重地卿當軸矢分憂冰霜自信完淸節風雪何妨變黑頭足國幾年餘玉粒恤民千載固金甌情深魚水絲綸美　賜出龍淵禮數優　詔至每

傳需貸急藏庫未有應余來門前寂寂井羅雀
道上行行盡減騶莫瞻北斗魁爲柄始信名川
說作舟擬拜冢卿先綰綬將辭計相更持籌遺
貲不惜多方舉墨吏無難一筆勾經濟談時韜
滿腹精神王處耿雙眸周家太保稱元老漢代
營平是徹侯永作棟梁支大厦長看砥柱障狂
流瑞同鳳鳥岡頭翥健比阜禽月下遊直向黃
庭經裏悟罔勞鴻寶枕中摻乾坤正氣誰堪並
如礪蒼蒼有介丘

李務滋侍御按部濟南讌歷下亭

玉鞭輕拂五花驄爲賦皇華入大東歷歷山川
征蓋外鞘鞘佩璲採詩中開尊疑映青藜火論
事偏生白簡風回首峨眉清夜月今宵湖上與
君同

邀李務滋侍御遊千佛山

山中伐木鳥嚶嚶載酒登臨共友生四野晚煙
連岱嶽一湖春水見齊城玄珪削出華峯秀翠
黛消爲石溜清倚檻好窮千里目心知直北是
神京

徐仲開以李少保書上時李新入樞府仲
開素以作賦見知因有此贈

二毛青鏡兩相猜匣裏龍泉久不開春雨幾時
齊下土時方苦旱文星昨夜照中台客來爲設徐生
榻賦就爭誇處士才聞道公車曾奏牘平津邸
第首重回

禱雨投龍潭 戊申年三月二十日

歷下城西百尺潭潛龍止水碧於藍春深猶未

興雲雨爲寄嘲龍詩一函

得雨謝龍潭 三月念三日

漠漠浮雲起四郊夜來清響答花梢東皇已去
誰行雨知是神龍欲解嘲

贈少傅兼太子太傅大司馬蕭老先生三
十韻

乾坤鍾異質海嶽產名賢家世承何後聲華邁
㻛前鳴琴西入晉起草北還燕籌國才難盡臨
戎志益堅隴頭分背水沙苑莽蒼煙陝吧頻瞻

毋防秋長在邊驚遙從帳十飽屢鳴弦幕府
旌麾壯賀蘭鼓角闐河邊無飲馬塞下有耕田
上谷神京邇三雲大地連中丞仍仗鉞司馬更
持權當戶皆迎餌單于總嗜羶但宜明約束安
用控戈鋋漢史營平傳周詩方叔篇均勞身出
入兼攝勢周旋王者無分土夜郎自絕天重開
唐郡邑復覩漢山川位躋孤卿重恩深雨露偏
掄材多汲引拔帥絕因緣報　主身何惜憂時
淚欲濺龍門瞻在望麟閣畫屆先白髮風霜老

丹心日月懸應期當五百歷歲擬三千威望同
裴相精神並偓佺懸車終未許休沐敢求便保
傅謳應爾君臣契則然羔羊美退食童羖愼初
筵後輩儀刑在淸朝德業全三台星自朗五色
雲相鮮　社稷資公輔奠安億萬年

湯堯文舊寅長寄詩爲贈賦此奉答

曾從漢殿識騶牙出牧還同貢水涯豈謂迂疎
堪槩戟獨憐蹤跡寄煙霞已聞辭世求靈藥猶
自躭書度歲華天竺一峯高僧寺遠何時共聽演
三車

哭對泉李冢宰

共向明時嘆積薪驚聞一代隕宗臣建牙我媿
仍今地推轂人逢秉國均宇宙正恩山僕射公
卿難繼漢平津龍淵賜劍歸何處應吐寒光映
北辰

聞蕭侍御雪後登岱宗賦此奉贈

方岳巡行得暫閒危峯萬仞自躋攀日生蓬島
銀爲海雪霽天門玉作山訪古巳窮三觀外避

寒應醉五松間茲遊奇絕堪圖畫收盡乾坤爽
氣還

贈畢東郊侍御

凌雲才藻冠詞林慷慨常懷報　主心石室書
紬千古祕烏臺地總百官箴東方侯伯先公領
上國風謠季子吟聞道抗疏罷鹽鐵長安紙價
踴兼金

夏夜宴歷下亭同蕭念野畢東郊二侍御

泛舟遊大明湖

失意沉沉水氣寒移樽倚棹再邀歡衣霑香霧濕荷葉手染濃煙傷竹竿執法明時章表健談詩良夜酒杯寬獨慚江海思歸客猶自追隨忝法冠

深秋久旱忽聞夜雨志喜

秋來初見菊花雨五夜頻聞霹靂聲欹枕惟驚簷溜斷披衣不待曉窗明懷歸猶可終年待望歲何妨九月耕欲向參軍詢米價非關王椽有癡名

馮元成自嶺表寄書兼遺方物勸我遠色爲詩寄却因以嘲之二首

美人三載隔天涯萬里羅浮雁到時折得早梅因寄遠緘來紅豆見相思知將海水供詞翰恐被風煙改鬢絲勸我加餐仍遠色白頭曾似小吳姬

其二

敬通不遇古今同炎徼愁懷一紙中隨俗檳榔消曉瘴熏人桂樹散秋風蠻雲崖厭寄端溪石踰領遙分粵布筒我欲移君寘東岱江湖南望水無窮

答吳少參挺菴時爲韶州分守

當年結綬白雲司共許虞廷彩鳳儀得句春生靈運草書碑時托伏苓芝天池地遠搏鵬徙韶石音清舞獸知暫飽荔枝誇北客章江五兩數歸期

得馬稱長督學詩寄此奉答

諭蜀馬卿已倦遊秖將詞賦擬千秋騷人感遇

非無怨國士論心別有愁幾度深林懷麋鹿有時長坂憶驊騮歷山汝水風煙隔莫厭詩筒屢唱酬

寄壽參藩蔡沙塘先生兼贈老恭人二首

早辭藩政賦歸田骨變黃芽人是僊種藥新開花外逕烹茶旋汲石間泉碁中歲月柯經爛宇裏龍蛇草聖傳寄語及門老宗伯誦詩好引抑之篇

其二

曾開滄海變桑田七月家中舊降仙架上石經
書是蔡古來名翰帖爲泉身經吳郡兒童識政
在荊襄耆舊傳偕隱有人能布素他年彤管見
遺篇

久旱投龍潭

百二春光雨點稀炎風日日掃芳菲塵高似欲
連天漲雲起無心作澍飛龍蟄久安潭水淨麥
枯空負土膏肥躍潛惕亢渾難測空說先天天
不違

顧益菴宮諭奉使册封至齊禮畢有述

册命煌煌 聖主恩雙持絳節出金門腰懸寶
玦王孫貴手啓瑤函儲相尊青社人爭瞻袞冕
朱衣我亦具櫜鞬百僚齊問 皇躬泰喜進佳
貰酒一罇

遊顧宮諭宴歷下亭泛湖

歷下高亭結彩霞開罇有客賦皇華湖光欲被
荷花漲山色難教竹樹遮城裏垂楊維釣艇宮
中流不過田家詞臣筆似王摩詰寫作詩圖入
紗紗

錢機山太史有詩見贈用韻却寄

曾緣鳴躍想雲津慚愧晨華覩未眞金錯有時
傳遠意玉堂何處挹清塵趨庭吳祐年偏少嗜
學更生識絶倫聞道宸聰資啓沃漢廷屬望在
儒臣

得雨投龍潭

池躍泥蟠各一時 皇天仁愛偶愆期未雲孰
與騰空便有歲何妨得雨遲霹靂數聲宵入夢

膏原四望曉生姿雨暘從此皆時若龍見龍潛
慰我思

哭王玉溪太僕

南北驅馳四十春清風兩袖絶纖塵宦情六郡
知工拙物論三藩見屈伸天上也應卿是月人
間其羡鬢如銀嗟余垂老未歸去驚說雲山馬
鬣新公爲司理郡丞太守府史六郡

重陽雨中菊花

雨姤重陽菊霏微連夜陰含情生暗淚無語但

丹心能助幽閒怨深孤逸士吟從來誇晚節非
爲瀟灑全

題蘇東坡墨竹

春木虬蟠欲化龍相邀鳳竹舞東風玉堂仙子
暇貽容千古高懷墨妙中

聞趙司徒出都門感賦

去國蕭然一老臣千秋邪正果誰眞從來萋菲
工成錦豈有丹砂幻作銀但信剖心明日月何
妨曳履下星辰梁傾棟折今如此空使憂天淚

滿巾

同馮侍御登歷山

繞郭千峯起暮雲登臨載酒此邀君燕山岱嶽
空中斷碣石遼陽樹外分日射平湖光錯落煙
生翠壁氣氤氳倚欄無限憂時意盡付鷲飆送
雁羣

冬至前三日有詔停刑齊中獨得蒙恩賦
呈馮侍御

時慶嘶書下玉墀葭灰垂轉地中時　聖朝解
網遐還逐野老扶笻喜更悲知有遊魂先化碧
獄怜多命總如絲願將愼重用刑意持向虞廷
答士師

李本寧方伯從揚州寄詩四章次韻奉答

當門名重漢諸公今古情欣御李同夢裏金鑾
分縹緲賦中玉樹自青葱周官方伯稱雄職楚
國三閭得變風莫是眞人輿起地文星偏暎日
華宮

其二

遨遊新向代中來六月氷堅上五臺不二法從
摩詰問三生身悟永師廻已嫌圖籍高東壁肯
爲孤卿接上台想到迷樓回首處燕梁隹何不
曾裁　公新從五臺來延客揚州

其三

何被浮名絆此身文園何幸挹芳塵山城忝作
分符吏京國同爲輔瑞人臥病惟思遊五岳祈
年無計問三辰岱雲觸石皆虛語吹律誰回黍
谷春　公爲嶺北分守時予爲贛州守予正歲同以藩臬入覲

其四

駙音曾扣子雲居留滯東秦十載餘急難君驚三至杵死生予怯斷行書風霜入鬢人將老金石爲交信莫疎欲和四愁慰乎子汀頭雨雪正紛如君弟爲蕭令方被重劾斧延佳救予新有同産之戚

葉相公三年奏績賦贈一首

三年出入未央宮蹇蹇王臣誼匪躬坐息邊塵談笑外獨持廷議是非中天高惟賴星杓運歲旱方思霖雨功自昔康侯多異寵周家論道屬

三公

哭弟四首

雙親膝下爾肩隨多難堪傷童子時六十年來半離別華巔悔被一官羈

其二

一別何堪十四年相思常欲賦歸田誰知造物能相負緘恨無由到九泉

其三

家庭萬事爾身當不但馨香祖考嘗今日赤貧諸子弟誰同推食解衣裳

其四

孤兒猶自不勝冠萬里應知卵翼難惟有慇懃寄書札兒身須作父身看

哭侄一首

我祖中丞貽子孫家中僅有古三墳四傳賴爾爲家督再第余慚受　國恩昔日衣裳無定主今來誦讀頗盈門東歸空負疎公志痛哭城南水上村

贈杜鳳林大將軍

破虜當年百戰身歸來鬢髮已如銀登壇伯仲昔龍頷傳世韜鈐作虎臣門外趨風金甲將堂中搴案白頭人雄心肯逐韶華老魂夢猶淸九塞塵

宋繹田侍御以青巖隱居詩見寄賦贈一首

不緣多病臥文園抗疏歸來此避諠賦就梅花新卷出照餘藜火舊書存烟霞盡染詞臣筆叢

輔應知、聖主恩莫謂山中饒勝事江湖廊廟
更須論

登秋望後邀馮禮亭侍御讌明遠樓

渡上西風宿雨收清商一曲共夷猶月生東海
亭如洗城對南山翠欲浮醉客今宵思繫馬懷
鄉十載望牽牛憑欄暗把周詩咏蟋蟀聲中四
野秋

曉馬東舖即事

晨征山復水景物自依依月色猶留潤露華欲

染衣遺粃存肉芬老樹逗芳菲知有岱宗在遥
看入翠微

過魯少愳城南公署

南風蕭瑟羽旄輕古道逶迤過魯城父老迎車
迷欲隘偏稍委地市皆盈才疎久擁青齊節身
病難尋黃綺盟擬向靈光訪遺迹千秋疑有壁
中經

謁孟廟一首

嶧山前峙勢凌雲松檜陰森滿院芬奔走自多
千載士遭逢莫問七雄君身遊上國瞻依近書
到窮荒習誦聞今古人心從此正世間邪說枉
紛紛

曉秋飯界河驛

驛路通京國青山接界河民知鄒魯朴地憶聖
賢多棲畝欣禾黍凋風悵樹柯十年空忝竊一
飯媿如何

臨城驛偶成

徐兖此疆界長亭萬柳條手無將雨露意乃採

風謡北望神京邇南通嶺海遥三齊民力困莫
遣謗星軺

送劉蘿徑觀察之貴竹

新授使節擁星軺路指銅山白石橋廟食舊聞
王是竹火耕今説峒多苗千山翠藹毫堪染一
弱仁風瘴可消聞道水西非舊帥好敎長戴
聖明朝

春日西郊訪穆桂陽吏部賦贈

懷人幾度訪郊居一片淸心玉不如戀 主豈

憶太上詔題材究憶袖中書庭閉露滴丁香樹
颸靜風驚豚望魚蚤晩應趨金闕去城西燕逕
道教鋤

數馬集卷之十七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詩

遊靈巖四首

岱宗西望見林巒問俗登臨得縱觀樹色能添旗色翠山光饒借劍光寒經馳白虎堪名寺法護青虬許遶壇欲訪定師禪寂處鐵衣留與世人看

其二

洞門香霧撲衣來半壁祥雲塔院開石勢凌空攢劍戟山形隨地湧樓臺晴嵐滴滴飛成雨危磴蒼蒼濕作苔便擬乘風登絕頂禪心詩興兩難裁

其三

方山圓嶺勢嶙峋千古叢林氣象新石上盤根懸檜栢巖邊積翠雜松筠舊碑磨付題詩客高座留登說法人莫酌甘泉分玉露暫將冠蓋拂輕塵

其四

靈巖巖上望西天鶴兎東來不記年鳥向櫻桃曾獻實僧拋貝葉種秋田名山宜據三齊右嘉樹陰栽兩漢前休嘆頹宮與殘壁曾聞瓦礫有真禪

舟行至宿遷阻風

地近淮陰海氣多石尤風急水增波貫魚莫喜千帆進退鷁其如九曲何北望未能忘錫履南行猶自擁琱戈　主恩未報身將隱淸夢時時

到薜蘿

龍井二絕

蘇公曾訪辨才處夜半空山入定時千古風流難再續徘徊泉上得歸遲

其二

千株翠栢半垂藤路繞清溪興自增玉版籜龍堪入饌青山何處不逢僧

又六言二首

廢興新舊龍井高低大小泉亭石似鵬搏鳳起

鳥知日落山暝

其二

坐上參差翠岫望中表裏西湖渴舉山僧茗飲醉看大將昆吾（是日李大將軍同遊）

高東溟中丞招登吳山夜讌

吳山蒼蒨暮生雲怪石奇松帶錦紋燈影遠從湖裏見歌聲靜散郡中聞屢過霧境眞相負一遇心知忍遽分坐待海門高上月穿林入座挹清芬

其二

萬家燈火接江雲縹緲虛空見水紋宮室前朝看已變海潮中夜坐來聞山形入郡千峯盡地勢臨流兩浙分共道百城皆向化炎風六月藹春芬

高東溟中丞出餞鳳山賦五言二十四韻

壽酌乘出餞坐我鳳山頭樓閣萬家郡風煙兩越州江湖隨地湧城郭帶川流懷古因思趙爭雄并億鏐繁華當代事戰伐幾時休王氣百年盡地靈七葉收故宮存遺址御苑接高丘客有興亡感人欣形勝遊朝趨文杏館夜泛木蘭舟三伏能忘暑萬松欲送秋望中千彩鷁尊底兩驊騮美景同欣賞深杯屢獻酬盤桓危石下徙倚小亭陬南北招提勝東西睥睨稠方言雜汴宋民俗帶成周處處憂機杼時時去賊蟊黃金旌漢吏赤土拭吳鉤海宇咸安堵廟廊行借籌功當垂竹帛名已覆金甌駑足慚附驥歸心羨狎鷗方悲十載別何惜兩宵留且盡河山興共

鬮今古愁潮平催解纜別緒兩悠悠

過分水嶺

無諸舊地古名州形勝東南最上游壁立千峯雲闕石支分一水芥爲舟薪櫵久作周家用華實還堪禹貢收媿我歸來頭半白空從前輩想風流

九日攜諸子弟登清源山

六十年來汗漫遊登臨重見舊滄洲天風嶺畔雙吹鬢潮水城邊一繫舟滿眼煙花雲外賞千

秋形勝望中收晚芳未發入垂老怕上層巒景上頭

雨後過五虎山渡江偶成

南山遥望北山城一水東流勢自縈候吏芳罇邀客醉長亭脩竹傍人行雨餘淨洗旗峯出江靜徐看錦浪生況是年豐禾菽野驅車何敢緩王程

遊武夷登天遊觀

煙霏斂盡萬峯青蒼壁雕成怪石形疑有五丁

揮神斧縈之九曲護山靈溪邊玉女潭爲鏡雲際仙人幔作亭此日振衣千仞地行藏空自羨鴻冥

舟次延陵厚許典客投贈次韻奉答

搖落深傷宋玉秋夢魂夜夜過東甌莫嗟市語能成虎誰道禪心可狎鷗革履曳來拋不蚤風帆歸去杳難留洗天風雨須公等看取陰霾次第收

暮至錫山嚴侍御招遊鄒督學園林 五言排律

泛舟入小渚秉燭恣瞑搜山色近還暗波光遠更浮酌泉冰玉齒烹茗覆金甌曲磴依崗轉清渠傍室流開疑三徑蔣題是梁園鄒祇樹風前響曇花世外幽鶴歸眠塔影魚躍散池漚酉穴藏書古禪牀染漆髹香燈僧入定冠劍客同遊奇字倉頡造新詩李孟酬開牕迎舊竹鑿地立新洲臺上霜威霽林中風色柔聞歌知子夜撫景羨南州相府遽空設平泉石可酬因之懷今古此意總悠悠

再題大安驛

千里辭家入蔣州回車復作故鄉遊何人更試韓稜劍有客空思范蠡舟風雪只餘雙鬢在琴書遺付一囊收擬題幽恨傷魂鳥無那滔滔海水流

與田驛阻雨紀懷

登山臨水數歸程目極天涯海上城塵土滿衣何處濯巉巖當路幾時平驅車每犯三冬雨度嶺惟逢一日晴寄語春明門外客著書今古學

虞卿

題大横驛驛有持鸚鵡北行者

清溪一道綠煙低石磴崎嶇徑易迷何處金多、吉鳥聲此中山靜定猿棲世間萬事延津水匣裏雙龍太華泥歸去故園蘿薜在天涯芳草任萋萋

題芋原驛

年年冠蓋向神州三老迎人此渡頭桂楫蘭舟行處樂金閨玉帳夢中愁去經吳越千山遠歸

隔江河萬里流雙補龍鍾非昔日無心更爬望京樓

題楓亭驛

幾歲懷歸喜定歸鄉關景物尚芳菲遊僊有洞回頭是涉世多勞轉眼非荔樹自青楓樹落祥禽不啼鶯禽肥驛中有荔枝樹宋時樹地故多鳥縱觀東海波濤壯猶恐當公心事違

暮春詹明卷人令兒招值雨偶成

空度日日對雨吟詩為幽城還學稚拘細雨壓邊低更爬餘風吹絮去還來作端時令春陰合天外潮看霽色開落雀故人能醉客應攜玉局隨金罍

端午舟中觀競渡

舒卷如雲頗自由也從年少學風流一溪流水綠湖漲兩岸峯嵐過雨收嬌若遊龍舟鬪捷行同退鷁橹聲柔眼前勝負何須論且向東陵訪故侯

端午泛舟有作辱何穉孝年兄和詩復疊

前韻

其笑陶唐有許由清時何意老名流文章久得江山助勳業還看竹帛收進艇花谿人自樂蕩舟海面水偏柔聊將佳節同時彥興到傳呼郎曇侯

送李郡丞之南安

才似終童早擅奇綰符兩地政聲馳新從銅虎分丹篆舊賦羔羊美素絲日暖章江求瘼處花深庾嶺採春時鬱孤臺下多年別握手臨岐有

所思

送中丞丁禹門同年請告歸四明一首

海邦千里倚長城政令如春雨露清月照村墟人酣席波恬島嶼將歸營召公芰舍遺南國賀監風流隱四明世事浮雲多反覆知將蘿薜重聱纓

中秋蘇心竹太守招同謝月航何匪莪二同年池上玩月同賦秋字

綺席晉分玉兎秋淮南太守舊風流爲山欲象

蓬萊島驅石曾浮渤海舟客子碁中爭別墅佳人月裏度紅樓若教桂魄能常滿碧沼芳園夜夜遊 池中有石山從英州買石泛海而來

禱雨偶成

夏秋不雨已三月步禱慇懃學野人東海旹曾觀孝婦周詩空自嘆黎民天高難望風雲合地癖何堪水旱頻聞道神京猶苦潦誰將調燮慰楓宸

許慎夫以菊花三本見貽賦謝

搔首空齋獨坐時菊花移植到東籬開成玉盞人堪醉幻作金錢世恐疑且共風霜堅晚節肯隨桃李鬭芳姿知君雅愛離騷賦欲採秋英慰所思

題南安廣文龔先生冊

春風入座慶雲舒山斗名高萬仞餘腹笥五經人問字峯窮九日客藏書多滋苜蓿供疲馬遍採芸香爲蠹魚金玉總資追琢手于今髦士盡璠璵

壽李儀部母吳太夫人九十

婺星高映老人星偏向東南夜夜明圖裏岡陵霞作帶堂中環珮玉爲珩承顏有子皆華髮繞膝諸孫不辨名從此蟠桃經幾熟三偷笑指滑稽生

壽岡卿謝年兄七十

謝家蘭玉滿庭栽堂上朱顏半白鬛在野曾將駟馬賦專城先佩虎符來家傳綸綍三承寵壽比岡陵數舉杯難老弟兄何所似雙陽山色共

壽張母太淑人疊峯萱露圖太淑人爲張洞齋憲長妻三子一爲上石州守一爲高唐州二守一爲國學

海上峯高更有峯華堂開對玉芙蓉當年栢樹凌霜秀此日萱花浥露濃南北三刀歸祿養乾坤百歲美榮封版輿時御潘園裏行藥惟須手一笻

讀李都護枕戈集賦贈

千羣貔虎過遼陽大將旌旗滿路光戍久不興

揚水怨功成應賦出車章鐵船久已沉東海銅柱還堪鎮異方莫道枕戈心便老匣中龍劒有星芒

遊石佛寺

客至焚香禮世尊登堂相對兩無言天開佛國群雲擁石作如來舊蘚存渡海鐘聲歸遠岫撼山湖勢遶空門壯心此日堪銷盡未得高僧與細論

題謝月航同年待月两月二軒

蟾光何不照偏對軒中人掃地迎來舊從天玩處新此時清萬慮終古絕纖塵却笑庾樓上紛紛隨衆賓

其二

廣庭看不足無計挽西傾欲借長繩繫還爲虛牖明望雲愁點綴帶露挹淒清每誦謝莊賦悠然千載情

書舍中新種荔枝二株戲作

買券曾書二十株入門驚見一枝無移根綴葉

憐稺子結實成丹待老夫汲水但教晨夕繼經霜便覺歲時殊人生壽考知難料弄影娑娑且自娛

壽蔣母吳太恭人八十

千秋彤管美存孤才識翩翩女丈夫青鏡昔驚鸞照影丹山今見鳳將雛五花綸誥身無忝一代綱常手自扶聞道期頤猶善飯芳園行藥正歡娛

重陽前四日訪許慎夫對奕譚詩按到疏與梁武

帝賚拾翰庭中奇石及禮記一部慎夫庭多韶石異草又十年前是日尊大人仲恭年兄過齊訪余飲趵突泉食蟹美之故詩中云云深致慨云

秋江寂寞自垂綸乘興時來訪許詢較奕誰當輸韶石論詩君欲過唐人草多書帶翻成富菊有金錢不是貧却憶函山十年事黃花紫蟹對兹辰

陳惠甫大叅丁興文吏部九日招登鷲嶺宴巢雲賦詩二首

鷲嶺秋高萬木青探奇此日扣禪扃上方霞作

諸天瑞下界江分大地形花待世尊拈說法石爲羅漢解聽經龍山峴首皆寂寞且話虛空坐翠屏 右靈鷲山

其二

披棘攀蘿一逕微懸崖百丈挂雲扉天風瑟瑟驚吹帽澗水淙淙欲濺衣嶺樹秋深霜葉下江城日暮海潮歸憑欄却羨青霄翼不似空山鳥倦飛 右巢雲巖

李伯東方伯叔玄符卿招遊茅公洞同賦求字

岡廻路轉到林丘栢樹森森晩更幽怪石嵯峨蒼蘚合小亭高下白雲留泉聲一道風澆竹山色千重客倚樓不用別尋茅洞去華陽眞隱此中求

又賦五言律同用心字二首

碧澗淨秋色長松帶夕陰樓高雲出沒池淺石浮沉羽客鈞天奏騷人白雪吟憑欄時縱目空有子牟心

其二

移酌平橋上虛亭背樹陰風微花氣合竹密棋聲沉紫蕨供朝膳玄猿伴夕吟買山今隱矣想見許由心

李伯東方伯於茅菴佛前彈琴

宮商含古意山水助清冷世上知音少如來側耳聽

同李方伯伯東尚寶叔玄夜讌陳文學山池芙賦東字

千峯夾岸一溪東水榭山房落鏡中蠹簡舊閣
藏酉穴漁舟誤引入花叢題詩客夢池塘草坐
隱人高魏晉風夜飲何須更投轄篙師不渡若
爲通

同伯東兄弟遊崑崙砦

設險依巖邑崑崙障一方雲中開雉堞樹底見
舟航栢古香生閣苔深綠滿牆時平聊共眺今
昔意難忘

題廖弘謨書齋

臨水防石險近山得地平養魚師范蠡載酒學
侯生雨過琴書潤夜深燈火明倦遊吾欲老谷
口可歸耕

彭溪客舍

霧散高峯隱見林疎一徑橫斜啼鳥聲中逆旅
稻花香裏人家

陳惠甫大參丁興文吏部晚秋枉顧草廬
因留小酌二首

門外羅堪設忽來長者車傾杯無浮蟻入饌有
枯魚覓句唐風後談經魯壁餘明朝太史令應
奏聚星書

其二

素交情若水小酌客常醒楊子玄猶白阮公眼
自青新懸秦代鏡舊榻漢時經秋老黃花瘦因
風動晚馨

至日同許愼夫送盧一清山人歸蘇州得
流字

揚後駱前較孰優君從異代繼風流揮毫巳攝

吳中勝彈鋏欣爲海上遊客舍屢逢園橘熟離
亭正値琯灰浮嗟余遠媿荊州守到處休誇萬
戶侯

大宗伯黃儀庭先生哀辭

曾奏彤廷五色雲東南瑞氣正氤氳文章左國
鴻儒筆禮樂夔龍盛世勳絲服情深身屢退金
甌名覆語頻聞山公啓在儀刑謝誰嘆中郎似
虎賁

又送盧山人歸蘇州盧能詩善畫工書

門臨雙塔一齋開爲客三秋此日還訪古身經龍劒浦吟詩夢到虎丘山鄭虔妙蹟看將老魯望高風杳莫攀若話吳江心已往朱簾畫舫水雲間

渼稜菴工部贈詩勸赴金陵次韻奉答

鳳凰詔下　主恩濃許到舊京聽曙鐘闕後乾坤金闕在望來陵寢紫雲重祇疑鷗鳥飛相避却羨冥鴻去絕蹤慚媿故人投贈意憂時何以補山龍

林奉常黃宮諭蘇尚寶蘇李二觀察呂侍御招遊李氏山池

鋪金買地結園林靑草池塘灌木陰流水聲中花徑轉沉香煙裏竹房深高臺地敞堪留月遠岫雲生欲作霖登眺幸隨冠蓋末夜深猶自惜分襟

陳時聘陳惠甫二大叅丁與文吏部招遊歐陽石室同賦風字

三年雲臥與君同欲別猶攀巖桂叢人似浮居桑下宿山疑禹穴地中通千尋石壁臨虹渚萬里滄波見日宮勝地名賢今古重題詩一爲表雄風山臨涪江有石橋臥其上

與李伯東方伯詠李儀部克蒼祖祠庭中山茶花同用茶字

駘蕩條風處處花開從冬月有山茶廣庭日照疑舒錦翠幕春深似映霞爲媚朱顏催進酒却欺華髮使籠紗幽香豔色稱奇絕況植深根李耳家

贈林太守震西先生

五十年來海內名詞壇誰不避前旌匡廬勝處多奇語汝潁塗中有頌聲行藥不勞鳩杖引澆花欲待蜜房生于今壽考齊衛武金錫眞如百鍊成

閩中丞表聯我公世有令德厥祖再還遺金廼翁不娶繼室皆人所難也發辭有自食報無窮爲賦詩二章

中丞淸節繼泰安世德芳於九畹蘭燕翼曾將

擕桂植鯉庭留得一經看揮鋤不學華歆顧爲御還憂閔子寒今日恩波已三錫海東江左總彈冠

其二

衣冠獨數大江南奕世淸風作美譚色本是空寧注想財能不惑更何貪新開漢署材稱栢欲作周楨木有楠願借冠君留數載旌旗長照化龍潭

贈郡博士張先生

君家甲第舊崔嵬拂面春風絳帳開孝友德推張仲美薪標材爲辟王培校書虎觀方求士講藝鱣堂豈滯才我有執經諸稚子時時載酒問臺駘

奉命往南都不果行

問訊王孫草道傷幾許長三春愁暮雨此日向朝陽老馬途能識歸禽力倦翔荔支花已放又得一年嘗

贈陳蓀初公祖入賀 萬壽

擕旌遙指五雲邊爲採風謠達 帝前舊從伯夷觀舜樂新隨四岳祝堯年九天日月明華袞五鳳樓臺對御筵朝罷彤弓應有賜南行還賦黍苗篇

貞兒入京秋試書示

驟首長安道還爲驅馬行一枝月桂在萬里雲衢平詞學春山秀神宜秋水淸背城看戰勝須念倚門情

陪林奉常李儀曹蘇尙璽遊筍江放舟登

溜石墩 時歲荒米價翔貴方告糴於吳粵故遊人甚少

城枕三峰百堞開蒼溪數曲遶樓臺江間簫鼓遊人少天外帆檣估客來洲渚遙分平野綠石橋橫障晚潮廻舍舟扶杖登高處萬里薰風亦快哉

題林弘伯夢古齋

古道茫茫不可尋今時誰見古人心文章行業在方册夢裏相逢古亦今君本濁世佳公子趨庭日日聞經史作賦欲凌蜀客雲偏師擬奪長

鄉塾築室自名夢古齋圖書四壁暎蒼苔袖衣常在漢唐上此外羊求得往廻我本東南西北人歸來三臥荔園春聽君談藪清人耳欲訪蓬山共垂綸

贈夏純甫父母之鄧州

從子臨民手一琴四郊桃樹自成陰庭間舞罷風前鶴政與馴餘陌上禽月滿春臺留作鏡雲飛嵩岳待為霖攀轅父老爭圖像難寫冰壺不染心

中秋同史蓮岳少宰邀蔡五岳使君登李儀部江樓

江城露下暑初收問俗褰帷上此樓翫月庾公宵有興憂天杞國客同遊海門波湧空中魄溪岸風生檻外秋咲指南山蒼翠色年年長暎水東流

其二

微雲纖靄望中收皓魄分光入小樓暎水樹疑依月種凌波人作弄珠遊暫維五馬驊騮夕共聽千家蟋蟀秋欲賦中和論講德玉堂仙子舊風流

客有貽詩稱余疏捄陳御史大夫之誼者用韻答之

愛國惟知望歲登匡時敢謂擅才能交情每歎青雲薄世事頓驚白髮增九曲秋烟迷玉女三山夜月夢金陵相逢若話虞卿在解綬還擔舊日簦

送丁與文郎中應　召入掌銓政

早歲含香奉　至尊清秋召命出金門十年時事閒中見一代人才靜裏論宜把誠臣方勁草更將廉吏比芳蓀巨源藻鑑懸郎署僕射于今啟事存

題顧雪坡讓封卷

徹侯豈不貴達士輕之如鴻毛讓國豈不賢季札之義未足褒古今辭受貴合義箕山潁水徒為豪借問兩角戰蠻觸何如三咽同井螬畢竟賢愚皆灰滅太山未必大秋毫我聞雪坡翁讓

虜詭至高漢皇方伸帶礪約絳灌豈湮汗馬勞胡爲固讓與其弟不貪茅土與旌旄自是賦性本高潔千仞欲學鳳凰翔俯視世間人爵貴僅如燕雀戲蓬蒿柴翰留中冨山水摛詞筆下起波濤有時清江明月夜左執巨觥右蠏螯有時空齋雪片落爐燒榾柮枕離騷人生所貴在適意何必饌玉衣錦袍第五驃騎同稱謂強爲低昂似桔槔我去雪坡二百載聞風想見廉頑懦眼底奸雄方得志翻咲夷齊西山逃閒來一讀

雪坡傳數聲鶴鳴在九皐

九日發崇安度分水關感時書事兼懷表中丞李侍御

狎鷗海上已忘機又逐閒雲出岫飛客裏晚芳遺雜佩天邊曙色急寒衣蒼溪翠嶺無今昔北闕東山有是非桑梓阻饑猶未起栢臺回首思依依

晩秋由鉛山之弋陽作

山谷透迤一逕斜藤梢棘刺每交加荍花向日旋粉霜葉殿秋欲散霞市上全無留客舍竹中時復貯人家鶩湖勝地看非遠惱殺亂峯故故遮

弋陽道中即事

薜蘿橫棘滿山隈轉憶狂風野火燒乳虎林深方引子遊魚溪淺未蕃苗（吳楚間以小魚爲魚苗）車臨絕澗防苔徑旆指前溪過板橋險阻疑將賢路膈遂臣南去幾還朝

婺源道中有懷汪少司空

青山歷盡更岧嶤僕馭長吁馬不驕村近白雲逢木客人隨紅葉度楓橋艾嗟世路羊腸險未覺南天鳥道遙欲問司空家近遠長林秋色晚蕭蕭

廬陵黃堯纘紹夫著

詩

孟冬十六日同常懷遠陳平江二通矦了
大司空蔣少宰沈少宗伯二學士於南京
奉先殿捧　帝后神主暫移西宮賦詩紀
事

重城深鎖形庭路　原廟衣冠百霧護遷　主
欲將廟貌新傴僂奉入金根輅翠華高舉明月

中佪樂送歸別殿去黼座餘香濃染衣步出宮
門屢回顧憶昔　高皇初建邦雄據江山九鼎
鑄宸居壯擬未央宮羽衛森環石城戍龍髯一
斷難再攀洛邑新營玉輦駐虎踞長存萬載基
駿奔遙想百官富金爵觚稜氣象高咫尺欲迷
新豐樹惟有　五世帝后霧千秋思沛樂其故
藹新幾度毬貂璫薙草有時逢狐兎今者榱瓦
欲傾歊司空奏　帝動思慕水衡有錢匠有緩
新之宜令安且固兩都並建古則然一葦無愁
江可渡公矦大國盟山河草莽微軀沾雨露欣
同捧日下雲中踴躍何能忘憂懼欲將盛事揩
聲歌安得詩如寶鼎句翰林主人楊班才揮毫
好作二都賦

送孟晉純庶子之京

鳳池人別大江頭欣向重輪日下遊次仲說經
年尙少桓榮稽古志初酬長空雲送蛟龍雨故
國風高鸛雀樓　聖主籌邊資廟略可能無意
禁中求

酬李翼軒先生留都見贈四首

黃金臺上憶同遊立馬相看鬢未秋幾度槭書
傳北海三年盡室寄南州江潮聽罷聲皆寂山
寺來多景盡搜莫是客遊殊出處頓令歸思滿
滄洲

其二

江漢英霧聚一身鑾坡屬望在儒臣攬風數攬
三泰轡問俗頻須五岳春舊祿斗分名下士高
方寡和郢中[illegible]遊莫怪[illegible]山[illegible]

氣新

其三

書生力弱怕灣弧漫領貔貅守舊都欲上樓臺瞻日月每愁風浪阻江湖壯猷難慰吳三老作賦深慚楚大夫秋荻蕭蕭春草綠知君覓句得驪珠

其四

常嘆相思欲見難到門無暇整衣冠天涯旅舍催移竹歲晚交情比握蘭道德新經何日就齊

梁舊蹟隔春看濤尊莫訝綏迎客惱殺軍書滿將壇

酬徐魏國誕日贈詩

上公御命鎮南方先世元勳異姓王鐵馬千羣開豹略戈船萬艫學龍驤丁年授鉞謀猷壯甲帳談詩翰墨香慚愧餘生雙鬢白贈言何以報琳瑯

贈巨源齊王孫

秣陵西第識王孫前朝[illegible]飈逸氣存[illegible]隨

青社改玉京長傷[illegible]泉等[illegible]道德經中守靈向神仙字裏斷況是德山[illegible]地行今應好採芳蓀

題劉銓部宇烈母妹筱烈卷 銓部之母從父宦江南回蜀江中遇盜母女相攜投江而死

長江浩蕩魄安棲耿耿雙珠沉作泥鳴玉思從貞母志結褵身是士人妻寸心須向中宵白此臂寧容暴客攜欲訪幽宮弔遺恨憑誰爲照太眞犀

陪懷遠侯常紹龍渡江至浦口觀兵

雲帆高掛大江流曉日初升宿霧收遠岸低昂橫浦樹長空浩蕩濟川舟滄溟倒注湯池滿紫氣濃依寢殿浮南國安危誰倚仗軍中自有漢條侯

遊莫愁湖

官湖艷說莫愁名湖上春風四面生嬌臉巳隨流水逝殘眉猶作遠山橫江樓勢動蘭橈轉浦樹陰移綺席清江左風流饒勝事憂時無暇話

傾城

靖海寺三宿巖

奉詔勞師破虜歸停車曾此扣禪扉江干父老留三宿海上旌旗轉六飛潰卒扶傷身赴敵元戎抱恨血沾衣大功已被書生建羽扇還堪手一揮

夏日柳營勞師過雨同衛桐陽攜酒過文部花園因東蔣少宰二首

書生騎馬學臨戎乘興還過小苑中紫禁郎[illegible]

羅遶外青山惟隔女墻東總開高閣花香入雨濕長松霧氣籠載酒不逢巨源飲相看似有竹林風

其二

遨遊常嘆故山遙大隱寧知在市朝種果不妨分禁樹鑿池何必引江湖新荷出水珠還細翠竹臨風玉自搖消渴相如方苦熱可容高臥過秋宵

姜養昌年兄來遊攝山因攜酒出會于草堂寺蓋舊有棲霞之約因遇雨而移于此賦詩見志

一麾辭北闕蹉跎三十春歸來入陪京玄鬢白如銀故交久零落生存餘幾人感我同門友歲晚倍相親　命駕躡山巔訪我大江濱慰我饑渴懷攬衣不及晨脩途遵北渚繚繞帝城闉山深饒霧雨徑仄畬松筠攀條度翠嶺石壁青嶙峋劃然見長江浩蕩浴蒼旻上有大士居雙寺自爲隣入門禮大士握手會嘉賓雖無香積飯

而有鱸與蓴相對話疇昔舊事難重陳君本旬宣使今爲放逐臣夜來棲霞宿雲氣滿衣巾玄言盪吾胸一洗萬古塵沉吟子衿詩想見風俗淳願以黃髮期相邀結淨因

東吳林文學枉顧金陵官邸兼贈七言律詩依韻奉答

衰慵苦被二毛侵苔徑蒼蒼上客臨漢代納言曾華履周家髦士總青衿曲江取友年偏小長吉工詩思轉深莫羡愈風論草檄淸時貢賦重

球琳 林與中少師爲總年友

送林若撫文學歸吳兼呈馮元成憲長

空庭雨過草交侵門外何人載酒臨喜聽池蛙成鼓吹愁同籠鳥禿衣衿虎丘野寺三山遠燕子危磯雨岸深閒說鄴中正高會東阿虛席待陳琳

潘王殿下寄詩至留都賦上應教有序 丙戌

歲使至上黨王宴于便殿得縱觀古今書籍臨行賦五言詩爲贈回首三十餘年矣偶小史從潞安來獲拜虞翰因追售事作此詩篇末兼致山岳之祝云

曾識陳王鄴下來應劉席上得追陪五言賦令偏師避二酉書爲四牡開 藩國何人齡比鶴江城有客背成船遙將天末太行色持作千秋獻壽杯

送錢摩陽霧樞還松江有序 摩陽往爲蓬萊令甚著循聲意有不樂輒投檄去茲千里訪予白下中秋前夕與余坐談神氣爽然越二日無恙而逝蓋超然於死生得失之外者也然余不能無悲因賦此詩

投簪何意到春明命駕還來訪友生陳寔豈因賢子貴巨卿偏篤古人情玉樓有召神先往逢閬無塵夢更清道德五千知著就故交空賦大招成

讀 鄭工部允運賦饑民鬻妻詩偶成

道傍棄置兩心悲君既腸空妾亦饑鄉井斷煙何處望天涯去婦幾人歸分形豈有懷中鏡掩體全無嫁日衣今夜月明回首盼孤鴻和影一雙飛

其二

紅顏瘦盡淚泉流偕老何從到白頭一死不難

舒妾恨百錢聊且爲君謀糟糠不棄今如此粱筍無情去即休縱使年豐難再贖西風落葉不堪愁

登平山閣

層巒高閣面江開勢壓南州何壯哉根本舊畿懸日月經綸大業想雲雷山含王氣蒼蒼峙水瀉秋空滾滾來獨有搏風雙健翮翱翔偏繞鳳凰臺

晚秋珍珠泉亭中小酌

淸溪數曲響潺潺與客尋源得野泉湧地自成星彩亂傾盤不數夜光圓僧來汲澗烹茶獻人擬臨流枕石眠四面靑山秋氣合濯纓安得久留連

贈黃平太守黃海鶴詞丈

東南名闕留珪璋文藻翩翩登白玉堂君似蠹魚耽典籍人從威鳳覩文章道州出守從司業太白狂歌謫夜郎天祿古書猶未校秋來螢火爲誰囊 君一門侍郎編修俱官翰苑及君以國子丞遷黃平不赴黃平古夜郎地也故詩中云云

張聲婢世丈擢第授海豐令過家寧親賦詩贈行 宮保襄惠公姪孫襄惠曾守廉州後爲兩廣總制

蓬萊闕下拜絲綸喜見腰間墨綬新擢第名魁同榜容還鄉心慰倚門人絃歌聲裏羅浮地魚米墟中嶺海春司馬還風應不變百年淸節可重論

九日登木末亭在方正學先生祠堂後前一有雨花臺後即聚寶門外報恩寺塔

木葉蕭蕭秋氣來旌忠祠背小亭開懷人欲下千秋淚對客堪停九日杯淸磬韻中多寶塔疎枝影裏雨花臺祇應尋訪高僧去却向三生問往迴

登金陵石頭城

孥雉岌嶪排天驕王氣褭中此地饒玉輦一從歸北極金陵依舊作南朝祥雲片片棲宮樹曉日曈曨上海潮城郭周遭行幾度石頭山勢總岧嶢

爵兒回家書示諸子

爲客再經秋懷歸戀慈父兩地三千里一心存仰俯賴有君賜祿不用愁資斧惟憐爾疾病減食傷臟腑江邊多雪霜海上足風雨念此斷人腸牽衣背重撫吾今已衰老竊祿留何補當賦歸去來灌園學老圃父子得相守庶免倚門苦

送顧祭酒拜宮詹 新命之京

成均任重道兼尊爲佐 靑宮更北轅奪席舊聞諸博士質疑應遣小黃門要知帷幄橫經語

不似臣隣逆耳言瑩氣此時看玉燭祥光夜夜映台垣

贈汪少司成遷　宮允旋　朝

辟雍勝友總如雲周室薪樵更屬君稚子及門皆講藝諸生授簡盡能文龍樓遙下新　綸綍鶴禁將親舊典墳帷幄從容訪民瘼四方愁嘆不堪聞

拙圃吟二章爲吏部計明葵父母作

守拙從來計最優世情空向巧中求甫田易長驕驕莠淺水宜浮泛泛舟但把耕桑供俎豆不妨文史作箕裘承恩繡服兼衣綵杖履追隨此地遊

其二

吏隱經年臥淺莎回思巧宦欲如何溥遊隨處開三逕退食自公賦五紽丙舍春深添檜栢橫塘風晚送芰荷剛時未許山中久空使青山入夢多

賦得景陽宮井

景陽宮路草萋萋欲訪前朝迹已迷玉樹未終樓上曲金蓮已染井中泥興亡國與蛾眉共生死身隨馬足西靴色成空良不妄君看此地有招提

送王支提督學之山東

手持丹詔出江東多士如雲待至公問俗未經青社地齋心先謁素王宮峰頭五夜明初日寓內三齊表大風爲報舊遊諸俊士使君高節古人同

送衛桐陽年丈入賀　萬壽節

舊國官僚盛長衢車馬紛旌旗明海日鐘鼓動江雲拜舞鴛鴦集馳驅隊仗分錦囊藏寶籙龍劍耀星文祖帳三山道征帆二水濆遙將光岳壽去祝　聖明君滔泛峰霞獻衣沾香霧芬受臚瞻北極聽樂想南薰獨念邊儲急兼憂禁闥焚天孫艱組織農父罷耕耘縱有華封頌何如野老芹具官忝司馬負重等飛蚊華衮九閽隔同袍兩意勤願將金鑑錄上使　宸聰聞

送余大鄗鴻臚入賀　千秋

日下重輪瑞氣紅月卿朝謁發江東在陰鳴鶴相和切聯(皇長孫尚未出就外傅)未雨潛龍比德同正想經書陳寶幄懸知名壽集青宮北歸快覩　天顏喜補袞應酉禁闥中

興化府司理晏恭盟先生宋丞相晏元獻之後也厥父　封君名高賛序德化鄉閭白首明經艱於一第然豫章人稱南州高士可下陳蕃之榻者必晏君也課子登第

爲莆陽司理存心仁恕蒞政廉明三載考績　朝廷方徵入爲諫官而以子官官其父夫春雨流膏由枝及根此非獨司理賢也葢有　封君之教焉而遡其淵源則元獻之流澤遠矣莆之士民思人及樹方詠甘棠之章予忝爲司理伯父侍御公門人孔李通家誼非一世爰賦長律美其尊人敢從他郡侵文士長者之權聊抒衷言致循吏鴻儒之慕云耳

相國流芳五百年天生耆舊繼前賢能敦薄俗同文範善養高年視偓佺三獻雖嗟玉難遇一經深喜子能傳拜官北闕青春好砥節南州白髮堅山館荔枝閑聽訟嶺雲松樹坐聞泉鯉湖月照燒丹鼎鯨海波恬下瀨船諫諍擬將　龍袞補褒封兼覩　鳳綸宣醇風萬石家相似陰德于公報不愆匪獨綵衣娛膝下還將繡服舞堂前欲知慶澤由來遠請讀玄成祖德篇

恭謁　孝陵循垣至靈谷寺賦詩八首

高皇避雨此山阿山勢橫空紫氣多四海卽今歸玉帛萬方終古息干戈時聞複道龍媒騁共說崇臺鳳輦過最愛蒼蒼松柏樹百霧咸護蛟螭柯(馳道上有石馬中官稱其靈異)

其二

茂林深處見繚垣馳道東邊碧草墩三尺豈能辭漢賊一杯酉與作吳閻風前樹學蛟龍舞江上山爲虎豹蹲誰勒豐碑紀功德雄文千載照乾坤(垣內有孫權墓乃高皇帝所留也)

其三

黄金臺殿勢層層袖染雲霞此日登眞主自能興白水亾秦何事鑿金陵龍鬚久寂橋山夢鶴駕空聞子晋升自古卜年依勝地周家麟趾總繩繩（陵左爲懿文太子園）

其四

明禋幾度羣臣趨獨許元勲禮數殊西幸六飛親定楚東征萬騎遣呑吳共誇文德高千古不數兵威逐五胡珍重玉龜成九鼎直疑玄武是

荆湖（歲時百官拜於庭獨魏國在殿中行禮有勅書奉祀也　帝座前櫃藏一碧石龜相傳開山時得之土中）

其五

纍纍附葬首中山墳對雙峰尺五間貌似鄴侯風更遠氣雄征虜意常閑論功巳錫眞王爵圖像應高列宿班一片忠魂長耿耿至今疑聯望龍顔（圖中有中山王像）

其六

開岐二冢象祁連勲業當居衛霍前數畝青山分馬鬣一溪流水洗龍泉夢回區脫猶擐甲虜得名王更着鞭若論平胡功次第　高皇雨露不曾偏（開平王追元順帝至開平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鼎住岐陽王兩出塞虜其平章上都俘及帝孫妃嬪而歸）

其七

廟食山中蔣子文勤民漢世有功勲揮戈戰罷江邊日歃血神棲嶺上雲野老入門懷舊樹詞人異代訪孤墳秣陵仙尉今王爵千載英靈護聖君

其八

古門門外遠峰青佛殿虛無接翠屏十里鐘聲開廣陌四山嵐氣落空庭春深地布梅花席夜靜風傳貝葉經功德水枯皇澤在慈雲長此覆禪扃（靈谷寺中有八功德水寺南有梅花數千樹春深遊客無數皆被衣樹上藉落花而坐）

送丁畋亭大司空考績入京

長因卧病謝青驄詔起南都職事雄開府共推中執法秉鈞還許大司空朝瞻紫氣駕鴻上夜

夢蒼山龍虎中却羨蕭何爲漢相功成更築未央宮

哭御史大夫陳公

建節西南十六秋碧鷄如黛瘴烟收餌番虎口孤城在血洗龍泉壯志酬對簿誰能容李廣論功恨不遇咎繇空餘千古萇弘碧化作長虹貫斗牛

哭王漢冲都督

書傳地上漢留侯勲業輸君幄裏籌鄖國忠軀

安反側賀蘭平亂奮戈矛三苗霆擊妖氛淨六詔風驅瘴癘收五指平來珠作郡九真遁去蜃爲樓腰間寳玉千金價史上功名百世留正擬扁舟載西子十洲今作閒儒遊

爲陳侍御題苦節純孝卷

事君苦樂與君同君去奴何棄妾躬一劍酬恩呼吸裏千秋延祀死生中青春不負偏棲意衛敬掄妻白首猶存嚴飾風楊元珍女彤管有人書母德褒章早出大明宮右御頌人苦節

其二

延陵故里一章縫未識嚴親遺閔卤開篋惜看新典籍逢人欲訪舊音容通儒多出諸生籍美僎偏爲慈母供大孝從來能錫類繡衣今不愧陶鎔右陳純孝

贈符卿蘇石水先生奉箋賀　東宮千秋

秦時尚璽漢時卿南國嵩呼上國行麗藻久增龍虎勝高梧今作鳳凰鳴天開金鑑千秋色水遡銀潢一派明　聖主賚君典禮樂叔孫應薦

魯諸生

季春演武臺會舉將才初試弓馬

馳驅將報國結束事戎衣雨歇弓初勁風高馬欲飛人因投筆奮駿識按圖非看取伊吾北長驅立漢威

遊燕子磯

江南江北一磯分磯上常飛燕子羣爪步遠帆明海日平山高閣隔汀雲狎鷗沙上閑漁父貰酒村中急馬軍欲識狂瀾能砥柱鷙風吹浪坐

來聞

題張東山太守南國攀轅卷

敬亭歸去故山遙䠞躞春風五馬驕父老攀車同合浦士紳陳牒媿楊喬千秋始信民皆直兩漢休誇吏獨饒君看洛陽橋下水潮回猶作晚來潮

金陵酬李方伯還素兄寄贈韻

銀印拋來學草玄才名當代敢爭先論交愧我吹鄒律啓事何人揑晉銓鬢髮愁多霜併集鄉

關地迥月同圓金陵已覺繁華歇惟有江山似昔年

錢山人以詩投贈用韻酬之

南國金湯故自雄漢庭謀議有諸公持籌誰曳星辰履染翰人開錦繡胸遼海軍書飛塞上秦淮歌管沸城中君如錢起詩相贈衆帶終慚事不同

送董廷尉見龍歸三山

憶別三山海上秋憂時長見兩眉攢獄間猶閉

衡星斂眼底偏憐臥雪人杞國有天終不殞㾗丘無地豈辭貧宦情都付東流水共泛烟波學隱淪

其二

欲傷幔亭訪故鄉攙搶夜夜吐光芒三秋共想鱸魚美千仞今驚鳳鳥翔鐵嶺狼烟猶未息金臺駿骨肯留良禁中但恐求頗牧定遡蒹葭水一方

元宵日同周大司農衛大司寇遊梅花塢

南國笙歌沸此辰上卿連騎出城闉高燒火樹非無焰半吐梅花別有春素質猶含冬雪潤輕香細逐惠風新祠官野老慇懃說呑寶先應獻紫宸

贈周存庵先生遷　春宮詹事還朝

鶴禁旂開寶幄新辟雍召入舊儒臣秘書誦讀藜爲火盛德褒揚管是銀受賜不榮稽古力稱歸自重授經人陪京多士臨岐贈盡是吹噓宇宙春

𥙊將率師援遼戍寬奠臘月遣人取寒衣仲春方至金陵賦示

綿裘凍裂北風寒絕塞烽烟道路難取到衣時知盛夏秋來仍有雪漫漫

常紹龍先生邀遊棲霞寺得詩二首

五載金陵客棲霞此日遊入林雙塔峙背嶺一川流殿説梁時建經從竺國求上公能載酒松下且淹留

其二

樹外僧迎客山鐘何處鳴一燈前代火千佛古人形絕頂臨天塹遥峯接帝城紅塵隔數里聊可話無生

再題燕子磯

年來幾度燕磯遊空擁旌旗坐水頭壯士心馳遼海日孤臣淚灑秣陵秋尊前潮送金焦雨檻外江添蜀漢流恥學終軍請纓去閒看漁父泛虛舟

遼陽紀事前十首

二百餘年貢獻臣一朝跋扈海西濱民歸地往者誰予恨殺新盟帶礪人

其二

不道山河寸寸金但云甌脱界難尋書生三向轅門哭難挽中丞卵翼心（撫順向巡撫乞師力言奴賊必陷撫順三往返而不見聽）

其三

撫順城中數萬家春來白骨亂如麻賊臣事主終無賴楛矢陰教載一車（李永芳與賊通謀陷撫順遂臣賊）

其四

十千轂騎遼陽軍全鎮徵來鶩鸛羣晝夜奔馳三百里可憐身首盡横分（大將張承胤爲遼撫所逼追賊至撫順鬬全軍覆没）

其五

太廷推轂再登壇鐵嶺軍聲滿長安待到遼城惟引避不將旗鼓向呼韓（賊數人陷城堡十餘所李如栢俱避不與戰）

其六

新徵司馬起睢陽十萬輿師領牙璋劒錫尚方
閒在匣斗間空見掃欃槍時白氣彗星風霾諸異畢見而經畧不懼

其七

睥睨雲連遼海間淸河自昔號雄關不知乘鄣
人何在虜騎縱横往復還

其八

秦吳越蜀盡徵兵冒暑衝寒萬里行最苦人間
生死別深閨夜夜夢遼城

其九

建業援兵首渡遼雄心誓欲滅天驕儲胥不識
歸何處聞道南軍盡楚㢑南京兵出關五月人僅得二金而餉銀出南京者已幾百萬

其十

三百萬金饋我師司農羽檄四方馳縱教此虜
身未滅稅畝何憂轉餉遲

遼陽紀事後十首

關西老將勇如彪破虜何須幄裏籌三萬齊驅
探虎穴可憐流血作丹丘

其二

渾河塹水學囊沙此事沉今實可嗟大將投鞭
何處渡三軍猶得半還家聞我師一半未渡王宣死於河軍得免者萬五千人

其三

曾聞李廣殺無辜絕域到身爲失途今日將軍
同此恨天誅畢竟付狂奴杜趙二將昔皆以殺欵虜邀功被劾

其四

代帥今非馬服君愁看虜騎陣如雲前軍失利

身先退蹙踏萬人肢體分馬林蔚州人聞麻岩兵敗即奔回士馬自相蹂踐身死

其五

抛却軍儲事遠征戶曹本是一書生將軍不死
監軍死三尺酬恩七尺輕潘宗顔督餉未幾卽改兵備督陣墜馬死

其六

英雄舊說豫章劉少婦從戎亦鎧鍪貿首猶能
戕賊將爲君死敵又何求傳聞此戰殺一酋長幾入其巢劉之功也

其七

江北江南士氣雄嫖姚年少在軍中重圍已陷猶酣戰集矢還開五石弓（南京領兵都司姚國輔鳳陽人也素驍勇能開弓齊開同祖天定劉孫等萬餘人俱戰死）

其八

高麗自古是箕封奏遣將軍萬衆從每誦木瓜知報德損師猶可教臣共

其九

四路興師一路畱戈矛不與子同仇將軍原自屯內地幾誤追鋒出建州

其十

建旗鳴鼓化爲燐盡是前鋒逆戰臣義士身沒魂不沒人如可贖百其身（偏將作前鋒死者數十人如麻岩輩是也若千把總則無數矣）

立秋日五鼓入文部試吏郎中文太青贈七言律詩用韻賦答

疎星淡月近秋清入署初聞蟋蟀鳴漢法三章人誦習周官六典鑑虛明鴈懷繫帛關河遠鵲想填橋羽翼輕宋玉憂時同屈子故逢搖落不

多爲宗而以王道想唐應德爲羽翼故惠甫之文絶類曾王其淵源固有自也尚論人物每屈指陳同父益其豪爽骯髒之氣不及見諸施行於類已者有取焉惠甫兩爲郡守一爲憲副俱垂及三年當封先生爲中憲大夫然皆未滿遷去故先生猶仍郎署封逍遙里閈與安人同享祿養者二十餘年諸子青衿濟濟諸孫繞膝下者繩繩也黃克纘曰陳故舊族其先以科貢顯至惠甫始舉進士至參政方嚮用未已其子弟

又多克肖益先生之餘烈也夫其解衣推食濟人於急難危困之中其爲陰德大矣于公高門王氏植槐豈虛也哉配　氏封安人子若干人長亮采即惠甫娶李氏封安人次某某孫男幾人某某墓在南安縣許甲山益先生所自卜也銘曰士不必遇視德優劣聖門四科不稱官閥如先生者卓爲世傑博極羣書韋編數絶九方難值駑駿無別不有神駒孰章駟驥煇煌綸誥游耄耋鄉邦之人慕誼誦節惟我與君交情

而眷顧靰濛濛而與雲今多隱陰

阡澍俾土潤而河滿兮必霑足而始住彼二麥

雖無及兮庶禾菽之盡撫出生民於如燬兮奚

啻救蹄涔之枯鮒民既得保其家室兮上供亦

藉以不負且神作鎮於東方兮以生物爲先務

倘雲行而雨施兮誰不歸德於神祚踸遣使而

陳詞兮爇沉香之一炷諒愚誠之切至兮或不

爲神之所吐企山巔而望雲兮冀爲霖於巨壑

謝泰山文

呼 黍之失度兮爲旱乾與水溢億兆愁二共

禱兮天道遠而難必豈誠精之未孚兮抑政事

之多失乃今觀於岱宗兮何感應之甚疾自王

正以及夏五兮狂風助虐於烈日穀種艱于入

地兮桼牟萎而不實蓋已遍告羣神兮孰民隱

之能恤望岱嶽於咫尺兮蒼蒼峙而嵂崒令長

更以歸誠兮曾陳詞之未卒雲翳翳以飛騰兮

始奮而雷出雨滂沱於境内兮驚夜月之離

事於耕農兮千山翠而如沐感靈嶽

以下原缺

序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重脩闕里志序

古今之爲志者若一統志若郡邑志皆史之遺也志一統者六合之外不能該矣志郡邑者封域之外不能及矣若乃事關一人而可包涵乎宇宙譜繫一里而可囊括乎乾坤惟闕里之志爲然闕里吾夫子所生地也幼而嬉戲於斯長

而習禮講學於斯老而刪述論著没而墓葬廟食於斯其精神命脈千古如見故雖數畝之宅而可以孕唐育虞甄商陶周蕩滌漢唐宋無不具也司馬遷作世家載夫子道德功業又作孔門弟子載七十子言行可謂聖門之忠臣然叙世系自防叔始叙後裔至孔安國父子止叙帝王尊崇則通魯特祀之外寥寥無聞遡而上之則自殷至契未暇及也推而下之則自漢至今皆有待也弘治乙丑督學使者陳鎬始爲之志六都以家語爲據而經史百家咸博採焉大學士李東陽爲之序志行百餘年矣曲阜令孔君貞叢懼遺文散失且病前志尚論未詳乃因讀禮餘閑與二三博士刪其繁蕪補其遺漏始於圖像終於藝文爲類有十凡山川之霛秀賢哲之輩出禮樂之損益歷代綸綍之輝煌爵位田土之頒錫與夫景行私淑見於言語文字者悉載于篇語而近誣如不知防墓者正之雖戴記所載弗取也賢而見遺如秦冉顔何者存之雖

家語不錄弗疑也蒐羅廣而取舍精芟之藻之文彩煥然爲書不過數十萬言而太和元氣流行於元會運世者咸醞釀其中眞聖門之箕裘述作之冠冕也書成孔君請纘爲之序纘也顓愚何敢以無能之詞貽羞聖籍然備官齊魯奉趍闕里亦既私幸望見宮牆矣若因是而得附名簡末以幾不朽纘之上願也乃序孔君用心之勤明斯志所係之大以告來祼曰此非孔氏之譜乃天下萬世之公譜也抑因是而感於聖

澤之有自焉昔在唐虞稷主稼穡功在養民契明人倫功在教民其後世賢聖繼出皆有天下數百年然未有能以萬世爲士者也惟契教民之功視養民尤大故其後復生夫子以闡明脩道之教澤流無窮蓋以聖繼聖以教弘教天之報施契者於是爲盛奚止六百載帝王已哉夫子曰某也殷人也誠由殷而思契也志闕里者斷自契始其水木本源之思乎

刻聖門弟子籍序

嘗謂古今人物極盛而不可再者有二唐虞之際君臣之盛也洙泗之間師友之盛也三代非無君臣欲求都俞禹皐臣隣稷契垂益夔龍四岳十二牧各極其選難矣雖謂唐虞而後千載無君臣可也三代非無師友欲求顏仁閔孝赤禮點樂由求予賜司儐作宰七十子之徒咸身通六藝難矣雖謂洙泗而後千載無師友可也嗚呼唐虞遠矣有能紹述先王之道垂世立教俟之不窮則二帝事業猶可興乎故謂洙泗之中有唐虞可也然則兼此二盛者惟夫子耳夫子之門人俎豆於學宮者雖三尺童子皆知其賢顧其人非魯論所紀載者儒者多不熟此如觀於宗廟之中而籩豆簠簋鐘磬箕簴之屬未能周知烏在其見宗廟之美也余以孔子家語及史記仲尼弟子籍考之幾八十人然或此載而彼遺或此無而彼有如琴牢陳亢縣亶則獨見於家語公伯寮秦冉鄡單則獨見於史記至文翁畫圖則又有林放遽伯玉申棖申黨歷世

既遠雖博古君子亦不能定也總之家語所載者近是若公伯寮得罪聖門遽伯玉爲夫子所嚴事均不宜居弟子列史記又載子貢說吳越事大類戰國策士傾險之術聖門所不道又稱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夫子恥之說者謂闞止字子我爲陳恒所殺蓋太史公之誤夫漢去古未遠猶失實若是況千百世之後乎故凡漢人所傳疑而未定者闕之可也御史中丞茶陵譚公講明正學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入蜀來

進纘而謂之曰學者多稱孔子弟子及問其人率多忽焉又安望其以孔門爲師提撕警覺惟造士者之責纘唯唯於是退而考其人及其遺事刻之學官大都以家語爲據而附以左氏史記之文使學士得有所考又自左丘素臣而下歷漢唐宋元得從祀者二十九人附著于篇總曰孔子弟子葢亦聖人之徒云耳嗚呼孔門師友之盛一披籍可覩矣世雖遠哉學者猶可神遊洙泗想像唐虞也若乃我　朝理學諸臣則

中丞公別有傳玆不具論

鄒縣重脩孟志序

孟之有志也倣闕里志而爲之也夫闕里盛矣不可以復加矣爲孟志者何繼孔也繼孔必以志乎曰繼之者於志可徵也始作者誰充東觀察史君也續之者誰今鄒令胡繼先也蒐討載籍以共成其書者鄉先生觀察潘君孝廉周生也叙之者何明此志重脩之本末也甞謂世之儒者專言孔則孔子日月也兼言孔孟則孔子日也孟子月也吾知其爲太陰之精能繼日之光而已必盛言月之大如俗所謂七寶合成有八萬二千戶者是小月也又有嫦娥奔月玄兎搗藥之說皆誣月也故夫世之不敢以言語文章稱揚孟子者乃善尊孟子者也不善稱而強爲之稱者是以微雲而滓穢太清者也纘自七八歲即讀孟子矣但知其書始於見梁王而言仁義終於論道統而寄意見知聞知而已語學術則善養浩然之氣以配天地也存心養性

以事天而立命也論王道則制田里教樹畜省刑薄斂而卒歸於庠序孝悌以教民也考其發祥則乾坤霧粹繼孔而鍾區區九龍嶧山不足爲其勝也表厥宅里則廣居是居正位是立大道是行今之廟貌堂構不足比其壯麗也稽其歷覽則上自唐虞下至三代無不憂寐而神交焉而遊梁遊齊之迹不必論其先後也語後裔則本支百世竹帛萬年或守在鄒魯或散居四方或出爲名臣或處爲高士有同派者有異源

者不必強合也景行仰止公心同然或尊以公侯而不爲重或稱鄒國男子而不爲輕或敷藻逞篇而不爲敬或短句寂寥而不爲陋此皆勒之貞珉載在簡册觀者當自得之而所謂至尊至敬者不與存也予於孟志獨取其所載孟獻子懿子僖子諸大夫祖功宗德不可泯也公宜仉氏姓字頗隱非表而出之或未盡知也師友淵源則由思曾而遡於孔子及門受業則自樂正子以及咸丘桃應師弟之間皆依附青雲以

聲施後世也宗系如孟仲子諸人及孔道輔所爲孟寧以下載在譜牒者班班可信也其推功繼禹論學接孔自韓退之以逮宋明諸儒議論粹然一出于正者無可議也獨世系自孟嘗孟敏而後稽之史傳或地里遠隔或世代不合即爵君亦稱史載某地人不無牽合傳會之疑也或曰陋巷志中如之推曾公輩悉皆具載何疑於孟氏曰瑯琊諸顏世系遷徙史傳不遺也然則奈何如夏五郭公闕之可也爲孟氏後者固不借賢於前代以爲重也且世之學孟子者當求之于七篇而決之于方寸不專在于此志也若乃潘君周生用心之勤胡令表章之功自當與志並垂不朽固非俗儒俗吏之所能爲也其亦不敢以言語文字推尊孟子而猶序其志者冀以爝火而增光於日月也乃授胡令而弁之首簡

關廟志序

關廟舊有志至兩浙方伯新盤趙公始全公解

人與侯爲千載比隣輯關志亦枌榆中之甘棠也志既刻于越矣復刻于齊者公嗣子侍御準臺先生按齊出示齊人某因刻之以廣其傳者也夫忠義之慕古今同心寧獨其鄉邦之人知有侯已哉竊嘗觀古仁人志士其勳烈節槩震動一時者生則慕之沒則已焉其大者垂勳竹帛者節後代然近則思之久則已焉未有如侯英靈常在廟食千載不以生存死亾不以近盛久衰者也侯漢人求侯於漢將士其深謀遠慮

用兵行師之道舉無遺策孰與三傑戰必勝攻必取翼成中興之業孰與耿弇馮異功成身退享山河帶礪之封善始善終孰與鄧禹寇恂而精靈不泯以寰宇爲食邑以天地爲長年則侯又過之此無他遭炎漢方興之運事高光聖明之主所遇豪傑皆非其敵則桑梲斗筲之才皆可成大功況英雄如侯者哉惟夫炎精將燼龜鼎漸遷猛將智士皆趨强有力者以圖富貴而侯獨周旋帝胄死生不移擒於下邳棲於許昌

而關千里惟正之求其志視或詡遼晃輩何啻徇鼠哉襄樊之役威震華夏不幸見襲阿蒙憾役不終呑舟失水制於螻蟻其所遭之窮則天也人乎何尤嗚呼提三尺扶弱主以與霸業垂成之奸雄爭勝負凡侯所欲爲者極難耳爲於不可爲之時竭盡心力幾有濟矣不濟而後以死繼之一腔忠義堅如金石明如日月雖三尺童子無不憐而思之敬而事之此固三傑耿鄧輩所不能得之於一時而侯能得之於萬世者也假令侯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志中內文羅緬古今王侯卿士大夫所謂誦美侯德者而閭巷謳吟亦兼採之其或辭不雅馴則余稍加刪潤然不欲盡改之以失古者歌謠之體且使某爲不誠於侯也刻成遂書于末簡

刻全唐風雅序

詩至於唐三百篇之一變也而稱風雅者以唐詩繼三百篇也世儒謂刪後無詩其意甚高而其語不能無過夫以風雅律唐詩則雖謂無詩

亦可以唐詩追風雅則雖謂再覩風雅亦可何也必字字句句皆如風雅則其去風雅也遠矣予嘗謂文章與世推移如制度然古人疆理天下其制作不可及矣而有一事可以佐古人之未備者郡縣是也古人經緯天下其文章不可及矣而有一體可以續古人之遺韻者唐詩是也法之善則百王不能易詞之美則千載莫能變是二者雖與宇宙相終始可也嘗試論之風雅之與唐異者其體莊而古其詞簡而文其比

興深而婉唐人不能爲也若因事造端比物連
類其所處者皆君臣父子骨肉交遊之間而其
所詠者皆忠孝仁義禮樂之事雖古人不能與
易異也唐擬古而自爲古變古而創爲律古有
常格律有定韻法度可循駢儷易工窮學力之
所至騁才情之所極上下古今出入宇宙羅網
山川飛潛動植仙佛怪誕之事以理裁之皆可
爲吾用也故唐詩雖風雅一大變乎然變而不
失其正其爛然者使人目奪溫然者使人氣和

淒然者使人神清其情至之語往往使人感慨
欷噓而繼之以泣也斯亦何慚於風雅乎古今
選唐詩者無慮數十家惟高廷禮之品彙李于
鱗之詩選最著高之收廣廣則難精且紀事捜
玉等篇未經寓目能無遺乎李之選嚴嚴則多
棄即李建勳韋莊諸人已相僞朝何必錄乎故
今所選於高去十之五而增入者十一於李去
十之一而增入者十五大都取其文章爾雅音
韻諧暢雄渾高古沉抑頓挫無不兼取而用意

必歸於忠厚庶幾風雅之遺樂而淫如萬楚五
絲續命之句無取也怨而罵如商隱不及莫愁
之章可棄也輕而佻如禹錫江湘臥龍之句可
删也諸如此類咸以意裁損一代之精華爲後
學之準則代分初中與晚而評無取羽翼正宗
盍儀鳳通天之際淫哇盛行神龍景雲之間雅
音未暢差快人意獨一開元而天寶至德海內
風塵已騷然動矣安所稱盛彼杜陵昌黎儼然
爲百代師與王岑錢劉皆唐中葉人何必高視

初盛而卑視中唐也故予欲於二百九十年間
以九十餘年爲初百年爲中九十年爲晚論詩
中唐視初晚輒倍收焉有識之士其許我乎或
曰于鱗選詩不過數百篇而謂唐詩盡於此今
子所選數倍于李可該全唐乎曰何可該也夫
子删詩而其門人引素絢之章與之論學乃逸
詩也豈曰删後悉皆唾餘夫採珠合浦夜光之
氣上燭于天大者取之去數斛而光不爲之損
小者捐之留數斛而光不爲之增惟多故也唐

以詩取上固詩之合浦也今雖精擇博取而滄海遺珠常以為恨敢曰此外無詩第恐買櫝還珠為賈胡所竊笑耳於是授之剞劂以俟世之工詩者評焉

李少保詩集敘

歲在癸卯河決單父　天子憂之召今少保大司馬李公治水於豫兗徐揚且使近河節鉞諸臣咸稟而為政某亦與焉中秋之夕公至于濟寧惠而思我有詩人倡予和予之輿為賦北海

風流志德也某始知公之長于詩其冬各以荒度至單父謀于琴臺邂逅相遇實適我願為獻瑤琚入告之章公為之賦巨鰲與四極其詩益工氣益壯明年夏公開迦告成又濬朱旺口某往視之公謀之河上為賦峩峩山上松凡四章詩有白水盟心鑒以晴昊語則周公所謂若游大川暨汝奭共濟者也某獻誅茅小詩一章其四詩者今猶未和暨人各有才公才大某非其偶也於是公乃蘽閲生平所為詩示某某初為之諷嵩下嘆曰美哉翩翩乎白馬金羈河朔少年逸氣也秋興登嶽則懷古之思轉深矣為之諷南都嘆曰美哉洋洋乎博而雅麗而奇殆與龍蟠虎踞之勢相頡頏也落花行路難諸篇其寓意深矣其取類廣矣非漸濡於　高皇帝之澤不及此為之諷中州齊魯嘆曰美哉雍雍乎莊而偉辨而精若洙泗講藝白虎論經非鴻生鉅儒不能聲出金玉而詞吐珠璣也為之諷田居則又嘆曰至矣哉憂深而思遠功大而衷虛

忘悠悠乎有漱流枕石之趣若誦逍遙秋水諸篇而神遊於六合之外也為之諷西征則又嘆曰美哉沉而雄忠而不避難其有六月采芑之遺乎用能執訊獲醜以奏膚功豈虛也哉某嘗竊論古今詞人有才勝情勝養勝法勝而氣匪剛大其詩必弱公於詩長短大小輕重疾徐無不如意則不窮于才陰晴舒慘悲喜聚散咸極真邃則不窮于情比物連類援古證今咸切事情而不窮于養開闔變化氣格音韻咸準古人而

中繩墨則不愆于法具是四者而剛大之氣寳宣洩之故能上凌風雅下逼漢唐大曆而後莫敢望也不寧惟是凡公所爲破北[illegible]俘夜郎闢土啟疆樹駿沠鴻雖謀猶壯哉亦浩然之氣塞于兩間能籠蓋宇宙而震慴華夷也公年方及艾製作將益富勳業將益盛今暫奉太夫人歸葬他日　天子召公作相使補山甫之袞而作吉甫穆如之頌某猶及見之當執弱翰以從畫録而歸以備一代風雅公其許我乎

名劒記序

名劒記者括蒼李大將軍所集古昔名劒奇異之事與泰和郭大夫名馬記爭豪於躡景匹輝於騰空者也將軍總戎山東奉命率師遠戍三韓行至碣石腰間世傳寶劒時發光怪狀遂博稽載籍見古之英雄豪傑所佩之劒往往耀光煥彩不與世間凡物同私心益喜自負戍屬國凡三年倭奴不敢渡海乃班師南旋改鎮兩越萬里滄溟波恬浪靜匣中劒鋒以不用爲用其視渴飲壯士之血餞殲上將之頭者功寔倍之承平無事將軍且解組家居矣然一旦邊海有警欲求故劒舍將軍何適哉將軍旣刻此記寄余溫陵且徵文爲序余愳然書生也安知劒術然竊聞莊子説劒於趙文王矣劒有三其上爲天子之劒高而不適於用其下爲庶人之劒卑而無濟於時惟諸侯之劒可爲將軍誦之其言曰諸侯之劒以智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上

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夫諸侯國君也其劒與人臣異然今之大將推轂而遣得專斷割之權君有劒臣代操之轅門之下偏裨雲集不有智者可効其謀廉者可効其節忠且賢者可輸其誠勇者傑者可効其力乎此皆所以共運是劒者而非劒之質也若語其質則沉雄果毅以爲鐵廣大寬裕以爲鑪紀律韜鈐以爲炭呼吸陰陽以爲鼓橐柱爇去瑕以爲鍛鍊刑賞號令以爲淬礪夫

然故其犀利可以戮鯨鯢其光鉝可以射牛斗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臨敵制勝光怪不可名狀故足述也不然劒特一人之敵項籍且恥學之縱如張華得豐城寶劒佩以周旋而三台星圻人劒兩亾竟何益哉李君世將也艮劒不可斯須去身如農之必用犁鋤工之必用斧鑿其刻行此篇固伏波將軍鑄爲銅馬之遺意也讀馬經者未必能相馬而馬具是矣讀劒記者未必能識劒而劒具是矣要以鼓舞英雄發其雄心雖懦弱之夫亦知自奮則劒記不爲無助余故樂爲之序如此

獨奕篇序

獨奕篇者何奕必有偶無偶而奕故稱獨奕也奕可以無偶乎曰有偶者乃奕之奕非不奕之奕也泉人雅嗜奕縉紳士子尤甚人品者未易悉數也予少時亦識其大意然慮妨本業不敢嗜也及入仕則理劇撥繁所歷皆簿書錢穀軍旅刑名之務日夕焦勞雖欲寄興於奕亦無暇刻其或風雪之辰星月之夜閉門獨坐無可晤語時取楸枰碁子披古人譜一覆按之則皆詭亂難明間得盡其一勢歡然大笑如泛天河得支機石不啻也以其難解亦輒棄去不視乃尋不奕之奕以書籍爲方罫以筆研爲籌畫以善否爲白黑以得失爲工拙上下古今咸縱觀焉其文章詩賦及行事之有涉於奕者則別記之以爲喚睡破寂之具積年餘遂成卷帙命爲獨奕篇或曰子好奕乎曰予非好奕蓋將以諷奕

也楊雄有言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諷吾恐不免於勸也夫賦者之言侈靡過實卒歸諷諫參參數語耳故不免於勸若予所敘與者十三譏者十七故可諷也若然則韋曜之論備矣奚其贅夫人之倫理孰有重於君臣父子國之大事孰有急於戰鬭存亾吾觀於王濟之見譏賈謐之爭道則君臣之禮可以奕而廢也觀於王導瓜葛之言嗣宗猖狂之行則父母天性可以碁而滅也觀於都護之玩敵梁將之覆軍則知

安危呼吸之機可以碁而忽也凡若此類曜皆未及廣蒐博採其可已乎曰然則奕經奕法何以兼收而不遺也曰是其中亦有可採者焉蓋制勝之方余不能知而致敗之原爲病有五一曰貪貪者志在得而反多失一曰躁躁者急於勝反速其敗一曰詐詐者不可欺人徒以自欺一曰疎疎者以隙示人開門延敵一曰溺溺者迷於小技致妨大事凡此五病非徒病奕世間萬事皆如奕棋矣彼貪取土地人民貪致爵位貨利求得無已不顧後害者皆貪也躁於建功立事躁於升華躋榮率意妄行不顧顛躓者皆躁也懷智藏奸托之以誠反言易詞示之以信惟務欺人肺肝如見者皆詐也知防前而不知慮後知彼隙而不知已瑕百孔千瘡難以彌縫鄣塞者非疎乎鴆毒是懷腐鼠是嗜以習坎爲平地以阿鼻獄爲福堂往而不能返入而不能出者非溺乎悲夫此所以多亾國敗家覆宗滅身與碁之全局死亾者無以異也君子知此五

病發爲捄藥則持身必先明正大舉動必寬裕精詳迷人之地必知回首世局雖新而坐應不亂縱不大勝亦不至於大敗雖稱國奕又何媿哉

數馬集卷之十九終

數馬集卷之二十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序

刻明朝理學名臣傳序

古者學深於道而能相忘於道故唐虞三代士未嘗以理學稱也然書傳所載危微精一之論制事制心之旨高者窮無際深者入無垠雖老師宿儒亦未易究其義也自楊墨出而後孔孟之正道以鳴佛老興而後程朱之正學以顯名

盛於此而實蠹於彼故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亦其勢然耳我　朝以唐虞三代立國以仁義禮樂造士士能通一經以上者咸斧藻其躬追琢其詞以待世用蓋聖賢之道如日中天何所弗明也然學者往往背其師說高之或騖於虛無卑之或流於功利雖戶說以渺論亦不能一於是有志之士復聚徒以講明之而命之曰理學夫必標門立戶而後爲學則今之建立學宮羣博士弟子以誦法聖賢者果何物耶嗚呼是可以觀世變矣御史中丞茶陵譚公降精南嶽擢秀清湘蓋自游鄉校時業已潛心聖學故出而用世以誠心長者愛民以直道事君以廉潔風有位所用皆其所學所行如其所言非徒托之空談而以聚黨樹幟爲高者也然猶以士之爲學雖無適不然而前脩可則當切鄉往之於是集我　朝以來理學諸儒自薛文清以下至陳王諸布衣若干人輯其生平履歷及嘉言善行可爲法則者人爲一傳用比詩人高山仰止

之義間出以示纘曰此不佞之師資也纘既奉而卒業因請公之多士蓋纘至愚極陋往讀朱陸德性問學之辨及王文成知行合一之說尚未能昭晰於心惡足與論學抑傳中所載若江右諸君子以象山餘姚爲宗其於考亭亦微有相爲枘鑿者又烏能無疑雖然江河不同流而同歸於海日月不同行而同麗於天學者能以聖賢爲必可師則或以頓悟入或以實踐入皆可以造道所病者假老佛之餘以亂吾眞托縣

解之言以飾其陋甚者竊吹孔林濫巾闕里纓情好爵而以講學爲捷徑耳噫六經語孟學之源也膠庠黨序學之地也堯舜周孔學之師也居敬窮理學之要也仁義禮智信學之實得也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學之體用也若諸君子者豈能外此學哉然則讀是傳者固不必別求其所爲學而自有可爲諸君子者在矣

射禮序

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慶

讓進退於是乎出故射宮曰澤宮澤者擇也天子之所以擇士也其擇之以射也何益控弦矯箭期於必中爲技而已此曲藝之射非士君子之射也周旋進退登降揖讓體容比禮節奏比樂爲儀而已此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幼壯孝弟耆耋好禮雖至耄期而稱道不亂者此德在射先禮在射後惟有道之君子能之故聖王務擇焉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及子路出延射則去者半入者半公罔之裘揚觶而語則去者半處者半及序點揚觶而語則僅有存者豈非以無德而射雖習儀以亟不可以在此位乎　國家建學造士以明倫爲先親義序別信乃其的也敬以直內爲志正義以方外爲體直動不妄發發必有中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各射己之鵠非縱送發釋之謂也然桑弧蓬矢男子有事據德游藝聖門不廢國學黨庠俱有射圃以教士射豈

靡文之尚則禮樂之道歸焉耳蜀中丞茶陵譚公侍御嘉禾王公謂移風易俗莫善於禮旣撤尋刻四禮節要以惠蜀人因及射禮尋考禮經言射事不啻詳矣若曲禮有義而無其儀儀禮有儀而無其義儀之不習義將安著又考射禮乃繼鄉飲酒而舉者鄉飲以序長幼射禮以觀德行義不偏廢今郡國鄉飲酒禮歲凡再舉若射禮缺焉非所以教禮讓習威儀而示正己之道也於是取古射儀令博士弟子爲綿蕞習之

擬署中書有楚督學顏公鯨註釋射儀因加增
益令博士俞機楊尚直為圖付諸梓人噫古禮
不行久矣儒者溺於故常謂中彼有的即可稱
射何必多其儀節以煩賓主是樂割刀之便而
忘鸞刀之中音者也脩古君子當必不忘其初
士能求之儀禮而得古人之射又求之曲禮而
得古人之所以射則所謂觀德云者殆庶幾矣
由此而貢之 天子司教者亦與有榮籍焉

刻蜀中憲約序

益記禮者曰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禮之儀自朝聘
會同以至軍旅燕享無所不備自玄纁玉帛以
至周旋磬折拾級聚足無所不該可謂多矣而
又曰以少為貴豈非所謂醴酒之用而玄酒之
貴者乎故曰內心者重其質也今之藩臬大夫
即古之岳牧士庶人所由以覲禮已則無禮人
將何觀故謂禮豈為吾輩設者是東晉之習大
亂天下之道也然世道由質而之文易由文而

之質難燕享賄賂至傾中人之資揖讓周旋至
窮一飽之力日靡月盛令人厭苦且有議禮為
桁楊桎梏鑿枘者則非禮之過用禮者
之過也蜀方伯楊公習於禮者也出所刻滇中
憲約以示予大都謂吾儕有位羣僚所式奢靡
之來不在下人故一切禮文交際欲朴以忠送
迎起居欲省以約有時而不以貨財為禮者非
為貧也有時而不以筋力為禮者非為老也留
有餘之財以還吾民留不盡之力以全吾真返

樸還醇期於可久誠袜時之藥石而縉紳之模
範也夫蜀在西南嶺徼中風俗淳朴令與吳越
較華競麗誠不同日而語矣顧風俗漸靡自昔
而然擿僻為禮蹩躠為恭上行下効日以滋甚
則斯刻也直滇中可行哉於蜀尤急矣余嘗愛
左氏之言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
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
鬼神可羞於王公是語也即禮所謂以少為貴
者也余不敏不能[illegible]忠信以風蜀人則取方伯

惠約校而刻之願與二三大夫及郡邑長吏奉以周旋竊附於詩人行葦泂酌之義

吳侍御觀風錄序

夫風者可以觀俗亦可以觀政故奉使者重之予讀春秋傳見季札觀列國之風焉謂憂而不困者其風衛泱泱乎大者其風齊美而蕩者其風豳大而婉儉而易行者其風魏曲而有直體者其風雅凡上人之所披拂與下人之所漸靡皆于風乎觀之此觀道之盛也然皆上世之遺

風焉乃若身際其盛則無如召伯巡行南國躬布文王之政故羔羊騶虞見上之所以風乎下甘棠勿翦見下之所以觀乎上嗚呼美哉觀乎不可以復加矣蜀在禹貢梁州之域自周視之則岐山之南也安知昔之所謂南國者非江漢發源之區岷嶓既藝之地耶顧蜀國之風書缺不載惟漢有之作賦凌雲著論講德斯長卿子淵之風也一變而爲楊雄之玄風再變而爲蘇氏之文風三變而爲張魏道德之風此變而善變者也其在於今則家六經而戶孔孟矣物盛則衰之所從生文盛則靡之所由起崇尚玄虛而離去本實者豈曰無之觀風者病焉侍御四明吳公以延陵後人負攬轡澄淸之志葢自奉命使蜀日而正直忠厚之風巳蓬蓬然起於東海而入於西海矣下車以來察廉吏迸貪墨恤孤獨理寃滯崇孝節課文藝時而噓枯潤槁於風爲春時而解慍阜財於風爲夏時而蕭瑟憭慄於風爲秋時而摧貪萎暴於風爲冬風之入

人如草之必偃如果木之必甲折而菁菁者莪其感被尤神也行部所至横經講藝圜橋觀聽者翕然丕變至於吐心爲言吐言爲章則士風之淳漓又於此卜之故樂與之評隲不厭既歷八郡得諸士之文最雅馴者百六十餘篇出以示某某奉而卒業喟然嘆曰嗟乎是蜀士之風也其有張魏之遺乎夫文太質則傷朴太巧則傷骨質而不俚巧而不鑿根源理道不事玄虛此蜀士之文直指公之所觀也而風俗亦係之

矣迹其所應以覩其所感則廵行布政之際崇雅黜浮之功不爲無助某以一日長多士樂覩厥風之盛乃付諸剞劂俾人之覩者知蜀士盛於今日固大國之雄風也

西廵草序

西廵草者直指使者四明吳君按蜀之所爲作也古者使臣以宣上德達下情爲事其詩曰載馳載驅周爰諮諏戒盡職也然其勞於王事則有怙恃室家之思迨乎行役既久則有山川時

物之感故陟岵望父陟屺望母鸛鳴于垤婦嘆于室三百篇亟稱之至於登山而咏茱萸登樓而怨楊柳要皆本乎人情合乎風雅非苟而已也傳稱登高能賦者可以爲大夫無亦以舒闡性靈感發心志詩固不可以已乎吳君以名御史出按三巴端軌秉法肅然如霜宣鬱導和沛然如雨氏安其居吏循其職則既無負皇華之遣矣行部有暇輒登名山覽大川訪問古先哲人遺跡悲歌慷慨情見于詞家故越也有八十五齡之嚴親在焉奉移忠之敎深望雲之思登高眺遠意豈須臾不在於越乎故其見之於詩者非嘆將父則念諸昆人倫物理隨觸而形憂時感事因心而發而歲序之推遷山川之遼隔皆溫然敦厚之情之所寄寓也蓋昔有思親而擊磬者鍾子期嘆曰嗟乎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誠乎此而應乎彼則直指君之詩是已某嘗病當世之爲詩者多無因而強作吳門歷下豈不稱工而殘膏餘瀝亦或以誤後人故以風

雲月露求之則有餘以人倫忠孝索之則不足況乎狂誕成風痛哭成習者哉此子美所爲淪亾而北征所爲絕響也直指君之詩大致一本於忠孝而其師友淵源多在開元大曆之間則斯刻也雖僅僅豹之一斑哉乃其全亦可覩矣同寅滇南吳君讀直指君詩謂有合於風雅欲付梓人而令某爲之序某輩皆奉敎於直指者也盛稱其美則諛不能詩而強以爲知詩則誣故直序其作詩之大指如此而詞調之工不同

於俗則天下後世自有知音者在

刻蜀士崇正録序

崇正録者黄子所校蜀士文藝也世之談文者日趨於奇矣獨正之崇何病奇也其病奇者何病奇而離於正也　國家明經取士謂士人心術以言爲徵故貴温厚不貴賤薄貴爾雅不貴奇譎貴平淡不貴艱深去聖益遠習尚益偏昔之談文南華爲政今之談文西方爲政以彼糟粕漓我真醇當世以文章起家稱爲舉業嚆矢

者皆二氏之餘也夫未齔而習之垂髫而誦之非六經語孟之言不聞於耳非濂洛關閩之書不接於目無亦謂學古入官執此以往而先資自獻輒躬自背之謂之何哉蜀天府之國而才士之淵藪也余考傳驗圖窮覽山川大都地以奇勝物亦肖之故峨嵋干霄巫峰拂雲霧關玉壘翺翔天表則奇巴江字流三峽雷震灩澦之石半浮瞿唐之水皆立則奇相如著聲於凌雲君平收譽於支機王褒作頌於賢臣子雲搆藻於法玄則又奇鑿山而鹽引井而火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魂則又大奇謂宜多士之文惟爾鄉之山川是肖先民是程薄雅淡而不爲惟奇詭之是騖而今所録文獨悠然澹然宗理道而切事情若屈首功令而不敢踰越尺寸者此豈蜀士工於用奇而拙於自見哉則余之録録以奇不足以盡其長也蓋紫衣賤服而化齊風長纓鄙好而變鄒俗所尚在此所應在彼余何知近於正者爲有合何以奇爲或曰善爲文

者如用兵然奇正相生變化無窮偏廢可乎曰可哉兵以奇勝必以正合世稱善用奇者無如李廣軍行無部伍行陣不擊刁斗自衛至省約矣然爲虜生得者一軍沒者一無功者再若程不識之正部伍擊刁斗治軍簿至煩擾也然卒未嘗遇害此奇正之効也夫文而不本於正是行師而無部伍次舍而無刁斗也卽馳辨若波濤摛藻如春華君子曰靡況乎其拂經叛道爲世大禁者哉是録也名曰崇正荒若雅幻若釋

予知其必無矣文共一百三十餘篇益擇其尤雅馴者故郡不數人人不數首於此益以見正之難未可謂無奇云

四川選貢序齒錄序

古者命鄉論秀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然後司馬辨論官材請于王而官之爵之祿之蓋　國家貢士之法寔周制也惟

周升于司徒今則升于宗伯爲少異耳自甲科之制重而貢士之制輕矣貢於鄉者不復掄才惟以年之先後鱗次待用其人往往日暮途窮不能自振雖升於宗伯輙乞微祿以去上焉者僅可備有司之乏其次則郡邑文學掌故而已邇少宗伯任丘劉公爲留京大司成以南雍首善而生徒不能滿百賢關謂何乃議請自今貢士間用選法以次升者五之四以不次升者五之一令白首待用者無積薪之嘆而茂材異等者亦得稍自振拔庶國家獲士之用而堂堂辟雍勝友如雲環橋門而觀聽者不徒稱美漢世而已　天子是其議著爲令不佞承乏西川寔當諸邑貢士之期乃羣多士試之得一百十有七人皆向所稱俊秀而可升於國學者也諸士挾策將赴宗伯氏不佞乃令敘其齒之長幼及里居世系爲錄而鐫之講兄弟之好也或曰選士掄材惟不尚年也其齒之也何曰此鄉黨之禮也禮君子居鄉不以賢智先人故十年以長

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諸士非同蜀産哉齒胡可廢也然則限年之法其可以得士乎夫呂望耄而造周鄧禹少而興漢崇華髮則通達國體者嫺矣喜新進則四世克勤者遠矣何可偏也其選之也何曰是將老其才而用之也駃騠之生也七日而超其母然非御以羈靮加以鞭策敎訓而服習之則亂氣佚僨陰血周作還濘之敗可立俟也語有之男智莫如夫女智莫如婦蓋言習也夫諸士之廪于鄉也不爲不

養矣其在于男則猶未夫其在于女則猶未婦乎其所誦說者皆古先聖賢之糟粕而微言與論與夫天祿石渠之藏或有所未聞與所嚴事者下邑之大夫與二三賢士而王公大人德業寇當時聲稱洽天壤者或有所未覩與所講習者鄉射飲酒讀法禮文之事而治世之大經大法內安外攘之略或有所未講與　聖天子淵默思治拊髀求賢方且內憂國匱外憂民饑宣房瓠子之歌無歲不興負薪下揵之策靡日不

講而又匈奴篤鷔東夷跳梁戰守和之議甲可乙否莫能堅決未有設權畫奇欲係單于之頸而答中行說之輩者此亦主憂臣辱之時也諸士于蓬戶甕牖之中亦嘗有所規畫可以釋聖明之慮于萬一者乎如猶未也則茲行也當必養是務急無漫語用矣夫用與養非有二也三分鼎足之業不出草廬之數語與劉滅項之動竟符登壇之成算諸士誠能以養為用異日有由大宗伯而進于天官氏高則為伊傅周呂下亦不失為龔黃卓魯裴英揚釆比肩當時使評蜀士者謂楩楠杞梓惟蜀有也茲豈惟不佞之光其二三子之先人後世寔焜燿無窮豈不於茲錄為有榮哉昔者文翁治蜀興學化民苦蜀無學士乃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于是蜀學比鄒魯故其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夫興學如文翁豈不千古美談哉獨恨所遣者乃詞賦之相如無能師範百世以為文翁重耳今諸士之學于辟雍也則人人受經矣不佞

誠不敢望文翁獨願諸士立志不相如而止也則茲錄之刻不惟蜀士重而不佞亦因以重矣若乃念枌榆之誼篤昆弟之好施及子孫有隆勿替此則厚道宜然不佞所望於諸士者誠不止此諸士亦厚有樹立哉

四川鄉試序齒錄序

歲甲午秋　上復遣廷臣掄蜀士得七十人者以報遵常制也先是直指使者四明吳君奉命西巡所至崇敎化行風俗課文藝所以廣厲

學官者甚備士荷父師之誨業已靡然向風既
被舉則相與敘其長幼世系爲年籍以講世好
乞言于直指君弁于首簡大都教以事君立身
交友之誼而卒歸于厚道諸士終身誦之有餘
師矣不佞可無置喙在禮女子之嫁也父母施
衿結褵申敬順之戒其義至微淺然世不以俗
故廢禮則不佞於諸士安得默默而已乎古稱
舉士之盛無如舜舉元愷以左氏傳所載考之
高陽高辛昭其族也蒼舒隤敳以及季貍昭其

名也伯仲叔季昭其序也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忠肅共懿宣慈和惠昭其德也地平天成內平
外成昭其功也故元愷雖賢得左氏而其名益
傳士欲倖迹前賢非假譜牒安能聲施後世哉
雖然世傳元愷傳其功德非傳其氏族也杜氏
稱八愷即垂益禹皋八元即稷契朱虎熊羆之
倫彼其平水土敎稼穡揆事敷敎業垂天壤者
姑無論即如宅揆作虞典禮之命濟濟相讓不
以賢智自居抑何遜也乎居正色立朝蹇諤自

許曷嘗拘小禮而崇小讓及至臨大事履大位
其相推第期於成國家之事而不失遜讓之美
雖後世所稱彈冠結綬者莫敢望焉其於友道
不亦篤乎此聖賢事也春秋卿大夫猶有以齒
讓者狐偃范匄是矣有以賢讓者趙衰欒枝是
矣有以功讓者郤克魏絳是矣此其人猶身相
友也伍舉之奔也聲子遇於鄭郊班荊道故曰
必復子竟言於子木而返之以交則參朝隔於
易世以地則楚蔡睽於異國以事則出亡難於

賜環而聲子必復舉也豈徵盟誓於天日思世
德於前人哉存心之厚不譜牒而親不膠漆而
固也嗟夫素交風遠友道淪亡闌闠之譬可爲
痛心雖朱公叔慨然興嗟劉孝標泫然出涕惓
惓著論亦不能挽其末流縱日尋譜牒厚可冀
乎諸士生於大禹之鄉高辛氏之事亦既聞之
矣茲同應徵辟行且比肩事　主情則枌榆誼
則昆弟藉能法十六相之濟濟推讓其成千載
事業則臣道友道兩不相負豈惟直指君與不

倖之光其爾先代後裔實焜燿無窮錄可朽也
名不可滅也不則易世之後有以一人不類而
遺數十人之羞者矣又不然當爾多士之身且
有以勢相傾以利相軋令貞士羞與爲友者矣
此視春秋卿大夫且有厚顏況虞夏諸臣耶余
觀近世談蜀士者大都侈言卿雲愛其儒雅余
不爲諸士願蓋余聞廣柔其傍有禹穴云故爲
諸士言元愷謂而鄉有禹元愷之一也倘不能
然則寧爲秋實無爲春華江陽綿竹亦皆可師

何必卿雲哉諸士勉矣能重茲錄也惟今日其
羞茲錄也亦惟今日不倖何敢設爲不必然之
詞以示諸士薄惟諸士其私圖之

四川武舉錄序

古者取士之途出於一今者取士之途出於二
惟出於一故儒言儒服者皆可備折衝禦侮之
任而赳赳武夫可爲公矦干城者亦可以爲腹
心嗚呼何其盛也自文武分而人才始不逮古
自求武以武而武始不振矣然而設網彌天收
功一目則亦庶幾有干城腹心者出於其間乎
歲甲午蜀既賓興文士復脩武試如令甲侍御
四明吳公念拔士爲將 天子重托其難其愼
視掄文有加焉時御史中丞譚公方延攬英豪
銳志安攘之業諸材官騶發佽飛射士鱗集待
試者咸斌斌質有其文武入彀者凡四十人某
寔與校閱之役例當一言綴于末簡蓋不倖以
章句起家奉 命範諸青衿士求士以文余之
責也若求士以武則非其任且英雄假瑰之士

豈章句腐儒所能物色哉余茲懼焉竊計 國
家三歲中郡國所舉士無慮數百人方其列賢
書上大司馬人人自以爲膺起爲頗牧幸得一
當以報知已及至有事則 當宁側席常苦乏
人且寤寐古之豪傑而不可遇以近日東北二
虜觀之何跳梁無忌也尚可謂國有人乎夫士
惟能文者未必能武故復以武求士而武復不
振令當事者將安所倚重乎蜀自文翁興學以
來文士之盛至今日極矣若以武自表見者何

參寥也毋論其遠即如近者土酋衛令邀我偏
師傷觀者謂以全蜀討一州如太山壓卵碎之
易耳然士未有能建長策施長組繫土酋之頸
而獻之 闕下者抑又何也將累歲所舉士無
一足稱任使者乎審若茲盍令評蜀士者謂武
不如文且咨嗟嘆息思得文士之用如相如揄
蜀其人者矣嗟乎求蜀士於今則武誠不如文
求蜀士於古則文亦不如武何者蜀先世文人
則相如楊雄爲之魁豈若武有吉甫驅玁狁匡

王國而憲萬邦乎峨峨岷山發祥如故劒閣天
塹之雺今無恙也而安內攘外之臣累世不一
覯又令人重致疑矣意者亦主司求士徒得其
似而未得其真乎昔之言相馬者謂良馬可以
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
亾存貴乎馬者存焉相士亦然故稱引詩書談
說禮樂鵠列魚麗無不知也以是求士則十不
得一引弓盈貫措杯肘上適矢復沓方矢復寓
以是求士則二十不得一韎韋跗注服兵擐甲

曼胡之纓短後之衣以是求士則百不得一豈
非所求愈似則所失愈遠乎夫主司所執覘士
者舍騎射對策無他術然皆得其粗而不能得
其精則主司之技始窮雖然粗者之不棄精者
之所以獲也請就諸士所執之射以廣諸士之
意可乎夫射一也有賢將之射有才將之射有
庸將之射有敗將之射賢將之射以忠爲弓以
智爲弦以義爲矢以仁爲羽以勇爲鏑以伐暴
安民爲鵠引無不中中無不貫此射之上也才

將之射以師爲弓以律爲矢以謀爲弦以勇爲
羽以出奇爲鏑以勝敵爲鵠亦引無不中中無
不貫此射之次也庸將之射以柘爲弓以竿爲
矢以荆麋之筋爲弦以七爲鏑以翎爲羽以人
爲鵠發未必中中未必斃此射之下也敗將之
射以貪爲弓以暴爲矢以剛愎爲弦以恣睢爲
羽以殺人爲鏑以身家富貴爲鵠雖幸而偶中
亦旋以自斃此其於射未知操弓引矢者也諸
士業以武見收矣異日者大司馬且剪拂使之

上則秉鉞登壇次則守埤乘障有能審此四射奉以周旋則効力疆場爲　國禦侮繳左賢而殪休屠是一發之樂也北清沙漠東澄瀚海並啓麟閣共圖丹青是再發之樂也如是則蜀士以武稱者奚必遠遜於文雖古萬邦爲憲者何以過此不然則騎射直一夫之技而射策直媒身之資耳豈侍御公與藩臬大夫所以求士意哉不佞弱人也提枹鼓立軍門使將士先登則不佞所短故其所以告爾諸士者無他奇惟願

諸士於射審之而已若曰是區區儒服言服者烏足與談戎事則文武之岐而二也蓋自昔嘆之矣

四川甲午武舉齒錄序

余旣從侍御公校士武闈拔士四十人業已偕射爲揄示諸士的至是諸士復請余言謂翔鳳等幸際　明時辱侍御公簡拔與日得負櫜鞬周旋行間諸士也才惟侍御公與諸大夫之賜其不才也侍御公與諸大夫惟士之怨士敢自隨以辱知已惟念昔者孫臏同師卒以兵法相戕蘇張同學卒以口舌相傾無他入害其能出如其寵耳四子之行心竊耻之請得如文士爲同年籍序長幼講兄弟庶幾崇厚敦讓世世守之毋貽友道羞大夫其一言以冠諸首余惟論交在心不在籍籍可尋也亦可晉也故崇厚者不言厚敦讓者不言讓談厚與讓而交始衰且世豈少剖心折肝之士哉一旦反眼如不相識甚至傳刃其腹者禍生於有求而怨結於不恕

也張耳陳餘爲布衣時相然信以死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亾者鉅鹿之圍耳之望餘者深而解脫印綬推與張耳餘亦望耳不讓故也甚矣望之一言爲交道之害也以厚始者以薄終以讓合者以爭敗諸士欲敦世世之誼稱爲兄弟則無如恕矣能恕則所求於已者重而所望於人者輕人已相忘交乃長久何以明之夫貧富者命功名者會緩急者時存亾者心炎凉者習其人而叔牙君卿也必能分管仲之財而對呂公

之榻若以巳之貪望人之富者非怨矣其人而韓長孺鄭莊也必能薦達賢士推轂長者而以巳之困望人之達者非怨矣其人而無忌虞卿也必能急平原之困殉布衣之交而以巳之急望人之殉者非怨矣其人而馮驩仲孺也必能不以有勢合以無勢去而謝薛公之客署翟公之門者非怨矣士於初舉時業未成而動未就無勢利功名可以易心無緩急炎凉可以變志則肫肫然厚耳濟濟然讓耳故貴爲將軍者下

與校尉齒貴爲校尉者又下與任子布衣齒曰今日之舉兄弟之誼也何論世閥一旦涉世之流翻覆萬態則厚薄爭讓於是乎見而孫臏以之凶終蘇張以之隙末豈不貽世之大詬乎諸士愕然曰如大夫之言毋乃衰世之意而教諸士以薄乎且士所望於大夫者不止此豈無奇謊偉論可爲諸士樹不朽者乎曰惡是何言也昔序賢書其事公故公言之欲爾諸士無負國家今序年籍其事私故私言之欲爾諸士無負友誼且吾所謂望之一言豈惟交道之害於事君亦然矣淮陰不望漢高則下齊不爲假王而九族可以無赤伯通不望光武則遼東白豕不以自伐而身首可無横分故以市井之行待其身而以士君子之行望於人者未有能濟者也然則怨之爲道友道也臣道也諸士執此以往可矣乃若諄諄論交天日是誓謂間茲命明神殛之則中世之所敦已非上世之所貴況乎未必終如其始者哉諸士戒之無負斯籍矣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序

山東武舉鄉試錄序

余讀詩至兎罝未嘗不嘆其世之盛也以彼赳赳武夫而可爲干城腹心之托豈非文武備足而以全才稱於當時者哉世之衰也士大夫厭武事而賤武人其詩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夫荷戈與祋何足爲士辱顧

彼有兎罝之才不耳有之即赤芾煇煌豈爲過哉　今制武闈試士先之以騎射繼之以韜略文事武備欲其兼有蓋望士若斯之重也士之應是選者非質有其文武烏能不媿兎罝勝其任而愉快乎歲庚子天下復當貢士某承乏齊藩既從侍御楊公有事文闈茲復與武闈之役士以武求試者得寓目焉時大司空劉公誕敷文德成允成功大中丞劉公文武憲邦有嚴有翼士之聞風思奮者斌斌盛矣又當島夷新破大將振旅諸材官彀騎佽飛射士從征玄菟戮鯨鯢築京觀者若而人轉輸瀚海乘長風破萬里浪者若而人咸貫其餘勇願得一試以見所長即伏在草野躡蹻擔簦而至者亦皆誦法孫吳能鱗齡擊賊有甲冑難犯之色於是侍御公緩心悉慮務盡其所長三試之得六十人者以獻某循例當序簡首乃進諸士而告之曰侍御公之舉若將令若將也蓋爲將之易惟今日其最難也亦惟今日天下承平無事匈奴款塞

主上富於春秋威靈遐暨西平盡夏東逐倭奴適又滅西南夷取其地而郡縣之雷霆所擊無不立折者雖遼左之　時復盜邊然非有異時冒頓老上之雄也諸將帥謹守亭鄣無鋒鏑矢石之憂不過十年建大將旗鼓如取諸寄何其易也雖然　上聖主也誅鋤強寇兵屢勝矣將吏習爲呰窳所用以借資結援者不取諸敵而取諸士卒夫以積懦之將事　聖明之主居屢勝之下吾見夫將之難爲也蓋憂在外者患兵

猾憂在內者患[illegible]力[illegible]海內則力殫於橫征膏血厭於餓虎元元憂懼矣必其命幸無奸雄爲之勝廣則已有則內變一起如川斯潰此多士他日之憂也語有之兵戢而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故盛世多危機而驕兵難慮敵明主多督責而庸將乏遠圖此通患也且與之言無事則悅其順已與之言有事則疑其嘗已將同乎衆而爲之則已賴其寵而禍　國家將異乎衆而爲之則人害其能而禍吾身是爲將

之難孰有難於今日者乎夫六韜太公所作營丘則太公所封地也談六韜於齊猶燕趙之悲歌鄒魯之絃誦蓋人人能之而慮其難將是主司者之私憂過計也夫子稱介子推有云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合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彼所合二十五人而猶若是況乎合此六十人者其爲智力豈可量哉是管晏不足侔而師尚父易爲也然而主司者何敢即以是信士昔之言樹士者謂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然則樹楩楠豫章之材者非異日將資其大用而收其大効乎諸士無意自樹則已即欲自樹則上之捍蔽　社稷擁衛生民是楩楠豫章之庇也次之効力疆場昭宣令譽是桃李之實也不則志在身圖惟利是嗜剝下以養交縱敵以生患是蒺藜而已　國家何利而植若人哉古名將以武科起家者惟郭令公彼其平安史復長安再造唐室皆可能也惟是大節耿耿可貫金石讒

於朝恩困於元振屢經危險而忠義不衰斯大將之極軌古今之絕響也多士自樹能如郭令公則干城腹心可稱全才庶幾哉勳垂帶礪與師尚父爭烈矣然所以樹此非難也蓋惟思其難則易者至矣

二園詩集序

楊雄有言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夫雄嘗賦長楊以擬相如作反離騷以方屈原矣而羞[illegible]列賦若是矧夫薄雄不爲者其祇以技豈[illegible]之

[illegible]官之岐路已哉然猶有嗜之不厭至較工拙於一言課殿最於數韻窮思極慮嘔心不休者彼其人如杜少陵氏困窮拂鬱奔走憔悴藉以抒其無聊之懷洩其激昂之氣無足怪者若乃身為國棟道立世程指麾回天地經緯昭日月名垂圖冊功勒鼎鍾奚取立言之工而冀聲施後世哉夫詩以道性情者也性動而為情情發而為聲聲諧而為韻天機所觸孰能無詠惟才有長短格有高下語有淺深則存乎人矣

而為好者擅之以為高厭薄者卑之以為技皆非通論也且也廟廊與山林殊體治世與衰亂殊音遭遇不同製作亦異故有矢都俞之韻于叔季之世則惑矣詠黍離匪風之章于載芟良耜之日則背矣賦牢愁憤懣之詞于謨明弼諧之朝則狂矣予嘗執此上下古今謂自昔詩人皆因時而立言非無因而強作近世輕浮淺薄之士鼻祖時賢拾其餘瀋不狂而叫號無疾而呻吟溫柔敦厚之風澌滅盡矣不有大雅君子其孰能正之哉御史大夫三原溫公以正氣直道挺立于時自為令以歷諫官躋九列出而分陝入為正卿其風裁政績皆足為人倫楷範予嘗從計吏後謁公京邸公與之坐而談民生吏治率多憂盛危明之慮絕口不言詩也邇者壽春朱汝修氏以公門人所刻公二園草寄余奉而卒業乃知公兼才也不言詩而詩工殆管公明所謂善易者不言易乎即世稱五七言長城直以偏師攻之無難矣公天才卓躒學問宏富

本之以溫厚發之以曠逸近體諸作衣鉢少陵翁以冲淡變其古拙樂府歌行雅慕青蓮奇峭者琴氣骨相肖五言古體追蹤伯玉而彼以感遇於興為多此以抒情於賦獨盛其大指則篤於君親師友之倫其囊括則紀懷二十五章足以盡二園之一部矣自司空以前袞職鮮闕帖此非遂其為詩和以平思而不怨迨栢臺以後世變驚心風木係念其為詩婉以諷慘怛而有餘悲故夫飛鳥迴翔雞鳴所以箴規也詔書寬

恤鴻鴈所以哀鳴也尊前一鴈小宛所以不衆也風烟接連則虎賁衛士所以庶幾典刑也凡若此類皆風人之極致大雅之遺音豈徒雕章縟采與柔翰之子較勳績者哉烝民不云乎吉甫作誦穆如清風韋玄成不云乎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蓋公之詩非騷人墨士之詩而吉甫玄成之詩也昔稱三立並垂不朽而德盛者言遺功多者文掩若公之詩當與道德勳業分道而馳並輝映來世矣某也簿書俗吏何敢妄評公

詩頗於雕蟲之技未能忘情間嘗奉教於君子矣不揣固陋序于簡端匪曰玄晏之論可重三都亦謂附驥之蠅可幾千里云耳草多得於宦遊而名二園者公不忘故園也亦惓惓孝友之一念云

竹雪亭詩序

詩固未易工評詩亦未易也杜子美云晩節漸於詩律細評杜者謂不讀萬卷書不可以觀杜詩是可見工詩與評詩之難矣蓋杜之於詩其取材也精其致思也勤其托興也遠其守律也嚴其遣使景物也暇故凡天地間之可驚可喜可悲可傷可以裂眥怒髮可以蠲忿解頤可以麾戈按劍泣鬼驚神者無不具備而以稱於古今日詩人也彼未深於詩者竊殘膏於往哲拾遺瀋於時賢一語稍近晩唐輒謂開元大曆俱出其下無怪乎有識之竊笑也夫子美聖於詩者也是不易能要以才各有所近而詣各有所極如崔顥孟浩然常建劉長卿諸人或以豪爽

或以冲淡或以清麗悽惋斌斌然成一家言斯亦千載人豪也余友固陵梁園馬兄之詩殆庶幾焉兄與余筮仕同在淮南及入爲爽鳩郎與出而督學守郡同在江右相與最久相得最驩然其時於詩未數數言者誠難之也去年冬以竹雪亭詩二卷寄余齊臺使爲之序余再三讀之始知兄之於詩殫精極思其夢寐常與開寶諸公周旋苟以薄識浮氣觀之固亦未易窺其際也請撮其勝會而與知音者共賞可乎七言

律如朱旗與帶青山影寶幢晴懸紫電光乾坤老去情應淡湖海春來夢更淸杯酒喜逢人日醉盆花時傍客愁鮮斗酒尚能消永夜孤燈應共照寒灰江流不盡孤臣淚山月應懸戀主情如此之類雖寘之右丞隨州集中未易高下五言如開門山月白灌竹野泉淸樹色晴看雨溪光晚帶烟逢人仍問渡投策即爲家有淚窮途盡無家穉子親湖海看新寵烟霞即舊盟燈光聯塔影梵語帶泉聲月乘江水白花映酒樓淸

觀心簾月靜得句野雲閒報主英雄淚懷人老病心愁應窺白髮貧豈戀青袍慣栽陶令菊學種故侯瓜烹茶看客到開戶與僧期起語如天風下木葉悵望一江秋村杵愁偏急孤眠夢欲驚平林試一望漠漠隱孤城落句如乾坤正無事散髮對汀鷗我心如江水夜夜逝金山托典深遠造語工緻雖子美常建何以過之蓋其志潔其才淸其托意在白雲絲筍能甘袁安之卧其落唾如金莖玉露可解相如之渴詩調淸婉大類其爲人使羈臣逐客讀之當思君戀闕而泫然出涕使幽人逸士讀之當憑虛御風而飄飄欲仙惜長篇古體猶未多見推此類也雖與漢魏並驅可也何難爲崔孟爲常劉哉嗟乎君汝南名士也居官内行脩飭其知交皆海内氣節之士使能少自抑損以遊于世何至坐蜚語見廢然君非早退必爲吏事糾纏安能大肆其力於詩嗇於此而豐於彼造物者若有意以厚之矣李太白云司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生

死余謂杜律沈韻亦馬兄之鐺杓也遂書以爲竹雪亭詩序

少宗伯黃毅庵先生河干集序

嘗謂古今文章之盛當於廟廊之上求之如伊訓說命多士立政詩雅頌諸篇出於大聖賢所作無論矣兩漢以來若治安天人之策聖主賢臣之頌前後出師之表諷諫勵志之詩千古膾炙人口皆哲輔藎臣之所爲作也蓋其所與上下議論皆致治保邦之謨其所援引證據皆金

麗石室之書以天下之大制作發天下之大文章以千古之大識見出千古之大議論故能鴻藻與江河俱流而麗詞與日星並耀也至如山澤之臞非無著述用以感慨時事發舒懷抱則可耳將以稱於天下曰極盛之文則未也少宗伯黄明起先生于里中親友也幼而岐嶷能爲日食之對長益好學早親太乙之藜編摩史局馳騁乎圖書翠翰之塲造士辟雍餚核乎三都二京之勝衡文吳楚校士南宮近世得人於斯

爲盛海内稱文章司命者必歸焉茲以文集示余余覽未終篇作而嘆曰美哉郁郁乎盛世之文也麗而質壯而婉奇而能正非陶鎔於聖化之久不及此夫文一體易工衆善難備鄴下諸子皆稱美才猶或以詞賦稱或以章表稱或以五言或以書記或以著論稱未有兼擅所長卓然名家者也明起之文章表則托志忠雅誦法孔明論説則折理精微步趨韓愈撰序記則敘事有法希子長之遺風造碑銘則大雅不羣繼中郎之逸軌書翰清潤煒煒與報孫答蘇相爲輝映至於詩歌直追正始近體諸作氣格和平音律諧暢宛然開元大曆之音也蓋文章本于性靈關乎學術譬如名山喬岳廣大峻極莫得而窮其際然後雲烟興焉寶玉生焉瀑布懸崖而喬木參天焉皆自然之文章也明起之學淵源父祖胷富萬卷志在千秋異時詞林諸臣有相傾相擠以求柄用者明起處之恬如也其學富故其才豐其韻高故其詞逸雍容爾雅之風

直凌漢唐而上之其必傳無疑也不佞里居與明起時時過從惟相與蒿目時政鮮及文章識者謂明起不欲以所長自見然明起實優於政事今集中所載如廢弛紛更任事議事諸篇皆深達治體有如　人主思用舊臣召公河干使秉國成執此以往可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于深於明起有望矣

黄孔昭詩集序

自古才能技藝之士雖精妙至於入神必待文人稱述而後可傳於世如宜僚之丸伯昏無人之射梓慶之爲鐻朱泙漫之屠龍高漸離之擊筑扁鵲倉公之神於醫非莊生史遷爲之叙述則千載之下誰知之者其不待人稱述而能自傳者惟詩文耳閭巷匹夫無勢力權位足以取重于時而一語動人千古流韻彼兔罝野人簡兮伶官考槃隱士中谷婦人載之國風者無論矣若唐之孟浩然張志和秦系諸人俱終身布

衣而其詩與王維岑參輩並垂不朽則信乎詩能傳人不待人而傳也黄孔昭者吾泉布衣也少好學有志節工書善畫有故老謂之曰君工畫不能使畫重而工詩則畫重可取唐詩讀之公乃遍讀唐詩曰詩止此乎又取選詩及三百篇讀之於是盡窺古今制作之妙發而爲詩其四言古體則風人之遺也五言古詩則漢魏之選也五七言律絶與歌行諸篇則開元大曆之響也向之謂君學詩者一日過君見其製作則

大驚曰吾且學詩於子矣孔昭猶以篳門圭竇未覩宇宙之大是醯雞也乃躡蹻擔簦入武夷泛彭蠡登匡廬嵩岳爲汗漫之遊縱觀大江黄河海岱之勝徘徊洙泗二京間覩其衣冠禮樂以廣其心胷而寄其仰止於是發爲詠歌益壯麗清遠古色蒼然蓋山川之靈亦不爲無助云時吳下王元美天目徐子與武昌吳明卿方以詩文負大名於世四方以詩爲贄者傴僂卑屈稱爲弟子惟恐其不我欲君一見與之均禮分

韻倡和忘其尊貴三公亦呼爲老友不敢以丈人行自居也余於孔昭爲桑梓後輩戊子歲君遠赴故人之約附余北行長途跋涉遇景必詠詠必示余余亦勉强和焉後二年而君没其藁燬於祝融今之入梓者皆先有別刻及余卷軸中所遺也十亡其一矣余恐久益散失乃托門人葉蕃刻于聊城借爲之序如此夫君之詩豈以余言爲輕重哉人有生而美者久與之處若相忘其美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而其可喜也終

無已有人焉爲之圖而贊之則其美益聞於世方孟浩然王季友諸公詩得元結殷璠評選遂與盛唐名公鉅卿比肩爭價余序君詩毋亦欲使人覩君全璧後有誦其詩欲論其世者亦知君爲一代高人也殷璠曰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賓終無取焉余謂詩之傳在工與否不在布衣與梁賓也公於畫工宋元人山水然志不屑爲卒獨以其詩行云

鑑井吟小引

鑑井吟者予離齊道經吳越及家居所作諸詩也名鑑井者詩之美惡吾自知之若鑑形於井其妍醜莫能遁也昔子輿有病跰䠥而鑑于井曰嗟乎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夫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亦奇醜矣而子輿不以爲病彼其所謂美惡固有出於形骸之外者矣詩小技也然必才與學合景與情合然後發言成韻可追風雅若格卑調弱思竭腸枯非才也書圖未窺拾人餘瀋非學也塵事糾紛懷抱鬱結非情也僻處窮陬無佳風月非景也予自離齊以來東方千騎既非曩遊[illegible]至人言幾成市虎連歲水旱滿眼饑饉舊時書籍爲洪水漂流幾無復存値此數乎何有四合惟是[illegible]大川望之則喜故都舊國見之則歡騷人墨士遇之則成吟[illegible]詞不必工惟取托物造端即事起興此亦天下之至樂也每開卷展玩若得若失若妍若醜如鑑形止水鬚眉面目無一不了

然者殷深源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故予於是吟不忍棄也方就正於大方之家因作鑑井吟引

卷之二十一終

數馬集卷之二十二

溫陵黄克纘紹夫著

序

芝樓草序

古今豪傑之士志狹函夏勇邁古今䙡伊呂以上人若旦暮可遇不則亦且效陳子公裴守約輩斬郅支而俘𨓜匐以焜燿史冊若使之局趣轅下與駑駘欵段分道而馳彼有死不能也其於操觚也亦然一言一字必欲鼻祖丘明師友

南華問奇於子雲襲怪於長吉瀝肝嘔血非智盡力索不止此其人豈世之齷齪腐儒所敢望哉予於寧陽張莘龍先生見之先生以名進士從水部郎出守中都擢陝漢觀察畋湟中坐蜚語落職家食者十餘年用御史中丞餘姚孫公薦起家遼陽有禦虜全屬國功晉參大政竟挂計典復歸待用某筮仕壽春爲先生守下吏見先生穆穆落落如千間大厦足以蔭庇萬人私心歎服謂世有豪傑若斯人取丞相封侯直所掌耳然先生入秦入遼再起而再不利此無異故今世用人類謹守功令不失尺寸數米而炊簡髮而櫛斯爲良吏若稍破拘攣如李牧田租所入悉以享士魏尚上功首幽數差六級則引繩批根者且隨其後矣何足怪哉先生旣歸自遼左則以其所著芝樓草寄余齊臺且使序之余碌碌無奇人也何足序先生文然竊知先生之詳矣先生家龔丘泰山在後鄒嶧在前巖巖奇氣鍾於一身童而習之則素臣之書也胸富

丘索口闢詞令其文之古雅富艷者似左治水呂梁剖符濠上縱觀乎縣水流沫之處而彷彿乎逍遥曼衍之場其文之曠放奇譎者似莊習玄於聃取制於仲探秘於淮南蒐逸於呂覽其文之淵深博雅者似柱下諸人西涉河湟東歷肅愼馳騁玄莵樂浪之墟窮絶塞異域之感其壯猛揚厲則車轔駟驖之風也其慷慨悲歌委曲頓挫則蘇李相與爲河梁之別也近體諸作雖未離唐人蹊逕然奇思奇句往往破的一涉

陳言輒棄不用是先生之詩文大都類其爲人者如此夫騄駬駃騠朝秣吳越夕刷幽幷過都歷塊豈能無踦失故步要以追風躡景瞬息千里令世間凡馬不敢望其後塵則渥洼神種斯可貴耳丁敬禮有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先生詩文異日自有定價某非子建何敢輕爲評隲顧因讀先生集而獨於出處之際三致意者謂才如先生終當以力業顯庸匪雕蟲直先生之餘緒耳請以是爲芝檏

草序

刻郭中丞三臺疏草序

三臺草者中丞郭公所歷三臺諫疏也古者臣子善則稱君過則歸巳故傳其將順無傳其匡救揚主令名與天罔極忠之盛也若乃彌縫其闕箴規其失盡言無隱而以忠諫顯非臣子之心所樂居也書有之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夫使言而見用是吾君有補過之美何損於日月之明卽其未用亦足以明不諱之朝人人咸得自盡媿吾君於天地江海之量雖微物細流無不容也若然則傳之乃以揚　主德豈爲彰巳直乎始公爲留臺侍御時故相大璫表裏擅權引繩批根斥逐士大夫不附巳及攻巳者公上疏申理雖得罪以去旋卽　賜環諸賢亦相繼徵用是公之諫行也再入留臺會秋官郎董君以諫止禁兵被譴公力救之左遷爲廷尉評無何禁兵罷董卽召用是公之諫又行也及由考功蹐卿寺以中丞出撫全楚日夕討楚之典

故而釐正之以鳩其民平賦役汰浮靡抑權貴賑貧墨崇先賢城嚴邑疏凡數十上大都從者十九報罷者十一公之言又大行矣召入西臺晉貳御史大夫所論說稱引多關　宗社大計國家理亂大機時若未當　主心然　上不替公任之愈重且　聖謨淵深臣下難測欣然轉圜又若有俟爲者未可謂公之言遂不用於今日也余每讀公疏輒侈公遭遇謂漢於賈誼旣棄其言併斥其身唐於陸贄雖顯用其身實陰

業其言忠賢所患如出一轍公之遭遇方之二
賢不啻過之然則疏草之傳不惟可想見公之
爲人且於　聖明之德爲有光矣豈不休哉嗟
乎論天下事易任天下事難竊觀今世士大夫
以諫顯者多矣及任之以事非矯而爲刻則流
而成靡非輕爲以喪功則縮朒以基患回視向
之所以切劘　人主者若出二人焉然則談何
容易也公在朝廷則言朝廷在疆場則任疆場
司黜陟則公黜陟清不近名和不同俗勇不喜

事怯不避難蓋某在楚時曾以職事佐公下風
見其官僚敬之若子弟之事嚴師其士民懷之
若赤子之戀慈母也世徒知公以言事顯而未
知其任事之誠若此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後之
觀疏者俾知公之受知　聖主有由也

王羽卿都護撰登壇必究序

余昔備官壽春有事武闘得淮陰王羽卿論策
讀之見其才智輻輳籌略蠭出心知其爲登壇
士也無何果舉於大司馬氏備兵襄陽時鄖陽
制府奪一禆將公署以廣學宫將士大譁以兵
劫制府諜作亂會羽卿以事至鄖奮身入軍中
以禍福開譬之衆乃釋甲聽命羽卿由此名重
天下哱劉之變復從大將軍攻靈夏拔其城盡
誅反者羽卿有力焉海氛起朝鮮　朝廷發天
下適戍閭左椋之數年不靖波臣震恐中國動
揺廷議謂江淮南北咽喉陪京保障倭朝揚帆
則夕可至乃授羽卿節鉞俾鎮江淮羽卿至則
大閲士卒修戰具以整暇待之威稜所憺海波

爲恬轅門無事惟日觀將士投石拔距而已乃
悉綿囊中秘書採摭古今奇聞彙爲將畧自天
文地理内夏外夷江河海防以及選將行軍攻
城乘鄣樵蘇茇舍諸類雖一器一藝無不具載
蓋本之六經以討其源傅之左國子史以該其
變考之武經七書以求其法參之歷代將傳以
驗其用稽之近世名臣封事以採其識旁及於
百家衆技稗官小說以盡其能爲卷四十爲目
七十有二名曰登壇必究寄余齊藩署中使爲

之序余惟法之可以言傳者法之麤也其不可以言傳者法之精也猶龍氏有言佳兵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至論柔能勝剛弱能制強則又退然處於至懦至怯之地使人墮於機阱之中而不能出一何深也故兵死地也以不用爲用始可語用矣若乃屢校滅趾智不如葵賈勇鬻技著書垂世斯已贅矣彼尉繚子李衛公諸書方之孫氏猶拾瀋也况乎其益以數千萬言哉霍去病不學兵法而蹀血虜庭北至祁連馬服

子徒讀父書而長平坑卒邯鄲幾亾兵固可以空言談乎雖然用兵以巳亂猶用藥以治病也方書雖不足以盡病而俞扁不以其故貶方庸醫雖或以藥殺人而後世不以其故廢藥聞有泥古而失之者矣未有師心而能得者也譬之奕然執譜局以應敵豈必敵之應我盡如其勢然熟而用之神而明之攻圍劫殺之變盡於是矣然則謂羽卿茲書卽青囊之秘術方罫之奇譜可也近世東牟戚大將軍著紀効新書談兵者以爲嚆矢戚故樹勳海上所紀禦倭之法爲詳他未盡及也讀羽卿書如入武庫觀五兵色色具備顧用之者何如耳嗟乎將以忠義爲上韜鈐次之當羽卿奮身入亂軍時死生不顧忠義之性豈可以假人耶至其登壇誓師諄諄成法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哉余於羽卿有一日之雅因敘其書以俟夫知兵者採焉

袁中丞撫閩疏草序

夫人臣議事易而任事難議事者成則功歸於

巳敗則罪諉於人任事者百爲百成方稱以爲功九成一虧輒指以爲罪夫事非勇往直任之難而委曲周旋必求上下兼濟之難也故便於身不便於民仁者不爲也便於民有損於國義者不爲也予上下史冊觀古名臣若申屠嘉之欲斬鄧通鼂錯汲黯之矯制開倉趙充國之籌畫先零可謂能任矣然嘉雖執法終犯投鼠之戒充國雖固守便宜而内有公卿異同之議外有辛許掣肘之虞惟長孺權宜救民臣主相信

史冊艷之甚矣任事之難也中丞睎我袁公與撫吾閩其心仁以恕其操廉以貞其政寬以肅藹曰爲方伯時士民已親而戴之若納赤子於慈母之懷惟恐其頃刻離也視事未幾會權使高寀惡盈罪稔激變於閩飛矢吐火幾令全城煨燼公於是時手握水陸兵凡數萬豈不能下令軍中使披堅執銳助士民攻寀然寀死而上必震怒如是者身危又豈不能選擇猛將率勁卒千人入寀之穴執寀歸 朝然寀知死而

致力衝突而出遇之者立見虀粉如是者身危夫身危其小者也使軍民殺寀則 朝廷威令不行而國體傷使寀屠戮軍民則 朝廷命使幾與倭虜無異而國體又傷以是任事是債之也公於是際不動聲色惟內曉寀謂取民之物必當償直外曉軍民謂所取財貨吾當責償爾無妄動變大而小視之機危而安處之及寀出不意突來劫質公惟少整衣而出關門而迎耳其規摹操縱固未嘗有毫髮之差也連上五疏斥其悖逆始終以生死去留聽之 君父卒之民害去而國體全所存者大而所傷者小公於任事亦稱良工苦心矣今讀公撫閩奏疏凡四十餘篇爲 聖母而恭慰者三廣孝思也爲處置有司者四進退監司者五重吏治也爲却球夷貢使者一爲海防而鑒別條議者六消海氛也爲水災奏報請䘏者再重民命也爲罷榷稅參惡璫而發者九除民害也稅璫去而乞身者六乞免代者二明士節也公之心事皎如日星

不依於權璫一事獨論之詳者公之所難在是而公之去亦坐是嗇 上召璫歸而有咎公以疎取侮者亦責備賢者之意然不虞爲璫釋憾也事固有當預防亦有不可預防者魚朝恩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衣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故公之轅門晝掩即子儀之不聽衷甲也寀雖頑冥不靈見公不以兵自衛亦知公無

傷害意但欲刼公爲晝自免之策耳大都閩人之利在家之去家去則禍根拔公雖力求罷以謝家無不可者丈夫在事能爲地方去大害捍大患則分内畢矣小小榮辱得喪何足以掛胸臆公戒行矣代公者已擇人矣而吾猶不能無望於公者以敝郡之被災於今三歲饑餓困乏未有甚於此時大破常格而拯贍之令實惠必及於民此汲長孺之義也夫任事於在事時易而任事於謝事時難公疏中有此一段未畢之

事豈可以謝事而廢之易曰渙有丘匪夷所思蓋必常人思慮所不能及乃稱任哉

巡撫中丞袁公啓後光前冊序

閩巡撫中丞袁公厥祖贈公有還賈人遺金及却轉輸耗金事楚中士大夫侈爲美談已播之歌詠傳於四方矣而厥父封公年二十有六喪偶誼不再娶有曾子王駿之風人未之知也藩臬韓公及郡守邑令諸公乃闡其潛德告於泉中諸生先時権稅大璫怙衆肆虐激軍民之怒

變幾不測中丞公累疏暴其兇狀必去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既得請乃堅乞休沐以釋璫憾泉中士民願再借公而力不能留也乃合公三世而頌之額其冊曰令德啟後殊伐光前而陳生鳴華輩謂某宜有言以弁諸首某歷稽載籍還金事蓋多有之未有併轉輸耗金力却不受者也贈公毫無所取信稱介哉昔李汧公能葬旅邸書生而以餘金寘之棺下竟歸其家廉矣及鎮鳳翔邑民耕田得金一甕送縣縣令信宿

開示皆土塊也以狀聞府公大怒疑其私易時袁相滋在幕闞甕得二百五十塊若鑄金如其數當重六百斤問其甕乃二農夫以竹舁至縣計甕金非一二人可舉是即路時已化爲土矣公乃豁然夫汧公不愛書生之金而不能無疑於縣令之易豈得失之際猶未能忘情耶況縣民得金乃郡中所本無而輸金得耗又袁公所宜有以此較彼其超然利外實爲過之古之不要如朱暉已踰五十諸葛瑾尚有愛妾無論矣即

陳化少壯堅辭孫氏宗女王摩詰妻亡三十餘年獨居一室恐亦未能如封公之少年也抑情全愛其用意深遠未易與俗人言也嗟夫是祖是孫清風婉美是父是子立誼素高其爲閩民除害而毅然以身當之則父祖之訓素嚴奉以周旋罔敢隕越也萬石君家素稱馴謹安世一門歷著忠孝公何媿焉九萬扶搖六月暫息何物閭尹能進退士大夫 朝廷行且召公矣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贈公以之又云慇斯懃

斯鬻子之閔斯封公以之又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中丞公以之遂書此以冠詩篇且附於古人爲藥之贈

史異序

史異者紀異也何異乎紀天地日星山川人物之變常也於變常何紀乎常者治徵變者亂徵也稱史異者皆正史之所載也稗官野史獨不記異乎以國史不書或妄誕而難信也史載矣而又集爲一書者欲人君知恐懼脩省也作之者誰吾鄉水部余君也君以變異散在各史則反常者以常者掩集而成書則一披覽而千古與亡得失之徵得寓目焉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日月星辰山川人物之精與人君之行事每相感召故或先事而告警或後事而著應無示也無不示也惟聖人能轉異以爲常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位於上於是有和風甘雨景星慶雲而彗孛氷雹之異息矣地位於下於是有海晏河清坤寧艮止而山崩地震之

變絕矣萬物育於中於是含齒戴髮飛走動植之倫各適其常而物怪人妖不書於冊矣自古雖極治之世不能無異惟修德用人以禳之則雖有其異而無其應故洪水滔天而堯不以其故貶聖雉升鼎耳而高宗不以其故損賢夫人君者德則其祥不德則其妖也妖由人興不由天降故變古易常横徵暴斂是君之彗孛氷雹也窮治土木妄興師旅是世之山崩地震也女寵內豎貪夫邪臣招權納賄結黨蠹政是世之

物怪人妖也有一於斯雖無變異亦禍人國可不慎乎　聖明御宇垂五十年海内雍熙視唐開元宋慶曆不啻過之而邇年海内異常之事時時報聞若牛妖豕異猶其小者近者陪京鼠渡江矣日相摩矣天狗墜地矣又有京師河赤陵寢地震白氣貫天彗星掃斗經月方散見者寒心界氣數適值陰陽錯亂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耶抑用人行政壅滯鬱結有上拂天意者耶何上天示儆其仁愛之無已也余觀春秋所書

若星孛於大辰於北斗星隕如雨梁山沙鹿崩大水大雨雹之類蓋詳哉其言之然二百四十年間惟此數事亦有一年之内而變異迭出視春秋時尤有甚焉亦可畏矣哉余君之爲此書蓋徵事於既往而寓意於方來忠愛之心藹然可想然篇中所載皆前世不祥之事何可使人主聞之耶噫責不專在　人主也十月之詩言日食雹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所以警其君者至矣而後章繼之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然則覽是書者凡百有位各思惕惕脩職以弭天變始稱畏天始稱敬君哉

重脩寧都縣志序

贛東之邑寧爲大幅員之廣財賦之繁衣冠文物之盛甲于諸邑載在前志者可覩也志久不續將有遺佚之患先是邑令趙君謀所以續之然私而不公君子曰誣會邑縉紳先生給事盧君中執法吳君俱暫輟承明之直歸于枌榆二君一時稱爲博物君子者也乃取前志與博士

弟子員芟增損之沿革稽於往牒去取付之公評芟其誣妄補其缺略志是以完二君屬余爲序余惟志者以志政也邑有得失郡亦與焉政之背也余無所逃議其或反是以自旌也若之何序之三辭使者而請益力乃謾爲之序曰余讀寧志蓋深有感於風會之流而重自愧云昔季札使魯歷觀上國之風於盛德之遺衰世之俗遊遡於數百年之前遠料於數十世之後存亾之變無不逆覩聞其詩猶知其世況覽其志

平以今寧志考之山則金精玉屏水則東江西江賦稅則南觽晋都北輸大司農其人則司空御史大夫以下可悉數也至於忠孝節義高士逸民代不絕書籍令延陵季子觀之當必喀嗟嘆美以爲大國之風無疑也惟是邇年以來教化不行而俗不長厚往往好勝樂鬬競毛羽而趨刀錐鶩上以爲高操吏以爲能賦稅日逋居積日微與舊志所稱民善治生有勤儉風士知務學不習浮靡者稍異將樂土之民好淫其漸

靡使然耶抑上之人所以化誨感諷之者非其道耶夫上德維風民應如草余之不德民無則焉若爾鄉之先民及今賢士大夫皆爾士民之師也去雕爲樸是惟今日毋令後之觀者引其細已甚則善矣於詩有之鼠牙雀角刺訟也蟋蟀在堂訓勤也蜉蝣之羽譏玩細娛也余不佞請以是書于首簡

太霞六集序

太霞六集者鎮西大將軍杜君韜武名其所纂註諸書也曰太霞者君痛寐三聖而有感於雲霞之祥故因以爲號也六籍者何曰三教會函也五岳統志也註孫子也輯左氏也六朝文範初唐詩則也夫春秋武功詳於左傳孫子兵法載在十三篇杜君世將覃精於此固其宜也若乃棲神五岳皈心三教與駢儷聲律之文此騷人墨士緇衣黃冠之流所據梧憑几而圖之者君欲囊括之以爲已有無乃遠於職業而苦於望洋矣乎曰天上無癡愚神仙人間無不學將

帥兜鍪武夫貌若赳赳其中皆有蘊藉故可以爲腹心干城尹吉甫之善作頌郤縠之敦詩書關漢壽岳武穆莫不以丘明爲師手之不忍釋卷彼其生平勛業節義多出於此不但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已知此則娰武著書之意可得而論矣夫三教各自傳世近代莆田林氏始合而爲一予不能深知然釋老亦有一段要渺之論使世之歆豔馳鶩卒歸於盡者而彼以空寂玄遠之旨引其歸宿故儒者多喜談而樂道之

者於儒家揭大學一篇於釋家取金剛經於道
家取黄庭經各爲之註脚此於三教之旨必有
得焉者故能揭白日于中天得玄珠于赤水也
君其言曰詮道而遂趖隱逸故欲臥遊五岳隱
居而不忘家學故復勤思左氏孫子兵法旣述
泛覽纖細故於六朝初唐詩文又有取焉蓋君
于經史百家博涉畋漁無不涉其波瀾而擷其
英華此六籍者又其生平精神之所萃也故能
論說古今鑒觀成敗謀臣策士不能傲之以其

所不知節鎭監司不能嘗之以其所未試副戎
學夏而横戈虎穴建牙延綏而蹀血龍城斬馘
大驕先後以數千計磨墨楯鼻上功露布不假
孔璋之檄時賦仲宣之詩使絳灌失武隨賈謝
文今世大將可稱寡二矣關西故以韜武父叔
提符登壇累立戰功爲熊羆不貳心之臣韜武
繼之益振家聲而風流儒雅抑又過之此亦吉
甫御穀之流耶其得於六籍者多矣君家居時
嘗介長垣李少保締交於予予嘉其議論風采

心知其必能策勳西陲照耀史冊也茲遣使金
陵徵予叙其六籍予誼不得辭遂爲之序且勗
之曰予左氏之徒也番龐之會趙文子令七子
賦詩以卒君貺於草蟲黍苗諸章僅取其一二
語如我心則降匪交匪敖之義有深美焉余於
太震六籍未能遍及請各舉一二語以爲君贈
可乎在大學之卒章曰絜矩能絜矩則偏裨卒
伍咸得分願於釋氏吾取其慧慧則通徹於老
氏吾取其柔柔則勝剛於五岳當學其定定則

如撼山之難於孫子當觀其變變則非常法之
拘於六朝當取其麗麗則旌旗部伍煥然改觀
於初唐當識其有典有則斯風韻器局居然大
雅是數者武之善物也用以成功可用以居功
亦可且君家武庫有左傳癖於城濮蕭魚諸役
舅犯趙衰知罃魏絳諸人相與謀議津津乎有
味其言之也然則欲學左氏者其在好謀而成
哉請以是弁六籍簡端

鄒孚如先生文集序

夫文章之重豈不以人哉左丘遷固俱長於史
而左氏與經並傳三閭揚馬俱工於賦而三閭
爲賦鼻祖董賈錯偃俱工章奏而董賈爲世楷
模長庚少陵俱爲詩豪而詩仙不若詩聖彼其
文采豈不俱稱贍麗哉而優劣之間文重人者
十五人重文者十九其故可知也方今文士勤
思著述殺青災木充棟汗牛甲者無論卽負大
名執牛耳者咸相謂當世文章若無我當屬卿
矣而有識之士殊不謂然若余友鄒孚如氏殆

不與人爭名而名歸之者也孚如生有異質九
歲爲博士弟子十八以禮經魁楚闈二十五成
進士蓋楚雖多士如孚如而靈根慧業迥絕一時
長官者孚如者余登第時長孚如七歲同習政
刑曹覩孚如才藻翩翩與一時名士唱和每一
篇出京師傳播爲之紙貴未嘗不自慚其稚魯
少文欲焚筆硯而焚之也余出知壽春入爲爽
鳩郎孚如以秘書郎丁艱家居及起爲吏部郎
余復以守章貢行矣蓋疏逖者十二年至辛卯
冬余上計京師而孚如爲考功郎中時二千石百
餘人署中旅見不敢以私謁也辭歸章貢而孚
如典銓又數月以議銓事不合乞假歸矣余從
蜀入楚將之官齊泉乃道雲夢訪孚如於家讀
其前栢臺賦及吊許由以下諸君子詩五十章
喟然嘆曰天以雲夢奉孚如其精神意氣與古
人相上下發爲文章盡洩江漢衡岳武當靈秀
視立朝時益工以粹矣後數年孚如起家爲南
職方郎余叨齊頑撫遣人相聞孚如寄近體詩

二卷今刻集中乃天寶王岑諸人口中語也又
以全集寄余心欲爲之序而沉迷簿書蹉跎歲
月前諾未踐墓木將拱嗚呼延陵之劍可負心
許哉夫孚如之文福唐葉公論之詳矣若志傳
敘論若制策騷賦若古詩近體咸有品隲余雖
欲再加一言亦何所藉手以重孚如於地下余
所知者孚如居官獎廉抑貪所舉盡天下之選
居鄉食貧砥行所交皆一世之豪其著爲文章
意所向慕則地下朽骨不惜千言心所鄙薄則

當世權門難徼隻字葢乎如以人重文而人不因文重也且今世爲文之弊有他人所必有而乎如獨無者其説有四蒐輯經傳援引證據但求該實不務疏通其名曰滞摹倣前人割裂章句抵掌優孟忘其非是其名爲竊身偶不用怨憤塡胸微文刺譏貶損當世其名爲誹誌傳之作百斛是求生爲盗跖死可伯夷其名曰誣凡此四弊雖號稱名家者不免焉乎如無是也取材於經史折衷於聖賢就人論事事盡而言止

因事明理理透而詞終故入告君父有賈誼陸贄之風出交友朋有子美退之之韻其文出入左國史漢最下不失爲廬陵眉山讀其集想見其人眞一時文士之雄也而官止太僕貳卿壽不及知命三立事業多躓半途人不可以無年信夫噫是人也有是集也可以傳矣余才非玄晏序愧三都因念石交兼樂附驥遂忘其醜而爲之序然視昔人所謂嫁卿阿鷺者豈不爲差快人意哉

卷之二十二　終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序

贈大方伯武泰川之任楚藩序

武先生以蜀糧察使者遷楚右方伯將東道出巴渝間時不佞以校士至武昌胡君以治兵至相與餞于巴郡南樓禮也胡君謂先生故歷官閩楚所憩之甘棠在焉吾儕皆先生舊子弟也可無一言爲先生贈不佞敬諾然媿言之無文

也因循歲月先生又遷左方伯胡君屢以書來謂[illegible]言難食居諸易邁先生且周歷三臺矣子將若何不佞乃爲文以寄併謝不敏夫今天下稱大藩者詎不首楚哉五岳四瀆得九之三焉其以名山大川稱者更僕未易數也左三吳右西蜀五嶺踦其南伊洛纏其北三湘七澤之所其地高燥埤隰之所包也楩柟豫章桂椒橘柚之屬之所產也俶儻奇瑰之士齒角皮革器用之物之所聚也天下誰不仰楚之灌輸而資其餘潤故楚者天下所倚以爲重而方伯者又楚之所倚以爲重者也在昔有虞楚官首重十二牧與內之四岳九官俱以時亮天工寄之國初以十二藩爲中書行省政是之從出其尊與宰相等嗣是乃改稱藩司秩亦少殺焉而世之居是官者漸溺其職矣謂版籍財賦我實司之上供下徵可幸無罪如是則談旬宣於楚者惟包茅是貢無缺縮酒之用杞梓皮革是入無廢上方之役是矣何難楚也夫藩以統郡郡以統邑

上下相制遠邇相維百官之能否生民之利病[illegible]民財賦之出入刑罰之中否戎政之修廢風俗之美惡雖曰各有主者而總其大者方伯也地遠則耳目有所難周政殷則綜理有所不逮故邇而不遺乎遠者爲下也尊而不侵乎卑者爲上也環楚之疆分爲十餘郡又分爲百餘縣昔[illegible]已以風于上而與郡主吏約曰封以內二千石有不察是我也諸墨綬長吏有不察是爾也又令二千石與縣長吏約曰封以內長吏有

不察是我也誥黃綬小吏有不察是爾也如是則上肯其職下安其業朝夕交儆而無有二心有官守者去之以徇曰無若某之曠厥官而羞之使此操術約而成功博政之善物也雖有虞十二牧之選何以加焉不然日取米鹽錢穀之類朝課而暮督之是有司也奚方伯之爲武先生以京兆名賢歷官内外牛刀初試嶺梅嚮風攸馬載鳴朝端生色是又東塡閩西塡蜀三塡楚矣所至以惇大明敏稱夫解牛而進乎技滅

塑而全其質此無異故惟其習也今宇內稱人倫領御吏道師表無如武先生楚雖大藩乎先生固吞如楚國者八九於胸中矣何不辦治楚而某欲以區區之愚爲先生助無乃贅乎雖然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武先生之德在皇華之四章矣異日有由十二牧徵入爲九官使竹帛勳名與禹益夔龍翦相伯仲者非他人必武先生也請書是言以爲先生他日之驗

贈陽思白公祖入覲序

書言羣后肆覲日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詩言天子受朝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夫奏言試功則工於粉飾者諂矣心貺享朝請於吏治者奮矣蓋　覲典有關於治道如此夫　朝令甲藩臬守令三載一　朝實本唐制覲畢天官氏甄其治行之卓異者疏名以請賜宴于庭以示旌異猶有成周之遺焉歲壬子爲我　皇上御曆之四十年久道化成諸郡國復當覲期泉郡大父陽公將以其治泉狀入

告于　朝郡邑文學先生林君等美公治泉之功惠所以彰其盛美相率造某乞言爲贈某曰不佞十六年于外矣其于桑梓事耳而不目請言其槩皆作而言曰公之美政更僕未易數也其大者則持已廉而若魚之脂膏不潤待人恕而伯山之疎綱常張接士大夫有禮而劉季陵杜周甫咸在賓禮之列保甲嚴而褐箧擔囊者不待遊若鞭撻寗越以立威名則不爲也且僕「儕校官也請專言校事與時諸生將應省試郡

公舉賓興而遣之其宴具則諸生途費中出也公曰執登我堂而飲我酒可爲乾餱而使我有於哉諸君之言其信而有徵如此然某猶謂未盡其大也夫泉民愚朴足迹不至公庭語言不通獷朴是懼其豪強之家常假手黃綬小吏以魚肉之公知此害一切政事必躬必親權不傍移然後下邑不擾民得帖席焉或曰漢良二千石若成縉王堂輩皆委用功曹循名責實坐觀成效今觀於公異事同理何也曰漢之功曹多

起家明經孝廉有公輔之望故足恃今之黃綬小吏多起家刀筆或入貲爲官前途已窮故不足任也公勞其身以爲民而民安瘠其身以爲民而民肥恩威兼著遠邇交頌聞其應 覲皇皇然若乍離慈母而失其乳哺初遠嚴父而違其義方也臥轍攀留不佞當爲士民先之然朝覲大典吏治陞黜攸關何可以郡人之私廢臣子之禮且 主上神聖明見萬里撫按監司又各以公卓異 聞則 召見誅勞增秩賜金假復還舊治倣唐潭益治然後徵入爲九卿丞相如漢宣用黃霸故事豈不古今媲美哉某嘗備員楚藩于公有舊雅自媿俗吏不任執事之役於其行也既賦蓼蕭爲公今日贈又賦彤弓爲公他日贈也

賀大方伯劉右川三載考績序

今爲 天子藩臬之臣視內臣不啻勞矣然或各治一事軍旅財賦教化刑名是也或分治一方以道統郡以郡統邑是也兼是數者而總於

方岳其事十伯則其勞亦十伯益稱難已是職也其昉虞之十二牧乎虞肇十有二州今天下分十有三藩其數等而其地倍之即如禹貢九州青兗居二而今皆屬山以東是於舜之州十二之二也居是職者豈不尤艱且重哉汲縣右川劉公以名進士歷縣令郎署郡守以至左方伯於是屏翰蜀齊且三禩矣故事方伯考績天子即有再世之恩彤弓之錫以旌其伐藩臬諸大夫乃具酒觴公而使某綴言以賀某聞之

寛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某朝夕公
側敢以言之無文辭乎山東郡縣百餘吏墨綬
黃綬以千數滌心向化亦惟藩帥之德意是度
公以蒸芋之節風之無不奮者間有簠簋不飭
輒持三尺繩其後蓋吏治蒸蒸向風矣若是者
惟公庸諸大夫曰美哉節儉以直齊魯之貢田
賦百萬漆絲鹽絺之屬稱是大司農以東藩密
邇督責獨先公劑其緩急平其征輸惟正之外
無秋毫累以徵怨于百姓若是者惟公庸諸大

夫曰美哉廉潔以寛齊俗舒遲養名諸掾吏褒
衣大袑率怠緩不事事公辯色聽政雖太寒盛
暑不輟諸郡邑吏欲白事者士大夫孝廉明經
貴郎掾吏欲詣部者軍旅郵驛財賦有所出納
者咸朝至而暮得請吏不得陰持其權以緩急
爲市若是者惟公庸諸大夫曰美哉勤肅以斂
海外之夷犯我屬國命將出師供其扉屨轉輸
航海歲計二十四萬公隨宜調度不廢公亦不
病私居常不動聲色及持籌而計之綽然中擧

若是者惟公庸諸大夫曰美哉宏博以通市井
小人以殲稅之利熒惑　天聽中貴四出惎我
生民奉行於下者或卑汚而爲之囊橐或激抗
而攖其爪牙公苦心調劑力扶善類擁衛赤子
不激不隨民賴以安若是者惟公庸諸大夫曰
美哉仁愛以忠大都藩政難矣而當公之時尤
難賴公沉毅鎮靜於天下事罔不親歷而備嘗
者故人或專治一事而不足公兼總衆事而有
餘人或難於時勢之所易而公獨易於時勢之

所難也公爲政不數米而炊簡髮而櫛以傷大
體至於事有不可狥禮有不可越者卽一顰一
笑一錢一帛不輕假人夫非卓然獨立負槐鼎
之望者其孰能之昔舜之命十二牧曰食哉惟
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公之政蓋兼
之矣持此以報　天子必將陟爲九官徵爲三
事宅揆司徒之命以次及公詩云王命召虎來
旬來宣公今日之謂也又云袞職有闕仲山甫
補之公他日之謂也某不佞不能揚公之美顧

常有慨於中謂近世用人殊失出入均勞之義夫舍其賢而習於事者使栖遲偃仰者躐而先之今必不然且以公之考績卜之也遂書以爲公賀

贈温用庭侍御移按應天府序

國家之制歲遣直指使者巡行郡國俾察吏能否問民疾苦稽財賦審刑罰興教化脩武備咸以　詔書從事有廢格者得以杜後患文彈治之居是職者嚴則政傷於鷙急寬則綱漏於吞

舟民胥病焉吾鄉用廷温公以縣令高等入爲御史出按山東與不佞同事者二期寬嚴之施咸協厥中吏民奉法率敎無不凜然如秋煦然如春也時齊地所最苦者中官以征稅魚肉小民公上疏劾其違詔之罪又請減歲額以三萬計濟兖東郡兩月霪雨歲苦不登公請一切貢賦悉以金代輸省民雜費以數十萬計齊民無不手額曰温公活我　天子以公奉使稱職乃移公應天於是戒行有日矣不佞供帳祖餞于齊城門外公顧予曰何以贈我不佞唯唯予何以贈公惟當爲吳得賢使君賀耳夫金陵　高皇帝肇都其支輔太平等郡則帝業始基之地也二百餘年淪洽德澤涵泳教化風俗淳美號稱易治齊雖泱泱大國之風未可與畿輔比隆也公治齊旣卓有成効移之於吳以齊治治之有異駕騄耳馳康莊楯天圭車而叅伯爲御者予嘗聞之南北異俗政教異施故談民俗於北則有踰越於三尺之外而鮮藏奸於三尺之

中談吏治於南則違法行私者其罪易見而倚法爲奸者其情難窮此其大較也且也沃土之民或流爲侈靡工巧之俗或化爲淫僻矯修爲尚化而爲抽𤐧世礱俗者當寘意焉昔周公陳王業於豳凡民之于耜舉趾播穀穫稻以至條桑治蠶無所不備蓋周家之興愛養豳民俾得盡力於農桑而民亦忠愛其上其男子則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其女子則曰我朱孔陽爲公子裳今南畿諸郡亦周之豳也蠲租減賦之

詔未聞數下但見轉輸京國歲歲漕米千艘大木[illegible]章錦繡文綵萬疋髹器萬枚而中官領外之[illegible]發門金十數萬而奇花異果不與焉此視周家之於齒民何如也以故無聊思逞都城之內幾於蹀血欲求所謂稱觥祝壽者何可得哉公忠蒞于性義形于色既爲齊民減無名之征於畿民必爲動念而不佞倚倦倦以告者蒭蕘之見不敢不盡也詩不云乎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公謀於我矣又何隱焉公行矣持此以惠南中

六部他日六部思公亦如今日之齊也　聖天子且尊顯公以風示天下曰是能爲我輩固根本者當高爵重祿以酬爾勞凡我桑梓同事之人庶幾有焜燿哉公聞言忻然有當於心廼起謝曰吾子之言及此是畿甸之福也敢不奉以周旋無忘吾子之貺

賀葉相公三載奏績蒙　恩晉秩榮及四世序

當今之世　人主尤重爵祿哉故雖以懋官懋賞之典施之素所尊禮之臣人亦侈爲盛事益幸腹心手足之誼猶有存者而爲世道得人慶也往公之入相也同官凡有五人無何而僅存其二同鄉李公又屢被人言不敢與　廟堂議其夙夜在公論思獻替者惟公一人而已庚戌冬三年奏績　上嘉乃勳晉青宮太保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如故榮及三代任一子爲祕書郎此常典也而在今日則亦殊禮云在廷諸公以文章筆札爲事能揚寵光而譽盛德者莫

人如林何有於封疆之吏然某固公鄉人也鄉有名相如楊文敏者雖在前朝猶欲引以爲重況同時乎又某以撫齊九載部疏增秩久不得報徼公惠得晉今官諸嘗官於齊者復乞公大篇以焜燿之夫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古之誼也請效桓野王奏笛撫箏歌爲臣良獨難之句可乎古者君臣相得造膝論心今則地隔九閽就日之誠未易自達於啓沃難矣丙魏姚宋協力贊襄今則孤忠自許若涉巨川罔與共濟於夾

輔難矣進退百官壹畀人任而柄歸銓宰僅於
啓事時代撰　綸綍可其奏而已故用人爲難
世之淳也內外朝野合德同風今一人也而甲
乙異議一朝也而彼此角立意見旣岐戈矛易
起故調劑爲難政歸六卿權有分屬而其不能
得之于　上者則曰此閣臣之任彼以一部爭
一事而不能得此以獨力爭衆事而責其盡得
乎是又合衆職以爲職之難也盖　上御極巳
四十年其進退公卿多矣其閱歷世故審矣意

有所獨向權有所獨操則雖危言讜論皆未易
入故爲輔相者將順易而匡救難靖共易而靖
獻難如不橫私意不樹私人不殖私家此公之
所易也閉者啓之入者出之塞者通之雖公亦
以爲難也公惟盡其分之所當言殫其力之所
能挽其濟則曰　國之福也卿大夫士之力也
不濟則從容以圖之直而不激巽而不諛惟自
咎其誠意之未孚感格之未盡其一片苦心眞
足以暴白於天下而　上亦有以深知其心故

言雖不盡行而行者益多人雖不盡用而用者
非寡權使無忝官逮吏之橫言路無廷辱遠讁
之事菑民餓隸有傾藏倒庾之恩邊鄙不聳四
海晏然雖　上德哉而三年輔相之功安可誣
也　上惟重其人兼重其勳故尊崇其身且光
裕其前後篤股肱一體之誼於天地不交之時
而以敬大臣者爲體羣臣之漸則其關於世道
豈不甚重安得不爲公榮之也然嘗讀公章奏
見其於三五大政未及施行常引以爲巳辜又

若不能一日釋於其慮者何也位高任重則屬
望者愈殷今之大僚庶官除書未下播棄禁錮
寬政未及諸如此類孰不待公以慰其願公亦
何嘗不思所以慰之而其勢固未易也在易乾
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公之
心以之睽之九二曰遇主于巷無咎公之事以
之用公之心行公之事使　上皆欣然聽納則
順風縱壑未足爲喻相業何必不如富韓令聞
何必遠遜元愷哉　明主可以誠感惟在今日

然則公之迓續休命益未有既也請書之以爲
公賀

贈南冢宰沈雷門三年考績序

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所謂六典者治教禮刑政事也是各有專職矣
而以掌建歸之太宰者用得其人惟爾能不得
其人惟爾有咎故曰建邦六典也我　朝兩京
並建六卿司屬皆備官其在南銓則有黜幽而
無陟明權亦少殺矣然表正之責在南尤重蕃

輦轂之下有　天子臨之于上有公卿輔弼布
列于下百官率職思自表見固人人奮也若留
京則去日月照臨遠矣衆皆有心人自爲政所
其屬目惟太宰一人非德弘才美蔚爲時宗者
未易稱也會稽沈雷門老先生以一代名臣久
臥東山天下咸想望其風采乃起爲南冢卿視
事之日都人士見其夙夜在公素絲砥節無不
爭相藻潔思挹清芬視毛玠之在位士大夫不
敢修衣美食者殆庶幾焉時當六載計吏先生

博採輿論而參以考功氏之言所黜降者若而
人至公至平允當人心即被斥者亦無所恨且
夫人之難知非察貪之難貪而飾之以廉者爲
難非辨邪之難邪而托之于正者爲難又非徒
知之難知其不賢而決去之爲難先生辨奸之
明不可以情通去奸之力不可以勢免處是非
臣藏之地而辨之若白黑然此其所以難也今
歲孟夏先生將以三年政績奏報于　朝其屬
諸大夫蘇君輩向某徵文以賀某非能言者竊

憶壯年守在章貢先生以方伯實監臨之每蒙
獎士之許藉吹噓之力茲獲以南都司馬佐先
生下風誼則舊屬情則師友也嘗謂他人報政
各以其績爲績先生報政則合六官之績爲績
蓋自先生淘汰流品肅清豐鎬而大法小廉頓
異於往日皆先生功也矧夫弼教明刑則皐陶
庭堅之任辨官計吏則宅揆統均之勞旬宣屏
翰則有虞岳牧之選是於舜之臣十六相之三
也茲行且遂當軸持衡進退天下士或以三公

行冢宰之事則有虞成周舊政可師或以冢宰兼三公之職則我 朝盛際前事堪式先生行矣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於先生再見之矣若乃褒崇先世焜燿後人固常典也亦殊典也先生其出入三覲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

贈蔣恬菴南少宰三年考績序

高皇帝既分宰相之權于六卿爰命冢宰建邦六典而以少宰佐之率用文學儒臣以居厥位蓋語事任則爲人倫藻鑑語地望則與台垣接

武誠重之也自九鼎既北士依日月之光而北銓稱重然宅揆之路何岐南北輿望所歸雖南重也苟其不然雖北輕也輕重之間將在德矣予鄉恬菴蔣公以名進士讀書中祕乞歸侍親遲回子舍者十餘年迨授官翰苑則後來者居上已積長孺之薪而公處之澹如也孜孜討論典章練習政務不妄談說一事是非一人典試京闈得士爲盛司銓南雍教化大行及貳留銓即攝行冢宰事以品隲人物爲已任佐計平允無作惡亦無私庇先是大司農乏人公署部事年四方財穀灌輸輻湊諸衛軍士待哺者十萬餘人公日省文案心計盈縮手書簿牒酬應如流罔有滯務且夫米鹽錢穀非素習也豆區釜鍾闔揣銖兩至紛拏也諸司僚案非平晳其事之人也評官試吏綴文屬詞又非無事之日也而能從容批導遊刃有餘雖素爲計相者莫能及焉又與諸曹大夫同心同德藹然一堂無不願佐下風者非莛盛德何以獲此公貳銓三期

將上最京師戶曹諸君欣佩高義以不佞忝公桑梓且繼公代庖相率徵文爲贈不佞非能言者嘗聞漢之三公率用明經大儒公孫韋平諸人是也唐之宰相多由翰林學士房杜燕許諸人是也欲博覽古今備主顧問非久居內翰養之有素何可輕許我 明黃扉之選專用詞臣意在斯乎公固翰苑之英公輔之器也而久於南銓兼攝度支於一代版籍財賦悉知其數倘明主有問曰能據實以對固不必如陳平曰有

實者漫爲大言以欺人也此行必晉相　天子
如近世楊新都費禨唐故事俾海內手額曰內
閣有人政本不孤矣若乃榮逮先世蔭及後昆
則自有　命甲在不足賀也詩云衮職有闕仲
山甫補之請以是爲先生贈

數馬集卷之二十三終

數馬集卷之二十四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序

壽沁水王玉源殿下五十序

疆梧大淵獻之歲不佞以爽鳩郎奉使三晉歷太原上黨得拜沁水王玉源于藩國覩其玉貌乃大雅驃騎之倫讀其詩文則子政貞忠長庚俊逸兼而有之王與不佞商確風雅亦心相許馬宦遊楚蜀閱十有二載而鱗羽可托時惠德

音今年春不佞從湖南拜觀察山東之 命道出長沙王之世子以書來謂家君辱交大夫久知家君莫如大夫茲五月八日爲家君誕辰於是登五十矣敢乞大夫一言爲壽不佞唯唯蓋我 國家之制分郡國王諸子弟食租衣稅一仰給於縣官而不與聞政事傳及孫子皆生於甲帳畫堂之中長於雪宮耀華之內目習玄黃耳熟絲竹腸胃漬於醪醴骨髓焦於芳香而又有蛾眉曼睩姱容修態以蕩其心而滑其精神皆非所以培養壽命之道也故書有之曰不知稼穡之艱難惟躭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何者夫人勞則善心生逸則淫心生亦其常也其有生而聰慧不爲積習所移則又無所用其才而逞其雄心往往托之博奕技藝坐隱於方罫之間馳騁於筐篋之場神迷體倦而不知止夫精神之攝形骸命曰天君神躁於內則形彫於外壽可冀乎王賦性忠孝宅心醇粹於世之可以傷生伐性者淡然一無所嗜惟闢圃一

區築室數椽誦讀其中枕藉經史漸漬道義賢士大夫以事至上黨則禮而賓之楚元設醴於穆生梁孝授簡於相如以王方之翹賢猶甚也文窺西京詩擬盛唐嵩目憂世多忠君愛國之懷而出之以天倪和之以萬籟恬淡啓逸無憤懣乖戾之氣以好若彼以養若此是宜其神完氣王而爲壽考之徵也夫恒山太行綿亘千里精氣磅礴固宜鍾爲異人其物產則參苓地黃服食之家往往稱之王固薄鴻寶而不談斥神

仙爲烏有而藉以延年久視則比之飧霞及露者不猶信而有徵乎然則王之壽當由艾耋而躋期頤無疑也抑不佞聞之切磋琢磨之詩衛武公之德若是故雖年踰九十猶不忘卿士之交儆王既富於春秋而日親士大夫與之礪砥又取法武公然則不佞何以壽王惟指太行而作頌挹潬水以爲尊其可乎詩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不佞願王之如岡陵也

壽中憲大夫守九江汝寧二郡震西林先生八十序

世言神仙能長生久視余不敢信惟厚於稟而嗇於用者則壽考期頤之祥徵焉夫厚於稟則氣多內固而天者全嗇於用則才不外耗而人者全故混沌以鑿而壞庖刃以藏而新自古文人才士以耄耋稱者十無一二焉震西先生產於吾晉之南鄉其地背負大海前揖紫帽清源諸峯所稟得山川清粹之氣爲多早登科第歷守宿通二州入爲民部冬官郎出領九江汝寧

二郡以文章飾吏治至今汝潁江淮間談之猶以爲文翁召信臣復出也當其簿書鞅掌訟牒盈庭猾胥黠吏從旁睥睨如老從事之試朱博者何限而公目疲案牘耳勞聽受手造文檄沛乎無留行旦晝則勵勤於吏事夜則畋漁於書史稍暇則探奇覽勝與賓朋僚寀分韻賦詩楓楓乎有開元大曆之音至臨池染翰精工娬媚往往與晉人相肖唐宋而下勿論也夫以公之所稟若彼而用之于政事文章其果銳若此宜精爲竭而神爲瘁不損其天和不止然公且益清粹潤澤若未嘗有勞心勞形之事以當其前者此非所養有大過人者哉公以壬辰歲解汝南綬歸日與里中諸老莊詹輩爲山澤之遊遍訪清紫九日靈源寶蓋諸勝每至一地留連數日飲不極醉膳不極味托興山水寄意篇章其聲詩往往傳於縉紳以爲洛下香山於今再覯年登上壽而望之貌若耆年不知胡果吉鮫諸公老而益健亦復能如是乎蓋公於仕宦有所

以試其才而才不盡用於文藝有所以寄其神而神不輕耗身居黄堂與神山海上無異老於塵世與羲皇上人無異不內鍊而丹成不傷採而藥具天人可謂兩全而百年自其分內也嘗讀列仙傳見吳國韓崇仕爲汝南太守治化大行後遇仙人王瑋玄授以度世之道遂得輕舉公豈其後身耶何宦迹之相類也然聞天上無癡愚神仙得道必慧業文人猶恨崇雖仙去而文采不表見於後世也莫陶弘景乎掛冠神武隱

居華陽採藥脩眞年逾八十而有壯容至今學苑本草之書瘞鶴朱陽之蹟垂範千載與金石同不朽公之得道未知視陶何如然文章藻翰流落人間者短韻片楮皆可珍藏則謂公爲華陽仙子抑何媿乎余雅善公而子壻郭生允詹又與公子結婚姻之好今歲五月某日爲公懸弧之辰年登八十郭生馳書于齊索文以壽余何能文惟念河岳英靈其鍾有限文章壽考兼之實難若震西公可謂兼之矣遂歌行葦之四章以爲公壽

壽榮封大驃騎張會江八十序

夫壽者天賦之而地鍾之故井有丹砂則廖氏率皆壽考村多枸杞則南丘人每至百年彼其精粹之氣洩之於物猶能壽人若是況夫扶輿之精淑混淪磅礴鍾于人身出則爲文武之英處則爲完德之老壽考維祺爲世希遘固不偶也余所居在泉城南門外其鄉曰龍津曰青龍張黄二族多聚居于此地據溪山之勝清源峙

其北紫帽峙其南海潮一日再至山光蒼翠浮于水面居民室宇若在蓬萊島中亦泉南一大觀也張氏父子兄弟世以科貢顯余家學實淵源于張其人之壽考視郭內獨盛以余所及見則會江之父月洲先生叔星湖先生俱壽垂九十余伯父梅川先生九十有二又有陳榕江公伯仲皆壽九十比屋之間有四五老人童顔鶴髮歲時過從人稱地仙豈非溫陵山川淳厚之氣獨萃於城南以有此哉今會江公又壽八十

矣仲春五日爲懸弧之辰鄉之父兄子弟相率詣余徵文爲壽予媿不文然知公之壽葢未有艾也天之道嗇于彼必豐于此公白首窮經試于場屋不獲一遇可謂困矣造物者必與之高年以慰其砍砢無聊之情優游暮齡以食其報宜壽一矣公父祖遊宦則爲循吏居鄉則爲醇儒嘉言善行皆可矜式至今鄉人思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餘慶之屬非公而誰宜壽二矣公賦性醇篤與物無忤慈祥簡默飲人以和

宗族鄉黨之間怡怡如也語曰仁者壽若公所謂木訥近仁者非耶宜壽三矣夫以宜壽之人而處多壽之地全郡溪山之勝獨萃於吾鄉而又偏盛於張氏之家則公之年即踰九望百不足爲永雖以三千歲爲春秋可也抑嘗讀閟宮之詩曰戎狄是膺又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夫僖公之膺戎狄何與壽考事而詩人美之葢攘外所以安內其功德及民則天必以壽考報之今公令子遊戎君文武兼資方領公徒數千春秋耀武於海上以固漏戶俾島夷不敢竊發其有德於閩人甚大推此德也以頌其父則昌熾富壽之詩必繼閟宮而作父兄子弟之請其可辭乎余不佞忝竊通家久役方歸將與公爲前輩五老之遊歲歲登公之堂酌公大斗以介景福公其許我追隨後塵乎遂書之以佐稱觴

壽馮按院太夫人八十五序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養志

之說非自孟子發之也竊謂養固貴志壽亦宜然夫志因人異有以財貨玉帛望其子者有以爵位功名望者有以仁義大節忠孝大倫望者語爵位功名於財貨玉帛者之前必見拒矣語忠孝仁義於爵位功名者之前必不酬矣語愈高則求合於所望者愈遠彼其所志在是得則喜失則怒雖傷其天性而滑其天和不顧何以養壽命之源乎若馮母太夫人則可以忠孝仁義之說壽之者也余與侍御禮亭馮君奉[illegible]命

撫按山東契同友于家庭之事無不聞也而馮君按齊二年時荐遙望白雲顧瞻子舍屢上書乞歸養蓋太夫人於是壽八十有五矣余賀之曰太夫人之壽未可量也何也瀛海德棣雞犬之聲相聞太夫人春秋雖高筋力強健不以鳩杖自扶德棣之人類能言之且以予所聞馮封君誼至高能以父產盡讓諸弟姪而時出所有以賑內外親之貧乏者皆太夫人有以成其美也又聞其教侍御也惟廉潔是敦惟寛大是崇

惟忠君報國是務是三言者侍御皆設誠而力行之爲令廉平爲直指正直忠厚旦時問母所欲與者割俸以廣愛用慰母心母也天只其性遂矣其神王矣百年分內未足爲多也侍御曰家慈純孝人也往先王母年九十餘猶康強無恙諸子婦雖白首稍拂其意輒召加誚讓家慈率諸婦長跽以請乃罷遣爲一進匕箸及其侍疾口嘗湯藥手承唾洟衣服浣滌必躬必親不令孫婦侍婢代之其天性然也夫以孝事姑必

以孝望子故不肖急欲歸養未敢以親之強健爲解也曰余嘗聞乳姑之事矣婦乳其姑姑祝其婦曰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如新婦孝敬太夫人孝其姑姑必祝之曰願新婦福壽康寧視老身九十五齡且遠過之行孝報天之道也侍御君又近從數舍間內修養志之禮以順適其心而外終臣子之義以遵奉其教教之得行是太夫人之志遂也以此爲壽其視承歡膝下大小固不同矣嘗讀四牡之詩曰是用作歌將母

來諗陟岵之詩曰嗟余季行役夙夜無寐尚愼旃哉夫以不遑將母告之于　君者孝道也因王事靡盬而戒子以當愼者母道也今太夫人之志欲侍御夙夜匪懈以襄王事侍御君惟志是務養而不牵於匹夫咫尺之誼以拂其心則身膺五福壽躋百齡是今日所可以致之於親者也蓋天下之物凡有待於外者皆有時而窮如爵位功名財貨玉帛豈能壽親或反以爲親累惟仁義忠孝之道取之無盡用之不窮以此

承歡則身名兩康形神俱泰故羊璓之母戒其子曰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陶侃之母戒以官鮓餉親反爲親慮又因其少有酒過爲之限制終身不敢踰越至今稱二子者皆歸功於母而辛湛懿行載之史册與天罔極侍御君以志壽太夫人太夫人之年且與竹帛俱永豈直耄與期頤而已哉歲之十月二十日爲太夫人設帨之辰値某方有畱樞　新命戒裝垂發不能修飾文詞以佐君稱觴乃以壽志之說爲

侍御君反覆陳之亦從太夫人之志也

壽　勑封安人陳母蔡太夫人八十序

端蒙單閼之歲仲春八日爲大參陳惠甫母蔡安人誕辰於是年八十矣銓部丁君湛初嘗受業惠甫尊人承德公乃謁予曰里中縉紳將有祝於陳母以濬數奉教君子敢以贈言爲請不佞憶爲諸生時曾從黌序中肩隨承德公微聞安人性至孝其立誼至高當居約時薄田數畝蓋鬻以葬舅姑衣服簪珥盡出以嫁夫妹無所愛也拮据卒瘁佐夫下帷使無交讁之嘆既以子貴則淡泊以教廉勤愼以教忠惠甫守湖州以均田獲罪安人聞之不以爲愠而以爲喜也承德公既躋八袠而僊去矣則一意皈依淨土益樂善好施務濟人之阨此皆足以壽安人者而非其大也當嘉靖庚辛間島夷大蹂吾泉人爭入城避亂陳氏諸親以急抵者堂廡爲滿多背橐裝焉安人隨其親疎禮之分財減稍以濟貧乏罔有失所其往來之不常有陷賊及喪亡

者盡呼其親屬以橐裝還之安人之德若是其身膺全福而躋上壽非苟而已也不佞躬覩亂離斯瘼每誦我行其野之詩爲之嘆息曰婚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有復猶可若思復無所將安歸乎使人人盡如安人其畜養全活可勝計哉此余之所以壽安人而撮其大者也夫泉之淑媛賢母有子登第而稱太君年八十而稱上壽者豈少哉余獨有羡於安人之福爲不可及者蓋或身壽矣而無與偕老或

子貴矣而未必象賢扶輿淳龐精淑之氣鍾之
於人豈能無少嗇乎承德公身雖不第而經明
行脩泉中稱爲名士惠甫宦轍所至清操皭然
其所抱負有國士之風近辭東粵大叅歸入子
舍日率諸弟戲綵承歡安人又老且益健不以
靈壽自扶鬒髮童顔含飴弄孫繞膝而爭梨栗
者繩繩也安人之孕精於大塊者厚矣天之所
以報施善人亦已豐矣彤管有煒垂之百世皆
安人之壽也豈直期頤云乎哉不佞與惠甫交

最深同官於齊最久其風度之美予所愛文章
才識之高予所畏也夫採玉於山而知崑崙之
大探珠於淵而知合浦之深惠甫有母則珠玉
之崑崙合浦也不佞雖拙于詞哉敢無一言以
昭宣安人之令德於是歌鳲鳩之首章以美其
儀又歌鳲鳩之四章以祝其壽

賀　誥封宜人李母吳太夫人九十偕子
心湖儀部六十序

人生福壽備之實難苟德弗稱猶弗備也故富
貴蕃衍壽考康寧得乎天哉而基於人婦順母
慈子孝臣忠脩乎人哉而感於天古之富貴壽
考名湮滅而不彰者何可勝數惟有德而壽者
稱焉其所以受天之祐者必有由矣予同年李
克蒼母吳太夫人年登九十矣孟冬二十九日
爲設帨之辰諸昆日趨子舍問寢食而滌厠牏
者以母在不敢稱老然已皤然古稀矣即克蒼
於次爲季亦已躋六十壽其華誕即月之十五
日也雙慶駢集桑梓親友侈爲盛事登堂稱觴

而俾某致祝頌之詞某之季女爲太夫人孫婦
蒙愛最篤知太夫人之褆全福而享遐齡非偶
然也蓋李吳皆清源冠族太夫人方笄歸於年
伯南湖翁其姑嫡也屬毛離裏之愛不無少異
而太夫人力脩婦道以爲婦也姑者莫尊於夫
也毋先意承志竭其誠敬姑愛之忘其子之非
已出也且謂吾婦必昌李氏之胤而食行孝之
報南湖翁倜儻不羣不問家人產業太夫人督
諸婢僕拮据從事內睦宗黨外應賓客使翁無

體之憂舉丈夫子四人咸教以詩書勉以忠孝長君雖老黌宮居然一郡名士叔舉明經季登甲第翩翩出而從仕惟仲善治生所殖與封君比入孫曾濟濟圍繞膝下翟冠褖飾君子偕老目覩克蒼領郡爲循吏登　朝爲直臣論劾言官一疏都下紙貴其得於庭闈之訓多矣晚從選人召克蒼歸曰吾老矣不必待用也母子相聚歡然北堂神日以怡而壽日以永太夫人既如岡如陵而克蒼亦栢翠松茂豫當世棟梁之

具泉中稱吉祥善事一時孰出其右者嘗合夫人之德福而論之孝如樂羊婦而無傷貧之嘆賢如王霸妻而無黃頭歷齒之羞善養如尹母而兼以祿養諸子羅列如伯仁兄弟而無阿奴碌碌之誚壽考維祺老萊子之母可以方之而或戲綵衣或搢笏佩魚或投懷學兒啼是有三萊子以娛其母也豈不兼衆美而萃衆福哉或者以克蒼兄直道亮節屢登啓事方將優以苻卿登之八座而　徵書日久未下於太夫人之心有未愉快不知三公之貴可以易一日之養否陟岵之章嗟余季之行役北山之詩嘆父母之懷憂茅令蒲輪旦夕即至而以六十歲子別九十歲母能無上表陳情乞遂烏鳥之私哉是天有大貺于太夫人使天倫樂事集於百齡既壽其躬復壽其子以爲他日壽國壽民之地也何樂如之易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太夫人以之又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克蒼以之請以是爲李氏母子壽

贈林龍淵文學序

堪輿家謂子孫之福澤由於父祖之葬地余不敢深信讀晉書見陶侃失牛遇老父指示牛處曰葬此當位極人臣又指別地曰葬此則世爲方伯後侃與周訪葬之果如其言此與網梭折翼之說均屬怪誕或出當時附會然郭景純爲人葬龍耳謂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夫翠華臨幸何與人家榮瘁而亦可以葬地卜之此何說也噫自有此天地即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即有此

人物苟其地據形勢之雄偉萃陰陽之精者
爲人物必自聰明俊傑有以大過人者故青
家之言不可謂盡誣也山人林龍淵少讀儒書
遊黌序中歲乃習堪輿精曾楊之術與縉紳家
卜地其所取用多秀聳寬裕儼然爲一方大觀
余每歷覽故家馬鬣有宿草焉其地稍可人意
問之則龍淵所卜也至爲大學士李公修治先
壙一經點綴山若增而明水若增而秀雖神化
丹青未足以喻其妙余年既垂老身復倦遊思

得一丘一壑爲他日蛻骨之所乃日攜龍淵搜
奇於清源紫帽諸山麓間而龍淵乃出此卷徵
余贈言余言不足重也若龍淵於吾泉山川能
得其氣象雄偉風氣完固者持以畀予則其地
雖世所遺棄余且以連城寶之而龍淵之名將
因地益重矣蓋九方皐相馬牝牡驪黃皆在所
略善相地者宜有一種神解余深有望於龍淵
遂書此以貧抵掌

數馬集卷之二十四　終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碑記

魯王新建兗州城南泗水石橋碑銘

士君子每侈言濟人然有其心而無其力則懦弱之夫皆藉口焉有其力而無其責則吝嗇之夫皆委咎焉此非常之功所以必待非常之人而後濟也由兗郡而南數里有泗水從曲阜西南流入於漕河其地横絶兩京周道爲七省必

經之津縉紳冠蓋之所趍也士民商賈財賄貨物之所涉也當冬春時流澌清淺一艇可度入夏秋則山水暴漲狂濤洶湧刺舟者虞於覆沒涉川者苦於難待往來病之有以其事聞於魯王者曰是其地可石而橋也匪橋不濟匪石不久匪王此橋不立王曰其費幾何曰以歲入之祿計之損二十年事辦矣曰不穀荷我　太祖高皇及　列聖之賜幸不虞於匱乏我先世諸王又弘大帛大布之風以貽其子孫若春秋祭祀燕享贈遺飲食居室無所靡費以其餘用之茲役於國未病而於民有濟是我先世諸王之志也予其敢辭於是命中官潘鳳專董其役令某某等佐之伐木於林鑿石於山地得椿而基固石臥檄而柱成柱鋭其末而豐其中以殺暴湍使水不能怒兩柱之間虛而爲洞者十有五洞之上爲石梁去水三丈有奇梁之左右爲石欄其堵七十有二計橋之長七十餘丈其廣二丈八尺琢鏤必精砌絶無縫望之隱然臥波

長虹也役始萬曆甲辰之春成於己酉之夏於是近者遠者輿者馬者擔者負者步而趨者臨流而觀莫不駭其創建之神而美其明德之遠也長史趙君世典爲余枌榆社中人來告成事於余余因名之曰泗水橋而額其橋之坊曰魯國石虹又請爲之記辭曰恐近諛也然橋之功大矣有司者不能成而王代成之敢忘德乎嘗讀漢諸侯王世家及西京雜記嘗文景時長沙定王以其地褊小舞爲帝壽張袖舉手故令左

石笑其拙魯恭王作靈光殿崋嵬壯麗規制上
應星宿其養孔雀鳷鵲鬬雞雁鴨一年至費穀
二千石梁孝王築百靈之山于兎園中宮觀臺
榭連亘數十里一何侈也夫不足於財者則以
國小地狹不能廻旋爲恨有餘於財者則惟用
之臺池鳥獸以爲歡娛何能損半菽出一金以
濟人爲事乎我　朝藩王食租衣稅終歲祿入
僅及石奮一家之奉王不用之于彼而用之于
此視棄二十年祿猶鍾釜也遂能成石虹於通

津濟遐邇於萬禩其識見之遠視魯其梁孝諸
王何啻霄壤哉葢　王宅心淡泊棲意玄遠居
常食不兼味臥不重裀蕭然一室迸去姬侍與
白士無異至語以布德市義則赴之若渴不曰
其責不在而有所愛惜也昔杜元凱建河梁于
孟津人免覆溺之患然功在一時而不及異代
李昭德累石橋于洛水歲省繕治之勞然事本
因舊而非由創始今兹泗橋美同杜李績邁晉
唐君子曰是一舉而三善備焉推　君惠以濟
人忠也廣　祖德以及物孝也匪已是私惟民
是利仁也忠孝且仁豈非大宗之屏翰星潢之
冠冕乎王　高帝雲孫嘗出數千金修泮宮及
顔曾廟鄒魯之士誦誼無窮兹役也爲費益鉅
爲功益大魯世不乏史克其可無昌熾之頌乃
系之以銘曰岱之南泗水出流于兖時乃溢褰
裳欲涉河無梁泛舟狂瀾壯膽失誰能鞭石爲
此橋　高帝聞孫揮萬鎰筲稱畏途今如砥車
轍馬迹去何逸蓬萊闕下會車書奔歪衣冠與

琫珌經過此地盡徘徊何幸從容得就日美哉
石虹照千秋當與泰岱同崒嵂我爲此銘告行
客青史好將銀管述

巡撫福建副都御史袁公生祠碑

今之治民者由守令藩臬以至塡撫中丞位愈
高則其得民愈難豈非以分親則情易達地遠
則澤難究乎然人心惟在所感感之而善雖遠
應也感之不善雖邇違也況於興大利除大害
斧斤大軏非有權力未易得志故守令藩臬者

衆人之父而填撫中丞則衆父父也余鄉居東南海上地瘠而狹外有倭夷伺釁欲動內有權使忽然以逞異時填撫豈無以全閩爲畏壘者而舉動偶疎瑕釁立見求其善刃而藏躊躇滿志者蓋亦鮮矣延陵袁公自爲方伯至於開府其徹于有位曰政治之壞由官邪也官之失德賄賂章也余不佞誓不以脂膏自潤凡我同事其洗心奉職無私用里甲無濫取貨物無賦外加羨無罪外加罰無縱墨綬小吏以擾閭閻行

之數年貪墨之風幾爲一變其防海也關出有禁而綱目常寛曰閩故仰哺外地綿苧蔗糵諸物方舟而出米穀菽麥之利連帆而入商于吳粤者無禁也沿海戰艦易其朽蠹利其器用嚴其紀律惟求寇來有備不以衛民者病民榷使高宷竭澤而漁激變軍民幾于蹀血城市宷率衆露刃刼公使爲晝策公談笑麾衆使退連上五疏暴其罪狀有 詔令公執宷歸朝而閩中二十年盤踞大奸去如拉朽矣然公亦屢疏乞罷以謝宷 上念公功許公暫歸士民相率上書留公者雲集闕下度不可留乃爲祠恕公像而世世尸祝之三衛士伍相告語曰吾儕武人受公惠尤渥其別爲祠以朝夕祀公祠成閩帥李君大生丞使金陵乞記其事余惟楊子法言有云爲政有幾曰思斁故愛人及樹勿剪勿伐志思也我黍我麥莫我肯德志斁也近世直道風微生祠幾遍郡邑類侈言思而諱言斁然海濱之民三代之遺直也上愚之以狙公則與之

爲羣狙上格之以豚魚則與之爲豚魚以予耳目所覩記郡縣官去有縶驪駒永今朝者有托青蠅爲弔客者匹夫匹婦之心何可強也今袁公之行乞留不得而歌詠之歌詠不足而俎豆之此其致思雖甘棠勿剪何以異焉予在齊輿中丞同官最久相知最深嘗謂公事親孝如黃文彊居官廉如楊伯起撫閩之政如羊征南開布思信甚得江漢之心襄陽人於峴山爲建碑立廟於公今日之事有相類者嗚呼孰謂古今

人不相及哉公諱一夔字季有常州江陰人萬
曆癸未進士宜書於貞珉以告後人

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經筵日講官和宇劉先生神道碑

大帷幄侍從之臣日執經史誦讀　人主前非
道德仁義唐虞三代之際不陳豈不啓心沃心
哉而其功業不少槩見於世要以潛孚默奪使
天下陰受其賜則誦讀之功安可少也予師和
宇先生其人矣先生姓劉諱虞夔字直卿其先

御龍氏裔也世居高平縣之中太里曾祖贊始
遷于縣東米山鎮祖諱韜鄉進士官學博封戶
部主事父諱崇文登嘉靖丁未進士仕至淮安
太守母張氏封安人初淮安公以戶部郎使江
西還擕家僦居都門外主人趙翁夜夢袞冠紫
衣人扣門入覺而聞張安人誕先生也識者知
其爲非常人稍長聰慧岐嶷日誦數千言未及
舞象能通書易春秋年十六以春秋魁鄉試二
十成進士讀書中秘益紬金匱石室之藏咀其

英華爲文沉深奇峭諸同館咸退舍授翰林編
修先生旣年最少而才又最高且官詞林懼以
驕喪厥美乃深自謙抑與士大夫接雖名位出
已下遠甚必罄折推讓不敢亢也以廉節自砥
不家於官而官於家奉使　秦藩自郊勞燕享
以至贈遺之禮悉無所受爲編修九年再分校
禮闈取士四十餘人如蕭司成良有許御史中
丞弘綱梅少司馬國楨俱海内知名士餘濟濟
布列中外稱得人云遷侍讀兼　起居注旋晉

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嘗說詩至夜如何其章
極言自古人主始未常不憂勤而後稍荒寧也
于治亂盛衰之機深致意焉　上爲動容顧輔
臣曰講官能舉厥職矣遷左庶子力辭北畿典
試同官咸高其識遷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
掌翰林院事明年遷詹事府詹事侍讀學士如
故府　太子未建先生曰我宮臣之長也職守
謂何乃上疏言外議諠譁主器不可不早定疏
入不報先生念淮安公張安人俱年逼桑榆情

深岵屺方具疏乞歸養而安人訃至呼號擗踊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乃上疏謂臣生不能養死
無以報慈親願微 皇上恩予臣今官 誥命
恤典庶有所藉手以報地下 上念先生講讀
久功在緝熙宥密間不可忘也 封淮安公通
議大夫詹事府詹事母淑人予祭葬先生奔歸
襄大事哀毀骨立雖年逾強仕已憔悴成禿翁
矣里中儀先生出私帑以賑凡貧不能舉火死
不能具棺者咸以身任之掩骼埋胔鄉黨誦誼

焉服闋撫按交章稱薦有 詔起纂修正史副
總裁官方處先生以大位會忌者摭浮詞以阻
之遂辭不赴無何而淮安公逝先生益悲悼一
慟幾絕遂病脾不三月告逝春秋四十有五嗣
宗死孝方之媿矣有子元徵方在襁褓弟虞龍
爲丞京師乞 恩澤 上賜先生祭葬蔭子入
太學嗚呼可謂生榮死哀矣然一時士論謂先
生壽弗永而志未究若有所憾於造物者豈謂
先生未相耶相不相於先生非有輕重也王式

有云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
子之篇未嘗不反覆誦之也於危亡失道之君
未嘗不流涕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蓋古
人於講讀盡心如此自萬曆癸未以至巳丑先
生爲日講者七年 上春秋方壯心志漸廣非
忠言至誠日有感格能保勤政講學用人愛民
無改於初年耶由今日觀之先生陳善閉邪之
功可追思矣藉令爲相而不得盡行其志亦何
以易此元配郭氏繼配侯氏皆封安人子一即

元徵女二婚字俱名家語具山陰王相公誌中
先生旣葬五年而墓碑未樹虞龍以纘爲先生
門下士宜任執筆之役纘則安能然竊覩漢代
名臣如司空楊秉諸公皆其門人學徒爲之樹
碑頌德纘敢以不文辭乃爲之頌曰舞大夏兮
遊 帝庭登石渠兮廁羣英鳳之雛兮卷阿鳴
鏞鴻藻兮揚盛明金華闢兮經史橫進講藝兮
鳴玉珩陳無逸兮戒豐亨心正直兮議崇宏弼
帝德兮福黎氓前星燿兮泰堦平功孰竝兮散

閶闔帝方倚兮爲宰衡乘赤螭兮上玉京雲
慘淡兮皇垂情恩禮加兮秩視卿賞延世兮錫
佳城太行西畔兮山崢嶸誰其埋玉兮乃　天
子之五更

嘉議大夫太僕寺卿玉溪王先生神道碑

夫通塞之途有二而工拙握其樞脩短之途非
一而靜躁定其券然拙不必通而通亦時出於
拙靜不皆壽而壽常多出於靜稽其大略而君
子處世養生之道端可識矣若玉溪先生者吾

師乎吾師乎先生諱任重字尹卿九世祖爲吉
安教授從河南固始徙居晉江之吳安鄉累傳
爲某公生某俱以公貴贈大夫雲南布政司叅
政公生而恬靜穎悟讀書但兀坐默識而終身
不忘吳安距縣三十里俗尚醇朴而公尤遂遂
退讓有古人風其學雖上下古今而外貌若一
無所能其文辭可使千人辟易而其言若不出
諸口一試于督學胡公輒冠曹偶遂舉于鄉諸
後輩驟見之者猶以爲村閭老學究也及聞其
名乃相顧驚服連丁太淑人及叅政公憂哀毀
過禮躬營葬地負土成墳人稱篤孝登隆慶戊
辰進士司理廣州五嶺重地四方雜處番舶往
來奸盜百出桁楊中不無寃滯公虛心訊鞫濟
以仁恕獄爲一清臺使多推轂公會郡守以事
拂當道意餘怒及公遷同知柳州府事遐方猺
俗罔畏法紀號爲難治而縉紳中有張甲者方
居顯位其子弟橫行郡中至乘輿馬與守令爭
道公執而禁之盡發其平日魚肉小民狀繩以

法不貸郡中肅然旋晉本郡太守善撫馭得吏
民和山賊煽動遣卒平之然竟用得罪於張故
調貴陽府時江陵秉政郵禁方嚴而公之貴陽
猶循舊例發傳往有希江陵意者摘四人以聞
奉法公與焉遂謫金華推官公雖被重謫然太
宰大理嚴公數稱公廉潔實心爲民居無何即
轉揚州府同知遂遷曲靖太守益嚴公鄰郡也
士倫繼榮者故羅雄知州外奉郡約束實四出
刼掠公白之當道是不可以虛名羈縻者集兵

剿之繼桀就擒人民安堵遂改爲羅平州鑄印置吏永爲不侵不叛之邦三年上計　詔書褒美封公父曲靖太守母恭人擢按察司副使治瀾滄地近麓川往多夷患公積粟蒐卒信賞必罰恩威兩孚洱海宴然轉陝西冏卿兼兵備僉事考牧攻駒雲錦成羣嚴兵固圉邊陲無警遷雲南參政會討猛賊公職當督餉兼率偏師協力犄角遂俘猛酋揃剽其地設三縣置吏如羅平故事公有勞焉值考績　誥封祖父父俱雲

南參政祖母母俱淑人蓋異數也尋遷山東按察使兼參議專理漕運時河决王堌呂梁皆竭漕舟萬艘於黃河中築壩而行公多方督率濬淺疏滯晝夜輓四百萬漕糧抵京無後期盛暑舟中頗病目方遷雲南右布政使而公决意乞歸矣閣部皆同年友多方挽畱不能得　上念公勞乃晉公太僕寺卿復以平猛賊功錫金幣陞一級予致仕於是杜門謝客獨處一室不交當世凡官於泉者惟初蒞任同諸縉紳一見

他日未嘗至庭也郡守淮南竇公慕公高風造門請益適有隱田法當沒入欲以遺公公不受其皭然不滓皆此類也所居都民例輸福全所倉糧官吏武弁因緣爲奸轉運守候動至破產公爲條其利害於當道盡革宿弊都人誼之爲立祠頌德劉季陵勵操於寒蟬杜周甫光益於明府徵斯二事公兼之矣公二親皆未及祿養入仕時惟一庶母在迎養邸中事之盡禮庶弟任選方六歲鞠養教訓底于成人猶子從姪親

愛不異己子內外姻戚遇之咸有恩意暇時步歸吳安澣衣故履與野老談水旱話桑麻徜徉阡陌間人不知爲九列大夫也生平不畜姬侍與　淑人篤冀野之敬至老不倦家居雖盛暑必正衣冠危坐知故見訪淸談竟日焚枯酌醴食脫粟怡如也七十八而終公拙於進取屢遭砍砢然卒至九卿薄於奉養極其恬靜而卒躋上壽某於仕宦欲師公之拙於養生欲師公之靜拙顧有之靜未能也蓋泉故文物之邦獨公

與王大司寇恭質公及某俱生於縣之東南鄉人與地俱朴憶巳丑春公入覲某方以比部郎出守丙申又與公同以藩叅入　賀每有桑梓之會公必遣人覘某往否若未往必邀與俱詢其故則曰吾儕鄉閭人語相合耳公位雖稍遜恭質而名德與之相伯仲其淳風古意卓爲一時師表邑人稱南鄉二王先生皆沒可祭於社云某之女孫字公長孫乃不辭鄙陋爲公碑文而係之以銘曰仕必通顯乃至九卿胡四十年

未宦　帝城遐方初郡幾度踐更雖忤權貴能和黎坻于旬于宣半在昆明天南萬里豈樂于行於宦則拙於心則清拙既終顯清亦終名僕臣卿秩以爲公榮四不足一俾公罔驚予告歸田秋林春杭羽儀鄉邦紉蘭佩蘅門臨泮水夜聽書聲優游泮渙躋此遐齡無誘於外不搰其精何必吐納乃善養生高冊之峯蒼翠崢嶸蜿蜒而西馬鬣斯營過者起敬是爲玉溪先生之塋

數馬集卷之二十五　終

温陵黄克纘紹夫著

記

重脩岱嶽廟記

宇內之山嶽爲大嶽有五岱爲長故有虞巡狩先于岱宗夏周因之首覲東后豈非以東方發生萬物交代之處歟高祭天用告成功舍岱何適乎古者有事山川皆除地爲壇嶽廟之建或曰唐人爲之然開元勒銘猶云設壇塲于山下躬

封燎于山上則未有廟也至宋大中祥符間肇脩封祀躬款祠下念唐封王爵未足對揚休應遂僭五嶽咸陞帝號大脩廟祀宣和因之益宏厥制繚墻外周罘罳分翼儼然帝者之居實自宋始也明興 高皇帝正五嶽之神號文皇帝郤封禪之諛說大聖人作爲高出千古而嶽廟特仍其舊時遣祠官致祭壞則新之若曰泰山興雲致雨澤及蒼生廟以祀神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嘉靖丁未燬于回祿猶請修于 朝議者以泰山霧興四方瞻仰丞珪幣而禮神者歲收其餘利足以霑漑軍民而有司不能推神之有以新其廟宇者乎於是聚材鳩工積十餘年乃復舊觀從此小有修葺不復請水衡錢矣歲乙亥榷使紛出某爲藩長始議以太山稅錢割一萬六千緡與中涓進之大內至今未罷而經費始詘適廟貌年久不葺將至大壞所需四千九百五十餘金有司不能辦也乃謀于叅政徐君夢麟搜贖鍰濟邊之羡得一千二百兩有奇道

府胥史先侵冒今扣償者可得九百金有奇其餘取給于神貺焉爰令太安州同知賀本昌臨祠縣丞吳復金專董其役採石山麓市木河濱設埏陶甓計直召傭凡垣墻棟宇之圮者頹者蠹而折者穿且漏者悉易而新之計所繕治爲正殿者一爲宮者三爲小殿者二爲樓者七爲亭者二爲門者十一爲城者百堞以及齋房步櫚神祠客舍罔不修飾金碧耀日觚稜拂雲而廟貌煥然改觀焉經始于乙巳十月落成于丁

未十二月厥費頗鉅不可不紀其始末以示將來某曰予以戊戌夏入齊嘗祇謁岳廟登絕頂云俯仰茲山葢以蒼天爲曠宇坤維爲厚址峰巒爲棟梁洞壑爲門戶雲烟爲樓臺雷霆爲鐘鼓云亭梁父爲几席河濟汶泗爲溝池而其所謂神者彷彿乎降婁玄枵之間呼吸之氣通于帝座此眞神靈之所宅也若乃岱麓之廟人以巳居居神神果居之乎雖然此非以神從人也乃以人事神也以人事神則非壯其宮室嚴其

階陛丹青以飾之鐘鼓以樂之馨香以薦之何以申報賽而昭明德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云敬共明神宜無悔怒此之謂也

金陵清涼山祀閩三忠祠記

閩有三忠皆靖難時爲　建文君死者也死二百十餘年矣今乃爲之祠以其得罪　文皇未敢訟言其忠故有待於今日也夫　建文君當高皇壽考作人之後獲忠義之報最多史冊所載如齊黃方練輩不可勝書也獨祀三忠者三公皆閩人閩之後進自祀其先哲也三忠者其一爲閩縣葉公福官刑科給事中北平師起自誓必死遣僕歸報其母曰福爲王臣誼不得爲孝子矣及師至福守金川門會有內叛納燕師者公遂死之其一爲莆田陳公繼之官戶科給事中疏陳備禦之策　文皇御之既渡江榜示奸臣二十九人繼之與焉與黃子澄齊泰等同誅死妻子沒入官家屬戍邊其一爲莆田陳公彥回守徽州募兵赴援遣其弟彥囦歸治家事

誓以身狥國及內難巳靖被械至京不屈棄市籍其家是三公者死有先後而忠於所事之死靡他可以媿天下後世之懷二心者其行同也或謂　建文君不能庇其本根猜忌諸父使人人自危及大內火起天命有歸孰非吾君之子不見蹇夏三楊存有顯號沒有榮名乎曰乾坤之所以不毀日月之所以常明者以有此忠義也武王伐暴救民而夷齊以餓死全節太宗友于蹀血而王魏以事仇貶名食人之祿而不死

人之難將安用之若蹇夏諸公未可與三君子同日而語也或曰守死善道龔勝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若三公者志則忠矣其猶在雪庵雲門之後乎曰二子者史猶闕其姓名使當將身不居位則人有君而人事之吾安得死之若在位用事之臣則惟有一死可以明志彼晦迹自免直賢於顯背舊君者耳固亦三君子之所羞也余讀史君所撰三公傳竊爲之評謂葉公當城破而死是睢陽既陷張巡先死之日也陳

公被執不屈而死是杲卿斷舌合門被害之日也滁守陳公勤王不遂械繫至京而死是文丞相南劍起兵燕市就刑之日也一片忠心均可扶乾坤而貫日月無方練之信任而有其死報無齊黃之啟釁而有其完節吾閩山川剛勁峻拔之氣數百年鍾於三人金陵乃其灑血之地可無祀哉嗚呼忠義在人何時蔑有惟變故之臨死生利害有以奪之故平日許國之心往往棄君賣國以求榮必天祚其性者始不變焉此

所以死者蘭摧於前而來者玉碎於後也惟世間有真忠義而後奸雄之徒窺人神器者知吾之威力能奪人之天下而不能奪匪石難轉之心能滅人之身家而不能滅藏血爲碧之魂遂覬覦猶有所憚而不敢發其有關於世道豈不大哉立祠之議倡自南吏部侍郎史君繼偕而屯田御史陳君玉輝相度形勢於石城北隅宋熙寧開上流民圖福清鄭公祠傍有隙地焉弘敞幽邃可以並建四公直節忠心千載媲美

可謂芳隣矣又考靖難　詔下時漳州教授陳思賢率諸生伍性原林珏曾廷瑞陳應宗鄒君默呂賢爲　建文君哭臨于學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死之六生咸以身殉史君議祀三忠而欲列六生于左右謂其人諸生而其行則國士也僉以爲宜若建祠之費則大學士葉君向高應天廵撫都御史徐君民式咸有厚助而史君陳君捐資特多戶部郎宋君祖騰則身董其役者也史君既遷北部少宰乃以祠記屬余余何

知敢任執筆之役然匹夫慕義何處不勉焉乃
稍撰次其語而與御史大夫蔡君應科少宰蔣
君孟育各捐資買地以俟春秋祭祀且刻石于
祠以告桑梓之續宦于南都者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余願與諸君子共勗焉

合州重建鄒汝愚祠堂記

嗚呼自古賢人君子盡忠世主不遇而死者何
可勝數然皆其臣是而其君非也獨賈太傅遭
遇漢文不世出之主言幾售矣竟貶長沙悲痛

天絕此千載而下所爲憤鬱而不平也茲茲宇
宙慶殃反覆賢人罹禍古今一揆若鄒汝愚先
生者又令人深怨而極悲矣先生弱冠登第讀
中秘書値　孝宗皇帝即位聰明仁孝千載一
時乃矢口言天下大計欲進賢而退不肖自以
爲引繩批根可幸無罪故直抵執政侵貂璫而
不避也豈蔀蔽明日中見斗竟令權奸得售其
計以他事中之遠謫炎荒涖焉朝露嗚呼先生
之志過於賈誼南海之謫遠於長沙身沒之年
短於三十悠悠天道慘毒寔多何忍言哉昔太
史公作伯夷傳謂盜跖老死東陵夷齊餓死西
山致疑於天道之是非夫夷齊之餓夷齊之所
安也彼其志扶綱常身甘槁死視百歲猶旦暮
等彭喬於蜉蝣苟得死所雖千萬載可也又何
恨於彼蒼獨謂先生所處則可以無死者一言
不合遇巷有期間關萬里生還可俟使　帝宣
室求賢逐臣見訪則君臣之交歡於魚水豈慕
不遇世死者哉乃爲炎風瘴雨所苦一疾不起

天之報施善人於是爲不可知矣先生旣客死
厥配劉孺人扶柩歸蜀皓首全節從先生於九
原邦人士爲立忠節祠而俎豆之志雙美也祠
在空山閒寂無人歲久不葺且有風雨飄颯之
患新安汪潛夫督學西蜀詢諸士子謂祠廟不
稱何以崇先哲而風後學乃檄州守曾君移于
城內而更新之由是廟貌改觀士知鄉往行道
之人顧瞻歎息謂此鄒先生祠也樹以人懷烏
緣屋愛天理民彝此爲不泯矣余承乏之西來樂

覩成事乃爲之記蓋先生下獄時有欲以危法
中先生者少司寇惠安彭公于鄉人也獄成不
署名先生得不死其謫石城余鄉蔡虛齋先生
贈以詩有終不爲君恨天地有正氣之語某不
肖何敢望二先生後塵然好德之心同符先哲
讀先生傳而不潸然出涕者非夫也故不揣鄙
陋敍其始末若先生之所以不朽者固不在祠
之有無也曾名嘉索楚人崇奬忠節得爲政首
務是可書

太師申文定公祠内新建　宸奎閣三問
亭記

文定先生卒之二年郡中士民謂先生德化三
吳澤被八埏文章禮樂照映來禩古稱三立可
謂兼之崇德報功非專祠不可當事者使有司
爲之祠公子冏卿敬中孝廉美中二君欲自任
其役不以俎豆勞及鄉人又於祠内建　宸奎
閣以藏所得　誥　勅宸翰建三問亭以彰先
後存問異數禮也祠已有記則觀察馮君爲之

又以某爲先生庚辰所舉士使爲閣亭記其閣
之記曰大臣不可不敬爲民表也自古人臣得
位非難遇主難遇主非難而始終敬禮爲難故
外合中睽則九齡陸贄恩替於當年初敬終怠
則絳侯魏徵禮衰於晚節主恩無常爲臣不易
古今所患如出一轍若先生遭遇　聖明敬之
終始視古之皐傅畢召殆庶幾焉其所以自結
主知豈偶然哉當　肅皇時大廷對策拔寘第
一固謂得一賢相以遺子孫及事　上於東宮

出入講帷周旋中矩講讀經史啟沃乃心舊德
名臣中外屬目負相臣之望一矣明習典章通
達國體舉條例而敦睦之恩洽對行幄而憂勤
之意彰箴拒諫而雷霆之怒息龍姿鳳目玉笏
蘭芽之言進而長幼之倫定倉卒應對若此其
審也有相臣之識二矣繼嚴之後宜濟以寬一
切操切非　上本意先生輔之以惇厚養之以
和平召謫戍于嶺表羅放逐于朝端御史讞獄
論報不以多殺爲賢大吏之官上訐不[illegible]衆得

爲罪人得舒眉立無重足得相臣之體三矣人臣無專專則逼君先生往轍是鑒寵利不居以用人歸銓部以諫諍歸臺省以威福歸人主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易稱無成而代有終得相臣之讓四矣秉政十有四年主臣同心勵精圖治假廟勤視朝早經筵常御從諫如流進賢無轉石之艱取民無竭澤之漁四方饑饉則發內帑以賑之尚方宣索則執成法以裁之明夷虜順逆之情而邊臣決策罷款不遽從也知隴川孼

疥之疾而滇撫調兵請餉不輕徇也礦事已有萌芽而奸民私採爲患畿輔者必誅無赦也是時士重廉節吏脩職業海宇乂安府庫充實致治之美庶幾貞觀慶曆莫爲相業甚盛五矣凡此數者克當　聖心故倚任甚殷敬禮甚篤稱爲先生不以官不以名爵以三孤榮及四世召見溫室者五　賜　勑褒獎者二解帶帶之者一因求去而　手詔慰諭者十四及歸志已決猶令冢宰率六官挽留豈無他相謂不淳[illegible]

棟不能任重誠難之也至如　建儲一事業有成約小臣喜事觸怒致緩其期然先生以誠事上上亦以誠待先生及　儲位既建遣使存問首言此事以慰先生心蓋匹夫相與尚不忘信況於　天子肯失信於相臣哉自先生去後上下睽而莫志不通於是深居宮禁鮮與臣下接閣尹得以礦稅中之至今則卿貳虛席臺省空署蟬元老敝舌諫臣禿筆不能挽回於萬一夫主上一人耳由前言之則十諫十聽如以石投

水莫之逆也由後言之則十諫九違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觀進言之難易徵敬禮之盛衰然後知褒寵非虛文三問非縟節一片忠誠眞有揭日月而行爲　人主所深重者進退存沒之間而感慨係之矣易云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又云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如先生所謂安國之侯非耶錫命頻仍心懷天下豈爲私哉騎箕之歲方登八袠使者及門而先生已逝彌留遺表惓惓時政闕失言不及私長沙公之獻替

方斯敘如矣嗚呼後之君子謁公祠下仰止斯閣覩御墨之猶新徙倚斯亭感皇華之屢賁慨然懷想君臣際遇之難則知太平事業固先生能致之亦　聖主能用之也今中外否塞極矣安知不復有江河若決之時乎凡先生立朝居鄉德業文章之全及子孫鳳毛麟趾之盛士大夫以為美談者有國史家乘及全集在茲不具論論其建閣作亭之意如此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文定于公祠堂記

余奔丞天下景行前哲每顧瞻祠宇輒想見其為人然竊病今之祀于官祀于鄉者何百里而比肩也夫身媿三立而欲廟食百世其名曰濫使遇狄梁公能無議去留乎入齊考諸州縣祀典則郡不數人人必絕代華袞斧鉞之風鄒魯之間何其嚴也時大宗伯文定于公　召入輔政沒于京師穀城士民惜高山之已頹嘆仰止之無從請立祠以祀垂之世世余與藩臬大夫及督學使者議僉曰是宜祀居數歲予改官南樞問言乞歸而先生之子秘書君遣使入閩問記于余余惟名世之賢必垂世之文乃足揄揚盛美予豈其人然官齊最久竊嘗奉教于君子矣先生幼而岐嶷有老成之度稟誨父師下帷發憤董仲舒之不窺園圃未足喻其專也早登高第綴步玉堂擷管摛詞雍容爾雅詩則晉魏盛唐文則西京六代敷綸宣誥有典有則人稱呂黎永叔之才侍講金華正位宗伯殫心啟沃

砥飭寅清彝倫攸敘神人洽和夷夔之禮樂班伯之讜言也謝事家居方喻強仕杜門著述不交當世急病振乏由親逮疎鄉隣化之逡逡禮讓少有過失惟恐于公知之雖陳仲弓荀季和之德化鄉邦不是過也夫是數者有一于躬猶將生為楷模沒祭于社況兼而有之俎豆尸祝不亦宜乎或者以公功業未究猶為德言所掩夫功已就而人始信者其信淺功未竟而人先信者其信深司馬公退居洛陽小民咸願其入

相天子以活百姓故元輔相業至今炳焉文定公家食十七年中外想望其風采不後於司馬公論公者當於天下翕然歸嚮之日而不當於應召趨朝之時也況公在講帷其所開導轉移造福蒼生者爲功固不小哉夫褒德顯忠以風有位者史氏之事也立祠崇報以式鄉閭者有司之責也予不佞昔忝齊臺其敢不勉竭鄙陋以慰邦人屬望之意遂書此以復中秘君庶幾附名石末賴公以傳如鄒湛之于羊叔子峴首

立談數語遂成千古嘉話也

德陽縣孝感廟增建姜母祠記

德陽縣故有孝感廟祀漢孝子姜仕游及妻龐氏萬曆丁亥縣令建德柯華謂仕游有子代母遠汲溺死孝如其父乃塑像于孝子傍以敎順也又七年甲午大參昆明朱君行部德陽顧瞻廟宇謂孝子與妻子儼然俎豆而其母不祀孝子之心安乎於是檄縣令張霈於祠之後爲屋數楹以居其母像有司歲時致祭俾母子婦姑得合食焉屋既成俾予記之予惟姜龐之孝感動神人至於地湧醴泉日出雙鯉赤眉聞之而弛兵不入顯宗召見而使平諸舉者其孝道之盛庶幾與虞舜爭烈矣舜之孝以父母頑嚚顯而姜龐之孝亦以母之不慈著也中庸大虞舜之孝曰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不聞舜以頑嚚故而廢禮於親則享親固孝之大務也然在舜自享其親則可耳若千載之後爲其父母立祀無乃贅乎且夫母慈子孝姑愛婦敬所謂順也以

身體之故而遂其婦不可謂愛以婦之故而死其孫不可謂慈追而祀之於禮何居噫是禮以義起者也夫姜龐自孝其親何與他人而千載祠之欲天下後世之有姜龐也慕其人而不推極其心猶爲浮慕之焉耳且鄰母他人也彼以母狎故且事之如母力作共繪常以供二母之饍若春秋祠事而母獨見遺是死而事母不得如生而事鄰母之孝也雖有馨香孝子其享之乎故祠母以祠孝子此禮以義起者也抑余聞

之漢以孝廉取士士生其時非有踔絶之行不能自表見故許武割產於弟自取肥田廣宅欲以成弟之讓及二弟既舉悉推還之一無所留吾又安知姜母之逐婦也非欲以成子之孝而使其名聞於時乎子名既彰逐婦復還然則姜氏之母又未可以虞母之嚚視之矣雖與其子同祀亦誰曰不宜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姜龐以之又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朱君以之

沁水王新闢西園記

今之鄰王即周之叔父昆弟也周室衆建諸姬光輔王室其土地人民得撫而有之故懿親之國內有禮樂刑政而外有朝聘會同之事終歲勤勞罔敢即安雖欲爲苑囿池臺之樂以快意適觀如國政何魯隱觀魚于棠僖伯以不軌不物謂之亂政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夫豈一宮室苑囿之爲有無而侯度人心從此驟矣故勞之以政則不得逸之以身者亦其勢然也　國家建磐石之宗名號禮秩視周獨隆然徒寵以封國奉已而已不在民也故雖有奇瑋俶儻之才無所用之其賢而文者往往自托於聲歌青史之間放浪於丘園林藪之外以見已志若今沁水王者是也王天資穎悟於古今事變聖賢述作無所不窺而尤長於詩歌與開元大曆諸人相爲頡頏席　累朝熙皥之澤承先王之宗祀無紛華綺麗之好以奪其心於是闢地於府第之東遊息讀書其中名曰西園義取孟浩然鹿門之歌凡一亭一榭悉取歌中

字以命之志高尚也園之中爲月照臺覆以小亭取名於鐘者尚其象也下爲鹿門小山如屏峙焉庶幾有隱君子如龐公者遯於其間乎轉而西爲寂寥徑松蘿之所翳也招提之所隣也聽鶴鳴而縻好爵有餘清者矣上爲棲隱岩烟樹樓翔其前清晝軒當其後崇山茂林暎帶左右可以老焉軒之基曰沙岍面水而橋曰渡頭江蘺杜若吐馥揚芳擷蕙汀洲紉蘭幽谷寂寥枯槁方斯陋矣軒之後爲巖扉湘竹野梅移植

于此騷人墨卿多所品題儻亦有宋玉景差之思乎扉之後爲芙蓉山壘石數仞谺谺豁閜邑如青蓮置几于上榮以麗公之號志神交也騁目而望則大行五臺諸勝隱隱天末俯視漳河僅如一綫又不知人世營營如塵埃野馬者作何狀也下山而憩有館曰巳昏齋曰幽齋爲蕩滌昏垢諷詠詩書之所而其地益幽遠矣計園之在一隅也方廣不能數十畝而臺榭林麓之觀無不具備雖訪名山於鹿門泛虛舟於漢水

其樂忘返亦不是過蓋莊生所譏有拙於用大者余又善王之工於用小也竊又嘗試論之古得有國之君南面王之樂其視山林枯槁之士不啻太山之於毫末王獨浮雲富貴寤寐古之賢人若深有羨於麗公而旦暮遇之者此其志豈易與俗人言哉夫守宗盟而飭侯度者藩王之分也藪澤而處閉曠者避世之事也二者不能相有而王獨以身兼之藉令王生於西周與周召比肩事主是不入而輔相則出而分陜方吐握廵行之不暇雖欲與二三子優游於此園其可得哉然則王之獲有此樂皆　天子之所賜也大雅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王念之哉謹以是爲西園記

遊雙清亭記

寶慶郡北有雙清亭當資邵二水交流之衝横跨砥柱上爲一郡名勝萬曆乙未秋余以旬宣之役至郡明年春有　祀釐之行又明年夏復還舊役郡處與之西南縉紳大夫行李往來者

鮮不繇其地余雖有山水癖然簿書之暇閉閤高臥恐娛于遊以招廢事之譏是歲仲秋湖南觀察副使同年陸君以行部至觀風既畢攬轡將行余乃邀與同遊時九月朔日也天霽秋高江水澄徹虛舟順流如坐鏡中不三里抵岸而江而崖有康濟廟相與登焉江流一派若銀河瀉入懷中雖殘暑稀微不覺清冷之氣逼人肌骨也廟有石磬長四尺許相傳漁人得於江中擊之備五音聞數里外倘所謂擊石拊石百獸率

舜者耶乃知泗濵之磬虛得名耳循廟而西山麓隱隱横入江中有小徑可三尺許怪石嵯峨峙于其傍俗戒勿鑿鑿則雷電交作前太守某稍鑿去之亦竟無他異又西則山勢已斷數石崚隆起江中橋之乃通亭于其上背負禹山面瞰郡城據九江之上游為二水之砥柱坐而觴客則高岡低阜乍昂乍伏兩岸蒹葭蒼蒼相暎涼風襲人酒後生寒感授衣之初及念蟋蟀之在堂則有無已太康職思其居者矣又西有小

閣高出亭上憑欄而望則九疑衡山瀟湘洞庭若與空際白雲相為出沒者亦登臨之極觀也黄冠數人出石燕相示余意其為零陵石燕雨而能飛者也乃云此石出江水中與零陵石異其大不能半寸取二三枚磨之令熱寘醯盤中各一隅能行相合易稱同氣相求豈是物耶夫楚之名山大川不啻多矣邵介荆粤間與三苗接壤其山川之勝豈可與衡武江漢同日而論哉然登斯亭者飄然有神遊八極之想雖陟黄鶴而望長江躋祝融而觀日出亦不能勝昔人所謂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者蓋有味乎其言之也且夫觀九疑者思重華泛湘流者悲帝子陟荆山者弔軒轅大觀之下多哀思焉余與陸君同仕湖南雖抱希文江湖之憂然無賈傅南遷之感邂逅登眺一丘一壑皆足自娱又何羨於全楚之大觀為哉噫寧獨山水即世上之繁華富貴功名竹帛皆類此矣鵬摶九萬鷃起槍榆其於逍遥一也遂書

以為遊雙清亭記

連城縣遷學重新記

士囿囿於地乎何鄒魯之間獨稱多士士不囿於地乎胡遐荒僻壤而人才獨寥寥也昔潮人不知書得韓昌黎而文風遂振儋耳本殊俗遇蘇子瞻而人士輩出此果係於地乎抑係於人也連城為汀屬邑處閩東南陬與漳泉接壤其山川風氣亦略相類異時學宮建在城中便士肄習而科第未盛有咎地之不利者乃遷之城

外而士之不得志於科第猶故也近有徐令者乃謀復舊頖仍居縣傍而因陋就簡大觀未備歲癸丑虔南丘君來令斯邑砥節好脩精勤蒞事下車及朞政通民和徘徊學宮謂是雖遷復而規制弗稱猶弗遷也乃聚材鳩工新其棟宇易其甍瓦階庭廊廡視昔煥如也遣使徵記於予予不文嘗記管子云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令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彼連之爲學乃舍其州處者而之遠郊文風不振固其宜也然此拘方之談非通論也士顧所學何如耳所學而成其敬義孝悌也者則雖數十年之內得一人焉猶比肩也所學而背於敬義孝悌也者則雖三年之內得數人焉猶無有也且士非遷學不利之患而遷心爲患平居侈言學術驕語道德豈不曰爲子孝爲臣忠爲上慈爲弟悌哉一旦臨以事變則或以毀譽焉而遷或以得喪焉而遷或以死生患難焉而遷其所遷之地將以就福實乃趨禍其所去之地將以避辱實乃蹈榮甚矣遷之爲害也苟知其爲害而速反之則易所謂不遠之復書之所謂改過不吝者也遷之學始也由內而外今也由外而內遷有得失而有司者以科第期士其心同也科第在讀書不在學宮世之重士在學術不在科第今學宮既儼然維新又得賢令以爲之提撕鼓舞他

日人材之盛雖爲閩南鄒魯可也何論潮陽僭冉哉予所引管子之言非其至者第於聖賢之旨有合故舉以勗多士丘君名大成雩都人予守贛郡時每試輒冠多士茲能留意學校得爲政首務當不負予所知云

雙流縣新修磚城記

夫事有出於爲民其功不在旦夕而在千百世之遠者驟而爲之則以爲與不急之役而妨於吾民怠而已耶則狃於肴蹏之安一旦有急乃

如猶徨四顧而不及措手此天下事所以戒夫紛更而亦病夫因循也春秋之義重用民力如城郫城中城城西郭皆議謂其勞民于守國之未務也而楚子恃陋不設備楚人伐之入其三都則又罪其城惡出此觀之城郭溝池之固豈有土者所可廢哉益州西南四十許里有雙流縣在漢爲廣都邑世有土城以居其民歷唐宋至今其陋猶故先是知縣王瓛稍廣舊制爲土城四百八十丈高不及仞時方承平無事聊以

固邑之圉云爾至是日益以頹高僅可隱籍令胠篋發匱之盜斬關而入吏卒未有以禁也又況有斬木揭竿屠城掠邑者將何以待之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不棄焦悴蓋言備也先是令雙流者豈皆智不及此哉曰吾幸旦夕無事且遺以俟後人噫是終無可城時也歲癸巳泉南杜君方偉來綰邑綬周視城垣慨然太息曰是直偷安歲月僥倖無事焉耳一旦桴鼓有警百萬蒼生何以爲命會叅政昆明朱君行部至縣杜君以城爲請朱曰諾此急務也如時詘舉贏何既而熟思曰今歲雖不稔然昔之荒政亦有以興役食貧民者子其圖之於是杜君出其俸六十金爲士大夫倡進邑之博士文和李節主簿王惠尉許天爵及父老子弟相與謀之咸曰民所願也苟利於民費所不辭於是父老共計邑之賦額五千四百八十石石出白金四錢爲磚石之費白之朱君爲請於中丞王君御史吳君得報可遂更拓舊城而廣之以

石爲基而砌之以磚俾勿壞悅道使民民皆子來而貧民乏食者亦得傭其中以資升斗經始於癸巳仲冬告成於甲午季春城廣七百四十丈厚一丈高一丈五尺上加女墻三尺望之巍然金城也於是邑父老子弟嘉朱君杜君之能捍衛我民乃相率請予徵言以記其事余惟城郭之設民社所關勞在一時功在萬世利害大小相去十伯而世或因陋就簡視其傾圮而莫之圖者病在怠與畏耳怠者不能爲畏者不敢

爲而天下事於是無一可爲者矣故睥目播臆于思見譏口衆我寡華元去之民之不可與興役類如此君子謂斯役也非杜令君不能成而非朱君主之于上則令君且有疑畏之患安能使其成於不日哉是二君皆有大功於雙流民也可以書矣朱君名運昌昆明人

無爲州新築護田長隄記

昔者聖門論政首稱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夫民有利民所圖也官何與焉利非民有也天地之

有也民能資利於天地而不能使天地之利悉爲民用於是爲上者相其土宜而導之使開聚其物力而鼓之使奮憂其患害而曲爲之防虞莫匱乏而廣爲之助民有利而上導之雖謂利出於上可也故召信臣開通溝瀆起水門隄閼凡數十處郡以殷富鄧晨與鴻郤陂溉地數千項而郡以豐熟此其彰明較著者也夫溝瀆陂池猶其小者至若李冰穿二江于成都灌溉田疇而蜀民至今享其利西門豹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而鄴中至今遵其法語水之大者莫如江河矣縱其潰決雖有桑田悉巨浸也固其隄防錮有沮洳悉良田也太史公叙河渠書喟然嘆曰甚矣水之爲利害大也意在斯乎余遊宦四方慨然懷想於爲民興利之臣乃于無爲州陳君見之無爲廬江支郡也濱江而田者十居六七皆與水爭尋丈之地障之則爲田而潰之則爲淵一或不戒而萬項沉溺三秋失望雖遲之十數年尚不能復故也陳君以歲之甲寅來

視州事巡行阡陌知民間恃隄防以爲命乃新築二壩以爲田之藩衛歲丁巳江水大漲隄岸幾沒君從士民請復築三壩長四十餘里基廣七丈上半之費白金七千九百餘兩役夫萬一千有奇舉鍤成雲引渠爲雨不踰十旬而大工告成向之浮沉震蕩於波濤之中者今屹如丘陵可長恃以無恐縱遇凶荒而滔滔江漢酌焉不竭雖謂天不能災地無遺利可也是役也田因其舊議倡於民而諮諏審度捐帑鳩工則陳

君之爲也即未知與穿江引河者功德孰大西
南陽陳尚殆不得專美於前矣抑非獨陳君德
也蓋亦上官之澤焉古者郡守事得專制驛置
奏報計日得請今之支郡有大府臨之於上又
有觀察使者以彈治之有填撫大臣以保釐之
一議不合則悉澤皆壅且夫八千金非小利也
役萬衆非小勞也築隄四十餘里非細故也儉
者惜財慈者惜力況乎其意見橫生以相抑也
何工之可成陳君所遭則有若太守馮君觀察

賈君填撫尚書陳君皆志急民艱議與君合者
也莫功成有自矣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記
曰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不佞以此爲
陳君之勞說之誼也推而下之之說也又以此
爲上官之澤待之誼也遡而上之之說也馮爲
余督學時門人陳爲里閈親友隄成徵記於予
余故喜談而樂道之如此陳君名爲楚之鄖陽
人賈君名之鳳晉之陽城人馮君名聖世蜀之
合江人知州陳君名[illegible]深閩晉江人劉得書

數馬集卷之二十七

温陵黃克纘紹夫著

論

古今疏治黃河全書論

論曰河防之事昔人言之詳矣自宋以前河尚北流故治河者多寘力於北自宋以後河始南流故治河者每紛爭於南余讀宋參政張洎疏則知禹蹟不惟導河北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以入於海於南亦自滎澤分為陰溝引注

東南以通淮泗泊之言蓋必有所考據漢武帝作瓠子之歌云齧桑浮兮淮泗滿則河自漢時已入淮泗而丘文莊謂宋神宗時河始入淮殆不然矣漢宋金元河雖屢決然南行不過數途或由滎澤中牟出潁川入淮或由渦至亳入淮或由趙皮寨朱家口符離橋出宿遷或由曹單沛碭下徐州其舍也必有以拒之其趨也必有以來之水何心哉弘治間河決黃陵岡至張秋運道淤塞劉忠宣公開賈魯河由丁家道口下徐又濬孫家渡口導水由中牟至潁州入於淮又濬四府營下歸德入宿遷小河口蓋三分其勢使之南行豈非以漕渠在北河北徙且無漕乎夫既不欲其北則當縱之東南行稍加疏導以順適其性豈可限以一途令其數百年不他徙此必無之理也蓋河濁水也帶泥而行行遲則泥止泥止則河淤下淤則上決故近歲黃堌口之決則堅城集李吉口之淤為之也蒙牆寺之決則堅城集未通而黃堌遽塞為之也迨李

吉口開矣王家口塞矣而蘇莊復大決則堅城以下全未疏通為之也議河者既人私其地不聽河行又力排於上不求下通如是而欲其無決為河伯者不亦難乎且夫開河之利害亦可以概矣集三省人夫數十萬居於河干片席為屋卧土為牀狂風大雪而無所避炎日飛塵而無所蔽盤冰斛水則指常龜裂入河淘沙則足每皸瘃十步之內汚穢積聚一席之中數人穴居冬傷於寒春夏必發人氣薰蒸疾疫盛行一

或得病則懼其相染口尚呻吟而身已棄中野
矣初猶坎地一埋千人旬日之外亦不復瘞禽
獸飽人之肉河渠積人之骨長平新安未足爲
喻且夫計土受直終日鑿土所得不及一分貧
者不肯應募富者論地派夫有一人而募百夫
者有一夫而預給六金者破家鬻產不能勝役
孤子嫠婦無所控訴故請之於　朝者名曰百
萬而費之於民者實五六百萬也至於採柳之
役取之尚易運之甚難河決之地道路不通舟

楫難行一金之柳十金運之及至埽場非賄不
受計其所費與運相等椿木蘇茵採辦亦然近
河諸郡苦無寧日故歐公有失火放火之喻誠
篤論也然則河不可治乎曰未決則遠其堤岸
使水有所遊衍既決則疏其下流使水有所歸
向如是而已矣不得已而興役亦當體恤民隱
博採公議未可以胸臆決事也曰河若南行且
役　祖陵奈何曰河南行未必爲陵害也凡水
之力小固不能敵大橫出固不能敵奔流余嘗

南遊楚西遊豫章矣九江之水下洞庭而入大
江每爲江水所擠周旋而不得出故滙而爲洞
庭寬廣幾八百里章貢之水下彭蠡而入大江
亦爲江水所遏回復而不得出故滙而爲彭蠡
寬廣五六百里今淮之不能敵黃亦明矣洪澤
湖之滙則黃故之以也庚辰辛巳間黃河下徐
州無恙而淮被遏不得出上侵　祖陵松栢枯
者數十株壬寅癸卯間河半入淮以淮之全資
河之半合力駛流清河口之沙刷洗殆盡而泗

州　祖陵瀝水皆涸入淮何嘗爲　陵病哉但
宋宿之人不欲河由南行淹其田地如武安君
田蚡者於今尤多往往以　陵藉口其言公而
其意私也臣子受　國厚恩誠不顧河近　祖
陵若由符離橋下宿遷此則去　陵甚遠有重
岡高丘爲之限亦何必障之使北哉今河已北
下徐州而猶追言之者恐河尚有南行日也余
至齊魯凡再覩決河三遇塞河兩與開河之役
於河之利害覩之頗熟暇日歷考載籍上下三

千五百餘年凡有事於河者採其議論方略疏導障塞之詳具載於篇亦河防得失之林也後之覩者得有所考鏡焉

用衆在乎心一　武試

善御衆者能使人皆以吾之心為心惟順於吾心故其力可得而用也夫人心亦渙矣有智者有愚者有勇者有怯者有智愚勇怯半者語之以利則趨語之以害則避大都可與其安樂而不可與其患難可與其生而不可與其死雖時

有迫然自喜之心亦不勝其怯懦不振之氣一鼓人變則捭臂而去矣善御衆者必有以合之合之者順之使無逆情安之使無疑慮鼓舞之使志不倦整齊之使勢不渙必吾之心與衆之心一衆之心又與吾之心一於是舉天下之人惟吾之所欲用進退左右而無不如意此古之善用兵者必以一人心為本也李衛公之對太宗曰用衆在乎心一蓋以禁祥去疑為一人心之術也請推本而詳古之嘗聞之太上以無心感天下其次以有心合天下感天下者使民鷇飛而鷇食鳥行而無彰摘珠毀玉使盜不起焚符破璽使民朴鄙掊斗折衡使民不爭銷兵鑄鏑使天下共遊於容成大庭氏之世而無所用衆然而不可能者勢也於是乎有強凌弱衆暴寡智詐愚嚚撤充蹊坑穽塞路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不得已而以戰去戰以殺止殺然後時雨之師始稱於三代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又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由此言之雖

聖人亦有時而用衆用衆者以有心合天下者也然用衆則不能無智愚勇怯有智愚勇怯則不能無生得失故形迹疑似易眩也妖祥喜忌易惑也耳目視聽易亂也患生於狐疑而敵乘於倉卒敗之道也此無他惟心不一耳一之之道不在疆場而在廟廊不在旦夕而在平時苟非以聯屬之者素無其具則臣主異心將士異志將進不可與同功退不可與同患勇者圖之怯者撓焉智者計之愚者墮焉知愛身而不知

變君知畏敵而不知畏我呼吸之間輒有順逆躡足撟手之頃遂成向背是故君與將二則城濮交綏而得臣不入矣將與偏裨二則先穀違命而舟指可掬矣偏裨與卒伍二則駟介麃麃而河上逍遙矣況乎其舉國之心咸二也則倒戈內叛土崩瓦解亡秦禍之至也其何日之有先王知其然故貴而必以賤爲本高而必以下爲基無詟埶獨無愚黔首疾痛饑寒民病亦病逸樂安全民利亦利洞然出其腹心以交於民

使民亦通其腹心於我而無所壅閼故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不可使也於是教之君臣上下以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不可使也於是爲之明徵訓誥以示之信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不可使也於是爲之坐作進退周旋揖讓以示之禮乎君無事綢繆固結無關鍵而不可開無繩約而不可解一旦有急則義以激之信以維之禮以整齊之號令紀律以左右先後之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智者不得獨前愚者不

得獨後止如丘山發如風雨不恃一人之力而以千萬人之力爲力不恃一人之技而以千萬人之技爲技以此衆戰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是之謂君與將一若身之使臂有剛愎無禮如子玉者殺無赦是之謂將與偏裨一若臂之使指有違命濟師如先穀者殺無赦是之謂民與君一如手足之赴腹心有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渙散無統若高克河上之師者殺無赦茲非徒繩束要結之也人同此心非一人

所能異亦人同此法非一人所能違也葢當其散則舟中可虞輦下可懼當其合則赴湯不避蹈火不辭區區妖祥喜忌形迹疑似之説僅足以震撼渙散之人心而同心一德之衆又豈外物之所得而動搖哉昔者禹之伐苗其誓師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武之伐紂其告友邦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善用衆者迹於夏周之所以興則知師壯而一雖少克也師老而二雖衆敗也成敗之機離合

之故有天下國家者可以思矣愚獨怪夫後世之君用其民也乎居尊崇貴倨視民若奴隸夷曾不關休戚於其心及其有事則又權使而雲用之驅離心離德之衆以就鏑鋒死亾之苦彼有奮臂而呼揭竿而起巳耳安能俛首喪氣以趨死亾哉善乎魯莊公與曹劌之論戰曰衣食所安不敢專也必以分人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夫聽獄之與戰遠矣而識者以是爲忠之屬可以一戰噫知此者可以用衆可以語心一矣

策

孫子策 武試

閲世之談兵者率以孫子爲師余讀史記蓋有二孫子焉其一爲孫武佐闔廬而破楚入郢其一爲孫臏佐齊威而破魏殺龐涓世所傳十三篇者蓋武作也而太史公又謂孫子臏脚兵法併列則又若爲臏作者是耶非耶遷又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豈武臏之書可以敎人而不能自用耶今其書具在乃其法有驗有不驗焉試舉一二其諸士商之法云能使敵自至者利之也而伏兵馬邑下者何爲單于穿塞而還法云能而示之不能而發使暴所長於燕者何爲燕齊望風而靡法云歸師勿遏窮寇勿追而鴻溝背約者何爲竟蹙拔山之雄法云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而謂兵難遙度者何爲竟殲先零之種法云百里而趣利者擒三將軍而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者何爲竟舉全蜀法云

半渡而擊者利而兵渡淝水以決勝負者何爲竟破秦師攻其所必救法也而以梁委吳深兵高壘者何爲竟虜吳楚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法也而表請決戰仗節以制者何以竟斃蜀將無慮而易敵必擒於人法也而每戰必錦裘繡帽指揮陣前者胡爲光復社稷以飽待饑法也而棄衣糧以勵士卒者胡爲竟克長安若此者或犯其所忌而背其所喜或害也而趨或利也而避然成敗之數卒與法異豈孫子之書直輸

偏所謂稍稍粗而善用孫子者固自有得手應心者在耶方今　聖天子側席求賢每飯未嘗不在鉅鹿駿骨且求真龍何憚諸生有能明孫氏法以資世用者使者且以名　聞其悉陳之母諱

兵不可以無法無法者敗兵不可以泥法泥法者亦敗蓋法有定制而兵無定形有定制者書可得而盡言無定形者言不可得而盡變善用兵者遷無窮之算以遊於無方之途故不離乎

法而亦不膠乎法通其意罔滯其迹權其變罔執其常故有時而與法相符契者用法也有時而與法相背馳者亦用法也於此則用而於彼則不用者尤善用法者也不則滯而罔通執而無權雖武子再生孫臏復起亦不能制勝於天下矣上古聖人不諱言兵然不聞以兵法垂訓以誠懼兵之流禍無窮也故弧矢之利足以示威重門擊柝足以示備令天下後世有不得已而用兵者急則寵爪牙之士寬則脩干羽之舞

有事則車攻馬同以示撻伐無事則放牛歸馬以示不用如是者非短於兵也誠慎之也降而春秋又降而戰國以術相高以勢相馭兩智遇而智之多者見矣兩力遇而力之強者見矣諸侯王非此無以啓霸業而逞雄心游說策士非此無以取世資而投時好在春秋則有孫武其佐吳也敗子常弃昭王五戰入郢大抵皆武謀也在戰國則有孫臏其佐齊也破魏師殺龐涓虜太子申大抵皆臏謀也二子者威伸敵國名

著春秋猶欲竊其餘技論著兵法以垂不朽故世傳孫子法云武之書世多有之臏書自漢以後無傳焉迹其行事則武能入楚而不能却包胥之兵臏能破魏而不能免鮑莊子之恥此太史公所以致論於言行之間也夫尺不能無短寸不能無長龍有時而蟄蠖有時而伸執二子之事以律其言且不能不爲言受詬況執天下後世之事以病二子之言彼豈能爲天下任其無咎哉要之十得而一失則失不足以掩其得

百利而一害則害不足以蔽其利吾於孫子取
其窮奇正之變極分合之巧神批亢擣虛之術
擅出沒變化之長而已區區小失又何計焉請
因明閽而終言之可乎今夫兵法誘之以利欲
使敵自至也然不曰微乎微乎入於無形乎彼
王恢者伏三十萬衆馬邑傍而欲尉史不以情
告也難矣示之以弱欲使人易我也然不曰不
戰而屈人之兵乎彼韓信者暴下趙四十城之
威於燕齊欲令二國不望風而靡也難矣歸師

勿遏窮寇勿追固也而楚軍糧少食盡狼狽東
歸豈可養虎自遺患乎故追至固陵斃羽垓下
正法所謂擊其惰歸者耳知戰之日千里而會
戰固也而羗戎遊結匈奴聚散無常豈可千里
而逐虜乎故馳至金城圖上方略正法所謂懸
權而動者耳百里而趣利雖法之所禁然兵固
有出其不意者彼蜀知守緜劒而不知守陰平
則鄧艾之潛師繞出其後正法所謂行千里而
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雖有智者亦不能爲

蜀守矣半濟而被擊雖法之所忌然兵固有乘
其未定者彼秦兵一麾而退豈不失次而囂則
謝玄之濟師以擊其亂正法所謂速乘人之不
及定者也雖有勇者亦不能爲秦奮矣攻其所
必救雖法之所善然兵固有以靜而制動者彼
七國攻梁而不能克欲戰而不得戰則亞夫之
委梁以俟其敝正法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者
也縱得劇孟亦不能爲七國重矣將雖以專制
爲能而量度彼己未可以逞兆托君命何以戢

衆志乎此司馬懿之假請戰以示武也法曰勇
怯勢也彼其見之審乎將雖以持重爲務而久
在行間士頗相畏非耀軍容何以破敵膽乎此
李太尉之盛裘帽以示威也法曰將軍可奪心
彼蓋策之熟乎兵雖以飽待饑而孤軍深入難
以持久非決戰何以成大功乎此王鎭惡之棄
衣糧示士卒以必戰也法曰死地示之以不活
彼其算之當乎由前數事言之或背其所喜或
犯其所忌或與法合而無功或與法盭而濟事

千變萬化不可勝窮故謂法之可無非也是不拘古方而用藥者也謂法之不可無非也是病已傳變而不知改方以就病者也謂法之可無而亦不可無者非也是列禦寇之射乃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故善用法者迹若與之背而實與之合生之徒也不善用法者迹若與之合實則與之背死之徒也藥之有實董也桔梗也雞㢩也豕零也遞相爲帝者也此變化之說也兵之有分數也形名也奇正也虛實也遞相爲用

者也此亦變化之說也知變化之道者則知神之所爲知神之所爲則彼先王步伐止齊之制不過用兵之迹也豈所以迹哉而孫子乃欲擅之以爲高書之以著教固已貽輪扁之譏而來芻狗之誚矣況乎其不善用孫子者幾何而不以人國僥倖也哉嗚呼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故百戰百勝非兵之善也不戰而勝乃善之善也世德下衰詐力是事今欲焚孫子之書緘牘𢗅之口而結司馬尉繚之舌固未能也無已則如霍去病之不學古兵法謂用兵顧方略何如斯得其意於法之外者乎無已則如岳武穆之不習陣圖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斯神其變於法之中者乎噫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可謂薪之非火也然則孫氏之法殆難與淺見寡謀者道矣

御將策　武試

問古之御將者曰信賞必罰又曰使功不如使過夫賞信則有功者不終朝而罰及罰必則有

過者不踰時而誅行使功諒矣使過無乃驁乎以往事鏡之春秋時惟楚最強而賞罰亦惟楚最明其敗于晉也一則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一則曰先大夫之隕師徒者亦旣聞之矣二子死不旋踵而楚益以強大此信賞必罰之效也然稱霸西戎者不脣俘囚之將一匡天下者不死檻車之辱因敗爲功烏可盡少且所云過者豈必敗軍擒將亾國餘俘云乎哉古之名將其居約時有毋死不奔喪者有受金諸將

皆有出人胯下者有被罪受黥者有奮迹奴虜者是數子者之行鄉曲所不道世主羞以爲臣及技拭而使之則功名著於春秋用人者將以合抱咯寸朽耶抑以二卵棄干城耶諸士杖策而來誼豈以數子自居顧主司者欲得人以勝任使則登用之途亦可少廣乎將自有正當之論在也顯明著于篇

御將有定法而亦有操縱於法之外者期得其方而已取士有定衡而亦有取舍於衡之外者

期收其用而已定法者賞不可以無功得刑不可以親故免與天下共守之者也定衡者取必合於人心之所好舍必合於人心之所惡與天下共評之者也顧世不能皆有功無過而功或因過而成人不能皆有善無惡而善或因惡而彰善人者操縱而取舍之技拭而撈羅之則或以一眚收功或以片長著効益足彰吾知人之明而示吾用人之廣嗟夫此外乎法而法固不能離乎衡而衡固不爽也執事以御將求將之方下策武士且以觀士之所嚮愚非敦詩書而說禮樂其人也竊嘗俯仰今昔有慨於中久矣可無一言以復明問蓋聞上古之世尊德而不任詐尊道而不任力賞無所施罰無所試故曰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后氏賞而不罰至教也此世之盛也降及殷周而道德衰矣然非純用詐力也其任將也必備五德曰智信仁勇嚴也必明五慎曰理備果戒約也有功則賞而賞不踰時欲使人遽得爲善之利也

有罪必罰而罰不遷刻欲使人速觀爲不善之害也是二者雖兼舉而並用然猶果於用賞而重於用罰何者賞不當不失爲過恩罰不當則流於濫刑此賞罰忠厚之論也且天下之不幸罹敗而其才足以收功於未路者豈少哉故城濮之敗得臣死矣而晉人曰今而後喜可知也鄢陵之役子反斃矣而晉人亦曰楚莫余毒也已蓋皆以爲晉再勝而楚再敗焉彼齊桓秦穆霸者之主豈不知係纍之夫不可與圖存敗軍

之將不可以語勇而語囚之辱置之不問三敗
之恥任之愈堅何哉誠謂才如仲父不宜以一
眚棄賢如孟明不宜以小失廢也則能雪崤函
之恥成一匡之功威伸敵國澤流無窮此齊秦
假過之明效也向使二君誅而不宥棄而不使
則二子者不免爲僇人賤行矣故忍小恥而成
大功臣之智也捐細故而就大業君之明也世
謂二子不困阨則不能激豈知二君使過之誼
固若是宏乎此用將者也非求將者也求將者

豈不欲阿衡伯父其人哉顧夫負高世之才者
或鮮鄉曲之譽挹絶人之智者或蒙世俗之譏
取士於三代之下必孝如曾參廉如伯夷狷介
如原憲則彼豈肯絓塵世之網鼻驕君之餌而
許人以驅馳乎是故良御期乎斷割不期乎鏌
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騏驥惟適於用而已
矣恐可使也則使之不觀魏用吳起而秦兵不
敢東嚮乎彼其不奔母喪之罪可略也貪可使
也斯使之不觀漢用陳平而六出奇計功並三
傑乎彼其受諸將之金可恕也頑鈍無恥可使
也則若漢用淮陰侯而舉全趙下燕齊厥功爛
焉而出入胯下之過可勿論矣賤莫賤於胥靡
而英布以驪山之徒身被刑法竟成滅楚之功
彼黥面之恥何足計乎辱莫辱於奴虜而仲卿
以扶床之相困於鞭笞竟成破虜之績彼奴隸
之辱何足恤乎是數子者當其未遇則庸夫羞
與等夷迨其既遇則英雄莫與儔伍故曰泥蟠
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隋和之

珍也使應龍不遇風雲潛於潢汙則魚鼈得而
媟之豈知其能奮霧德超忽荒而據昊蒼乎使
隋和以暗投人不遇知己則且按劍相眄豈知
其能炫景曜吐精英曠千載而流光乎嗟乎窮
達遇也成敗數也智愚賢不肖人也由管仲孟
明觀之則功過不足以論士何者士固有利不
利時也由吳起陳平觀之則素行不足以盡士
何也士固有自爲謀則過而爲人謀則良者也
由信布衛青觀之則知汙賤不足以病士何者

士固有屈於前而伸於後者也世主能弘齊秦之聽而後楚國之誅破拘攣之見而廣登用之途則垂翅東隅者可奮翼於桑榆朝而扣牛操築者夕可王侯將相何必拘以定法律以定衡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哉雖然亦顧其過與其人何如耳才大而過小則棄其過而錄其才可也才小而過大則棄其才而誅其過可也昔先穀違命喪師君子譏晉失刑馬謖失律被誅君子謂孔明能斷善爲國者固不希未成之功

而喪已成之法也孟嘗得士於鷄鳴狗盜君子誚有士如此不如無士吳有焚妻子之臣魏有對使食子之將君子謂成功如吳魏不如無功爲國者固不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也輓近馭將者不患有功不賞而患爵賞之太濫不患有過不宥而患刑罰之不行不患取人不廣而患用舍之不當殺降邀功也而曰折馘執俘全軍覆沒也而曰殺傷相等媚寇事敵也而曰虜懾引去賓客厮養掛名尺籍也而爲萬戶侯市井無賴奔丞游閑也而持廟廊議如是則有志之士羞與同功知恥之人羞與同賞恩威不明用舍戚盭令天下爭以虛文相欺罔以巧術相緣避則向之所謂賞罰取舍者徒爲奸人竊權之資焉耳昔者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而秦人之乘車者咸以爲恥嗚呼物無貴賤因人所貴而貴之無不貴也因人所賤而賤之無不賤也然則欲擇任將帥鼓舞豪傑者惟在

其所貴賤哉惟在慎所貴賤哉

傳

邢子愿先生傳

邢子愿名侗濟南臨邑人曷爲稱字賢也賢不可名故齊之三尺童子皆知有子愿先生云邢之先出於周公在左氏傳富辰之言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春秋書城邢書邢遷於夷儀凡數見於經厥後子孫遂盛於河間鄭顥子孫[illegible][illegible]祖也自[illegible]南遷於臨邑則自伯通始伯

通子仲玉習青烏家書獲吉地以葬生子鑑鑑
生政以鄉舉知嵩嵐州有宦蹟生子溥舉明經
爲博野敎諭以子如默貴贈吏科都給事中生
三子其季如約封監察御史卽子愿父也子愿
夙稟靈慧家多藏書年十四已能盡讀補博士
弟子員十七試於督學安福鄒公文第一召至
濟南讀書爲親行冠禮齋中以爲美談　穆宗
卽位詔選天下髦士縣一人貢太學子愿應詔
至京盡友天下士學日益博文日益有名庚午

舉於京甲戌成進士授南宮令邑當燕齊之郊
雞犬之聲相聞君治邑如家廪食囊衣悉自家
中具之不以煩邑人小大之獄察之必以情隣
邑有訟久不能決得君片言而決至於法無可
貸者雖權貴居間上官示意不少徇也贖金盡
市粟以備荒年稍有餘羨卽以脩學宮周寒士
歲課月試供給貲勞甚豐於諸生中得韓方伯
策郭參知士吉其登科第者相繼不絕以卓異
徵拜監察御史出按河東鹺政所部秦晉中州

地甚廣遠鹺禁故嚴州縣游徼捕不及格往往
以其人抵罪械赴臺疲於奔命子愿戒勿逮始
免道斃云使囘贖鍰無所取報謝無所受一時
以杜后惠文按部者咸服其廉已按三吳精察
練達舞文者無所售其奸雲間大盜張邦陵雄
據海上出沒波濤斥鹵間爲民害君設方略令
所司擒斬之懸於市遂解散其餘黨民賴以安
先是權貴子有鹿蒙虎皮欲鬻餘技以欺世者
多引名士以爲重同年某御史素重子愿遂列

名詩牘中子愿不知也至是權貴敗銓部引繩
批根凡與其子遊者俱罷官而子愿以跡素疎
遜得外轉楚藩參議子愿不自白怡然之官督
漕粟至淮上往返風濤中二年艱險萬狀猶以
前事轉陝西行太僕少卿時年僅三十餘耳私
念二尊人春秋高不欲遠離乃乞身歸養朝夕
承歡四方珍膳無不畢致一日之齊河視其大
父忽聞母病時已昏夜從者請俟星月君策馬
馳百里呼城門而入長跽請罪謂兒不朝夕膝

下致母有此疾及醫藥救療百計不効至於大故擗踊泣血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父自以意寬譬之乃稍稍啜粥杖而後起人稱篤孝父年大耋猶康强無恙子愿每歲大會親戚鄉黨率子姪稱觴上壽徵歌舞開筵讌旬日乃罷或病其過侈曰吾親耋矣苟可博一日之歡雖傾家爲樂寧有愛乎父年九十餘下世哀毀如喪母啟前母趙孺人柩及母萬孺人同葬送者數千人堂坊壤廈之築旌旐葽翣之觀埏隧華表之樹

堅固輝煌惟力是視齊魯觀者嘖嘖謂今日始見仁人孝子之葬其親也天性友愛衣服飲食有無美惡與二弟共之雖羣從兄弟及姑姊妹之子視之亦如同產爲治奩擇壻嫁小功妹一人嫁姑之孤女一人理衾措殮從嫂二人殮從姪孝廉一人爲從姪擇配具聘禮者二人又與當道書乞贖白雪樓而爲李于鱗立後其高誼眞可以風薄俗而激頹波矣至如劉浮光者以相人之術來依于愿父非有許負之能不過窮

而無所歸者耳子愿乃館穀之終身憐其死而無後每遇寒食輒令家僮携雞酒往祭其墓若是者徒念其曾爲父客餧之是忘父也公孫對食於故人君卿供養乎呂公古今一揆而子愿仁孝殆遠過之矣子愿夙以古文詞鳴最熟太史公班孟堅晚乃馳騁於東漢晉宋間好作騈儷語一時操觚之士於大江以北咸推子愿狎主齊盟詩則出入李杜王岑高古典雅每每工而拙用之于鱗之後君爲代興余時與唱和每

詩簡至輒私念此中有佳句如尹婕妤望見邢夫人自痛其不如也臨池之美上下晉唐宋元而尤工二王法四方以佳箋名箋求書者常置盈几子愿興至爲一揮灑之其精工斐亹煥若神明雜之閣帖眞蹟中殆不可復辨此品當爲第一小楷臨米似拙而媚掛壁書多臨大令而時雜用米體今世書家類稱邢董然董僅工方寸行書其餘諸體不能及也畫則僅倣子昂草石聊以自適餘非所長去董玄宰遠矣子愿素

療疾因長子王瑞才而早夭思念成疾患秘結
醫者驟以利劑投之取快一時余在濟南聞之
曰噫子愿已矣姚僧坦之言曾不聞乎逾半月
訃至死之日海內知與不知皆爲泣下時方爲
余作城安德記遂爲絕筆云黃某曰世但知子
愿文章翰墨之美不知其篤於人倫厚於故舊
行誼甚高雖古人不能及也余宦齊十五年與
子愿會者屢矣相見惟評隲古今商確文藝時
或爲地方求賑爲賢士先容此外無一語及他

事也子愿有木棉地二十餘頃所入盡以供客
客去頗有贈遺最後贈以字一幅箋一二握而
已人以文藝富而子愿以文藝貧其門人李檄
獻子胥史高先于王稱等撰其行列語皆實事
非苟溢美而已余又聞邢大司馬從朝鮮歸彼
國閨秀曾介之求子愿文翰昔白傅詩篇雞林
賈爭市蕭子雲筆蹟高麗使望舟拜求不謂子
愿詞翰乃爲外國婦人女子珍愛噫名盛矣不
令他美俱爲所掩乎惟焦弱侯之言曰吾鄉子
愿禮義之宗也噫舍其小而取其大世之深知
子愿者其在斯人乎

贊

朱烈婦傳贊

朱烈婦者河南太康縣朱世傑女也年十五適
同邑張經邦經邦故儒家子弱冠涉藝文補郡
博士弟子員烈婦歸無何夫有弱病乃以身禱
爲茹淡者三年夫病有間矣値舅承基卒夫哀
毀逾禮疾大作不可藥烈婦即與訣曰夫爲父

死妾當以身從終不令夫亾而妾獨生經邦領
之烈婦即闔門自經會家人救得不死越五
日而經邦絕烈婦乃沐浴更衣與祖姑石姑時
訣二姑爲風諭勸止者百端且許與夫兄寧邦
之子爲嗣曰撫是藐諸孤他日可以下報而夫
於九原毋徒自苦爲也對曰立孤在姑不在婦
婦已有前言矣庸可食乎姑幸有他子毋以婦
爲念次日家人防少懈即縊死於柩傍時年廿
七萬曆辛卯五月八日也又三日乃殮顏色如

生外史氏曰女之事夫猶臣之事主也昔程嬰
公孫杵曰義存趙孤杵曰擇其易者謂立孤難
於死也余考載籍若夏侯令女殘體毁形僅以
完節抑何其難豈若定計於鮮耶夫金石可開
而我心難轉誠自信矣然事勢變於前而情愛
奪於後及至窘逼乃悔不自引决不亦晚乎死
生亦大矣豈可云易要於得所爲難此臣妾一
理若朱烈婦者可謂善處死矣漢中太守郭君
某爲烈婦鄉人與余道其詳余故論次其事而

爲之賛曰孰謂婦柔而腸則剛孰謂婦殤而年
則長慷慨殉夫植我綱常乾坤可毁爾名乃亾
亦有完節皭然氷霜孰與一死烈烈秋陽赴義
貴果濡恐乃傷罔俾婦子愧我冠裳

齊王孫像賛

邈銀河兮濬源傍金門兮卜築攀叢桂兮小山
植幽蘭兮空谷侶長江兮鷗鷺友鍾山兮麋鹿
精瓊玉兮爲糈貫薜荔兮爲服養玄牝兮柱下
參大乘兮天竺一等世事兮浮雲惟留神兮卷軸
開小苑兮延賓時抽毫兮進牘横四海兮騁詞
排百城兮果腹貴不減兮驃騎祿莫豐兮苜蓿
材以不用爲用光以不煜爲煜郁郁乎其彥也
楚楚乎其樸也惟德機兮盎杜故和氣溢兮面
目是殆飲墜露於木蘭而飡落英於秋菊者耶
視縑素兮儀刑誰不儼然其作肅

跋

跋林若撫文學出示申文定公翰墨卷

士君子出爲世用與海内賢豪經營治道潤色

皇猷于操觚染翰之事或未遑及迨功成身退
優游泉石翟公之門已虚魏其之客他往向之
所謂經營潤色者俯仰之間皆爲陳迹於是始
托興烟霞寄懐吟詠以翰墨爲君子以筆研爲
良友離里閈之後生俊士咸忘年忘分而與之
交此申少師文定先生所以于林若撫有合也
若撫天才遒麗詩律精工落花諸作於先生所
以致繁華衆謝之感者能發其微而廣其意故
先生愛而友之今觀所與往返諸詩翰藹然有

親賢下士風雖曲江之愛長源張鎰之重敬與何以過之纘爲先生庚辰所舉士覩先生藻翰若奉親顏而聆溫教字字連城語語夜光唐風晉體玩之不能釋手若撫其善寶藏之令子孫世守勿失哉

跋李還素所藏黃孔昭顏範卿詩畫卷

詩繪均於寫物陶情所貴意在筆外故善繪者以繪繪詩善詩者以詩詩繪自王摩詰雲裏帝城雨中春樹之後實難其人吾鄉黃孔昭顏範

卿皆以詩名而黃工繪事有冒中丘壑顏精草隷稱筆下龍蛇此卷桃溪馬峰雨霽二景乃黃爲李還素兒作水墨淋漓有梅花道人手度而顏之詩則衣鉢少陵而時出入於中唐者也觀者得其意於筆墨之外則一水一石玩之有風雅韻一字一句詠之有丹青想雖不足以盡二公亦足見二公之才情矣余爲郎爽鳩時獲與二公對榻分韻今覩此卷若見其人然常謂黃之詩能兼繪繪未能兼詩顏之晚年揮毫進乎技矣還素出之囊無寶同駿骨豈惟羅浮石笋感深張祜寔爲保壽破瓮喜得張萱云爾

書趙孝廉賢婦卷後

渠縣孝廉趙生未舉鄉試時得奇疾命且隕墜其妻籲天刲股爲湯以進趙生立甦鄉人以爲美談郎趙生亦甚德其妻與人言未旣淚輒承睫且乞言名公以爲其妻重也泰和郭君相奎吾鄉陳君士勉俱有贈言郭之言婉而則陳之言直而微皆名言也予行縣至渠界趙生出迎

道左復以爲請余惟刲股難矣而聖人不貴子且不得施於親妻而可施於夫乎不惟情慾之感婦人是厚有如公甫文伯之母所譏而床笫之言不踰閾卽以彰聞於人亦非盛德事也夫人子殺其身有益於親者則爲之若傷其身而無殺於親則虧體辱先死有餘戮故聖人不貴刲股之行謂於親之存亡未可必也以身事人若其情愛昵至當不異於屬毛離裏而天合人合則必有分矣又其體敵也安得爲越禮傷生

之事以徵不可必之命乎予以記傳所載考之爲夫封股千載之上何寂然無聞也意者閭閻之間編戸匹婦之徽艱難其身以求免其夫者時亦有之史悉削而不載乎不然豈無名章徹也予於趙婦三復其行事未嘗不嘆其難以爲真誠所格蒼穹可回庶幾古所謂貫金石者安待以婦人女子小之惟是行匪中道不可以訓則願趙生毋忘孟光之賢足矣不必彰之於人以爲婦不負生生亦不負婦也然則當態而立

夫非欲以身生夫者歟曰猛獸得人而止理本易見封股救親時或有幸有不幸焉然則聖人之不貴異行其垂世立敎之意遠矣

文

駁胡正甫爲楊子雲辯誣文

黃克纘曰春秋之法厚道以待君子直道以待小人厚於待君子故善未著而必褒直於待小人故惡巳彰而必貶凡春秋所書有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未聞有爲小人諱者況不惟諱之且爲之委曲以逃其罪乎楊雄爲莽大夫劇秦美新載在史冊使雄有孝子慈孫必且羞以爲祖而近世胡直必欲爲之解且曰漢書雄傳稱雄仕成帝哀平間未嘗仕莽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葢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雄至京見成帝年已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歲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年七十一者相牴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

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然則謂雄近於莽年者妄也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至悲雄爲守道君子千載蒙誣嗚呼必若胡氏之言當令自古史傳記載盡付烈火歲月漫無考據乃可爲雄辭罪又當盡愚人心使昧黑白乃可爲雄左袒不然吾恐天下後世不可盡誣也余不暇遠引就胡氏之言折之按漢書及綱目編年成帝即位巳丑改元建始五年癸巳改元河平九年丁酉改元陽朔十一年

巳亥八月大司馬大將軍王鳳卒以王音爲大
司馬車騎將軍十三年辛丑改元鴻嘉十七年
乙巳改元永始明年丙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
卒史稱雄爲大司馬王音所奇音爲大司馬在
永始間則雄入京在永始之前信矣二十一年
巳酉改元元延二十五年癸丑改元綏和明年
甲寅春三月帝崩哀帝立元年乙卯改稱建平
五年巳未改元元壽六年庚申帝崩平帝立元
年辛酉改元元始五年乙丑莽弒帝立孺子嬰

元年丙寅改稱居攝三年戊辰改元初始冬十
二月莽篡位更國號曰新稱始建國元年以十
二月爲歲首二年庚午莽殺劉棻甄尋等數百
人以棻從雄作奇字使者來收雄雄恐不免從
閣上自投下幾死莽以雄素不與外事詔勿問
五年癸酉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六年甲戌
改稱天鳳又五年戊寅莽大夫楊雄死年七十
一由王莽戊寅上遡成帝永始元年乙巳共三
十有四年則雄入京時年蓋三十有七矣以三
十四合三十七實年七十一彼胡氏乃謂自成
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
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者果何所據耶胡不
以編年計之也胡氏又引其鄉人簡治芳所引
桓譚新語謂雄作甘泉賦夢腸出收而內之明
日遂卒蓋在永始四年考漢書是年戊申春正
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三月如河東祠后土雄獻
甘泉賦又三年辛亥帝較獵長楊射熊館雄獻
長楊賦雄既死矣而長楊賦又誰作耶雄在哀

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
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故作解嘲以自
遣必謂雄卒於成帝永始間則哀帝時作解嘲
者又誰耶新室文母崩莽詔雄作誄曰太陰之
精沙麓之靈方合於漢配元生成雄既先莽死
矣斯誄也又誰作耶大都雄之仕莽史傳所載
斑斑可考胡氏直愛太玄法言文字奇譎不忍
其人有莽大夫之譏故爲之委曲覆匿所謂愛
而不知其惡者也至以劇秦美新爲谷子雲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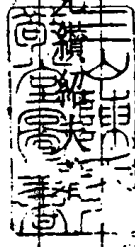
負尤大謬夫谷子雲阿附王鳳直攻成帝[illegible]
雄不相甲乙然永當成帝元延元年爲北地太
守時災異數見上使淳于長受所欲言對奏天
子感其言尋徵入爲大司農卒是谷子雲死在
成帝末又安得至莽時復有谷子雲乎班氏父
子距西京不遠其記事之詳雖一姓一字亦不
苟也與雄同時者有陳遵字孟公而列侯亦有
陳孟公者班氏別爲陳驚座千載之下以爲談
柄奚至以谷子雲所作誣楊子雲何獨詳於孟

公而略於子雲耶漢書又載桓譚對王邑嚴尤
稱雄書必傳凡人貴近而賤遠彼親見子雲祿
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邑尤皆莽時人而
桓譚與之論難若此乃引新語所載妖夢誚雄
卒於成帝永始中彼時雄太玄尚未作也桓譚
謂其必傳者果何書耶不徵於信史而徵於新
語抑又惑矣嗚呼三代以後道學不明功利溺
人以莽操爲揖遜以反君事仇爲當然不惟忍
恥北面且爲之出死力以驅除焉如翟義徐敬

以下原缺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啓

○答劉項陽少叅寄詩宿啓

奉命旬宣方慙功於陸海留神刪述復振藻於藝林廣蒐乃見兼才遠寄奚當厚雅恭惟臺下儲精長白發秘汧青留垣久著直聲幕府每資石畫驅馳西北儼負內安外攘之猷上下古今益賞陽春白雪之韻謂自三百篇之後何人再

掇其精英際此二千年之間惟我當窮其蘊奧分門別類如列宿之麗于空擊石敲金若鈞天之奏于世不佞簿書俗品章句庸才巴水塗山識荊于一顧濟南濼上復御李于片時弱冠談詩識有慚于專對垂老作吏政無補於多艱惟典籍乃其素耽時時在手然詩歌大抵雅製字字悅心患此金聲之篇[illegible]如鼎呂之重漢唐晉魏何殊以雅以南今杜[illegible][illegible]爲非編古直將二十八部若此三千六百篇此奉[illegible]不[illegible]

報何乾室侍御

三年屏翰慙莫効於涓埃一旦遭逢忝分榮于豸戟伐檀是懼負乘堪羞恭惟門下才高何遜望重周聃批驪頷以探珠繼鳳鳴而獻瑞匪惟署蘭臺之選實稱秉鈞持軸之才某章句小生藩臬下品鉛刀効割惟當居簿書錢穀之間美錦學裁豈能勝軍旅俎豆之事茲乾坤何日豈旋轉無期政出中官名都盡成市虎居其八

吏窮邑一任牧狼負隅匪尺棰之攖巨濤豈袍薪之塞而使孱夫任重何殊短綆汲深乃拜瑤緘過承珍錫一言見許戴崇岳以難勝多幣寵頒匪微躬之敢受敬因來羽布此謝悰

○答董定所恤刑

西曹碩彥於越名家奉寬大之詔書普平反之闓澤開一面之網而非漏於吞舟失三驅之禽而不令其登俎使海隅無夜哭之鬼而獄底有春回之期懿哉陰功遠矣明德不佞曾叨荊

役微殫厥心每傷桑梓之鄉多陷羅織之獄聽者憑意之喜怒而加以不赦之辜讞者視文之刻深而據爲一成之案且皦人漁父情不能達於上官而鳥語猿音言僅獲通于下里非至仁至察得之於破牘殘楮之中而不惑不疑索之於輕生自盡之外孰能出非濫出而生無幸生乎遠拜雅情兼惠全疏藹然慈祥惻怛之周流尊 雨露膏澤之溥被謹對使拜領容專役馳謝

情懇而度意深而厚

報李及泉總河

惟 國家有非常之事乃知賢者爲能立功值山川有變遷之時始識神人獨優濟世自黃河之南徙致清泗之合流 祖陵被其嚙傷運道因之哽塞臣工濟濟莫分 聖主之憂才望巍巍獨稱司空之任精神意氣總注其念於波臣河伯之間天地山川將鑒其誠於沉馬投璧之外行挽狂瀾於既倒直扶 國脉於瀕危茲追趨後塵未能先荷版築側聞高論預知早底平成幕府弘開自宜中乎燕賀多儀下逮益仰戴乎鴻私方命實難反躬增媿

答各道賀覃恩啓

國本既定鴻恩覃敷慚無微勞亦荷殊典先代以詩書垂訓沾被猶甚小子乃菽麥未分遭蒙何幸數年東土寔資僚寀之提攜此日殊榮深愧身名之隕越愛比老牛豈忘補黑衣之缺情深門鳳恐徒招赤芾之譏辱承賀言不勝戴德

啓朱金庭相公

絲綸重地代言特簡乎舊臣禮樂崇班論道應資乎碩德王庭孚號海寓交歡恭惟相公閣下鍾兩越英靈之姿應千載明良之會論思獻納當年名比夔龍輔弼贊襄四海人推周召乃乞身於强健早遁迹于丘園身係國之重輕世卜公之出處遂承 優詔特起東山出政而代天工望歸調燮典樂而教胄子禮絕孤卿寥寥黃閣之中大生氣色喁喁蒼生之望快覩昇平某海嶠庸流封疆俗吏迹覊濟上莫登元禮之門

心注河干疑入孫弘之閣望青絲於百丈結紫氣於五雲敢獻芹曝之私冀蒙菲葑之采

答李集虛翰林

渥注神駿五花散而成文丹穴長雛九苞紛其絢綵生爲國寶豈駑馬可共馳驅出作世珍匪凡禽可同頡頏惟門下禀昆山之玉質振江左之金聲詩禮趨庭人羨鄴侯之卷軸忠貞體國世踏元禮之門墻綵筆生花豈曰江淹才盡清風作誦應誇吉甫名高方鍊石以補天行從龍

而夾日至如某者伏櫪庸材幸托當年驥尾題門凡鳥敢希此日鳳毛徒以孔李通家屢落九霄之咳唾淄青共事獲敦兩世之綢繆弘奬過情小技稱爲君子隆施逾格高誼邁于古人明德莫酬寸心徒結

報曾景默總河

玄圭錫命聿膺水土之司蒼珮兼榮弘啓平成之績旌旗動色僚屬分光恭惟台臺匡廬拔地北斗司天正氣足挽乎黃流高標直齊乎嵩岱

帝心簡在咨四岳而用司空輿論咸歸亞六卿而分邦土帆檣映日亢令河伯効靈春鍤如雲竹見天吳順軌某久沾餘潤快挹清芬頌綸綍于中州寔增踴躍仰光輝于東土徒切揄揚敬颺鶯遷聊申燕賀冀輸流于大海庶廣濟于迷津

東邢知吾冏卿

年華易邁春事更新不佞處多憂多懼之時門下當大變大故之日一言相慰爲幸已多貺儀

辱臨無乃過侈惟是飯精菰米出自內厨酒釀葡萄發從春甕方丈之席讓珍一石之醉謝德在遺者既無病于禮卽受之亦何損于廉敢拜賜而共于妻孥人有餘飽且縱飲而樂茲節序肺亦生春

答彭秀南中丞

鎖鑰北門非名碩而莫畀保釐東土豈迂疎之能堪忝竊爲慚奬諭過當恭惟老父母臺下臣膺毓秀彭蠡發祥花滿刺桐久著稱于卓魯梧

高垣掖屢會送乎夔龍渤海江陰望高彈壓漁
陽碣石功最旬宣遂畫中丞之熊使寢南牧之
馬紫荊以北居然萬里長城青塚而東寂若三
秋斥堠如某才非世用事每違時敢望後車之
塵亦備建牙之數泰山在望謝禮樂於三千滄
海長流媿山河於十二經營半載來嘖嘖之人
言展轉寸心憶遙遙之故里而辱瓊瑤之贈益
增負乘之羞驅策老駘敢謂故人無意秉軒一
鶴終令臣子有言懇拜高情圖申下悃

答袁敬宇方伯

保釐循績久昭布於天中塡撫新綸擬傳宣於
帝闕彈冠方切分貺爲榮恭惟老年丈臺下
材比豫章重同彭蠡干霄承露宜爲　淸廟之
棟梁浴日洗天堪作蒼生之霖雨踐更中外諸
艱無不備嘗周歷臯藩大事自優擔負方錫專
征之節鉞再弘分陝之勳勞弟竊第庚年附驥
亦能千里同官楚服鳴鶴常和在陰地接齊梁
此日常分餘潤情同蘭芷何時不挹清芬屢拜
德音疊蒙雅貺春風駘蕩欣聞福履日綏　帝
眷綢繆佇聽綸音時降先玆附謝嗣展微誠

中秋與同事啟

中秋應節皓魄浮空流萬里之金波響千家之
玉杵門下出司財賦入對尊罍斟酌嫦娥天上
人間同此夕徘徊銀漢去年此月復今宵某同
事三齊于玆五載每逢佳節思從庾亮登樓恐
負良時空効蘇公覓句玄鳥歸而應候賓鴻去
而懷人敢遣一伻獻玆朋酒豈有玄黃之績爲

公子裳願以沼沚之毛爲使者壽伏惟不鄙無
任分榮

東劉健菴中丞

地拱神京應風雲而建節天臨北極依日月以
襄帷宣威則烽淨塞垣牧馬無高秋之警布德
則民恬繈輔遵鴻有中澤之歸蓋安攘自有長
才而遠邇咸庥餘庇齊東薊北分咫尺之清光
瀛海岱山挹沾濡之潤澤非才如某杖鉞何能
典禮寅清久瞻依于常伯治軍整暇新覩快乎

中丞爰布一言聊申積悃詞非錦繡何勞玉案之酬物媿蘋蘩敢博瑯玕之贈因之增媿但竊分榮北塞雁以傳書望盧龍而拜賜

答重陽啓

時逢重九序屬三秋日月並應佳名宇宙共忻晩節恭惟門下金飈揚其號令玉露湛其襟懷放鶴亭前望彩雲而來鶴黃樓檻外瞻紫禁以登樓平步入青徐見舟車之絡繹遥天連海岱必閭里之蕭條黃菊滿籬對秋光而懷舊茱萸

繁臂驚節序而傷神乃托賓鴻遥傳錦字感龍山之故事使我嘲賓登鵲華之高峰感君送酒無言不報有德難酬

答梅春宴賀壽

時際玄冬歲往春能再至人逢班鬢年衰壯不復回遠辱瞻瑤爵勝刻應恭惟臺下掞承家學才爲國華馥郁庭階盡是芝蘭之美翱翔天路悉稱鸞鳳之儔治水河干智惟行其無事轉輸京國功且濟及兆民宜祝遐齡爰需大擢如茲

樗蒲朽質過沐雨露之私犬馬餘生漸逼桑榆之境冶官不効曾掛人言養壽無方空思仙術每值懸弧之日轉益無聊時讀負乘之章徒增有覥而故人誼重欲挹滄海以爲觴使賤子搖魂若冠泰山而難戴魯頌之歌則君侯之事也華封之祝則臣子願獻焉感德良深酬言不盡

賀蕭岳峰加少傅（時以刑部尚書署兵部事兼太子太傅）

六卿分治兼官望重于夏秋三少貳公左棘榮躋于保傅論功稱最頒詔騰歡恭惟老先生閣

下岱宗禀秀滄海毓精正直事君人品同宋朝韓富忠誠任事勳業齊漢代蕭曹爲北門之鎖鑰幾二十年握兩部之樞機又八九載矣內安外攘之績紹謨明弼諧之風是宜忠簡　帝心榮膺國棟納言如舊曳履而上星辰論道稱孤賜劍而登殿陛行且代絲綸於紫閣豈惟兼輔佐乎　青宮某位列齊藩忝光華於熊軾心懸魏闕借恩波于鳳池實賴示以周行使不迷于所適覩茲異典特慶殊遭蓋政令日新方藉主

張於元老而紀綱猶在寡資振挈於端人敢叙鄉往之誠用伸芹曝之念仰干鑒在不任欣承

答曾景默總河辭赴宴啟（開河未成來請赴宴故不赴）

竊惟河落九天率數年而一決禹乘八載乃萬世而奠安孰能俄頃之間頓底平成之績恭惟臺下才堪砥柱氣挽天河當蒙墻波頹而淮黃之勢已合及新河議起而道路之見各殊力請于朝遂興斯役畚鍤雲集僅自冬而徂春黎庶子來遂濬黃以通泗將使彭城以北漕舟咸魚

貫而來直令長淮以南　陵寢隨龍飛俱奠益成大功者不惜小費　聖主出水衡之金錢而垂永賴者不惑浮言司空堅肝腸之鐵石明德遠矣厥功爛焉某碌碌無奇硜硜執一憂同杞國空懷潰冐衝突之虞歌憶宣房未躬負土抱薪之役若同胼胝而錫宴是爲貪天之功卽復馳驅以臨流不過誦公之德身雖羈於濟上神已馳於曹南謹托使人致此謝悃

答尹春寰中丞

吳越東南地據九州上腴濟神京西北[illegible]帝思兩浙重臣簡命方新用人惟舊餘潤寧沾九里未光先照三齊恭惟臺下孕秀荆衡炳靈江漢符分半虎翁歸三輔著聲刃解全牛吉甫萬邦爲憲十二百二咸倚金湯東秦西秦悉資保障滔滔南紀三秋暫息驅馳栩栩名園再歲能通夢寐乃卧席之未煖已　召命之載臨天目峰前權翔鸞而開節鎮錢塘渡口騰白馬而閱江潮百萬儲胥連錦纜牙檣爭輸禹貢千千士卒

[illegible]艣下瀨大樹漢旌士庶倚爲安危[illegible]其領袖匪受知于　北闕寧直起乎東山某叢仕江淮會長鳴于一盼歷官海岱辱推轂以三遷初報起家已彈冠而相慶迨聞受事卽磨楯以陳詞所懽在心於儀爲未而飛來雙翮不勝道路之艱貺備百朋奚啻瓊瑤之重是墜簪故履仁者不遺而乾餱木瓜下吏增媿者也禮無敢却感則難云因使以謝惟祈台炤

答丁哲初主政

湖南接席千秋意氣如新濟上驅車數舍音容若覩忽承聲欬重感愍懃恭惟門下珪璋國彥詩禮庭趨弱冠承恩工射郁生之策大邦作理能明孝婦之寃補闕拾遺擬躋赤墀文陛含香入直暫貧經國籌邊在枌社以為榮於梗材猶未稱不佞情深共事若閱道之于濂溪喜竊彈冠劾王陽之為貢禹道經齊魯惟憑頳鯉以傳心契洽芝蘭難聘花驄以會面翻勤瑤翰遠惠珍儀言言皆肺腑之談燁燁悉球琅之品紫花

可服憶風人於緇衣瓊莱堪飡埒平子之青玉願言努力莫旣謝悰

答李我存水部 時從閩校士來

龍門地迥作冠冕於南州水部名高司咽喉於東土交慚倚玉喜荷贈瑤恭惟門下吳山鍾其秀拔湖水濛以滂清文比浙江潮湧波濤於萬斛胸同滄海日耀金碧以千層得士九十人看待銜於海國懸崖三千仞觀蹈水於呂梁矧汝泗居其上流而轉輸藉以北向隨盈隨涸驚心清濁之流或淺或隄竭力胼胝之事濟大川者是為舟楫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其憂民有志專閫無能分隣光於一宵竊自幸已沾河潤於九里敢無言乎而金玉之音以時而至瓊琚之報視投益奢感與媿并而怍隨忭會敢不拜冬官之賜庶幾結歲寒之盟

答溧陽徐令 舍侄門人

南宮射策馬前得意方新北海開尊歷下交歡如昨憶輸儲于塞外遂剖符于江東贈我以言

不盡陽春白雪自君之別久無去鴈來魚坐鳴子賤之琴民風返朴高飛王喬之舄天路斯遙令尹關門瞻昨宵之紫氣使君地主阻暮歲之清觴忽枉瑤緘兼承瓊惠論交必稱乎小阮生死之情自深錫履有慚乎太公古今之人相遠過蒙獎飾徒感纏綿紫帽羅裳敢忘枌榆之社龍溪瀛里況屬肺腑之親願結此心同堅晚節蕭此奉謝不盡私衷

答王霽宇總督 謝遡祖入祠

報德崇勳於有司爲常典祀先廣孝惟仁人爲美談在公論固常明欲任德其奚敢恭惟臺下海嶽英靈國家楨幹忠貞世篤人稱名卿之子名卿之孫安攘才高世謂軍中有韓軍中有范念深祖德曾忘身以急公思及鄉邦未專祠以食報爰新堂構聿啓烝嘗駿奔雖勞乎縣官愛慕寔緣乎父老甚甘棠思召猶勤勿剪之歌而畏壘祝庚默成不言之化所過若彼于居亦然其仰止高山知典刑之在望遡流北海嘆潤澤

之方長順此衆心享于前哲豈望馳書千里之外顧謂增榮一字之褒君子篤于親禮則然矣先生祭於社古不云乎拜命增媿分光有榮聊布謝衷統容微展

賀温御史大夫加太子太保

秉憲西臺六載懋貞忠之績奏勳　北闕　九重施寵渥之隆官亞三孤俾趨蹌於　鵷禁禮殊百辟仍領袖乎豸冠中外具瞻士紳共快恭惟台臺儲精太華孕秀長庚清如玉井之氷人仰斧藻明比秦臺之鏡世道綱維出入紫扉世擬朝陽鳴鳳保釐於越人皆解劍易牛納言作虞氏之司空執法總漢家之御史危言危行奸諛因以回心正己正人忠直因之吐氣益狂瀾將倒賴砥柱於中流而大厦方搖寄棟梁於巨木時當再考　帝錫崇階白玉橫腰爲烏臺耆舊之望　青宮作保乃　龍潛羽翼之臣非丹款素蘊于一腔則殊眷曷來于　五位行且持鑑衡而均四海曷止詔德義而保　儲皇某承

乏疆埸素荷陶鑄人間勝事欣瞻遇　主之夔龍閫外微誠願比入堂之燕雀敢爲天下賀兼申一己私曷勝踴躍瞻望之至

答李霖寰總河

聖主心存拯溺拊髀思濟世之才賢臣誼不避勞引手援隕淵之衆東西南北咸受命而不辭癸甲辛壬何過門之暇入豈惟遺吾　君以逸行將奠斯世之安恭惟台臺伯仲元愷奔走蕭曹傾峽倒流浩蕩千秋詞藻决雲中斷肅清萬

里妖氛破虜平蠻勳已垂乎帶礪洗兵放馬身暫憩乎林皐乃唐堯其咨深惟洪水之儆而帝臣不蔽共先大智之庸席不暇溫起家而領五藩之節制舟無停棹沿河而涉九曲之波瀾渡泗入淮訪　二陵之佳氣鬱鬱蒼蒼弔古懷今歎有夏之餘休巍巍蕩蕩大風沛上傷心此日之豚魚紫氣新豐拭目他年之雞犬思之必且達旦挽此豈待崇朝若某才匪濟川職惟守土負薪有力何敢便其私圖借箸無能終有孤乎

明問若杪秋水落使衮鄭莊之糧則大野地連敢後尚書之約遺之藻翰已騰笥篋之輝錫以瓊瑤並重丘山之戴報德有慚於青玉齋心願告以玄圭頓首使前馳神天末

答黃與參大叅

地拱神京藩輔會叨於五載嶽分泰岱保釐誤錫於　九重追惟此日之受知實藉同寅之舊雅恭惟臺下東吳望族西浙偉人鸞掖文章海內當年價重鯉庭詩禮江南此日名高騰茂實於水衡胼胝之功猶在播芳聲於濟瀆旬宣之績獨隆某誼媿斷金情深倚玉念東流之河伯三年無沉璧之虞忽南去之波臣一旦成懷山之勢人之所關若此我之為想詎勞茲報仙舟再經岱地黃流浩渺覩文鷁而潛消赤子浮沉望慈航而克濟且懷故友以馳情因擢中丞而有贈小東杼軸閭閻之情狀堪憐　大內斗箕臣子之挽回無計敢因弘獎遽昧微衷惟願冠益重來東泰有得朋之助綵綸早下　北極無

反汗之譏則吾儕之冠可彈而小民之席得貼矣

答中秋啓

秋色中分顥氣映黃樓而競爽冰輪正滿清光出淮海而生寒佳節屢逢賞心莫共徒想南樓之典未傾北海之尊乃瑤翰墜自雲端似桂魄來從天上彷彿乎清入肺腑依稀乎照徹關山千里懷人玉繩低橫野戍中宵對月金波朗映河干九頓附緘八行鳴謝

答嚴雲岑侍御中秋時病告

清秋已半殘暑未消惟天上一輪不似終歲尋常之色而人間萬戶共憐此夜皎潔之心况在客中可孤娥影臺下光輝照世瑩徹絕塵蟾影可數秋毫兎魄自成靈藥省方旣畢有開籠放白鷴之思行部再周起渡江覓鱸魚之興濟南兗北有月遂不同看河澹星稀兩地空令懷想然猶分玆醽醁贈以琅玕彷彿樓前望關山而徙倚依稀席上睇天漢以流連苟寸心之可通信千里之堪共言不能謝神馬已飛

温陵黃克纘紹夫著

啓

答李霖寰總河端午啓

葵花舒赤情傾夏日東升艾葉搖青馥逐薰風南至吹噓皆惠照映爲榮恭惟台臺備德於乾在時爲夏乾健也陽極盛而陰生夏大也物厚大而功著承家開國前無尚父之勳平地成天今有司空之績蒲觴應節衣綵服而泛丹砂柏

署凝祥縷色絲而纏玉臂躬既膺乎百福澤更沛乎七藩錦纜牙檣望 帝京而入貢楊人舟子誦使相以長年其德媲浴蘭心同施柏奉仁風之浩蕩庶幾解愠於民樂永日以徜徉敢謂拯溺由已拜茲厚貺益仞高情切玉包金想襟懷之馥郁爛霞煥錦誦詞藻之輝煌慚報德有未能敢綴言而致謝

答李霖寰總河中秋啓兼屏贈詩

桂殿飄香此際常稱不夜栢臺弭節斯時況值中秋同在齊天儼嬋娟於咫尺適從兗地分氣色以陸離何處而無冰輪因君乃醉玉液恭惟台臺山斗高名管樂弘抱李樹誕生耳李雄才拔出天雄立德立言立功於今寧有其二作礪作舟作雨亘古僅得其雙熊軾巡行控制三藩節度使版輿迎養起居八座太夫人明月照青徐樓頭邀謫仙共醉清風拂海岱濟上作杜甫浩吟驅河伯使東行波搖美珠之女命望舒作前馭鏡開兪藥之娥徘徊乎瓊樓玉宇之思斟

酌乎廣寒清虛之事杼其忠悃發此壯懷某歷下羈棲六載兎欺鶴髮河干盼望半秋蟾戀貂裘遂得分來末光穿簾櫳而朗照沾之餘瀝淪肺腑以馨香詞托蒹葭豈無在水一方之想報慚木李空有邀遊往從之情四句五夜之秋光同看月霽五十六言之佳句待續風流言不宜心感惟刻臆

中秋啓李霖寰總河

九秋方半瞻素魄之流天五夜方長湧金波於

滿地悠悠清質向栢臺而近人藹藹澄暉依水衡而作鏡無緣共賞有願趨陪恭惟台臺氣鍾秋顥心比月明照徹關山塞北遙分桂影才傾江漢巴西大普蟾輝左輔中原士仰餘光披拂銀河天漢　帝資鴻力昭回耿耿方寸間無微雲之點綴盈盈一水隔總大海之朝宗蒼赤爲懐豈以下車而忘荒度乾坤比量詎當良夜而廢登臨長嘯太白之樓風生濟上朗詠希逸之句思蒲毫端其誼忝同舟竊附通家之北海情

深執御願作隨月之望舒際此佳期悪無美醞敬擷芳於沼沚比獻曝於君侯玉露垂空待酌斟乎元氣瓊樓在望看出入於文昌仰冀不遺曷勝多幸

荅李霖寰總河賀壽啓

質同蒲柳吹噓誤及於春風賜比瓊瑶報稱有慚予明月敢將芹忱上獻槐卿恭惟台臺文能興衰道堪濟溺應五百年之運見知聞知值三千歲之春始花始實蕃旌所至衆咸躋於春臺而謦咳一沾人遂臻於壽域共欣從同事獲仰後塵少不如人甘作籌書沉淪之吏老之將至已非康莊蹀躞之時乃過懸弧過蒙賜佩年幸共增於舊福欲其履乎新北海爲尊既難把此而注彼南山若礪願因自壽以壽君敬陳欵欵之誠用祝綿綿之佑仰乎台鑒不任神馳

啟嚴雲岑侍御

奮迅於功名之途則積歲逾增閥閱棲遲於危亂之日則稽時徒悚心神俯媿蒼生嗟一籌之

莫展内慚素志驚三載之虛過匪藉台臺心存共濟如旦奭之渉巨川羿比斷金若溫陶之奬王室則値此天災人害之騈集何由偷安況重以河伯宮尹之交侵曷能假息顛躓當不旋踵旦夕豈能舒眉惟推挽有人雖庸夫可以得志而卵翼及我故高位猶能久尸報政　天朝但云虛靡九棘仰稽民部業已空糜千鍾摩頂曷酬　主恩擢髮難數已罪辱頒盛睨秪切深憂敬托蘊藻之微仰報瓊瑶之賜德以報德非玄

纏之所能將言不盡言豈毫頴之所可悉

荅李霖賓賀壽

時厯季而成年春能冉至人閲齡而漸老少不重來辱奬飾于大方增光榮于下走恭惟臺下松椿比質山斗齊名與天地相爲無窮古今稱柱下之李以元會而爲一世春秋熟海上之桃功勒景鍾分之猶能不朽藥成丹鼎餂之亦可成仙知其蒲柳之姿原無棟梁之具百年過半鬢絲已改舊時九列誤塵 恩綍恐孤此日豈

直無心行樂尚圖抗疏辭榮仰止高山徒羨蒼蒼若礪馳神濟水空懷浩浩長流乃辱念及懸弧采芳菲而見贈褒以華袞蒙粉滌以何堪一面勝萬戶封已藷素願尺牘抵千金璧永作珎藏敢忘詩人木瓜之情願篤易詞金蘭之好庶相邀於皓首同躋壽乎期頤

荅王對蒼司徒

八座崇班首重司徒之任兩都重寄均資名世之賢 簡自北辰榮分東土恭惟閣下 社稷重臣乾坤間氣千尋壁立胸中羅岱嶽之峰萬斛泉飛筆下湧滄溟之浪建牙仗鉞聲名遠播於寰區借筯持籌勛業久藏於盟府乞身而退已浮范蠡之舟應 召復來暫典皐陶之獄惟留都爲 王業根本 聖主之注念獨深而大農繫軍國安危南國之儲需尤急遂從 特簡使蹐上卿轉 北斗之杓斟酌四時元氣登文昌之座[illegible]納萬國供輸行當入作阿衡奚啻稱爲計相其備官濟上望青社而非遥引領江南

恨白門之猶隔致表閭之禮鄉名敢擬於鄭公効彈冠之情交誼實慙於貢禹而華翰遠至隹貺辱臨知厚德不遺於非封畧其下體顧微情僅同於芹曝何當隆施受有餘榮感而生媿先茲附謝容展鄙私

荅嚴雲岑侍御重陽啟

節届高秋感韶光於鴈陣辰逢九日想逸典於龍山懷抱當向誰開風流直爲君醉恭惟臺下宅心廖廓寄念清虚鷹隼出塵翱翔雲霄之路

花驄按轡動搖海嶽之靈行部三年逢秋幾度登高無侶何愁落帽之風戀 闕有心空憶授衣之候玆來遠使得拜清言寄贈一枝天外朱蠃之菊剖餘雙鯉書中常棣之華似促膝以論心若開筵而醉酒雖老去而悲搖落亦興來而中聖賢觴先施之未能敢陳詞而致謝

九日啟嚴雲岑侍御

秋到重陽宜滿城之風雨花逢九日亦遍地之金錢佳節已臨甘霖未溥方有事於名山大川

致輒稽乎朋酒之陳辱臺下遠念同心寄酬佳節懷人則歷峰華頂謂倩傷人正冠感物則紫萸黃華擬使携香滿袖顧時序之如此曾意興之無餘聞岱岳以南菊吐花而目雨知使車所止天從願以澤人是宜吹鬢東山落帽泗水卽使閉門搔首亦當呼酒開顏敬獻桑落之尊用助栢臺之興破彼寂寥何須藍水玉山忘其羈棲勿問他鄉故國

荅同年杜見田

十載塞垣壯金湯於薊北三年屬國存藩屏於天東授鉞非遥同袍共企恭惟臺下儲精岱岳毓秀海邦入佐司農足儲胥以富國出臨邊郡訓貔虎以如林馳驅玄菟馬韓鎖鑰漁陽上谷鯨鱗斂迹知滄海之無波鋒鏑全銷見玉關之不閉臣僚罕見其匹吾黨誇有斯人宜專節鉞之司作時方召卽正銓衡之位爲國夔龍弟早附芳塵夙稱臭味金門待詔猶思對局之時東土建牙復邇維桑之地音容久曠寤寐爲勞辱

記憶於寸心寄神情於千里風霜雨露養成五葉之人形貂貉貛貐織作三冬之裘餙惠而貺我有同十朋之珍感且厚顏無異三山之戴敬拜服食之品用延犬馬之年外有微酬托之來使

東曹嗣山總河

河伯横流波臣震蕩 天子念徐兖之昏墊懼轉輸之艱難 特簡名臣付以重任蓋以撫綏東南則三吳誦德帶圍恨小則兩淮歸仁且昔

在河干能使濟汶順軌今司邦土奚難河泗安瀾起魚沛於重淵直須手援挽波瀾於既倒少假心籌行入佐乎　聖明竚大弘乎經濟其承乏東土獲佐下風胼胝無能坐視生民之陷溺曠鰥有日仰資元老之經營敬遣吏人肅迎台駕知簡書之當畏異於往時庶蒼赤之更生即在此日

賀曹嗣山總河

國家命脉資河流以濟軍需社稷忠貞膺　帝

命而司邦上荣兼蒼珮錫重玄生恭惟台臺燕趙偉人乾坤間氣應千千之運恒嶽於焉降神鍾八斗之才子建於今嗣世五年河上驅天吳而使朝宗十載江南奠鍾山而安若礪有異才者必膺異眷宜受　帝堯特達之知建偉績者必待偉人竚收神禹平成之烈巷倏南倏北陽侯之遷徙無常而護運護陵亞相之經畫未一迦巳通於此日河猶决夫昔年魚單汚豐處處遭乎陷溺金錢竹木事事困於徵求思得元老出之深淵何異大旱望乎時雨旌旗北指河伯宜避威靈舟楫南來守臣當奉約束事關　宗社敢不矢以同心害切生靈惟祈痌然一體執鞭固所願也抱薪亦何辭焉茲當下車之初未遂趨府之願敬將芹藻陳其踴躍之誠望釆菲葑鑒其歸依之念

荅曹嗣山總河

春風淑氣渡江從使節俱來河瀆洪波入泗待神功而奠歡深魯地既及齊僚恭惟台臺人傑

授天帝臣名世剖符同漢吏循聲滿淮水東西分陝比召公遺愛著大江南北一言而安反側宦寺消魂百萬以足儲胥廟廊倚眷以堯時而遭洪水懼漕輓之艱難因舜命而作司空期府事之修治巳饑巳溺真若推納溝中民力民財無不熟籌掌上玄珪未告陽侯固巳効靈白璧一投河神行爲聽命某叨從列棘之後宜効負薪之勞矯首轅門與龍門而何異傷心汶水合黄水而同流願假慈航濟茲有衆乃陸離藻翰

遥分栢府之光鄭重瓊瑶迥出文昌之署秋毫莫効飛塵願集於泰山河潤可沾勺水終歸於大海敬陳謝悃仰冀臺涵

荅溫用廷侍御在浙時

使星按部光寒吳越之墟法雨隨車澤潤滄桑之域吏民戴德閭里分榮恭惟臺下鯤變清漳鵰飛岐海剖符名邑馴雉再見於[illegible]年徵表[illegible]臺棲烏復還乎栢署辨奸賤貨之論既爲朝廷言復爲桑梓謀繩愆糾繆之疏不爲性命計

肯爲功名計玆省方海曲持節江干杜後惠文布清風於廣斥胸中愷悌流湛露於窮簷天目雲間盡屬勝遊之地吳歌刿曲孰非誦德之聲某幸屬枌榆竊聆緒論快吾黨之有人謂太眞復出慚治行之無似豈次公可論過辱華衮之詞兼拜凫藻之賜錢塘江水未若此情之深鴈蕩峰巒願比高名之峻肅玆附謝未罄所懷

啟沈太素中丞

東土旬宣懋著三年偉績中州節鎮竚看九列芳猷簡在出於帝心推轂協乎輿論文經武緯河洛快覩熊車春雨秋霜梁宋爭來竹馬某海隅陋質山左備官值歲事之不登加河流之旁溢撫摩鞠育全賴保釐之賢左右後先實借經綸之手一朝擢去覺孤立而無依兩河中分願垂睞而永顧露肝披膽敢有隱於白日青天舊誼新情可共指夫嵩山岱嶽仰承别誨益動遐思載俟抵梁之晨當遣渡河之使

荅馬鏡石

國家肩背實倚重於遼陽東北疆埸咸取途於山海當其衝者臥甲操戈膺斯任者施綸設餌恭惟臺下抱安攘之弘猷負經綸之偉略以韜鈐爲甲胄匈奴遠避旌旗以信義爲干城日逐遥歸棨戟行勒勳於彝鼎將秉軸於廟廊某托跡海濱備官歷下識荆未遂知今世之有伏波式叚方敭信邊疆之用馬燧忽承鴈使遠寄魚箋桑梓情深投贈總皆瓊玉關河阻隔提携何啻干耶拜德難勝懷人逾切

荅王華岡主政

計吏大典憐才公心恕以莵乎匪人重在揚乎善類至於門下江南名士宇内高賢戸曹清淨著聲豫郡循良懋績十年偃蹇司馬久滯江州兩部量移馮唐猶屈郎署不佞同官昔忝二千石共事今叨三數年志願君子之得輿情効古人之推轂吹毛求疵之舉非所加於正人乘風破浪之期是所望於良友敢因明諭布其鄙私

荅甘紫亭中丞

天目秋高迓熊車而至止岱宗地迥瞻虎帳以忭歡佳貺遝頒餘輝遠被恭惟臺下熈運夔龍憲邦申甫濬源章貢襟懐彭蠡淵涵孕秀崆峒氣節匡廬聳拔栢臺簪筆風稜見山岳動揺棘寺明刑仁恕爲　朝廷倚頼持鉞於江淮河泗未竟厥施搜材於巖穴山林乃畀斯任名藩海宇十三何如兩越之重常賦　帝京百萬是當半壁之雄江之潮海之波映旌旗而恬若文爲經武爲緯瞻儀刑而肅如荅發號施令之初亡

已乎於十郡而遺簪墜履之感情已注於三齊豈以昔日綰符不獲幸於父兄子弟今時建節且並列爲爪牙股肱室邇人遐魚之來即鴻之往情通意昇瓊有贈而桃可投謹對使以颺言長臨風而懐德

荅留都科道

三載黜幽事有關於大典兩都持論權最重於明時辱虛懐以下詢敢披誠而臆對盖監司爲於風化品格爲先而吏治係於民生操持爲要

明明法紀誰敢妄干籍籍語言豈能終掩故吹毛以索垢則恐世無全人而緣跡以觀心亦[illegible]士多遺行今茲公舉惟據輿評台臺持一鑑以高懸奉三尺而無爽咨諏遠及法先民之訪蒭蕘彈射將加如良農之去莨莠何敢秋毫有隱以誤知人之明惟懼風聞未眞俟採通都之論

中秋啟曹嗣山總河

冰輪湧海蟾光高映霜臺玉露垂空秋色平分水部天上雲收霞斂人間波靜川流恭惟台臺

秀鍾恒嶽望重中朝爲　帝股肱之臣歷南北司國咽喉之任平治山河役不逾時狂瀾盡歸滄海名方晝閣成功宜執玄珪茲念魚鱉之民始登枕席猶屈夔龍之侶久涉泥塗金波千里映鷁船以流輝丹桂一枝向龍門而飄馥某幸瞻光霽暫隔關山睇月戶萬有二千欲丐囊間玉屑計秋期半於九十共看夜裏金丸香霧氤氳遐想南樓清興涼風蕭瑟願供北海芳尊倘葑菲不以下體而遺則蘊藻可望上公以獻

仰祈台炤曷任斗瞻

荅陳景玄漕臺

恭惟臺下挺標南岳振藻中朝抽金匱石室之藏文追賈董抱浴日洗天之志品擬皐夔讜論正言適應龍虎風雲之會民生吏治徧觀燕齊吳楚之墟飛輓與雲連直爲神京西北轉輸盡天下豈徒半壁東南某承乏瀟湘儼文星於咫尺備官海岱瞻法曜以歸依皇華寄以諏詢念有懷而靡及草木收其臭味信無言而不酬一葦渡金陵致瑶函於雙鯉五花照文錦來瓊貺於乘驄贈以金錯刀情之深兮若江水報無青玉案我所思兮在衡山敬托鄙詞陳茲謝悃

賀沈相公正旦啟

鳳閣春回德澤隨三陽並布麟圖勳渥熙隆與五福同躋朝野同懽華夷胥慶恭惟相公閣下至誠無息大道爲公獨相三年人坐春臺壽域協恭數載世謂杜斷房謀定　國本以一言不假綺黃之力安　社稷以爲悅堪稱具瞻之臣

人心不同市或談而成虎陽和既布鷹終化而爲鳩小往大來咸占泰運貞下元起共仰乾清洞鑿再封地道安其博厚農商皆悅天心藹其慈仁徵召窮乎隱淪中外列茲俊乂孰司調元之柄可徵補袞之功宜福與世運俱長而春與歲華並盛者也某才乖用世識寡通方畿輔之民皆吾民微潤何惜升斗江淮之吏非齊吏分疆致起戈矛惟相公察其無他如陽春煦以有脚感方除之日月猶然竊祿如舊時睹交泰之

㴱天敢望承恩入新歲祝岱山以若礪犖 北極於五雲

答宋縪田侍御

北辰將命人稱翰苑神仙南國觀風地是故都根本窮江山之勝槩寄乘梓之遐思惠比瓊瑶句垂琬琰恭惟台臺東秦才士盛世名流天門挺爾孤高日觀鬱其㟰峙蘭臺石室輝煌太乙青藜文陛赤墀震竦西臺白簡手攜甬露灑落三山二水之間袖帶風霜浥遍晋殿吳宫之外

㫖備員海岱銜遡云亭想像清芬宋弘之威容晷宇瞻依手秉廣平之政事文章驄馬行行猶覩面晒江流浩浩徒切心馳驛使忽來吳地之梅花正發瑶械辱往濟南之柳眼為青極知弘奬風流葑非無以下體但慚請共正直粢梲用過其材奉大教以周旋拜隆施而刻鏤

答懋雲岑侍御中秋啟 時巡按在郯城

河上風光想玉人於數舍齊中月色醉瓊液於三秋無由即郯丁問官徒欲向嫦娥分藥恭惟臺下胸有廣寒名高柱下令動搖乎山嶽宅心一任清虚法振肅乎青齊微雲豈能點綴茲當報命久綏代期家在夢中把嬋娟於兩地情馳歷下憶酩酊於他年一詠一觴邀明蟾而為伍此時此夜分綠蟻以同酣惠比瓊投人非室邇願恩綸遂躋於卿月看絳節復返乎使星瓊宇玉樓朗吟蘇公之句貂裘鶴髮遙憐子美之愁爾時各天無忘今夕

啟高唐王

崇德尊賢乃 聖朝之盛典樂善循禮實藩國之芳規行既孚於家邦寵宜膺夫 綸綍恭惟殿下 銀潢衍派 玉葉垂芬孝敬天成誦詩發蓼莪之詠仁慈性植好賢賡杕杜之歌祿入散於 周親雖貧士且賴以舉火闓澤及於枯骨即行路亦免於興嗟其職奉詔書治先風俗在閭閻一節之善尚宜表揚矧郡國美行之彰豈應泯沒入告我 后堪為 寶牒之光傳布四方永作价璉之範在舉者豈堪任德即當者

奚必稱酬而藻翰來臨瓊儀遠錫徒令捫心增
媿對使自慙幣帛尊罍目不恭而返賜鏡儀書
刻承雅意以登嘉附布謝悰仰祈鑑炤

賀曹嗣山總河壽啟

斗柄指南屬萬里熙明之會譽星垂耀應百年
壽考之徵倚恒嶽而懸弧濟大川而作揖恭惟
台臺炳靈畿輔毓粹乾坤期當五百年而人才
生信天將降大任河决十數載而流始順豈地
無意効靈洵爲才兼文武之全卓乎身係君民

之望上卿緑鬢白玉行見橫腰稱子斑衣蒼璧
持來繞膝時逢五月値蟠桃正熟之期兆啟中
台當玉燭耀光之會人歌五福指月恒而日升
帝錫千齡示波恬而浪息某心同弱草願學松
栢之堅貞質比飛塵欲附峰巒以長久隔盈盈
之濟水莫遂梟趨指巍巍之岱宗祈齊鶴算

賀蹇理菴制府

司馬位崇專閫控長城之寄　青宮望重殊恩
壯元老之猷天降絲綸人增踴躍恭惟閣下熙
運夔龍明時方召文園學海波瀾與巴宇爭流
井鉞參旗威望與塗山並峙教與齊魯至今絃
誦遺風澤洽勾吳當日黍苗甘雨薊門鎖鑰驕
胡何敢馳驅遼左綢繆窮塞咸安枕席　五位
不憂北顧　九陵深倚重關秩晉六卿仍使運
籌鉅鎮榮登八座又令作保　東宮　天子用
以酬勞臣斯爲盛典將士因之趣幕府共祝萬
年其岐海甄生宦途鶩品蜀中振鐸幸登晝錦
之堂山左視師遥奉夏官之律覩茲勝事同効

懽衷麟閣燕然仰清芬於前輩溪毛澗芷昭忠
信於上公馳啟奉賀可任忻忭

荅溫用廷侍御端午啟

雨洗岱宗消五月之旱熱雲橫歷下分一夜之
甘霖民歌禾黍吏樂艾蒲應節辱丹符之
遠賁兼絲縷之叠頒珍重瑤章藹枌榆之在念
綢繆瓊貺寄昌歡以繫思開樽如挹芬芳拜賜
願增福祉一言附謝九頓歸誠

荅李光宇侍御 蜀中門人

翰苑讐經擬代絲綸之任栢臺持憲新居諫諍之司福澤行被蒼生榮華先分知巳恭惟臺下玉壘標奇錦江漾彩方童子賦碁之日頴比鄴侯及經師請業之時傳同李謐石渠較藝名高金馬之班烏府乏人職列青驄之選惟才是使豈此之薄而彼之榮何官不宜況春之華而秋之實言開國是一言便可千秋手整朝綱雙手堪扶二曜不佞夙緣文字得睹風神識謝九方敢云索之牝牡驪黃之外學慚康節豈能辨之

根荄萌蘖之中而門下雅道獨持高情偏注植桃李而得食古有斯言投木瓜以獲酬今誠非妄焜煌重幣未敢受之以累清曹馥郁佳蔬直當嘗之使沾大惠扇仁風於蜀素肌骨皆清退煩暑於吳茗心脾爲醒筆難盡謝意與俱馳

答江成宇臨清鄉紳

西川掄士幸頻挹乎德輝東土備官更接連乎仁里天涯每憐舊識地主敢忘高賢室雖邇而人遐形未合而心接盛年有幾一譪可堪十年百載易過三立始垂千載知君方留神不朽事業娓走徒疲精無益簿書蒿目憂民曾何補饑溺赤子抗疏論事難盡逵　恭默聖君故知往不如今且謂進當思退辱故人之投贈意重瓊瑶感夙志之多違慚生尸素因風寄謝望月增思

數馬集卷之二十九終

數馬集卷之三十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啓

答李玄石中丞

地本唐虞開府宜資名世界嚴夷夏運籌實藉偉人　天子所重西藩鄰國敢誇左輔王盟應歸於登坫代興未擬於投壺恭惟台臺才高三輔望重兩河壯內安外攘之猷鎖鑰冀北弘文經武緯之畧綏輯晉南表裏山河三載民安枕

席恩威霜露百城吏肅典型養士壯虎豹之威投石思戰施組繫犬羊之頸搖尾乞憐信國家萬里長城當今韓范爲宇宙千年間氣他日富歐某邊海迂儒遐方俗吏刑名錢穀効一割於鉛刀經濟韜鈐忝六年於玉斧五臺三觀何能頡頏西東馮翊扶風幸爾股肱左右情徒深於御李禮尚廢於投桃忽枉瑶函遠辱珍贈煌煌華衮分同臺以爲榮燦燦朱提擬南金而更重敢拜明德併謝高情

謝宗伯于穀峰先生

內臺假節時已歷乎三秋左輔曠官罪將盈乎萬狀方反躬而增懼何殞賜以分榮恭惟老先生台座學爲帝師才稱王佐高門衍慶應陰德而誕祥曳履登朝溯清時而作輔寅清禮秩望重夔龍啓沃君心功歸伊傅急流勇退方漢代之疏公高臥未安比晉朝之謝傅至於文章制作凡順孫孝子誰不乞言若乃道德儀刑雖野老田夫亦知矜式高山仰止世人瞻似岱宗衆

水會歸學士稱爲北海是以一言爲時輕重又以一身係國安危者也某待罪大邦媿乏片善縻大官之廩祿空咏伐檀覩赤子之流離每慙負乘洊水無由就下勞民安得小康雖報政於廟廊難伸眉於黎庶仰藉萬間之庇得逃三黜之羞揮翰陸離榮已同於華衮投瓊珍重好復比乎緇衣眞戴嶽以難勝徒隕淵而增懼

賀葉臺山相公

東閣崇嚴弼　一人而論道　北辰清切聯四

輔以分猷巽命遥下於金陵晋錫遂登乎玉鉉情協夢卜懽動臣隣恭惟相公閣下胸吞雲夢背負天風鍾玉融石竺之精才堪輔世負泰山北斗之望文足興衰千里留都心常懸於日月六年少宰望無間於紳纓華夏咸識高名兒童亦知舊德　九重渙號簡二三執政以爲股肱兩地升賢舉億萬生靈而繫命脉吾鄉自楊相而後二百年而再鍾今日與李公同升四百里而一值夷典三禮官已躋於秩宗禹宅百揆望

[illegible]於紫閣抜從遠地信　大聖人之作爲奮自踈踪知賢宰相之遭際搢紳彈冠而觀燮理士庶翹首以望太平某衮梲微材簿書俗品衣冠不乏幸生棄梓之中道德可師不隔門墻之外談詩論政揄揚資華國之文奉詔宣麻慶幸得抹時之相心同雀躍喜陶冶之方新勢阻梟趨覺怵懞之有頼敫馳下吏代布賀私

答曹嗣山總河中秋啟

襄野秋中顥氣動南樓之興岱方月滿清芬浮北海之尊念深玉宇之寀感切瓊漿之賜恭惟臺下文光射斗法曜當空奉玉檢以奠堯封望隆卿月執玄珪而追禹蹟身泛仙槎千里漕渠流入太液秋水一天星宿分來金掌露華璧馬暫投何異靈光偶食金波再泛共誇朏魄示冲其九載抗旌三秋負弩氷輪在望歸依敢後於纖阿香霧微遮談笑莫陪乎庚亮遠來嘉貺雅倍恒情在水一方欲遡流而未遂望月兩地敢搔首以同看

答曹嗣山總河賀晋秩啟有贈章

侍從九列華班幸厠衣冠之末文章千古盛事敢邀黼藻之榮拜大貺以難酬托空言而致謝恭惟台臺氣排山岳手正乾坤緯武經文南國蒼生視福奠川敷土西來河伯安瀾投之至難而不爲之鶩行其無事而終克有濟誠今時救溺之元老乃千年名世之大臣如某徒以文墨雍容佐司空之末議時取簿書期會課長吏之成勞於國何裨晋官實媿台臺爲乞故老之言

揄揚不置大彰　明主之寵焜耀有加豈以爲決爲排曾從十二萬人之後或念曰僚曰寀已厠六曹貳卿之餘故大書特書以示榮且多儀多物以爲禮中心鏤矣奕世寶焉採濟北之芳蓀欲當芹獻無泰山之青玉有媿瓊施

荅周鶴峋雲南按院

奉使天南繡斧芒寒昆水馳書濟北雲箋色映岱山佳貺輝煌雅情珍重恭惟臺下流芳益國挺秀武當橋梓弟兄應昌期於楚地雲龍風虎

著直節於虞庭祥刑垂譽於星沙明明司李貞度有聲於滇海皇皇者華鑿地生金開塞有勞於調劑御夷戢使安輯大費乎經營其昔守湖南資同心而共濟今官山左仰餘馥以遥分萬里襟期想像於金馬碧雞之外千秋意氣邏徊於點蒼羅錦之前茲惠瑤章兼蒙珍貺北來有鴈高情若下雲霄南去無魚鄙意難酬增玖齋心九頓附使一言

荅曹嗣山總河賀晋秩啟

瑤章珍重摛詞況出於名卿錦繡輝煌投贈謬及乎下走感惟刻臆詞不能酬恭惟台臺鼎宿儲精恒山毓粹宦績著大江南北人稱一代宗臣威望鎮岱岳東西世仰兩朝元老天河手挽微司空人其爲魚國脉身培有河臣　帝不沉馬既出疲民於昏墊復貽守土以安寧某待罪三齊媿胼手胝足之未効備員六載懼分猷共念之或遲即華秩之驟遷皆爲言之誤借何日不聆謦欬寧待乞言於公卿伸紙即爲尹言[illegible]

須更榮以黼黻豈草木昭其芳味而金蘭許以同心總戎揷侍中貂謂是貫魚而進殊錫爲少司馬佳其附驥以升焜燿多儀不啻百朋之重揄揚滿幅寧論一字之褒頓首登嘉宜示雲仍而作寶銘心致謝將指天日以不忘

荅曹嗣山總河

費序育才偶濫收於稺子青雲發軔敢辱奬於宗工誼重通家感深賜佩恭惟台臺文章範世勳業康時汲引後生下逮藺渠之犢接待賤士

不遺黃口之雛益人之大賢於微物何所不愛而誼深同事於小子亢極用情第庭訓未閑面墻是懼偶逐隊於里選得厠名於學宮非敢誣主司以徇情實且虞孤寒之竊議門題鳳字恐貽鄉黨之羞家有蠹書難強愚頑之讀而台臺方且以青衿爲喜以佳幣辱臨殆將誇其出藍實未覩其曳白如公子登科接武信有萬石數馬之恭使豚兒執策以從僅同越石張盖之役蒙茲隹貺益重深慙未敢反璧於叢臺尚容獻

璟於幕府

啟戴給諫 蜀中門人

人間榮壽考五福載在箕疇世上重英才三樂垂之孟訓辛敦斯義敢忘微酬恭惟台丈文光射斗正氣塞天國是人心賴一言而底定用賢行政藉再疏以脩明紙價高於京師聲華震乎中外三巴生色兩掖增光某教乏文翁敢謂七經曾授學慚楊子何有奇字堪傳覩吾黨之有人喜斯文之識大茲行年六十方慚樗櫟之待全而激水三千樂覩鯤鵬之變化遠承使者爲祝遐齡壽國壽民賴高賢以不朽知止知足庶餘庇以苟延雖無錦繡琅玕可酬厚雅敢採澗谿沼沚用表微誠仰祈鑒涵曷勝祈慰

荅戴給諫賀壽

時歷季而戌年春能再至人閱齡而漸老少不重來辱獎飾於黃扉增光榮於絳帳恭惟門下挺標玉壘毓秀金華天祿窮經胷中羅元會運世諫垣視草筆底凛成敗興衰直將維 國祚

於靈長豈止正士風於偏黨閔子言必有中張公天亦可回如某蒲栁之姿原無樑棟之具六旬已至鬢絲大改舊時九列誤塵 恩綍恐孤此日武夷六十六峰之秀時入夢思大峨八十八盤之巔如同隔世惟願交遊垂芳於竹素庶幾麋鹿得返於林丘乃辱念及懸弧采芳非而遠寄贈之華衮施粉滌以遥臨南極老人敢望星辰懸象東川名士願言井絡增輝詠詩人木瓜之詞將何以報篤易詞金蘭之契幸勿見遺

答張蓬玄堂邑鄉紳

持衡秉鑑乃丈夫得志之秋事賢友仁寔君子居邦之禮未陳踴躍忽枉高華感激有心惶愧無地恭惟台臺海岳名流乾坤間氣文章道德品素擅乎三齊政事刑名譽獨高乎八郡人倫領袖方膺品藻之司海宇衣冠盡入妍媸之鏡望維乘而敬止同衣繡以歸來其位忝治齊才媿微管過于廬而必式豈無是心望龍門而獲登未諧斯願一芹致賀尺牘未通亦以天部過

家之期有難逆料遂令地主禮賢之典坐失先施珍重瓊瑤覿十朋而非寶輝煌幣帛比百鎰以猶輕豈此日之敢承懼他年之難報

啟曹嗣山總河

庠序才多偶濫收乎稚齒詩書業廣徒增媿於面墻辱元老之垂睞使後生之益奮恭惟台臺文章名世科甲傳家紹前哲之風流登其門者如同元禮作後學之山斗被其教者若仰退之公旦位尊吐哺禮白屋之士恭邑望重倒屣迎王公之孫千古美談於今再覩小子初辨菽麥未識亥豕逐隊萬人之中宜淘汰之見及躡足多士之後乃籤揚之居先遂厠黌門望宮牆於數仞暫遊泮水採芹藻於三春此於功名之途本未足爲輕重即論箕裘之業亦何裨於有無而獎錫驟加情文備至固知屋烏之愛雖猶子以莫踰徒令舐犢之私因名公而彌切通家孔李誦高誼於千秋結綬蕭朱懷深情以沒世薄陳蘊藻少荅瓊瑶仰冀台涵曷勝私忭

荅秦耻壘南刑部郎中

来梓多賢誰是衣冠文武縉紳有後君稱述作箕裘詞湧海潮追漢唐而稱美筆搖峯嶽比魏晉而爭雄恩波流三山二水之間平刑粉署製作盈龍蟠虎踞之外攬勝舊都斯乃海內禮樂之英豈直泉南山川之秀某才居人後齒媿君前足跡遍天涯慚無文章功業宦轍周郡國空知錢穀刑名偶台駕之過東秦得通鄉徃至文星之臨岱嶽尚阻追陪念舊祉於枌榆知公有

幾懷故家之橋梓於我尤勞忽枉金玉之音兼拜瓊瑤之贈陽春白雪知屬和之皆難戲海遊空見翰墨之堪寶惠巳大矣報實難焉至於執誼之謙尤為存心之厚婆娑衰鬓敢曰是丈人行浩蕩長才惟歎是佳公子願作忘年之友共圖不朽之謀會面末由剖心以答

答王笠云蒙城令 舊晉江

清源山下遍植飛花刺桐城邊猶遺棠蔭雖無端而得謗終勿翦以興歌茲 帝里分符滌園

問俗蕭條滿目緣水旱之頻仍霖霖隨車知瘡痍之頓起北方民質是曰是而非曰非瘠土俗淳樂其樂而利其利行見蜚聲文部拜命清曹大昭輿論之公益究高才之用某質同蒲柳器匪巖廊仗鉞褰帷鉛刀豈堪効割拯饑濟溺駑足空欲奔馳而老父母奬飾過情慰存逾禮自非木石敢忘瓊瑤騁目淮南憶冠劍遨遊之地馳情座右見父母撫字之心拜賜難酬附書以謝

答蕭念野侍御

百年大旦暮惟君子不為虛生千載此乾坤若賢人自不能朽故五百年乃生名世即八千歲僅為一春方祝遐齡媿丹衷之莫展遽叨厚報辱青玉之寵頒恭惟台臺堪輿間氣燕趙名賢柱史省方共羨皂囊驄馬真人出世咸觀紫氣青牛昔日燕臺掛扶桑之一矢今朝岱郡添海屋之雙籌玉液為尊悵莫躬於燕賀金聲擲地忽遠逮乎鱗箋拜賜踰涯何異投桃報玖陳詞

鳴謝願方翠栢蒼松多壽多男矧是箕裘奕世福民福國竚看銜鑑當朝伏乞鑒涵可勝雀躍

答朱午臺憲副

旣越承宣治行高於神爵清源彈治德化感乎豚魚久荷帡幪兼承優渥恭惟老公祖臺下天目人豪朱公世胄校書中秘窺金匱石室之藏起草清曹負周鼎商彛之望一麾出守清聲與劍浦爭流八郡持衡明德共桐城俱永茲觀風於唐虞之國益展釆乎汾晉之墟河東周 天

子股肱使者誠吏民師帥某泉南下士托餘庇於萬間莫野舊遊望清徽於兩地情深結綬未陳踴躍之私意感授衣忽荷綢繆之眷卻爲不恭念多儀與瓊琚珍重服之無斁思寸縷亦機杼所遺敬布謝忱爰托來使

答蕭念野按院賀壽啟

弧矢志在四方壯心未已乾坤事集雙鬓暮景堪嗟過辱貽睞難圖報稱恭惟台臺去天尺五應運三千與宇宙相爲無窮史載忠言讜論以

元會而爲一世人稱廉政芳猷東土久躋春臺同事深席餘庇某才慚用世學媿尊生蒲柳微姿應秋風而漸謝斗筲小器叨重鎮以難勝非左提右挈之有人懼隕淵墜谷之無日茲當逼歲適值賤辰感齊地之荐饑一籌莫展歎榆年之將至九轉無成方思抗疏辭榮敢念及時行樂乃蒙連城分惠華衮爲褒挹北海以爲尊難攀一醉指岱宗而作豆莫誦初筵藴藻是將第採毛於沼沚木瓜長咏難報德於瓊琚仰祈台涵不勝私幸

答李晴原方伯

保釐重任竊位是慚卿貳舊銜承恩已重糜祿已逾九載而匡時莫展一籌連歲旱蝗小民艱於粒食六州賦稅邊境難以灌輸雖焦勞至兩髩俱斑而饑荒任千里皆赤方懼誅而引退敢希寵以躐榮 聖主寬以待臣不加斧鉞冢宰明於察吏暫餙青黃而功罪終不可淆黜陟卒未有定身惟一去庶可逃負國負民之愆蹤

凡三陳尚未諧知止知足之願辱馳詞以見獎實引鏡而知羞敢托短裁奉酬遠意

答總河劉華石中丞

栢府新開濟上旌旗動色華緘遠被齊中僚寀知榮惠比瓊琚戴同山嶽恭惟台臺扶輿間氣陸海名人玉樹冰壺爵爾人倫冠冕天章雲錦蔚爲神化丹青敭歷中外幾四十年控制河山逾數千里馮夷用命錦帆片片飛來雨師效靈漕渠盈盈普濟某恭逢名世竊附慈航海岱堯

封敢謂灌輸可後幽燕禹貢庶幾鞭策得前康踴躍之懷惟假溪毛澗藻接綢繆之寵重承玉案瓊英仰高厚之難酬惟臟腑之可勒築宫宣房之上此時蒼珮暫懸聽履未央之間他日玄珪入告敢附燕牘少布謝私

荅舊兗西道少參胡華流

遊宦非遇桑梓之幸而遭逢賢哲爲幸居官非露才諝之難而設施正大爲難門下東來齊中共事雖僅數月未覯成功然不佞存心想已窺

其底蘊而老丈行事亦已露其精神可謂兩相遇而有合豈云外相孚而尚違旣聆手韻於舉動談笑之間復挹其誠於簿書文移之外固千里而一値豈吾黨而多逢忽移西江遂辭東岱高飛鴈影陣寒南浦之雲遠寄魚書光照西臺之署夫相邀末路固豪傑之素心而努力中原亦臣子之常分顧閭人常見輕於海內而智士當早見於幾先已思種東陵之瓜難入淹北海之轍不俟秋風起尊蘆每入夢思願見枌社中

風虎大遭運會茲乃腹心之語敢復腑肺之交

賀葉臺山相公壽啟

世道熙明必覘中台之朗耀　皇圖永久惟祈上相之期頤慶匪一人歡同百辟恭惟相公閣下北斗中天之柄南極老人之星輔佐　聖明斡旋在淵默深居之地調和臺省輯睦於黨同伐異之時救患恤災惠欲均於南北增兵足餉威漸震於華夷是爲億兆所依宜爾名壽兼得黑頭公相去衛武尚二十七年赤膽端揆方子

儀宜二十四考早秋氣爽堂開北海稱觴東閣風清人指南山作頌其備員齊魯托庇枌榆久宦外藩何由望公孫之閣灰心膴仕有懷歸父母之邦顧剪拂長鳴駑足亦知思奮而粉餙增價鴻私豈敢頓忘川至日升願壽躬因以壽國天長地久惟吾相效之吾　君敬採沼沚之毛少效岡陵之祝倘蒙俯納曷任分榮

東韓日觀南戶部員外

視草陪京歷攬窮山川之勝含香粉署勵勤佐

寧國之籌帷　豈鎬之鄉貫總江淮之會
二陵風雨佳氣鬱其蒼蒼四郡生靈遺俗觀其
濟濟輸將百萬中都之命脉攸關利害兩端可
虞之寬嚴攸判落塗便爲甘雨發念即是慈航
不佞夙忝舊知謬膺重任褰帷伏鉞媿乏匡世
之才闢帳談經猶憶升堂之彦十年聚散京邸
猶記音容一紙寒溫齊地忽來魚鴈玄纁爲贈
知情好之慇勤錦繡盈篇嘆文章之鉅麗惟是
清曹之賜必損常祿之需未敢拜嘉聊資致謝

答按院馮禮亭重陽啟

瑞氣藹三秋懷人頓驚於鴈陣佳辰逢九日瞻
雲暗想乎蜃樓遠辱使來頓令心醉恭惟台臺
清霜勁節湛露粹衷按轡望重青驄行行且止
持節風生白簡皇皇者華海國秋高感授衣而
有賦函山地近思落帽而無從把茱萸以細看
人今自健折菊花而寄贈室豈云遐便當呼酒
開顏直似披襟促席破此岑寂奚須藍水玉山
忘却羈棲一任他鄉故國

東王漢翀都督

撫齊八年省阜萬狀災旱無歲不有妖孽兩地
俱生引退已遲望進何敢眄金臺固在天上念
白日亦隔雲端治水鮮成功乃常情何不樂就
入京無隻字即中貴猶或致疑身久滯而未移
汗將渙而且反驚心時事回首丘園麾下馳騁
極乎東西勳業著於南北馬伏波之標銅柱今
豈無人霍去病之蹋祁連行當接武鳳凰臺上
憶白玉以棲遲龍虎勢中引金尊而唱和故人

在念使者來臨誼豈輕於泰山情若深於江水
顧由中覭外非知己之所敢承而輕幣重情實
私心之所自信敢將全璧聊代報瓊

答孟連洙通政

斗轉璿杓　宸極布三陽之泰春回玉律　王
正開萬象之新遠辱瑤函祗深銘篆恭惟台臺
九列名臣三齊高品出則春生秋肅體備四氣
之和處則桃石漱流人爲納刖之瑞　廟廊佇
爾於列棘士紳仰望以[illegible]大藩[illegible]春

光凡十四度企瞻碩德欣名世應五百年而後爲辛知世運有維新之會岱方乃震占岩穴有振起之人孟云舍我其誰公宜束裝以俟春雲送暖忽馳咫尺之書曉日凝暉高映陸離之貺慚頸蘩薀藻尚未獻於高門驚錦繡瓊瑶已先施於敝署知用情之最渥覺受賜之未安領之以心感惟鏤臆

答邢知吾冏卿賀壽啟

身多疾病久懷鄉井之思職有曠瘝常抱俸錢

之媿春去猶能再至年過當不重回數莖白髮難抛驚說門懸弧矢一寸丹心猶在愁看邑有流亡辱知巳之見存勞使人以施貺椒花尊裹頓教瘦骨爲堅爆竹聲中似覺病魔頓失念犬馬之齒益長思瓊琚之施何堪聊附數言遥申九頓

答邢知吾冏卿賀壽啟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葢言末路之難至百年者衰於耳順益信古稀之語不佞遊宦大邦屢遲巳十四載獲躋下壽蹉跎又過三年叠遭旱蝗憂民束手無策自讐犬馬臨老瘦骨空存惟有知難而辭官敢喜逢春而增壽門下情深世講貺出歲除青酒嘉肴醉飽不遺稺子縟詞名翰輝煌可到雲孫不直破久客愁顏抑且回殘年春色斯之爲感將何以酬

數馬集卷之三十 終

書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東蕭漢冲

入秋以來兩拜手書之辱與念同門友生聚散靡定遠者之不可以驟致而邇者之不可以久留此古人所以有槁葉風飄之感也嗟乎輦轂之下勝友雲集春明之外高軒日至猶然抱離索之悲懷人遐之感況於寥寥下國焭焭獨守

者乎往者寄書謂一麾四載奉令承教可幸無非庶幾陪談笑於朝夕分光榮於咫尺今者催科劣等薄倖見奪量移之事所不敢望夫躁進多願緩行不厭苟可樹立尺寸何論久暫崇卑顧國家於待州吏之例嚴矣其進也不遷階卑而其敗也輒隕淵谷在事之人見其如此亦無每以附贅懸疣覗而叱之雖世之採士於秋實者未嘗乏人亦千百而一遇耳向承教戒謹當佩服所以略陳固陋者亦欲知某之苦心耳尚鴻有便勿吝德音

東王麟泉老先生

夫士也時濁則斂迹韜光時清則揚眉吐氣執此兩端以遊於世固將列於士君子之林矣若迺世變江河砥柱不搖逆方鋭之鋒反極盛之勢振積衰之習蹈不測之險遂使庸夫吐舌奸人喪氣此則烈丈夫之所爲而加於士君子一等也異時權臣秉鈞三綱幾絶威制勢刼天下望風而靡老先生以瞿然儒生出位而爭之顯

斥其非逆折其勢彼奸肆蠆直謂挾泰山而壓累卵碎之易耳竟以公論所歸神明所相孤忠自若氷山忽頹敵天下忠義之心樹豪傑激昂之氣非老先生其誰哉巨奸既沒大閹就擒二三宵人失其所怙正如孤雛腐鼠耳而紛紛排擊藉口披丹猶然蒙亂諫之芳聲被不次之榮寵況於蹈不測擊方鋭爲忠義倡者宜何如也故夫三孤虛位　九重側席未足爲老先生賀而立德立言並稱不朽是小子所甘心執鞭者

也泉中後生布滿京國淮南小吏奚敢瞻望餘
暉第龜山鰲海相去咫尺寶蓋雙峰巍然在望
同邑之中誼屬比隣而又先嫂趙孺人借寵名
言垂光泉壤則某於老先生殆里閈之最親也
故敢進諛詞以誦盛德庶幾薦其願慕之誠至
夫乞隣女之餘光吸升斗之餘潤則小子何敢
望焉

東巡按院

李子一使上國即善向叔蘧瑗諸君子雖若平

生某不佞何敢望前賢休光然入晉以來嘗一
見叔向蘧瑗矣冀門握別秋氣益凉步月思家
闊河萬里游子無親同旅爲親悵望台旌猶然
兩地也寧無心邇人遐之感乎

東岢嵐道李

日者拜翰䀃之辱方驅車出省會匆匆裁謝未
盡悃誠忽念當今人士殊才異等比肩相望然
文章政事力難兼優而春華秋實世不並有門
下奮迹雍州備土厚水深之秀擷藻則方駕西
京分符則獨步中土備邊塞上則胡人不敢南
下牧馬雖古之方叔召虎何以加焉竊謂華實
並懋如門下者今世莫兩矣君家元禮名重漢
代當時被其容接者謂爲登龍某今者方以三
尺奉役使未敢談及雕蟲末技然側閭門下懷
文抱質爲世所推猶願遲之他日有請於門下
倘不見拒則爲李君御車所欣慕焉

東總督鄭少傅

日以職事之末拜謁台階匪惟生平積慕利見

爲快而謦欬餘澤奉以周旋雖徐孺之下陳榻
不是過矣回道循邊垣眺瞭帳呼吸蠅集叱咤
角崩一以爲豕蛇一以爲赤子可謂顧指氣使
無不如意者非老先生威望震慴操縱得宜則
一介使人於彼何有而馴服若是哉往譚白登
故事常恨歌風之主輕而取慢至用奇謀秘計
爲史冊所諱言未嘗不嘆良平之寡謀絳灌之
無勇也千載而下寧知有今日事藉令漢主有
靈當於地下揚眉吐氣是今日之遊實漢唐以

來所稱奇絶者也大賜未報復拜腆貺之辱撫臆論心莫知所報

答河東道劉叅知

姑射勝遊欣從清塵之末無何而南出堯祠矣兩枉旌麾爲遊子光寵無論一介行李藉以生色卽川原草木亦被拂餘香矣西遊龍門南渡汾水窮巨麗而覽淳風雖唐虞之化猶有存哉然德澤在人所至歌之故當薦饑之餘猶能保其家室以待豐年天不遺斯民夏秋之交甘雨

時降譚者皆頌門下憂勤之功咄咄王人其何力之與存而敢貪天功以厚自誣抵河東爰書方急未遑專役致謝辱翰貺重責臨之懼三施之難報也對使拜嘉附書報謝北望姑汾悠然神往

將之章貢舟次潞河與孔昭山人

百年同調萬里同行客中再聚客中再別此情不堪言矣至潞河夜已昏黑時則萬檣如林萬燈如畫欸乃嘈雜之聲終夜不休撫景悅人望京發慨此汲黯所以留連於郎署季布所以遭回於河東也疎燈獨照斗酒自勞覗對榻披懷刻燭聯句歡謔之與寂寞又不同矣州郡勞人古人所歎使不佞有溫陵附郭田一頃便當强拉足下遍遊五岳不令足下留燕僕獨之贛也繫纜沙邊揚帆有日回首長安雲生五色足下與二三君子在其下身無羽翼烏能奮飛清夢往矣我䰟勞矣

柬陳石澗

同榜中獨稱吾丈老於世故精於吏治而掛冠獨早窮達葢有數哉總之貪汚之害潔也私曲之蔽正也葛茸之傷能也自古歎之今何足異丈雖中讒以歸而廣人且尸祝之名垂不朽區區窮達又何論矣弟迂贛稱最所至毫無善狀惟痛自澡潔恐貽同榜羞今雖領郡乎然太守風味與西曹郎無異也世情重赫赫而弟獨事悶悶操是以涉世之末流難矣起家非臺省取譽非建言欲以區區郡吏豈立尺寸竹帛何由

千載仕宦何由上卿哉每對鏡拔髯不勝掛冠之想直未能堅決耳丈素工音律茲當益精弟亦時時學吟未知清源三峰之上何日與丈登眺效孟韓聯句也丈尚在年伯母制中弟不宜及他然數年胸臆臨楮不能已已幸勿以爲罪

東胡杭州

都門獲奉顏色聆謦欬者兩年意氣之交倍於桑梓臨當領郡足下愛我輒以浙東西諸郡爲不佞憂乃主爵者知人卒與小郡而足下勞苦

功高不當得郡竟以大郡畀也是足下以大才得勞而不佞以小才得逸理固宜然足下才高非全浙何以自見令足下循資轉提刑使者朝夕治簿書持文墨議論何益於殿最又不然畀以僻郡令高臥齋中日三竿起視事逡巡而退稱清淨吏足矣又安所見解牛之技承蜩之手豈功厚澤與吳山浙水競高深也不佞弟雖喜小畀然故銜途簿書車馬亦時時令人奔走大勞不勞小勞乃勞其於損精搖神一也若問以學業聲稱則無當矣適同寅王君人旋附上起居狀溽暑方毒願言珍重

復邊巡撫

章貢之役極知無當任使辱垂光照拂之得從優調譬則王良執策而駑駘騏驥咸就驅馳剪拂長鳴顧盼增價物則有之人亦宜然渡江而西復辱郊勞之典令使人達之境上分輕貺重深懼不報泛沅渡湘風波是虞以四月晦乃上荆門蜀道之難於今知之雖崎嶇霄漢出入雲

霧未免驚心駭目然奇峰插天驚濤赴海亦足徵岷峨之偉觀知靈傑之不偶也入省之期在五月二十一日沃野千里曠然發蒙人文未睹佳麗可挹時方有寮寀應酬未遑及他事適有使者來自豫章敬附短狀奉謝兼候起居臨楮不勝鄉往

答雲南督學王憲臯

憶往在三栢署時與老丈馬梁園李實軒同事皆李老先生所知士也老丈最先督學馬君嗣

得之不佞弟與李獨分符出守曰執手屐在泥塗中望尊貴人顏色自分永棄無復他望不意亦備數行間望二丈之清塵慙非分矣春初離郡中夏抵蜀奔走八千餘里視老丈滇中其險與遠亦復過之同病相憐老丈得無爲弟苦乎初至有選貢之役日閱數十卷眼花如霧已今人厭薄此官鄙性愚戇不能作人間私書一切往來爲之謝絕未免爲通士所嫉老丈謂弟其能久遊蜀乎同袍友生音問濶絕五年矣遐方

伯王用老有使還滇附此敘離索之懷有可以教弟者幸便中示之不盡盼望

東顧襟宇

麥戟今北上矣薊門重地增一長城獨西蜀紛紛多事不能久借石畫了此而後朝食爲可憾耳況弟輩一旦失所儀刑能無睽違之感乎北邊倭患誠所當備但有遼左爲之阻隔而天津海道從來倭不能通彼不熟知深淺決不敢輕入門下但安靜以鎮之未可輕自騷擾弟所慮者閩浙間耳自古及今未有越萬里之海而有人國者故高麗殘破倭必棄之棄之則必生心東南恐浙直之間未可高枕而卧也門下試將弟言留爲後日之驗何如知已難逢何日握手再談臨風不任哽咽

報梅瓊宇

同事二三兄弟惟執事者厚我不寧朝夕審通驩之故也譬之臭味則蘭芷荃蘅不殊焉以不佞之奔命四方無能常在左右德音是聆則猶

有遜怨而執事者方有上國行驛而告我愴可知也官如傳舍執事者居此久矣天子方庸舊人豈一蜀之能留滯余輩後會未可知縱他日相遇中原亦安可以歲月計乎此詩人所爲賦伐木也別必有贈贈必有言不佞猶無以爲贈不虞執事之先之也使人之辱敬拜大貺尚圖脩我不腆以佐行李

東楊仰恂憲副

承公移見教深爲遠慮葢撫臺初舉事時銳於

戾功莫敢諫者獨不佞校士渝州知不可輕敵也曾以書諫之不見信也又嘗面際綦江一路乃堂堂正正之兵須得精兵五六千佐以余酋等土兵乃可進其各州縣民兵決不可用也越狙言事誰復信之竟以取敗今者撫臺既有意外之事方寸已亂恐老師涸財故不從臺議此殆非人言所能挽也鷙鳥獲之手而責其鬬此當今御將陋習但業已如此惟當謹守隘口以俟新撫臺至日圖之竊意楊酋尚慮貴州之襲

其後亦未敢輕出也因敗爲功乃師之常故有擊其驕有擊其怠者此番敗後若得良將勁卒乘彼寘力於南且狃我之不能復師從後襲之安知不能成功然此皆空談也爲麾下一抵掌

東莊泰巖

春間入京使回拜翰教之辱知親翁之屈於水衡以有忌之者夫臺省誠美然今之爲是官者直則言不用而身危不直則不能逃於官謗君子雖不難危其身以益其君然亦何樂於徒言以遭斥辱故言不言兩無所濟也水衡有守而無言責隨事宜力皆可以報効今河渠之議當事者難之淇園之竹已罄而河伯之不仁猶故漕道爲梗則　朝廷未可安枕而卧也親翁好讀太史公書又素明習當世事必能建必然之畫爲　國家命脉保百年無事者此之爲報奚必下於補闕拾遺出入　禁闥哉閱邸報知楚國掄才寔借水鑑杞梓皮革盡貢天府異日令四方談惟楚有材惟親翁收之豈不甚休第

碌碌無能幸終試事然不任之狀則在在著聞且蜀士大夫宦楚者甚多計親翁必有聞也

東李九我

壬辰春逐隊上計得奉顏色嗣是奔走東西於京國故人不相問聞者三載矣伏惟翁丈清望鴻才蔚爲時宗故上侍　講幄下佐　青宮儼然以身負論道經邦之望吾閩自楊文敏公後寥寥乏人茲得翁丈當振起百年運會不伊呂不休豈直文敏而止乎願努力爲之第才微望

輕校士之役殊非其任兹蹉跎歲月幸無大盭然於士大夫之心終多不滿以性之木強不能因人俯仰也有可以鞭策我乎幸一敎之適華陽周令行取入京附此候起居周金玉君子子賤子產之流也信翁丈之取士得人焉

東范凝宇

客夏入嘉州咫尺峨眉不獲登眺惟覩玉貌粹然若眉山秀色照暎人目殊足慰也西遊小草不能數十首無一奇語足以驚人所不能自匿

於門下者以門下主盟風雅於下里之音或能進以陽春白雪使之易調耳辱弘奬風流賜之佳引殊出望外賦非三都郎遇張華賞鑒亦安能使紙價增貴哉

東范岫雲

拙作久匿未敢出以示人偶爲吳泰華所見付綿州刻之非弟本意所欲請正於老丈者以老丈爲當世作者得一言品題便當增價且庶幾直言相正可奉指南雖見笑於大方家所不辭也辱賜佳序詞多溢美未嘗顯指其短如所與署長卿書箴其叫號凌厲之失者豈人非蔡經不足當王方平之鞭抑張公謂我當於霍光傳中求之耶承賜大刻終宵披讀尚未能遍大都古賦似卿雲樂府逼漢魏近體自成一家駸駸與王岑諸人肩隨至於卦疇天文諸作則大玄渾天之匠子雲平子之流也商彝周鼎古色蒼然見之自知爲千百年物豈近世學操觚者所可窺其藩籬哉敬珍襲之矣序未敢刻必老丈

明賜鍼砭再示一言乃敢引以爲重耳伏乞裁炤幸甚

答曾守身

入蜀博觀蜀士文信多才矣獨首稱足下以制義論策技不兼工而斌斌文質惟足下一人固宜戰勝上國扶搖青雲無難也以足下之才藻宜讀書中秘盡發天祿石渠之藏明習古今事爲他日秉鈞用不宜勞以吏事然吾輩豎立無之不可苟以古人自期則區區內外又非所論

矣初榮第百凡以簡約爲主簡約故能廉静他日辭受取與皆權輿於此三尺法人事在其中觀之自有益詩文乃足下餘事然今世俱宗王李而不取法於古亦非其至來敎甚工知足下之游心於古也故及之貴鄉聯第三五君未及通書以不佞有一日之雅故未敢先之也廪儀二星奉郵旅一飯之用幸炤存

答蔡拱鵬

束髮交游今鬢且種種矣萬里蜀道一旦相遇

能不愴然而喜乃聚首未幾即成離别昔人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若此語不誣當令人黯然銷魂矣弟才本樗櫟器類斗筲過辱稱許非所敢聞雕蟲篆刻壯夫所羞即使詞麗春華辨馳秋濤猶云無益世用況効顰學步徒取姍笑者乎吏事俗務庤堪刻割然亦與人無異若比之泰豆氏之御當使龔黄張趙置身何所弟當掩耳而走矣藩臬側轉固仁兄所夙爲者以此爲交遊光寵恐慚兒女但自弟得之則覺涯分已逾耳册次南溪夜二鼓拜翰敎之辱秉燭裁謝不盡縷縷

答劉孔源

叨附同袍幾二十載然猶以貌交老丈入蜀共事半年乃得披肝瀝膽托於金蘭所謂心交者也弟旣愚戇而老丈復真誠直亮表裏如一兩相投固宜其忘形骸化臭味日不自覺矣分攜以來江路風波觸目可畏行次梁山而賤眷吏役踵接病瘧緣行道之日暑傷元氣及稍休息

又風雨寒冷瘧侵其外病者十三即賤弟亦岌岌戰慄焉今固候代未能行也即行至中途恐進退難之矣老年丈南陽心迹人人共知凡談及者無不以大功未賞爲恨古今此心耳雖一二自爲黨欲售其言者亦安能蔽天下耳目以傷善人則老年丈開府中原固計日可俟弟幸得從藩臬後再奉大敎是所願也

東湯隣初二守

入楚道經虔州思與老丈爲分霄之談不謂台

篤外出竟爾參商乃知人生聚會亦有數也老丈在虔辛勤已幾六載當道推轂卽日且有領郡之命可無負生平豎立弟寥寂官舍塊然獨處殊令人動念耳同時故人已若晨星惟諸士民相念如故迎者載道送者塡舟弟於此行亦稍自愉快昔謂江右俗偷殊不爾也濤箋四幅奉用

柬王壽軒大參

白雲司中一別十八載濶焉闊問承乏大邦無

所短長辱縉紳先生多所奬借不至隕越其得董移南楚皆執事者之明賜也中州多故而開礦使者方為地方憂非藉門下彌縫其間殺彼虐氛寬我民力恐南陽白水之間妥意眞人再起者且接踵也於是知門下之苦心矣弟碌碌素飱幸湖南無事得閉閤高卧卽有採木之役亦已就緒可無大憂然過偷優游筋力日倦此古人所以致惜於寸陰也門下將何以教督之

柬董敏軒

邊垂弗靖丈夫當負彍矢周旋行間成封侯之業豈能鬱鬱居蹄涔間徼升斗餘潤哉弟毎諗及東倭負約襲我屬國未嘗不以如意挈唾壺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也留滯湖南荏苒歲暮見老丈移官之秦當一面之寄輒心壯之夫小戎駟鐵秦風也其聲壯烈有好戰之習以老丈慷慨沉毅敎而用之當令左賢折首匈奴斷臂何物窂僧火落敢窺內地哉使者來道棨戟以月之十二日發衡陽下瀟湘計此時已抵六六

灣將乘長風破洞庭千里浪斯亦天地間一壯遊也弟株守邵陵不能出湘潭一步以送征帆而辱老丈遣使存之感極成愧矣茲遣一介導之江滸不腆脂轄惟台丈鑒存幸甚

柬陸津陽憲副

台駕廵邵陵僅數日而父老子弟誦賢使君有甘棠之思焉弟匆匆馳歸積誠莫展僅於水心亭一敘并潤至若天池愛蓮諸處皆稱名勝丈歸而弟亦無由獨至其地乃於九日一登天池

觀以望瀟湘誦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之句不勝懷人之感恨不同傾菊酒遍揷茱萸也東事告急誠 主憂臣辱之時顧弟何能出一籌此時爲朝鮮計惟有堅壁以老其師出舟師以絕其後俟至冬間彼饑無所食寒無所衣乃出健卒以搏之庶可取勝耳大都禦倭須用浙將步兵麻貴所將騎兵恐不宜於倭蓋短刀可以制馬如兀木之拐子馬挫於岳武穆之麻劄刀乃其驗也數時邸報杳無所見即如夜襲朝鮮

之報亦未之覩也新撫臺遣人迎否便中示知

、東劉給練

久慕謇諤之風未由介紹以自通於門下去秋逐隊入賀竊從紫扉間望見顏色然亦旅進旅退而已非有傾蓋立談之雅也頃讀邸報見臺下疏薦邊才謬以不佞備數過誤之知或有人焉爲之先容然於不佞則甚自愧矣伏念生長海濱於倭奴之擄掠虔劉我雖嘗目覩其事而親罹其禍然書生也豈能挑鞭弭橐鞬以與之相周旋間嘗錄四三晉北上白登西度雁門歷覊武岢嵐覩[illegible]人牧馬鳴鏑之處有慨於衷不無介子于公之想然沾沾自喜非實用之才也誠知秉銓者自有定衡必不誤用以貽覆餗之誚而靜言思之夫士也孰無知己之感此越石所以伸於晏嬰而子長所爲忻慕於異代也適有便鴻入京敬脩尺楮敘其鄉往之意用致謝於門下惟門下其有以終教之幸甚

答陳荊山大叅

二三兄弟惟老年丈首持文衡爲當世師而不佞弟最愚駑亦躋芳塵之末當一面焉茲者天以江漢界老丈使黃鶴金沙盡歸陶冶而不佞弟移居湖湘在楚南服千里懷人則雪夜之舟可鼓棹焉豈不甚幸顧一入召陵便成隔絕衡陽歸雁非春去秋來則尺書難託欲握手論心敘數年之濶難矣惟老丈居全楚之會瀟湘沅澧皆歸宇下弟之低昂懸於品題能不吝鞭策時有以羽翼之弟之願也不腆爲賀深懼菲薄

而老丈復頒隆施益用媿感使旋草此奉謝不勝鄉往

柬耿天臺

曩在西曹得以三尺法事老先生而老先生亦以文無害許之至於讀法之暇談經論道高會講堂使刑名法比之司藹然有道德性命之談至今思之猶庶幾想見其盛而不可再則老先生造就之功亦鴻且遠矣馳驅南北無由再奉教澤惟是斤斤繩墨不敢頹然自放以負知己

則此心常如一日徼天之幸承乏大邦望老先生之廬在盈盈一水間德芬沾被千里非遠乃江漢瀟湘終難飛越至言渺論何由衹領常爽然自失也老先生經綸事業尚未盡究邇來朝廷方崇華髮重乞言三老五更之席虛次以俟惟老先生益爲吾道世道自重三湘古稱難治盜賊最多財賦繁重民風澆薄雜以三苗之俗挽回變化非空言可能惟老先生念切桑梓乞有以詔教之俾不就隕越以羞任使則某之上願也敢布腹心

柬耿叔臺

老公祖振鐸海濱海濱士風爲之一變其所收皆一時名士而不肖豚犬亦厠名門墻之末此愚父子所爲永懷明德深懼不報者也西遊巴蜀乃老公祖過化之墟蜀人士至今思之猶昔之思文翁也周遊歷覽錦江涪水之濱庶幾望見老公祖顏色而其人已去其樹猶存勿翦勿伐古今之情一也玆承乏入楚望台顏在盈盈

一水間無由縮地請教心切鄉往湖南賦重民貧逋負以百萬計守土者誠難爲力不識老公祖亦以其爲桑梓計之餘爲不佞計將何樹立以免罪戾是所日夜引領北望者也

答俞督學

惟楚有材惟老公祖陶冶之無論江漢沅湘之間雲蒸龍變應時而起卽聶爾邵陽一經品題而多士彙征有如拔茅時雨化物斯不虛矣功高望重方 簡在明廷拔置卿貳而海濱之人

屬有天幸暫借旌旄之重以鎮撫之漳南雖僻
固考亭過化之地也觀風問俗當益隆禮教而
俚明正學當今鄒魯行當問諸海濱不佞辱在
宇下亦當仰流承潤竊以自淑何快如之

數馬集卷之三十一終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書

答馮文所大參

門下高名震世奇語驚人不佞竊願執鞭久矣承乏名南隸名楚藩之末庶幾分丏餘光照我鄙壤且圖通名姓於記室以敘鄉任奈視事以來新舊直指接踵而至奔走長寶間未有寧居三百爰書兩郡官評倉卒難就令人寢食俱廢

居常自負謂束髮爲吏典州郡者十年自此爲監司無難耳詎知其不易迺爾以劇廢禮罪可赦乎門下不加督過惠以好音收爲臭味信乎大賢無所不容眞如江海之納百川也清風亭稿博雅奇絕如莊氏齊諧張華博物皆希有之珍也敬拜賜矣

答譚岳南中丞

西蜀備辱教愛以道義相勸勉某亦兢兢奉以周旋量移大邦深荷破格之寵至於臨岐相戒惟惓惓爲鄉邦造福言不及私蓋仁人君子之用心視天下之疾痛疴痒猶在已也況於鄉邦之人乎某入楚以來無所短長惟是政有不便於民如裁節過當宜從故額者悉已告于兩臺而復其舊以是爲可以報稱明命拜翰教欣然披讀如在錦城親承雅誨不勝感激別諭事心竊疑之監司之於屬所相臨頗嚴而使之割愛以奉所交非所聞也子產不狥宣子之命韓厥能戮趙孟之僕古今不美僑厥而美韓趙能容

不肖以二子之義事先生謂以是報先生之知遇何如

柬馮文所大參

第自長沙歸邵州乃得詳讀楚粵草玄言名理如與魏晉間人面談至於評品人才低昂輕重雖號一時水鑑者不能及也獨慙迂疎如弟亦謬掛唇齒夫白首相知猶或按劍乃未交一臂輒荷吹噓此情此誼豈宜於今人中求之獨念仕人而所任者不稱則舉者亦與有辱弟固不

敢望大用萬一用過其才僨轅他日如老丈何
山巨源薦人自代而得絕交之書弟固願交老
丈弟恐所謂不堪者不止如稽叔夜所云而已

東潘鵬江吏部

親翁以氷鑑之姿居銓衡之地命下日無論知
與不知咸慶王爵得人非以清望藻鏡素愜人
心故耶吾鄉邇來居銓部者鮮克令終大都平
日未嘗留意人才及至入曹又復以政未及我
且周慎自持不敢薦引一士又不然則且薄於

桑梓以示公道此吾鄉之通弊也夫其人果賢
即四海九州之遠猶且薦之況鄉人乎即不操
用人之柄猶當推轂之況身任其事乎近世號
知人者稱御史大夫涇陽李公彼其於天下人
才自黃綬小吏以至大僚無不詢問苟得一人
則不惜齒牙餘論爲之推轂胸中網羅一世人
物蓋自爲銓郎時而已然矣願親翁以之爲法
使　朝廷他日獲才賢之用而稱親翁知人同
符李公也恃愛不知煩瑣想能心炤

答曾吏部

往承乏名邦獲覩山川文物之盛不惟淵雲墨
妙世不乏人而穆如清風追蹤吉甫者于江陽
再覩焉維時造廬請教未得躬承下風之論悵
然不歡出蜀來乃知　詔書特下州邑勸駕山
以東實借棨戟之臨名賢用世泰運攸關不佞
且持此以卜世道之興隆矣徼天之幸承乏東
省厠名寮寀得侍芳塵身雖未往神則已飛此
古人所以齊龍門於御李榮萬戶於識荊也歎

慰何如使來拜翰教之辱津津舊雅適隨直指
行部未得趨命肅此附謝諸惟面布不宣

東武崗曹僉憲

不佞將離邵陽矣苟無德於地方敢以怨遺乎
惟是　郡王之祿　國家所以仁周親也而有
司者欲責之以償債家寔難爲詞故惟聽執事
者之自取情法實當如此非謂今日之不宜取
乃昔日不宜借耳方今　主上易於聳動如近
日楊晴川之事可爲寒心萬一有以蜚語聞者

謂吾輩扣　宗祿以抵私債且動以千計則事危矣此亦才宗不可不慮也倘門下能渙有丘稍棄子錢而收其母則萬萬無此事惜在門下者無一馮驩耳不佞相愛以德故敢吐露肝膈

柬伍寧方大叅

附驥以來宦轍睽違幾十餘載客歲維舟錢塘辱老年丈遣使存之不勝踴躍然咫尺不得望見清光終鬱于懷抱也邵民有幸得借旌麾之重以塡撫之不惟百萬蒼生樂戴所天而弟數

年積習所恃以蕩滌而覆匿之者實惟老丈欣慰何如邵處山谷間政事甚簡民俗亦醇弟素無他長一以鎮靜處之惟前此屢罹饑饉金省老勸民出穀建立社倉民資其利今已有成績吾儕繼其後者何恐廢之老丈久歷中外天下利病若洞肺腑何藉弟言顧舊政告新古人所美弟於社倉一事因之而已亦不能有所增也惟老丈斟酌行之以利邵民

柬李少叅臨清激變事

撫臺深以激變首惡未報爲憂又懼王朝佐一人不足以稱塞　明旨欲丈速審結其事弟竊謂清源商民傷心之怨蓄之已久呼號往訴冀其改圖此璫又令人持箭亂射爾時無不欲食其肉者何必首惡爲之倡哉若以放火爲造端則一人倡之千萬人和之爲禍首者固不在多人也倘丈會馬丈將此招速就爾時二司會審弟敢任其無咎當極力速兩臺疏報也再遲則督責之　旨又下益不可收拾矣敢布腹心

柬陳景山大叅

聞之同時入　賀者云湖省奉表乃老丈也
聖天子萬壽視昔益增臣子不勝欣慰弟近時
聖德日損礦稅遍天下斂怨蒼生吾輩進萬年觴不能無喜亦不能無憂也弟伏庇謬補齊藩之缺無德而驟進恥也才小而肩重危也重以天災人害遍地而是蝗蝻蔽目豺虎縱橫當斯之時臣救無策惟有一去足以遠害又未能堅決懼覆亾之無日矣老丈愛我其將何以鞭策

之

東馬少叅

播賊猖獗弟以爲敵國外患　主上之福也庶幾其有悔心而楚璫一疏降三郡守逮二府僚此等舉動徒以刑威刦制天下之口不惟吾黨喪氣卽荷戈之士亦聞之而解體矣蒿目憂時弟與老丈寔同此心顧回天無力仰屋竊嘆亦且思爲避亂計矣辱談及不覺煩瀆

東邢崑山

向在蜀中株守文墨無能佐末議萬一辱臺下曲賜推轂誼感于心入齊曾具小書于長公處托以有便代致而臺下方赴援外國公爾忘私悠悠海外恐家信猶焚不使亂心況尋常寒温語乎宜此書之浮沉也伏惟臺下作時方召著名華夷三韓之役盡戮鯨鯢大築京觀存我屬國使爲藩籬論功行賞　天子且有樞密之拜世及之典俾勒鼎彝而圖麟閣凡屬庇覆懽忭可知某入齊年餘賴寵再遷常思奮竭駑鈍以報知巳而時事多艱中貴煽虐動多掣肘日惟長嘆今歲六郡半罹旱災入秋以來蝗蝻復作拊循之策更難爲力臺下念切桑梓其何以教督之

答馮琢庵少宰

恭惟臺下負霖雨之才應風雲之會特起東山行登紫閣海內人士誰不瞻遡下風仰希末照而某承乏東土禮得奉蒲輪而勸駕者徒以束髮入仕向無一人先容于左右而臺下今且持

鑑衡以低昂天下士有如某而急于自通雖禮之所許亦道之所不載也縱臺下不加督責如自媿何詎意臺下度納溟渤胸弢泰岱不難屈宰臣之尊以下交于守藩吏藻翰温詞多所奬借夫某也亦奚所短長足挂大君子之齒頰哉葢媿極而繼之以激昂矣翰教下臨適患瘍毒展轉床褥間攬衣覔筆賦此鳴謝

答張浩宇大叅

待罪壽春不習爲吏辱台臺曲加誨植以不隕

越至于今皆台臺所留也御綍之恩永矢弗諼惟臺下以垂天之翼乘摶風之勢瞬息萬里直抵南溟然猶中道輟翮六月暫息則宦海之爲風濤雖鯤鵬亦難之矣茲逖陽鎖鑰特起托重才稱其地然後乃今將圖南矣建牙開府直旦暮遇之可勝愉快某才本欵段性復愚直循資累勞得叨大藩反已量力涯分已逾矧東土多事兩暘熇虐歲復不稔人情洶洶綿力處此虞於不免台臺爲枌榆計其何以鞭策之

東尹春寰中丞

頃者專役奉候深慙蘊藻之微有瀆台嚴乃辱瑯教慰諭甚至且重以腆貺益增感悚方今海內縱横豺虎人心思亂凡在位者俱懸旦夕之徵榮忘歲月之大禍至如某者力小重任尤宜引決而徘徊不去有慙明哲多矣來教猶惓惓汲引薦之政府謂可備建牙之選夫建牙誠榮然在今日憂始大耳某自念可無憂者入仕以來未嘗上執政書所何人先容而政府亦于某何有暫隱于藩臬間以覲時變則可耳若建牙之憂則非所及也老先生鉅才重望暫爾家食行即出肩世道建補天浴日之勳豈某菲劣所敢仰望惟願益頤元神爲蒼生自重某不勝懇禱之至

答袁文海督學

嶺表文物華兩甲于天下其山川如南海之汪洋渤澥羅浮之盤鬱奇峭爲人才之淵藪神仙之窟宅珍寶之府藏而台丈擁文旌以遊其間

釆秀擷芳使文章歸于爾雅風俗化于醇厚出其緒餘以品題山川藻飾名勝眞丈夫之壯遊視在東土日親桓寬鹽鐵論司空城旦書相去萬萬矣惟是秋試已逼地里最遐即趣裝就道往理試事恐懼奔走不暇即遇名山大川亦不及登眺欲如在東時與弟輩泛晴湖酌清泉探韻賦詩寧可得乎

東莊冲虛翰林

待罪湖南得緣行部屢奉顏色玄言名理清人

肌骨量移山左辱鴻篇爲贈又勞親舉玉趾祖餞江干情好綢繆卽瀟湘流水未知與此意孰短長也入齊爲簿書所困卽知台駕旋京久侍講幄而因循歲餘無能一通聞問故人念我我實自外罪將何辭方今　朝宁失政政在中官四海元元莫知托命匪藉大人君子格　上非心一洗舊愆與民更始天下事殆不知其所終此門下今日責也若某飲河鼴鼠于量已盈卽添室之憂常抱于　國家之事何濟惟仰屋竊嘆思一去之爲快而已

復楊荆岩論德

王武定來拜翰教恍如對面玆鍾君來復承翰睨不三月而兩奉德音是可謂人遐心邇矣媿弟簿書沈淪經年不一奉候何凉德也時事業已如此無足爲異惟是山東二豎覗他省尤甚臨淸一擊頗知歛戢其未被擊者不啻乳虎虐民虐宦且由郡邑以及監司卽河漕大臣亦且凌之不已邇爲查庫入齊徑欲二司行見按院禮三司一笑而已渠無奈臬閫二司何則假解税銀百端凌弟益弟去歲爲州縣不能具六萬又不忍豺虎遍搏噬小民故議司中處二萬州縣處四萬而今其將差官盡數取回乃州縣稍安而司中解銀則被其百端凌虐以萬加千猶不肯受恐終不免于毒手也齊中二十六年正賦逋欠近百萬弟奉　旨任俸自冬徂春已完八十餘萬尚有十餘萬最爲難完將來未知税駕之所承雅念問及故詳布之

柬楊貫齋荆西道

泰安守來拜翰睨之辱且以再遷爲弟賀今之仕宦所可力致者序遷至藩長止耳自此以上則非政府銓部之所知厚未有無故而得者弟待罪齊中適當藩臬積滯之後一旦疏通遂得魚貫至此實係序遷非超遷也親翁資望最隆且起自家食謂宜處以奉常太僕之任而僅從常調政府銓部之待同梯如此况于所疏遠者乎齊中礦使虎噬狼吞強人包納其害猶可惟

以盜砂匿稅爲詞廣開告訐一事而株連數十
人一歲而蕩覆數百家撫按莫敢問司道莫敢
攖弟雖靦顏就列實非其本心也聞楚中事頗
相類然一擊之後其氣頓減則親翁與之消處
猶易調停乎

柬陳景山武昌道

申歲同有事于京國聚首兩月歸來復長驅齊
道聯册而南中間謁闕里渡長江遊西湖逆溯
錢塘江上天下大觀莫不與丈共之人生聚合

若此豈不稱勝遊哉弟轉入齊而丈復入楚金
沙黃鶴則弟嘗寓目焉今且被丈私爲異壘矣
視晝之行無緣縮地一會僅遣人入京一問起
居而來敎云病瘡豈車馬勞頓使然耶弟去秋
亦病瘡甚閱三月方得脫然使丈聞之能無同
病相憐意耶齊中宦況無足爲道丈弟取邸報
閱之便知藩宣者所苦與楚無異而石米二金
人至相食又楚之所無也楚之虐人者一擊便
斂戢則昌甚一日且凌司道無異有司矣可爲
痛哭流涕者此也大計在邇楚有弟之舊吳在
焉洗濯覆匿惟丈是望因風詳惠好音

柬長沙劉太守

向有楚役自齊回者奉尺一爲候想入台覽矣
長沙賦重民貧採木未已繼以兵輿茲又有礦
稅之役疲困餘民何以自存賴有賢師帥以拊
循之庶幾不至轉死溝壑耳山東二豎狼貪爲
[illegible]一被擊近已稍斂其一則乳虎[illegible]
稅已[illegible]矣輒借盜砂匿稅爲名廣開告訐數

傾數百家至于凌轢司道上及河漕大臣雖漢
君之曹節田令孜輩其氣燄不是過也弟忍恥
就列不能有所匡救又不能早自引去慙愧甚
矣適便羽入楚爲計典之在邇也湘中罪釁以
累老丈惟丈其覆露之

柬邵陽劉見田侍御

待罪邵州深懼隕越賴老年丈休沐歸家時時
得奉敎益佩以周旋今日之備數守藩皆老丈
賜也至于尊酒論文抵掌談天下事意之相投

形骸可略斯亦海內之石交同籍之骨肉也入齊以來音問間闊得報知　主上思諫諍之臣卽家拜官趣使就道計丈此時雖戀山林之樂忘鐘鼎之動如　上命何計必驅車而北矣海內多故豺虎遍天下稍借白簡讋其一二尤橫者實今日朝野所共仰望弟人輕任重于世無所短長入齊與二豎爲伍惟含垢忍羞以庶幾爲民臣救萬一而卒無濟也念楚中舊盩未能忘情因遣一役入楚兼候起居不腆微儀聊將

遠意伏惟炤存爲幸

答原任歷城張知縣

歷下共事歡若平生時齊中居然太平景象也別後時事幾不可爲歲荒民飢重以助天爲虐者日縱爪牙恣其搏噬顧安所得救民水火出世屯溺如門下其人者重來爲齊造命也不佞濫竽齊藩于議稅救荒二事頗殫厥心然涓涓之水旣難救涸轍之魚而飢鷹乳虎又不可以樊籠檻阱制伏之首心窮于無所用而技窮于無所施矣環視世界固無淨土然有人害者或免天災卽所稱人害者亦孰有一時騈集若齊之酷且虐者乎苟細談之恐門下亦不忍聞也負職爲媿交情殊慵二年來不通聞問茲辱專使翰貺臨之何情渥也長篇騈語文彩鉅麗媿不佞簿書鞅掌無能修飾蔓詞以謝肅此布區區不勝惶悚

與李翼軒憲長

徐石樓至自越辱惠翰貺感臺下膽中耑相念

也當宁搜羅巖穴蜀命初下謂宜階此卽躋常伯叅密勿之議而復有漸中憲臺之轉豈將益老其才而大用之耶然非所以處舊人而隆碩德也某才非世用濫竽已極向在蜀中以不能善事條長幾罹官謗誠有如臺下所示至于從遊諸子卽無德以及之自分罔所取罪何至入門而操戈相向哉世道茲茲風波無極非登彼岸則安危聽之耳

東潘雪松少卿

丙申歲逐隊都下得一再晤敘契闊一别春明遂成隔絕矣門下直聲清節爲九卿中白眉而數載不調令人有積薪之嘆總之世道如此凡今仕者非吏隱則祿仕也門下避世金馬門以觀時變即淹大用幸無憂虞若弟輩祿仕藩臬進則與惡璫抵捂退又不能爲元元造命履虎弩之機而當餓虎之口是拚性命而爲膂石謀也日觀山右撫臺已見辱矣從此而下望風披靡不折而爲奴顔婢膝何能自免恐天下事無

所倚仗喪亂之來其何日之有聞台駕奉使過齊敬遣一介迎于境上

答萊州道盛

承敎平度之災異殊可駭人石礀而飛三十里與磁霙飛五里之外者抑又甚矣木櫃衣布盡飛而大石填湍茲若有物以爲之者尤可駭異總之世道昏亂危亾將至視漢桓靈之時不甚相遠故其災異亦相彷彿耳近日山西稅監敢參巡撫加以無根穢語而　旨意亦有貪濫等語時事可知矣方今元元無主所恃者外之撫臣畧可主持數分今若此則併撫臣俱爲所逐他日何所不至山右如此其有狠于山右者當磨牙鼓掌而噬矣吾輩其可不爲寒心又何怪天變之不示異也談及于此無淚可揮直付之長嘆而已

答永平道顧襟宇

北平漁陽之間漢所當何奴左臂其在于今則北門鎖鑰係焉　當宁者重其地而三借旌麾

以填撫之使左賢日逐輩遠遁幕北不敢窺山海一步則臺下之功茂哉威望日隆燕遼節鉞之寄且旦夕至辱在交遊登勝焜燿不佞辱然書生談米鹽錢穀猶堪効一割至于疆埸之事則非其任矣而時事日新司米鹽錢穀亦不易稱況又有豺虎而翼者以牽制之其不遭搏噬者無幾安能有所匡救以盡職分萬一覩邸報以臺下之和粹猶不免爲此輩所怒況如弟者乎非賴　主上聖明置之不問則効尤而至者

且踵接矣吾輩又豈得一夕安枕也

柬李卓吾

某生也晚嘗從鄉薦紳後聞老先生名二千石五馬而隱于禪宗法門聞其所論著駸駸乎軼大士如來而上之出其緒餘猶能上下古今貫穿史冊類爲藏書托之褒貶使操觚之士奉爲司南信靈根之最慧而秀氣之獨鍾者也某于佛氏之教素未窺其藩籬然于老先生則已知其爲高士而私竊鄉往之也守土東藩聞道駕

各遊河漕劉先生所至人相遇正不必論出世用世惟道之符即九列爲空門三台爲淨室可也辱在地主無能躬承至論則托之吏人獻其一芹亦知餐元氣吸日輪者無藉于此倘亦可爲從遊諸子弟具蔬菜之供乎仰于炤納不任神馳

答遼東道張浩宇

橐棁之材待罪名邦無能有所規畫以佐百姓萬一而時事乖異調劑爲難無一念至寤寐永嘆媿不能早自引去塞外吏咢咢當路也伏念守壽春仰藉陶鑄以有今日入齊以來硜硜自守未有錙銖仰荅鴻造而再辱翰貺遠賜存之故舊不遺此情何渥感深報淺益令人無地自容夫劍客吅恩國士思遇情雖不同其于畢誠効力願得一當以報知已其心一也某雖不材敢忘厚雅使來值貢典事竣方歌鹿鳴南山以娛客也倥偬中草率奉復兼布謝悰北望遼陽雲天箍目不勝懷人之感

項因衡陽有鴈輒附尺書稍叙間闊戔戔附候殊媿簡褻辱華扎遠寄大貺隆頒感情好之懇懃覩文采之鉅麗真如鄂渚瀟湘論心對榻也方今華小爲政縉紳見麦所在皆然楚齊爲甚台丈所處信當餓虎之喙顧臬司不關出納持三尺繩諸殃民者黨事干中貴即稍從委曲不失爲文明柔順之正若弟則議包採議包稅議搜剔百難萃之近且欲空司藏搜解二十萬金

有奇久與相持莫遂其欲川决而潰將來不知所税駕也榮轉之命久格不下此今日常事恐非瑺故之以矧清望久隆節鉞直旦暮遇之何藉此也惟弟則進退無據俟逐隊都下信當掛冠神武門耳

與陳太監

須讀大疏見臺下議帑金事原無成心于諸款疑其有所餘故欲取解而于果有礙者亦未嘗執必解以爲是也茲奉 旨覆查不佞敢進其

愚葢天下事非一家私事惟當與衆共成之如臺下之欲多解懼内帑之不足也兩臺之不敢曲徇爲邊餉及地方之不足也或内或外總之皆 朝廷事豈爲私乎但忠 朝廷者宜慮其遠者大者方今九邊壓乏軍士脫巾遼左寧夏幾成大變此臺下所知也贓罰濟邊從來已久敝司催各州縣經年不得及額蔽不能起解而取之以進則邊餉益缺矣本省兵餉去冬題減二十餘萬則遼左已撤之兵豈容復編餉理所編及以鄉兵銀抵補者皆必支之數也臺下但見庫中有遼萊兵餉不知遼兵雖撤而旅順水兵屬之山東今馬文渙所統三千餘人是也至于萊州南北尚有二營其餉將何恃乎香税向時歲餘四萬除給濟青二衛班軍衣鞋地方公費及文武二塲所用三年之間約用九萬餘兩敝司去冬雖有四萬已抵貴監税銀動支萬餘今歲科塲無可用又將修廟修城銀動支萬餘班軍衣鞋又支數千兩院司道府公費又支數

千今且空矣且泰山今年之税不及曩時十之一盡解貴監猶然不足此有耳目者所共見也不佞方憂明歲班軍衣鞋及諸費無所從出而臺下尚欲取解將何以應乎積貯乃生民大命備賑之數今歲動支已多豐歉不常豈可盡取凡此皆臺下所未盡知至于瑣屑各欵如德衛三府祿米年給一年顏料派剩米原條戶部[illegible]年多派取解之數雖有在庫乃待支待解者[illegible]爲多餘乎今臺下之議與兩院懸絕彼此各執

其是若不佞不就中調停則　明旨所謂會勘明實者終無完結之日且事相因則易成有司知　明旨欲會同撫按勘實亦安敢不遵撫按之文而徑解乎雖臺下督責甚嚴恐未免稽遲月日矣不佞意欲于前議之外查其應支稍緩者再行酌議一二萬一以體　朝廷之意一以終臺下之事且　明旨于眞實無碍者尚許留一半爲地方兵餉𧷤賑之用如江西議銀一萬六千兩尚准留八千若山東有五萬以進是須

有十萬方得此數也不佞欲通達此意久矣又恐臺下疑而不信故遲遲未敢盡言且棘闈倥傯亦無暇及茲不日又且入覲矣故敢盡其愚說若臺下以爲可從乞賜[illegible]矣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書

答李景山總兵

遠戍外國古人所難而麾下塡撫三韓業更兩冬島夷雖遁屬國式微振旅之期尙未可卜卽班定遠白首西域何以異此回首西望將無以山海爲玉門關乎不佞久荷雅教闕焉間問忽承翰扎始知有三年之戚夫簡書可畏將毋不

遑斯已忠矣至于綫壘從戎情何以堪自非念爲　主憂以忠奪孝孰能不置戚戚于懷乎相去萬里無緣奔吊敬附不腆聊致唁私

又

朝鮮君臣不能自振此吾國之憂也然憂有急于此者不在外而在內麾下以爲今日中原何如哉愁困無聊人人思亂內之不恤而外是圖且彼國之苦吾兵久矣方願我去而我強留師旣老矣餉復不繼恐非我師之利也承談及敢進其愚幸勿罪焉

東彭秀南

老父母之在敝邑廉明愛利至今歌誦無論其它卽田畝之稅輕今者十之五于五之中又省額外十之一焉此父老子弟所共談也弟移楚時曾一入里門親奉貢賦以供公上稽之故額知其如此不勝驚駭細求其故則邑中吏胥以縉紳諸生總其成額爲應免之數其無田可免者陰借之以免富室而收其直使縉紳諸生日

優免之名而吏胥獲厚利之實諸生日増而貧民日困矣乃委曲聞之當道下縣核之顧不核其冒者反拘諸應免者欲加以冒免之名諸子弟不能自白復行重賄乃止嗟乎敝邑之民安得不驤首老父母而願其仗節來閩也弟才不及老父母萬一而愚戇過之典州郡領藩臬俱以愚戇獲免玆隨例上計靜俟幽黜辱使者之臨多乃獎借不勝感悚計事將畢主爵者行疏循良異等聞之　朝廷下　璽書旌異老父母

聲實兼鴻宜首膺之若弟駑駘得免斥逐爲幸敢有他冀敝省塡撫久乏若得借重旌麾一照臨之豈惟弟之私幸其全閩士民有厚賴焉

與懐隆道馬

仲宣樓頭一醉華筵轉盼五載矣上谷濟南相去千里猶托寀末得時聞德音靚魚鴈之相續忽參商之爲隔矣隨例上計瞻望匪遥忽枉瑤函來自塞上情旣慇懃詞多弘獎感念同心永言弗替計事竣弟幸逃吏議則大廈之比也若

乃治績異等膺開府殊擢此則翁丈輩拮据塞上宜有此酬也弟何敢望

東王霽宇

夜郎新定蜀黔之民瘡痍未起建立郡縣經始爲難上徧擇大臣莫可遣者而畀之臺下且轂北門之鎖鑰而專三藩之斧鉞其所以施惠西南半壁者甚厚日得邸報知旌麾暫過梓里卽馳而西不俟代者可謂畏簡書而念靡鹽矣某叨守齊藩望台光咫尺無緣出迎道左以慰登龍之望抱歉實深又曩者督學西蜀攝篆臬司伍石大司馬遣其私人徐宗達等入播交通索其重賄欲入京爲之奏辨被奏民捉獲行司鞫問某惡其以天子大臣爲小醜内援交搆之人悉加重刑禁錮年餘此事大拂當事者之意戊戌大察幾乎不免今雖陳事可無追談所以向臺下喋喋者欲使知任事不易庶幾能白某之愚直耳

復馬長平督學

入蜀時于豫章一奉顔色别來時事變遷人情反覆竟使臺下抱不白之冤不佞雖向人前嘵嘵代白信者十九然已無如之何矣尹春寰在齊時曾懇之以邊材相推轂渠亦惓惓留意弟事機未投卽以制歸矣良心未死三寸猶存敢忽臺下高誼者非人也弟兢兢守官積勞至藩長涯分已逾不敢有他望第覩時政日乖豺狼滿地欲紓發憤悶一効報國之誠而權不在已計無可施垂首喪氣與時浮沉念之不如掛冠

歸去與田夫野老徜徉山澤間猶得遠禍機也讀村遊諸作冲然古雅大似陶公且處困鬱之中絕無幾微見于詩詞其所養大非不佞弟所及匪諛匪諛楚蜀小草奉上請政聞臺下丧子念之使人愴神幸割情自慰

與李翼軒潁川道

日以不腆爲候辱青玉案之報且感且媿閱報知榮補潁川豐鎬重地借重彈壓聞近來急署移鎮壽春此某筮仕所牧地也城常患水築有

護城石隄十里高一丈四尺直指姚公助以吏役所入貲五千其餘則某數年夫馬支應節省餘金也隄上書有姚公隄貞隷二碑則程孟儒光祿遊潁時筆也某交孟儒寔始是歲念臺下與程素厚因憶及此凄然有今昔之感矣中都守金君里閈中兒女至戚也其人直諒有志操願臺下知之

答邢知吾

承惠大篇雄渾雅麗大似初唐三復之餘不勝感誦玅臨諸帖逼真右軍蘭亭數句尤得筆外之意卽米南宮恐未必能過也藏之篋笥直與晉唐諸帖並珍矣連日公牘頻仍未暇賡和大雅俟少間當別有請敬附來使致謝

柬王泉皐中丞

旬宣之役深慙無當不意誤辱　聖明授以節鉞聞命飮氷内热如灼以東省多事之後兵未盡撤餉匱不供大司農又倚爲外帑一時而差九制科坐索邊餉數至三十餘萬此皆撫民者

之憂也大貂不守成約包稅之外又復抽擾濫開告訐廣搜人財小民無所控訴惟有聞之兩院而已就中調劑爲力非易況以某之才微望輕安能勝此重任乎臺下向在省中耿直著聲兹目擊時艱豈能坐視桑梓之民顚連無告愛助之敎益真切望之矣

柬劉在田侍御

老公祖使節出都門弟方隨計吏後以是日赴大鴻臚習綿蕞坐此不能于春明外一送行旌

念之殊爲一缺事台駕入閩計今數月覩邸報見留海澄疏此一大公案也閩中官評顚倒惟今番最甚海澄南安俱稱卓絶竟爾不免其餘齷齪及無賴者多得保全良不可曉老公祖下車計當一肅清官屬之幸士民之福也弟愚直不能詭道以干譽顧其行事在貴郡將老公祖所目覩民間詞訟付之正官彼郡首領縣佐領安敢批一詞郡縣所擬嫌其重而減者多矣敢增一罪乎閩中吏治則多郡首領縣佐領爲政

小民不得安生多坐此也老公祖持此以察郡縣則賢否已思過半而佐領橫肆之風庶幾少息矣弟仗庇承乏方望老公祖披懷以教而敢獻愚直之言者爲桑梓計也顧同榜中相知雖多如老公祖者絶少實望不我遐棄惠以德音弟亦不敢避形迹而諱深言望老公祖之采擇焉

答于穀峰宗伯

方今當宁博求耆舊入贊化樞海內人士咸謂公才公望無踰老先生而蒲輪之徵猶然未下殊孤蒼生之仰然時事如此旋乾轉坤非其人不可正恐老先生雖忘情當世而渭水東山終非老先生有也某才劣性迂于東省非有秋毫之補玆塡撫乏人誤蒙簡用此如責豎子以千鈞之任非壓則仆耳矧虎狼在邇吞噬是虞制之則力窮于尺棰馴之則怒起于生物強弱剛柔無適而可且民力已窮征求方急司農所遣以督邊餉者其五已至其四方來繼此而坐

守貢賦者源源未已此如窶人子朝不謀夕而責逋負收子錢者戶內外趾相接也海內兵革幸畧銷息而一切衰世急切之政泛濫橫出萬一再有他變不知作何收拾談及于此大可寒心老先生素抱經世之略且目擊桑梓之急其將何以教之隹兕禮宜拜嘉弟貴鄉諸老以賀儀至者悉已辭回以省差役往返敬藉手使者完璧以謝想在原察望教眞切勿吝德音

報沈蛟門相公

年來內外阻隔血脉壅閼勢極難返動成跌蹩賴相公調和其間精誠上格遡者　綸音一下
國本遂定九列言路以次充盈薀中外人心莫不忻懽鼓舞庶幾六年敝政一旦掃清普天豺狼盡行驅逐謫　聖明之德而稱相公之功不衰某簿書俗吏荷蒙拔擢得備疆埸之役感前事之艱難如彼見新政之旋轉如此洗兵歃雨何幸得沾被之覗事後例有一言以謝敢采澗谿之毛附之以獻仰惟台慈鑒存不勝鄉往之至

報姜養冲年丈

葛廣文至拜翰敎若以弟得當一面爲弟幸者同籍心知固宜有此第未知弟苦耳山東外道九人缺者六人弟不自量効前人有所薦引即爲省中彈射此不足以辱弟弟不憂也二璫虐民爲惡已極稍一出示禁戢委官而小民即與之抗幾乎生變猶幸未至毆傷人命今二璫側目不一呑噬不已也黄河決于歸德彼中難于

障塞則議令山東于曹單間新開一河以洩決口之上爲之洩水費且百萬又有開泇河開膠河之議　明旨俱責成巡撫而民窮財盡徒手難施甲可乙否築室難成又邊餉告匱司農遣使者十二輩坐守轉輸既慮邊兵有變謂吾缺餉又慮小民激變謂吾竭澤生平遊宦頗能不憂寵辱今任事三月而鬚鬢已斑白矣蓋填撫本難而當此時此地則又難之難也惟得全名節致政而歸即爲厚幸此外更敢復有他冀乎葛君爲丈所稱其人必有道長者當優遇之袷懷溪丈十載予舍不求人知此今世所希倘可効齒頰豈敢有愛冗極草草不盡

報李及泉總河

國家事最不宜偏執已見但求其事之濟否耳若王家口之開能使河水東注不傷曹單等縣則費至百萬亦豈可辭然能必其不如李吉口之旋開旋淤否乎能必曹單之民不爲魚鼈否乎今日之事正當博議此二端有能任其無咎

𨿽歸之何不可者不然則害山東與害河南一
也會勘之舉容異日追隨汪憲長之　旨已下
計日可到亦一助也不宣

柬汪登源中丞

旅順之兵鄙意欲撤久矣因台臺曾有教言令
少俟之故爾舒徐不謂萬丘老遽有此疏欲使
山東自爲計此語似欠公平正恐部中遽覆盡
如其言貽山東之累欲具疏以便併覆而大教
適至感臺下持議公平視齊猶燕眞仁人君子

之用心也弟請　內帑及均出之說終屬難行
不如早爲之所盡議撤去而厚給路費一策也
姑留其半而齊獨任之亦一策也二者惟戶兵
二部所擇焉敬以揭帖奉覽畢劾有司自是常
典但賢否因乎政殿最因乎糧當兩酌之俟旬
日外卽遣人齎報伏惟台炤幸甚

答程相如遊擊

相如足下不佞故舊之情何嘗不在念哉顧事
剉當前不如人意令不佞忍心降氣爲世間耻
等事則有寧去官不爲耳向者承教謂彼良行
當循理守法而豺狼之性終不能馴良茂破壁
者以數十家不佞卽未能盡發其奸忍無一言
以謝百姓乎事在不佞未任事之前者不佞何
所不容及身當其事則淸議可畏便覺功名爲
輕足下交不佞有年矣豈不知不佞爲人卽不
敢置足下于幕下亦有懲于此也世間功名俱
有定數不佞于此勘破頗透若一二君子能反
昔日所爲則不佞于故者無失其爲故何樂于

暴人之過惡且　上聰明易悟若一旦停止如
近日仁愛之言諸君子亦宜思爲退計令宇宙
之廣有以自容何可專結怨于士大夫與蒼生
哉江生故不害人足下之言是也若俱如此生
不佞不求多矣

柬陳蘭臺冏卿

世道險巇一事偶隙懷之終身談笑之間悉爲
戈矛言之令人股栗大都菲才薄德寔自召侮
不可專咎人也惟老公祖急流勇退飄然塵𡎺

之外卽有繒繳亦將安施不佞于是嘆掛冠之
不早而戀戀雞肋有慙知已矣

柬趙寧宇中丞

當世號稱多才然至紛紜擾攘之際人心鼎沸
大亂將作欲談笑而消之不露聲色而四封宴
然當此之時則不得不屬之老公祖矣彼譊譊
者徒見其成功之易不知其斡旋之難尚欲以
必不可行之事厚相責望此任事之臣所爲灰
心而長嘆也某才拙望卑處非其據事惟信心

信理初不知有意外之風波半載之間兩遭醜
詆雖舉非已作欲辭之而不受然至于効市井
無賴互相詬病其爲恥辱固已多矣此時齊中
無直指故恐而在此謂兩璫倚角懼百姓之無
所托命也俟入秋凉當決意求退矣

柬陳稅監

礦稅包納盡歸有司不得復差官舍此議自門
下發之而藩司極力擔當謂必無他今承大教
過稅旣抽又復委官至于包礦則盡照舊開之

人言謂門下初意甚善而程守訓者輒以事鼓
有司則門下爲無權以此相聳動故爾中變夫
使門下安然受礦稅之利有司依期徵解孰云
無權必欲權歸委官恐委官之利乃門下之害
也至於派包之數有應減及公費有應存留地
方者亦係開採常規門下寬一分則地方受賜
一分其于徵納更易事有損之而益者門下何
可不深思也此事沈君任之甚力今門下中變
其說將置沈君于何地惟門下其再惟之

柬溫用廷侍御

不佞生平靡所樹立叨目至此亦云幸矣妬者
之口固其人以薄道自居然不佞自反亦多內
媿其原則由大計時註舊滕縣考語自招彈射
也世道人心事事可憂倘得歸田寔爲上願業
已再疏求去寔非粉餙辱門下念鄉曲誼語多
奬借且加慰諭焉誠用情之厚不佞何以堪之
近日奸弁又有上疏欲于貴縣採精金十萬文
銀三十萬者此其意似欲于呂宋邀取外國商

不則泝上行劫恐門　事從此人一
吾輩跼天蹐地無所紓其忠憤奈何奈何想𠒋
關桑梓寔同此憂餘情具別楮伏惟炤諒

東王慕蓼博士

里閈中以文章科名起家者蘇李而後則稱門
下矣辟雍清華之地人才所自出讀韓昌黎進
學解儼然以作人自任國子先生豈必遜于下
堂學士耶不佞未挹清塵而以里中所稱述
門下斌斌質有其文行當爲枌榆社樹

溥書俗吏以課最爲動績積勞至領一藩涯分
極矣而以不善諧俗兩遭口語此亦不佞知止
知足之日養叔所謂宜善息者也悠悠宦況無
足爲門下道者適次犬子道貞將遊太學執經
門下敬以尺牘先之惟門下進而教焉

報三閣下書

某才品卑卑兩遭口語自分不齒于士君子之
林矣引身退避庶謝人言乃辱相公閣下曲加
粉滌屢蒙　溫旨慰留任相公取人拔之于泥

滓淖濁之中而略之于牝牡驪黃之外在某則
未有得當可報恩遇徒增中夜耿耿耳黃河南
徙陵運可虞凡在臣子俱宜多方講求爲河漕
建萬年之策決不敢委靡退托以誤大事但膠
萊河之議再三相度勢果難開蓋河無水源徒
夏秋時雨水稍有停蓄不則且流且涸自來未
有通舟楫者矧南海北海流沙浩漫縱開成河
潮至則水浸沙崩潮退則風吹沙平元人爲之
而不成劉尚書濬之而罔功今萬萬無再試之

理郎此河果成而改造漕舟費尚百萬豈今時
財力所能辦也竊意今日議河能挽黃濟漕使
河水下徐州策之上也不得已則費十五六萬
金開泇河使漕艘至邳州即入內河策之次也
徐州建閘終非長久之計萬一明歲天旱則閘
水乾矣但挽黃入徐有虞城以南虞城以北新
舊黃河二路最宜詳擇若開泇河則徐州之民
盡失其利多方阻止此在當事者審察之耳恐
犯出位之罪聊陳其槩伏候採擇施行謹啓

柬許少薇京兆

同門之中首登九列者惟老丈茲領京兆儼然擁肩輿坐皐比稱貴倨矣猶然不厭吏事日親簿書理錢穀爲輦轂下小民理枉甦困如異時作縣日耶如是則靑史之上獨數趙張巳哉弟雖叨附後塵然一歲之間屢辱人言覩此蠹宦眞如桎梏惟恨未得脫然塵外作一無榮無辱之人老丈愛我其何以出之迷途而登之淨土也榮任巳久爲賤事遂稽奉候知能原諒也

報閣下工部都水司工科山東大老及科道

閱報見總河有開河疏此番舉動俱總河自裁某于九月二十八日聞總河自歸德移駐曹縣卽馳往會勘十月初一日至曹而總河巳先一日至李吉口及某往李吉口而總河巳往碭山縣六座樓地方是日接總河書有勘則不妨先後疏則不宜異同之語某乃循河而上至下劉口則總河先巳定開冢墻決口下郭遂莊業召山東徭夫一千八百名開過九十丈矣某周行河上三宿而歸十四日至省乃聞復開王家口某向巳有疏以職掌歸之總河茲不復置喙且未會面亦無會稿初無所容其喙也恐都下見某無會疏則以爲復持異議見無爭疏則以爲苟焉面從二者皆某之所不敢出也此時兩省人夫二十萬人聚于曹單河無不成之理但新河成而欲塞黃河其憂在再決此總河事也因不敢具疏不得不一言以明心迹惟台臺察之

若以會勘無疏見罪則某惟有束身待放耳惶恐惶恐

柬莊泰岩大參

榮擢參藩卽于舊地玉壘銅梁之勝可供眺覽郫筒丙穴之美足供讌樂而播酋巳平兵戈無警百丈上瀨所載東南諸物無不自外江至于瀘陽茲宦遊之樂土而西南之奇觀也弟去此八年痞寐有懷猶不能諼矧親翁身履其勝者乎東土今歲頗豐而河工孔亟此時聚二十萬

衆于曹單間足踐氷雪手淘淤泥皸瘃凍餒民
不聊牛狂喋之變端倪已露弟止之不能撫之
無術仰屋竊嘆欲裂冠而去者屢矣相知者皆
以開府爲第榮而不知其憂讒慮禍終夜不能
貼席也閫人于內寡援卽變非已作亦且嫁禍
于我況身與其事者乎親翁其何以教之使知
免難之策適沈公祖欲遣人入蜀敬附不腆奉
賀併布其區區伏惟台炤幸甚

東閣下書

開河事總河極力擔當最爲可服凡在同事俱
當左右贊襄之但河本難治而總河易言之川
壅而潰其傷必多此任事者之計失將貽害于
他日也某極知越俎有罪然隣馬之逸猶爲圉
葵之憂況身與其事者乎不得已具疏一言庶
幾廣求善後之策卽招人彈射所不顧也抑自
古議事而意見不合則必去其異議者而後持
議者得以收功今日之事似當容某告致以專
委任而責成功但不將利害明言而去則人將
以某爲悻悻求勝者故復有此疏耳伏惟台臺
裁察

東曾景默總河

向者金鄉暫住實圖一晤乃縣令謂實眷將至
別無公署可住乃停一日遂爾東歸至今念之
猶悚然不寧也河工兩疏規畫詳盡處置得宜
必能挽河東注不佞因都下有言求勘不容者
不得不一疏詳其始末昨已具揭奉覽大抵私
心以王家口開亦不妨卽河不全注亦可稍分
其勢但塞舊河則恐有他決之患故疏中欲臺

下再加商度以求萬全且免不佞他日以隱默
見罪要之于河工不敢有阻撓也預備倉穀三
分之一及無礙銀則向已催行速解惟是保赤
倉係民間自出春放秋還不經按院查盤但一
報成數而已此項欲動似奪民間之有中如登
州亦有已解者不敢復議其未解者望臺下再
一斟酌鄙意以爲此事當再請之　主上卽不
與銀亦知事體重大所費不貲外藏空虛庶捜

拓之令或稍寛也何如何如

報曹景默總河

天下不可無任事之臣亦不可無慮事之臣昔歐陽公王荆公皆貴鄉人也議河一事亦自不合然心非爲私同歸于國而已某愚昧誠多過慮然私心亦爲地方至于事機所係門下毅然任之則何敢不心服也辱教具見休休之量惟私祝河伯効靈使地方得以息肩叩拜　明賜不淺矣

東朱四還中丞

七閩地狹人稠歳所耕穫不足供半年之食稍無歳則米價踊貴人心驚惶頼老公祖鎭之以寛大招徠商賈南自東粤北至江南遞相灌輸民藉以寧沿海水寨多倡爲接濟之禁以阻商船而索厚利夫閩人通倭則誠有之然皆漳之窮民于海上掠取商貨以往若有貨之舟則皆南往高州北往蘇松者也將官見賊舟則畏避如虎甚且爲其所掠盡殺其兵而取其舟張其旗幟以誑商船惟見貨舟則多方攻逐索其厚利稍不如意則以通倭誣之故近日海上經過水寨非費十數金不可此老公祖所未知也機易之説不知其意云何大都漳之奸民欲藉
朝廷之令于海上盡徼呂宋舟而奪其金然往呂宋者俱以納餉且鬪税使亦擁其利以進矣此若以美言籠税使令其上疏參奸民寘之法而許税使稍加其貢額或可挽　聖上之聽乎高固中使之賢者與齊中二豎大不侔也弟才

望兩輕屢遭人言意未嘗一日忘退調劑二璫心血俱竭僅得覥前稍稍斂其狂逞至于開河一事曹單二縣聚人夫二十萬于冰雪中其不激而爲驪山之役者幾希民窮財盡盜賊蜂起頴亳陳宋之間已見告矣功未必成而禍尚未知所終老公祖又何以爲弟策也

東德府李劉二承奉

承翰教傳　德殿下令旨生敬奉誦知　殿下念母遺命所以恕其弟者甚至古人云仁人之

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故象雖欲殺舜而舜之親愛無已此古今所以稱至聖也嘉祥紀城之罪雖有可恨若

殿下以大舜親愛之心處之則必念同胞之情手足之誼加恩愈篤使 先王先妃之心慰于地下豈不于 睿德有光哉且夫命名或因乎時月或因乎小宗一派未必便有他意若以親愛之心處之便可兩忘外間閒嘉祥被禁頗久故向輔導官一言之公等皆以德輔 王者也必能善處于此夫鞭朴刑罰莫非教也刑罰不可弛于家又豈可廢于國但欲推一本而敦孝道則宜棄小嫌而崇大德斯盡善耳惟公等轉啟焉

東夏鶴田省垣

門下正直忠厚當在 朝廷以維持 國是區區中山島嶼間一侏儒耳何足勤 天子耳目之臣涉萬里波濤而寵異之誠知門下事不避難使不辱命如敝鄉謝常伯能將雨露而灑扶桑然區區私心以爲此何時也中國腹心之地百孔千瘡當與賢人君子挽回氣運何必以彼鱗介而勞我冠裳哉使節且按敝省造舟爲梁倘未即行于 宗社隱憂生民禍亂且目覩之此非直某一人過慮已也不腆程儀聊以餘客仰惟炤存幸甚

賀尹春寰中丞

兩越首藩人物財賦甲于天下 聖明特愨臺下田閒授之節鉞蓋兩越重則東南半壁特恃無恐封此時寇節已入越覩事東奉約束而民膏陰雨矣其自筮仕至今屢辱書[illegible]遂得以棨戟之林纔保釐之後成法具在事事堪師乃愚戇招釁再辱人言德之不猶又奚足怪方今黃河南徙運道艱難徐豫齊魯間役三十萬衆開一新河欲挽河伯使之北向役已有次第而河之北不北猶未可知蓋財力兩困公私俱竭矣倘此功不成未知京師仰給何處此杞人私憂長恐 國家卒有意外之慮也將何以救之

報沈蛟門相公

開河之役山東夫衆于二月終告竣日夕望河南工完依期放水不意天不助順三月以來疾疫大起河南之夫病死過半即僅存者亦皆奄奄待斃彼此不能相顧恐三月終放水之說又成畫餅矣大都天下事見始可以知終某于去冬典工時已知其必有此事及山東工完夫散而河上斗米價至二錢有餘薪亦如之夫旣疾疫薪米又貴安得不枕藉以死也總之大役不

可輕興治河原無善策相公之言欲徐觀其勞之所向最爲有見主開王家口議者起于河南一二卑官而總河輕聽今無及矣可惜以一腔任事之忠而爲□所誤至此是不敢聞于他人惟向相公一言之恐以某爲惡成樂敗謹將兗西道來大參稟帖呈覽中州之不幸亦山東之不幸某豈敢幸其禍災惟恨向口不能明目極爭即兩次具疏亦多畏首畏尾將利害之言盡行削去致有今日耳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書

柬陳稅監

奉到大敎欲于堤城壩委官抽稅謂徐州稅少商有從揚州淮安別尋捷路越過徐州者夫商人欲越江北必亍邳宿之間別尋徑路豈能飛越徒借此爲名欲重山東之困耳近見會試舉人由此經過者委官亦奪其行李此輩入京皆

三四千人衆口嗷嗷咸謂不佞不能禁戢胥縮朒之名至其含怨于門下者恐亦不少也夫堤城委官能認稅幾何而使吾輩犯衆怨結士大夫之讐亦何利而爲之山東縉紳任兩衙門者每每以稅既包認委官騷擾如故以是爲不佞罪不佞亦付之無可奈何矣敬具衷言奉達幸勿聽細人之言再生事端以失同事之雅爲望

柬孟麟野諫議

久疎闊問緣大計未畢尙心旌搖搖懼有南中肯澄之謗當閭門思過也日見江北直指疏頗以蘇家莊之決爲山東罪查曾總河原疏自堅城集濬至鎭口江北共估銀六十八萬其後以錢糧不繼遂減去十分之九江北所費官帑不及九萬故四月初八日放水李吉口堅城以下即已傷決其水強半由碭山出小浮橋所趨非所濬而總河樞囘座船難行家眷下小舟十餘日方至徐州亦下流不通之一驗也爾時王家口未塞尙已如此及六月終塞完而蘇家莊即

大決原非隄壞乃溢而出隄上故隄遂衝去水盡趨沛而城郭人民沼矣今不咎下流不通而罪守隄者之不謹雖有金隄扁能與河伯爭乎又謂蒙墻決時河南委咎山東此更未究其原蓋黃河之決由李吉口之淤李吉口之淤由堅城集河身之高下流未通同知鄭金遽將黃河口塞至強半而蒙墻決矣是蒙墻之決亦江北貽之也總之治河如人一身若血氣流通自無他病一有壅滯則病勢百出不佞何敢出位再

詰徂恐泇河雖開太行隄雖築而黃河之不通如故他日曹單虞永之罰必且再決彼此相咎終無已時也治標之洪則黃泅宜開縱水從符離出宿遷于　祖陵無礙可免三省再決之患若泇河成運道不賴于黃河雖賓之不治亦可但今日忌諱不敢言耳不則堅城以下終當再濬但工大而費多非一時所能辦是二策者不可不熟計而明言之也門下持籌于內必能爲國家定是非以明公道會與僚諸公乞爲道鄙意此非欲辭罪乃公論也惟台裁焉

東李霖寰總河

河上維舟不能一日而傾倒情愫可當千秋屆指當今人物孰可與臺下伯仲而某得附臭味之末分促膝之深談斯已奇矣鄒湛有云公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如湛輩乃當湮滅無聞然羊公不朽而湛之名亦附以不朽士固不可無所托耶泰山之遊倘得隨杖屨之後掃峯頭片石共醉流霞安知異日羊鄒風流不傳播人間耶望之望之歸來簿書正劇卒卒奉謝未盡欲言

又

舟中一晤備辱汲引之情至濟寧復拜翰貺之辱雖太白樓頭未獲奉杯酒以從而披讀大教醇德飲人五內生春淳于髡謂一斗亦醉百斗亦醉不佞謂不飲亦醉固不在酒也但高樓在望山川在目更得題詩其上使知千載而下有二太白此則今日盛事而某不能無缺望耳兗

西道已促之往河而彼復入省辭謂異時盡力河上不惟無功而幾乎取罪今日再往恐功未必成而議者踵至夫議論紛紜孰能無忌惟是盡心所事付成敗于天付是非于人則何所不可不佞以此勸之而臬司亦欲將東昌道務送之武德彼旦夕即馳往矣天時已熱人夫寢處席中氣味薰蒸頗易生疾不佞謂宜稍寬假之或將山東穀金買席夫各給一使十人共爲一廠高大之以避暑熱至于米穀不足或令其勤

單縣庫銀二三千兩差人往上流如貲郡近河諸縣買米散與各夫庶免饑餓之患此亦為夫役計不得不爾者也惟台裁之

東李霖寰總河

單父之會直春秋中之一遇耳得臺下放歌一篇氣壓今古驅河岳精靈以供役使幾使太白猛虎長蛇之句却步而丞便欲勒之琴臺以垂千秋不朽盛事第恐排律拙作局趣如轅下駒不堪與渥洼天馬趨步後塵耳羅生字咄咄逼

古軸字似蘇卷字似黃而愈大愈佳展玩珍惜若西王母降于承華殿使董雙成奏雲和笙佐酒漢宮婦女從此皆無顏色況敢論儷凡之際乎妙矣妙矣來教謂媵妍主媸夫媵則妍矣何敢望主恐如婢可作夫人便為羅生誚也謝繹梅便作古人蓋素無疾病一朝痰厥而逝敝鄉山川力薄一贊司徒亦不能久存其在林下者復何望乎數日前渠有字問及齊中海錯方遣人持四種至門而門內哭聲發矣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何況生死壽夭以臺下念之深故併及之佳扇拜領便當奉揚仁風以慰黎庶若元規之塵未足障也謝謝

東蹇理菴總督

承翰教知朝鮮情形內有畏于中國而不敢與倭和外實怯于兵威而不敢與倭隙倭之情在資釜山以給對馬島其勢必爭爭則朝鮮不支恐折而入于倭此近日談東事之大較也然中國藉朝鮮為藩籬藩籬撤則倭禍必中遼左是

遼既防　又復防倭益難為力今欲救之耶則中國之物力已竭欲棄之耶則昔日之為德不終而倭患益逼無一可者惟有若台議所謂明偵探脩內備以遙為之聲援而已雖然倭人之必爭者釜山也若釜山已失則智者不能為之謀倘其未失則量調浙兵三四千先據釜山令朝鮮量助半餉而中國給其半如旅順之戍原非要地蓋其海潮來則盈潮去則涸膠舟可虞倭未必至孰若將此兵及餉盡移之釜山但原

額不過一千三百餘其不足者山東登萊可抽補不過稍增行糧于中國無損也先據要害且耕且守彼來無可據其謀自伐議者謂倭若由旅順揚帆直至天津則門戶疎虞可慮此殊不然夫北海口島嶼森列夜間行舟必觸礁石若夜間不行必尋灣泊則今皇城鼉磯諸島自有舟師戍守彼便能飛越數千里險地直至天津耶故山東古有倭患乃登州東南一帶無島嶼間隔倭船被風飄至便爾登岸亦猶往閩浙七

日七夜揚帆可至也若入北海則海淺而嶼多舟行多礙自古曾有倭船至萊州而達青州者耶勢不能也鄙意謂守旅順不如守釜山但當遣一偵探人直至彼觀其虛實一面調一南將慣于防倭者領兵則他日不至大輿師而中國不至大疲敝耳惟台臺裁教焉

柬李霖寰總河

念五日從嚴直指處見報泇河成功疏深爲國家歡慰葢此事關漕渠通塞徐兗利害一成則兩省人民可以息肩京師百萬官民不憂乏食凡爲臣子俱以手加額若復惡成樂敗必無人心者也但舉事本難衆論難一因久未見疏揭不勝私憂而傷有言放水之後邳州一帶僅深尺餘深慮漕舟難行者此亦無怪其然以臺下來教參之則淺誠有之但宜再濬耳彼未知濬之必通但聞放之未利安得不私憂過慮惟能前知其當然雖淺不懼而徐爲之計則績用必成雖人有後言何足恤哉若某則素知泇河

可開向固從諛臺下力主此議者而彼復勸某疏其不然某復不顧前疏妄加詆毀是前後自相矛盾世其以某爲何如人哉今功成矣某雖不敢分功然未嘗不欲免罪喜幸之念豈後于臺下而復倡此議不亦愚乎萬萬無是理矣守巡有司奉憲令惟謹𣏌柳之役于今三年且爲數甚多其勢不能如期非敢慢也承命即行守道嚴加催督或可次弟輸納然異時王家口放水在先塞河在後取漸爲之亦非旦夕塞完也

惟台裁之

河東李霖寰總河

伏承台翰問及塞決之事仰見虛已採納不遺芻蕘甚盛心也顧某隨人口吻與河泊從事曷嘗躬親荒度豈敢以臆說而決天下國家大事然以前事度之則前日之失乃今日用藥之斷案也請以前事証後事可乎夫前歲之決以苑家樓至興旺口龐家屯俱不及深挑望之河形非不瀾然在也而沙土積淤水流至此不能東

下故上流水溢河岸決口至十餘處則欲塞決必先挑下流明矣今下流挑矣若決口不塞則水勢泛漫趣北多而趣南少以異時李吉口觀之黃涸不塞李吉連開四次俱至冬就淤然則濬下流而不塞決口與不濬同也故今者開塞二事勢實相因然不度其開之可洩水與否而遽議塞決則上流必復有潰決之患不度其塞之能辨與否而遽議放水則下流必復有壅塞之患故爲今日計須查去歲四月放水之時苑家樓至龐家屯水深若干今開若干果能洩全河水勢十分七八然後議塞決又須查各處採柝運麻運草果已足塞決七分之用然後下埽于決口放水於舊河物力可繼收功可期不然則寧遲之以俟物料稍集待九月水退風涼果舊河猶未深闊不妨再濬然後議放水議塞決此萬全之策也況水澇之後民力極疲盛暑之中疾疫未息以異時四省協力難就之功一旦責之三四疲縣恐非旦夕可辦而塞者未完開

者復淤是兩失之也鄙見若此非台臺虛心下問不敢越俎而談諺云寧遲毋錯中外士大夫亦何敢以神禹八年之功而責之台臺令其旦夕就緒哉伏惟裁察不勝悚息之至

東張誠宇諫議

久疎問候便覺情好間闊辱臺下不忘舊雅時賜教督此情何敢忘也日者小疏䝉諸璫役其事蹟則遠年近日合而爲一第邇因徐河變遷羣小聚集于郯嶧之間縱橫益甚故類䝉人命

使之少儆日讀菑異大疏亦陰爲不佞間出奇兵以相左右雖未必　上心卽悟而此輩知公論不容逃形潛影不敢復窺兗界者亦十人而七是臺下有功于地方甚大不佞能無嘆結敬先具尺一布其謝悰不盡之衷統容嗣致不宣

東李霖寰總河

是月七日乃得前惠疏揭及諸密諭旋卽具書專遣一役奉報計此時已入台覽矣開河塞河鄙見亦謂事本相因開而不塞終屬易淤弟所

憂者堅城一帶未得深廣塞河之料一時難集若如來教則向之所慮皆過也河既成矣料既集矣不于此時併力堵塞又復何待大都事難遙度機貴目覩臺下所言必有確見此時天氣正熱不佞雖憚遠行然既奉台命矣敢不蹩躠從事俟至河上觀其情狀然後爲臺下贊一言也道傷之說不必深惑丈夫以身肩天下事倘機會在前豈悠悠之談所能阻撓矧在同事孰非以心體國者無論今日卽異時曾公與某迹雖相左然某亦何嘗挾一自私之念以誤天下國家大計哉功之不就彼實自誤死者有知决不敢委咎于人也言之深者非筆所盡謹短裁附使者以復俟展謁時布其腹心不盡願言

東張元白武義令

高才宿學宜登制科而竟艱一第命實爲之然綰綬臨民得行其志一奢約卽民之貧富攸關一喜怒卽民之死生所係一勤怠則民之待命邑門者且以歲月計藉令登第領一縣而出其

所設施亦不過此數端故不患其名之不立而患其政之不清政清民愛當道知之自當譽命上聞列之臺諫列之郎署出爲藩臬郡守亦與制科不甚相遠也尊伯明習世故于此處知之極眞而且以相勗者欲堅其志也武義雖刁悍然吾愼于防吏胥而誠于愛赤子催科用鼓舞而不尚刑罰問理求得情而不求贖鍰囹圄之中勿輕禁人佐領之官勿輕信任小事以速斷爲主大獄則虛心再訊如此而民不懷聲不起

者非所聞也家鄉稍近遊客宜絶初至者不甚禮之則人絶念其于至戚難拒絶者不得已延入衙中分俸與之吾泉爲令出門而即干清議者多坐遊客也不佞宦情已淡此中有河患有礦稅之患竭心力冒患難爲之幸及三年報政後即上疏挂冠此亦明哲見幾之時也盛使來適從河上歸扁舟一葉作字亦難草草奉布不盡

東李霖寰總河

河上追隨數日深感提攜之雅智術短淺有愧輒吐臺下不之罪且懽然信之追咎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者豈異代人哉歸途接諸道府州縣多言河未可成蓋某所見者堅城以下七八里若從此東行三十里間其淺狹更甚猶未之見也吾儕欲成天下大功須度其事勢有七八分可就方始下手若事未半于前歳而望其功之倍恐决裂益甚收拾益難求速反遲理則宜然近得曹縣稟帖深以委用塞河爲相害渠非推諉也亦見南直之人不肯用命徒欲吾上流堵塞使愈决愈上則彼可安枕而臥耳又聞劉中河急欲放水使河之勢分則王家口之隄可以不壞是中州之計行也夫三省之人各一其心所恃以主持于上折衷衆論者惟台臺耳某叨在同舟若有言不盡是爲相負故遣人再申前論今日事勢但當暫蘇民力徐集埽料俟秋後水退再作區處萬不得已則如前歳故事與三省人徒自朱旺口至六座樓大開濬之憲節臺

移駐南直界嚴督彼中有司如式開濬若闗朱旺口一帶則兗西道足以任之不然則疏請三省撫臣分地而濬某亦願效胼胝而不辭也某非敢是已非人蓋知彼中積習牢不可破無論濬黃即今歳開泇亦是如此若徒付之中河與郡廳此河終無挽期矣又舟回濟寧見南陽以上運河兩岸被水衝决視去時不啻數倍此隄若沒則縴道已斷漕艘難行雖有泇河反居下流甚可憂也須令管河州判早爲之圖其搖夫

宸衷製回爲運道計此亦今時急務也惟台臺裁
察

東睢東蒋檢討徐檀燕行人

青社分茅辱使節實照臨之不寧天潢　派獲
撫有其爵位修爲盛事即守在封疆者快覩
龍光與煌煌綸綍相爲輝映亦愉快哉郊䜣瞻
對芬氣襲人恨簡書有程未敢抜翻信宿以飫
清論遙望紫氣漸入淄青則邦君負弩前迎時
耳歸途未知復由歷下否不腆𧷤儀不佞與嚴

雲老循故事共舉者膂爲具啓達之行臺伏惟
鑒存不勝榮藉

東李霖寰總河

從河上歸僅得律詩一首業書扇頭遣使馳上
求正乃小役去時即尊使來時也同心同調彼
此贈答其發使之時不先不後可謂若合符契
矣白樂天之懷夢得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者
殆類是乎惟是小作僅五十六字才窘格卑而
大作四章翩翩建安黄初氣骨詞有盡而意無
盡稽阮諸公望之且當退舍況今人乎不意此
行得此大貺藉是可不朽千秋何其快也即欲
屬和緣按臺將出省爲請告計連日酬酢而半
月簿書堆積几案又費批答稍俟秋凉當勉竭
綿材以希大雅之遺響也先此致謝未悉區區

東李兊宇庶吉士

憶觀風大國時于里選中識足下知爲異品今
春見南宮捷書旋覩中祕之報不勝踴躍賓省
固多奇材然求千里駒于稚齒之日則足下翩

翩乎逐電而馳矣中祕育材之地絲綸調爕之
臣于是乎出博載籍習典故養德器敦儉朴乃
今日先務若詩酒相高馳鶩于翰墨之場則第
二義也不佞才識卑卑　朝廷用過其才常有
隕越之懼玆撫東土且三年矣中秋後即當報
績觀時度才似當引去以避賢路顧未知得如
其願否適賓縣門友舟過東郡遣人相存因附
尺素以相勉勵薄儀侑楲于諸友不能遍也幸
勿以告焉

柬李霖寰總河

往讀贈詩謂丈夫輸心生可捐未嘗不歸命臺下欲生死以之也故朱旺口之開一往視之即向臺下言其淺狹未能盡容全河且謂吾輩作事須度有七八分功夫方可望一二分天助今興工僅三四分耳此座上之屢言册中之別語也臺下因水勢大發開新河以殺之此自出于不得巳至于欲塞全河令其東南向則不佞以爲未可此自一時鄙見固非充西道之所搖惑

也日者蘇家莊之行實借此爲名一致奠于太夫人盡通家子姪之禮談及河事意其太驟謂當緩圖心實無他及至金鄉而濟寧道稟至次雞黍舖而台敎至惓惓懼不佞出寛假之言以解散河夫及運柳者之心不佞固巳深悔此行或以形迹而招疑也至河上用言慰安河夫及諸委官之心惟勉以終事許以後賞絶無一言以慼其志此在河各官之所聞也至省接咨文乃大嘆息謂臺下眞相疑矣葢咨之叮嚀僃防之未至河之前令之會行則顯言于旣至河之後是不佞明以阻撓爲知巳者之所責備私心惶愧何以自容故急于自白不知其詞之激也旋復悔之謂與臺下相知自以爲千古意氣一語相左即見于詞色豈丈夫哉業于會題單縣鄆筒中致悔意承大教見仁人君子何所不容若悻悻然小丈夫眞容身無地所不感激而益輸悃誠者明神殛之矣會稿奉璧不盡之衷見于別楮

柬孫鑑湖檢討

天時人事岌岌已有亂徵而　主上方且視爲細故以小璫爲可恃以公論爲不足信欲以一二空言籠絡天下眞所謂安危利災者哉挽回無術仰屋竊嘆欲庶幾　主之一悟惟忠貞世篤侍在帷幄者或有格心之論若乃疎遠之臣待罪一方因事捄藥使不至横潰莫制此如治病者不從腹心而于四肢治之去其擁腫消其微毒直少快一時耳何益于人身存亡之數哉

伻俟案牘之材本無能經文時值災祲頻仍黃河大決兗西一帶悉爲江湖治之愈甚而遺害愈烈民視治河甚于河害守土者無所施其拯救惟有痛哭流涕已耳久疎問候辱敎深至故敢布其區區惟台慈諒察

柬沈蛟門相公

今歲太行隄之決乃舊歲決口下流之水也李總河開築旺口自是得策但日時無多錢糧不繼所築之工僅及十分二三及丁憂後因豐縣

告急遂開口以殺水勢而河上官見水已流遂謂全河可挽決口可塞職曾親往觀之知其萬萬必淤也業向總河言之初尚不信後乃知某非誣大都河之難治正在李吉口以下堅城集至六座樓一帶二三十里間淤淺難開曾總河初會議時曾估此一段用銀六十八萬後因工程浩大一切錢糧俱移之王家口爲河南出脫水菑而此處所費不及八萬故放水時全河俱深一二丈而此一段獨僅僅五六尺或三四尺

曾公柩歸膠淺不得達徐州家口俱移下小船行至旬日此人人所共知也及王家口塞完而蘇家莊大決以水無所洩耳今歲之決猶是前歲餘菑但黃水已漸至南陽運道不無淤淺之慮而河南諸公以前歲議論不合每每欲嫁禍于某如都水司既上疏欲總河節制巡撫矣今秋新河已淤月餘彼豈不知又上疏專責備巡撫塞河職恐終被陷害故一言自明不然則某豈好越俎談河哉且河亦非某所能辦也心迹之間惟台臺諒詧惶恐惶恐

柬趙淇陽太史

曩台旌過歷下值不佞有至情之痛不及具杯酒接慇懃之歡至今爲歉玉堂清署固絲綸之所從出而經濟之所由講也曩時河決蒙墻當事者窮三省物力以紓難于彼而貽禍于此狂瀾一倒豐沛魚濟悉爲巨浸運道危矣今固未易治也即有人能治之能俾都水氏不從中制乎即不從中制能令 主上捐百萬以供此費

乎夫談河于今是臣子之所避而　主上之所
靳者也門下歷觀往事漢時議河且謂四海之
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今既不擇又
以爲無所用治其患安得不日深不佞且望之
而㤥而以是爲不佞願非所敢聞也惟台慈諒
察

東疏南渚司農

漕糧改折行于米貴之時則民受其利若米賤
而折八錢民已不堪況曹州定陶等處不通水

路米已運至水次又復撤回每石須費脚價及
入倉之費三四錢變賣之時僅值五六錢耳總
河此舉本欲利民反貽之害若民力能堪則河
南之民不赴京陳情矣山東改折無多又幸老
先生垂念桑梓有言必從故敢縷瀆再瀆弟恐
司官尚執前議有難色耳抑某又有憂焉清口
此時未通今歲江南漕糧有七八分不能如期
賴黃河以北有此數萬米輸之太倉亦渴時一
勺也爲　國家長慮尚須及時圖短運之策奈
何將已收之糧而拒之乎幸與司官一商之特
愛敢布其愚惶悚惶悚

東三閣下

河工之役所不忍言懼難爲總河也今此公以
四月初十日已矣即河流全挽亦不啻萬骨之
枯乃聞初八日開口水頗東行一二日後即汪
洋南奔入新河者十只二三而疫疾之作始自
河夫次自鄉民又及於各官河南物故者小委
官二人贊畫趙推官以及總河今朱大叅又病

危矣汪憲長卒有匏台猶未能任事河功無所
統攝僅有許錢二運司同劉郎中猶在擔當塞
河日下三四埽而下埽之時亦有連數十人俱
爲水挽入河中者談之令人悚惕今推河臣須
得諳練河事非嘗試妄爲者以職所見惟沈方
伯季文其人耳極知薦人非職分內事但　國
家大事不敢避嫌隱默也惶悚惶悚

答顧山人

僕與足下未及傾蓋然知爲東吳名士也往王

衍父以楚蜀草敘頗大筆不佞于詩不求名聲
卽求本寧敘與足下書皆出衍父意其得托名
家以爲重雖不佞之幸非不佞之心也大都今
世忌名高吾輩吟咏取適一時妍媸高下天下
後世自有公評安用求名然不佞猶未免于菑
木則名之一念終未能忘第不欲效世俗定價
于雌黃之口耳再辱佳咏媿未能酬不佞持節
內地與塞上不同未免爲俗套所拘必欲相過
當分寸日廪相餉耳齊草一册奉博一笑

數馬集卷之三十四終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書

答王柱明車駕

王家口河工彼中議論久定雖百利口不能與之爭惟有曲從而已所論黃河難塞實本至理今河水已放水從新河者半而黃河已塞八十餘丈今未塞者三十丈須用埽百萬用船二三十隻以眼前觀若微 宗社之靈似有數分可

望全塞然李吉口以下業已潰決七十餘丈單縣今歲被渰過半矣昨遣人護送會公柩至徐州二百里河行十餘日乃知堅城集以下俱淺澁橫流深不及二三尺豐碭之民半爲魚鼈夫損中州萬餘之命而以水患移之單碭諸縣是楚王有疾而移之令尹司馬也仁者不爲況河固難盡塞卽盡塞而秋水一至下流淤淺曹單堅城之間其潰決可勝言哉何者半水如此若以全河注之不決何待三省河工惟山東派夫最多完工甚早染病最少及河南夫疫不佞施藥施錢費幾千金今河夫散矣中州夫貧病不能歸者四千人聚于曹縣乞食不佞行兗西道擇其能行者二千人人各施銀三錢以資其歸又行縣煑粥以食其垂死不能行者不佞惟修陰德以待天之自定耳觀工部近日疏似若以不佞與總河相左不受其節制不知不佞之効力總河固多于三省也人豈盡知論我者亦不敢怨平生惟自反不敢尤人門下必能信之

東翹準台尚賓

承問河工事此不佞所不敢深言者也然與門下同事同心又不敢淺言之王家口之開中州役夫幾三十萬物故者人云過半大都不下四五萬也江北役夫一二萬亦物故過半惟東土役夫十三萬病故者僅百人而所開自下劉口至堅城集流通無淤堅城以下江北所開者水僅深一尺倒灌而上致單縣李吉口渰沒四十五里若碭山一縣悉爲巨浸水無所出乃于侯

家集別銜一路稍稍下小浮橋入徐州此與原䧟六座樓鋪口絕不相涉也此時王家口黃河尚有二十餘丈未塞其深五丈水勢甚猛而一二運同必欲強塞費三省之柳梢麻草幾百萬金役夫一萬其工食日費三四百金不知將來作何結局大都舊河視新河深二丈有奇用埽強攔之水不得不半入新河然下流不通滂沒潰決已不可言若盡塞舊河其害當何紀極此語不可向他人言之恐水部又將謂不佞不受

總河節制欲破壞其功也可爲長太息者此矣

東顧沖吾中丞

三秦形勢之地自古帝王都也在今則北控強虜西隣吐蕃軍儲之需織紝之費採榷之擾爲天下最非夫文武兼資剛柔並用恩威素著者曷稱保釐之任當宁者以畀臺下正以臺下在秦久最得秦人心因舊澤而沛新仁其入更深也臺下猶以任大責重時艱民困爲慮眞聖賢兢業惕厲之心而治秦方略于此亦可覩矣不佞弟治齊二朞強半杜門卽不能卽去心已遊長松茂林間雖強出視事非其好也風波稍息而骨肉摧殘更何好懷可向知已者道惟願臺下弘濟時艱樹駿流鴻以割華分榮耳

東馬心董考功

門下於黜陟之權蓋三辭之而三避之然至當事求人必推門下豈非無意於黜陟人者乃所以善黜陟人者乎若戀戀顧望惟恐其不我屬則天下且謂自處爭鬭之羣安能辨爭之是非

故不佞謂門下此行于天下之人才邪正從辯觀中察之巳審固無勞借聽于聾借視于瞽矣而門下猶惓惓下問若以某爲有所知者于此知仁人君子之用心至明也亦至虛也東土吏治想在台鑒此時各郡開報未一稍俟秋杪當一一請教方敢登之疏冊至于方面則年來乏人甚多大計時視舊額似當少減此亦愛惜人才之意非專爲東土也蓋　主上旣不點用仕途多積薪之嘆落落晨星與絫星滿天時景象

大不同尚可以舊數取盈乎

東尹春霖中丞

兩浙天下首藩不惟財賦人物甲於天下即徒兒奸雄亦爲天下冠異時劉誠意王新建成大功者固浙人然作奸犯科擾亂天下者亦浙人也今京師猾書及稅監用事者所在皆是天下無事則已有則浙人必爲禍胎所恃台臺鎭以安靜而礦稅使有孫隆爲之倡幸不至虐暴生亂耳若海上之事則倭奴此時方偃兵息民惟

淳人稍誘其無賴者十數人掠於海濱不足爲大憂苟訓練舟師擇良裨將足以制之有餘矣山東二璫近日以不剛不柔處之視昔少歛連歲頗亦有秋惟河工一事去冬東兖二郡動支二十萬私費民財不下百萬曾公開王家口全爲歸德一郡不爲　祖陵今人力勝天已將舊河強塞而水亦大半復入徐州矣河南患水視昔已減而兖地水患則倍于河南矣蓋治水先治下流曾公不治下流而以鄰國爲壑用夫四五十萬死者十餘萬惟于王家口致力必使河南之水向曹單東流而後已而直隸堅城集以下全不開濬以致水無所洩今七月杪單縣碭山之間復決而北豐沛悉爲魚鼈水破沛城人民死者又不計其數救歸德而害兩省亦以兩省濱河地無一士大夫與之爭而某稍持異議輒令掌科以他事劾之誰敢復開口乎某之進退無所留戀惟兖地患水人民流離江淮剽悍盜賊易起今歲糧運八月已盡尚止一半入閘

天下事誠不知所終臺下素以天下爲己任試觀此事究竟何如此時新總河已視事聰明練達必有長策然民力已竭病者未起恐難再役耳承明問故敢悉其愚衷諸侯有便嗣布不盡

東劉彬予憲副

曾景默之開王家口直以救歸德之水何暇顧其他若使當日如門下所估將堅城以下大開則今雖有旁溢亦何至沖破城池貽害生靈若此之慘也彼惟恐錢糧有限黃河難塞將二省

之金錢盡縮之以與河南此等存心安望其昌厥後乎今總河之疏亦明言因錢糧不足未經大濬以致堅城淤塞遂有此決于山東江北各道似不相妨但狂瀾方倒欲塞其潰而使之由地中行則必大開堅城至鎮口方可今有此物力乎卽有金錢而勞者方息病者未起徐兗之民半在水中何人與成此役乎不佞不敢以前言偶中為幸猶懼中州諸當事者以決河在單縣欲加罪于東省也一官不足惜第將來之事

未知作何收拾耳初疏原估堅城以下工費及後來所開工費多寡懸絕似當再一申明何如
何如

柬李霖寰總河

治河大事臺下廣詢善謀仰見虛懷採擇不遺蒭蕘顧某愚昧安能佐下風萬一惟聞歐陽公有言河決如失火開河如放火則昔日王家口之開是也鄙意謂治水當治下流若堅城以至鎮口河道流通則黃堌不當決矣黃堌之塞未終而蒙墻決王家口之塞未終而鳳池口決及塞完而李吉口又大決總之不通下流故也今欲治之決當在堅城以下用功或開至鎮口或尋四月放水溢行之路或就今決漫流之路孰低孰高因勢利導此其大較也但今春役夫三省共五六十萬死者相續疫者未起而僅存之民俱被水滲無以為命視去冬景象大相懸絕恐工役之興尚宜斟酌耳單縣為某所分地宜卽趨視決口恐水方盛不便踏勘秋終冬初當

走視且從臺下請教也不盡願言

柬蹇理菴總督

盧龍遼左國之門戶內固京師外防黠虜控制失宜則邊鄙為聳　天子畱意安攘特起元老俾以鎖鑰膽落單于煙清遼塞眢日戎馬之場今為耕穫之地三年報最惟　帝念功晉位大司馬仍持節臥護諸將易不云乎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是豈惟薊門以北藉以貼席卽畿輔而南海岱以東不虞虜患莫聞倭警孰非幕府運

詩之功哉增秩任事焜燿師中萬邦之懷正謂
是矣某守在齊封欣覩盛遇宜効吉甫作誦以
賛元勳媿乏穆如之詠徒抱踴躍之私敬遣材
官代申燕賀倘蒙俯納其爲光榮多矣

東蕭嶽峯司馬

頃接貴部咨文見順天撫院爲買布係節年舊
例應付乃州縣當然事關疆埸大計豈敢故違
以取罪戾但此中所指先年買少而今漸多者
非聽屬縣之言乃據彼中咨文也遠年文移問

有遺失若七八年間咨文具在不得而增減也
二十四年只買三萬餘疋二十五年亦三萬餘
疋二十六七八年竝不移文或在別處買之至
二十九年買十三萬八千三百七十三疋三十
年買十七萬九千三百八十五疋三十一年買
二十三萬九千三十五疋三十二年買十九萬
六千六百一十七疋此皆彼中咨文可據非妄
報之數也山東見布日增貽累地方車戶恐係
委官私買故移咨一查此則同事之情非欲暴
揚其過乃竟無一字回答遽爾上疏且布買于
陵縣臨邑鄉間市鎮而令陵縣以車送之每大
車一輛用贏十隻方可裝布二千疋約重四千
斤若以二十萬布計之須用大車一百輛贏一
千隻陵縣偏僻小邑又無驛遞一時取大車百
輛邑中頗饒之家俱亡匿矣是以順天一鎮之
事而專累陵縣一邑爲民父母安得不爲小民
計乎敬將二十四年起原來咨文移送貴部幸
一查之使知山東之苦累彼中布疋亦可分散

各處買之何必山東哉

東邢知吾冏卿

人旋復拜旨酒香豉楂膏之惠咸飲餌之佳珍
衛生之要物也隋碑精工古雅實爲歐陽率更
書法之祖承晉開唐良不我欺篋中又增一古
帖矣羅伯符爲李霖老薦來在此二十餘日此
生眞書有分草書無功行書大幅儘有遒勁處
惜其用心不虛時有麁疎之病始信書法之難
耳不佞入仕以來以簿書爲勳積古帖雖時究

目臨池未有十日右軍有云若使寡人躭之至此未必謝之此張芝池水盡黑所以獨步千古也門下摹臨晉帖幾奪二王惟時雜以米南宮筆遂稍遜之曾于青州見門下爲馮大宗伯書屏風典雅蒼勁純是二王筆法此體似爲尤勝恃愛敢私布之寄去一卷俟春和有暇乞爲揮灑將傳之世世永以爲寶也寒甚千萬珍重不宣

東余漢城大叅

任慮囚三晉時以平反爰書上塵台覽辱老年丈示云無用是司空城旦書顧以他刻故以華陽國志代之回首舊事今十九年矣老年丈教興三秦望隆九列而急流勇退高尚其事此同儕所望爲羽儀而海內所稱鳳凰翔于千仞者也然丈惟早退故得專精于著作之途高碑大碣長篇短韻上逼漢魏下亦不失爲盛唐此其所得視弟輩戀戀一官無能有所表樹其優劣何如也弟故拙宦沉迷簿書錢穀中二十餘年碌碌誤蒙擢用使撫一方時事紛紜如採權人言水旱天菑與人徒塞河又助天爲虐咸不能有所拯救徒糜厚祿而據高位抑何顏之厚也老丈固以此爲弟榮乎臨朐令遣人賫至大教兼拜佳集奉而卒業眞若連城夜光玩之不忍釋手肅此布謝

東李少春侍御

畿輔重地得借使星一照臨之剔釐激揚菑沴之地化爲樂國咫尺無棣悉爲河潤之鄉不佞

猶餘庥而席厚庇焉以隣封故欲遣一介賀受事久矣而簿書鞅掌拙懶相仍遂成疏節門下不加督過且以翰貺先之感激何如齊中今歲強半豐熟惟東北一隅被菑獨甚濟寧魚臺已成陸沉此則菑于河非菑于雨也不獨魚濟即無棣左右十餘州縣異時倉庾常有數萬穀一糶之于曾再糶之于李盡輸河上而今歲遇菑遂束手無策則此十餘州縣亦河伯貽之菑矣談及河事則人以爲越俎且以矛盾故相側

目而遺害地方迄無窮極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哉自知曠職實多大計必蒙幽斥息肩爲幸萬萬無怨惟辱臺下雅愛惓惓故悉吐露肝鬲佳貺暫拜容專役致謝未悉願言

東李霖寰總河

往讀西征田居二草心固壯之謂是太白復生于美不死今得讀全集則才思縱橫氣格豪邁長或百韻短或四言多至一題二三十首少或十數首如泛滄海覩波濤洶湧鯤鯨出沒令人

口噤目懾神思飛越始知天地間有巨觀彼河伯江神直小小者況于淮濟汶泗之儔乎欲強作序文附驥以傳恐美醜懸絕爲人唾笑又未知尊意以爲可否如不拒當竭十日之精神作數百語以請也恭學詩有年存稿不少然自今觀皆則爲郡守以前語多未妥故躊躇畏縮未敢盡出示人不能不俟稍暇删改若臺下則有作諸工自南都以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天才有異深不可鎮也向[illegible]二草已被人持去本當[illegible]西征田居于郵宁再惠三四部以公于知己者

東暨稅監

人臣共事一君宜以天下事爲一家事勿得自生私意如異時內臣奉使者但知信其下人一偏之說而不肯與同事外臣商確可否不知外臣之意上則仰體　聖心下則拊循百姓使不爲變蓋兩利之術也東省有幸得以礦稅之事歸之臺下去虐就寬豈惟小民以手加額卽不佞輩得徼同事之雅亦莫不欣然願締石交蓋

以臺下平日行事視諸監獨稱安靜近且請之主明乞罷礦稅無已乃歸有司此其意爲小民慮正所以爲　國家慮深遠非取目前承順以爲小忠而已忠言一出萬世流芳而謂不能爲山東六郡民還定安集出之水火者無是理矣故不佞專使布其區區爲民也實爲國也

又

承教三事具見臺下奉　命恭謹不敢不致詳之意然山東江北分爲省直山東有馬監銀七

萬八千今歸臺下稅銀六萬八千包礦銀一萬
八十兩又每百加十五兩以爲方物鋪墊之費
又有包金銀五千六百兩及公費三千六百共
計歲出礦稅正額十七萬一千七百餘金矣而
又加以方物之費通計兩監歲輸幾二十萬矣
六郡頻遭水旱伏此已難至于徐州四萬則徐
淮衝途百貨必經之地取之自易安可復于山
東代抽並山東乃直隸之屬邑乎不佞屢次疏
爭正惟爲此今幸奉明 旨照數包納一官不

委疏中明言 皇上明許又何煩再議也至于
鹽稅則三十二年邊餉至今未解者必取盈十
五萬則遼東宣府軍士一旦脫巾誰任其咎若
三年之議則不敢不以漸割補完前此小疏曾
明言之今俱錄出奉覽至于馬騾則臨步水寶
會場亦聽布政司委官抽銀類解似不必再委
以滋多事況頁在陳公處擾置害民所得數萬
總不滅于郭良萬萬不可入其言知臺下以公
心體國故敢悉吐衷曲伏惟裁察幸甚

柬孫藍石中丞

天降菑禍三輔大饑此四方歸依之地不惟臺
下惻焉興懷卽隣近藩服亦與有隱憂旨晉饑
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君子以背惠不祥宜
其及也況吾 君相朝夕以爲念而臣子漠然
無急病之情豈人臣哉均輸調粟職分之常何
敢自多惟是去秋霪雨濟東諸郡亦多被菑故
今所輸亦僅僅升斗之水稍潤涸鮒若大挽西
江則有 朝廷發賑司農出粟臺下勸分散積

大脩荒政小民可恃以爲命區區移粟何能爲
也拜翰教齒及深以爲媿未悉願言

柬耿華平驗封

主上愼重爵祿至矣獨念啓事之司治亂攸係
起門下于田間復還舊署使司黜陟凡在士紳
孰不忻歡鼓舞謂正人復用時清可期哉某守
在齊藩聞問之言間闊已久閱報敬遣一介爲
門下勸駕蓋古者 天子徵辟嘗使刺史郡守
趣使就道不佞竊附斯義矣銓選之事不敢私

于惟是齊中最急者臨清濟寧二道盖臨清馬瑺駐止商人被虐人心兀兀非得一風力監司以彈壓之則瑺役何所忌憚若濟寧則自前歲決河以來州境沉沒過半魚臺一邑蕩而爲湖近日縣令已逃乃簿尉于中途追之以歸城郭幾沉不俟于司中動六千金使之築護城隄猶無固志欲議遷徙是烏可不爲之急求治河本道而爲之所也往見馬心老推方面不憚五六疏近日只一二疏而止此何望能濟急乎萬惟

門下留意

柬曹嗣山總河

凡議河者憂河而已至于民乃治河之本未及慮也門下不獨憂河而又憂民與言及此是百萬蒼生之福也以愛民之心格上天之心則治河之功可次第成矣某愚戆素以多言取咎今宜深戒然承門下救民之議敢不將順以贊厥成夫勞民以救民雖勞不怨然欲救民而所以救之之策不能萬全則亦未可輕議故與其輕爲之無寧重發之與其悔之於終無如慎之于始始謀出于萬全而後毅然爲之一舉而收成功民乃見德而忘其勞矣今日之河病運病民而 陵寢無恙于斯二者圖萬全之策在臺下必有成畫俟歷覽稍周規爲稍定某當奔走河干以奉約束猶願慎擇其人與之共視地形若谷之易于談河而輕于一試者勿惑其言則所謂如知其難則易者至矣是三省生民百年之計也錢糧大竭當力請之內帑雖不全給亦必

量與其不足者方可派之漕糧七省勿偏累一方則此孑遺之民庶幾其雖勞不怨乎惟臺下裁察

柬耿華平吏部

新命已頒簡書可畏緬想北行之轍或經歷下可得少聆德音也別諭清沙泊事盖亦躊躇久之第此事曾博訪輿論条以藩臬郡縣之言咸謂泊固棄地小清孝婦水之所游漾也自趙含章作令喜以墾田見奇乃容數姓人田其中廬

且基其中每水發田㳙則決高苑之隄以洩水使高博人民不得粒食是以兩縣之害而易數姓之利孰多孰寡智者所能辨也夫安土重遷人之常情今卽委曲處置爲之開糧爲之給資而失其廬墓失其故業孰能忻然樂從顧不遷之能令縣中立一文券歲歲不決高苑之隄至以干戈相殺戮無已時乎此又不佞所大恐也拜命之辱姑與道府再議之然于此亦見任事之難矣伏惟台慈裁察

東藩南渚司農

頃奉台教運糧之事以身任之不令解官進退維谷此不惟饑民受惠卽此中解官亦受其賜矣斛斗俱令各道府較正烙去大都視直隸諸斗甚相懸絕若用以私糴其獲利不啻倍之登州糧船所失無多共二十一隻查無下落者業已乘風破浪先至天津卽所云溺死六人者今覆查之亦止五人此時六府所輸俱已盡到大都不下四萬石卽未能使幾旬之民盡有起色而不至盡須溝壑則台臺與政府救民之功不可誣也若不佞不過因人成事且亦升斗之潤何足爲有無恐台臺徧以糧船漂泊爲慮故敢以聞倂附去萊道稟帖使知係的信也其中詞之過激似亦不必形之口吻吾輩以濟人爲心原不求見德于人惟會沈老先生乞言前二十一船幸已無恙以慰其懸望之心

東曹嗣山總河

郵中奉到大教知台駕由朱旺口而下至郭燰

樓閱南北二渠已得其高下之勢至謂工費不止百萬乃深于治河者葢異府相度形勢俱徐邳塞河之人主持其議渠所估不及二分之一但恐我之苦難而止耳如爲巨室然匠人所估常止半費至爲之不成則主人豈可中止此天下通獘也故今日議河須多請金錢須稍寬限期葢費至百萬猶恐未濟況不及其半乎大禹神聖猶俟八年況吾儕不敢望禹者乎卽不必八年亦可以一二年圖之奈何以二三月間便

欲收功乎以故不論寒暑不計饑寒疾疫而所傷者多財既徒費功亦罔成雖天意之未定亦人謀之未臧也極欲躬悉河上一逕台旌以承指示緣賤體每涉初夏便有注夏之病腰體沉重幾不能動入秋乃覺便利即向者兩會李霖老亦在秋冬間也張鳳彩調曹縣甚當會疏不敢異同濟寧守既與地方相得近又為之議處錢糧不使為無米之炊仍留之濟上以俟鞭策諸容嗣布未悉

東會中水主政

往不佞行役大邦次止嘉州望峨眉在几席間而以考校期逼竟不能渡瀘一眺至今夢寐引領以此為一欠事夫處塵世何日不忙要在山水與豪每遇名勝志在必登乃無後時之悔耳足下此行頗無簡書拘束東過岱宗乘興登眺使山靈不以俗吏笑人一何壯也叨在心期未能奉陪履舄躋日觀而望吳門以洗胸中塵慮然一談及而此意已飄然出天門之上矣不腆魯酒稍助登高之興辛乞炤存

答曹嗣山總河

奉到大教諸議河者紛紛如謂泇成可以通漕而河可漸治謂決在下流不能上薄張秋謂連歲治河民疲力竭不能堪此大役須以數年為期此皆至論也惟謂蒙墻在南決口在北有昭陽泄水沛單魚濟受菑未必為蒙墻之患者恐未必然蓋河惟直趨于海則其勢順而其流駛上流乃免潰決然猶一二歲之中時有旁溢之

患今蘇莊決口向猶直射沛縣而下徐州今則盡轉而北入魚濟矣以下流原無正河所決之地歲淤而高其勢不得不轉而逆流也逆流不快一遇水漲而李吉口以上南北之間在在可決非直蒙墻也但蒙墻乃賈魯原開正道兩岸具在河身源深且新墻之築直以人力強河使東非其性也埽中之土日淘月蝕有如水穿而過寧保其不決乎又王堌一路亦舊黃河入符離出宿遷正道往劉忠宣因河決張秋曾淵四

路一由潁入淮一由渦入亳合渦入淮一由王堌口分爲二集一由符離出宿遷一由碭山界入徐故凡河決處皆自漢以來河所經由地葢北流不快則決而南南地既高則決而北其勢必然也前輩治河如徐武功劉忠宣俱開四五股由南行漕乃可保決乃可塞惟宋鎭山開夏鎭新河以避河侵而決河不治聽其勢之自定乃出李吉口下小浮橋耳彼時河南行久勢將趨北也且河不能侵張秋固也而昭陽之湖已

與漕河通若南陽上下黃水益入日就淤墊則泇河雖成反在下流與無泇等耳去歲縴路已沒今欲修不能若無南陽漕渠與河侵張秋何異此理易見人人皆知但連歲開河民既未甦財又甚匱稍寬一年以觀河勢所歸亦是一策據眼前亦便不至無漕也愚見如斯伏惟台慈裁察

又答曹嗣山

承大教毅然欲挽黃河以平水土而寧漕道甚盛心也某素因議河開罪當路矢緘默自全不輕發言久矣顧于全齊休戚卽欲隱而不言言而不早又恐具疏之時復有異同是某始終以議河蒙罪欲避之而罪反大也不得不吐露于始夫今日開河司道之議以爲懼河侵漕將久而墊淤乎是爲 國家漕運而挽河也 國家大事省直當均任之卽不請內帑不派七省亦當均于三路卽江北州縣頗少亦當派三分之二若中州則視山東爲大奈何使山東任其三

河南任其二而江北僅任其一也將以爲河決山東魚濟單被菑今日之舉爲救山東于陷溺乎則臺下曾任濟寧濟之士民依然家人父子試一問之民間願開河乎不願開河乎葢一聞赴河如赴湯火惟願聽之于天不願卜之于人也異時會景老請同金及漕糧五十萬費民間四五百萬專爲河南水菑而山東且私費二百餘萬引河水以自灌彼徒以陵運爲詞山東亦不敢辭也今日開河在山東猶可以已被淤田

地不過代為納糧而已而此河不治則王家口壩終不能保王堌上下隨處皆可決憂河者獨山東哉竊謂開河若為漕運則彼此均任其責若為水菑則河南為急山東為緩斷斷乎彼當多派庶可以償異日浪費　朝廷之金而少洩山東死亡流離之恨也臺下持心如鑒空衡平初無偏重而司道建議乃難為山東若此不知鳲鳩飼子朝自上而下則夕自下而上向既為河南而偏矣今可再偏乎抑某又有言開河非

難而相度為難來書專為處銀尚未定所開之處不知仍在朱旺口乎抑稍更易之也夫河之所棄人不能與之爭萬一費七十萬金而河復不通是益重三省之困也今日可不慮及乎謂欲侯指示定處方敢弃丢一視而徐議派銀庶無後悔任瞽之人不識忌諱惟台臺諒察

數馬集卷之三十五終

數馬集卷之三十六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書

答九江榷關曾中水門人

部中以榷關爲美差盍人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而賢友屢辭夫惟屢辭此趙南老所以必欲借重而不以他屬者也財利非能汚人人自汚之如九江榷船於丈尺之間雖不能減而稅從公平不妄加增則人人感悅賢聲起矣視事欲

勤日日放關不滯人舟楫稅銀親兌不使吏書得以重壓只此便是盡職固不必推正稅以與人而後爲廉也台駕至齊河不佞茫然不及知故不能具一薄程以獻辱使者臨之具感厚雅由齊河至省只四十里倘迂道一顧固所願也非所敢必也佳貺拜川絲息香外有寄吊敝同年彭秀南書儀二封幸令從者轉致之此老在敝縣甚得民心其子孝廉居家幸門下爲致意焉

答李霖寰少保

台駕言歸倏經春夏每寤寐有懷猶時時見同舟聯榻劇談世務而傍及詩文也白水盟心言猶在耳離合之嘆彼此同之臺下動業文章高出一世國史名臣自有本傳何假無能之辭爲之揄揚所汲汲欲附名集末者以名世自不易逢鳳翼固不易附晏子與代子長尚願執鞭況當吾世親炙其人而諷詠其詩文乎故愚不頌賢拙不稱能而某爲之者區區之心欲有所托

以傳于天下後世也至謂玄晏之論可重三都則臺下之才遠過太沖鄙人之言敢望玄晏哉遠承翰貺情好珍重佳卷及硯鼎諸物皆名筆美器誼不敢辭謹巳拜嘉四詩巳和當專役馳上曹嗣老初閱河歸挽黃未有定議茅泇工巳畢今歲漕舟不憂愆期臺下之功百世之利也使旋肅此奉謝未悉願言

柬陳懷雲銀臺

銀臺尊貲向鮮持節鎮撫藩封者而老公祖以

開府之命留中遂藉此出臨藩國便道爲晝繡之遊以俟新綸不亦可乎且武陵佳勝桃花源水今無恙也抵舍後方渡湘而西逾嶽麓而涉沅水望天柱日覲于雲霞縹緲間豈非大丈夫壯遊乎聞仙舟過漕河弟守在歷下無能縮地請益惟是使星照臨于地方吏治民生必悉之矣馳驅所得幸以相示此亦詩人賦皇華意也

答尹春宸中丞

向承惠書知所以得謗之由坐評隲屬官不少

假借致于南北廣布流言嗟乎此仕途之通患近世之極痛也不惟兩越即北方頗稱直道去歲論一郡守亦被鼓扇風濤幾涓公論至今談之猶令人色變也雌黃易亂白黑終明不媿者心倘來者遇臺下以虛舟觸舟覩之則金陵固不爭之場而江漢亦徜徉之地何不快也某之戇直甚于台臺信心而行更不顧後爲人張目者屢矣幸有憐其拙官信其無他者攷近推西川則忌者力阻迨推大農丞則信者共挽或阻或挽皆有定數至于 主上愛惜名器持不與人則九列僅存其十一班超終老于玉門觸目如斯某何敢望且夫不用其身而陰借其力節鉞有衰絰之士槩戢多巳擯之人恐台臺尚須坐俟數載況如某者敢望一旦遷移也朝論紛紜菑異日甚自燕以南麥既盡耗蝗復蔽野饑饉頻仍盜賊將起天變人怒于茲巳極與其得遷不如罷歸此非妄言實至論也辱遠使相存不勝感戢肅此附謝未悉願言

與部科論淮徐道事

淮徐道卜汝梁之爲人天下所知也駐在徐州日與暨蘇相接教稼以抽過稅凡三移文而後止又于進銀疏內歷數山東應抽過稅之處今若不出一言將來必且多方撥置爲山東之害若其人之穢惡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則某固深知之亦逆料其必出穢言以相加也近見其所刻揭帖猶明目張膽言喬嵩原疏載山東應抽過稅若干處及陳增原委官若干人夫當陳增

委官時某尚爲右方佁且　明旨方嚴誰能禁之今則具疏以請稅俱包納不許委官一人又奉有　明旨矣以　新旨而停舊旨例也彼于脅嵩之疏抽擾害民者信如著蔡于撫臣之疏禁止委抽者則忽如弁髦且內官所不敢爲者而彼欲強爲之非所謂視內官尤甚者乎渠因盤璫物匿珍寶甚多遂悻然告休爲搬運深藏之計恐不知者誤信其言故敢一及之若夫得失禍福則某固付之度外久矣謹啓

與京中要路論淮徐道事

山東過稅之抽三移文暨祿幸而得止淮徐道之揭職自可已然職非好暴人之過以爲功也其受淮徐道之害亟矣蓋陳增初故時鄒平知縣王紹徽先被陳璫爲恭進礦金礦銀事參奏住俸曲處俸餘四百兩托蒲臺委官李麒同一快手解至徐州值陳增正死渠恐淮徐道混挐將銀及鹽稅銀四百五十兩私銀四百兩憑委官趙艮將交與主家吳兊宗逃回山東職卽行文淮徐道令李麒前去查明渠卽隱下鹽稅及麒私銀只將鄒平銀取出五十兩賞兊宗以五十兩賞其快手管大本餘三百兩作李麒贓銀被彼搜獲者造册解進李麒執稱尚有銀八百五十兩趙艮將爲之證將麒責十五板職以鄒平清吏處銀四百亦甚苦也乃于今春移書暨祿祿以銀旣解進豈可作贓沒之遂連追出兊宗大本銀百兩印給四百兩批廻職乃爲代題開俸是稅監猶可理諭而縉紳難以情告㒵汝

梁戀稅三月乃與暨交代造册將陳增平日某處委官抽銀若干及勒掯山東解金銀批廻百餘張凡王惟忠輩索銀未遂妄捏掛欠如招遠萊陽有欠黃金八十兩者又將解銀年分未完者俱造册交與暨祿遂爲不刋之書今職與力爭惟抽過稅一款幸疏已得　旨內官止矣而淮道不止此外又議馬騾又議掛欠又議拖欠夫天下有不索財內監者乎而交代者又與以定數豈易挽耶去冬十月十五日滕鄒二縣承

委將往徐州查所畱掛欠批廻路遇淮徐道差人執票一起承差陳詩吳行友一起快手魯錦一起王時來俱稱赴京公幹內有陳增管寶石潞棣在內人言籍籍謂潞棣盡以寶石精金獻之淮道故將棣等送回七人者皆增心腹非其快手也至十九日又差快手位鳳鳴二十三日承差周楫二十五快手韓國望俱稱赴京公幹姑無論其送潞棣等何故而一兵道數日之間六次差人往京用馬十七匹果何說也縣驛簿

籍班班可考山東驛遞安能當一外道騷擾耶至于司房王鵬經給馬票塡本道舍人王一鵬與之逃來山東監役即已役已身非監身耶此非于山東有干與者職不宜言亦不忍言不知彼中撫院亦知之否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伏乞裁察

啓曹嗣山總河

今日閱宋掌科疏則中州之人急欲開黃河以保王家口其意良切囘亦正論但未知連年開河物力彫殘當有意外之慮耳至謂以全力而用之泇則殊非公論葢開泇費旣無多視王家口之役不能十分之一而有濟于運其工視王家口不啻十之令今日無泇則雖堅城不淤黃河安瀾而徐州以下河中石閘在在爲梗馬家淺諸處以五六百人挽一舟終日不能升也能保全運無虞不亦難乎此語不惟難爲梅水部而且難爲李霖老矣茀司河議居要地者皆中州人則治黃之議在臺下亦不可不速彼固居

中而制外又且以　陵而壓運言輕重足以勤人之聽聞舉禍福足以奪人之心魄吁可畏哉魚臺垂沉欲借徭夫暫守城隄此時未用似亦可從惟台臺命之

答曹嗣山總河

日蒙派銀之議非敢有異同葢山東自東征添餉以來歲增四十五萬其銀多派之田糧而田糧多鄕先生有也以此交口言有司加賦五六年來多方裁兵僅減去三十萬尚存十五萬又

礦稅二項包銀十餘萬視十年以前時尚多三十萬橫征今若再加三十萬則六十萬矣彼縉紳士民豈不驚駭故鄙意以爲量力度勢僅可出十五萬庶上不廢公下不虐民京師卿先生或猶能相安于無言不然且咎不佞之不爭不佞亦何以自解也大都興大役者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時詘舉贏恐違天時相度不審恐失地利增賦太多恐違人和惟臺下于此三者再加籌度愼重而發使百無一失　國家幸甚

生民幸甚

答耿華平銓曹

宦途半虛天工多曠蒿目世道者咸以人才爲急而用人之人又其所最急也門下清忠明允人倫攸屬雖退處林皐實負公輔之望故當宁亟加推轂欲使品藻才賢扶翼世運虛席以冀日望歸　朝不佞叨守齊藩獲瞻手範彈冠之念實倍恒情茲當臨岐竊願有請夫取與不苟臨事能成者才之上也抗節稜稜嶒然不滓者才之次也當今之時抗節亦可以收名而挽回尤貧于斷割歷覯世尚頹然風靡外托抗節以爲名高而于世道實無所裨益紛紛聚訟何所底極然則徇名責實掄才于不激不隨之間其持衡者之急務乎遠辱翰貺多荷奬借敬拜碑刻四幅而奕世芳猷具覩其詳矣餘儀藉手完璧致謝適爲稅事與江北有小言疏草一紙奉覽併祈台炤不宣

答洪訒韋憲長

枌榆之鄉近稱仕國然惟館中二三君子翩翩廊廟其由藩臬躋者固若晨星也門下文章品格卓冠一時久歷中外茂著成績吾黨姻戚可膺節鉞而秉樞衡者當以翁丈爲稱首而秉志謙沖用情篤至於世誼中每弘奬不佞若以爲可効一割之用者夫不佞賦性太戇任事太眞濫厠疆埸已逾涯分若九列崇班貳卿要秩庸敢冀乎惟是吾鄉積習遠迹避嫌不相汲引甚有橫生妬媢恐其逼己者此則賢者所不能免

而不佞私誓于心不敢効前輩所爲也夫南金竹箭世所稱美況出于鄉而忍相貶損以墜其聲價乎竊于門下願共篤斯義矣

答謝在杭舊東昌司理

送者回辱手教及寄來葉台老二幣書扇俱領訖爭過稅事自有公論不足深辨然江北黨多助之者衆不佞寡援所恃者一理耳即不幸被其中傷亦不過掛冠歸耳我以郤稅渠以抽稅我之郤稅也奉有　明旨渠之欲抽稅也實抗

明旨不佞雖負亦勝雖去亦榮況暨祿奉旨已久而自十月抽至二月公然解進戀中涓之稅劾中涓之爲稍有媿恥者何忍蹈之乃以委官經紀詆人不知誰爲委官經紀耶小疏入抄不知南中議論何如但恐抄多不全茲附十册凡要路相知者幸爲致一册漕儲道一言之失不佞業已付之東流矣有便幸慰安之若再有畱滯胸中者有如皎日塡補事俟有機會當爲寄數字于銓部此時京中紛爭內外壅格即用力無益也幸少自寬適將往河上冗甚不及具葉台老書會時乞致謝俟有便別圖嗣音也不盡

啓董定所恤部

文章法律迥然二事側聞門下贊龍虎之文久矣乃持三尺奉　詔書慮囚海濱當事者誠知門下能以經術緣飾法比多仁恕愛利可生全無知赤子耶不佞向嘗備官西曹錄囚三晉所縱舍死罪百五十人而推情尋迹開以生倪者

亦復不少至于身負重贓久禁囹圄者多爲之議減或爲奏釋其所以全活之者與出之死地無異回首舊事今十八年矣而覩門下茲行猶津津然色喜謂吾輩念在濟人藉此稍修陰功正不必榮階膴仕而後爲快耳

啓邢知吾

不奉起居又半載矣俗事苦人日不暇給想在諒察近爲抽取過稅事不能含忍具一揭于部科斥徐道之非資同年李修吾以其屬也助之

相攻語具疏中不佞以李叅程王致令被逮誠有風力第陳增物故稅事即歸併暨祿時正隆冬縱不抽稅以寛商民亦何不可而淮徐道即呈請抽銀甘以其身行中消之事又開手本送暨祿令其踵陳増故事議抽山東不知不佞方疏請包稅專禁抽擾新奉　明旨何敢以弁髦視之幸暨祿中止又于進銀疏內明言山東越省不便委官抽取以致稅銀虧少茲誠不知何心淮徐道無責也而李亦憑之入疏何也世變

江河日甚一日凡抽稅進銀皆稅璫事而公然爲之且負氣凌人至斥人爲委官經紀不知代稅監抽稅者爲委官乎抑止其抽者爲委官乎不佞辨疏雖詳其始末中間猶多隱諱不欲効市井所爲茲附一册奉覽以當捧腹前小卷求揮灑者計必久竣專役來領扇六握併求草書外不腆爲門下取酒非敢云潤筆也呵呵

東塞理菴大司馬

翰教自燕邸而豫兼得讀平播碑文敘事精密鑄詞古雅以平淮蔡刻石方之則韓碑柳雅兼長並美固足以垂方史冊而焜燿來禩也敬當珍襲以爲世寶買布更關疆埸豈敢自分畛域以誤大計然互相稽查使武弁不得因緣爲奸實以相成承教知無所督過益仞休休之量茲萊州叅戎朱拱極之任古北口敬托代候起居朱老成有識潔己愛士倘辱蒯拂遇之必能不負鞭策也臨啓不勝鄉往

東曹嗣山總河

台旌西指歷曹南而上延津濱河守隄吏視蟻穴佚畚鍤惟謹汎濫河伯從此當遵奉約束退處于清泠之淵不敢與吾民爭尺寸地矣某匆匆歸來未得追隨後塵相荒度之役乃心未嘗不馳驟于曹單金鄉沮洳間也任城高會臨風懷古追賀李之遺蹤庶幾見之欲吟一詩以請正詞壇而李詩在上有景亦道不得沉吟數日乃成小律錄之扇頭聊博一笑不腆芹藻以從者之久淹于外也少佐風飧惟惠然存之榮感

不淺矣

答丹徒令張絅菴門人

掄士大邦覩英賢濟濟不啻種玉藍田採珠南海至于連城夜光令人驚咤以爲千百載一遇者則惟足下與二三子不可多得也去春覩戰勝之報不勝踴躍館選不與則又私心惜之然古稱三立功居其一儒者濟物惟作令易行其志一喜怒關人休戚一奢儉關人貧富一勤惰關人聚散京口名邑苟惠澤及人便可爲吾畏

壘將來爲諫官爲卿執其建竪皆基于此視區區讀書中祕以言語文章爲勳績未可同日論也勉之勉之不佞故起家州守當時及第爲翰林者今已無存而一二在事稍稱白眚者皆綰符牧民之人也舟過齊境不佞不及伸餉客之禮而翰使遠臨足下用意良厚不腆程儀容專役致之不宜

答曹嗣山總河

舜禹河干覩淮州蕩漾于陽侯波濤中不勝慨嘆及王濟寧得講合劉撥締諦逖而喜曰向見江左夷吾吾無憂矣夫談河者懼于不任而亦戒于輕任臺下任矣而又出之以詳愼之思咨諏之審故雖畚鍤未施而旣倒狂瀾已就吾經理中矣匪佞匪佞不肖巡行所部問民疾苦職也而臺下猥自枉重郊勞讌享贈賄有加焉臨岐祖送登眺晋連千秋意氣令人直以心相許初不覺底裏盡露而話太繁也歸來文移山積方圖遣使奉謝而使者已辱臨之開械奉讀

言情皆珍敢不頓首稱謝容當專力陳其感激之懷不宜

答魏道沖太史

向與二令叔一爲同年一爲同官仰慕尊門文章氣節爲世作程私心鄉往恨未能交尊大人及門下驩然長安馬上亦時時望見尊公顏色矣門下奮迹揚芳高步玉堂之上朝修詞令夕講經濟待見　天子念魏氏之笏比之甘棠拔置相位以嗣先世風烈是方今人士所仰望也

不佞簿書俗吏米鹽錢穀之間時効一割若乃文章聲律雖復効顰如西域賈胡入長安市中覩諸寶物惟知駭愕豈能攘爲已有乎過承弘奬媿赧實深答李北海久斥在外一旦入朝衣冠古朴觀者如市不佞羨之慕之顧何時得逐隊都門如門下所謂登龍者乎辱華翰先施深以得交爲慰肅此奉謝不盡願言

答曹嗣山總河

河干暴露前此李霖老親嘗之不佞亦親見之

矣此時猶可若至三月以後其氣息薰蒸眞有令人難堪者吾儕爲國任事何敢自逸然覩之燕燕居息者眞不啻霄壤恨國家之酬河臣反不得與九邊同論是可嘆也朱旺口舊河惟據所聞及以鄙意度之謂積土雖移故議稍移而上若故迹可因與開生地不同自當從舊此惟臺下身任其責豈可從傍阻撓司庫三萬金亦已交與委官發解挑見謂宜令兗西道于附近州縣各發銀二千令買米運至單縣以備河夫買用前歲河南夫病亦多坐饑餓無覔米處也惟台裁之

答吳二泉冏卿

近日海內談清品者則吾鄉癸未榜有二人焉門下與李九老是也夫砥節礪俗世固有之然欲清以立身勤以任事不激不亢以歸中道則吾鄉二君又非皎皎以立名者固人倫之標準國家之楨幹也不佞簿書俗吏耳慕清修而不能至知任事而不能通時或激亢以見尤于世

入齊來一因河事得罪于中州一因稅事得罪于江北中夜循省惟有早圖引退庶幾不履禍機無媿老氏止足之戒云爾每覩門下薦歷九列大政將及深爲世道彈冠欲一通候以敘鄉往而疏懶成僻遂令門下先之且弘奬過情不勝感媿使旋肅此附謝不盡之衷具于別楮

答于念東冏卿

初秋擬之河上得拜謁盡所願言暑熱交侵遂至八月乃往而台駕行矣瞻望靡及徒有神往

賢郡患水日甚一日雖助餉折糧所減近二萬
金稍寬旦夕然漂沒浮沉已幾一半將何以自
存門下身當其患亦有良策可出之重淵否日
來總河議濬朱旺口復用舊河不佞意謂此地
兩挑兩淤其所開之土原未他徙而所淤之泥
又增在內是視昔倍之也然今已興工勢且難
止各道中亦有謂當稍移上流六七里者然從
中主議多淮邳豐沛人恐其議未易奪也金錢
有限民力大竭將來不知何所底止遠辱翰教

恍若面晤冗中肅此報謝不盡區區

答兗西道來憲長

天下事不可不果决亦不可不慎重派夫十萬
以三月畢工計用土方銀四十萬則每月須放
銀十三萬三千三百有奇又外幫十八萬每月
須放銀六萬門下能計東兗二郡有銀五十八
萬可以借用然後興工不則夫到河上無銀可
繼亂之道也況戶部以七萬漕糧尚爾爭執與
工部動氣而欲使山東解邊之銀盡留借用萬
一邊兵有變誰任其咎不佞請總河若不題准
則解部之銀決不敢借也此惟以山東一省計
之耳又聞江北大荒流民渡江而南者日以數
萬即四萬之夫無銀可給江北能供此役乎若
山東開而江北不開他日工完又令山東開江
北之工是山東獨任其苦也聞近日三部議銀
山東大老已徵色發聲謂黃河關七省事奈何
獨累山東今使任其半已不公矣況可使獨任
乎六郡外幫夫役十八萬兩計一月之外能使

之陸續解到惟河上借銀三十萬則萬萬不敢
任當與總河及濟寧道再商之此大事也始之
不慎後悔無及

答溧陽縣令

山東過稅上固免之而徐道不免移文于暨瑺
具呈于撫按形之文移者三見之章奏者一不
佞不得已以一揭爭之原爲小民除患有何甚
于淸議若三吳士論必不佞之非而彼之是則
守封疆者必惟人肆虐噤不敢出一言然後爲

君子倡此論者其人品可知不佞又何辨焉六安釋憾之說尤爲可笑論六安者乃孔道長不佞楚中曾與相處不孔之怨而卜之怨乎且卜已久轉徐州六安雖其舊屬豈必開報者皆由于卜若同鄉在仕途者被人指摘不佞皆爲脩怨則終年代人爭閒氣寧有了日乎不佞所爭者公事所恃者正理亦不能向持論之人一一辯白大省臺操是非以議議乎天下天下亦操是非以評品乎省臺古今大可畏者固自有在

登二二有氣力者所能移易不佞視去一官如脫屣耳然在親翁今後逢人亦不必談及此事益談之則爲彼黨援者必爲之求勝其說益長默坐以聽彼之自消可也交人亦未易無端至前匹夫猶或按劒不佞亦不敢犯也不宣

答曹嗣山總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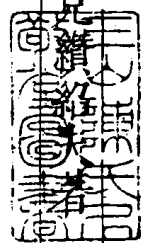
犬馬賤辰何勞尊長記憶拜登華貺衛感交深河上天寒兩京江淮之銀又復未至每念河夫凍餓未嘗不展轉思惟顧東方庫藏如洗真無可佐急用者所諭工部事例可以開除即行司另借起解矣臨清倉糧三移咨而司農三不允今無可奈何乃求之管倉者得其私許遂令各縣徑解兗州此時亦輸有近半矣承命再查未解若干約于孟春即動司庫借補也尚有一策可以相助　皇上稅銀半許部用若移咨工部將暨祿三十四年上半年之稅徑留河工則正二月間可得銀一萬五千兩亦渴時一滴也江北河務可依此行之否惟台裁不宣

答馮文所僉憲

自念門下阻棘廣川孤寂旅舍欲遣人邀文旌暫過麾下懼于天寒難于命駕欲俟涉春圖之而使者以高文至矣古雅宏麗清新聳拔自是門下餘事乃其稱許過當弘獎失實則汶峨江漢海嶽之靈當知某文便不至此若加謝讓何所逃罪以是蒙譽得無類顧愷之夜詠爲謝瞻所贊美耶佳集四五種愈出愈奇淘汰精鍊玉潔珠輝使王元美見之當嘆百部之爲繁三矣

以下原缺

溫陵黄克纘著

書

答總河曽嗣山

河工垂成而意外之事尚有若塞河之再決者乃知河固未易談談河真未易也初謂新河已竟然聞尚有滋處初謂已深然聞尚有張采莊九里溝二淺處今郭㬉樓之分流得無爲九里之流不駛乎蘇莊之再決得無爲張采莊之淺爲梗乎江北地方不敢妄度獨張采莊之地最高則嘗再三與濟寧道言之非今日也此時水未大發而下流已不能洩若秋水大至當復何如姑留決口數丈以俟漲過然後議之亦不得已之計耳又聞宿遷以下河亦大淺糧船難行則河之爲阻又不獨徐州之上矣此三處鄙意以爲當待八月後于其傍調徭夫再開一灣河以通其阻庶幾冬〻來不至復淤耳此屬臆說惟老先生博採輿論以徐圖之因虛懷下問故敢盡言也

柬李湘洲國子監

曩待罪湖南往來三湘間得數瞻風範聆緒論眞若天柱南嶽倒影瀟湘其淸爽澄碧令人對之神怡照之骨淸也入齊以來爲塵務所困闊焉問問惟憶仙舟過漕河曾一通尺疏然不知又歷幾年所矣門下淸望彌隆涵養益粹經綸啓沃之任虛席以俟此時上下未交政事多壅轉否爲泰豈異人任哉某微材劇用竊位漕淮雖抱區區咫尺之義無捄饑饉昏墊之民且抱而不通直而少婉要路隣封時多督過其不至隕越以羞知己者幸耳適犬子將執經門下肅此候起居不腆附將聊脩蘊藻之誠惟台慈炤存幸甚

答鄭崑岩中丞

齊秦間隔邈如天涯惟聞破虜安疆鴻業屢建乃知南人未嘗不可用于西北而文章之士未嘗不能建撻伐之功也榮擢 制府輿論推服

可汗閼氏仰首受係又不止右賢遠遁當戶折首而已僕抵任當陳踴躍使來奉到佳刻把玩盈日賦則屈宋漢魏樂府古詩逼眞選體五七言律洋洋盛唐書檄序記俱韓柳以上人語至於典章律例記事拾遺種種皆經世之訏謨有用之實學三太史序文雖臻厥美猶未窮其妙也此雖臺下餘緒然求之今世名卿才士殆稱寡匹矣別論濟南丞孫君文章政事俱出俗吏承命當益加珍愛

答叅將杜文煥

久聞麾下文武具備東西間隔願交無由遽使至拜李霖老書及大教知垂情于不肖者甚備顧不肖爲郎署及視學時頗留意文事亦嘗操翰染墨今久困簿書未得息肩舊業荒蕪久矣麾下天才卓躒世所鮮儔暫息鞍馬沉酣典籍發爲麗藻直窺古人堂奧豈不佞所能置喙惟是李公之命所不敢辭而麾下雅意又知音者所共賞也用是既敘其詞復贈以詩恨塵務如蝟日不暇給來使處客舍數日恐不能久候遂從簿書餘晷中成之粉飾無鹽以勝西子殊可羞耳佳貺槩不敢領嫌于鬻文也惟麾下諒之

柬莊冲虛少詹

憶將發瀟湘時辱門下臨岐繾綣兼賜贈言令人顧嶽麓而徘徊逗橘洲而夷猶也一入歷下丰範日遠辛丑上計都下一瞻顏色風塵奔走匆匆分袂欲如向者秉燭開尊賦詩屬和寧可復得門下視草鑾坡資望益隆茲啓沃 青宮

出入 講幄叅密勿之議躋論思之班爲日非遙矣某無能爲役倘藉台庇不卽罷去他日台臺都俞賡歌于內某奔走禦侮于外筋力未衰猶堪一任鞭策乎

答曹嗣山總河

三疏揭俱領大教河工從昔易生議論新河雖開原未衝闊水稍溢出何足爲病而同在地方者已自求多若河勢不成如前歲決口難塞新河在在淺澁當何如指摘也查議息事之 旨

若不可不回奏則當具疏言此開河時錢糧不
敷民力已困亦不暇議築河堤夏秋水雖溢出
至冬當自歸漕卽人字河原係議濬分流以防
秋漲非河決也弱不敵強秋當自於且劉忠宣
河工告成之後尚築縷水隄離黃河三四里又
築太行隄離縷水隄十餘里常圖寛廣之地以
爲伏秋河水游衍之所今河隄且未築又何暇
議縷隄行隄乎今日河工當看河之大勢所趨
何處安可以一二分餘水淤及民田便指爲河

之病如此則誰敢任事哉且人字河亦非兗西
道所分土也 明主可以理奪宰執自有高見
分管之官不必議處以灰任事之心鄙見如斯
惟台臺再酌之

柬陳景玄漕院

自使節臨江而萬艘雲飛盡入濟河不待初秋
而漕事已垂竣矣玆雖吏士用命亦精誠感格
四瀆効靈故涸者溢險者夷由江而淮而河而
加若枕席度舟故無難也守土之吏藉此得免
譴罰之患追後期之罰豈非厚幸黃河既挽縷
隄未築天時人力誠未暇及河水稍溢亦其常
態一經秋漲河形自闊隆冬水落則流自歸漕
以今事勢度之成功之數十居七八若以王家
口之役方之則爾時放水處處梗澁在在潰決
下徐之流十無四五似未可與今日例論也不
佞於河上行視十數次歷年開河俱未滿意此
番若遲于放水再俟旬日以待江北九里溝工
完則數十年永賴寔在斯役惜開口太早其病

在徐州之上十里地開而未深與邳宿之間淺
而未開不得專咎上流且郭媛樓原屬顧大參
所開非來憲長分地也河乃公事凡在地方俱
當明言臺下鑑空衡平毫無成心故某敢盡其
愚計在亮察

柬林柱宇冏卿

閫人寡援其砥節當官常百倍于人然不免于
人後若門下之居西臺非所謂刻意勵節者乎
猶外推數次而後以冏寺與之自非公論難以

盡泯則涇渭不分而賢否莫辨矣然此亦吾閩人之過甚世多阿意奉迎爲人驅除而吾鄉不然如省中曾君一廉自守不攻善類而年例之推業已首及豈非乏攻擊之疏無鷹犬之用耶嗚呼時事如此尚可以一日居此位哉稅使未收民窮財盡近京之地飛蝗蔽天河工未竟民心岌岌而　廊廟之上方分門樹黨同我者進異我者退此時而不知引退亦甚愚矣某以直指未到故爾遲遲今且上疏力求乞休矣臺下

愛我其以爲然否

答曹嗣山總河

治河實難不惟茫無下手時難于相度而功已垂成尚有潰冒衝突之患蘇子所謂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于成功則今日事勢是也見漕院疏以河小溢傷南直之田便有督過兖西道意不知河之溢豈今日哉即平居安瀾時夏秋稍漲濱河常有十數里以爲河伯游衍之所人亦不能與之爭也當王家口初開時南溢夏邑北溢單縣豐沛蕭碭之間無處無水豈可與今同日而論故治河難矣而調衆口猶難大疏說塞決口當相機宜極是不然恐聞者又增一番說話也張綵莊及九里溝總看伏秋衝刷何如若衝刷得去便成大河此事亦有一二分要藉神力也同在地方因有所聞故前偶及之亦恃台臺之能採納耳承教具悉區畫之詳真無遺策大司農窘甚催銀委官亦將到斯亦無怪其然但山東之銀在二

郡借五萬者業已取回即日起解其餘州縣所借台臺亦坐有見銀抵還若州縣查明倉口二郡守畱心催委官速行則盡夏月亦可至部數日前有書來言借銀三十萬業具書回覆謂借則無可應但此月內當督發三十萬金以應其急了此則三十二年以前逋負不及百分之一亦海内所希有者何必督過哉此書想亦已到可稍慰其心矣敬附此聞不盡

柬李霖寰司馬

久疎問問欲候公除方馳一介候起居而大教
至矣眷念交遊深存意氣縮結之情形于翰墨
感激感激泇河之開實萬世永賴而議者因姤
婦之口信爲實然萬艘齊行也而曰偶遭大雨
避險就夷也而曰棄深就淺葢至三年通漕猶
云終成棄河都下但聞治黃之議猶費百數十
萬輒亦信泇之不足恃紛紛疑之不知昔之治
河欲去其害兼資其利今之治黃去泇之害以
保泇之利耳使黃不逆行運道不被侵南陽漕

渠不淺澀則雖如臺下前疏拱手以謝河伯曰
賴天之靈已有運道何不可者故因當事有問
輒剖折明白以復朱相公沈少司空及署工科
者此自　國家大事當以公心言之豈爲臺下
相處素厚而後明目張膽明其開泇之功哉朱
旺口新河已八九分垂成但當時於迎河處開
剝太薄未及放水而水自衝入江北之工九里
溝有數十丈全然未開不佞到河上歷言張縣
莊地高欲再開四五尺而濟寧道不甚從也僅
再濬二尺水東注全河俱深丈一二尺獨此二
處僅深八尺耳傍溢泛濫坐此之由今伏水衝
刷二地亦漸至丈餘矣塞夬本易以此流則彼
淤也乃塞者見其易成議以一月完工不佞以
工速成則易壞椿橛必不盡用欲稍遲之而不
從也及至合龍門而水遂再決餘椿數千一夜
被人燒毀此不用椿之驗也今復再塞頗廢前
功大都河之成毀自有天意然於人謀亦不能
無工拙不佞葢嘗謀之於事先而非言之於事

後幸大勢已定故今猶可望成功耳以臺下之
惓惓于此故詳言之

答成生洲主政

留銓淸曹人倫所屬名公鉅卿接踵而出即近
者李霖老嘗用之以懋動淸時垂光來禩矣又
何羨於青瑣栢臺嘵嘵然以口舌爲勳績搏擊
爲正直哉承教知已入南龍蟠虎踞之勝燕磯
牛渚之奇供我登眺發我吟詠而諸曹閒暇勝
友如雲道德功業則孫耿諸公文章節槩則葉

劉省臺諸老詞人則如區如焦如曾如謝名畫則如吳如朱二胡二魏其揮毫染翰有聲詞塲者更僕未易數也不佞五載齊臺嘗願息肩于南與山川名士結此良緣而造物不我與徒形寤歎恐罪盬日積終當罷去惟有維舟浦口潛約一二知已遍遊諸名勝而復歸耳使來過承弘奬當之殊媿應酬方劇不能具四六以謝其佳貺則藉手完璧致謝伏乞照亮

答王漢冲總兵

丈夫建牙萬里佩征蠻將軍綬叱咤風雲鞭笞徭獠令內地得安邊釁不作斯亦可以垂芳千禩勒銘鼎彝何必嶺海珠崖而後可以行其志哉彼之勝粤西者不過樓船湧卒月餉頗多番船珠官珍奇雜沓借其餉可以自潤資其貨可以啚遷然而有志之士且以爲恥况于都護之爵惟均佩印之名猶古舍此向彼庸何愈乎願足下無以不移粤東爲歉也夫勲業無常時至則建變故難測利多則傾苟命當封侯分宜腰玉則蒼梧桂林亦可以樹不朽矣不佞居齊五年息肩無所隨分盡職不勇異思事所當爭衆怨不避苟心無媿何恤人言惟視官爲倘來故于心無係累也辱愛最厚故併及之

柬沈龍江相公

人君用臣貴能聽其言而行其志不然雖尊崇其身無益也　主上以舊學碩德起相公于田畝之中天下喁喁想望太平而用之不盡其才任之不罄其忠入告雖切間隔如故礦稅未罷

大僚未庸郊廟未親日講未御言路未補內帑未散賦斂未寬廢黜未起囚繫未釋凡相公所欲積誠懇禱望　主上以必行者皆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如此則縈以三孤繫以白玉眞虛禮耳夫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之義也相公引身而退保淸節于始終全令名于出處無媿古今完人惟世道頹波砥柱無托覘國運者不能無歎息于此耳台駕歸必經齊疆謹遣材官護送代爲負弩

答金戴槐恤刑

近讀台翰知往返遼陽經三閱月所覩塞外險易之處武弁驕蹇之情甌脫蕭條之狀以及行軍屯田之宜琳宮梵宇之盛無不備具居然一出塞圖也而籌邊之略亦寓其中不佞少懷壯志常欲歷覽九邊縱觀形勝而宦轍所經多在中原僅一眺白登踰鴈門歷寧武岢嵐周遊雲中太原之墟而已猶未及東盡鴨綠江北抵黃龍府其山川景物尤爲奇也虜之盛衰固無定

形惟中國士馬健飽制禦有方則可轉弱爲強而其要又在　朝廷今中涓横據山海債帥奔走宦寺本原之地先自汚濁又安能振作邊政以固籓籬也因承宏議輒盡鄙懷總之杞憂雖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遠囘未及修候先辱翰教感謝不盡

東沈蛟門相公

自古任天下之重甚難而任天下于當今之世尤難蓋　上心未易轉移而士紳妄有窺測苦心調停不以爲功而壅滯齟齬即以爲罪至於勢位相逼嫌隙易生黨同伐異風波倐起妄意得序者進成功者退力爲驅除而不顧　國家之大體後世之公評當此之時即丙魏姚宋亦豈能安其位而行其志哉所賴　主上聖明洞見始末曲從乞身之請而併罷忮者以伸衆論使天下知人臣不能和衷欲擠人以自便者終不得遂則何益矣嗟乎富貴爵祿同歸于盡惟有三立與天同久往礦稅之興非自相公始也

而調劑中外使不至激而爲變且以次蠲除焉又東平倭西平播動業著于寰宇不專權不植利寛大與天下相安固捄時之賢相也今得請歸家優游暮年人間之福莫大於是亦何必疲精力于畏途較長短于衆口哉某于相公之去既爲　國家惜又爲知己幸也仙舟過漕河未得奔走迎送謹遣材官行臺代爲負弩

東黃雲蛟巡漕

日以河事漫瀆台聽不以狂瞽爲罪且多採納

幸甚感甚某於河工非其專責顧念天下事嘗求其大利而畧其小害如泇之利在通漕漕苟通矣雖有時淺涸乃小害無傷也黃之利在趨徐苟歸徐矣雖有時旁溢亦小害無傷也要在以徐圖之耳夫泇河已行三載而議者猶指爲棄河苟非親履其地得不爲人言所惑乎河雖未免旁溢然視昔日破沛城浮魚臺危及金鄉單濟今其害已減十之七八矣當事者固當周善後之思審勢者當許其爲徐圖之計此某之

所願有獻于臺下者也閒仙舟已過清源行且報命京國咫尺清光竟孤一晤不惟臺下有落莫之嘆而不佞亦以不御李君爲恨矣

柬朱蘭嵎翰林

辛丑之春隨計吏後一奉顏色嗣是風波震蕩薄領沉迷遂成疎闊念之未嘗不自媿也南北踐更詞林舊事而　留都又門下故里往見雅游諸詠龍蟠虎踞之勢雨花燕子之奇俱入三四公品題茲行且以江山爲園圃以烟霞爲所嘻收其勝槩括之吟囊用勒金石而播簡冊作不朽盛事也媿不佞俗吏一領齊臺便逾五載無由得入白門躡鍾山一杖一屐追隨嘯詠貞令山川笑人無計解嘲也聞舟過河下敬以不腆程儀奉犒榜人外素卷一軸欲乞小楷如麻姑壇記大者二三十行以爲法式知門下能維舟片時不我靳也敢私布之

柬彭晞暘

錦江玉局之遊回首已逾一紀頭顱鬚鬓半已

成翁不知老丈亦復何如林居閒適早脫塵網討精神當十倍于弟但長才未展終令人鬱鬱耳有以修養書見遺者覩老丈著論鑿鑿皆參同悟眞中語夫能立言以教人而不能鍊性以成仙者世未之有老丈其已與廣成赤松諸君遊乎弟久羈塵鞅未證此道且肩人重任不得不任勞怨每與權倖爭是非輒如履虎尾而奪狼食欲養其內猶恐人之食其外也視老丈逍遙物表保壽命而全太和不幾霄壤哉令弟以

試事入齊會間得問門下起居茲以不腆奉寄少助參术之費長江在望神與俱西

柬彭旦陽張雨若二主考

文星照臨歷下幸得一望清光詫爲盛事雖萬戶侯之封不榮于此奈放榜數日此有簿書之勞彼有應酬之劇促膝談心不能數刻而使節行矣會難別易自昔而然何但今日乃形嗟嘆岱岳之遊海內大觀恨不能持節納屨以隨後塵南望天門日觀見紫氣隆隆而起則使節陟

其巔矣不腆尊酒少助登高之典幸乞鑒存舊作一首書之扇頭請正亦登岱作也邪子愿草扇及疏草拙刻二三種奉覽不盡願言

柬李桂亭年丈

丁酉之春經過舊遊獲謁臺下清風惠政歌頌載途逾十餘載卿貳雖陟節鉞未移五嶺南北日坐春風中銷瘴癘于林菁偃甲兵于山海久道成化匪直虔南赤子霑被藏澤已也　主上慎重用人六卿之席尚虛其四即日　徵書南下使典銓衡海內縉紳咸待品藻同籍領袖非兄翁而誰某最稱愚陋所歷仕宦俱從刀筆錢穀間稍著微勞叨茲重任實逾其分性復褊淺不能與世浮沉至處權貴尤乏含忍自分得遭斥逐以安止足實符素心何暇計得失于一時希通顯于末路也兄翁自佐兗時即已知我鎮虔南又悉弟行事當必有以裁而教之寧如書中獎借云爾乎

柬溫用廷按臺

武定古無棣之墟近世漢庶人之所分封也宣宗曾駐蹕城下耀德觀兵消變未形吾鄉楊文敏寔叅謀帷幄焉茲者使節按臨于此思昔躍馬揮戈之場勃然動　聖君賢相之想可稱齊中勝遊矣惜不佞株守歷下無能奉陪徒勤鄉往未知其山川形勢可稱東秦十二否北風漸寒惟若時自愛不宣

柬張凌虛

不佞聞張孝廉之名舊矣遺榮謝世不上公車

以筆墨書史自娛所著文選纂註刪六臣之繁蕪而補其闕爲昭明異代忠臣斯亦千載不朽之業也吳下故多高士自五嶽山人而後門下實繼芳躅不佞敬之慕之自惟方拄世網未得與鴻冥之士論心敘契日犬子輩遣人求書門下辱贈詩二章弘奬過當若以不佞形勞案牘而能神遊風雅者至於鶴和九皐之句則直取其臭味要之佩纕自媿俗吏何以得此劉玄德所謂孔北海亦知人間有劉備今古之情固不

殊也遂於簿書之暇和韻二章書之便面遠寄門下豈敢混魚目于明珠抑將求減堊於斤匠云爾素卷別求揮灑風便幸惠德音也

柬姚養谷諫議

從邸報中得讀大疏以馬瑠疏揭互異叅其欺罔雖　聖明不能割情正法然凛凛斧鉞足以寒此瑠之膽令其垂首喪氣不敢復萌指鹿之奸矣東土商民實藉洪庇免遭魚肉豈惟不佞在事諸人默荷覆露已哉且因山東而推及遼左爲之請罷榷務使塞外蕭索之區既疲困之軍士見之當溫如挾纊喜若投醪踴躍願赴匈奴一戰不敢自愛其死也此誼今世罕舉而自臺下發之感激心服所不鐫之五内非夫也便中肅此言謝

答李霖寰司馬

伏念臺下讀禮三年已及公除援琴而歌固知其未能成聲然世道多故　廟廊空虛冢卿栢臺乏人已久度德論才非臺下誰屬哉至于東

西二[illegible]聚衆窺伺宣雲戒心薊遼喪膽若求尊俎折衝則北門鎖鑰又當暫屬臺下未可謂彼有人焉可以高枕而卧也河上之役自朱旺而下順流者六七十里過此則南北泛溢與舊日蘇莊無異蓋所開之渠上闊下狹又未畢工水卒衝入故溢而北潰百里成湖僅有一半入舊時淤河耳乃知天下事談之甚易成之甚難今日河工未可槩敘底績也以皆臺下所欲聞故併及之

東徐石樓中丞

閩中生齒日繁衣食日窘商于海者旣被殺戮喪其資本耕于山者復遭旱潦失其俯仰故連歲之間人心思亂非仗撫治有方消弭有術則一發于延建再發于漳南民之淪胥以亡當不知所底止矣感念再造此恩何極東省兩歲之間蝗蝻大起接連燕豫所在爲災羣飛蔽天聚食遍地雖出穀購易多方撲捕終不能盡仲秋以來三月不雨二麥播種十僅二三竊恐冬盡

春初民窮思亂變且不測也且虜欵日久釁端日開聚衆要挾羽書告急司農大匱邊餉不支主上雖時發德音而終不免爲財利所惑橫征未除正賦日急從古天下之亂未有不自失民心始今其時矣老公祖坐策時事亦可以爲可久安長治否

數馬集卷之三十七終

數馬集卷之三十八

溫陵黄克纉紹夫著

書

答顧冲吾中丞

翁丈榮滿晋擢夏卿公論共愜知己欣慰欲遣一使奉賀以計典方逼官評未就故遲之也往者縣官被逮一言回 天足爲吾黨生色弟叅馬璫亦出不得已蓋彼因樹恩瀛海將彼中稅銀俱于淸源取足故歴數其重稅之狀庶幾轉

移 聖心而疏入旋値歸併有司機會故齊中亦得輕至數萬從此淸源不容此璫再履其地亦一快也渠不得逞志又復上疏誣欲再議以河間稅銀未有所出既失于此欲求增於彼迫叅疏再上渠亦惶媿今已遵奉 前旨不敢再爭窮寇勿追敬遵來教矣余直指三疏切直視翁丈疏更甚中毒亦或坐此以後當謹防之弟于此中亦增千餘精兵爲衛蓋馬璫刺客甚多人皆爲弟懼之也試錄拜領外山東錄二册墨刻二種拙疏二册併請政不盡

答王玉沙憲長

西蜀居萬嶺之中民風偷薄吏治不肅得老年丈提綱振紀其間當月異而歲不同至于臬司胥吏紛如蝟毛請丐恩澤糾纏不已往惟蔡見老在蜀稍能立法以維其弊弟不揣以代庖之人妄爲紛更一切勞怨不避離蜀之後幾中白簡至今談之猶爲色變老年丈盛德雅望樹表立標深山窮谷之中虎冠鷙擊之吏且爲回心

嚮化況于幺麽小鼠者乎貧窶兼隆大計後且有殊擢弟忝竊以來精神意氣日就衰倦明夏滿六年考欲圖歸計不知得遂所願否

東楊荆岩少宗伯

小疏朴野無文直取其明白易入庶幾 主上覩之有所感發乃兹刻數首雖不盡見用而用者已十之七八矣如叅程守訓疏以作威作福爲言且謂近日中官叅論有司徑擬差官校拏解來京是 旨意徑自出中官矣從此後遂無

有叅官擬差官校者德州守備不待委官叅奏徑賠銀五百兩疏言稅監委官遂無以失銀賴人者如此之類疏雖不下而言實見用竊謂于世道微有所益玆得太親翁大敘以弁其首許弟河工礦稅二事真得弟之苦心處所謂鮑子知我也一言重于九鼎又文章之餘事矣敘已刻就敬遣人齎十冊奉覽不腆程儀聊申芹敬非敢曰潤筆也惟勿麾而却之幸甚

答吳冏卿

漢石慶最稱醇謹然天子問馬不過執策數馬以對及謂馬字連尾而五今少一譴死而已至於馬之良否與解馬之利病未聞其有所建明也不佞五載爲州解馬者屢五載撫齊議馬者亦屢然欲于毛齒牝壯之外識其神駿尅減強賣之外盡其弊端亦不能一一形之戒諭載之簿牒也門下窮俵馬之弊書相馬之術無微不析無幽不照使任事之臣而皆若此則天閑雲錦豈少于沙苑九邊駃騎豈下于渥洼哉移此相馬者以相人將騏驥無鹽車之困而款段無路車之驂矣銓衡之任虛席以俟弟盍爲海內望之邊報日急司農急餉齊中咨遍督責最嚴自弟爲方伯以來解京正額俱完九分之九惟一二極災極疲之地鞭朴所不能施者微有逋負今猶責之不已自古天下之亂未有不起于民日貧而賦日急者甚可憂也

答茅二岑水部

往聞鹿門先生有賢子能繼前業而光大之門

下是也然不知其曾令章丘而循聲表表又不知臺中建白及南水部所上疏俱垂世之言非得佳刻讀之則猶耳食也至于菽園詩草往往有漢魏風致盛唐諸公皆所不論門下真有光尊人哉夏鎮漕渠咽喉與山東接壤通塞利害勢實相關借重名賢豈惟魚沛蒙福兗之東西實利賴之不佞誼叨共事以計典之逼未遑遣使賀視事辱使者先之情好綢繆文采鉅麗若以不佞爲可與同好而辱收之不佞何以得此

哉感激高誼先附使者布其謝私惟台慈之鑒
諒焉

又

河工年來頻舉惟加為有實用所少者畧加充
拓及時時濬淺耳此惟調兩省徭夫足任其事
不為繁費也黃河雖三次開濬公私之費計以
千萬竟未成功今歲俛成矣以上廣下狹竟從
中潰而下流遂至泛濫然所決之地幸遡徐州
其滄沒無多且南陽漕渠垂淤不淤此亦開河

之一効也今民力大困役難再興鄙意以為宜
少徐之再經冬春觀水勢趨向何如然後會議
總之 國家所急在漕漕苟利矣徐碭小害自
其常事可緩圖也辱門下虛懷下問敢私布之
然非敢云石畫也水衡諸公豈無灼見乎餘不
敢贅

東葉玉城鹺臺

會溫用老道臺下欲用舊曹縣于拾遺疏中此
君長垣人也離曹甚近取謗之由不能盡無但
不佞與之相處八年為勘河往曹縣五次所姓
未有一詞侵及于彼其才之揮霍則十柄中不
過一二人而已蓋自河決蒙墻三省會勘及開
王家口巡漕總河總漕巡撫三省守巡河道三
四工部及東兗歸德太守管河同知通判贊畫
推官解銀中書太僕來曹者一日常二三十員
本官應之夫馬下程小飯中火件件不失其所
用之財半出羨餘又為曾總河蓋一駐劄衙門
費銀數千修二察院費銀千兩議者謂其收銀

頗重其實與諸州縣收銀無異也他人得羨餘
用之于私而彼用之于公亦可原矣又謂其糶
倉米與河夫得餘金二千兩當開王家口時米
價踴貴非彼糶倉米四五千石則餓死之夫更
多餘銀悉用以補公費不足不佞曾查之俱有
着落非入巳也此官以河道銀不解陳增為其
所叅提問袁憲長擬以公徒非不佞上疏免之
則終身受累矣今若加以惡名是為陳璫報怨
也原其所由緣兗西道川中議揚酋事以呈兩

阮公文撫勦互異爲趙準臺李霖寰忝調入齊爲河決單縣太行隄李霖寰又欲忝之不佞力捄得免以成令係李同縣又授業門人思釋憾于彼言于不佞者屢矣不佞荅以若守道兗州言其當處則亦處之然竟未有指摘之者乃因進表入京遂布謗言如彼用心真所謂睚眦必報且怒移甲乙非君子也以臺下同事地方有言不敢不吐不佞於成初非有平昔之知不過泛泛屬官耳伏惟裁察

答喬聚垣中丞

三巴弟所嘗遊也其山川之奇拔民物之殷富文風之盛麗甲於中土惟是坻夷錯處自汶江以南便多羌蠻時時梗吾教化吏治窳惰山谷深邃民幾不見天日異時持節鎮撫者緣俗而治未能有所祓濯震蕩二十年來蜀治視中土稱不振焉天惠蜀民使老年丈仗鉞以鎮撫之挽汶江之水以洗駹筰之風消峨眉之雪以澆雜夷之俗在此行也弟去蜀踰一紀矣寤寐參井猶時時入夔門而遊天府與青青子衿上下議論卽今歲所舉蜀士猶半爲弟薪槱之遺焉弟豈忘蜀哉因翰教下及不勝舊遊之念而深有望于老年丈之化蜀也坐席未溫而分廪以貺弟誼厚矣弟何敢辭茀青天蜀道報使非易稍寬歲月俟覓便圖之耳使旋先此附謝伏惟台炤不宣

答李景山總兵

丈夫建節疆埸立功殊域若非相時引退優游

林壑則鐘鳴漏盡夜行不休不免爲有識者所笑足下結髮從戎著勳華夏垂老息肩故里寄迹名山出處全節豈非古今所希覯哉不佞居齊十載如鳥倦飛雖功業罔建而濃華已澹倘明歲得遂所請擬過武林遨遊西湖天竺間不遍涉名勝不止麾下能効韓蘄王策蹇從我于烟水雲霞間乎令郎故是奇才取封侯如拾芥能稍濟以冲晦則所向無空濶矣翰敎至値討事方竣疲困殊甚率爾奉復不盡所懷

東宋澤田侍御

須拜翰教之辱匆匆附謝次日閱邸報得大疏讀之則侃侃乎匡時正論也今世之敝坐主既自聖不恤人言而爲之臣者亦姑委于君之不能納泄泄從事或聊以緩語遜詞開其端使君自擇玩時愒日死而後已其弊至于上下相蒙大小成風日吾非不言君自不用耳嗚呼古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大臣以道事君誼固若此哉門下一言而當事者因之竦動其心激昂其

氣稍稍欲以去就死生諍之庶幾感悟　人主即未知將來何如而于用人一事亦微有轉動者其機已漸萌芽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此疏當與諍臣論並傳匪諛匪諛欲馳一介候起居恐旌節巡行南北靡定謹寓尺素于譚府侯有入京回使代爲轉寄惟祈台鑒炤原幸甚

東王旭陽行人

側聞使節渡海而歸業已抵家夫涉萬里之波濤揚中國之恩信舟楫不驚冊國無恙此雖仗

天子威靈海若効順而忠信涉川孚及豚魚使臣之勞不可泯也異時敝鄉謝司徒曾履此險歸來即躋九列登八座今日之事可謂後先媲美矣不知往來海外次止閩中山川風俗民生利病形之歌咏者亦鐫爲奉使錄使朝士得聞之否不佞久叨大邦澤則不究而齒益增今且倦飛思返故林矣然讀史見張騫遍歷外國時復思慕昔人乘槎得織女支機石以問嚴君平者決非虛語于使節歸不覺踴躍而願有聞

也

答浙江楊總戎

嶼夷三載海波不揚青齊晏然便是德威所被何必擒生折馘乃爲功也榮擢兩越爲海內宸重鎮且居閩海上流若讋服島夷不敢竊發則東甌以南陰受其賜奚論吳山浙水恃以爲重已哉閱報知視師有日轅門旌旗一旦變色諸裨將俯伏聽命不敢仰視丈夫得志非肘係大將兵符曷稱愉快浙固戚少保立功之地東陽

台紹諸兵勇於公闔少保以法律整齊之至今稱雄天下願麾下益壯厥猶紹少保遺烈策勳南北豈不休哉

答王霽宇御史大夫

久客名邦謂虛度韶華則可若夫久道成化對時育物則無以稱之正恐鬢髮彫謝令春色笑人耳若乃　北極恩光從十數年不令諸道節度得窺春明門惟一少司空從服闋趨耳分限已定詎敢有他覬遷延未卽告歸猶屬不知去

就也門下讀禮荏苒一期疎懶之人久闕問訊忽辱瑤緘不勝感悚使旋肅此奉謝未悉願言

上朱金庭相公

榷稅事荷相公鼎力調停歸之有司民間禍害去其太半矣而有司奉行未必能仰體德意商人重利每每不肯輸納臨清六萬八千之數去歲幾不足額卽六郡有司包納六萬者亦多逋只以累藩司大都欲取利必不顧名節欲顧名節必不能取利商人不思今日之寬視昔日已減數倍一加稽核便自生謗至有與稅監無異之言實不可使聞于人不得已具疏　請乞停止亦知鴻毛之言不足挽回　天聽然亦聊陳正理以冀　上之萬一悔悟而已矧有相公補天妙手必能曲爲轉移是外吏所延頸而思望者也

答黃雲蛟侍御

恭惟臺下三持使節掄文執憲大昭芳譽宜擢九列以俟秉均而　當宁難于用人致枉后惠

文有若晨星遂使前勞未酬後差踵至卽所居地便督漕輓代後進之士供厥常職賢勞之嘆能無如北山所云乎惟是臣子體　國夷險不辭老成持重經畫素預用以彈壓有司鞭策將士使四百萬之賦灌輸並進則合臺有功於國一入都門　天子當有殊酬矣某叨在守土常賦之供每懼後期仰藉風猷以鞭策之吏士之幸不佞之福也不腆奉賀聊修常禮而辱翰使遠臨虛心下問瓊瑤之賜使投桃者增媿焉

敢不稽首登受以戴明德使旋肅此致謝諸容
歸布不宣

東戴相軒諫議李光宇侍御

向見散館報開列舘職方用爲慰乃奉　旨則諫議也果抄者誤耶抑閣中有更改耶然前輩上君子不得爲宰相則願爲諫官宰相得行其道而一榜得至宰相者幾人且非三十年不可到諫官得行其言朝拜官夕可上疏是諫官未必下於舘職也惟是進言之方須擇其有關于

世道人所不能言者而言之則言用而澤及天下即不用而議論在萬世皆足不朽若有爲而言或爲人羽翼或代人驅除或泛言塞責皆無取焉老丈試取近時章奏覽之其言之當否可十得其五六矣不佞叨目已久行且爲乞身計惟願知己之友建竪光明俊偉使得託之于人曰此某蜀中所取士也豈不榮哉

東江禹門給諫

昔人稱言官得行其志與宰相等今之宰相志不得行蓋十有七八矣而言官章奏猶十行五六是諫官得售其志又勝于宰相也台臺鍾閩海之英擷典籍之華宜留內翰以豫卜相而格于例出居諫垣自恒情視之若未爲華選然吾鄉宰相入國朝甚少其起于諫評官至正卿者不少也試觀今日六垣中一何寥寥耶然則正色立　朝讜言弼　主以重吾鄉因以重諫垣非台臺孰望哉古稱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士君子欲行其志舍諫官何適不佞叨居左輔竊

覩盛事且常恨吾鄉仕宦易爲人所輕願從台臺一振其積衰之勢輒不俟識面遂進其狂詫附以不腆聊以侑椷非敢云賀也惟台鑒賜涵爲荷

東張二水翰林

不佞少居海曲往來青陽涵江間見南山聳翠溪水橫流尊府之祖居在焉知其間必鍾祥毓靈生俊偉人物以應山川及爲小孫求婚于令侄知尊叔侄應南宮之試者彬彬濟濟也今春

見報而門下儼然及第自　先朝以來四十年間吾邑及第者五人其發之也盛則其收功也必宏無論卿貳輩出枚卜當及而稷契夔龍事業亦從此出矣美美不佞俗吏也自州郡以上無所不試獨絕意于內翰之一途已不能爲而令枌榆親戚中爲之豈不爲吾邑之光山川之榮哉

東夏給諫諱子暘

往言奉使外國者如徐福入海訪三神山將至

即爲風引去其難如此以台臺使琉球觀之夏去秋還如履平地無亦　國家威靈所暢海若潛蹤風伯効順而使者精誠可格豚魚利涉大川海不揚波耶夫萬里巨浸渤澥自異數月往返變態靡常夜望星斗晝看雲山神龍巨魚鼓舞出沒世外奇觀必有可喜可駭可賦可傳者非使臣彩筆鋪張其盛孰能播之來祺哉竊願有聞也報　命後八座開府次第陞遷然皆台臺分內物未足侈爲盛事惟陳旅獒之章申毖裘之戒以輔佐　聖天子盛治是所望於諫諍之臣者耳

東溫用廷按臺

論相之典吾鄉與推者三人然次日即有四疏攻九老而荊老亦爲宋掌科波及吾閩人何負天下而攻之若此即今與推者七人除趙南老淸品無議其餘數人欲如九老之一介不取能之乎彼羣攻者亦有良心獨不試思彼之立身行已可與之論淸濁否不佞見此益增感慨已決意必歸不欲與魍魅世界爭短長矣

答王霽宇御史大夫

主上一日而立四輔此百年之曠典也若王若于德望素孚海內屬目已久慕爾闡微亦有李葉二人同時彙征在小國得之誠爲過望然此二君者或淸修震俗或開誠布公雖未知後來相業何如而不敢爲不善以負四海仰望之心皆可坐策其必能也第聞王荊老因子病孫幼情甚無聊恐不能爲世道強出若出則　主上

猶或折節虛已以聽也

柬申瑶泉相公

門生蒙老師造就忘其駑駘得逐驊騮之後塵葢及今夏末且以撫齊報六年政矣賦性愚拙遇事則直已而行不復知宦途有委婉遷就事往往爲人督過然心本無他人或見諒以此未至顛覆不貽辱老師門墻顧今歲則體漸病而志漸灰矣嗜進不敢求退不能遲囘濟南終貽恥辱緬想老師紅顔棟國黑頭辭歸青史功名

林泉樂事兼而有之邇來談詩染翰坐隱臥遊與諸文士爲樂赫蹏尺幅見寶士林是韓范富歐之所不能兼而蘇黃米蔡之所不能備者也鄉往之餘惟有羨慕

答杜爵齋太守

同門兄弟老丈實首列清華諫諍之章流傳海内咳唾珠璣未足云也何意一謫遂成留滯江淮之間首尾十年然使老丈不謫便躋清卿優游九列如肖薇諸兄稱快矣安得淮陽循良之政與汲長孺並流史冊哉今巳陳臬德棣騤騤大用昔之久屈安知不大伸耶弟愚不曉事遍歷勞人之職然寸寸自致三十年不休回首前事直如駑馬之度驊騮將抵國門而筋力竭矣斯亦弟枯槁顛仆遠放荒郊之時也而老丈方且任重致遠過都歷塊愈遠愈健斯眞驥駑之判乎大章超盛入初凌沈轢宋已爲難及若草書則翩翩右軍非二十年臨池不能到也始信兼才何所不有附使致謝晤言在邇不盡縷縷

柬李光宇鹽院

聞使節將按長蘆山東舊時行部遍歷濟南兖州東昌而青萊登各官俱會于歷城泰安間計爾時當得面敘契闊殊喜躍也不佞以閏月望當考六年滿但覩近來議論紛紛殊無忠厚正直意思心竊危之欲自引去而疏久不下欲再陳又聞 聖上爲相公喪子久不進閣一切奏本俱不開封姑稍遲之老丈垂問 國家大計此自策之素定然旣承問矣不敢不畧言其槩

大都稅事不罷民力終不能支天下不能無事
雖言者接踵付之罔聞然終不可不言也稅雖
半歸工部然　國家欲建　三殿何待抽稅嘉
靖中不建　三殿乎彼時不聞有稅也近日江
北暨祿身故雖具疏請止然名爲罷稅而疏內
密以稅事歸曾保是導之也此可單言也大僚
不補司道多缺行取不下　太子不講學章疏
不批答塲疆金錢不以養兵士而以奉驕虜京
師守衛軍士半屬內官山人冒名頂糧戶工部

商人爲中官索取鋪墊無不破家蕩産無人敢
當至于南京進鮮　御衣御器等船動以數十
隻代裝商貨一驛折乾夫動至二三百兩南兵
部當稍裁抑之少塡船隻如百損給以一船則
民力稍甦矣大都今世錢財半費之邊半入之
中官搜求愈廣而匱乏愈甚不節其流而廣開
其源孰能給之此數款者雖言未必行然亦可
少過其濫觴乎恃在知己故敢不諱煞老丈自
有權衡非不佞所能助也惶悚惶悚

卷終

數馬集卷之三十九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書

柬李九我相公

主上聖明不爲忌者之言舍賢相不用雖帝堯知人之明亦不過此矣吾鄉自楊文敏後相業無聞今玆　簡在當繹思素懷忠義之　肯益求報補葢因人言而意氣激昂者非也因人言而隨俗轉移者亦非也某沉迷簿書閒方因病

求去何敢談天下大事然仰望相公樹光明俊偉之業爲吾閩山川生色則此心終惓惓耳仰體淸節不敢以寸幣爲賀惟進其愚言想台慈能信之也

柬于穀峰相公

領節臨藩忽周六載尸位之誚夙夜匪忘雖陳考績之章實附乞身之請幸而得遂則縱麋鹿于豐草可任優游苟不從心則騁駑駘于末途且復蹩躠顧自分既審求退未已則以負乘見逐者或以知止見原不任之罪庶可末減乎老先生方際會風雲沐浴日月進退百僚陶冶萬彙一言弘奬華衮不足爲榮數字誤褒丘山有難比重若乃贈以章服寵以彝尊此宰相之殊禮藩吏之極榮也某何人斯可以當此九頓登嘉未敢方命容馳一介踵門叩謝曷勝感戢之至

又

修顔廟碑銘自是千古一大文字須令鍾王執

筆方可垂之琬琰奈世鮮其人一二縉紳以書法著名者又如王子敬可使書羊欣之裙而不可使書太極殿之扁故假手杜生謂其楷法精細稍便靑衿劾法而已過蒙奬飾非所敢當也登州有蘇長公海市圖及詩和者甚衆欲重勒之然此生良熱艱于遠行業已飄然南旋不能爲蓬萊閣結一段勝緣也刻手有一沈生在此原非從吳刻石攜至者皆門生邢子愿或未之知此君草書逼眞二王文章高出六朝二十年

林下無人起用茲座師作相乃彼彈冠相慶之時也

柬鄭崑岩中丞

往讀佳集及諸籌邊疏深嘆人才難得邊事久壞而曉暢戎務深懷遠圖者莫如臺下方期以著績華夷流光竹素爲　國家建百年無事之計不謂方至平娍即已遘疾壯志未酬乞身而歸功名建立莫不有數可勝嘆哉然今日事勢往事實難言官權重制府權輕設施未竟議論

已至繫騏驥之足而縛賁育之手欲其馳騁奮發必不能矣臺下飄然引疾而去使利族無所復施銜蘆無所復事明哲保身不爲不快也某倦飛已久病體相同方躡高蹤思全末路未知歸期定于何日耳

札濟寧州

霪雨異常濟兗東三郡見在水中頽屋沉竈濡首滅頂者共六十餘州縣非如黃河之決僅四州縣被渰猶可移彼救此稍得全活也雖行道府欲查搜倉穀庫藏爲分甘絕少計然河工三舉所在如掃各邑自救不暇安能救人斯亦危急存亡之秋也已奏乞發　內帑恐亦終成畫餅錢糧暫停徵不可如常催併姑俟從容圖之不佞欲以一手獨障江河能乎哉可付長嘆

柬曹嗣山總河

積雨踰月百川湧沸以衣帶黃河納天下水之半豈不溢出至于黃堌口故道則河伯素所經行賈魯劉忠宣俱嘗濬之異時道府竊議謂開

此口則河不必治　陵固無傷運亦不害奈中州諸公不欲水經宋地唱爲侵　祖陵之說以聳動　聖心必欲開王家口下李吉口堅城集乃快其意此一方之偏論非天下之公言也今雖稍決然大勢尚歸朱旺新河則水退塞之亦易爲力萬一難塞雖鑿之以殺水勢亦自不妨蓋舊時借黃爲運道徐邳乾涸則漕舟難行今已有泇河不假手河伯矣何苦拂逆水性強之北行符離在泗州之北二百餘里水出宿遷小

河口于　祖陵何與而藉口侵　陵誣矣此沓
大於實乃天意非人力之所能爲同在地方利
害相關敢不愼密以副台命謹啓

啓葉相公

頃承大教深憂輔弼之難知係衷言實出遠慮
昔日諸公惟不憂其難故不能盡忠極慮以匡
國家反懷私圖樹黨求勝使功名損于末路物
望孤于曩時相公之憂及此所謂既知其難則
易者至矣惟是海內民窮財盡今歲水災跨都

連省木棲水處之民豈堪供輸貢稅而邊餉
國費急于星火郡國倉庾搜括如洗縱懷百憂
難展一籌自古　國家之亂皆由數千里水旱
無以救之盜賊乘之而起漢之黃巾唐之芝巢
可爲明鑒須二三相公轉移　聖心代處邊餉
弘施救濟庶幾可收拾耳此腹心元氣之論非
虛談也行道艱難小民困苦之狀想在台炤流
民圖貴邑前輩事也令人追慕不已

柬楊止菴少宰

頃接邸報見貴部覆某六年考滿擬加部銜誤
被　聖恩陞貳司馬仍舊巡撫自惟待罪多年
辠愆山積不蒙罷斥已爲厚幸乃假以華衮褒
其任事卽協濟河工調停礦稅皆職分當爲何
足以掛齒煩而奬飾過當侈爲美談遂得增秩
兼官求退反進策駑駘以遠到許短翮以高翔
雖自知其不能亦翹然而私喜此非老先生特
達之知不以庸衆相視安敢望課功于論罪之
日剳榮於遠辱之時哉感激高情直銘五內不

知所報惟有勉自樹立以不負推轂庶幾酬德
于異日耳

答張滄州親丈

夏初得報知榮選滄州旋見撫按留用原守疏
而部中久不覆知親翁未免稍候以全遜讓之
誼乃至秋來竟無音耗亦意親翁當往視事矣
滄州瀛海重地州守職在親民若加意吏治爲
民造福便可垂不朽之名不佞初試亦爲此官
雖勉自砥礪然從今思之少年行事尚未盡當

蓋追徵詞訟乃有司二大要領追徵不在鞭朴宜用鼓舞完負之數每比須自記之不可開自吏書問理須虛心隔別研審不可寄耳目于人小事當速爲決斷勿久滯累民至于喜怒之際刑罰易偏囹圄之中毋多冤死戒之愼之勿復輕加于民所當嚴以待之者衙門人役而已千緒萬端總不出清愼勤三字親翁年方強仕徒以親老不能待一第勉就此官前途尚遠惟在勵志于始耳不佞以六載上計叨增一秩循分

已逾終當爲求退計時當災沴未敢言也

答朱蓼水太史

不佞俗吏也起家州郡于民間疾苦頗能知之然格于時勢拘于文法未能爲民興利除害卽時有所區畫正如升斗之水稍濟枯鱗欲以議于汪濊之澤何有哉六載上計放黜是甘忽有增秩之 命此皆齊之先生長者假以齒頰俾得匿其大過見其微長冒玆榮階逾于所望每一慮至汗流沾背門下新奉 絲綸造士留都方駕艅艎以南征乘長風而破浪乃猶念及不佞以旣臨之高誼何可忘哉且史氏銀管榮辱攸關弘獎一言重于九鼎不佞何德以當厚雅惟有銘鏤藏之世世而已

東翁完虛諫議

頃因六載上計得荷 殊恩因具尺楮謝貴垣諸公時方匆遽僅具短札不及詳布討徹記室矣每讀大疏于銓曹時事大有所匡正季世之人多市私恩 國家令甲已成故紙非臺下以

一言維之則末流濫觴誠不知其所極也不佞獲蒙增秩尚爾抱媿蓋近日陝西保定曾以六載晉少司馬然半屬邊鎮所可援以爲例者惟江右南贛耳臣子進退遲速恪守法度則得者感恩失者無怨不則人生倖心且有超遷之望不佞雖不才決不敢借援于人以破壞 祖宗制度也知台臺爲 國惓惓惜繁纓故敢布其縷縷

東邢知吾冏卿

沈生來承示餘清堂千文爲米南宮得意筆之帖箇中亦有之第臨手不佳其字多軟媚且米書之妙在行草大書若楷書則不如松雪多矣顧愷之謝莊亦爲臨者損其筋骨大都董思白好米法臨者亦然雖晉宋間字亦時雜以米體此戲鴻堂所以不重于海内也今令吳生臨之若登石有遒勁意則刻之不則未敢襲戲鴻花樣也尊題松雪叢竹楷法遒媚翩翩有晉人風此當在元章上不侫非薄元章薄其以草法作

楷法也何如何如

札兖西道來憲長

賑濟則冒領者多食粥則苟非甚貧甚餓決不苟就不侫原行弟恐驅而聚之寺中俾饑寒以死耳此事全在縣官留意或食粥數日人有定名却以米十日一散亦自不害原牌固有食粥果便仍舊煮粥之語總之該道擇其長便行之未嘗禁煮粥也往在山西見縣官以煮粥得薦者其殺人極多葢皆聚之一處夜卧冷地日來伺候不得一餐其老人盜米見粥不足即以冷水投之食之未有不瀉者道中先將此等事提醒州縣令速爲經營不侫不以成心相掣肘也

東泉州顧司理

曩與尊大人共事蜀中每談及子弟則盛稱二子年方垂髫善爲應制之文俯仰十五年而老公祖已巍然登第即令弟先生亦以名士著稱三吳矣知子莫如父詎不其然秋來閲報見敝郡理官借重老公祖蕞爾海濵何足以辱發硎

之刃惟是敝郡士紳頗多異時爲理者或以寛治之則豪家僮客時復横行欲矯其敝者則又鷹威嚴太過不察是非槩加懲治是兩失也夫士民一體而士又民之秀者待之宜有差等惟于枉直正理毫無所低昂則見直者既感其恩而受罪者亦服其當人心自有直道孰得而泯滅也老公祖素受庭訓加以高明之資其易于治泉不啻承蜩而某輒敢借盡區區者欲使桑梓大受其福也

東宋可泉中丞

入齊數年每與共事談東省先達至老先生咸謂出則建事立功通達治體處則敦節礪俗造福鄉閭心竊嚮往之未能就正焉頃以再考蒙恩增秩辱老先生不加鄙夷以翰貺臨之自惟治齊不効過隨歲增方思引避以免曠官之咎而老先生乃加弘獎厚相期許若以某欿欿之愚稍能不負齊者聞言知媿且因以自勉苟此邦之有道大老不加譴呵則桑榆之收庶其有

及乎塵務鞅掌未遑具騂語以候起居敬裁短劄奉候兼以爲謝

答何玄谷冏卿

老公祖分司冏政爲 國家羅逸足而預邊計所關甚大玆年終舉刺而以有司下詢仰見慎重人材不止舉策數馬髣髴萬石之恭而已齊中有司新經按臺論刺四人其單中所載俱未有干物議者倘可從寛政則望老公祖槩宥之不則擇其起解最遲慢者輕刺之此亦鞭其後之說也抑又有請焉敝鄉吳二泉清慎君子也但看馬太慎下人因而指摘瑕疵駁馬太多致有司僉報馬頭莫敢應者夫馬之肥瘦易知其材之高下與病之有無雖生長北方慣習鞍馬者亦不能盡曉南方書生視之茫然也不佞筮仕壽春俵馬五次共二百餘匹至今不能識馬非惟不能求之牝牡驪黃之外雖馬之年歲有齒可驗中亦有以老爲壯以壯爲老者總之惟尺寸是準惟馬頭是依惟獸醫之言是聽不尅

三十金正價不准鄉士夫責賣如是而五年無駁退者非不佞能擇馬前輩冏寺諸公實不苛求也老公祖練達仁明必無此事但不佞有感前事之刻申其一言幸老公祖採擇焉

札青州道府

柳廷瓚一小醜耳東方有三守備專爲盜賊而設乃無奈數賊何也亦可醜矣已行令戴罪挐賊自贖如有名賊首不盡獲定行叅論青州兵恐不堪用當選鋒兵一百以巡海爲名遣赴貴

道聽指麾此事亦不可張皇其条送及莒州日照沂水平度等處亦行牌督責之矣窩主有名不論勢要但訪得實即指名呈報當盡法處之不必有所顧忌此賊撲之不早恐貽大害幸留意

札青州道黃憲長

張同知獲一賊甚見用心知此賊之無能為若有一二十壯士縛之易耳泰安吏目拏獲三名俱平度人供柳賊往兖州賣馬約正月來相會

其意似欲從泰安往顏神者今可差人于彼候之渠未知偵者被獲必來窺探也徐小樓供同柳廷璜行劫九次其所得俱銀無一衣服盡入楊朝野家蓋朝野分付不取別物恐易敗露故惟與人要銀此雖士夫之弟既為盜不妨差官兵嚴搜盡發其窩藏無令其漏網即其兄亦自不好倘相波連即条來具疏提之可也密之速之青州兵多發無用彼以乏糧藉口只可擇精者百餘名于安丘聽縣官約束行事守備不堪用姑聽其回青事畢条革可也

答趙南渚大司徒

朝廷方以九邊之餉王姬之車費台臺之經營可謂手拮据而口卒瘏矣何從而得餘閒念及封疆之吏犬馬餘生也即念矣又何暇揮鴻藻勒名言以焜耀下里之望惟是福壽佳圖五葉靈草來錦繡于中山拔精英于上黨張之可以榮里閈服之可以希神仙以是見貺即九鼎不足為重而藻火不足為華矣雖仰望名作如北

斗在天庸敢冀乎謹九頓拜領附此申謝不盡鄉往統容嗣布

答楊貫齋方伯

近來人心頗僻不務修職業而藉口清議簧鼓是非入其黨者雖指夷為跖指桀犬為騶虞亦無人敢矯其非而為之魁者方且揚揚自得思以超遷速化其黨為之媒不辭也亦可怪矣哉吾鄉人因遭口語妄生疑惑至欲修戈矛于親暱毋亦其徒唱為異說以動之不佞前日云云

所以安其心而明吾鄉黨中之無有外志于人也天下事惟以直道處之是非禍福付之倘來也上亦自有張主豈專聽此輩簸弄横行無忌哉

柬戴鳳岐

近者使自粤來得拜台教多獎借語至于語及生平殊多感慨大閩人寡援于世自非早然樹立不可以吹毛求也安能仗鉞專閫躋位上卿哉邇來朝士多分門戶而輕詆恣侮者率不復

論其素履求其行事以口舌爲雌黄致華髮元老多不免焉識者方以此卜世道之隆替未知頹波所底止也要之百世之下自有公論老先生惟以用舍歸之　朝廷以是非付之天下萬世足矣某愚戇徑直屢爲人所擠陷獨能輕視一官置之度外當辨則辨雖觸忌諱而不顧故一時士論亦頗有直之者老先生以涉世之道宜如此哉殆不然矣前書裁答未盡鄙意因高州詹丞行再布縷縷不盡之私具如别楮

柬馮文所觀察

使旌度嶺而中原文星照臨百粤常怪牛女之南夜間常有紫氣豈合浦還珠能光耀乃爾耶殆文明之祥矣昔昌黎刺潮而潮人始知書子瞻謫海外而海外婦人女子無不知有蘇學士者今日端州當奉馮使君與韓蘇並垂千載也不佞每遊歷下亭眺千佛山頭吟佳句不勝懷人之想無奈南飛鴻鴈曾不過嶺安能度蒼梧越銅鼓而爲我傳尺素哉嶺南風氣頗惡早眠

晏起節嗜慾親藥物斯爲要務不佞年來苦寒至冬常借鑪火以開硯水久之不覺積火爲虐頰腫齒痛飲食頓減求歸未遂雖以加銜勉留非其好也年漸衰老調攝宜慎願足下念之

札登州道閻憲副

近據青州道報柳賊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安丘劫人殺死捕賊義民官今此日又在卽墨連劫三家是二郡俱有夥賊隨處行劫托名柳廷瓚也卽青州發兵二三百亦無敢尾其後者畏縮如

此何以臨大敵哉老丈發兵守平度極是渠有家屬在監必欲劫出方敢大肆其毒鄙意謂當捕其族中之豪有力者禁之聲言某時日解登州渠必來劫奪因伏兵盡擒之上策也不然質其親屬令誘之來救家屬因令其家屬擒之以獻亦一策也此賊若不斬滅東方未有息肩之期青州道不欲鋒兵巡海以守備能辦擒賊不知青萊二守備均不堪任也登營挑兵住于膠郎平濰間似不可少惟留意焉

答畢東郊䃲臺

不佞閩海鄙人也生平遊宦又多在籌書錢穀間毫無建樹惟頗耽文墨喜議論於當世名公以文章氣節著者未嘗不私心嚮往恨不獲執鞭以從也臺下胸羅萬卷筆掃千軍片言隻字遺落人間皆知珍重而入栢署以來所論奏彈劾皆關政治隆替夷夏休戚人材進退大節非苟而已也不佞仰慕徒殷願交無自茲幸使節當出按東土得徼同事之末拜謁下風是生平之願慰也故先遣一介具書奉迓然猶拘於故常未敢以寸縷一芹輕瀆台嚴辱臺下答書慰勞榮戢多矣聞行部當在春仲已勅泰山靈岩守吏磨石以待題詠不佞亦且勉竭鄙腸以賡和焉外拙詩二冊墨刻一部附上請正

柬蕭大司馬

蘇子瞻爲韓魏公作醉白堂記首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夫功成名遂而不歸故鄉終日疲勞不得

休息未可稱全福也老先生安攘功高歷中外者五十年而腰玉稱孤卿者又二十年茲賜歸林泉優游晚景眞人間未有之福陽春和暖壽域弘開昌熾之休岡陵等筭親朋子姓繞膝下而介眉壽且筋力強健精神滿腹登天門日觀之上望安期羨門諸仙於扶桑日出間若將遇之豈不稱愉快哉某羈守歷下不得奉觴上壽謹馳一介以不腆尊酒代華封之祝伏祈台慈鑒涵曷勝榮藉之至

柬大司馬李霖寰

鎮撫議辟大司寇以為法宜爾也然以鄙見觀之巧詆故入殊失造律之意今夫律例強盜劫財能執同盜之人出首者免罪仍與常人一體給賞曾有巡撫能平反賊而與反賊同斬西市者乎棄印紓難誠有罪矣然度力未能拒則顏杲卿權受祿山之署後來起兵不失為忠臣陳之人品固不敢望顏獨不可與執盜之盜同原乎人須是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殺不應死大臣以悅科道亦與古人用心異矣總河重任非不肖所能肩且 主上知其不任乖發收回所謂知臣莫若 主也邢蓬萊近覺晋意振刷但司道猶未開薦倘不肖果得息肩當為台臺與崔際老破格薦之若此推覔成畫餅則亦已耳爾此奉復未悉願言

柬陳毓台薦師

項見會議報不勝驚駭古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今人殺人以媚悅言官則為之矣大司寇避一時之小嫌不顧萬世之公論無足道矣至於身荷國士之知者竟默默不敢出一言亦可嘆哉疏入久不報想 主上於功罪之間必有定論決不輕從以虧 聖德第代言者心雖無他膽則甚小未知究竟何如近與直指商議渠謂吾泉縉紳在京者多人宜同候朝房求救於葉閣下此自關同郡體面即移書黃九石托其號召九石已有回書許以親往然號召事竟不言及毋亦恐形迹暴著為人側目乎王弘廷回書道其托楊副郎於招中密為維持渠於敘功及參語自謂有力然擬罪已重竟何益矣招已抄寄似無文致語其書附上老師一覽幸強自寬終有見天日時也門生欲上疏恐擬會不投故少俟之

柬曹仰筠廷尉

敝鄉陳毓台撫滇不能消患未萌至以印與賊為全城計誠不為無罪但已剿平賊黨功足以贖矣乃與各賊並解就訊令討賊之人於何辭

面以見賊徒且各道俱有專責巡撫特總其成
道臣免罪而巡撫就逮豈持法之平乎此公寡
援又攻者方急莫敢相救不佞為州守時曾被
其首薦心竊傷之輒敢冒罪為發一言倘會高
東老及法司諸公亦可議其將功贖罪稍存巡
撫體面否夫今日之臺省他日之巡撫也方為
言官時攻巡撫惟恨不寘之死及為巡撫時則
未嘗不以持心平恕望言官古人云此事不可
開端其語不為無見至於李大叅之死原出巡

按叅疏巡撫且為救解被省中叅駁奈何專咎
巡撫耶此語出人且必以多言罪之然權 國
家大體及功罪定案道理亦當如此縱以是蒙
罪亦不失為觀過知仁固不佞所甘心也惶悚
惶悚

東于念東中丞

關中形勝自古為帝王都今雖列於藩服而三
面隣〻控制中原固雄藩也保釐之任非文武
兼才不畀台臺以經綸妙手安攘鴻猷卓然為
士紳領袖出其緒餘以傍及六藝泛濫百家俱
淹通洞貫信宇宙全才哉故 主上於諸藩開
府皆屢舉未當其心獨於台臺則朝會推而夕
得 允魚水皇藻可諭 君臣遇合之隆矣此
固海內士人所共彈冠非第全陝將士軍民私
相忻忭已也不佞辱愛最渥得報不勝踴躍茲
聞台駕暫歸晝錦咫尺清光未緣晤對謹遣一
役以不腆蘊藻致其賀私惟祈台慈鑑涵曷勝
榮幸

東史武麟侍御

恭聞使節巡歷畿輔兩河已入東郡界攬轡澄
清則墨吏解綬停車問俗則疲民息肩且鄴城
鉅麗偏霸之所割據帝丘淇水康叔之所作新
天雄滑臺萊公所為鎖鑰跋履山川訪古遺跡
足以快壯觀而發豪思殆皇華之勝遊而諮諏
之良會也不佞仰慕丰裁無緣親炙聞使車入
境不勝踴躍吏治民瘼且將借視聽以發其聾
聵焉謹遣吏役代迓前旌不腆芹藻獻之庖人

悟惠然鑒涵曷勝榮藉

答衛洪竹中丞

海内虛耗至今日極矣水旱災荒無處不有而吳楚之墟又特甚焉豫章處西吳上游有台臺福曜以照臨之雖有微災不爲民害而分其餘潤猶能沾溉隣封仁及吳越一時褰帷仗鉞無不推爲白眉可勝卿往不佞叨冒大東處非其據八年之中水旱居六去秋雖獲微稔而數歲積逋併於一時邊鎮督責急于星火入春以來

未聞雷聲不見雨點黃霧四塞咫尺迷人今歲麥秋又失望矣大懼隕越以忝委任而台臺加以弘獎若謂能爲地方有無者媿矣媿矣去歲各驛馬價勞憲檄催給稍濟燃眉未遑修謝乃拜台貺之辱感何可言使旋肅此附謝不盡之私倘容嗣布未悉

答王霽宇御史大夫

禦夷之道忠在示弱然欲驟示之弱亦須内治脩明可戰可守然後弱可示也往者惟夷之求莫之敢抗竭天下供輸以奉驕子終無底止示弱甚矣彼既入犯不得不彰撻伐以示之威然聞邊塞兵馬器械亭障廢弛已甚亦須整頓二三年戰守之畧方可得而議台臺今所謂兵馬只可示之有備而已必欲深入恐非完計即出其不意幸而得功彼怒而大逞將何以制之竊謂彼若有乞憐認罰之意宜暫許之許之之後須將兵馬爲人占用者清之虛冒懦弱朽鈍者補之將帥工剝削者去之亭障脩其要害使戍

卒有恃無恐爲我耳目而不爲夷用然後戰可議也書生談兵不過紙上空言因明問而遙度事勢聊以臆對如此不知可備芻蕘之採否

答錢龍陽論王祥

讀筆記有云王祥卧氷一事豈不至孝而立朝則否蓋彼倘知移孝爲忠之道即立身揚名詎云非孝何區區一卧氷止也此是千古正論然鄙意謂祥原非能孝者事繼母猶母雖子道當然而以非理虐使之則當幾諫以冀其悟豈可

隱忍曲從使因卧氷凍死不陷父母於不義乎
惟不知孝故不能移忠高貴鄉公時祥以大司
農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祥爲三老南面几
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及昭弒君祥雖
涕淚交流不敢出一言即陳玄伯欲斬賈充以
謝天下語亦不敢發也竟仕昭父子位至太保
視王偉元輩不當媿死乎若祥者僅可與劉殷
爲偶耳豈曰能孝

温陵黃克纘紹夫著

書

答伍益齋憲副

不奉音問已幾十年令婿來獲拜大教曠若面命且知久拋簪笏養高衡岳之下精神益王純嘏益臻其視逐逐一官勞精疲神以徇外物者其所得爲何如也不佞自辭湖南即羈縻于齊離家已十五年宦中生子俱已壯大家中得系

亦復就長令異日會聚而祖孫叔侄多不相識亦可大噱況不佞精神消耗鬚髮變白即平日視愛兄弟乍見亦不知何人事有大於此者又未可以歲月料此可爲貌宦而不知歸者之戒矣讀來書輒爽然自失也

上李九我相公

相公在事四海方望肅清不意科道羣然攻之至不遺餘力不知世道何故一旦至此大都倡議者不過數人其餘從風而靡有異同者且以姦黨目之斯亦乾坤一晦暝之候也千古之下自有公論天理人心豈盡至泯滅無存哉第事已至此進退兩難舉國皆狂不狂者亦且飲以狂藥相公何以全聲名於末路鄙意竊謂惟有堅求去位一策而已杞憂徒切不勝憤惋

答沈太素中丞

臺諫操權至令政府被攻甘受斧鑕而不敢一言以辨此亦千載一時也而不能盡以公心體國徒逞血氣求勝所愛即爲聖賢所憎即爲姦

雖至高自稱許以名流自居者又翺翔擊搏鷹[illegible]中之鷙悍者也所欲援立大有氣力中外皆知之然觀　皇上殊無卜相意即卜亦未必點用虛作一場風波徒以政府之權歸之中貴耳恐國家事從此愈不可爲也孫太宰來廟廊頗得安靜至於九列欲内外均推尤得公平之體弟未知兩衙門終能不爭否渠視九列以爲已之私物外之藩臬有一二人竊據皆其所必攻者也老公祖正當服官之時偶疾謝事他日尊體

稍健自有相推轂者昨妄詆之人見大疏亦自媿悔也

上葉臺山相公

殺戮重臣本非　朝廷美事況罪不至死而功足以贖乃與倡亂者同棄市他日孰敢爲　朝廷任事大司寇未會議時曾以書達之渠懼言官罪其鬻獄堅不敢任夫古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今懼人相誣而忍殺撫臣不過重去位耳非所謂患失而無所不至者乎九卿

科道可以會議而居政府者獨不與聞何視科道太重而視閣臣太輕也宋時知高郵軍晁仲約斂民財以退海賊朝廷以爲辱國富鄭公欲斬之范希文謂其力不拒權爲全城之計情有可原遂得免死今揖印退師事與此同而討平逆賊其功則異相公今日雖不與斷斯獄而閣中持議別無他人海內撫臣寧不以范希文相望乎某昨覩報不覺痛哭非爲陳一人謂他日地方有事誰能平定亦不免於死懼爲陳之續也欲上疏救之恐無益於事反堅其罪然緣救陳爲人所攻得全身而去猶勝仕於儌刻之朝爲刀筆吏弄其文墨也上司寇書敬抄上奉覽若台臺不以爲妄當別具疏以請專候裁示以爲進退

柬張南禺諫議

青瑣委蛇直聲震竦凡在知交分榮割華惟是索垢方嚴疆臣思咎擬欲引分自劾謝事求全致尺素久孤契闊莫展而門下念存舊遊塵翰

石交遠惠德音兼賜佳貺發函申紙真若謦欬任前而儀刑可挹也重以弘獎言過其實夫游揚不佞於公卿縉紳間此自門下盛雅乃若引鏡照面妍醜自知何敢當揄揚之弘藻忘引退之素心乎厚貺自非省垣所宜施於外吏者敢拜十篚以揚仁風餘儀藉手完璧致謝仰祈台炤不宣

柬趙南渚司農

承大教謂建夷與元昊順逆不同誠確論也世

無杜衍呂夷簡雖有范希文亦安得行其志任新進少年逞其雄辨而已近覩大疏詞頗激切而助彼以攻者且復踵至當此時實難爲　國家任事荅　主上不覽章奏是非曲直不分而推陞不下益復無所忌憚理固然也山東久旱近稍得雨然長山濟陽武定一帶旱猶復赤地登州亦然青萊半種乖氣致異牛妖疊見此某之不德使然苦無消弭之術惟有徐圖乞罷而已麥既寡收秋禾未卜催科實難承命不敢不

與諸郡守言之俾將三十五年未完者多方催解也肅此奉復未悉

東蕭念野按臺

恭值嶽降之晨宜効封人致祝而平原歷下咫尺千里不能登堂稱觴敬具朋酒特遣材官代爲叩首稱賀陽氣方盛宜河朔十日之飲臺下署中獨酌頗憶歷下亭高會乎願進無筭酌以應無疆眉壽

東劉心磐主政

滋陽藩封重地兩京孔道應酬調濟最稱繁劇門下意定神閒治民獲上與古循良相頡頏農署之召　未滿人心然臣子隨分盡職皆可自見前輩名臣出於藩臬郡守者何限哉承翰教知已入部供事此時方講求財賦不佞以爲內而　上供外而軍需俱宜復萬曆初年之例毫無加增財方可足不然雖心計如桑孔亦不能爲今日謀也何如何如

東畢東郊鹽院

得緣按部遂炙清光生平企仰於焉大快緬想弭節靈巖便登岱嶽東望徂徠漸近闕里徘徊瞻眺足慰仰止之思亦天下之大觀也計此時兗郡事竣西出聊攝行且遍歷畿輔盡觀大國之風宣德求瘼雖詩人所稱咨謀諏度何以過之惟是福星漸遠守土之吏不勝瞻望謹遣一介以不腆程儀獻于境上惟祈台慈鑒存曷勝懸企之至

啓魯殿下

夫今之　親王食租衣稅其入有限與昔之王
侯專有一國田賦者異矣而徒杠輿梁濟人是
務又有司之事非　王國之所宜爲也　老國
主乃能捐數歲之祿建此石梁所費不貲所濟
無量眞古今盛事官於東土者所樂執筆爲之
揄揚但某素不能文而勒石紀功惟出於鄉之
縉紳則其言可信今傳後若叨無茲土者似非
所宜爲也頃舍親趙長史誦述德意業已告以
此言而使者已來徵文何敢固辭但與兩司商

之亦以爲未便敢瀝情以告望　殿下信其非
僞別徵鄉先生之言大賜未敢祗領伏乞睿慈
諒詧不勝悚息

東趙中宇南少宰

同榜中筮仕爲州縣者惟弟與老年丈俱不得
於上官幾遭毒手然老丈自入臺之後卽處順
境不出臺中數年便至少宰弟雖復附驥綴少
司馬之末行然中更領郡踐歷藩臬至巡撫風
波欽蕩欲傾覆者屢矣由後觀之則弟所處無
一時不如筮仕日也撫齊八年餘旣無緣得入
春明門卽治河至危苦事亦三推而陪者得之
今四推竟臨時不用也引分自安欲作掛冠計
恐人以忿懥疑之老丈將何以爲弟計乎聞奉
萬年觴入祝　聖明此時正當深宮靜養無由
望見　聖顏然一朝　大明宮分天香一縷攜
兩袖而歸亦愉快事也

東通政司左叅議吳因之

台駕入京卽綰銀臺之符司喉舌之任四方奏

報夷狄盜賊增兵請餉水旱妖異爲民請命及
論劾貪墨薦揚良吏心佐百姓者咸藉台臺以
達於　聖聰蓋此時壅蔽生患疏入不報者十
居六七自非淸方執法如臺下者爲通達下情
使不敢隱則　天門九重何從向閽人問通塞
哉不佞在齊猶稱近地而所患與遐方無異仰
藉寵靈爲庇不淺

東高筠一南諫議

向拜翰使之辱匆匆報謝無何而下詢討典之

使至矣再奉德音恍如面晤忻慰忻慰南北紛
爭近已稍息從此隨事諫諍各執其事似不必
以前事留意也鄙見以此時士風頗趨於刻稍
乏忠厚長者之風如敝鄉陳毓台撫滇雖無德
於民然蠻夷好亂自古有之難發能收亦當貸
其一死而攻者不殺之不止　人主豈可使之
手滑小臣猶不宜輕殺況大臣乎不佞非敢為
同鄉稱冤但於　朝廷刑政亦微覺有虧損耳
何如何如

東王養初京兆

大京兆有九列之尊而行二千石之事發念動
意即澤及編民殊足樂也加以金陵佳麗自公
多暇命駕出遊役青山於句裏含綠水於杯中
風流京尹豈非仕宦中神仙哉弟代匱齊臺已
逾八載瘏瘝展轉惟願得南中一卿貳願乃暫
而不與又欲舉胼胝跋涉之事以重苦之雖上
未必用然私心驚疑謂終不免辱於泥塗也其
何以鞭策之

東黃雨石南諫議

滕縣途中匆匆一晤至今手神言論猶在目也
數年來言路不患不切直患其切直而流於激
亦有人于憸刻深險之論不自知者如引曾銑
事欲斬李九老引張經事欲斬陳毓老皆犯天
下後世之公議而不顧者不佞以李雖褊急何
嘗誤人天下國家陳雖無德於民然能收功末
途何至不贖一死奏疏傳之天下來世自有人
見古今惟胡澹菴欲斬秦檜痛快人心苟好不

如檜皆可罷而不可斬即使檜不殺岳飛亦不
可輕導人主殺之也臺下疏奏和平自是正人
君子用心近世自號為名流者總是殺人恐於
有道之士猶隔一塵何如何如

東楊長源主政

往入齊時由清湘泛洞庭出大江下武昌道經
雲夢覩其所謂盤紆岪鬱而想其玫瑰琳瑉者
庶幾見之蓋不以物而以人也門下應期孕秀
卓冠楚材綰綬江濱則黎民鐫石合香粉署則

司農借籌茲奉 命督儲清源視事之初剔奸去弊思與兩省災民省其繁費惠風甘雨未足比澤江漢餘波其流潤遠矣不佞密邇台光未遑修賀而辱雅貺先施何媿如之敬遣一介專此報謝塵事蝟集不能肅具駢語仰祈台慈鑒存幸甚

東顏心葵漕院

理河難事非微力所勝然當事者固欲用之豈敢辭難無奈事從中格即樂於陞遷亦不敢信

爲可得也膠萊河可通誠爲萬世之利豈不願與地方成一不朽事第不佞尚疑源頭無活水即河成建閘必大雨水乃盈渠雨過則涸耳又北海俱沙旋開旋平非千里長流建瓴而下以衝刷之終爲易淤北風一吹海沙填滿一歲非淘十數次未易通也且欲開此河非費三百萬不可河成又須另造海舟淺船費亦難量此時物力止竭似當待 國用充足然後議之書刻萊州有之碑刻則河邊公館有石載之頗詳不佞著中未有也近刻楷帖一部疏草一部奉上請政

答孫肖崗主政

奉讀大篇似謂不佞已轉總河而相爲彈冠者夫河性善決治之最難三十年未有一善終者即得之亦非不佞之福矧 主上知其蹇劣不任胼胝之役雖已經票擬竟遲留而不與也不佞益深以不用爲幸而且以不才爲媿何足以勞尊念惟是地方旱蝗濟郡苦饑其餘諸郡熟

者半而歉者半拮据救荒前債未畢而後債踵至終夜焦思惟圖乞歸耳夜來幸得一雨二麥猶可播種晨興稍有佳緒裁此奉謝不覺縷縷

東史武陵侍御

齊中共事深以得奉德音爲幸顧無由一晤以慰仰止則私心猶耿耿耳三吳多士如林台臺考校爲時已逼而能評無滯卷舉無遺賢自非天才卓躒當此鮮不亂矣至乃直節芳標以身爲範則諸士欣欣樂育固自有在不直評騭之

公上神而已霍君在齊河政事爲一時之冠去後之思則不佞所聞若如所慮云云則無有也樂成賢令之名不佞同然承教敬吐肺腑仰惟台鑒幸甚

柬翁青陽翰林

今世稱叔季矣議論紛紛總以戈矛從事非惟馳驅爪牙之臣動捍文網卽文墨侍從最號淸秩者橫遭口語亦鮮完人惟臺下寘身渠獲與世無爭故能獨立紛華之塲儼負公輔之望疾

風勁草於斯驗矣然　宮端虛位循序宜遷猶然遲遲若有所俟退讓之美於斯益弘不佞生平碌碌以錢穀刑名爲勳績久叨重地積垢已多至若弘奬過實豈所敢聞値玆荒歲賑救無策欲圖解綬以逃辜又懼避難以滋謗朝夕惶恐進退無從拜翰諭祗增媿色耳使旋草草奉復不盡之私統容嗣布

答喬儆我侍御

濟陽人來承翰教談及時事此不佞所不敢言者也夫舉世方以爲伊周爲姚宋惟恨其不速居要地而猥加此庇議人必謂是喪心病狂者也不然必其有宿怨者要之天下有眞是非或溺於所愛或惕於所懼隨人唱和皆自昧其本心者耳門下卓然自立不肯雷同非平日定守定力不能有此然此言尚不可聞於人也世路風波方震蕩天地豈宜作違衆之談因台翰云云偶私論之幸乞秘密

答戴鳳岐總制

欽州失事其損甚小若使他省之人當此意外之變重則數住輕則罰俸足矣而遽爾奪職何閩人受禍獨重也卽如滇事難發之時捐印誠爲非體然已平定收復功足贖罪乃不免逮問重擬固科道之作惡亦吾鄉之人少香火之情也不佞每抱不平於司寇司馬廷尉爲出一言然竟無如之何從此且力求乞休以避禍機大台臺此歸未必不爲福得失之際可無介懷金憲副來辱寄　翰貺方知有太夫人之變未及

奉唁深用媿歉玆附薄儀聊當生芻倘賜鑒入
不勝懸注

東曾九虛侍御

旱蝗爲災中州東土彼此同之濟東二郡五十
州縣其被災者四十餘處惟東郡尚餘六七縣
稍足餬口耳臺下念解戶糴買之苦而以恤隣
平糶望之于齊惓惓爲民盛心敢不體諒但此
中原未閉糴惟民間米價與時翔貴有禁之不
能止者昔人救災聽米價之高任民糴買而價

反日平者無他故價稍貴則人肯出米以售米
多則價漸減若禁其貴糶則有米者亦匿不出
民無所告糴而價反倍之不佞承教惟卽行令
州縣勿過禁以病隣國至於時直則聽民間自
爲低昂不敢抑也鄙見如斯統惟台炤幸甚

東何崑柱翰林

往遊楚中於江漢諸名人多獲交驩獨以未交
台臺爲歉文章德業苐從縉紳後稍聆其餘緒
耳方今海內衣冠文物以舊畿爲第一欲掄材
於其土非具古今卓識鮮不目眩心悸抱失人
之嘆而台臺奉　命以往略其驪黄取其神雋
從此大江南北雖稱都無留良焉可矣去時過
齊以避嫌故未通一書札以敘鄉往玆聞竣事
旋　朝凡持十四郡俊彥獻之　聖主以人事
君忠莫大焉可勝忻慰不佞叨爲地主宜有餞
牽以禮過賓而值歲之不易僅能具粗糲草具
甚媿之也仰祈台慈鑑涵曷勝榮藉

答戴副總諱延春

廼家京營雖屬閒地然覘灞陵故將軍爲醉尉
所呵則復燃之灰與未燃時有間矣矧借此爲
柄用地異日出鎭衝邊建大將旗鼓立功於朔
漠之北惟所自樹耳不佞叨在知己深以爲幸
願麾下折節下人勿厭薄今日而思自見於異
日也使來承翰貺具感厚雅念都下米珠薪桂
俸給無多不敢分之以重其困倶藉手完璧致
謝山薺葡萄則領入矣邊患未寧願言自愛

答高東溟中丞

方今海內無處不困蒼皆苦於賦斂繁重而兩浙織造轉餉防海三者兼之宜煩老丈之劈畫也然幸去歲大水之後今歲夏秋皆熟春蠶之利其價倍賤錢穀之饒異于往時此仁人爲之福星故上天賜以福澤而民實大受其庇也貴省十年來強半水旱僅去秋頗熟而今歲旱蝗則赤地千里矣九月望前道路不通訛言蠭起蒼岌岌乎有將亂之形焉玆幸秋杪雨雪蝗旣凍盡二麥得種民心稍安以弟薄福所遭如此

蒼無口不懷尊鱸之思也翁丈爲桑梓慮其何以鞭策之

數馬集卷之四十一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書

東吳挺菴少參

西曹舊僚此時在仕籍中不足四五人皆雲離雨散會合無期至於操筆爲詩文稱同志者則巳寥寥絕響矣仁丈再出行李幸過山東聞之不勝踴躍而株守歷下竟孤良會從簿書隙中作數字相聞不盡此衷萬一嶺外天南鴻鴈絕

稀馮使來辱寄書相存讀見懷二詩眷念良厚詩詞溫雅清麗當是錢劉以上人語再三諷詠若身遊曲江與仁丈周旋聽韶石清韻依稀于虞廷之音也計典巳逼方苦官評未就勉成一律以酬大作布鼓越門之誚知不免矣臨風南望不任依依

上葉臺山相公

濟南春夏禾麥俱無而東郡秋禾亦强半被蝗食殘故改折之議乃一時救急之計從則民安不從則米貴而民思亂非訴語也兩疏不報今復再請未知能徼大惠使地方稍被恩澤否議論事撫州爲政日見所上疏專爲敖龍華而發大都舊時大老有纖郤於江右者皆不與也郭希老在南臺時疏論陳皆所參趙應元以媚江陵此撫州諸公所切齒者宜台臺懇之而未許也若論人品則三原大夫險而忮視中丞猶隔數舍但台臺談及時亦當委曲勿觸江右人所忌乃可更望留意幸甚

東魯純源工部

德州城圮有年於此海內有事則此處必先受兵議欲脩建其費至三四萬金不佞亦知苟安旦夕可免勞擾然度之事勢必不得巳也灰石柴草俱買之直隸地方給一執照使之搬用亦欲其免於關津留難而巳至于承委省祭因而夾帶有干國法則豈敢縱之承諭郎行董役別駕及臨清州嚴加申飭併查二役有無別弊此後門下一以成法行之但驗係官買石灰柴草

草速放若作姦犯科夾帶別船有梗厥法必治
無宥是乃所以相成不佞不敢怪也

東嚴雲岑侍御

憶台臺在事時每苦于不得代日夜思歸曾幾
何時而優游里居已五年矣乃不佞猶守舊局
求息肩而不可得令郎爾時方就外傳今已駸
駸成人且與縣中才俊馳逐詞場矣不佞諸子
雖俱長成而強半回家考試有初婚者有未婚
者朝夕俱不在眼前非惟學業進退不可得聞

而饑寒痛癢常經歲不知回思功名二字眞令
人喪失眞心不如田舍翁猶得保全天性也年
來亦甚懷去志但當此時勢如入籠之鳥安能
奮飛南北水旱無一豐熟之地民心思亂十家
而九悠悠　九閽孰與控告載胥及溺惟有委
運大化而已仰望台臺眞不啻雲霄之上辱承
翰貺感與慨增裁書敘心轉復於邑

東畢東郊鹽院

秋來辱大雅之贈盛唐風韻溢於篇什時時諷
詠不忘四扇揮洒蒼然古勁雖米元章執筆不
能方其道美也煙雨一扇在有意無意之間超
然出塵初訝爲陳白陽作後乃知爲名筆出入
懷袖疑身在五湖烟水中遊矣久欲馳書奉謝
以使節出按部未覩旋期得郵報知竣畿南事
從安德回京咫尺清光無由再晤北望漕河五
色雲燁燁起其上知文光照映也不勝踊躍謹
遣一吏以不腆程儀獻之庖人併謝大作及揮
翰之雅時値計典方遑草率短布仰祈台炤不

宣

東黃雨石諫議

竊覩近日大疏如議謚薦人諸疏俱大快公論
而吾鄉先輩往往得蒙表揚眞盛德事覩諸輕
詆善毀者其用意厚薄不可同日語矣近日
朝政益滯閣臣無權權歸內豎竊謂兩衙門諸
公待李趙輩亦當稍存體面使之得列爲人不
然　主上固已輕之若草芥而吾輩復詆之曾
犬馬之不若彼固不足惜而　國家之體不亦

甚褻乎彼出京紛紛者誠爲變體然閣部效之恐將來不成紀綱亦當有以善處之但　皇上全無一言則二公誠進退維谷耳外臣輕談時事不自知其不可恃臺下梓里誼重必能不加督過前承台貺已具書奉謝玆使者旋再布區區伏惟台炤不宣

荅汪靜峰方伯

聞老年丈入　覲道出東省正擬遣人問行李而使者至矣所惠隹幣槩不敢領惟石經全刻

則弟所願得而知其卷帙甚繁不敢向老年丈求之者也一旦得之似隋珠和璧從天而墜珍愛寧有極哉關中尚有諸碑弟多有之然不能全亦有在家遺失者不知行李中有筆陣圖聖教序九成宮醴泉銘金蘭帖化度寺碑夫子廟堂碑智永千文懷素聖母帖自敘帖李邕書李思訓碑臧懷庭碑柳金剛經玄秘塔銘此皆陜刻若有之各見寄一紙無則或俟吏人回時榻寄乃大惠也冗甚草草奉謝不盡願言

東刑崑田司馬

方今宇內民窮財盡餉竭兵弱而夷狄變動邊陲告急欲求任事之臣不得不搜巖穴而台臺首膺　召命秉樞留都此非茀長江天塹恃以爲重旋即入相　聖明大弘安攘之謨特借此爲起家地耳某嘗私論禍亂之興能銷弭者未嘗無人惟當事者用之不當其才而傍觀者輒以文墨議論束縛其手足終不能有所展布宋之失汴京是也今之北虜建夷幸不如金人之

盛而內之空虛愁嘆實爲過之從傍掣肘者抑又甚焉故欲肩宇宙必有瑰瑋雄特之材不爲尋常法度制縛乃克勝任然調兵理財則二者均難之矣辱蒙教愛覼縷報不勝踴躍盖以用得其人爲天下幸又以民力不支爲天下憂台臺于此必籌之審矣世方急人似不必拘拘疏辭之例惟台臺鑒納幸甚

東林隆南憲長

以翁丈之將入　覲京中必有繁費故具一薄

程爲𧬢殊媿非褻反辱使者酬以隆禮令人自媿鄙陋不啻投桃得瓊也海内英賢盡集都下聚問議論於時政得失人材邪正必有歸一之論不知亦有左袒李趙者否吾泉人正爲人側目如弟者又愚不曉事時時爲陳稱冤雖禍甘之然未知持平論者亦謂弟言然否李還素于吾鄉中其言頗與弟合又不知入　覲同鄉諸公亦皆同此心否今日見山東一省公揭爲馮宗伯訟寃陳固少遜馮然受禍之慘吾鄉竟無

人同起　朝房見執政言其不應死者僅一翰林一禮部稍稍以私言之閩人之不如齊人可知也身在事外言之無益然覩别省人桑梓之情不能不發一嘆

柬雷何思翰林

㝡爾海濵其聲教文物豈能與上國齒至煩天子鑾坡禁密之臣往典試事毋亦以閩士頗知誦法古者非宿學名儒未易司其鑑别耶及讀賢書文章爾雅返之弘正無論矣乃其所拔非俊傑髦士則瞻博諸生至有王敬美所許慰天下者于今乃收則知駃騠七日而超其母易於識别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者不遇伯樂孰能顧盻而剪拂之耶不佞曩曾備員上國于荊巫之下長江之濵想像其人當必有標格巍峩詞源浩瀚與山川相輝映者台臺其人也瞻企有年識荆無自幸使節往閩道出齊魯又以嫌疑未敢敘其鄉往茲闡旋　朝羅羣才以效明時區區閩士大被榮施不佞閩人也敢無一言

爲桑梓謝乎外且不腆藴藻爲從者之羞仰祈鑒涵曷勝感戢

荅康驤漢侍御

西南事雖主者不能無罪然業已收之桑榆而不免論死將來誰肯出力平亂儻其不能收功又將何以加之世道刻薄以能殺人者爲忠讜至于李趙生平砥礪一旦指爲大貪大姦若遇刻元祐碑石工不當有愧色乎臺下所言擁戴欲作元勳得無指山中宰相乎此人當時被禍

誠爲可念然以武昌鄉官而主楚人之訟假王者且誣人受賄萬金其行已亦自不直縱事理甚當亦宜稍引避也他日出其設施可逆覩大都　欲快恩讐逞胸臆未必安靜無事也如何如何

柬冲吾中丞

今世所謂邊患者惟能熟諳敵情調和諸將即可爲大將矣　老成持重不輕舉以邀功廉靜寡慾不妄費以　斂則台臺之見知　主上誠

自有在故舉[illegible]軍悉以付之西睡諸番北制單于鞭笞[illegible]其意丈夫用世不握大將符作[illegible]制一而猶爲不遇也不佞弟于談兵[illegible]後惜生長南方人輒以肌弱書生[illegible]於邊塞一窺左足近有議使治河者[illegible]智不任復從中格當使筋力强健之時不以外從金華內事脈脈過此則志氣漸衰難以鞭使此闒士行所以運甓自勞恐優游不堪事也

柬顧冲吾中丞

見郎報三秦有斬馘之功台臺一爲大帥而號令更新將士用命固宜追逐醜虜所向無前也天子方策勲告廟懸金吾世爵以旌殊伐而銓部以風紀之司需人爲急特借重畱都鎮壓輿望葢此時南中議論紛雜同年同省互相參論各有所爲非出公心惟老成正大之臣爲之表率庶幾其少靜乎某自分不堪用世行當引退惟願天上故人秉鈞當軸肅清世道俾人心士

習粹然一出于正不以權謀智力排擊淸脩之士是有識者所仰賴也

柬李贊宇憲副

從吉已久棲遲故里猶未命駕北入長安聞有兒女婚娶事想此時亦已畢矣人生勲業須及時早建一入衰年百凡俱懶如不佞者忝竊逾分居齊且十三年此時鬚髮斑白手足偏枯無論意氣不能奮發即欲如向者傴僂俯仰與世人周旋亦已難矣况世故驚心風波駭目每讀

邸報見一時名人被譏刺刻畫幾無完膚未嘗不聽風聲鶴唳而銷魂奪魄也惟願親翁及時建樹爲桑梓生色不佞行作歸計以明止足之義非恃親愛不譓及也

荅張太華翰林

待罪日久積過滋深天與人仇無歲不下捕蝗之令勤禱雨之祠發賑饑之粟相濡以濕爲惠幾何長恐變起民窮身及于難思稅駕而無由欲解綬而安得何敢望天上之九列聆謦欬乎

春明也往者休沐在里曾奉德音再入鑾坡聞問斯缺外吏避嫌于內交空槭懼勞于裁荅恕不加討爲幸已多忽枉華劄兼之雅況自愧疎懶何以當之謹奉雅情藉手使[illegible]完璧以謝不盡之私具于別楮

柬蘇雲浦巡漕

國家都燕仰給轉漕比歲南苦澇北苦旱惟正之供常懼後時茲聞使節已按下邳憲令一頒文武爭奮錦纜牙檣次第渡淮而北無復逍遙河上以干後至之罰者矣某監竽齊魯已涉九秋旱蝗相仍催科未已公私兩利甚難爲畫智盡力索蓋無日不思掛冠也惟望台臺念其昔曾楚遊今共齊事示以司南俾災旱之民稍獲拼贍實爲厚幸若乃灌輸之事則今歲已蒙寬政改折强半竭力督催不敢緩也

柬薛青雷中丞

往與台臺論說生平以剖符領郡爲一快事言猶在耳豈敢諱之蓋郡守親民于民間利病朝

聞夕可興革若巡撫則于民遠矣親細事則爲侵官持大體則多廢事故首務察吏俾害民者不得肆其次則擇其關繫重大者爲之處分要不若郡守專意宰割之爲快也台臺清節稜稜敦實去華不佞弟素所心服邊事廢弛皆坐互相欺蔽媚寇養姦致錢穀虛糜兵無實用此敝薊遼最甚宣雲以西抑又次之台丈雅意節省當不崇朝盡清諸弊然其來已久驟行之恐將官亦有不能堪者惟當與諸道相約束自吾輩

始無占用兵馬無受其餽遺使彼不得藉口以斂兵士而貢市之賞舊者雖爲難革新者不可苟增其人已故則其賞當停一一以實行之亦或振起之一術乎夫弟撫內地尚不見効而越俎以談邊事真如餓人說食以台丈知已故敢貢其狂瞽庶幾爲安攘一助耳

又啓

昨具一書候起居想去人在途尚未至也餉事前書已詳言之大都三十七年餉至今秋始徵

從來如斯非今日也可令部司于舊牘查之當知非誣赤地千里所在告飢鞭朴逋賦誠所不忍儻得一雨民心稍安亦當漸次起解弟撫齊不敢言功但本省兵餉在尹春老時派至四十五萬此時漸消默去已十之六七歲省齊民三十萬而民不知也去歲旱蝗第三疏得改折三十餘萬米故米價不至大踊諸如減監稅二三萬故爲被水五州縣處補三年錢糧弟于巡撫不敢不竭其愚然當事之人亦豈盡知惟衒鬻聲名結納權勢則推轂常先及耳今秋決意求去故敢向台丈密露此語知必不以示人也一笑

荅原任蓬萊錢知縣大復

不佞居常談天下吏治但曰賢不肖自有公評付之監司郡守而我無與焉乃毀譽之言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如顯訾一人則不得不使之核實者勢也而彼復陰洩于其人曰上官踪迹爾此其中既有市心矣上或明爲之解曰此非不肖人也彼知其意之無他則又告之曰某上

官有言我爲代白業已釋然矣上下之間終日爲其所愚而彼陰操其權以爲任德地甚矣人情之險詖也當門下乞休時不佞直以令郎高捷不欲居勞人之職而已細讀諸刻乃知出于戒心居多然門下今日林居與諸士講明正學立德立言垂之不朽則彼陰陽其術以相皷弄者適足以相成就且不足爲宦業損也大抵今世別是一樣氣候　朝廷之上郡國之間亦多此機軸吾輩惟以誠心直道行之是非禍福聽

其自至而已承遺使貽書眷念舊雅未免效世俗所爲此未深知不佞者不佞雖不講學然于知交決不以俗情相望惟讀諸刻持示兒曹以爲發揮經傳一助拜門下之賜多矣外摘刻疏草一部奉上請正秋間決意乞身何日會聚揚扢疑義然其道無繇矣

柬徐海石侍御

項於孫方伯處得老公祖所寄條陳疏皆切中敝省疾病至於末段禁左道一事尤爲急務未

幾而延建間左道幾釀大亂則此語可爲先見之明而汪道長以爲禁女巫此何說也又讀近日二三大疏理直氣壯以一人應數人足以折其氣而閉其口彼爲人居間作偏証者秪見詞遁氣餒不復有丈夫氣殊可咲也不佞久不敢通書以此人廣布耳目恐老公祖門下有一人一字相往來者亦必知之不欲無故自取怨毒且於勢不能有所輕重通書無益討老公祖自能諒之喬君疏出左袒之者豈媿欲死矣今後似可置之度外不必過歸師而追窮寇也何如何如

柬蕭岳峰司馬

高君未第時及登第後皆曾相接知其才氣無雙但典客清曹何以不與臺省之選豈英氣大露未免爲人所忌耶易學潔淨精微夫子猶謂假我數年學易可無大過故不肖於此經雖伯父諸兄習之三代有因之得科第者然終不敢卒業竟棄之而學春秋讀高君大小象爻詞多

祖程傳本義自是無病至於元亨利貞二十四變於交易變易之義良不相背然羲文八卦既變爲六十四矣元亨利貞聖人所論略有次序似與春夏秋冬相類貞下可以起元而貞利亨元交加互出向來無此議論如焦氏易林一卦皆有六十四卦此又變之極也未聞一卦皆有二十四個亨利貞元大抵易數之變聖人所畫已盡後來太玄及元會運世皆就一個算數而推極之不能有益於羲文之上反覺蛇足爲病

會問可以是証之否惶恐惶恐

東李實軒方伯

蜀中採木一役大爲蜀累每州縣派木數株動委之佐領佐領持金派夫往土官地市木半歳卽報曰有矣但要多夫砍曳耳又派一番折金以去木在高山而佐領之家巳肥官巳左遷矣索之則茫然無一株也有更數官而不能得一木者此從昔通弊極難整頓惟正官之賢者或以木價付商人而責其運至水次方全給之亦

有徑與土官買者弟在楚時皆如此不知蜀中亦可以此法行之否

荅張華東諫議

爲貴縣處補銭糧實有此念然細思之事體尚未盡妥蓋魚臺等縣被黄河決淹數百里俱成巨浸甚至有一縣無一寸乾地者當時處補銭糧嘗具疏　題請得　旨故搜各府州縣無礙代完人自無詞若貴縣則自國初至今有此土地有此銭糧何爲今日不能完納而待上官代爲處補若論災傷則濟屬被災尤有甚者今若不　題請而徑發恐屬專擅欲　題請則未有名也坐是展轉難於下筆惟赦前銭糧將赦後那解者抵而補之理爲順耳且府倉平糶米麥萬石僅得銀六七千兩而遽云許二萬金則視處銀亦太易矣彼爲縣令徵收抑何其難也兵餉若各處俱解無分毫逋則或減此千五百金而以曠役抵之亦足支持但各處多逋負目前夏季尚不足支也豈敢卽以許人且增餉則通

省俱增減則通省俱減而獨一縣不派何以行文藩司藩司何以行文各府也事體貴妥豈似人家私財欲以與人卽與之乎臺下於此必有高見幸再教之使不佞有以藉手也外小疏一部奉覽惶悚惶悚

東楊嵛嶼中丞

往者三韓之行膚功疊奏偶一失利遂爲忌者求多家食十餘載方以避左相委　國家用人緩則寵文墨之吏急則思爪牙之臣自昔然矣

老丈英姿傑出久臥隆中識見益定謀猷益壯此行使遼左變弱爲强變虛爲實指顧之間立著成績然弟猶以今世文網太密議論太繁當事者畏口吻甚於畏　而司議論者公然越樽俎而代治庖斯亦今世任事之一患乎幸有以善處之弟入齊十三年不能脫去今歲旱災異於往年又未有徑去理稍見禾黍青青蔽野民有固志則弟釋擔之日也

答談中約南吏部

行取盛典而授以南銓在孜孜求臺諫者猶或薄之然不佞以南銓勝臺諫也言官主於言事一或不當終身爲悔無論事關　國家大計不可輕發即如近日言一人而救之者紛紛駁救者又紛紛似兩是又似兩非畢竟事定之日必有一非而無兩是然則言官豈易居哉南銓清高自藻鑑人倫之外別無職掌討求典故練習世務異日爲卿貳爲藩臬亦與臺省等至于功成業定人品分別之時初不問其始之爲臺諫爲南銓也不佞爲爽鳩郎時出見臺省亦無羨心蓋我之所以爲我者自若惟至今見世路綜波人情羊腸然後覺臺省可畏然此心真見一官無足繫戀其于臺省但不欲觸其怒耳亦不必媚之也門下以爲然否

答蕭念野舊按臺

官爲身累亦大爲身累忝得透時則有官可無官亦可於有官時而暫遂無官之願是于有累中尋出無累之樂豈不覺此身輕快翩翩欲仙

哉但臺下年未及艾正當効用之時微痾既愈則出而參藩輿入而柱下均可建樹未可終躭考槃永矢弗告也如不佞年逾耳順力巳就衰春夏病足幾不能動履此真當去之時但苦羈馽難脫耳

上李九我相公

郭生歸後遂不敢具書奉候懼以形迹爲人所疑也浮雲蔽日自古共嘆貪夫當路懼爲廉士所不容遂連約內外鼓動風塵致煙霧漲天咫

尺莫挽久之人心稍醒紅日漸出向之澒洞昏黑者乃張角六七里霧以邪術爲之也植黨行私到底敗露竟何益哉　聖主眷戀正人始終不替其有時遲回不即慰荅者亦慮多口之可畏耳願寛心善忍以　宗社安危爲重勿效後進悻悻必行也某久勞于外心血虚耗年逾六十鬢髮盡白茲九年考滿不敢他有所覬惟得釋重負再入里門日食茘枝三十顆足矣

柬蘇雲浦漕院

國家賴黄之利以灌輸　神京盖二百餘年于此黄豈不可用哉惟是河決蒙墻時江北建閘河中引汶泗之水以濟漕舟昔蒙其利今蒙其害凡舟觸之多爲石所壊而波濤洶湧最難牽挽雖請三五十萬金錢而河流中大石誰能汲水而出之若留城以下淤塞此則可以人力疏者斯今日用黄之大較也泇雖稍狹然已通漕四年不必請金内帑但用沿河額設淺夫每歲鑿闊二三尺不過五年即與漕渠無異此萬世之利也人之意見各有不同總之心爲　國家但當從其便而易者不當從其逆而難者此愚見也在台臺身歴黄泇覩其利害必詳且盡安俟喋喋因承教談及故敢盡吐其愚耳

荅周文所諫議

承敎知刑侍之推有欲臺下叅之者不肖將歸人也忝亦不敢辭但不肖于陳乃作州時蒙其薦舉原非親戚與大司寇書則有之疏則無也覆楚復楚伍申明以相告古人交情不必意見

盡合虞卿棄相印以徇布衣之交卒困阨於大梁乃作虞氏春秋以見于後世不肖自媿不能如虞卿著書耳得解印綬而歸固所願也非臺下相愛豈肯僅爲此揭非甚相愛亦豈肯以此言告告之知羊叔子之非酖人者謹九頓以謝不盡

柬馬梁園僉憲

世道之日趨於江河也已不可挽欲挽之亦非一人之力必自輔臣冢宰與六卿協心同德齊

允有濟而今六卿半虛李趙爲人所攻求去不得有白其非小人者便以爲邪黨欲翻成案此風已成誰敢觸之不佞自度此身無益于時而連歲大旱飛蝗蔽天年年賑濟倉庫已匱九邊之餉又不可缺疲困之民鞭朴難施爲計已窮不得不求去耳乃若總河之推垂　允復止九年增秩已票復停此中自有造物司之又誰敢怨且起家一壽春守致位至此亦可以止矣承教多憂時之言獎諭過當故敢布其腹心想在

諒察

答陸仰峯主政

爲令而躋郎署便是已登坦途矧奉　欽恤命慮囚畿甸令覆盆戴天者得耀光明而全性命爲德無量豈非丈夫得意事哉不佞向爲爽鳩郎亦嘗叨此役大都欲出人于死不必別爲一招頓改本來面目但於原招細閱有引律不合者有文致成罪者據原招而叅駁之使可矜可疑之狀顯然目前乃爲高手若人命數人互相推諉者必有一人抵償未可因其飾辨而便作矜疑也前輩恤稿多有可觀十數年來便遜前遠甚其弊多坐此也不佞九年考滿未有處分方閶門待放拜大貺之辱豈敢冒領相知以心不在縟儀且亦非冷曹所宜行也附使以謝不盡願言

東吳懷野光祿

憶同舉南宮時老丈乞歸侍予舍弟景慕無已因之憶先嚴慈爲墮淚者一日令奔走仕路已

歷三紀弟之叨冒甚矣而曠職尸官求去未久老丈猶徘徊尚璽光祿間十餘年不調謂當事者不相知耶則已躋之九列而久滯不遷使後來者多出其上此長孺所以有積薪之嘆也且令真孝子真恬退者何所効而勉耶聞奉使還路出東魯謹遣一役以藴藻問從者車馬之勞不盡所言

東喬皓畦方伯

別久甚懷光霽而株守歷下無由望見顏色三

有名藩借重旬宣不佞昔嘗遨遊過歷五郡夢寐之間猶時時北渡桑乾南登太行却認并州作故鄉而以臺下爲地主也晉雖表裏山河而舟楫難通一不稔於歲則米穀難至賑飢之策頗勞神思然仁人君子意念所注卽爲恩澤想此時已人人霑澤處處鼓腹矣拜翰教之辱因考績未奉黜陟卩惟乞歸是念遂成疎懶兹遣一介報謝伏惟台慈鑒存曷勝榮藉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書

柬郭青螺

方今仕宦不惟進難而退亦難巡撫常十餘年不調強半以論劾去可謂難進矣卽如李趙諸公爲言者彈射身無完膚豈不自甘一退而羈留禁錮不老死京華未得歸也老公祖位重功高全吾延賞既無羡於進而奉身以去完名而

歸又無難于退情事既申杜門著書德言與功並垂不朽環視今世孰有享全福如老公祖者哉某撫齊遂逾九年福薄罪多固不敢有他覬然欲乞身以避罪咎而獎以虛詞阻其歸路倣鄉大縣前車可懼每睇望故鄉未嘗不嘆息流涕也尤可駭者六卿虛署一人嘗兼二三人之事且老者病者居其強半邊境索餉急于星火而大農堂篆塵厚數寸即官告急付之罔聞覩天下至險至危之事曾不如秦越之過眼一切大僚進退非求之中人終持不下臣子處此更何能爲　國家効一籌之力哉回首台臺鴻飛霄漢翛然安施眞可嘆羡杞人多憂不覺詞之延蔓也幸惟覽而燬之曷勝惶汗

荅官陽初諫議

考選得列戶垣殊副公論異日　國是終必賴之可勝踴躍惟是　主上方愛惜官爵十厯九不報不知食長安市米當費多少珠桂然後得命下也覩近日景象似不專在　聖意遲疑蓋

凡疏下俱有應擬票小帖其不擬票者終不經目也且　上誠厭覽章奏矣而一切撫按奏本無一不發票無一不下獨于催講學補大僚用言官起廢棄裁減錢糧奏報災傷干與中官及有權力者終無一下則權之所歸可知矣不佞叨塡撫已九年有半近日筋力甚覺衰倦壯志灰盡無入春明之望故雖部中方在推轂畢竟欲作歸計誠謂河淸難俟人壽有限也惟老丈及一時同事諸公年方英妙正當爲　國家出

力不可不堅恐以俟之也何如何如　朝中議
論近巳稍靜若　命下之日惟當擇其闗　國
家存亾興衰之故者而言之如秦之阿房漢之
宦官唐之力士妃子宋之賂夷養兵皆近世亾
國之由有識之士竊謂今有其二三矣君權臣
藩鎭此時則無之也因下詢不覺多談然談之
無益徒增慨嘆耳

東方冲含同卿

國家財賦輸之京師者十九爲國用惟水衡之

錢則十七爲中官侵漁其用之公者十之一二
而已自台臺出督逋負至今而舊逋未完新逋
又至督者繼出矣　殿門畢工難以歲計而採
木輸金海内騷然即齊中派助二十五萬而海
内可知也台臺望重九列即日且當　大拜直
借差爲晝繡之遊非爲冬官督賦然蒿目憂民
自其素心覩時政如此能不動竭澤之嘆乎况
事有大于此者又不止財利爲中人乾没而已
不佞素辱雅愛因台駕言旋竊欲望見顏色一
罄懷抱而其道無由也不勝慨嘆

答顏心葵侍御

齊中旱蝗葢累年于此矣今歲青登萊猶有微
收之邑而濟南則無一邑不災東昌兗州亦災
其大半此時倉庫大竭欲蠲則難請欲賑則無
穀仰屋而嘆素飱恨不即罷黜以謝窮民耳聞
江北今歲頗熟讀大疏則亦似有歉處至于壽
春則不佞筮仕之郡其民素輕剽喜于爲盜闘
疃離州一百八十里尤爲鞭長難及不佞在州

五年此集反安靜奉法此番行刼或偶然嘯聚
乎旣巳破散可貼然無憂矣州多水災舊時錢
糧完不及六分及不佞丈量審丁後乃四年全
完無欠葢壽多富民其丁以三等九則定額差
銀多出丁而糧甚輕每上地大畝不過納銀一
二分小畝僅二三厘耳近乃變法每丁納銀錢
餘而差俱派于地故瘠土之民不堪困苦反聚
爲盜耳頗能記憶前事故敢奉告也

答畢東郊侍御

聞使旌過齊郎遣一役候于境上忽枉來使乃知彼此相念郎元白所詠遊曲江過梁州者何以異哉仲子頌詞極古雅書法李北海騣騣逼眞視平日所作効米元章者又勝乃知字不厭法古一代更高一代也得此當以蜀文錦韜藏傳之世世矣諸刻皆傑作且自書勒石堪稱兩絕齊中建立書院今巳垂成新歲欲行學道遐諸生英俊百人于中讀書時加考校但未有學田前葢屋金尚有微剩不佞欲再助百金與馮

馬二公共成其事以終臺下盛舉敢以奉聞貴郡文獻及儷語俱拜惠程墨優于方前所惠玄元靈氣當爲今世第一益此三種一生染翰不盡矣併附此謝外馮氏摘刻右軍二冊鵠遊亭帖一部靈巖宋賢墨蹟一卷拙詩二冊奉覽鰒魚二百助讀書時送酒

荅劉華石總河

大河志博雅精詳上自星宿發源下至雲梯入海歷唐虞漢唐宋元排決遷徙障塞疏導考據精詳披卷立覩誠不刊之書也志雖出于張君而斟酌損益書圖標識恐出于台臺者亦多不佞凡被推行河者四葢嘗留心於是欲採摭古今治河之事輯爲一書竟以塵事鞅掌而止得是書而存之胸中益有全河矣肅此附謝不盡縷縷

柬丁禹門方伯

閩固僻陋之國而衣冠文物不後於內地故主爵者愼選通達治體以爲保釐而屬之老公祖

誠以敭歷中外清聲惠政大著吳楚間異時堪爲　國棟而暫借藩伯以爲之基也聞賦政以來時和歲豐民安士附文武奉法海波晏然願主爵者復以清卿推之誠恐蕞爾海濱席庇難久不能不動攀轅之思耳弟其自江夏別後宦齊十四年塡撫不効災旱洊臻近以九年報政累疏求罷而　聖主復增秩留撫其地不惟息肩無時誠恐積釁益深一敗塗地雖欲求去不可得耳

東鍾龍源諫議

同榜中立　朝而稱正直居鄉而稱廉靜無如老年丈私嘗論人品貴眞即仕方面領郡邑亦自有眞事業豈必撫仕若人品不眞縱竊虛譽亦自有人識者如老年丈無媿於建言之品矣聖意漸回賜環不遠異時建眞名世事業非老丈誰屬哉弟生平雖不能爲假然遇當委曲處稍乏變通撫齊十年惟守常襲故不能爲驚世駭俗之事而　天不助順常降之旱蝗意其行

事必有貽害於地方而弟不知者故乞身引避催塞賢路非待九年滿後方求去也銓部議增秩非其本意而　主上則易於增秩難於陞遷遂得叨此　殊恩反躬思咎殆不勝其媿矣辱老年丈貽書見貺分當拜嘉緣諸公之賜悉已返璧不敢異同謹托使人九頓稱謝伏惟台慈炤諒幸甚

答邢知吾冏卿

向承問小娥眉山考地里志在汝州郟縣西北三十五里二蘇冢在焉長公卒於常州遂移葬于此以其叔居汝也宋潁昌府所轄頗廣恐汝州爾時亦屬潁昌史載東坡知潁昌欲以巳年勞所得朝散郎堦爲捕劇賊汝陰尉李直方賞則汝陰屬潁昌明矣洄陰意即汝水之陰蘇叔黨之小斜川豈其地乎居潁昌者乃歐公史言皇祐初自維揚來潁樂其風土慨然有終老之意致仕遂家焉今潁州誌流寓載歐公而蘇公只載於名宦亦其證也偶因問及之未知是否

東汪靜峰中丞

今天下所稱最難者二事治河防虜是也弟盖嘗屢推總河而　上不用一陪宣雲而亦見棄誠知其力不足以辦此也惟于老年丈請使治河則從請使防虜則從人之所難丈之所易覩封事則近日所以慰諭老圃氏少單于者其計畫葢無不中窾而修我內備以防其相攻擊相衝突者業已有成謀此眞邊塞之長城即宣雲不設制府亦何足爲輕重哉弟九年奏計惟恐

挂冠自逸而復有加銜之　命實非其好顧此時求進固難求去亦未易惟有且拮据荒政稍盡一日之責以求免曠瘝而已

荅魏道冲翰林

南徼鄙人東方俗吏與世浮沉隨俗高下者蓋有年矣雖不敢潰坊决維自底不類然欲如尊大人撫晉獨勵清節表表風裁者何啻退十舍避之臺下名家經濟翰苑文章固將凌跨千古高視一代而於俗吏獨多所獎借不憚下交豈

懐盛德當於古人中求之夫千里論交始則聲應氣求再則同心斷金不佞於臺下盖再辱書翰矣况重以仲父世講之誼季父同僚之雅齊晉東西夾輔王室歡洽世世不亦可乎所慚功非微管位忝納言濫叨稱許實無德以堪之耳

荅黃梓山總制

台臺祭膺　新命總鎮三秦以東西之遠隔不能遣使賀受事惟遥望涇源金城間轅門高闢旗幟號令煥然一新知天府之國若增而重也不佞授鉞大邦已及十載新歲沐　恩仍以假司馬持節以白士而居大位固已惶媿無地矧連歲不熟人民東徙邑有流亾而受俸錢古人媿之况數十城流亾而受禄視邑令數倍此媿將何以自解也拜翰貺之辱知所以用情於桑梓之國者甚厚欲遣使報謝而關塞數千里行人鮮有習其道路者敬遣一役以薄儀致之潭府冗中不能具駢語知能諒其拙也仰祈台炤曷勝依依

荅鄒縣胡令

孟氏世次其相抵牾不合者潘周二君考據已詳如註云漢書作恭處人盖示闕疑之意也雖不言其失而其失自見其最難合者如孟嘗會稽上虞人爲合浦太守以病徵還隱處窮澤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七表薦之不用是桓帝時人也至於孟敏字叔達漢書稱鉅鹿楊氏人爲郭林宗所知勸之遊太學十年遂知名則敏亦桓帝時人今一以爲第十三代一以爲第十六

代桓帝在位二十二年豈有二十年間而曾祖與曾孫同生于一時哉至於孟懷玉既或有高祖祖父父而以孟嘉爲之父不亦誣乎諸如此類大抵非信譜恐 先師孟子有知其心不安姑缺之以俟知者百里乃食邑非姓也如東郭西門之類左傳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杜預註云孟明百里孟明視也蹇叔哭送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不稱百里子而稱孟子何也經書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註云孟明姓氏不見非命卿也其以爲百里奚子者出於史記漢人記秦事未必如左氏之確也此無關於孟之宗譜聊詳論之耳不佞近多病欲作此大文章未易下筆且時正憂辛終日怔忡安能及此

東萊臺山相公

某積盤叢垢貽災地方五季不熟人民離散而得以九年考滿循例增秩固已惶媿于心矣且不善衛生致血氣凝滯右足已大軟弱勉強支持殊自苦也又淮撫之事隙端初起由某叅卜汝梁以致議論漸生今言者必以某爲口實不罷某不足以謝淮撫伏望相公禀准回籍調理使地方再得有福力之人爲之經營或可轉災爲祥而某亦可免於憂虞若不放去則一月五六疏不得不休徒强聒相公無益也語出肺臆萬萬不敢粉飾伏惟裁督俯允不勝顒望

答陳熙唐憲副

五湖雲擾南北間隔温大真絕裾而行誠虧子

道然太真失在不能堅辭劉太尉耳若至江南後雖欲歸省寧可復得使非後來破蘇峻匡晉室則忠孝兩失爲罪益大故臣子親在不敢以身許人既出身事君則雖趙苞一戰致殺其母君子亦原其無可奈何禿翁之罪太真是也名之逆賊過矣渠棄父母墳墓流落不歸身死囹圄爲世大戮視太真之立功末路猶能救得一半者何啻霄壤不佞不敢以其言爲然也如人臣進退可以自遂則不佞十六年不過家家中

子女婚娶俱不得見近二孫垂冠同月而逝肝腸斷痛求歸無期若可必行其志則不佞當先行之矣不能自爲謀而能爲人謀哉勉矣自寛令親尚健能忍七年而不能忍一歲耶勿復急逼也

柬徐檢吾中丞

弟於同榜中最稱愚拙而先叨司馬之銜恐傍觀者不能無張目也日懐掛冠而當此時勢進退皆難雖知上疏無益亦欲再懇以庶幾萬一

得遂益閩人遭際至此已爲逾分若南北正卿非所望也仁兄撫兹三吳任勞任怨其所規畫眞爲小民百年計縱一時不便於鄉紳行之一二年則失利者與之相忘受德者戴于没世周文襄功業行當再覩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頃見南中拾遺疏有譏鄉紳阻撓此舉者則南都士論翕然歸重仁兄不問可知矣老伯母壽必已高但未知尚可就養否令弟此陞不爲佳但該縣錢糧難完得脫離亦一幸也

柬黄九石翰林馮禮亭徐十洲二侍御

不佞歷州郡蒙撫按諸公薦舉極多然未有若巡江北陳毓台先生薦語爲知我也時方筮仕初得一薦又得首薦其薦語云清操守官常赤心勤吏治勞怨寵辱不避文章氣節俱高此二十二字者至今奉以自勵不敢秋毫有負亦以爲寫出其之心若懸以秦鏡也向見其被禍之慘亦嘗爲之致書法司諸公然諸公懼禍不肯代出一言今陳公繫獄久毋死不得一見抱恨

終天又未有出獄之期竊不自量爲致書於當路諸公將其功罪爲之辨明且發抄傳布縱未必諸公見聽而此言一出天下仁人孝子或有爲之動心者若乃甘受彈射則書中已明言之不敢避也敬録一通奉呈電覽幸乞垂督

答官暘初諫議

承教謂長安中有言陳某誘阿克使叛以圖收復功此如人恃有良藥先自服毒求死而後以藥解之也造此說者眞無人心之極矣此謗始

於舊淮撫欲爲其同年同鄉李先著報怨葢先著當時討鳳賊已奉旨興師矣受其賂數百金又欲撫之爲按院張賓揚所參陳尚未知及見會稿不得不同參然按參華職撫參降用輕重不同爲科中參駁李聞之方將所受金發庫謂爲權變此其事本不訴及被逮至京病死刑部獄淮撫不怨按而怨撫以按已謝世矣若武定之變由知州黃榜難爲鄉官同知鄭舉舉恨榜欲死之遂引武定故土舍阿克來復其地此豈

撫臣之罪哉不佞此舉自知必有相彈射者然不忍萬世公論終於不明今日刑科周君似已有參疏不佞所不辭也然淮撫之意不止欲死陳葢先垂涎入相借此一攻敝邑東閣欲逐之且兩次使東林之黨往南中令科道具公揭薦之此事已爲南中摘發卽趙司農之被攻亦緣先次會推入閣有名故見及也貪夫敗類爲禍甚烈至今舉世以淸爲濁以君子爲小人而講學之士亦被其累幾無完人甚可恨也久之公論自白惜今日尚有墜其術中者仍執前論耳

答王漢冲元戎

丈夫佐鉞登壇玉帶紫綬世間寧有幾哉於此而不圖報　主恩更復何時但粵中事勢固亦難處葢島夷築城據以爲巢失在當日不爭今欲毀之勢必不從且中國兵力亦未能使之服也姑訓練數千精兵足以彈壓使之不敢妄作可也兵亦不必另添但取見在者去其游手游食悉擇驍健而精練之可也海上之倭半係潼

潮之民所引每船不過十四五名耳若舟皆堅今兵皆習水無虛名冒糧者器皆精利無取文具將皆在船不畏風波於海上捕之直易易耳閩將惟張萬紀慣此事凡事與之商確而行何憂於倭弟恐其餘將官未必皆然令其以萬紀爲師可也恃在知已敢盡言無隱不佞與萬紀固未嘗相識也十年節鉞叨冒大司馬之銜更有何慕惟思乞休以安止足而地方連歲旱災饑饉未起六月以來雨復過多故乞身之疏未

敢屢上亦懼人以避難疑之耳徐憲長人回附此奉布不盡縷縷

答葉臺山相公

孟夏之杪方得奉到詩箑及隹幣之惠深媿無以承之惟有膺服大雅以作楷模奉揚仁風以慰黎庶而已仲夏念九日諸舊吏王冬曹輩復以大篇來贈文章之爾雅蔚瞻不待揄揚矣其所稱許皆非職所敢望也如礦稅開河救荒皆職守之所當爲媿未能滿其分量君于王二忠

肅公事業與周文襄撫吳遺蹟徒令人興景仰之私而已然文襄一代名臣至於入奏有言其濡足宦豎得留爲戶部又多方欲引陳祭酒使之一見則信乎完人之難也職或可免焉年來洛蜀分門騣騣餘波及人然私心自信不能呵佛罵祖不敢入室操戈惟力求退避庶幾得登彼岸而已讀大疏有秦黨之説於諸疏中向未之見豈有不入抄者乎人雖喪心何至妄詆若是或別有因乎職近連喪二孫皆年十五以上心緒紊亂惟思掛冠然荷大贈不敢不具數言以謝統惟台炤不宣

答董訥臺方伯

自辛丑秋叨冐至今中更幾許風波而得苟免皆初心所不敢冀矧遐九載之考厠八座之末於斯而不知止足不識進退則所謂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者矣緬惟台丈鴻才清望昭著華夷入楚六年尚不得遷此雖　聖主艱於進賢然銓司用人亦未見爲賢者加意推轂尋常一疏

十數人隨　主上用一二下僚則曰吾事畢矣方面以上至經歲不轉一人時事如此殆成關格之疾將何以救藥之也世實須賢賢者寧有求于世惟是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台丈所處自與弟不同耳願爲世道忍之

答呑雲令徐匪莪

嘗覩我朝名臣如周文襄之撫吳爲吳平賦役垂百世利心竊慕之乃叨撫大邦幾與文襄同久而建竪無聞亦得援九年考滿例秩六卿能

無內媿于心然不佞謂臣子勳業與時汚隆當
主上不聽人言雖欲効周文襄興利去害亦不
能自主也惟裁兵減餉調停河工礦稅竭力救
荒盡其力之所能則猶不至虛糜廪祿爲有識
者所羞顧於大司馬之命實抱媿也門下英才
卓躒宜使當軸處中而任以邊邑實違其才然
古之名公鉅卿多從壘綏起密雲邊地制府所
建牙內安赤子外撫騖夷密謀宏議皆得與聞
則亦可以展厥抱矣來教撫時感事有深遠之

思此正賢者所當盡力未可徒懷憤激而不欲
身任其責也

柬周文所彭芹生二給諫

頃以敝鄉大槼事具公書于貴科以事體關係
重大不敢用私書懼人以爲私于也然不佞既
有公書即有私書亦無不可與時貴鄉李見羅
被逮問擬本輕而從中擬罪照謊律處斬于
時部中大老思爲之解皆以爲紅牌非律也不
佞查舊刻律例備載此條于上知 皇上非無
因而批也時方爲本科乃爲作跋引 大祖高
皇帝律序云自定律之後一切紅牌俱不許引
用時大司冦涇陽李公少司冦餘姚孫公大相
稱賞後來惓惓推轂不佞皆本于此跋入而上
乃稍有寬意見羅公旋得遣戍然貴鄉諸公初
不知跋出不佞也今陳誠有罪然功足贖之臺
下若稍闊寬路宥以一死要不失爲厚道他日
作巡撫時乃知撫臣之難耳若功不能贖罪則
死地方失事撫臣人人當死其誰不寒心惟臺

下爲國家存大體焉語詳具公書中茲不敢再
贅惶悚惶悚

荅李贊宇親家

臬中官六卿者近不乏人其以巡撫而晉秩者
自不佞始自揣至愚至拙之人叨冒至此豈始
願所敢望亦可以知止知足而勿蹈滇南之轍
矣顧近日機局求進固難而求退亦甚不易若
再疏不奉旨則進退惟谷又不如且隨分自盡
少荅涓埃聽人主之操縱爲得臣道之所宜也

親翁讀禮之後久安林泉視世上軒冕不啻草芥然精力少壯正可馳驅當世再過十年便向衰候不佞數年來覺筋力倦怠欲如向者作兩司時萬萬不侔矣雖云士各有志而盛年蹉跎良可嘆息萬勿謂不佞自甘腐鼠而以此嚇鵷鶵也

荅公周庭太史

竊仰台望之日久矣咫尺東蒙無緣瞻對皮生以羊不似塞翁失馬售之者非其本有失之者

勢在必爭道府兩審有攘羊之譏故不佞愚招有使狠之疑小懲何心令終是望承教知係猶子兼且青年過而能改君子所貴歟以其方童子何知路非迷于多岐網當開于一面來書挹損不任主臣

東王弘廷少叅

大計議論至秋方得少息舊時雖稍有言不至若是之甚此其間必有未服人心者何可專尤人也老丈以清修正直而得外轉誠令人不平然藩叅未嘗不佳寧使人稱不幸而見屈勿使人稱幸而得伸通計今日後來事則屈伸之數未嘗不較然分明也此轉必須欣然就道一意為民造福乃見賢者胸次不以小小得失有所低昂若堅欲林卧恐人猶得窺其淺深不佞相知殊于他人故特使司役再迎惟命駕入齊以慰握手之願顒望顒望

荅周霍太水部

曩遊上國曾渡漢江入郢郡縱觀　先皇發祥

之地逶迤以及雲杜固知山川靈秀賢才挺出號稱藪澤有由然矣濟上漕道要衝萬艘之所從度當事者借重高賢司其節宣啓閉則國家之儲胥實利賴之不佞叨在共事既懷人於太白高樓之間又想像於江漢南紀之地風流才藻翩翩照映眉宇惟恨未及下榻一論心愫耳辱承翰貺恍如面對謹遣一介以不腆蘊藻聊申薄謝兼以為賀冗甚不及具駢語伏惟炤諒幸甚

數馬集卷之四十二　終

溫陵黃克纘著

書

答吏部董岳南少宰

今歲南北計交諸縉紳獨嘖嘖南計精當即被黜者亦無所恨於此知鑑衡素定身不出金華石渠間而天下人品高下莫能遁者可爲他日作首揆權輿矣匪諛匪諛弟撫齊十載力竭才盡無緣得入春明門即望留都亦在天上春初

待當自陳當事者念九年滿後無再令復職例又不忍遽罷之故因其求去復理部覆加銜前疏值太宰考滿晉太子太保同票同批遂得俱下不則又爲中官所阻矣思念吾泉自黃恭肅王恭質公後以外吏得至六卿者寥寥無人今雖假司馬持節亦從正卿後曰士得此何敢復有所覬覦筋力倦矣頗思息肩一見留樞之推不勝踴躍且緣此得攜弱子依泰山之側了爲人父債視北之協樞其喜倍之第　主上弄印未有畀理殊令人鬱鬱耳闕焉修候拜大教如從天下欣慰無量先此奉復容旬日外當遣人專布也臨啓心馳

答高筠一給諫

今歲大計海內獨歸美南中則老丈與銓曹諸公持議平允故耳不然雖劫之以威亦未肯心服也不佞仗庇得免幽黜又得以新銜從事媿無以展微忱而頻辱厚貺爲媿益甚謹拜四扇及三禮註皆佳物也東書堂帖不佞有二三部

然皆木板搨又最惡知老丈所寄亦即此板故不敢受聞有石刻在周府內屢托表敬亭借搨竟不能得也朱書及畫皆爲佳筆然朱不如顧之雅又用膠有痕迹不如魏之璜也邢臨王草頗得其肉在今世不失爲絶品故以奉寄若不佞學書一扇徒博笑耳非爲敝薦主陳大夫辨明功罪不知南中議論何如此書一出恐後世議論終必見與江右諸公獨謂不然人各有心何可强也不佞已得進退榮辱於度外矣一奚

答談中約主政

南銓清署考察是司今歲南北疏上諸縉紳獨稱南之精當而北則紛紛指摘至煩冢宰二三疏鎮壓尚未已也是非得失人心難枉此雖貴堂翁持衡而門下與二三君子力主公道以共襄大典功不可誣矣不佞撫齊已踰十年遷官非所冀增秩非所願但去夏三品三考更無復職例惟有一言求去耳增秩豈 聖主意亦豈當事者意然舍此無以羈之白士叨冒豈不知

足顧一官未轉至今父子兄弟祖孫十六年不得相見間有奄然化爲異物者竟不得一視與言及此宦念俱灰惟義無專制不敢棄官而逃耳辱老丈以爲賀且感且媿

東曹雁澤大叅

莆陽之會忽忽十六載妙齡清才至今猶如玉山照映人也謝在杭人來曾寄佳箋杜詩鍾字可稱雙絶出入懷袖何日忘之西蜀不佞舊遊于山川時有點汚自使節入蜀恐巫山百餘篇盡當刪去讓門下獨擅精華耳乃若宦蹟之美自是高才清操所能辦治無勞不佞問之輿誦矣聞使節以祝釐還道經齊魯驅車甚速謹遣一役追送境上不腆芹藻爲從者之羞忙中語無倫次弟乞炤納

東劉蘿徑戶部

榮發非遙而不佞久稽奉賀姝媿疎節承命欲索小詩薄書冗劇難覓餘閒今勉成一律書之扇頭可稱兩拙殊足取笑大方貴竹有諸苗作

梗每每出掠道路彼中兵力寡弱小民無幾欲養兵何所取辦其勢必借力于土官而土官惟安氏最強足以壓服諸夷往者國亨父子俱鷙驁難馴今聞彊臣死無後其弟堯臣即冒襲鎮雄者歸繼安氏此人頗懷忠義往時楊酋兄令領兵直欲坐觀成敗而堯臣併力血戰擒遂破滅今若撫而使之令彈壓諸夷必能盡心不佞遊宦蜀中頗識黔之情狀故敢奉聞亦臨岐之愛助也

答彭端吾巡漕

漕事之遲匪遲于今而遲于前歲其壞也不壞于今而壞于多年往笠仕江北見漕舟多壯大而無虧欠今則缺少幾半即有存者腐木耳小舟耳木腐則易破舟小則難載年壞一年將何底止近于泇上見之殊大駭也非台臺極力催督則今歲阻凍于山東境上且一二千艘幸得悉抵通灣憲臣之功於是為大但回空或有少遲者視前歲尚覺早也報命伊邇未及遣人致

別意辱翰使臨之肅此附謝未悉願言

東黃與叅方伯

從使節離濟上而齊之河事屢決屢遷屢開屢塞最後乃稍就經理然當其興役時用夫至四五十萬費金錢至數千萬其奔注決裂真震動天地以民命輕試一擲乃三省一大刼運也若翁丈在事或能以成敗禍福少挽回之當不至此今福星照臨中州河伯効順自是三省之幸大都吾人仕宦雖貴實心為民而福德苟薄則地方意外之事豈得晏然如弟十載巡撫值河大決者再霖雨為災者再大旱蝗者五今秋乃有數分熟而三年逋負責完一旦又與荒年無異追尋往事深願台丈久借中州俾東土得沾河潤弟苟未即罷去優游一日即蒙一日之賜矣

答葛魯生憲副

門下治郡若扁刃之中音僚丸之解紛也可謂進乎技矣榮遷以後連歲荒旱錢穀逋負時為

司國計者之憂而遺風餘澤固儼然在猶樂于也中州視齊頗稱有秋而藩府營建所費不貲知佐藏省有煩區畫然以大才處之自當遊刃有餘不佞筋力倦矣兩叨增秩猶使填撫敢謂此官可厭薄乎第人之精神不移動則不鼓舞一事而業之十年精華果銳之氣用之未有不耗亡者也況於不肖之愚鈍者乎日夕思歸無由稅駕沐漆求解殆謂是矣遠辱翰教如覩丰儀撝謙崇厚有古人之風此不佞竊附于知己

者也佳貺藉手致謝不盡之衷具如別楮

答文受寰憲副

齊中共事彬彬多俊彥至於治行卓絕如門下與張鳳臯者指不可多屈乃知汝潁多名士則自古記之矣別後數承雅念誼高千古惠文彈治謂當再借三齊乃爲秦人得之一時士民失其所望而不佞見除目尤悵惋數日也儀僅薦臻民窮財盡 朝廷未有寛大之政而人才空虛政事沉閣議論紛紜各逞其私當此事勢實

宜見機引避而不佞又添竊司馬過沐榮寵進虞觸藩退涉忘君處兩難之勢知已者其何以鞭策之

柬劉華石總河

往蒙推河上萏已發禀書紅矣後竟留中時以事將見屬頗覽古河渠書採其精萃爲篇而于近事則以耳目之所覩記續之于後非敢傳示他人聊見古人議論方略本無奇策惟不拂水性而已台臺卓識遠邁千古下車一疏即合蹈

水無私之道全誌之刻成法具存若此書者直可輔佐下風耳乃蒙寵以大篇付之剞劂玄晏片言太沖增價雖不敢望垂之來禩庶幾濱河之人覩之或不敢張目焉刻完見頒且加厚貺仰戴光華感戢何極九頓登嘉肅此致謝容專役專布未悉

與劉華石總河

河渠末議無當于經濟萬一惟是不欲輕用民命試之九載以爲 國家愛惜元氣與台臺行

所無事之心有暗合焉遂錫以大序授之梓人乃知仁人君子其事 主也忠其子民也仁其取善也周非貪事喜功殘民以逞者所可同日而語矣嘗見前日開河諸公任事雖力而天之所以福之者終不甚厚意者輕戕民命爲造物者之所不喜耶台臺此議一定全民無量他日食報于天而貽慶于子孫殆綿綿無巳時矣大篇焜燿垂之不朽宜有幣帛以謝製作而反辱厚賜媿何以勝茲具不腆申潤筆之禮外附薄

儀以酬佳貺仰祈台慈鑑涵曷勝榮幸

柬陳毓台中丞

巡撫可作三五年而不可至十餘年門生撫齊自辛丑至今首尾十二年矣茲得南移庶幾可免隕越豈非大幸承台翰下及不勝感慰辯揭明白正大觀此自當感動大都近日老成忠厚之人俱謂老師有可原之功無可死之罪而一二後輩尚執舊議不肯少恕至於江右諸公尤求多焉聞其初只爲詹恩老抑李見蘿耳不知

李見羅奉　旨照紅牌擬斬其得末減則以門生在刑部本科時代堂翁草疏引　太祖高皇帝律序故後來得從寬典也好生美事奈何欲以殺人爲功乎亦可慨矣今日又見雲南巡按揭門生不得不上一疏劾朱勃爲馬伏波訟寃矣官職身外之物苟得附於古人即不至南京登部堂亦何失其爲正卿乎先此奉復

柬焦湛一戶部主政

撫齊十載始得息擔正如籠鳥檻鹿聞將放之山林馴之苑囿其喜未易言也頃惟留都亶地司馬主兵處置失宜隕越立至異時餘姚孫公豈不稱一世偉人僅以妖徒一事督責稍嚴遂招物議如不肖者敢爲職任易勝此行足樂哉飲冰之懼亦猶之在齊耳臺下與念共事遣使慰存感激高情未易言謝諸貺槩未敢領難于遠却謹暫拜嘉專役致謝不盡縷縷

柬徐正宇侍御

近聞縣官解馬革去大戶而用官解遵憲示也

此舉實爲便民但行之不善反爲害民之端不敢不吐露其愚不佞起家壽春每歲解馬常四五十匹每匹三十金原自足用惟有司聽佐領教官鄉官牽馬來看驗中登毛齒于冊矣即將馬牽回勒索大戶每匹有七八十兩者此乃官害民非馬政害民也又有官將銀尅去五六兩只給二十餘兩者若嚴革鄉官諸人賣馬而以銀盡給則大戶十年一次知馬頭將及先用十七八金買一馬養壯臨期只用官銀十兩作盤

費足以交納矣不侈曾解馬五年小民不言費一金也齊中先亦有官吏解者平原劉知縣是也劉嘗條陳官解而牛春宇嘗依之通行矣乃事後之借債竟爲民累蓋一馬須一人照管一人攜芻糧三馬須一獸醫夜亍須分宿各店若一縣二十四則一行當用三四十人夜當分宿三四店官吏安得有許多人乎若用多人則盤費安所從出官肯給之乎人自解其馬則愛惜之無異親子時其飲食節其勞倦療其疾苦官

吏肯用心若是乎故馬未至京而瘦跏倒死者有之及至太僕寺又不肯用錢寺必多駁駁之則將好馬賤賣而回又從新重派起解往往倍于正數間有全收者又指稱借某太監債一兩要還二兩其破家蕩產不可勝言故馬政累人在官不在大戶也畧言其槩他日當有驗者北直馬政稱便民恐駁回者必視山東數倍可查而知也恃愛布其區區其可行與否則惟台臺裁之耳

柬戶部廣東司李繼白

邸報中得讀大疏見其盛慨於講學任事老成諸臣內欵云陳用賓陷城失印即以爲將功遮罪然待之以不死足矣縱之可乎黃雖慕古有心陳情則可公然保之無一人有異議者比之憲成之書孰大孰小孰公孰私于彼則爭之甚力于此則付之罔聞公道之在人何故懸絕如此僕讀之不勝媿服凡人有過舉實賴朋友救正或相告戒或訟言相攻要之合于天下萬世

之公論而止僕冒昧上疏欲以官贖黔臣之罪豈不知天下正言讜論凜凜不少假借又安以一人十指盡掩天下之口而使之不言私心實以收滇之功足贖損印之罪　朝廷用法與其失之刻寧失之寬雖伸私情實依公論也今觀大疏竊幸其言與僕有合何者僕曰陳之功足以贖罪而大疏曰以功遮罪是未嘗盡沒其收復之功也僕曰貸其一死而大疏待以不死足矣是未嘗有殺之之心也僕願削籍以贖其罪

而大疏曰陳情則可是未嘗不許僕之用情也天下人心不甚相遠萬世公論亦與今同且以涇陽之賢爲敝同榜領袖僕之疏得與涇陽之晉同舉而並言之僕有榮矣但以僕爲公然保之實不敢任夫所謂保人者謂薦某人堪居某官某人堪任某事舉 國家之大政柄大權位欲以屬之而他日任其無咎乃爲保也若僕於用賓不過憐其久禁囹圄旦夕入地爲之祈哀君父使得歸死故鄉耳何名爲保今之囚犯年

幾八十及情罪可矜疑者內外審錄官奏 請釋放改擬者無虛日獨于巡撫不可議矜恤耶所以援引律文將其平難之功反覆言之者不如是無以見其可貸之狀豈將代爲保薦而復其原官乎大疏原未求多于僕但保之一言似猶未當其罪故僕未心服耳太史公曰虞卿爲趙揆事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雖庸夫猶知其不可況賢者乎僕亦知此舉必爲智者所笑然心已忝虞卿矣不濟則奉身而退耳死生亦大矣與窮達得喪不同假令陳不在垂死之際僕何肯輕出一言惟足下諒察

答王玉沙巡撫

三吳南北要樞而上流形勝則控制中原爲根本重地建牙仗鉞於斯者非宿望宏猷海內推服豈肯輕畀哉老年丈綰符郡邑皆在吳中吳人思之願得旌節復臨斯地 聖天子順民之情將東南半壁持以相付此其顧念豐鎬良不輕矣弟自聞謫拂衣歸山已無復用世想而名

挂仕籍妨人別推恐宇內方爾多事萬一留京有警如異時孫司馬事罪將安諉故且暫出就列俟新春再行陳乞庶於去就明白人亦不得以抗 旨議之也辱老年丈遣使見存實用爲媿然桑梓兄弟誼不敢辭敬九頓登受外薄物附緘匪報也見不忘厚德耳伏惟台炤不宣

與楊徑南巡按

齊中與老丈共事爲時最久夫豈無水旱災沴而同心撫恤民賴以安幸不至揭竿斬木如近

口事皆台庇也回首思之眞令人仰戴明德沒世不忘矣萬里天涯禮儀多闕固緣病懶實慚人言覽報知已入京將奉按秦之命夫入而抗疏出而按轡整肅百僚維持邊計眞大丈夫事竊附知已亦叨有榮耀焉不肖強顏再出徒以南樞久懸高臥不穩暫且受事或可從容爲求退計若生愛戀心不恤人言則素雖頑鈍亦不至此相知者或可爲之解嘲乎

與新考選兵科章

近見邸報知榮選兵科大快公論齊中向日行取者雖多循良然欲清不近名才不標異但知孜孜爲民絕無一毫粉飾未有出台丈之右者今居兵垣是　國家之福也大都論事貴有眞見苟實見其是雖禍患在前決不可已苟實見其非卽衆人同聲決不可附和往時諸公之失強半坐此皆中無眞見而欲依人以自立者也不肖此出甚失本心然重任久懸　勑書難繳不得已入南再圖進退然小草之譏終不免矣以百凡掣肘卽欲整頓營伍亦必禀命他人若我朝事權分屬非如在外權歸撫按二人同心無不可爲也貴同寅候　命日久未下物竊所變想亦其時矣風變附陳踴躍之懷未敢致賀徒有神往

答和州馬似山

不佞待罪大邦幾十六年愧無厚德以遺士紳然爲地方裁兵減餉抑璫捍患惟力是視不敢有愛離任以來忽遭妬口賴諸縉紳矢心代白

至墜落深淵則齊魯風俗之厚不佞鐫鏤于不能頃刻少忘者也門下居處濟西未獲會剖符名州清光咫尺心竊鄉往惟是留樞而劇日與諸弁從事於弓矢鞍馬間苦無刻故未能通一書辱翰使先之種種褒美譽其實不佞何敢當焉重以腆貺知非浮文然初奉教而卽拜賜於心亦未安也謹藉手完璧以謝循聲實政洋溢□願益珍重以慰企仰不宣

與閻壽州

不佞離壽日久無德可思何敢勞改建生祠至費人二百餘金此益重其不德之罪耳嘗謂士君子居官但盡其職分之常卽爲地方有大興除亦僅僅可免尸素安得認爲已功況前此壽民已建祠在八公山之麓觀今日荒草頹垣則知理有必至不必更爲脩飾天下惟孔夫子廟祀無窮下此雖孫叔敖子產亦僅僅名載於史書欲祠之不壞不可得也故勘得破時凡今日

之名宦生祠與他日之荒草頹垣無以異也台臺以舊令尹故費俸過多心已不安至煩觀察使者亦捐資如之令不肖何地自容也當汗出沾背矣碑文不敢不領乞爲謝諸父老曰不肖纘一味悚息甚不寧也使旋肅此奉謝不盡區區

與陳熙唐

蘇石水至拜翰教及絹補之惠可勝感鏤誌銘書法精工大似右軍曹娥碑刻手高榻手亦高可稱三妙足令尊翁盛德懿行垂之不朽媿不佞拙文有媿邯鄲淳耳不佞在家思出既出則種種塵事俱屬勞神至於登山渡江幾無虛月五更披衣視師幾無虛日衝寒冒熱類一總兵參戎時常委頓眞可厭也回首昔日遊清源甜鷲嶺觀流泉於巢雲探地穴於石室與二三同調賦詩行樂何可再得但當投簪解綬速賦歸來耳老丈年富力強當卽馳驅當世泉石之樂未得久淹前所云者爲老人說也冗甚不多及

與陳兵曹

里中追隨二年感肝鬲之愛不淺司馬清曹安攘之計實資籌畫此時西有套虜東有遼警簡立大將選擇偏裨計臺下與諸僚寀籌之已審然欲預知其人以爲他日當事之用則逢人借問隨事籍記不可不留意也邊道賢否亦當知之欲擇邊將當問邊道不佞以爲今之用人未盡當其才者皆不肯問人恐人有所薦引而不能從故也問以無心言以無意訪於數人善均

從衆以此求才失之者鮮矣不佞春來一病幾至委頓以南中十餘營本兵一歲親操者再俱五鼓而起日昃而罷望七之人豈能堪此勞苦屢欲乞休疏已草就爲同年同官者持不肯發畢竟欲全性命必當棄官歸去乃可緩須臾也辱垂芳問不勝感激率爾布謝不能具駢語伏祈台照不宣

與成生洲岢嵐兵備

偏關當西北二虜之衝卜吉二酋雄據左右異

時任岢嵐者三年無事多轉開府自扯酋以來邊塵稍靜板升相安而此道遂與陽和大同諸道無異近吉能萌動延鎮連殞二將一河之隔能不戒心積粟練兵修完斥堠亦今日急務也不佞少年遨遊曾至岢嵐於邊事亦頗得其槩向在東省每有宣大之推輒辭之恐人謂東南懦夫奈何作雄邊總制然使不佞爲之猶能稍脩內治不但以媚虜爲功夫而已南都之行甚非本意徒以兩道　勑書無處安頓又不敢徑辭故勉而就此此中戎務廢弛凡有舉動多所掣肘難以得志大計自陳縱得瓦全亦當求歸浙黨吳黨不佞實未嘗窺左足然此時人情冬難調停而　主上又不以國事爲意政歸宦豎邊境鈇鉞動以數百萬天下事未知其所終也辱垂念遠寄翰眖故人情厚何日忘之肅此奉謝不宣

與兩廣總督周敬松

兩粵重任控制東南內綏五嶺外撫百夷非台

臺淸望壯猶一時獨步曷奏膚功以紓　聖天子南顧之憂惟是台衡之地強半虛席方廣求老成以膺心膂股肱之寄恐坐席未溫又當返斾北指嶺海之民豈能久私福澤哉某久仰斗山實勤嚮往每讀撫滇奏疏事皆可法至於論救前撫權其功過慰士民之心而作任事者之氣千古高誼于今僅見彼附和權力爲深刻險薄之論者獨不念他日欲作巡撫地方豈能無事人發難而已收之竟不免於死孰肯爲　國

家犯大難以求成大功哉試縣此議論以俟將來孰是孰非當必有辨之者未識台顏遠傾肺腑恃台臺同此心也因麻督師行托為介紹布其一言仰干台炤曷勝惶悚

與淮安府高中白

往會臺下于孝廉時才藻霞燦議論風生知為天下豪傑士及登第後得覩其發揮易理多獨詣之識心益壯之玆聞綰綬淮陽救患分災活十數萬人此真豪傑作用而俗儒小生所望而

卻走者也昔汲長孺出為淮陽太守但曰臥治政清而已惟奉使矯詔開倉活饑民數萬至今以為美談然則臺下之功合長孺之奉使治郡兼而有之者也不佞才本孱弱不能如臺下揮霍然治齊十五年屢遭水旱亦竭力救之不煮粥不散銀惟毋縣籍饑民為十數廠人日給米半升每十日令縣令一往親散人得五升持去家中採野菜同食無待哺之勞無冷地之臥無離繼之苦故大饑數次不至流離相食此其德

雖不敢望臺下然亦以為自盡其心矣大要須平日積穀俱責實數勿令有司得以虛文相欺也嗟夫士君子不遇事變其功勞何以自見臺下治淮而值此災固天遣之以為齊民造命者也久欲遣人聞問兼壯其盛舉知方苦神此一事不暇及其他故遷延至今承翰貺先之媿感何如肅此奉謝餘情具于別楮伏惟台炤不宣

與陸伯生

家居時會李還素兄云夢見與老丈相邀遊清

源諸名勝無何而黃公祖借重敝省喜向不佞云前日之夢驗矣陸兄必從新開府入閩可見人生相知其精神夢寐常相流通雖隔千里如比隣也不佞時亦歡甚謂此遊果遂當攜杖屨以從然竟以宦心未灰金陵諸役來往道路無虛日辭疏五上力云疲矣遂命駕西行亦貪留都佳麗宦遊中有青山綠水之賞可洗塵心然一領兵符諸務蝟集冬則有軍政考選諸役春則有大閱巡城諸役一月常十餘早起僅一飲

莫愁湖輒爲寒風所傷病者月餘入仲夏而炎蒸逼人拜客亦且疲困何暇論山水之間乎始知人生清閑之福不減神仙悔前日不固守泉山大爲失策也承教知此時必至敝縣與還素兄弟盤桓山谷間坐上無不佞少一探韻客能無念乎丁選君極推轂還素不佞每寄書輒以爲言恐其怠也然旨終未下令人悒悒敝省撫臺以安靜爲上舊撫凡生事增兵增餉者人皆怨之惟丁表二公無間言會黄老公祖惟勸以察吏安民倭至舊兵自足用但稍加整頓耳何如何如

温陵黄克纘紹夫著

書

與姜養冲

同門兄弟零落殆盡今宇内僅存惟三四人而已每念仁兄輒想見當年清粹之容然不知今日亦髮髮作老翁否弟已龍鍾無復在山東時强健然鬚髯尚未盡白被攻以來已絕意出山念　主上厚恩留之至三感激涕下謂當此筋

力能動時不出而効一臂之力他日步倩人扶拜不能起乃始經營欲出晚矣且亦何補於時哉故雖冒眥進之譏當忌者之路亦不暇恤弟恐報稱甚難有負此行耳仁兄以爲何如

與葛魯生憲副

曩東彛分符正值天災河決礦稅肆虐之時而多方撫摩民忘其災至今談吏治者必追思焉葢近日齊魯之災不加於昔而饑餓流離幾無孑遺則良二千石之關於民瘼豈不重哉不佞每自訟治齊無狀致挂人齒頰然自藩司以至塡撫值重災者三次勉强支持苟幸無事皆一時同事諸君子處置得宜使不佞逭於罪盩今兩司爲侍郎開府者若衛若汪若李若張輩共有八人而郡守今爲兩司長若門下與文受我沈華東俞如愚諸君皆卿才也固一時遭際之盛哉然不佞離齊時則求諸公其人不可復見聞今乃復有數賢者否泰之運若循環無亦天意爲之乎門下秉憲中州端方肅而濟之以

寬大吏治民風指日還淳矧在舊交可勝踴躍不能具駢語繞祈台炤不宜

與毛[blacked out]

廣博物志向未見其書亦多所搜羅然張華博物皆奇異罕聞之事而世實有之如華傳所載豐城劍氣武庫雉鳴似奇而實非奇若君臣父子人倫日用之常豈可入博物至於法苑珠林諸梵典言鳥獸虫魚者皆設爲喻言原無此事篇中亦言某某者某人是也其爲喻[illegible]明以

是爲博物失之誣矣此人欲著書而無其識豈語與書名不相應豈能久傳門下以爲何如

與詹見吾與泉道

往過淮陰得瞻台範兼聆循政之聲固知天下有詹使君矣愿節南移與泉爲彈治之地則又手額稱慶何幸得與江淮之民同被渥澤也泉自三四年來水旱相仍雖千金之家不免鬻女自活無論其次矣非台臺多方撫摩恤其苦疾緩其徵輸招徠商賈使海運疊至則此隆冬不

知作何景象也蓋不佞再往南都寔以家中米貴人口衆多挈家就食稍勞筋骨爲　國家治其軍旅亦可免素餐之誚若乃鷄肋功名夜行不止此固辨之之已審無俟驅逐久懷止足之心矣頃小兒回曾具尺素奉候起居尚未抵家而台翰儼然臨之感何可言適歲終塵事蝟集不遑具覆語率爾奉謝幸乞台慈鑒原不勝瞻企

與徐深州

高才績學宜登甲第乃僅以文學掌故三登薦剡序遷州牧固非舍姪平昔屬望之意而不佞亦以爲未盡厥才也然一介書生遽典大州苟盡心所職則造福於民亦未易量深旣患水又藪獘藪盜則所以救其患而釐獘弭盜者當勞心焦思以圖之大要以恤民爲本恤民惟在於錢糧詞訟間愼之徵收欲寛限使民得下鄉催取其最疲里分當加斟酌不可專用鞭朴時施勸賞以鼓舞之詞訟勿多問罪情輕者卽與決

斷勿使人久候積獘多在衙門人役及城市包攬棍徒審得其情卽重懲之惟鄉村愚民則當待以寛恕切不可過嚴也盜賊被擒須虚心細審其贓物真確者不可輕出若壯快私下用刑拷打者宜細察之卽情真亦當重懲壯快也一人在監一家不得安苟非重大事情切勿濫禁須時時將監簿細查恐有誤禁致令瘦死者總之清愼勤三字足以盡作州縣之法而愼之一字又無所不包也以再世通家而老丈又虚心

啓問敢詳布之新太守在京比隣而居其人極有才今已出京若到任後有便當爲吏効一言也

與高懸圃

曩待罪大邦獲瞻台範回首舊事如同夢遊既因被攻而乞歸復緣　賜環而再出是非付之虛舟得失等于塞馬但驚苦海未上慈航聞使節彈治二吳清風惠政洋洋盈耳近者鄉紳啓釁惡少橫行或有司之過激或防閑之未周變

故僨生事機可駭而臺下繩以正法鎮以安靜反側囂極險之地而有不剛不柔之方遂用帖然士民咸服留都密邇餘照可分吾黨有人肩勝鄉徃惟是春秋耀武寅出申歸精神銷亡四體疲倦交遊萬事業已俱慵咫尺吳門遠如萬里茲摯翰使者儼然臨之奬飾過情祗惶愧病甚不能具駢語惟祈台炤幸甚

與高太守

賜示易刻三種其二刻主於數不佞非鄭康成僧一行尚未能深究其義大都交易變易引伸觸類皆易理之自然者焦氏易林分卦直日意亦如此其辭象二義則主於理程傳本義可爲千古讀易者訓詁而大刻寔多所發揮也救鄉李文宗賛宇甚稱此書今各領二部當以其一寄之天下自有知音者不患其書之不傳也淮上救饑南北誦德儒林循吏當兼傳之不佞叨在舊交可勝鄉徃使旋肅此布謝不盡鄙懷

與李公子

尊翁仙逝九月初此中已有傳者然猶疑信相半至十月中則有邸報矣正人彫謝世道安仰至於吾鄉失其儀刑令縱恣者無所畏憚貪濁者不識媿恥泉之風俗當不知其所終矣不佞拘縶一官未能輕去覩元老之無祿嘆台星之掩芒念全閩精淑獨鍾一人猶僅僅年止七十有五如不肖者安敢望上壽哉感悼悲傷殆不能自止茲同鄉在南京者具有公奠不佞別具一薄儀瓣香之敬惟諸公子爲告於尊大人而

納之幸甚長次三公子俱曾會面年近弱冠去成人非遥惟克勤克儉以繼家風相友相發以光門楣讀書之外勿與他事是望是祝

與趙公子

往尊公之變不佞正跧伏田間不能遣使奉唁一入金陵又爲塵務所奪蹉跎一歲茲令郎來辱大命使作誌銘敢不唯唯顧惟尊公大節海内共仰國史自當有傳輝映來世何藉無能之辭以爲之重而筆硯久荒戎務鞅掌雖稍次其

行事終覺荒疎無能闡揚萬一也往李某疏誣門下殊甚不佞一言以斥其妄此自公論所關非爲門下不知渠見此疏亦爲厚顔否誌銘已就敬付令郎奉上幸與令親諸縉紳先生稍潤色之佳貺藉手致謝外附薄儀奉吊幸乞鑒涵爲荷

與洪葆源榷關三吳

國家多事廑簷告竭貴堂翁妙選英才奉使三吳令榷稽錢以佐邊儲葢民生 國計兼有攸賴者也昔劉晏以理財有功唐室其所任用如裴胄包佶李若初輩皆新進鋭敏盡天下之選其後皆爲名臣有封郡公者願尊親家勿鄙度支刻意爲之他日亦可不朽不必翰林臺諫也初至吳關庶務旁午卽念一地兩稅具疏以請此其用意固非尋常度支郎所能及矣某衰朽無能爲役辱遣使見存且多奨借感當何如冗甚不能具駢語奉謝幸乞台諒

與張巡撫

苗仲爲梗幾令雲南路絶縉紳往來者被其毒尤慘征之孰不以爲宜顧黔中無兵無餉所謂無米之炊巧婦不能也故不佞寄書欲台丈專責成安疆臣然不知安疆臣已死也業已爲之而楚蜀又不肯同心則此時惟當相機收拾勿令破綻使讒邪之人得以藉口斯爲善耳專責萬全想台丈自有石畫遥度之言終隔一塵此外薄將聊寄芹意幸乞俯涵爲荷

與申玄渚少卿

老師功德巍巍千秋不朽諸公誌銘傳記發撰已盡其郎善染翰亦已不能贊一詞况本非其人而强使爲之此如漢廷公卿大會而使侏儒厠足其間也然記與誌傳不同誌傳專述 老師德業而記則當兼叙 君臣相與之情立意稍異而爲體亦不同故得勉强下筆俱從政務之暇於燈下爲之雖自知其無當亦不敢隱也敬遣一介馳上記室幸二長兄稍加潤餙弟素虛心不敢自以爲是也 太師母仙逝弟未及

知茲附一薄奠乞爲致之几筵雖後期猶勝於廢禮也惶媿惶媿

與方閣下

某待罪三年分當罷斥乃蒙相公曲賜培植得荷 恩光其自父祖以上寔沾被之豈直某之一身割華分榮已哉無由圖報惟有永矢弗諼而已茲有啓者浦口城修築議之三十餘年人各畏避莫敢任者以事多掣肘而衆口可畏也茲幸群謀僉同二三主政毅然肩之先造石基次築內面土城今已完固經二旬積雨秋毫無損惟待燒磚具備即用灰帮築可稱永賴矣向以三奉 明旨不敢煩瀆只具本題知故疏不下部傍觀之人幸敗者多樂成者少每每以浮言相搖動故敢將前疏再上萬望相公從中主持票下兵部轉行遵守則管工官員益加踴躍計明歲春夏之交可畢工矣仰干台嚴翹首以企

與潘滙滄

三世 誥命徼福親翁轉求楊老先生賜以華衮文彩鉅麗詞章爾雅藏之宗祠足以焜耀來茲與天罔極豈惟不佞頂踵難報其闔門子姓寔嘉賴之不佞今畨小草直爲此一事不則清源之下滄海之濱足可徜徉胡爲奔走風塵蒙犯霜雪夜夜早起鍾鳴漏盡而不知休哉時方有浦口築城之役未敢乞身俟明春和煦當圖之耳伏乞台炤不宣

與孫齋南

往在東省自懸尸素然每遇歲歉即預爲之圖凡冬春賑濟事悉於夏秋間備之故雖值大災民不至流離失所且立厰皷處散處其民又不煑粥而十日一散米貧民得米數升回家尚可别爲經營樹皮草根雜以米糠皆可救命若聚之一處以候二粥其弱者不能得食夜臥冷地無不病死故前歲一儀而齊民死亡過半未可全罪歲也不佞何敢自以爲功往往俎豆之則見齊俗之厚耳近在南京議建浦口城盖三十

年不决者一旦决之轉憶德州城遷延十餘載非不佞親看而門下爲我任之則此功何由而成方今仕途病在視官爲傳舍有事則留之以待後人不佞最愚當任則任不知趨避然卒亦成得數分彼推托者亦未全爲得計也

答沈少宗伯

議事以理斷事以律有理之最可恨而律之所不載者天主之教入我　皇都亂我聖道是也律有左道亂正爲首者絞爲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此輩近之然本條全文云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及妄稱彌陀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者故依此律天主教惑人豈在此數者之下然此輩本非師巫而天主之教自來無有故律文不載比附恐犯深文巧詆惟　聖主赫然震怒不以鱗介亂我冠裳則放流于煙瘴地方實快人心而非臣子所得爲也

臣子所守者一部律例耳北禮部之疏内有澇夷細作一段似欲坐以境外奸細入境内探聽事情之條然此律須鞫問接引起謀之人得實乃坐今當何處尋此人以施鞫問即有之而起謀之利瑪竇死矣且亦未有探聽事情二十餘年不歸者禮部亦知此律難引故疏末又引私度關津律此不過杖八十而已杖訖何所歸着故又欲移文盡數逐去竊以爲去此適彼皆華土也何若押還廣東歸之澇夷乎至於住星田

近律稱除謀反謀叛及姦黨係在十惡依律抄没其餘有犯律不該載者妻子財産不在抄没入官之限違者依故入人流罪論故愚見謂宜聽其變賣實以律當如此恐法司問斷亦不過于此數條中求之其或別有精於法家巧引他律則非不肖所能及事屬孫道長應聽其問斷處分即不肖此議亦為贅也敢復台命

與周闇然吏部

榮擢銓部竊為彈冠然不敢通書陳踴躍者以

銓衡之地宜避嫌疑也茲使台庇合山左江南二倖得以三年考滿他無所希冀惟祖父母父母舊叨三品 贈茲欲改給二品 誥命益為人子孫之情不得不為親了此一場大事若老來宦情業已灰心華臚馳神枯寂序入秋涼即具疏乞休必得 請乃已此非飾說也貴疏人行附此候起居

與公周庭翰林

曩待罪名邦旬宣填撫幾十有六載無德於民致離官謗 猥諸薦紳先生不加督過且明其無他遂得自拔泥滓再登皇途留樞承乏又經兩秋循例以常伯報滿枚拭惟挽則大東諸老施德於不佞者實未易量顧拙性慵懶久無尺楮入都門即於台臺亦闕問訊如也伏惟當世名公以文章德業擅名一時者孰如台臺而某邀有天幸得以王父母父母 贈典及已夫婦封典請於天官氏如令甲欲乞如椽之筆少加褒美以為奕世光寵敬望閣人九頓以請其惠

然許之豈惟不肖分光割榮其自先大父以下咸陰拜台臺之賜敢私布之

答揚州林理刑書

維揚當南北要衝宦斯地者清濁賢不肖縉紳驛而傳之朝江北而夕都門門下宅心平恕持已堅貞為四郡稱首可為鄉邦增重不佞素所愛慕顧未得接見顏色耳邇來公論時有混淆然久之亦自明白不佞彼攻風波從淮上起拂衣歸去絕無出山之想門南極虛席已及三年

恐以一人誤　國家重寄故暫出以待　聖明
與奪旣受事則甚悔此行聚江南之鐵鑄不得
一箇錯也事權不一謗議易生不似鎮撫專制
一方得爲民興利除害縱或蒙謗於此心亦無
媿耳承尊念遺使見存感桑梓之愛甚厚然李
官清冷歲俸有幾而敢受隹幣腆貺以自潤乎
敬附使者完璧以謝冗甚不能具騈語幸乞炤
詧

與韓壁哉公祖

避謗林居習與鷗鷺爲伍科頭箕踞幾不知世
上有揖讓事老公祖菰泉時時幸臨之在笥衣
裳殆顚倒着出蓋自是而東山之志亦遂不能
堅矣兼以兒孫進取屢動翦拂終不能踈蹤而
前老馬爲駒不顧顚躓矯首西風望塵登道老
公祖躬出東郊爲之勸駕豈以不肖猶足備驅
使乎蘇子瞻所謂戒和尚不識人嫌強顏復出
亦可笑矣惶愧惶愧冬初至留都勉完武場軍
政諸事中宵旰衣日不暇給雖南北諸公幸不
加詬讓然引鏡自照終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不如高臥林中得安意肆志也敝邑秋成甚薄
賴老公祖福澤山邑頗熟米價不至翔貴然當
連荒之後鄉民安得金錢以易升斗多方撫恤
惟賴老公祖尚鎮泉南耳適值羽便肅此問起
居欲採溪毛懼褻台嚴惟老公祖諒詧

與山東吳督學

宦途交遊隨地而有然不佞去齊能時寄一言
以相慰者惟台丈及異時處會城一二人耳乃

知人稱相知甚不易也歲寒之盟不佞何敢不
堅持以相邀於皓首乎往在齊十五年遇災傷
極重有二三次然上官先時厪念而賢有司奉
行得宜木皮雖盡茅舍不移人肉非甘神明是
畏安有父子夫婦互食其肉至於此極則郡縣
官不得不任其責矣承教知春雨已足二麥可
望毌盡之民庶幾猶有存者亦天未忍斬割之
使無遺育也得此報爲之歡喜加餐不然懼漢
季之禍將見於今日也甚哉我　國家福德之

者也但錢糧未可遽追邊餉終爲難處當國者不可不預爲之計耳杞人之憂如此想有同心故敢私議

與青州府劉

往在齊中曾一通聞問今復數歲矣榮轉青州定東方名邦但適值異常之饑而青州尤甚不能不費區處耳當宁者擇人而使之要自有深意不佞以爲今之時齊民逃者已多其不逃者非貧餓不能轉徙之民即稍富不待賑濟之民

也宜安其富者而賑其貧者但恐佐領查貧不能盡體上意以賄爲去留宜正官集里老書手分作三處令與教官分監之各令開報本里貧民其合者必眞貧也然後縣官斟酌去留造成小冊將銀包封約某日到某處賑某里到者若干人不到者扣在官或轉給無名貧民但要有里分有住止勿聽衙門人役詭名冒領其稱三人或二人共領一分者中多尅落密令推官往親數名查之則賑之得失易覩矣至於富者雖不得賑但逃者錢糧州縣多責令本里富民代納彼能完本身之銀足矣安能代人至於去歲徭銀亦有九月以前先完者恐不肖有司及吏書以停徵爲詞槩行乾沒此非荒政而亦荒政中之一弊宜密覈之又淮徐與青萊接壤民逃多聚于此宜廣出示招之使回入境縣分宜遣一二循良者凡流民入境即審爲某州縣某里人酌量每人給與數錢葢此皆眞實饑民流而復歸者賑之尤宜加厚夫有土無民豈成州縣

招回流移於賑恤尤急也又聞州縣此時多募壯丁自衛亦非失計但所招者多竊盜不逞之徒往往於下班之日指稱訪盜虐害富民宜嚴禁之而貧民無賴者無風生浪告騙富民爲餬口計亦宜禁之葢富者貧之母州縣有數家得過緩急猶有所賴今併爲人魚肉其不淪胥以亡乎并州在念不覺越俎惟老丈念之

答江右黃督學

江右名邦得大賢以爲之師多士雲蒸霞變當

大典往日讀所刻試卷標出題之意立作文之格惓惓訓廸郎父兄之於子弟不若是其篤至也而闡發聖真羽翼紫陽又令觀者神思踴躍莊子所謂大宗師者舍門下其誰屬哉不佞幸從留都得接緒論每悔賑濟良緣不能共結至今猶以爲恨近浦口修城舉十年缺事一朝成之差快人意然不佞精力衰矣夙興夜寐不堪其勞行即乞身以去辱番念遣使存之曷勝感戢極目匡廬徒有神往大貺敬拜領附此致謝

外絲紬二端聊寄遠意幸乞炤存

與兵部崔

浦口修城蒙台臺念及舊京覆疏再請得奉兪旨承委各官咸爭先鼓舞惟恐功在人後此時新城垂完惟一二雉堞未就耳業已分修舊城葢舊城三面長三千餘丈一百五十年不修倒者二處有百餘丈餘俱破壞須細細修理亦要三月工夫而有城無隄亦恐江水大漲復近城基故一時倂力興工江北饑民來就食者數萬人與役之中實寓救荒之意每部於原題之外須添用三四千金以爲築隄之費原疏明言之矣聞貴竹征苗兵因楚中餉銀不至轉戈內向圍城索銀台臺覆疏似當令楚藩司借五六萬金與之着兩司中一人往諭而解之不佞曾爲湖南守道知貴州兵餉楚中逋負常三四十萬同爲國事未可太分彼此也因賫疏人便附此奉謝併以聞

與史蓮老

望台旌發清源久矣至今猶然家居得無戀泉石之樂而忘　國家之倚重耶吾人出處乘時而赴功名之會者固不足道然任大責重不思爲　朝廷出力者亦非純臣少宰有進退人才之責當　國家空虛時出而薦得數人列于有位大則開府次則藩臬又次則於郎署守令舉其所知者俾漸跡于通顯他日　朝廷得一臂之用誰之功也此就地位而論若大拜則以人事君其功効又不止此矣竊謂親翁今日未可

避形迹而重出處也江北饑荒水陸皆爲盜藪近日修築浦口城蓋三十年不決之事今乃決之然亦費許多口舌雖大役已興而從傍掣肘者猶未已也此役就緒卽當挂冠神武門矣親翁不出妨訶林賢路此語甚是但求退不遂得無益妨乎鄙意謂不如速出也何如何如吾鄉天災方息大水方爲害泉民何辜當此五歲不稔念之太息也

與張[illegible]文選

貴署以知人爲職而知人不必專在署蓋在署所知不過各處官評與時局所取舍而已家居則政事之得失人品之邪正有出於官評之外者知之最眞彼得之當局而此則得之傍觀也恭惟台臺藻鑑高朗獨擅人倫家居數載於當世人才無有逃其鑑者茲起家秉銓海內彈冠相慶凡闇然自修不炫聲名恬淡無慾不工進取者咸庶幾得當一眄其所推挽必有異於常調無疑也不佞昔忝大邦罪過深重甘心罷黜而貴鄉諸老假以齒頰不忍終棄故至今猶濫南樞然筋力已倦志氣已衰引年乞歸此其時矣願台臺於諸公間爲言其衰朽而許以投閒則知己者之賜也

與華亭縣章大尹

往與尊翁共事齊地政事相助德業相勸在同榜中可謂金石交尊翁因念令弟日以憔悴遂欲挂冠不佞强留之終不能挽也抵家未久旋卽謝世喪我良朋至今永嘆去春覩賢姪高捷

南宮不勝踴躍謂尊翁爲不亡矣華亭文獻名邦借重綰符惠政朝以施而淸譽夕以馳計今及朞則孔邇之詠已洋溢於吳之東西江之南北矣乆欲一通音問而戎務糾紛竟無暇刻茲者翰教自雲間而下通家厚誼溢於筆楮把玩循環益動懷舊之感自悲衰老已將乞歸無能與賢姪馳驟周行但願於田間快覩臣時事業耳

與道州梁大咸

道州乃濂溪先生發祥之地而元結陽城之所
嘗治也居其地而履其位則養士愛民所以紹
芳百世者必悠然興思矣去歲宇内强半災沴
聞楚之南獨頗豐登又得賢使君以撫綏之知
舂陵治行可追潁川其爲知巳分榮豈有量哉
不佞年登古稀不堪勞瘁卽欲引年休致適有
浦口築城之役功巳垂成而江邊築隄以爲城
之保障興役伊始未敢遽萌去念然春夏之交
亦當循例陳乞也辱念犬馬齒以大貺臨之寔
增惶媿謹拜虎皮餘幣附使完璧致謝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書

答經略楊滄嶼

老年丈至金陵値弟有講武署篆諸事率寅出酉歸諸役見弟如此非進城之客不以開故不及知追賢郎見過馳至江干而僊舟已解纜矣四十年老兄弟素同忠義報國之心咫尺相失何以爲情茲辱使者以書臨之與對榻論時事

無異也弟自分望居人後職分之内固有欲求全而反以致毀者何敢及其他但建夷之事關朝廷切近之憂亦竊籌之首之奸謀蓄之雖久然觀其志趣未有女直蒙古初起之規模始惟欲奪北關　勑書今又將金銀婦女移歸巢穴極其力量猶未能爲元昊且北關雖弱結婚達虜彼欲席捲長驅猶恐北關之擬其後　國家雖邊備廢弛若遼東募馬兵一萬步兵二萬攻雖不足守則有餘惟將難得耳以名使大將未必得人若於副總參將遊擊之或有才智可居而欲自奮於功名者不妨稍老將也弟馬步三萬共歲費五十萬金不爲此時海内物力已竭在在貧困歲加五十萬何以能給恐奸雄一呼五胡雲擾　國家之事憂方大耳且急則尋人緩則棄之得力之地布置多失宋季之禍恐起於今老年丈遠猶石畫一時無雙計必有萬全之策可奠安國家者弟何能贊一詞因台旌遠行聊以此爲借筯之助領南兵姚國輔者戰將

也善用之可使立功附聞

與史蓮老

建夷猖獗何時可平募兵徵餉未有已也當事者不計長久而召兵於遠搜餉於南若一大舉可以掃滅則爲目前之計可也滅既無期則當爲數十年戰守計於遼陽幽薊間增兵若干增餉若干宜派某處若干某項若干歲歲可供方是完策而計較於二百萬三百萬此項用盡無以繼之不一敗塗地乎南戸空虛親翁所知也

連歲取去四十五萬非多方催取則今歲運軍月糧幾無所出何論其遠哉弟以年衰不堪勞苦每早起出城操閱則感寒一次捱得今冬決當去矣入留京三年餘耳而送大九卿旅櫬歸者凡七人若衛若蔡若二李若沈若吳若宋僅宋年八十餘其餘俱在七十上下而相繼喪亡則南京江霧乍寒乍熱其中人也不痢則瘧衰老之人能堪此乎官爵堪戀性命可憂弟計之熟矣勿以為居官常談也一笑

與戶科官暘谷

建賊之縱橫若此而當事者欲以三百萬平之何易視此賊也又聽劉綎謬計徵建昌九絲永寧播州安家石柱天全六番諸兵此檄須八月終方得到蜀蜀行文各處須半月後方到俟各土官往返會議欲安家若干行糧若干非兩月不決即決亦須一月撫按方議處銀非二十萬不可銀已給矣又須一月方肯起行已入春夏矣然以理度之各土司決不即從即從而此兵沿途不受約束劫人財物淫人妻女甚於建賊如元季召完者討賊是前事之明鑒也其所薦周敦吉吳文傑等皆貪如虎狠不佞署蜀臬時周被兩院叅提赴問千証百餘人無不欲食其肉此豈可用為將哉細觀廢將之意無非以無兵藉口不肯出關故疏調川貴兵急未得來則彼坐擁二千人索行糧廩犒歲坐得二三萬金如往時征倭故事不見賊面而回者比比也遼患急在燃眉遠水不救近火真屬無策惟宜大近鎮兵可急調耳不勝杞憂聊妄談之亦何濟

於事

答王憲葵漕運

公家之事知無不為不佞竊常有志然為之不無得失故取信於人者以此而取咎於人者亦以此即如　國家有事徵兵四方若無一人急公先發臣子之誼謂何兵行豈無微擾而咎之者至矣大司農徵餉南戶兵二部一時解三十五萬又解事例銀十二萬既殫厥力矣尚欲□

水兑米銀及將南糧盡折二年解遼是南京軍士兩歲之間無升斗糧秋毫金以給之也不得已上疏爭之至失歡同年而取譏僚友豈知南弩只有三萬餘金若非任怨催取則此十月支折色及運軍啓行何以應之大臣公心體　國如台臺者能有幾人不佞謂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但弘奬過實謬以銓樞許之則增不佞之愧耳筋力已衰精神盡耗代庖得釋即束裝待放何敢望入春明門乎查叅揭帖

附覽此亦任事之過也一笑

答沈河山叅政

老公祖旬宣江右爲民興利除害咳唾皆恩澤也至於念及興安不通舟楫爲之奏　請南糧改折此其爲利番及百世信州之民且畏壘奉之矣某適因代庖得讀大疏又向宦江右曾經興安弋陽道中知民之苦此役也遂回咨北部力贊成之此不過奉行德意何敢自專仁義也辱老公祖曲加弘奬信乎仁人君子無一息不在爲民造福者矣頃遼餉告急北部徵求難應生不得已查叅四省有司獨信州之解年年如額遂多薦二三人以示鼓舞凡此皆老公祖造就能使其公爾忘私而故都亦被其澤也操務鞅掌不遑作駢語奉答仰干台炤不勝主臣

答山東督學王支提

齊魯學政公明詳慎士心胥服亦微聞有病其過嚴者總之關節不通縉紳不盡喜然不如是不足爲督學也不佞老矣本無入春明想況敢

望銓憲乎夫天下事有求之而不得者未有不求而自至者然銓憲亦何與於人品二百餘年來居此二官者多矣遠者無論如不佞所及見則以銓憲反掩前美者亦不少也不佞性直語多欠愼南中士夫及桑梓後進怪之者實有之臨推時有一小東流聞於臺省間不佞亦不之辯但欲收拾作歸計以時署二三篆無可代者今大司農至矣此亦不佞完名歸山之日也知我者以爲何如

答周鶴崝叅政

大丈夫用世要當有益　國家若徒居顯要以文墨議論爲勳績何濟實用令臺下久居西臺以猷納爲事而　聖上十疏九不報優游數年躐躋卿貳於實用奚補何如出守邊陲練兵固圉救寧盜賊消弭烽煙其爲俾益豈不大哉不佞生平俱滯外任自謂隨事陳力猶可少效尺寸于今叨昌實已逾涯然權柄之地未嘗矚目十二年廵撫竟不得入春明門乃忌者猶疑其

將以次及于銓衡夫銓衡豈能重人乃人重銓衡耳自昔身都華膴進退天下士者不知幾人而與草木同朽腐者亦自不少則銓衡竟何益哉不佞年登七十筋力衰倦方擬挂冠東歸狎鷗海上已絕春明之想何論其他乎辱臺下遠使見存深感故人不忘簪履肅此附謝冗病交侵不能具駢語勉力韁場以需節鉞不勝顒望

與蘇冏卿

南京九月二十六七日五更時東南方有白氣竟天如一匹練二十日乃滅十月初天狗星墜地獲二石焉其一重一百三十斤一重三十餘斤又太白晡時常晝見十月初旬外五更將半東方出一彗星其長數丈至今未滅此等變異眞有可駭人言閩山聚有萬餘人且西有柯陳南京隱隱有張士誠陳友諒伏在肘腋但看遼左事何如耳不佞今病矣欲乞休須俟稍健乃能屬草幸周司農已至蕪湖弟得釋肩庶幾不至累甃南戶部今歲取去二十萬僅存三萬九

千金不足一月之用不佞各處催取僅乃支持目前其拖欠强半在湖廣不得已上疏查參人必以爲多事然此時有人肯論之使歸宦爲厚幸謗議非所顧也晏掌科此月九年已滿欲去則無人管外察不佞署南銓只得留之銓部當速爲處置也附布不盡

答馮元成

令姪將入太學時拜大教曾附數行報命已徹記室否不佞因署農部及總督篆兼遇秋試通

家子弟及同鄉來投刺者二百餘人皆不得延接至於書翰受而不報者多矣遼左一事日日焦思每爲大司農督過惟思掛冠絕無好懷如台丈棄貴竹綏優游吳門吟詩作文何必非福此時貴竹苗變兵變旋戢旋起而安酋又與永寧爲難輿兵動至十萬禁止無術大可寒心弟固羨台丈之不出爲有見也令岳翁必已年高如何尚欲從戎弟力恐不能得之王玉翁大賜領詩扇二握近作數首請政

與薊鎮朱總兵

薊鎮與遼左接壤虜西款東搶習以爲常而東虜亦復於西盜邊制馭頗難鄙意以爲戰未可輕議且以款羈縻之而練兵秣馬來則禦之至於撫賞之費但守常規額外邀挾秋毫不可許異時戚南塘在彼練兵修城虜亦不敢犯此在麾下自有制馭長策然知已者欲以此爲愛助之獻幸留意焉制臺汪公寬洪有謀朝夕共事必能相與有成亦一幸也何如何如

與閣下方相公

徵兵赴遼而借餉南都同是　國家公事豈敢自分彼此弟南都積貯無幾而戶兵二部借至三十五萬幾於倒藏而出矣南戶部此時僅銀二十三萬餘兩借去二十萬則旦夕之間無銀給軍脫巾之變尤爲可慮不得已上疏欲停解其半以待舊糧改折徵銀貯庫明冬方始解完此於事體原非相左但爲根本慮不得不然職又有一言焉奴酋攻之未易滅之更難萬里徵

兵所在雲擾是不戰而先自疲也四川六萬何處可募酉陽永寧石柱天全六番不過有人一二千耳急之且能生變何如於遠省令其將發兵安家行糧起解至薊遼召募徐觀釁而動爲得策乎江黃湖海之交盜賊充斥根本深爲可憂老先生爲國元臣不可不留意也敢私布之

與戶部李桂老

建夷發難增兵增餉事理宜然老年丈一片赤心爲國弟豈不深諒第南戶見在只有二十三

萬九千餘金一旦盡取所存僅三萬餘只此五月間應內府各監物料之需亦不足用況軍士折色月糧乎南兵部之積雖視南戶稍裕然此番造城及調兵募兵安家費幾十萬所存亦無幾矣兩部司官咸謂弟委曲承順不能力爭而戶曹諸郎謂帑藏一空軍士脫巾可虞實非私憂過計不得已具疏乞停其半且非終停也南糧四十二年以前逋負者議請改折使人樂輸明冬亦欲起解以終此局一片苦心期與老年

丈協力報國但恐驟見此疏或以為相左故敢以私布之此時僞漢子孫柯陳二姓有四五千人每一二百人為伍出省刼掠江西省城白晝刼大司馬家莫之敢抗殺人祭江登陸而去近又聞黃梅廣濟間據官路上邀刼宦客雖為鄉兵圍困殺有二十餘人餘者逃遁然亂形已見江中舟楫咸有戒心停止不行此賊據南京上游終為腹心之患大司馬遠地徵兵羽檄四馳異日或生他變杞人懷憂每仰屋竊嘆惟老年丈與當事者密圖之

與劉遂總督汪靜老

老年丈榮膺大總制之任為　朝廷北門鎖鑰可稱同榜光榮而視事之初卽值建夷㬥殺我大將覆我全軍勞神籌邊寔惟此時然丈夫不遇夷虜跳梁安能立奇功取金印斗大繫之肘後乎勉之勉之南京僅有浙兵三千兵部來調不五日卽遣之行所費安家行糧以六七萬計乃知興師十萬日費何啻千金也領兵坐營

姚國輔能開四弓騎雙馬膂力技藝一特無雙但所將者步兵須得馬兵一千與之兼將方得騁其長技惟老年丈鞭捶使之萬里寄聲願言珍重

答井陘道游哲初

齊中共事積五六年循政清風為一時第一至今泰山以北長白以西談吏治者莫之或先焉不佞藉庇以得免於罪盩雖貂璫兩橫旱蝗屢見而民免塗炭賦無積逋桴鼓不驚閭閻安堵

視今日景象蓋十伯不同矣誰之力也茲旬宣
三輔肇固　帝識見之行事與托之空言者其
功迥異擁旄開府且旦暮遇之矣其此出本謂
陪京無事可以苟安不知春秋耀武渡江巡山
率五鼓而出形神俱疲南中卿貳以賁捧考滿
行者過半一人之身兼攝數篆無時得休回首
故山真如間花始悔天欲與以清閒而人違之
是辭福不祥也遠辱雅念遣使見存故舊之情
溢於翰墨感激私衷何以爲報冗甚不能具騈

語統祈台慈炤諒不宣

又

近覩遼報京師震驚井陘易水之間去紫荊居
庸咫尺恐當修防以備不虞然亦須鎮以安靜
未可輕自騷動以啓戎心也建夷雖稱狡猾然
覩其志向未有女直蒙古之規模以情度之北
關彈丸之地尚未能併而遼西諸夷人人强悍
與遼金衰弱之時不同滅之則力不能舍之長
驅而南則慮遼虜之襲其後彼固以建州爲家
也以鄙意觀之但可爲元昊耳若吾餉足兵多
於攻則不足於守則有餘惟海内財力半輸之
[illegible]庭牛積之於　大内如病弱之人不能起恐
中國奸民乘邊境有事所在蠭起則深有可憂
耳何如何如不佞老矣台丈輩方當爲國宣力
其憂未歇願努力爲之擇將最爲急務爲大將
而志得意滿者不可用慕遊中必有人宜預見
之

答劉蘿徑武昌道

安德一晤清風顥氣拂人衣袂別來忽六載矣
邇從郵筒中時相聞問而書不盡言意何能悉
聞仙舟過白下如明月臨關屋梁垂照徙倚清
光極懷親近而腰間五組五日方歷一署視事
稍暇則待命門前者且如蟻聚坐是不能躬候
顏卿往之意常與江水俱東流也至淮返旆當
再過白下攜尊江上叙此濶懷當不孤人願耳
餉客之禮尚未及行而佳貺鄭重翰藻鉅麗以
客遺主何以堪之謹附使報謝冗甚不能具騈

語伏祈台炤不宣

答武崗州侯翊明書

同在里閈中因久宦于外未得識荆固知爲維桑俊丨也寶慶乃不佞舊遊山川秀抜風俗淳厚固楚之奥區第武崗有　岷府分封宗室繁多而四面多山古之三苗寔是居其地治之無他術惟廉仁以拊民方正以處宗室安靜以馭諸苗則可臥而治矣宗室多貧亦有終身未嘗得係爲子錢家蠶食領祿之時但以數金量與餐

餼而再行重利以乾沒其後祿者此不可不重懲之也長史審理日暮途窮亦多侵有司之事當密告于院道而裁抑之不可任其侵漁小民也撫苗官多生事宜戒以不擾爲主此皆不佞所素知者諒門下自有權衡不佞亦聊爲愛助之獻耳

與兩廣總督許少微

清望鴻猷宜撼烏臺貳公弘化於內乃暫屈旌節出鎮兩粵豈非以嶺海要區東南安危所繫非台臺不可耶遙想轅門初闢號令一新群吏回心清風穆如民安夷附海上鯨波固恬然萬里一碧矣弟老不知休治兵江上晏眠早起無時得暇又六部諸公以考績奉表而去留署幾空弟兼攝吏戶總督三篆借箸未能持籌更昧盛暑日午猶治簿書計錢穀汗出沾背時一昏眩半刻方甦人生貴適志何自苦若是方想昔之相攻者適以相成天與以福而我違天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

與閣下方相公

建夷猖狂敢於稱兵入犯爲臣子而不怒髮上指思共撲滅者非夫也惟此時海內當征播征倭之後在在告竭蓋朝鮮之役各處廢將率數百無賴至兵部投用卽與以遊擊守備職銜俾自往救皆遷延天津登州之間不肯渡海坐索厚餉此役虛費何啻數百萬其時爲山東方伯蓋亦驅之使去者數人至旅順亦皆不行旋復歸矣繼以征播用兵十餘萬海內元氣至未復

故此時議兵難於徃日十倍不能不費相公之神思也江黄之間據山行刼者近巳爲蘄水縣鄉兵圍困旬日無糧賊皆饑餓然莫敢登山適一走報北人經過其地奮身持刀先登令鄉兵從之手執一人即投崖下令鄉兵縛之如此者投三十人莫之敢抗一二健者踰山散走今已平矣亦地方一大幸也孟河之賊出沒無常其地數千家貧富貴賤皆以此爲事消弭之法實爲難行有滴水崖守備喬一琦者喬方伯之子

也曾爲名色把總鎮其地此輩與之徃來無間然今若不愛數千金令彼遣人徃募千人少或五六百人令徃遼東使之衝鋒破敵勝則拔其驍勇者爲守備把總以變化之不勝則被殺皆賊也亦不足深惜此策似爲可行若柯陳子孫則在深山中人以公事入其穴無得歸者惟徵糧至其界上則彼族長徵完送出猶未敢遠爲大亂即時出行刼猶是強盜行徑若風塵一動則此族終非宴然者耳承問及敢私布之

答談中約叅政

荆楚大邦而鄖襄西臨關陝北通中原最稱形勝地不佞壯歲宦楚江漢洞庭俱涉其流獨玄岳數舍地不及登臨至今談之猶以爲悔門下此行真壯遊哉且遼左多事處處徵兵西北一動則中原雲擾故鞏固襄漢控制宛洛亦天下重鎮也不佞才微性拙肩茲重地欲詰戎足餉以固根本然淺中弱植不能婉媚諧世心雖爲國動每招尤欲乞身長往又以南中乏人息肩

無地終日昏昏若醉夢中人竟不知稅駕何所也覩　兪言深爲彈冠欲馳一介奉賀又以守在留錀不欲遣出疆之使拜佳貺之辱知故人惓惓見念然尚在家食何必以此爲禮也敬藉手完璧致謝西行何時願言珍重不宣

答孔聖公

齊中屢接清光和易謙冲居然先師家法天將衍洙泗之澤垂之無窮篤生哲人固綿綿未艾也某待罪東方十有六年叢愆積垢宜爲聖門

所棄而入南都以來戎務倥偬又未遑遣使修候乃孱注存以覘臨之且蒿目憂時詢以遼左之事孱弱書生豈敢妄談邊務顧此酋雖狡其才氣不似女直蒙古初起之時惟可竊據一方爲西夏元昊耳我師新破士氣不振海内貧困糧餉皆竭只宜募兵補額修城固守乃爲上策俟物力既完内治無闕徐圖撻伐固未晚也而徵兵搜餉海内騷然　國家之憂正不在瞖巫閭以北耳何如何如不佞因攝戸部有　旨索

餉二十萬方拮据具疏欲求半解使來遂稽裁答一芹附謝殊媿不恪仰祈台慈鑒涵不任嚮往之至

答西平縣曾大尹

衙文大邦得覩高才實用起予書院會文陸離彪炳固堪與海内人士分道揚鑣豈特冠兩川稱蜀士翹楚已哉屢上春官剖符而出職在親民得行厥志異日循良特徵臺諫固其分内區區資格豈能限哉且汝南天下之中士風民俗淳厚質直號稱易治雖錢穀徵有逋負以視江南諸縣則千百之一二也大都彼中徵輸可以大義鼓舞不必盡用鞭笞臨事折獄察以和易使人得自達其情既兩造輸服則立爲决斷不可遲疑以費民財覩所刻歌謡似深達此理而猶惓惓及之者相愛相成道無過此也

與徐　冏卿

老公祖榮轉冏卿葢以九載積勞得之不爲殊典然在今日　聖主以玩印爲愼重雖尋常九

列未可不謂特達知遇也台駕入金陵正擬申一薄賀而祗謁　陵寢晝夜西馳令人瞻望紫氣在縹緲五雲間不可復即因念三載東泰寔荷卵翼兩年閩海幸托帡幪及入陪京又時時從郵筒中以道誼相砥礪茲當南北分飛霄漢遠隔輿言離索能不依依敬遣一介以不腆藎藻巾臨岐之贐倘蒙俯賜鑒涵曷勝榮藉

與李景山總兵

遼左有警海内謀臣宿將咸思馳驁以建功名

而麾下獨徜徉西湖無意於疆埸斯其識見固深遠矣不佞謂此時諸少年後言撻伐不思遼當積弱之後加以覆敗卒伍死者未補補者未練全鎮之中不過痩馬數千安可與奴酋戰即召兵紛紛然兵行須餉所在給以行糧固已難矣既至邊塞將仰給何物若聚兵而餉不繼爲憂方大況兵數千里之遠飲食棲息俱不得所疾病易生搶奪易起腹心之憂不在遼陽恐天下從此多事矣麾下素懷遠慮其欲築城防守

最爲得策而　廟廊之上羽檄交馳欲舉酋而殲之何視之太易也近又索餉五十萬於南京昔南戶取去二十萬則帑中僅餘三萬九千餘金況巾之禍行且立見不佞方攝部事楹仰屋竊嘆無可奈何上疏爭之徒取誚讓亦何濟於事乎辱使者遠示籌畫爲感不切操觚報謝語何能悉

與張玄中叅政

遼事倥偬上大夫爭言邊計尊伯在雲中控制北虜使不助東虜爲虐便是有功了　國顧今日爲遼計戰守其道安出不佞以滅之未易須先爲不可勝以待奴酋之可勝願增兵三萬一年便費五六十萬金奴未可平則十載須費六百萬當派之何處欲一舉平之恐猝難得意萬一大敗不可復振爲之奈何至於召川貴兵一萬則失策之甚此皆夷人非人給安家路費十兩豈肯行也便須費川中十萬金方得登途途中無人統馭則刼人財淫人妻女誰能禁之本

兵一到首主此策若　朝廷從之天下自此多事矣文受老最熟東事慮出萬全亦曾籌及此乎

與錢繼修巡撫

人生仕宦莫不有數衛人嚴憚汲鄭甘出其下而宦居其上者比比也從古而然何疑今日台丈清方敏達固　廟堂倚畀之材而一撫東省即值異常災荒爲古今所聞見者縱學汲長孺欲矯詔開倉豈能指空廒爲百萬生靈請命哉

苦心血既竭以病自乞數寔爲之人且奈何弟之才品何敢望老年夫生平遊宦惟信心委運盖亦屢瀕危殆幸而獲免良有天幸茲承乏陪京兼署數篆司馬徵兵司農索餉皆難處之事勉强應之一切是非成敗付之於天如泛漏舟於波濤中解衣塞隙圖出於難其沉溺與否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老年夫弘獎過侈寔增愧赧病火病齒日減眠食猶驅馳不休裁書報謝有懷難悉仰祈台炤不宣

與淮徐道高中白

當台臺之治淮陰也鄰國流離克衛塞道非拯贍有方無論數十萬生靈易以生變而委命溝壑暴骨原野其傷天和亦甚矣士大夫侈言經濟及至臨事往往束手無策若臺下者雖與汲長孺富鄭公較隆論烈可也新持憲節仍鎮舊地旱蝗之後兼以河決恤災救患豐鎬攸賴而抱薪沉璧且繼宣房瓠子而興歌焉賢人作用豈不偉哉不佞向亦有志今衰老矣偶因人乏代庖留計帑藏所積爲遼事被取一空索賦郡邑以濟目前朝得數金暮散軍士禍機所伏如履虎尾而主計者一語相左輒側目以視真不知所稅駕也榮莅不敢遣使奉賀恃在知己必能心炤拜翰覩之辱惟有內愸謹附使致謝仰惟台炤不宣

與閣部科道公

遼左告急兵餉難處大司農勞心焦思爲臣子者皆當共圖況不佞同年而可以楚越相視哉

但籌國必求南北兩利利於北而害於南不可爲也南京五十三衛所武官最多操軍雖止三萬四千而合巡邏軍運軍黃馬快船軍則其數亦與北相等錢糧歲派本色百萬石銀不滿四十萬兩每歲支倉米七箇月水兌米三箇月銀二箇月若使本折歲歲全完則猶可剩四十萬米貯倉無奈省直之玩視南部負者強半也向者張振峰司農因傳奉織造及設水陸營兵無銀可給已將水兌米題折去金衢紹三府十七

萬石矣三十九年傳道長又題折應天等十一萬石矣所存水兌米不及十七萬石入倉米僅五十八萬而已官軍量腹而食度支計口而給若如戶部所議將四十六七二年米盡行折銀解部濟遼則南京二年無米進倉無銀入庫不惟軍士坐而待餓不能甘心而一聞此言百萬居民謂兩年無米灌輸勢必踴貴已囂囂然懷不靖之心矣職謂只可暫折一年半留南京所以安軍亦以安民也至於傳道長改折水兌本

爲南餉之銀故爲此權宜之計當日移咨計議回文尚在實未嘗許割三分之一解與北部所許者催完二十五年至三十七年省直逋負以三分之一解北然索銀於逋賦猶畫餅也無何卽奉 恩詔赦免誰肯完納是二者皆索之無何有之鄉況三年借去四十五萬逾水兌折色數倍又何望之深也此時南庫如洗聞者寒心北谷一至觀者吐舌皆謂傾南庾以紓遼患而遼患未必紓徒舉陪京而搖蕩之南京亂北京安得晏然而已乎不得已疏乞 勅下會議倘蒙留神細加籌度則此事可行與否立談而決矣至於答大司農書謂本色有餘折色不足語誠有之至今南京所放猶是三十五年米但三十六年以後在倉者僅三百五十餘萬僅支六年若折去一年又支用一年則只存四年之積耳已行五倉主事查實一字不欺至於江北黑豆可支五十年實不過九千石腐爛之餘不值數百金也南部錢糧分管於十三司不侫逐司查卷費工夫月餘非敢以冥冥決事伏望台臺

裁督留京幸甚

與戶科官暘谷

承教論及遼左戰守事具見留心 國家今世所患正謂肉食者鄙不足與謀寇來則狼狽失計寇去則燕雀處堂其勢必至土崩瓦解近彼又入寇三堡矣而兵尚未募餉尚未集不侫曾有書與兵部謂不必調兵於遠但於議調之處令其將安家行糧銀解遼以募人馬爲固守計

今調兵之議漸緩或計將出此未可知也若議
戰則彼有精騎五萬吾欲勝之非十萬騎未可
輕舉此語亦略於議南餉疏中見之顧　主上
愛惜金銀而輕土地宮中之積有如丘山而動
以匱乏欺天下錢儫若此已置國家於度外縱
善謀國者亦無所施其力若此賊長驅薊鎮一
路望風而潰甚可憂也

答登州守

方今用世固貴於守尤貴於才處平居無事之

時其見才易處流離倥偬之際雖有揮霍之才
鮮不徬徨四顧而莫知所措手足矣臺下治東
方即值饑饉人至相食幸而有年又值遼左多
故海運議起當事者凡百取辦而臺下內濟饑
外防海許民以米輸賦致之遼陽穀貴不至流
離穀賤不至傷農其匡濟東齊者弘矣不佞離
齊六年而精神魂夢猶時時在齊其有德於齊
民者如代不佞爲引之溝壑之中而納之袵席
之上也徒有私祝願臺下爲民受茲介福即登

霖以溥其澤於天下而已屢拜台翰知念及
不肖者甚慇顧不佞年已七十不堪南樞夙典
之勞霧露所侵右臂近廢撫膺長嘆惟有東望
神交於臺下而已使旋肅此奉復佳兕藉手致
謝不勝鄉往之至

與龔湛源延平

以牧省之福小僻在一隅而劍浦居其上游在
萬山之中俗朴賦少豈足煩老公祖臥治顧自
龜山傳伊洛衣鉢之後戶敦詩書士崇氣節李

朱道脉從此出焉斯亦海濱鄒魯也得大賢君
子以拊循而教育之則其興起又當何如且輿
貴郡接壤度嶺而東三四日即至郡界者太夫
人板輿以往朝出視事暮入承歡風氣相宜服
食稱便勝於吳楚間大郡多矣不佞托處泉南
雖相去數百里而賢明太守千里席福何論數
百里如大田一縣原係泉屬德化割去距泉城
僅三百里然則波流隣壤可旦夕被之矣日者
諸僚友稽之舊典共致贈言想猶未達記室而

以下原缺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行狀

贈禮部尚書謚文恪前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署部事荆巖楊先生暨元配贈淑人翁氏行狀

楊文恪公〻之爲少宗伯也忠言亮節昭著於士大夫間無論識與不識咸謂宜相天下一旦中奇疾以卒則又爲之咨嗟嘆惜代請贈官易名者疏相續也　聖主念公講讀久贈公禮部尚書謚文恪祭葬悉如令甲嗚呼公有相才相量而不果相造物者實爲之吾儕親友能不悲哉公疾革時有三子在膝下其長子由泉奔喪比至京以書來齊曰錫綸等不天禍延先宗伯溘焉即世諸孤恨不隕身以從幸徼　皇上恩及卿士大夫之力贈謚祭葬既咸遂所請矣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安體魄而慰精靈者待當世名公之言以垂不朽而採摭行事使執筆者有所考據則年伯父責也恭余與公同舉於鄉相得最驩而公之長孫女又字余次孫〻〻誼親誼稱至篤矣狀其敢辭公諱道賓字惟彥其先出浙之餘杭始祖世興來監同安稅因家晉江數傳爲致政公諱生致政公生童質童質生清清生贈侍郎見心公逢春是爲公大父見心公生含山尉贈侍郎立軒公諱敦厚立軒公守庚南都曹淑人將免身夢神人稱紫荆君謂曰吾畀汝子遂生公葢所儆居處近紫荆山也立軒

公尉含山值　世廟有石綱之役縣以屬尉上官督責甚嚴稍遲即以軍法從事登山歷險無從得石憂懼不知所出夜夢大士謂曰若無憂若三十年後當睹若子魁大廷因指示得石處於是心私喜自負謂紫荆君之言必驗也公幼而聰慧岐嶷有成人之度八歲時含山令盧公聞公奇召試駢語應聲而對語皆驚人令召其詣于使拜之曰楊有子若此而輩駑駘耳於是益重立軒公事必諏而後行即築城大役亦由

其建議經畫以底于成至今尸祝於舍云旋以
思親故棄麗水簿歸田公年方舞象伯兄夭圽
仲兄出贅叔季孱弱立軒公居官廉家徒四壁
立鬚髮皤然老矣公晝供菽水夜篝燈讀達曙
不休有鄰叟鷄鳴起治廢輿聞公伊吾聲詫曰
何早也公謝曰夜來未嘗就寢由是學業益進
歲丙子縣試第一督學二溪胡先生拔自儒士
應試遂領鄉薦丁丑下第南歸聞仲兄贅金陵
者落魄甚將奉以歸有僕進曰二郎君負息錢

多矣往必爲子錢家所困不如遣人持書往公
叱曰鶺鴒猶有急難之情豈有見兄瑣尾而不
往拯者哉遂迂道往至則諸責負者羣聚江干
迎曰若兄負吾錢當代償不則不聽兄歸公閱
其急者出資糧扉屨酬之餘與之約曰以某時
倍償遂得奉兄及孥歸倍道而趨并日而食雖
重繭枵腹怡如也無何仲兄亦沒二男四女呱
呱待哺公鞠育婚嫁一如已子又撫叔季二弟
營產授室多方拮据大得立軒公驩心丙戌捷

南宮廷試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時元配
翁淑人新喪有中官貴幸用事者其弟任爲執
金吾使蹇脩致言曰聞君失儷吾有女方笄願
薦君室如不鄙當以十萬將之公曰某貧士一
旦登第何敢以金吾女爲側室固辭使者五往
反乃止而立軒公在家亦爲公聘黄淑人歸于
京師無何中貴人敗金吾亦敗公讀中祕書數
月一日念父母年高風燭可虞乞歸省政府廿
之曰人子思親當奉絲綸以爲親榮豈以歸侍

爲孝也不許垂及三年而立軒公訃至距封期
僅一月耳公以頭觸地曰我之遷延不歸者爲
封典也今抱終天之恨矣乃徒跣奔歸哀毀[illegible]
立幾至滅性見者惻然服闋還朝充壬辰禮闈
分校是榜第一人公所舉也餘多天下名士其
年四月念六日爲母曹淑人誕辰公求[illegible]冊封
淮藩便道稱觴至藩行禮甫畢即馳歸渡鄱陽
大風作幾覆舟幸而得免壽日黎明抵舍親戚
滿堂莫不嘆美謂因王事馳驅而得將母也承

歡膝下方浹二旬曹淑人忽染末疾奄然而逝
公既痛降禍之酷又辛含斂得親人咸訝公萬
里奔歸事生送死兩無遺憾精誠感格可方古
之啞指搤臂者矣遂奉立軒公及曹淑人葬於
九曲山之原服闋出補舊官主撰　誥勅緡紳
得　恩綸者不惜重幣以求褒美公悉却不受
曰　王言豈臣子市恩之物哉丁酉遣往兩浙
掄士所舉五經首有魁　大廷及南宮者是歲
晉少司成戊戌晉論德掌南京翰林院事三年

回坊清黃閱兩月掌局篆是秋主順天鄉試得
士視浙加盛辛丑充　東宮講官晉大司成以
渠矱範士而先之以身剖折經義考第文藝不
厭勞倦慨射禮久湮澤宮虛設乃講求肄習爲
定射禮儀節列於學官士彬彬多禮讓之風矣
陽春月疏請　東宮行齒胄禮不報又校刻三
國志五代史奉表以進曰使關豎不肆於朝則
漢祚無缺三國寧至分爭使蕃藏不竭于外則
唐燭永調五代可無擾攘蕃托前代事諷諫切

中時病之要藥也癸卯晉詹事纂修玉牒兼東
宮講官乙巳晉右宗伯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
士錄官如故恭遇上　慈聖皇太后徽號給兩
代贈典蔭子入監丁未二月主會試時文體詭
異多創爲新說雜用莊列佛語公與共事者約
所取必雅正有奇袤者雖工不錄遂一洗舊習
還之大雅可謂文起一代之衰矣六月轉左宗
伯署部事奏最蒙　賜羊酒寶鈔戊申充　經
筵日講官注　起居每當進講必沐浴焚香端

坐待旦於古今成敗得失之際反覆致意庶幾
有所感悟又覩謚法久不舉行上言國初大臣
病故議祭葬卽與議謚後因請乞紛紛乃令會
議類題自二十一年至今五年物故大臣不爲
不多宜令臣部疏具姓名開立訪册博採公論
酌擬奏　聞以後仍三年一次舉行永爲成規
上從之戊申夏三吳洪水爲災陪京尤甚公深
惟致變之原上疏曰留都水災異常臣等不勝
悚懼考之故典霪雨不收水流國邑厭應甚鉅

僔曰陰氣盛也去歲京師水災官民廬舍無不
傾圮今　皇祖能興之地春旱幾人庖廚槩行
洊漫天意若曰肇數巳災既不爲動舊京　皇
祖肇基再加譴告能無懼乎臣知天心之仁愛
無巳也謹陳脩省之實五事一曰葆平旦清明
之氣以澄　聖衷一曰宜召大臣入對以決壅
蔽一曰復章奏批發之規以尊主權一曰慎内
批中發之旨以杜羣疑一曰去形跡體面之套
以振事功疏入蒙　旨嘉納但未見施行云朝
鮮欲廢長立少請於　朝聽之則乖倫理拒之
則其國中巳有君矣操縱兩難公請勑遼鎮遣
文武廉幹臣詣彼國延問吏民果得其世子狂
易病廢狀不可以奉宗廟乃從其請朝鮮甚服
中國之得體云戊申八月恭逢　萬壽聖節公
以規代頌大都謂華封人祝堯曰使聖人壽臣
願　皇上入奉　聖母出受萬國朝賀計及遐
方雨暘作何節宣災疲作何拯救則協氣旁流
嘉祥順應所謂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者也臣

之祝　聖人壽者以此曰使聖人多男子今
陛下有子之子　皇太后有孫之孫可謂日重
光月重輪星重輝海重潤矣　皇太子春秋鼎
盛講讀稀疎臣以爲秋凉巳深簡編可展親近
正人切磋治道此其時也福桂諸王亦宜及時
就傅以預藩垣屏翰之寄是所謂天生男子必
授之職者也臣之祝　聖人多男子者以此曰
使聖人富詩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又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今日需次遺佚諸賢皆　皇上
壽考作養之士也奈何不計勞遷轉及時　賜
環使各展采錯事用收以寧之功乎　國家養
廉之祿視前代甚薄即使振鷺充庭直廢太倉
升合宜亟脩廢官補大僚毋吝纖嗇之薪俸而
釀莫大之隱憂至於塞外待餉之伍江南待哺
之衆不難分　内帑以佐軍民之急則所謂富
而使人分之天下長無事矣臣之祝　聖人富
者以此疏入稱　旨賜祝壽金字及綾竹時東
宮輟講久公上疏請　敕諭天下本培養宜厚

經筵宜勤萬曆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輟講至
今遂成曠典　聖慈篤愛東宮當念勞以成愛
諭以爲慈亟渙　玉音卜期開講不可一日緩
公之忠愛懇切皆此類也每旦入部視事暮歸
作春秋通鑑講章隨事發明借古爲喻期以一
牖納約之地爲回天轉日之機沉思嘗至夜分
或達宵不寐精神勞瘁初不自覺今歲春分奉
命朝日宿齋宮中暴疾輿歸遂卒士大夫聞之
咸以公之存沒爲世道盛衰致慟臺省咸交章

乞　賜褒崇以表名世大臣用風有位語曰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其文恪公之謂乎未歿前作
四箴自警大旨謂富當可貧貴當可賤須立定
根脚已不必是人不必非當剖破籓籬名節爲
重性命爲輕須審得權度名位非求可得禍患
非避可免當勘破機關箴成竟爲絕筆公天性
至孝念二尊人葬在淺土慮山水沖嚙乞歸省
墓疏十數上不報憂形于色所得俸祿分與弟
妹子姪多寡必均曰吾視己子不敢厚於父母

之子也且俾諸子他日效我庶其篤瑯琊友于
之風乎性躭書史垂老手不釋卷詩文溫粹典
雅藹然仁人君子之言書法遒媚尺牘之美流
傳海內得其半幅數行者無不珍藏以爲褚河
南趙吳興之流亞也身居顯職而不帛襦袴不
畜姬侍薄田一二頃敝屋數十椽蓋在朝不通
賄賂居家不干有司故產業不長於舊時泉多
膴仕若公廉靖者指不多屈也杜君公之貧困
無田宅喪無所歸公近之矣所著射禮儀節行

于世文集若干卷藏于家以待校刻元配翁淑
人處士翁堯伯季女生而端靜識大義言笑不
苟處士故饒于資奇其女曰必嫁貴婿郡中豪
家求者弗許也見公於稠人中曰此何家兒亭
亭如羣雞中一鶴眞吾婿也遂以歸焉時公伯
兄新沒仲兄遠贅叔季小弱淑人實秉家政姑
曹性嚴能婉婉柔順以得其歡心撫叔季稺齒
中至于成立飲食衣服咸取辦焉嫂而母也幼
[illegible]有布裝不能辦公謀於淑人淑人曰無憂

也有舊薄奩在公悅盡取以爲妹飾秋毫無所
齧公久困公車食指頗衆淑人布衣蔬食晚寢
早作治織紝麻枲備極勞瘁間爲人治女紅取
其直以供舅姑之養十指龜裂其長子泣諫曰
毋何苦乃爾答曰爾父未貴家貧無以爲養安
敢自逸若異日能以潘輿養我我乃加膳爾產
第四子遘疾十日卒黃克纘云余竊觀翰苑諸
臣以筆札文墨侍　人主優游諷議不二十年
輒至卿相孰肯數進不入耳之言以相切劘卽

有憂盛世危明主者亦不過曰吾以誦詩諫耳
公居寅清之任因事納忠所言皆關　國家安
危大計至慮章疏入者不出爲近習壅蔽此又
一時臣子所結舌而不敢言者也嗚呼世道漸
衰政歸宦寺大臣憂國如公者又不憖遺吾懼
漢唐末季之難將復見於今日也因作公行狀
遂爲　國家致慨云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左都御
史謚恭定愚菴郭先生暨配累封恭人贈

淑人包氏行狀

恭定公以萬曆丙午正月卒於家越四年巳酉
仲夏其長子夢詹以　恩蔭將卒業成均謁予
齊臺請曰不孝孤兄弟將卜葬先人於[illegible]山
之原茲行欲乞誌銘於當世名公而行狀未備
非微惠叔舅何以示信將來蓋公自爲孝廉時
從社中見某應舉文字輒嘆服曰吾不及也及
某登第筮仕壽春公以御史巡倉鳳陽益稱其
治行於南北縉紳間遂以兒女婚姻締好及公

撫楚某又以叅政承教湖南屈指枌榆中知巳
未有若某者也狀其敢辭公諱惟賢字哲卿泉
之晉江人初號希宇晚乃更爲愚菴高祖富觀
曾祖孜正統丙戌貢士遊庠師之選授官河泊
無子以弟子宣嗣宣生常春是爲公父初娶趙
繼娶黃爲人慷慨孝友居父母喪殯葬之費悉
自任之不以憂兄弟郡遭倭亂親故自村墟入
城者傾貲賑之卒貧困至死無所恨時公年方
十五巳以能文有聲里中然貧甚幾不能自存

有隣翁攜以見孝廉陳君命題試之援筆立就陳擊節稱賞呼為小友告其叔延之與其子同學先生益焚膏繼晷誦讀不休發為文藻如鸞章鳳彩無不詫為奇物歲甲子宗伯丹陽姜公秉閩文衡從儒童中拔之應試里著姓包翁善相人知先生必貴曰僕有息女願為箕帚婦先生娶之是為包淑人同邑今大學士李公以文學行誼為衆所推公年在肩隨問往從之遊執弟子禮甚恭其學益進丁卯新建蔡公來視學

大奇公文拔寘高等先生得餼于庠家稍振乃從包翁乞地葬贈公及趙孺人于鐵寵山蓋念念不忘孝云庚午舉于鄉甲戌成進士補清江令砥節首公愛民禮士甦驛傳之困平徵輸之法禁圖賴使愚民知愛生懲包攬使稅糧無侵費三年報政屢登薦書得　贈父為文林郎封母黃為太孺人旋以卓異徵清江士民挽留不得則相與俎豆尸祝之會鄉人居銓司者頗屬意於公而公頗疎遠自若然猶以公論所歸授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南臺舊習鹺政每挈鹺艘多則坐以夾帶少則坐以私賣廣取贖鍰濟邊其餘多充私費公慨然曰御史如此何以率人遂上疏以挈鹽歸南京戶部主事而御史監督之用避染指之嫌至今著為例商人亦陰受其賜焉江陵相當國專權自恣畏人議己以廷杖謫戍削籍箝制之歲壬午江陵死其所厚馮璫猶居中握權公上疏申理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君子皆得罪故相者觸璫怒謫江山丞

逾月璫敗　詔復原職蓋言官賜環茲為特典云隨以　皇長子誕生　恩贈父御史前母與母並孺人公行經三吳見民遭水患即上疏為請蠲其賦御史大夫陳某當江陵秉政時巡按御史趙應元不往會其父葬陳希意參罷之至是復　召為御史公曰大夫何顏以見應元也疏劾之竟去位又疏薦遺佚老成如孫鑨孫丕揚耿定向曾同亨蔡國珍諸公悉從卿寺藩臬起家官至上卿為世名臣人皆服公識鑑甲申

上於禁中部署諸閹習擊刺戰陣以爲親軍爽
鳩郎董基上疏言其不便奉　旨降調公論救
甚力有　旨責授南評事乙酉移南戶部陝西
司主事職主倉糧出納塵棼眯人公辰入酉出
躬籖揚槩量之勞諸軍士受糧於倉者得美粲
咸曰郭公飽我俄晉吏部稽勳考功郎中典丙
戌詔都計事冢宰肅敏李公御史大夫忠介海
公虛心委任幽黜必公吞舟罔漏雖政府欲有
所庇弗徇也旋改尚寶丞己丑晉南京通政司

參議庚寅晉應天府丞旋改順天兩貳京兆職
在校士申飭科條得人爲盛壬辰當天下述職
之期幣帛筐篚馳騖都城公一切謝絕秋毫無
所受是年以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楚固大藩爲
世宗龍飛之地分封八王宗人強悍其地西南
密邇有苗戍卒踐更疲於道路民無蓋藏吏鮮
清節公正已以風藩國安靜以柔夷民減戍粵
之卒裁交際之儀一意撙節與民休息楚之米
穀灌輸二京賦一輸二民苦浩費公檄下所司

爲定賦役全書正供有額耗費備載多罔踰於
額外啬罔縮於數中民至今便之荊府奏補逋
祿數幾二萬公請以太和山香稅給之其餘以
佐軍興得免派於民　潞王初之國請　景府
湖洲房基稅課且遣官徵之民心驚疑公請令
郡縣查明徵解　潞府免差官校民賴以安黃
梅縣故無城公括所節餉金及公費餘羨得二
萬餘爲請於　朝建石垣以資保障楚之東偏
屹然金城也江夏令聽訟誤刑一庶宗諸宗羣

噪欲甘心於令公以理開譬之且上疏請薄罰
令而申明宗約令無輕犯有司楚宗貼然襄世
子幼不能治國事其叔郡王以重幣請攝公曰
巡撫豈以藩國事爲市者哉下藩司議從其請
而郤其幣城步苗雷晟聰因縣令丈地起釁噪
而從之其黨匿令得免雷遷怒夜攻之殺十數
以縣以叛告公謂夷人相戕未可以漢治治也
但當用夷法諭令服辠會其至湖南計縛晟聰
至府杖而徇於境上使屠牛大響衆苗詰所殺

傷償以牛畜諸淫澇賑遷流以寧公尤加意風教刻靈均孔明鵬舉二忠集以風人臣刻濂溪洛陽三儒集以淑士子濂溪先生父輔成舊未從祀公建議於朝俾與程朱父並祀啓聖祠百代曠典由茲舉行士論美之撫楚善政更僕未易數非楚之所係以輕重者不具論論其大者如此甲午秩滿贈父爲右僉都御史母黃封爲太恭人妻包氏恭人乙未以原官　名入西臺戊戌晉左副都御史協理如故先後與大夫洪

都袁公三原溫公協恭和衷而能以德業相規勉御史某嘗有隙於溫溫愬視臺事某不安求去公止之使出按部而從中調護竟遷廷尉丞人服溫雅量而多公之能成全其德也　上臨御久　儲位尚虛嘉禮未行又中於礦稅之利宦官爭剝民進奉益疎薄士大夫自部寺臺諫以至藩臬郡守率虛位數年而囹圄宁多久繫直臣良吏矣公屢條上大禮大政用人理財諸疏皆切劘　人主人所不能言者忠懇痛切庶幾　上之一悟語具西臺疏草中戊戌巳亥大計內外臣僚時從政者斬去留多取決於公公毋發言人咸服其明允即被黜者亦無所恨庚子聞母疾上疏乞歸侍養　旨慰留無何訃至擗踊哭泣吊者與哀援例請　䘏得祭典疾奔抵家躬營窀穸露宿野處顏色黧黑既葬數月猶徘徊丘隴而不忍去服闋久不　召絕意仕進乃營居第市薄田曰吾將老焉然僅取蔽風雨供饘粥祭祀而已至於公私山海軍屯寺田

之利秋毫無所汚素不工詩晚讀盛唐人詩悅而擬之每一篇出人莫不擊節稱善自是以詩酒自豪與邑人汝寧守林雲程儀部郎何喬遠結社賦詩其佳句往往諳大曆開元諸公堂奧假以數年其所至未可量也對客奕棋輒飲醇酒數杯終日忘餐坐是得疾乙巳季冬　詔徵公爲戶部左侍郎時公已羸於粒食丙午元日報至欲具疏辭以疾[illegible]中止是月望日卒於家配包淑人即包翁[illegible]　[illegible]歸公[illegible]居約毋

操井臼勤績紝以佐公讀事黃太恭人孝雖家無宿儲而甘旨之奉未嘗乏絶及從公遊宦布衣蔬食如未貴時每戒臧獲所經官舍無殘毀器物無厭棄飲食一宿之地必灑掃潔淨而去又以勤儉與公相砥礪故公居官無室人交讁之憂而有雞鳴交儆之助三受　封典冠帔僅一再服居常敝衣數澣羅綺不設姻戚遺婢相存見恭人問曰夫人安在笑荅曰我是矣無不驚異者教二子三女嚴而有法側室一子一女

愛之無異已出遇諸姑姊妹妯娌無不得其懽心黃太恭人素康強無恙恭人從宦京邸寔太恭人強之行留二子及婦代養然至太恭人沒後時時悲哀以不及與姑訣爲恨公得疾恭人晝夜扶持衣不解帶竟以憂鬱勞瘁中奇疾先公卒公旣沒夢詹援　恩例請於　朝贈公爲都察院右都御史賜祭葬謚恭定蔭一子入監讀書祖父父俱贈戶部左侍郎祖母母妻俱贈淑人公生於嘉靖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卒於萬曆三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享年六十包淑人生於嘉靖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卒於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享年五十有六子二長夢詹恩生娶都督同知贈左都督俞大猷女次光詹郡庠生娶某某女俱淑人出黃克纘曰竊覩　先帝及　今上初年以建言謫官者不旋踵即召用多至卿貳然其人於晚節末路不能無少變焉以耳目所覩記或依阿於權勢或沉溺於貨利轉骫髒爲咿優化百鍊爲繞指者

往往而有也公以言再謫再起而正直廉潔始終不渝爲中丞内外幾十年無幾微淹滯之感見於顔色可謂鞠躬君子矣令建言者而皆若公誰得以變塞而議之哉謹状

數馬集卷之四十六終

數馬集卷之四十七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誌銘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蘭渚趙公誌銘

辛丑春予以齊方伯入　覲始識趙公於京師時公以少司農督倉場官舍甚遠僅識一面而巳是秋余遷御史中丞撫齊明歲公爲大司農凡海內財賦灌輸京師邊鎮者其有無多寡遲速及水旱蠲恤之事內則司農爲政外則巡撫

爲政時又有中官開採権稅之役奏報旁午故余於趙公未嘗一月不通書書至公未嘗不爲齊民惓惓請命也余撫齊十年而公歸山居謝客余無從而晤焉又明年余改官南樞避人言家居三年而趙公謝世矣乙卯秋余始入南京明年其孫濬初奉父命以春坊諭德趙君所爲狀來乞誌銘余即不習爲文然西州之慟既深邦國之瘁兼切何忍以不文辭按狀公諱世卿字象賢别號蘭渚其先東強人入世祖十四始遷歷城十四生七七子榮榮子通通子樂樂生贈戶部尚書強強子四人公父應奎其長也官壩上倉大使改小真村巡檢累贈戶部尚書配贈太夫人姚氏生公幼而穎異端重誦書日數千言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從殷棠川先生講業凡游先生門者皆一時名士而先生尤器重公謂異時　國家必得此人力贈公聞之喜形于色曰吾家世有隱德此子其高大吾門乎甲子舉于鄉丁卯喪贈公哀毀過禮既葬寢苫枕

塊如始喪日得疾幾殆不以其故廢戚人稱純孝辛未登進士第授衡州府推官廉謹周慎決獄平恕有二子被殺者父意爲怨家剌刃訟於官畏刑誣服御史臺移公再讞公察知其冤立出之初主入者以危言恐公公曰奈何畏浮言而擠人於死竟不爲動奉檄查覈郡邑嚴於剔蠹而寛於文法餽遺一無所受囊衣臥具自隨往返不增一物巡撫中丞及御史臺交薦之以卓異徵至京坐失貴人雖遷南京兵部主政公

淡然安之夙夜在公稽覈戎務有暇閉戸讀書
尚友千古非天下名士不與遊也時　上幼沖
卽位江陵秉政與巨璫相表裏欲以操切立威
厭天下青衿太繁督學使者多黜少進則立躋
九列官非通顯不許乗傳有臬副郡守馳驛立
鐫秩者決獄論報必殺數十人不則以爲罷軟
不勝任有司催科逋負十之一二皆考下下臺
諫言事稍觸忌諱卽票擬廷杖幸而不死亦遣
戍削籍盖天下騷騷趨商韓之術矣公上疏陳

五要曰選進宜廣驛禁宜寛刑獄宜省催科宜
淺直氣宜振皆切中時弊經世名言長安抄傳
紙價爲之踊貴時余初登第需次銓部每讀公
疏未嘗不願爲執鞭也江陵見疏怒甚然以其
論已不欲顯斥之陽城太宰與司官議選郎池
某唯唯曰可陞以王官卽禁錮終身矣遂轉楚
府長史未之任復借察典以不謹黜之時公祖
母李母姚俱無恙公負耒躬耕以供菽水二母
甘之甚於列鼎食也課長君學羅郡中髦士與

之談文較藝發明聖賢理與士多興起者里有
義娥方十歲能以身殉主父之難公感鍾離意
高李次孫之誼爲作義娥傳又潔蘋藻步行至
墓祭之村中婦女聞其事無不泣下沾襟者海
内重公文多以幣請公悉謝絕不應卽間有應
者亦一無所受曰老親幸不乏饘粥以文爲市
余不忍爲癸未江陵相卒兩京臺省馮公景隆
等薦公遺直銓部以王官無起用例擬公以原
任主事陞郎中致仕是年六月科道官周某王

某等復交章薦公有　旨起公祠祭郎中盖異
數也公在祠部以分別忠邪爲已任於當世公
卿應得贈謚䘏典評品甚嚴無濫給亦無吝與
甲申調儀制郎中會　崇王疏請改封世子科
臣有所阿附叅内役營幹奉　旨着御史鞫問
御史不逮内使不捕主家將部科吏書刑拷備
極慘毒公上疏言世子封爵應改禮官體統當
全吏書無罪事遂得釋時各省鄉試御史監臨
得與有司閱卷定去取頗開弊竇公條議宜復

舊制遣廷臣往　上從之至今著爲功令乙酉
改光祿少卿尚方玉食半爲諸璫侵漁公極力
裁抑毫無濫與丁亥改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
常寺少卿旋改左右銀臺戊子陞光祿卿時大
璫張鯨弄權作威其弟書紳領金吾緹騎以緝
姦爲名收捕平民恣行拷禁死牢獄者無數給
事中李沂發其罪狀廷杖幾死削籍爲民公上
疏數鯨之罪理沂之忠觸犯　聖怒幾蹈不測
賴　上素知公忠竟不加譴聞山東大饑貽書

長君謂人方餓死吾家何忍獨飽當推其有餘
以與親戚鄰里共之於是發庾中藏由親及疎
以次賦粟豆區釜鍾人人沾洽巳丑遷太常卿
丁祖母艱承父之重孝同令伯喪葬備物動合
禮制服闋巡撫宋公奏起公有孝踰令人行高
古人之許人稱實錄壬辰起爲大京兆尋晋廷
尉小大之獄讞訊公平參酌情法民稱不寃視
事四月遷少司馬兼御史中丞出撫河南値歲
大祲人至相食　上遣太常少卿鍾化民齎數
十萬金往賑公與之同心共濟散必實惠人必
赤貧金錢不足益以廩庾起死人而肉白骨難
以谷量會河患大作濱河居民多沒於水公親
乘城集小艇捄之又與藩臬大夫多方擘畫溺
死者有恤出於溺者有賑發庾留稅民免魚鱉
皆公之功也癸巳改戶部左侍郎而姚太夫人
訃至公哀毀不自勝請于　朝曰微臣有母病
不得侍湯藥死不得親含殮今若不卽奔喪臣
生不如死　天子悲憐其意下銓部議許免候

代以伸孝子之情於是茹荼飲泣晝夜奔馳抵
家倚棺大慟晨昏上食如母在堂旣葬拜奠悲
泣墳土爲濕制滿撫按奏薦而倉塲侍郎之
命下矣時軍旅數興廒儲匱乏公撙節劑量師
得宿飽異時度支司屬督庾榷關于外者歲時
遣人問遺閒有受者至公受事則相戒無敢以
筐篚至其門三年考績　恩榮施及四世如令
甲壬寅晋戶部尚書邊鎭缺餉軍士往往脫巾
疏請發　內帑金錢百萬不報復疏借太僕寺

馬價　上報可是時使四出開礦榷稅[illegible]
復敎以發冢毀廬沒人貲財有司稍與之爭輒
疏奏逮繫海內重足而立淸源楚滇不堪其毒
有攻圍稅署殺四十餘人者有縱火焚燒中使
爲燼者有翦其羽翼盡付江流者公屢疏請乞
撤回中使大都謂邇來東征西討海內蕭然自
礦使出而百姓苦甚于兵稅使出而百姓苦甚
于礦姦內生姦例外創例窮天地之産豈無盡
日實府庫之藏寧有足時畢竟利歸羣小怨歸

朝廷臣不忍以　高皇間關百戰之天下壞于
姦人之手凡補牘而進者數十次痛哭流涕心
血盡嘔　上雖不聽然亦頗有寬貸云時方有
典禮之需買辦雲擾金花珠寶宣索數百萬金
急于星火公抗疏請減屢煩　詔旨切責司屬
公以身任之曰司官無罪錢糧出納由臣譬之
一家臣其家督也天威洊至百譴自甘　上爲
之霽威嘗因病在告遣中使問疾直至臥內公
首一氈巾極其垢敝一榻之外破絮兩麓二三

幼子衣澣濯布衣戲于其側中使以聞　上爲
之一笑屢出　溫旨慰勞曰知卿苦心曰卿立
法精明詳密曰覽奏甚善蓋　上於廷臣中惟
以淸許趙尚書李侍郎二人李則余鄉大學士
廷機也公慮俗尚奢侈與諸大夫約崇儉朴者
三曰冠服曰宴會曰交際慮閭閻困苦與郡縣
約敦實政者十有二曰議里長議庫役議斗級
議富民議夫馬議保甲議差遣議行戶議贖鍰
議徵收議戶名議官解諄諄乎欲挽士風吏治

還之于古其用意深遠矣舊例海內水旱饑饉
撫臣奏報蠲賑改折必有　旨下部方咨御史
臺行巡按覈勘　上旣倦於覽閱疏多留中公
從便宜以撫臣所遺揭送御史臺行勘勘至即
具疏以　聞多得請者蓋饑民望澤甚速豈能
久待以揭行勘實自公始也三年考績　上賜
羊酒鈔錠改贈大父父俱尚書大母母俱夫人
妻贈如之　楚藩假王議起有　旨廷臣會議
公以呂嬴牛馬史冊所有然楚王封三十年異

時郡王有爭立者曾行撫按勘問不聞詆爲王氏子也且安可效豫章㓂東昏於地下瀝血以試之乎書一赫䝉付禮曹欲留之以俟公評葢老成愼重之意而詆之者遂以公曾傳楚爲楚王所厚故庇之不知公固未嘗至楚也甲辰銓部之人　上命公署篆公四辭不聽乃入部視事大計外吏黜陟平允權貴請託一無所徇至於崇奬恬退推轂廉吏惟力是視葢欲借之以風天下山西巡撫缺公推冏卿某固昔因借

馬價上疏詆公者也客曰是非與先生爲難者乎公曰吾知其才堪此官耳曩昔之事固已忘之客大慙服妖書事起科臣某羅織縉紳中以奇禍舉朝凜凜莫敢攖其鋒公借年例外補之人心稱快然主覆楚者亦以妖書被逐狼狽去國人頗憐之其黨不能無望於公而公又素持清節爲貪夫所側目於是以微文刺譏者日至公乞歸省墓疏凡四上乞休疏凡二十餘上而上重其去每以溫旨慰留公以死自乞移出都門又移至通灣欲待　賜玦以全君臣之誼終不獲　命然後歸家歸則隱迹村莊茅屋數椽脫粟自飽故友至者時與對榻共食此外課子讀書而已先喪父時貧無以葬貸里中知交四十金至是其人已故子流落他鄉公使人物色求之既得則傾囊以償其子驚愕大出意外一日故人相訪爲具食友衣敝覺有寒色公解所衣綈袍衣之雖無兼副不敢有愛又嘗割腴田以贍宗族分俸金以婚鄰子高誼藹然可愕鄙

薄然而禔躬廉潔始終一致則雖千金在前不一眄也太倉王公稱爲長安伯夷殆不妄云黄克纘曰余讀平準書見漢武征伐四夷財用不足孔僅桑弘羊爲大農置均輸鹽鐵官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何其鄙也唐劉晏號善理財鹽榷二事實因平準遺法惟能知所以取而人不怨知所以與而人不乏且謹察州縣災害蠲除賑救不使流離死亡是爲賢耳公爲司徒國家帑藏已爲前人靡費殆盡而關稅鹽筴又

贍餘於諸璫所入無幾公斤斤守成法量入爲出不肯加賦於民遇饑荒未嘗不賑貸是操何術哉中官口舍　天語取用無度公常堅持不與一事所省可數十萬金視取之於民孰難孰易而　上又以公平日清忠甚禮重之中使之譏不能行故公司計八年未嘗如今日之困也噫人臣爲國任大役艱共在素所樹立哉其在素所樹立哉若公者所謂社稷臣非耶公自幼至老未嘗臥病一日小不快奄然告終歲乙卯

正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八配夫人孟氏先卒子六人銘曰　岱岳降精其人若礪簡忤權姦志存匡世出處進退氷霜是勵以道事君惓惓獻替蒿目苦心總爲國計天子知公爲臣不易銓曹㩁政楚宗持議老成遜慮少年擾袂遂慕鴻冥翩翩遠逝華不注東生平所憩爰採芝朮而衣薜荔天不憖遺溘焉蟬蛻宅斯幽宮從彼伉儷魂魄以寧昌厥苗裔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巡撫雲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加一品俸毓台陳先生暨配夫人趙氏墓誌銘

先生與某生同里閈而長八歲某爲諸生時先生巳舉孝廉迨登第而先生爲御史筮仕壽春先生以直指使者臨之得奉敎令稱屬吏激揚典行於州首薦某遂爲門下士晚歲先生罹禍下司寇獄竊不自度上疏爲先生訟寃忌者使人攻之歸家待罪未幾再出先生以書往來不絕如是者三年而先生沒矣茲將就窆妥其子

金吾伯仲使人以狀至陪京令某誌其墓某不能白先生之寃於生前而忍負先生之託於身後乎彼如河輿誓厥目乃瞑墓樹挂劍片心相許者獨何人哉誌曷敢辭按狀先生世居泉城之北門祖贈御史大夫　公娶贈夫人　氏生贈御史大夫　公實爲先生父娶累封太夫人許氏隱同冀野敬擬如賓將誕先生時夢三羽士抱一兒手持一印畀之遂生先生人皆以爲貴徵先生生而頴異及出就外傅贍公蓋擇名

士爲之師自食脫粟而東脩饋餼必求豐潔不以匱乏爲辭年二十五舉于鄉三十一成進士授長洲令邑爲三吳都會縉紳財賦甲于天下習俗侈靡欺詐百出先生平其賦役理其獄訟抑其紛華內和鄉紳外禮賓客卓有聲稱徵入爲西臺御史出按河東鹺政時久雨池溢鹽課將虧先生禱于中條山雨即立霽素波生花萬頃浩然但苦無薰風復禱于神風即立轉鹽爲凝結常課之入倍於往年鄉紳咸神其事先生

曰此有何神但偶然耳事竣所薦墨綬長吏首嵩令長垣李公卒以功名顯官至少保大司馬稱得人云改按淮揚兼督學政江淮多猾吏陰操郡司理權每司理遣人刺州縣事至則迎入其家甲官富人奔走盈門不行賄者立中以禍民甚苦之先生密令郡縣踪迹此人得鳳陽吏孫閣爲四郡巨魁寘之法其風漸息校士嚴而不苛公而且詳所取如寶方伯子爾張銓曹世材趙闕縣時用超家甲第多以廉吏著稱時某

守壽春每進見輒教以馭吏安民還　朝首先推轂其評語有云勞怨寵辱不避文章氣節俱高某雖自度不足以稱之而知己之感不能忘也疏中薦一謫官忤江陵相意遂出參蜀藩歲餘遷副浙臬轉參政廉憲俱在浙秉持風紀整肅吏治民以安寧時倭報屢聞先生靜以鎮之修備講武郡邑宴如也遷楚右方伯不數月即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雲南舊貢金四千兩科臣王德完疏乞停買奉　旨反增一千兩先

生請仍舊額疏甚懇切竟不報緬賊號召猛別猛養諸夷分道入犯占據蠻莫先生授畫于參將王一麟等迎擊之先後斬獲一百二十五人賊始退屬夷多俺父子通緬背叛引緬兵至隴川又勾丙測兵入遮放搶掠先生授計于參將吳顯忠令木邦宣慰罕欽爲　朝廷宣力除門庭之寇且以自衛木邦聽命發兵陽助多俺遂於馬上刺死其子多亨殺俺及其子多洪畏面以首來獻三宣以寧事聞　賜勅加獎有白金

之賚又念金騰永昌間屢被緬患乃議于銅壁
諸處設險屯守創建爲關者八爲堡者二募兵
民屯田其中歲收米九千九十餘石以養兵大
省轉運之費二十四年緬賊復糾猛密思仁丙
測猛養等夷二萬衆欲吞蠻莫以窺思化先生
遣參將吳顯忠守備張光徽等發兵同思化往
援賊知有備遁走我兵追至怕黨思仁丙測迎
敵大敗陣斬丙測生擒緬賊十六人斬首十九
級戰象三隻馬三十六匹捷聞奉　旨晉秩右

副都御史賞銀三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是時
滇南威令行於外夷車里老撾木邦猛密八百
等宣慰司先後遣使入貢象隻方物九國始皆
附猛令盡歸順雖班定遠之令行三十六國何
以過之大侯州上官奉赦世守其地其族奉學
分管雲蒙等十三寨謀奪州印連結順寧府土
舍孟獲之後猛廷瑞與兵攻奉赦焚州治及所
賜勅書發其墳墓燬瀾滄雲龍二橋先生上疏
欲令廷瑞執學贖罪不從則以兵臨之　廟議
許先生便宜行事鳳等益肆乃調兵遣參將吳
顯忠都司麻鎮先攻奉學破其數寨學走歸廷
瑞顯忠等兵抵順寧金騰道副使邵以仁監顯
忠兵署瀾滄道臨元參政李先著監麻鎮兵廷
瑞計窮乃斬奉學首獻之先著然恃宇宗兵來
援負固不出顯忠襲宇宗兵於沙麻破之得嚮
導由中路而入二晝夜抵順寧圍廷瑞于洛黨
寨廷瑞乃遺先著黃金百兩白金六之先著受
而發貯屬縣庫令人持黃旗書奉　旨撤兵四

字復躬至順寧謾罵顯忠令其撤兵圍旣解而
廷瑞遂入據觀音山張直指行部永昌適與事
會上疏劾先著受賄縱賊先生難於異同以疏
繼之然詞多委曲有　旨撫鎮官協力共勦乃
遣麻鎮吳顯忠等復調兵四路攻之擒斬二百
七十餘人廷瑞遁入洛黨獲之順寧平乃改土
爲流設一知府而奉赦則仍知州號改州爲雲
州設一州同與之分理無何十三寨復叛又討
平之時先著奉　旨逮問至京行撫按勘明未

擬罪病卒詔獄而先生奉　旨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賞銀五十兩大紅紵絲四表裏後以平十三寨功又陞俸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原廕兒男陞一級世襲先生雖屢被　恩賚然先著之黨因其病死怨深次骨矣採榷使出中官楊榮入姦民明之屏計使人通蠻莫道欲開寶井緬賊阿瓦遂執以為詞使其酋雍罕擁衆十萬犯蠻莫稱漢使令我殺思正以通蠻莫路吾

焉　天朝除害先生上疏謂蠻莫三宣之藩籬也三宣騰永之垣墉也蠻莫失必無三宣三宣失則無騰永全滇之禍當自開寶井啓之欲覬寶井則藩籬必撤欲保藩籬則採買當罷語甚切直　上不能用楊榮欲羅織立威廣受姦民李成林等告訐執把總尹希舜等截買寶石富民郭之翰等買地獲金加以嚴刑索取黃金動至千兩禍延數州縣俱樹幟激變先生上疏歷數榮罪有害死李提舉史通判龔同知等事

請拘其羽翼爪牙盡寘之法速將礦稅停罷榮身被重劾者屢矣而疏皆留中益恣肆無忌將指揮梁棟無罪拷死又將指揮樊高明刑責荷校致衛官賀世勳韓光大及梁棟之子梁皐門等乘小民激變各執刀劒排墻而入將榮殺死付之烈炎中先生具疏言其激變之因分別情罪請　旨定奪　上誅賀世勳及亂民張守志等四人滇以復安然　上心以先生不保全稅使眷亦少衰矣是時先生撫滇已十數年功成

名立念太夫人春秋最高久不在膝下時時悲泣乞身歸養凡二十餘疏　上皆勉留之無何而阿克之難起矣阿克者武定土官鳳朝文之裔嘉靖初年朝文慓府以叛尚書伍文定督川貴兵平之隆慶間鳳繼祖復叛巡撫呂光洵鎮臣沐朝弼會兵討之三年乃克改土為流萬曆三十五年鄉官鄭舉恨知州黃楊常繩以法欲死之遂謀鳳氏孽孫阿克起兵復土宇知府陳典知其謀攜印避入省城郡遂陷所屬州縣皆

被殘破克等率兵長驅至省城焚掠民居烟焰漲天索武定印甚急先生與鎮臣司道咸集于城樓城內士民環跪泣請謂郡已破矣印乎何有捐數寸無用之印全數十萬生靈之命輕重得失智者宜知所權時徵兵於祿厚安紹慶元江諸司倅難卽至恐城中有變不得已從士民請藩司遂出印與之賊退兵集乃聲罪致討師分五路戒殺戮以收民心明賞罰以勵士氣收復三城擒其渠魁十二人克舉計窮遁入東川

大兵從後躡之土酋祿壽祿哲等懼代鳳氏受禍乃執克舉以獻是役也朝廷慮滇南失守起劉綎于家使入滇殺賊行至楚而賊已平又發冏寺金五萬兩以佐軍興比至已無所用之乃留作貢金之費事聞朝議欲獻俘宣捷時通州方市權用事以李叅政係其同年且同居京師欲爲報仇遂令其私人連疏攻先生當事者意有所憚止大司馬勿宣捷遂不得援議功倒徵先生與鎮臣下司寇獄以棄印罪之 上知先生寃疏留中第以稅使故緩其 恩貸時縉紳多心知先生功足蔽罪莫敢訟言救之誠畏通州黨一倡百和聚蚊成雷也獨某謂先生不費內帑一金不召內地一卒平此大難若使他人入滇平之其賜爵行賞當何如張大其伐也且棄印律意重在有心棄毀彼捐印紓難徐圖討罪心在爲國與顏杲卿受安祿山金紫何異豈可加以重罪疏上而通州黨李朴華遂羣攻某矣賴 上聖明不爲動嗣是金吾君上疏乞代

父繫獄疏下部竟無人敢主其議繼公撫雲南周敬松公詢之士民知滇人甚德先生憐其無辜繫獄請于 上乞貸之竟不報公在請室數年每誦退之琴操臣罪當誅天王明聖之句以自寬解日取叅同契金丹正理諸書玩味紬繹若有所悟一日謂錦衣君曰吾今年必出但未知何如出耳無何疾作司寇李公許移出于外治疾遂不起錦衣君以其喪歸獄中所著有悟眞篇註疏還眞大指大道指南道德經契心錄

遂初筆記三大難說方峩之名山以侯紹濟世
封恭人贈夫人趙氏武榮趙翁女翁以長者稱
于鄉素奇其女曰是必爲貴人婦不輕許人一
見先生于垂髫大異之曰此眞吾壻也遂許之
及歸先生爲陳家婦代先生主家柄時舅姑在
堂而許太夫人性素嚴能婉婉承順得其歡心
或以他事有所慍必長跪以請得其和悅之色
乃起時先生二弟尚少從師受學中饋縫滌婚
娶之事皆倚辦於夫人夫人內供甘旨外理家

務井井有條嫁時衣飾盡之於師友供給毫不
自私及仲叔長一習武從武試一習文爲諸生
其弓馬筆研道途資斧之費咸仰給於夫人仲
後仕爲樓船將軍夫人實成就之與二姉娌同
居數年雍雍如也從先生遊宦長洲每辰輒勗
先生起視事曰雞既鳴矣此地衝繁賓客輻輳
非夙興夜寐則縣事廢矣歷遊吳越地多奇異
服玩夫人一無所視澣濯之衣服以給身撫二
子雖極鍾愛而教以義方申以孝悌示以節儉

俾能克紹箕裘罔敢少逸禮法之外稱翩翩濁
世佳公子云晚將從先生入滇心念太夫人耄
矣雖有他婦及諸孫在豈如老婦乃爲先生置
側室杜以往將侯先生安杜而巳歸養待杜有
恩樛木小星之詩願綏福履罔嘆不猶於杜有
焉季子斗臨則杜出也夫人以道遠未得遽歸
念姑不巳鬱鬱成疾卒滇人聞其喪歸若喪慈
母深山窮谷之老持隻雞斗酒奠送道傍者累
日不絕至是與先生合葬墓在清源山後南山

之麓青烏氏稱吉壤云黃克纘曰怨毒之於人
深矣哉三長史怒而御史大夫死梁松拜於床
下而伏波將軍被謗以沒睚眦報矣而命亦不
延遠者無論卽如鄭舉之叛激於黃梆先生之
禍萌於臨元盖私怨之爲禍烈也夫一人之命
何足控摶顧　國家功罪之典一旦倒置令誅
亂討賊者與叛逆之人對簿受辱是爲賊報仇
也忠臣義士其誰不解體今遼左多難有罪無
功者尚得免死獨使先生抱不白之寃此李將

筭所以到身絕域不忘向刀筆吏使弄其文墨也悲夫乃爲之銘曰　名不虛立才不虛生羽人抱送兮公降桐城兮公來烏棲公去烏飛西南建節兮臺柏依依功爲福府兮亦爲禍門棄功論罪兮憤溢乾坤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夢印而生兮捐印道窮陳爲姚冑趙乃宋裔媲美合德兮用昌厥世南山之南清源之北夜臺永閉兮兆作壽域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誌銘

通議大夫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右川劉公墓誌銘

萬曆辛丑孟秋八日巡撫山東大中丞劉公以疾卒于官諸吏民相率入哭如喪考妣越三日公嗣弘滋等含淚向某言曰先中丞無祿溘焉謝世葢臥病半月惓惓以東人爲念季夏之晦

猶以天時亢旱使藩臬諸大夫禱于山川此諸大夫所知也疾甚無一語及他事惟曰誌我必以黃方伯文此君知我其從丙申歲以楚藩忝政公以蜀右方伯俱入賀一見如舊識迨公領齊藩則某爲齊臬長又爲齊右丞皆同事公既開府于齊某即以左丞代公凡公之一政一令一言一動無不奉爲師保存之肺腑者誌其敢辭公姓劉諱易從河南汲縣人登嘉靖乙丑進士初知威縣以才堪治劇調遵化縣遵化古漁陽邊地兵民雜居公拊循有法恩威兼著頑民尹上山數暴橫鄉里逋負官租急之則保險且出塞前令數人不能制公密使人捕至寘之法一縣讋服無敢梗化者邊將縱其麾下兵妄奪民馬民訟之兵執爲已物公令縱於通衢使人隨馬所之馬入民家乃杖兵數十其處事神明皆此類也趙邸官者武進朝宬弒趙王逃入京藏于大璫家司寇失刑十餘年矣朝故邑人數潛回家公使人微捕得之遂伏法在縣三年政

興等遷南度支郎度支財賦出入吏胥增減其數莫可究詰公立出入二簿入則按州縣所輸之數載之白金百爲一封計若干封封若干鈑爲圍爲楯者各若干以甲乙次第之載于簿出則云年月日爲某事或給某人金若干亦以所出之先後爲序別書一赫號置于篋中如簿出入之數遇有稽覈即以二冊合之雖千百萬可項刻而按其多寡也今山東藩司出納猶用其法云在南度支二年政淸尙書才公薦于　朝

改北度支郎轉餉江南公往灌輸如期遷兖州太守兖州當兩京孑午道所統州縣以數十圭爵者難其守以畀公蓋才選云到兖數月政聲籍甚以艱歸庚辰復除武昌守武昌爲楚一大都會　親王分封地面江背湖民俗剽輕奸訟多盜公以嚴明清淨爲理楚府閹人郭倫以貲雄于郡常以餽遺結郡守驩陰持其短長多所請寄公一無所受即蔬果之遺亦竣卻之閹人爲之斂手全楚十五郡大辟疑獄有難決者悉

以屬公時江陵張相秉國以刻深爲務公獨濟以寛大諸他奇比入人罪者悉平遣之御史某爲張私人多取楚中贖鍰以餽張爲名陰入私家至空十四郡帑獨武昌無所取蓋憚公正直云某郡節推某負張聲勢輘轢諸太守傲然處其上公曰藺栗犢何敢爾面叱之不假詞色諸叅佐咸稱快焉居楚三年以循良異等遷遼左兵備副使治寧前寧前在山海關外爲全遼咽喉右厥朊集地左海壖中溝而爲道以通往來數十里一城數里一斥堠　猝至則登斥堠以避舊多壘土爲之　仰攻輒壞執墩卒生口以去公至悉更以石堅而且高於是行人財賦往來稍稍免　患　小入收保不與戰時其惰歸邀擊之多得首功增俸二級自是　不敢犯寧前乙酉秋遷叅政治寧前如故公在遼左久爲風雪所侵遂移病乞歸歸則與野老故人徜徉淇水上營菟裘將老焉忽有　命起公隴右叅政旋遷臨鞏按察使西　素強勁難制然有蕃

夷爲吾藩蔽居塞下我以茶馬中之使爲耳目舊時治兵使者多爲吏胥商人所愚雜以贋茶失蕃族心構　爲患公至大布威信易馬必以善茶蕃人悅爭以　動靜告　由是不得逞遠出塞外就水草牧畜邊將有輕寇及渴賞士多欲出師夜斫　帳公怒曰彼不吾犯吾柰何自開其端且馳數百里入不測之險人馬倦敝彼知吾謀陰爲之備吾數千人有遺類哉邊將乃不敢復言出塞及公遷去繼公者惑其言出師

數千殲焉竟如公料乙未遷蜀右方伯明年奉
表入　賀丁酉遷山東左方伯時倭夷犯朝鮮
調兵往捄羽檄交馳至遣大臣督餉半責之山
東公造舟轉餉歲餘輸三十二萬石悉留度支
正賦及州縣所積常平穀以充海運民藉以安
議者又謂山東三面阻海與倭爲鄰宜增兵防
守遂加歲餉至三十五萬金公悉心區畫罷不
急之費裁諸冗役以其雇直充之又言于巡撫
中丞請留應解度支贖鍰及令吏民輸粟爲郎

吏者得盡留以佐軍興民力稍寛已亥夏　朝
廷命公郎撫齊師錫以　節鉞公視事首以三
事約束有司曰無罪外科罰無濫用重刑無利
徵輸羨金三事咸齊中吏治大蠹故首禁之先
是中涓榷稅清源者縱𡏖小魚肉吾民商賈罷
市貧民無以餬口因激變殺傷數十人有　旨
捕首惡甚急主者惶懼業捕繫數人猶以爲少
公謀于纘曰此事多逮則無辜受禍少則[illegible]上
不允柰何纘曰民心方搖　上意亦或安[illegible]欲
多殺無辜公專乃以自繫郡邸獄二人應　明
旨其餘盡出之疏入報可全活甚衆中涓見清
源事有蜚語將不利于已懼禍不測乃上疏言
風依稅得市虎縱横乞　勅撫按禁戢陰爲脫
罪地公上疏斥之云市虎縱横皆某所用私人
攘臂搶奪者某之委官縱火殺人者某之厮役
彼疏中語非狀人皆自狀也因歷數其受投獻
開告訐索機戸辱人婦女借商人金數事疏留
中然中涓自是亦稍戢會倭夷遁歸東方解嚴

公檄司道汰減內地兵歲省餉二十萬是秋不
熟民饑檄有司出倉穀拼贍貧民多設粥計口
給二餐至麥秋乃止活民以百萬計凡畿輔流
民就食南方者所過有司給粥如東民又請歲
輸臨清德州二倉糧悉改輸白金時米價踊貴
一石率一兩三四金有奇而改折僅以八錢省
民財以十數萬計由是歲荒不爲民病山東故
有二稅使其一兼採礦金尤陰毒鷙悍往往開
告密民間有私怨或匹賴子欲局取人財者即

以盜礦漏稅誣之下州縣捕治無不傾家喪身者公檄州縣今後中涓逮人無得畀仍捕訟者重治之盖杖十數人而赴中涓訟者遂止濮州人故御史祝某身沒無子繼嗣亦亡族有青衿祝維誠與爲人後不遂訟之中涓願以御史家財盡籍入官中涓逐御史妾出其宦中裝及田産居屋悉鬻以獻公上疏劾之云陳某所司礦稅理詞非其職也乃長告訐之風開投獻之路虐無告而禍孤寡且一介好修之士尚視不義

若浼况尊爲　天子富有四海何藉一嫠婦之財書之史冊謂　皇上何如主言甚切直不報姦民某上疏言山東六郡歲榷商賈可得六萬金中涓即遍樹黃幟用亡命少年數百人四出榷稅民持尺布斗米入市無得免者甚至牽牛蹊田亦以爲市牛而過之輸稅於是民情汹汹咸思一逞公不得已檄藩司議以州縣大小爲差用三等輸稅得四萬金又泰山香楮錢原充公費者可撙節萬餘金共餘以額解司農者足

六萬之數疏再上乃得報稅雖如故然徵于有司而中涓所遣者悉取回且議去州縣歲解馬騾各二匹所省亦不貲時山東採礦已久山崩谷陷而礦脉益竭州縣有培塿如山形者中涓皆指爲礦勒長吏派夫開採而取其募直以爲礦砂錢業已誅求無餘矣姦弁張傑復上疏以未盡礦利進說於　上冀得中涓收用公上疏請斬之其略云陳某開礦今已三年何處不親歷何處不訪求即先聖廟宇諸生墳墓且欲開

之肯留不開餘利待張傑續開耶迹傑之意不過欲借此吞噬百姓如原奏官魯守約之爲是前之狺犬貪狠方飽欲而去今之饑鷹餓虎又礪爪而來東人何不幸至此極也疏上不報然所奏續開之地亦得停止大都公惠政在東人更僕未易數而裁抑中涓禁止告訐保全東人尤多其大政則奬循良去貪墨正已率下秋毫無所染束脩之餽不出境幣帛之使經年不入都門亦近代撫臣所希有也昔陳寶亡而林宗

哭伯皆亡而孔融哭安石亡而羊曇輟樂彌年
至不忍由西州路古人于名臣之沒極其哀慟
若此蓋上爲國家痛而下爲知己感也公身繫
東土安危關　國家重輕而纘又辱公知最深
每一念至未嘗不痛哭流涕也嗚呼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今古興哀豈有異哉公先世晉陽人
曾祖英方徙居衛之汲縣世有隱德祖鑑贈山
東左布政使祖妣劉氏贈夫人父仲德封戶部
郎中累贈山東左布政使母袁氏封孺人累贈夫

人娶潘氏封孺人累贈夫人繼娶李氏累封夫
人潘夫人先公二十餘年卒初夫人父大叅公
識公于髫年許以女而教之如子及大叅公沒
公爲服心喪三年鄉人咸謂大叅公能知人而
公不負所知也公生于嘉靖乙未年十月十四
日辰時卒于萬曆辛丑年七月初八日子時享
年六十有七訃聞　朝廷傷悼賜祭葬如令甲
子四人長弘滋庠生次弘潤弘澤弘淑弘滋等
將葬公于先塋　山之原克纘乃以平日所聞
公言及得之覩記者次第其事爲公誌且銘之
曰矯矯中丞高標秀出千頃汪洋百仞崒嵂人
式徇華我獨務實循良之政漢吏爲匹再守疆
場風塵寧謐不貪邊功寧事詐譎旬宣蜀齊民
隱是恤百城之吏正己以率仗鉞臨戎姦宄斯
詰城狐社鼠不寒而慄彼内屭者凜然自失流
離之民保其家室出之飢莩起之瘝疾坐公春
風曝公冬日丈夫蓋棺萬事始畢如公大節遺
芳史筆顧我何人而公是述巍巍新阡卜筮云

吉公往居處大塊我逸

先府君暨先母墓誌銘

先奉直府君宜人謝世時不肖孤兄弟方在齠
年遭倭亂久不克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邇微
先世餘澤纘猥厠朝列奉使過家乃卜壤以襄
大事祖載有時矣謀所以誌者伏念古今閭巷
之人奇節瑰行多湮滅無聞惟借譽於青雲之
士則聲施後世又私自念人子隱先德弗彰罪
也言浮其實而使長者疑之恥也若據實而自

志之雖不支何病府君如其諱某字汝康世居
晉江二十都之沙堤村曾祖巖齋公始遷居梅
林以長者稱祖坦齋公字啓方謹身修行都人
稱爲佛子某子甲以節俠豪閭里凡遇行輩必
挫抑之坐巳于上而坐客西向獨敬坦齋公禮
爲上客不敢傲也父素菴公以易經教授海濱
足迹未嘗至城市子二人長爲鄉飲賓梅川公
諱潮次卽府君也素菴公擧府君最晚鍾愛甚
授以書三四讀卽成誦然無奈體弱及冠輒使

廢書曰吾不忍以此相苦也府君雖棄擧子業
乎然喜書不倦尤嗜左氏春秋及漢書三國志
每至古今成敗輒撫書嘆曰是其計畫有工拙
非獨天意也壯年以勤儉起家駸駸至千金然
性喜施與鄉人以匄貸至者隨所欲應之不以
囊空爲解不以暮夜爲辭雖時有負者然終不
以其故廢貸居父母喪焦毀逾禮素不習堪輿
家言居喪讀雪心賦地理眞機諸書默悟其旨
遂遍歷邑中諸山得吉地于仕林山之原葬焉
今薦紳家談墳地者多稱之盖府君所自卜也
居家孝友事兄大賓公如事父從兄諱淵少孤
家日拓落府君與伯氏先後之以身代輸賦役
者沒世不倦叔母吳十七而寡孀居六十年府
君兄弟高其節行而傷其貧苦也爲之治棺衾
營宅兆以送其終不曰若固有子云中遭倭難
濱海無寧居乃與伯氏謀曰是先人之廬墓在
不忍棄去兄可卜居郡城弟將就衛城而托處
焉於丘墓爲近無何而倭夷大至先廬爲墟永

寧不守然猶幸伯氏移居附郭得紓難於此也
倭始發時府君集里中少年晝巷以守及見賊
勢猖獗乃陰令長年三老艤舟以俟及敗鄉人
被驅入海賴以全活者五十餘人有趙某者其
父曾與伯氏交惡訟於直指使者伯與父爲之
破產至是其子立波濤中垂死父遣舟人捄之
曰吾不以怨故而廢義也寓永寧有林九觀者
居鄉爲賊所執索緩死錢七十緡乃屬鋤於頸
曰日中不至且斬以[illegible]父曰吾在

圍城中無長物卽有之亦且暮羇具也然不忍而父橫被屠戮急持之以生而父出林之厄亦旣存亾死生矣然終不責償蓋不肖孤猶及見其人談及吾父淚未嘗不淫淫承睫也倭夷頻年虔劉中國擄掠無所獲有黠賊者教以椎埋刼子孫贖素菴公柩在殯中報至府君撫胸嘆曰家破矣何以贖父骸吾生不能殺賊死且訴於帝耳仰而呼天者三大哭仆地移晷方甦竟悲痛不食旬日而死彌留執孤手泣曰若祖屍

在賊中吾視爲不含矣善告爾伯且徐圖之吾不能忍此痛也會有天幸賊爲官軍所困議降伯氏盡出諸婦簪珥得黃金三兩因賊所親蔿賄屍竟得全而吾父不及見矣嗚呼痛哉母蔡氏十八歸父事舅姑得其歡心素菴公嘗嘆曰吾不喜中年舉季子喜垂老而得婦蔡也有從姑少失父母先大母育而嫁之歸寧失其簪珥直二十金意欲府君償之母乃盡出嫁時裝益以家財與府君跪而進之以全兄弟之好及先大母沒母益治女紅勤紡績中夜不休忽於燭影中見白頭嫗呼曰夜已半婦可就寢矣蓋大母也居伯叔妯娌間能敬且和伯氏敎子姪嚴某兄弟無師以二從兄明復爲師憶在繈褓時兄從郡城誤與博徒遊兩兄以告吾父父抶之至百伯父又抶之矣伯兄封文林君復抶其歸抶之不已母在房帷瀾然涕下然終不以念子故而咎其姪伯母陳乃勸止之今人於從母兄弟之間有是哉不肖孤年十一時將從諸兄郡

城讀書念吾母不欲遠離母慰遣之曰兒不聞顯親揚名爲孝之大乎行矣半歲一歸省也先府君旣以祖父陷賊故哀毀傷生母亦憂念成疾二閱月竟不起一時家門之禍痛深刺骨不肖孤及諸弟藐然在疚獨吾兄稍長又方釋詩書不習治生當兵火殘毀之餘一切養生送死事皆倚辦從兄文林君雖於叔父無所愛然其時則甚詘矣追念往事肝腸爲裂府君宜人歿二十二年不肖孤備員壽春三載考績乃得推

恩所自贈府君奉直大夫母爲宜人九原有知庶幾少慰孤既不能乞言名公以垂不朽乃與從姪給諫道瞻稍撰次先人行事勒之貞珉庶幾附於歐公立碑之義臨誌涕泣不知所云父生正德辛未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嘉靖壬戌年五月享年五十有二母生正德甲戌年十月二十七日卒於嘉靖壬戌年八月享年四十有八子五人長克純次不肖孤克纘次克絢克維克績孫男七人道衡道衢克純出道敬道貞

道昌俱克纘出道昱道曙克績出墓在南安縣三十三都上壩村石鼓山之原背乾揖巽鬱然佳城云

奉政大夫兗州府同知懷溪褚公暨配孺人陸氏墓誌銘

君諱國祥字徵與懷溪其別號也褚之先出河南公褚遂良後至宋南渡遷于宜興十數傳有福一者復遷于武進歷世既遠譜牒鈌有間矣曾祖思智祖景咸有隱德父贈浦城縣知縣諱湘娶封太孺人陳氏生君幼而沉潛穎悟有成人之器年十四而贈君以築城之役死于倭難太孺人織紝自給朝哭其夫夕訓其子俾不以貧廢學君亦恪遵母命罔敢自怠以遺太孺人憂無何補郡弟子員丙子登鄉書庚辰成進士授福建寧化令居汀上游與虔潮接壤民阻險負固不輸租稅君至爲均徭役簡詞訟日進青衿士於庭講論經義明禮讓以風之俗遂大變邑無逋賦舉才堪治劇徙浦城令浦城爲西山

先生之鄉民俗淳朴多林麓竹木之利吏易於染指君治以清淨崇寬大而滌煩苛雖處脂膏皭然不滓分校閩闈所薦若干人皆一時知名士三年報政　璽書褒美贈父如其官封母陳爲太孺人妻孺人政日有聞矣然以拙於事上僅遷吳興丞去之日浦城民相與俎豆尸祝之至今不廢以斯知公論不在上而在下也爲吳興丞治蘇湖二州界上之烏鎭葭菼煙水盜賊出沒君至爲嚴游徼築堤岸通水利桴鼓不警

閭閻晏如也先是太孺人病痺不樂從宦復以
念子故病轉劇君聞之潸然出涕曰吾非母無
以至今日母病不能嘗湯藥何以子爲遂投檄
乞終養歸歸則母子相見歡然倍往時太孺人
爲起強食病良已歲時戲綵承歡膝下者十餘
年遭喪哀毀骨立祭葬盡禮既除服杜門屏迹
有終焉之志爲親友強出補兗州丞治曹南職
主行河決宋州之蒙墻寺治水少司空急欲出
宋人于昏墊力主開曹縣之王家口不顧下流

通塞君逼於督責夙夜胼胝率夫十萬人濬河
百餘里坐臥風雪中累月面目黧黑手足皸瘃
見者爲之動容河成少司空遂擁黃水而北水
至碭山界噎不流遂大決於單縣之蘇家庄凡
破一城沒二三縣地少司空先以憂死繼之者
謂河決在君所分地欲委罪於君余謂河決坐
下流未通非緣隄岸不固力捄之得議調因爲
之請補登州　命未下而君輒棄官歸歸不三
月而卒配封孺人陸氏名家女其姊適須叅議

早貴孺人方與君食貧治女紅洴澼絖以佐饔
飧每勖君曰君第力學勿憂不貴吾不忘夙志
而慙兒女也事陳太孺人備極孝養雖糟糠不
厭而甘旨之奉未嘗乏絕既貴隨宦能以儉佐
廉使君得一意勵清白節爲郡丞兩掛冠歸孺
人皆力贊之既無室人交讁之言且有請從少
君孟光之志君之爲孝子爲廉吏孺人咸有力
焉君卒孺人一慟而仆旬餘亦卒初君得疾謂
子應禎曰吾志行無媿古人居官不爲人所卬

頋以河事掛冠非吾罪也惟同年中丞黃公知
我我死則以誌屬之既卒哭應禎將奉君及孺
人合葬于某處乃遵治命介太常卿張君鳴岡
書以某官某所爲狀來齊乞誌銘余因論次其
事而傷之曰昔余讀李令伯陳情表未嘗不掩
卷泣下也以彼其孝與武侯之忠並垂不朽而
晚節仕晉乃以失分怨望爲時論所薄甚可惜
也徵與之孝不後於令伯而恬於榮進殆復過
之惜其投檄乞歸養親其文詞不少槩見藉令

君復出當　今上初政時主爵者方揆羅巖穴忠孝士則九列中二千石豈足道哉而乃久淹郡丞復以河事爲他人任其咎此顔駟所以有孝文好文而臣好武孝景好美而臣貌醜之歎也若乃孺人之始終孝敬以毀殉夫可謂伉儷競爽者矣詩不云乎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是宜銘　銘曰仕不必顯德在民兮隱非爲高志在親兮與子偕隱同心之人兮千秋地下相敬如賓兮

承德郎封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肖軒陳

先生墓誌銘

續遊鄉校時與陳肖軒先生定交於槐市之間時肖軒已爲諸生祭酒葢泉多士如林而先生遇試冠諸士者屢矣士無少長咸願從先生遊先生嘗爲余言欲工制義當讀古書六經綱目及韓柳歐蘇之集不可不寓目也余得其言奉以周旋十年成進士而先生猶困於青衿晩以子惠甫貴始封爲承德郎稍發舒其磊砢不平之氣歲壬子惠甫持憲節治兵武定余以司馬中丞鎮東土惠甫來言曰亮采二親耄矣離子舍已七年願棄官歸養余曰歸養孝也然君有諸弟在例不得歸惟因入賀　聖壽便道歸省其可乎故事山東入賀俱秋去秋旋近畿故也惠甫請得以季春行先歸定省余不能奪與直指使者議從之抵家先生猶善飯無恙謂惠甫曰小子備官得因公典而展私慶澤厚矣宜速行於是惠甫馳至都下　祝釐畢晉叅東粵審

政乃請於　上願致旬宣事伸烏鳥之情既得請而先生之訃至矣惠甫奔歸雖無及含歛猶幸前是歸省音容如在也涕泣思慕治命是遵於畢喪日營窀穸將葬而請於續曰亮采休官不早以簡書誤將父抱恨終天今圖所以報罔極者惟有夜臺一片石托名公碩儒之言可垂之不朽耳惟先生圖之不佞念兩世論交誼不得辭而生平不能諛墓又惠甫所深信者乃爲之誌曰陳之先世居泉之舊門頭至宋末宣教

郎夏始遷于安平鎮好義尙俠爲海濱推重稱
其家爲門頭陳氏五傳至瑞州君彝舉景泰庚
午鄉試爲安平開科之始人因稱爲文頭陳氏
蕃榮之也彝生欵欵生佐佐登正德癸酉鄉試
歷仕爲海康荔浦二縣令有廉聲致政歸卽先
生父也荔浦公舉先生晚愛之甚見其聰慧嚴
毅知非常兒然憐其弱而善病戒勿苦學而先
生每篝燈下帷障蔽光明不使家人知之嘗從
塾中搆一制義歸置之几上荔浦公見而喜曰

此子也才蔡公書籍不爲王粲有矣年及舞象
益博覽經史涵泳道腴所爲文雄深雋永脫去
塵俗浮靡之習縣令錢鶴軒公東吳名士也里
選得其文大加稱賞拔置第一謂必老於佔俾
者及見乃弱冠髦士驚曰何物少年而博雅乃
爾耶直指王又池公觀風泉南於郡庠得公文
持示監司曰是子天才瞻麗閩士寡二矣泉中
制義舊以宋儒爲宗禁用史漢奇字至胡二溪
先生始尊尙班馬初試得先生文弗善也及令

人郡士總試之限以辰入午出而論以楊雄清
淨寂寞爲題先生頃刻數篇立就一論纚纚數
千言令咀史漢菁華大非靑衿吻中語乃大驚
曰始吾羅綱士以爲士盡於此今乃從風簷寸
晷中得此異人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先生九試
鄉闈垂入轂者再而皆見遺怡然以命自安曰
是區區者而造物不余畀余且奈何然以吾父
之才猶艱一第余何望哉居父喪哀毀骨立幾
於滅性三年不入內室喪母躬負墳土攀樹悲

號感動路人荔浦公宦途砍砢嘗客維揚數年
授徒富室得數百金歸作餬口計先生輒盡費
之於馬鬣其餘以嫁幼妹至益以安人奩粧無
所愛也嘉靖之季倭奴入盜沿海諸郡諸親戚
以急抵者負橐擔箱集於先生舍門爲之噎安
平人素商海上所寄多金錢珍寶捲握之物可
富數人寄者後多死於兵或死於疫而妻子兄
弟不盡知先生皆呼而還之秋毫無所利王恠
置金於棺下雷義付金於縣曹以公方之古今

人豈甚相遠至於兵火流離親戚貧而委命者
先生絕甘分少賑其飢餓拯其疾疫賴以全濟
者甚衆咸曰無少軒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荔
浦君有門人來令南安每入郡必造先生而先
生固匿不見人疑先生效司馬相如與臨卭令
謬相重故爲不得已彊往狀欲使一坐盡傾耳
然終令之世竟不肯以一事干之乃知先生固
未易衣食人也惠甫爲湖州守以均田獲罪當
得貶秩先生貽書慰之曰均田惠政也吾懼爾

得罪小民耳得罪於巨室何傷不見爾王父乎
以清白忤權貴罷歸十餘年卒起爲荔浦從來
鄉科罷歸無起用者得起自而王父始小子勉
之毋以貶秩爲意故惠甫宦雖中蹶而志不少
衰卒用廉能自奮以至今官先生之學無所不
窺尤覃精於經史喜讀紫陽綱目所著有綱目
辭評集分枝摘葉發微抉隱多獨出己見不拾
前人餘瀋其書方傳於世論學以紫陽爲宗而
以陸子靜爲羽翼論文以先秦兩漢唐宋八大

以下原缺

敷馬集卷之四十九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墓誌

鄉飲大賓九十二翁伯父梅川公暨伯母陳氏墓誌

公諱潮字敦信別號梅川其先江夏人避亂入泉世居晋江縣二十都沙堤村曾祖嚴齋公諱某始移居于梅林以長者稱祖坦齋公諱某質行馴謹人呼爲佛生平未嘗與人有爭不妄殺

一鷄鶩年七十餘失明一日有異人來與之醫以刀去其翳傳以藥戒五旬勿出不索謝而去竟不知所往後雙目復明至八十餘猶燈下以纖縷貫針便捷如童男女人咸神其事云考素庵公諱某馴謹尤甚隣人有爭競欲訟於官者或勸公居間解之追至城南曰吾生平未嘗入郡城乃以不急事而變吾志耶長嘆而歸爭者聞之亦媿悔不訟素庵公生二子長即公次即余父公幼而端凝寡言笑有遠大之志弱冠入郡城師張南溪先生學春秋又從史箭江先生學易史故蔡虛齋先生高第每與諸生講易坐中常四五十人有質問疑義者輒令先之公所諸弟子推公爲都講云屢試有司不遇會督學使者總八閩士試之得公卷擊節稱賞遂取應試卒遇病不果入闈乃嘆曰一第固有命耶自是不復應舉子試惟以詩書自娛課子姪及孫中夜乃休曰吾未竟之業以遺若曹居家孝友醇厚與物無忤然遇鄉里惡少爲諸不法事則

怒形於色不能含忍亦以是爲人所忌某子甲大俠也恃其財力魚肉鄉民公正色責之俠積不能堪乃鉤摭它事欲以奇禍中公先是俠首匿一逸囚私語公公秘之不洩至是持其事欲訟言攻之俠惶恐負荊謝罪事得解歲大祲疫起夢與女兄適李者入一公府見朱衣者上坐跪鄉人庭下以衡權之凡罪惡至四兩者病倍者死獨已與女兄免時所居墉後別舍僦住者數人咸患疫公釀酒其間欲往漉酒僦居婦病

中藝語云欲塞具則黃氏酒在顧貪人安得酒
疫鬼云渠酒有守者不可妄食公漉酒如故鄉
人四百家咸染疫死者十五獨公與女兄家無
恙女兄即令太常博士李范兼祖母也家負海
水寇時出没公乃移居永寧衛中既而嘆曰是
城小而備弛一旦有警詎可恃耶乃復移於郡
縣南龍津里無何而衛城没于倭人始服公遠
識叔母吳年十七而寡撫從弟諱淵公貧甚公
與先府君常代輸口賦稅錢終身無所問吳年

八十餘卒爲治棺衾殯窆如子事父母不日
若自有子也方永寧城破諸姻戚逃死入郡城
者以百計公推食食之解衣衣之病則爲之求
醫藥以生之無失所者不肖某兄弟俱爲賊所
執公斥諸婦簪珥陰求賊所親贖回素庵公葬
仕林山賊椎埋索贖公哀號擗踊傾家蕩賄骸
骨竟得歸賊平訟於官椎埋者自殺抵罪人謂
公全父屍孝也復父讐義也無媿春秋大旨云
公以白首窮經抱志不售乃令長子封文林君

主治產業曰若家督也當代余勞而一意課中
子克明克復明經射策以繼己志數試塲屋佹
得之矣竟爲造物所厄老于黌序晚歲見不肖
續及孫道瞻頗聰慧常抱置膝前曰兀吾宗者
二子也道瞻果年二十餘登進士第爲遂昌宜
興二縣俱有清聲召入諫省劾某大司馬某大
將軍冒功絶塞直聲動天下雖再黜再召而謇
謇不衰時公年已八十餘聞謫官報輒喜形于
色且遺書以壯其志云配陳孺人陳景敏女

年十八歸公事舅素庵公及妣蔡孺人婉娩和
順得其歡心公從師力學十九在外孺人獨理
家政一切米鹽錢穀皆關其手辛勤節儉家日
以起公得無內顧憂處諸姑妯娌咸有恩惠視
諸姪與四子等內外咸稱賢母云孺人先公卒
二十五年公年九十餘猶康强無恙直指使者
以公及諸子孝友著聞旌其閭曰累世敦睦歲
舉鄉飲酒禮有司輒以公首賓席以風頑薄古
所謂鄉先生没可祭於社者非耶公生於弘治

甲寅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萬曆乙酉年八月十八日享年九十有二孺人生於弘治丙辰年六月十四日卒於嘉靖辛酉年五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四子四人長克震以子道聰貴封文林郎宜興縣知縣次克明克復俱郡諸生季克立仲叔季俱先公卒孫男八道魁道聰兵科給事中歷吏部稽勳主事道明道階俱郡諸生道燦道華道旭道砥曾孫男十一人其餘尚幼初公之没也文林君年幾七十矣又善病不能

卜葬道聰方謫淮揚乞休沐省覲卜地于邑一都蘇安村之南將葬公會文林君卒不果又二年道聰被召爲吏部郎未幾亦病卒道魁乃繼父志以弟所卜地謀於某某相之轉鄉吉遂穿壙以是月二十八日葬公山負丁面癸紫帽五峰諸勝咸峙于前佳城也昔公爲某言梅林海陬人多以漁爲業無知詩書者課子詩書自素菴公始後乃稍稍有列青衿者今素菴公内外孫成進士者三人青衿者十餘人是歲應里選者鄉三十餘人無論風俗醇美甲于海濱乃衣冠文物亦彬彬盛矣予曰里仁爲美嗚呼豈不仁哉是可以誌公矣

王雲峰大叅誌銘

萬曆庚子孟秋山東行省叅知政事雲峰王公卒于官舍將歸葬于吳其子宇熈等述其父治命曰我没則使黄公誌我墓不佞唯唯否否夫三吳自古多文學之士今固不乏人也柰何使不佞共執筆之役不佞慚焉是冬予率六郡吏

上計京師公甥翁伯子復代宇熈等請且曰是舅志也明年秋以其所次第公行實寄余齊中不佞泫然出涕曰嗟呼士固爲知已者諒不文何病昔漢張元伯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夕往省之元伯臨盡以不見死友爲恨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徃不佞爲爽鳩郎時始識公於同舍公出守撫信二州不佞守虔同爲江右支郡丞之齊藩而

公復來參齊政相得益歡卽交誼未知於范張何如然居官心迹大都相類其不爲世俗悠悠之交可質天日也公業以巨卿望我矣誌何敢辭按狀公諱之麟字汝貞其先楚之武陵人洪武初五代祖繼祖始徙常熟之石塘里繼祖生澤澤生允學允學生寶世有隱德寶二子曰韜曰韓韓更名萬齡卽雲峰公父贈中憲公也娶錫山朱恭人遂僑居于錫生子男五人長卽公公生六歲聰慧過人讀書惟兀坐默誦經年不

忘年十四應里選縣尹羅公奇之取爲諸生冠邑中有奇童之目又十年始補郡弟子員隆慶戊辰督學使者麻城周先生益奇公文首拔公廩于庠常州守福清施君有人倫鑒取屬邑諸生年少而文者集龍城書院厚其餼廩而勸課之躬爲之師每試則公與少宰栢潭孫公遞爲甲乙於是公名籍甚里中貴人欲得公爲弟子師者惟恐公之不就也萬曆癸酉以貢入京師試 大廷第一丙子領鄉薦丁丑成進士丁外

艱歸庚辰謁選得刑部郎時大司寇滇南嚴公清介震俗諸郎官鮮所許可獨深知公遇有疑奏見郤者輒使公爲奏奏上卽時得可蓋 上亦知其非俗吏所爲也臨江守錢某爲政鷙猛道不拾遺部使者劾其嚴酷狀有 旨立誅不以聽臨江民赴 闕寃訟之上怒欲盡寘之法公時爲江西司郎中卽上疏言臨江守罪狀未經覆覈諸伏 闕者安知非民心之公乎且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柰何殺太守以傷天和疏

入不報然守亦自是得緩死計部郎高某縱子强奪人婦公以法繩之高賓客親黨游說百端最後以大璫書至公叱之曰若視吾豈爲巨璫屈法者哉投刺者惶恐去尚書某與同鄉日者有宿憾欲因事中以危法公曰彼罪不至死竟出之守臨川以寬大廉靜稱州俗好爭公以理開譬之多媿服相讓歲大祲民饑公檄屬邑曰凶歲多盜宜料丁壯爲鄉兵以備不虞公意欲藉此覈貧民因令日給二粥以覷其去就而就

役者皆眞饑民也巳請於當道大發倉廩即以
賑隷郷兵籍者無濫及云監司行縣崇仁饑民
遮道願執券向富民貸粟監司未得其情僞輒
首肯民羣起搶奪禍延隣邑治兵使者欲以兵
誅之公曰是治絲而棼之也某當往乃單騎如
崇仁諭令悔禍散去悉宥不治頃刻皆散徐誅
其渠魁三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在撫三年以艱
歸士民多涕泣挽留者服除起知信州治信如
臨川有蔡王二人交惡蔡聚衆羣毆之王被驅

至急流中窘甚遇一舟子求捄甚哀蔡曰賊也
捄之且與賊同罪王竟溺死訟之官蔡行賄得
減死論公署其獄曰兵莫慘於意鉀鏌爲下蔡
驅王于波流又絕其援在被驅者必無可生之
理在驅之者顯有死之之心以故殺論斬得報
可又有毆盜舟人至死者邑令欲論抵公曰此
殺盜也非殺平民也律有巳執而擅殺者正爲
此設論輸鬼薪爲當其折獄得律法精意皆此
類也遷浙江觀察副使治軍伍郵傳時承平久

所在戎伍空虛清勾僅有其名公躬爲稽覈[illegible]
胥無敢請寄爲奸者自故相某以峭刻斂怨繼
之者稍濟以寬士大夫非奉使而乘傳者接踵
於途公曰如此則大司馬所設符信將安用之
縱傳長厚名如民力何職方郎某縱其僕持軍
中羽書乘急傳至公曰此中無邊警安用羽檄
對使焚之郵人自是稍稍得息肩遷山東行省
督糧叅政時山東大饑公請於兩臺出保赤倉
穀以賑曰此民間有也宜貸與民俟秋還不斂

其息常平倉雖官有然凶歲亦宜出其半以賑
先是貸而不能償者悉蠲之又上書大司農議
輸臨清德州倉糧悉改徵銀而低其直由是民
免倍輸之苦雖饑不病益都令吳宗堯上疏言
採金中使貪暴狀被反誣逮繫　詔獄事下兩
臺議檄公會勘公署其牘云吳某一介拘儒未
閑世故惟知銀洞不產干縣治決難平地生財
不思礦使刻意于誅求安惜派夫滋擾逞一時
狂瞽之見貽經年縲絏之悲拙哉令之爲身謀

也顧覈其治行皎皎無瑕欲羅織其贓不果[illegible]
詔士類爲之增氣中使蒐取外藏輸之内帑又
議罷常平倉穀以益之東阿令議畀以萬石寧
陽令議以六千石公曰頃畿輔告荒　主上且
發臨德二倉以賑山東饑不異畿輔出本地之
粟捄此一方猶懼不給柰何捐不貲以實漏卮
且弁寺何厭之有此戚一僨六郡恐無遺粒矣
竟執不與公醇雅長者於物無忤至臨大事則
侃侃獨執其是不可犯也人有德於公者終身

不忘其有隙於公者事已輒忘之微時從鄉貢
士麗君遊又與鄰人吳翁媪善二家俱厚遇公
及麗沒公兄弟視其孤者二十年於吳翁媪歲
時往祭其墓輒徘徊欷歔而不能去人謂延陵
掛劍於公復見此邦信多君子哉里中俠少年
齕公父中憲公者公既貴人謂必報公視之若
未嘗怨也撫州司理某善螯人公偶失其歡中
公於直指使者薦書不及公迨公遷浙臬司理
來判處州公厚之如初無何罷官過錢塘公[illegible]

以舊僚往視之爲具舟楫護之歸公神清氣王
寡疾病在齊以奔走勞瘁得奇疾臥病數月遂
不起四子仲季從官伯叔聞公病馳至省視易
簀時俱繞膝下於公可無憾公生於嘉靖乙未
年九月初八日沒於萬曆庚子年七月初六日
享年六十有六元配蕭封恭人先公十二年卒
側室張丈夫子四宇熙太學生宇醇郡諸生宇
新太學生宇春邑諸生孫男四人某年某月某
日宇熙等將奉公及蕭恭人柩往葬初公姊適

翁氏者有二甥俱舉進士伯爲鄞令以卓異徵
待　詔闕下仲爲鄒平令與不佞交今以才堪
治劇從會稽二甥俱篤渭陽之情能成公宅相
者所次第公狀最核無虛美伯氏筆也不佞謹
撮其行事之大者誌公而爲之銘　銘曰王公
初宦實爲法吏　主意不阿權貴奚避兩守劇
郡勞心撫字料民爲兵發廩以施靖亂一言解
棼单騎入所欲殺原情以議其或幸免我誅厥
意士民戴之曰賢師帥越憲無私齊貶稱治民

用息肩公家永利守我倉庾豈徇中使護我恙
人惟力是視凡此炳炳足風有位況處內外德
行純粹怨則必忘舊何忍棄我與公交爲紀者
二親公在齊鞠躬盡瘁辭以誄公乃公之志豈
曰能文心則不愧

朝列大夫布政使司右參議振海黃公暨
配安人陳氏墓誌銘

公諱德洋字以達別號振海曾祖炳祖廷基父
贈承德郎勉吾公諱鉞有至性少孤曾刲股以

愈母疾兄蕩產別居盡携餘貲去公處之怡然
及兄舉家疾疫乃負米往視之躬親炊爨沒爲
治其後事疫不能染人方之庾袞云勉吾公生
三子其仲即公也公生而沉潛好學書傳經誦
讀者終身不遺一字嘗佐父築室躬執畚鍤而
伊吾之聲不絕于口高鳳之被雨漂麥公近之
矣弱冠以明周易補博士弟子員與大學士九
我李公爲文字交互相切劘李公少所許可獨
於公文謂精金良玉有定價也丁卯登鄉書戊
辰成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以分茅出弔之役
三使藩國郊迎燕享贈遺禮一無所受時稱不
辱命者必曰黃典客壬申聞　先帝賓天中道
奔赴日夜兼馳遘疾幾殆攀髯之思遺弓之哭
君臣誼重公眞其人每賦皇華所經原隰水旱
疾苦必加諮詢入京有問者以實告故秩滿銓
部註考有學問淵源廣詢民瘼之語蓋實錄也
以　覃恩得贈父爲脩職郎如其官萬曆癸酉
陞刑部湖廣司主事折獄平恕其持三尺毅然

不可奪有宦者以事下部崛彊公庭公痛加摧
抑欲置之法宦者懼遂夤緣從中移之别司以
避公丁丑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兵安綿龍安
故冉駹夷地迺討平初置郡設守而以二事夷
判郡事其族最大難馭公恩威兼用鎮以廉靜
咸服教化埒於內地岷山武都諸番素稱鷙驁
出沒無常爲居民患公親詣其巢集諸酋長諭
以禍福謂爾輩出掠吾民官軍時來追剿爾父
母妻子且不保首領何利之有曷若歸附於我

爲爾立保甲給與順字旗使安心耕種爾無我
侵我無爾虐各享太平終其天年豈不甚樂夷
人咸悅皆曰公實生我於是壩坻風村巔永平
白草等二十八寨八千五百餘口盡願領旗歸
順歲納蕎麥若干石比於編氓公遂大宣德化
易椎結以衣帽更番名以漢語給以曆書使知
朝廷正朔設　皇帝牌位教之拜舞有習漢儀
通華音者賞以菽粟布帛又令每寨歲量輸蠟
若干斤爲燃燭祝壽之用遇有征調各率其部

若干人以從咸唯唯聽命歃血受盟仍議留守
偹宗綏石泉令李茂元久任爲善後計至今蜀
之西偏無畨夷擾皆公力也撫按王廷瞻虞懷
忠以事　聞蒙　賜公金幣下吏部紀錄庚辰
陞貴州布政司叅議既至則藩臬長貳俱乏人
公兼視數篆兵戎錢穀刑名諸事倚公而辦公
處之裕如舊時撫臺取司庫金若外帑公秉廉
守正毫不苟徇視事三月横取遂絕當事者雖
御之而未有以中也然公自是亦固辭司篆不

肯再署矣黔故僻陋多夷風公爲定鄉飲酒禮
敎之周旋揖讓以漸變其俗朔望視學進博士
弟子與之講解書義黔士多與起者辛巳銓部
念公綏定畨夷功擬陞公廣東按察司副使命
未下而公逝矣初公由蜀之黔覺體中有異遂
自製周身之衣以行入黔歸思屢動每戒家人
治裝問之不言其故及病即預市一棺于外舍
一日黎明配陳安人起視湯藥見有明星墜于
簷前堂上聞大響三聲而公遂瞑蓋已前知其

不久于塵世也公爲人孝友敦厚既貴以居屋
讓其伯兄而已與弟孝廉别構屋以居歷官十
四年衣皆布素食不重肉所乘筍輿歲久而敝
且折一足家人請易之公令盡去其足以便登
陟人謂黃氏之輿與元亮之藍輿何異而彼用
之於歸去之日公用之於載馳之時尤爲難耳
居官坦夷慈祥而獨嚴於取與之黔時蜀有指
揮某感其舊恩懷黃金十兩趦趄不敢獻送至
境外乃密置案上公却之曰古之畏四知者何

人耶其人媿去身卒之日囊無餘貲撫按稔其淸苦檄司查公任内贖鍰得數百金盡與之作歸途資且厚加賻贈云配安人陳氏係出虞裔爲泉令族幼嫺女訓年十九歸公時承德公秉家政伯叔猶同居食指頗繁安人身先妯娌早作宴休持其門戶使公有姻族之和奉其蘋蘩使公有蒸嘗之潔以故公得一意下帷無内顧憂與叔氏先後鵲起長發之祥咸謂和氣所致焉食貧既久幸公登第身受安人封勅貴矣然

不棄菅蒯之心猶一日也公歷宦京邸十餘年未嘗從宦家居躬紡紝組紃如爲諸生婦時迨公分憲西川叅藩貴竹雖勉强隨行然寤寐罔復惟以一子在家爲念公不祿男道樞聞訃萬里外間關未即至而安人已促裝晷覲會于中途其綜理周密造次無廢禮蓋偉丈夫不能過云稱未亡人者三十餘年和丸課子含飴弄孫閨門之内肅肅如也雍雍如也不幸道樞復先朝露安人慟絕復甦奄忽數月遂以不起哀哉

公没三十餘年以卜地未吉久不克葬至壬子歲乃定卜于晉江縣三十二都蔡庄中山之原墓成將以甲寅冬葬公道樞述公生平行事使克纘爲誌將納諸幽而樞已矣安人亦謝世矣孫熙膚等乃繼父志而襄葬事纘不敢負然諾而撰次之以慰樞臨没惓惓之托蓋黃之先世居晉江縣之沙堤村永樂中余高祖乃遷居梅林公曾祖於成化間從沙堤出贅于山前遂移居郡城余視公則五服外族兄也丁丑歲會試

至京公見其場屋文字大加稱賞曰吾家千里駒也而是年僅登乙榜庚辰第進士公已入蜀嗣是書劄一再往返而已追憶前事遂成異代可勝悲慨顧余亦嘗遊蜀至綿州訪之故老則曰草諸番即古吐番遺種也當唐時北寇關中西寇巴蜀歲無寧日雖以韋皐李德裕之雄略亦未能制其死命今之番雖稍弱於唐然撫馭失宜則左綿以西皆戰場也積骨成丘流血成川近日九絲建昌之役可以觀矣公招徠諸番

不言功　朝廷酬功之典亦未盡行然保全華夷生命難以數計固封彊之勞臣也安綿士民思公恩澤而俎豆于學宮世世毋絕有以也若安人之處貧賤富貴皆有法度可以風矣　銘曰頎而髯兮宗之英捷兩闈兮才縱橫駟牡騑騑兮法星明持蜀憲兮邊鄙寧番夷讋服兮不用兵朱提錫兮褒寵行薇垣遷擢兮竹王城山無瘴癘兮烏江清勳業未竟兮若爲情飛素旐兮返柴荊使安人兮魂不驚三十年間兮契闊

死生佳城鬱鬱兮兩心則寧松楸長茂兮雨露滋生後岡前溪兮長護玆堂

戶部主事環中張公暨配林安人繼配賴安人合葬墓誌銘

余友明勳張君既卒三十年其子允槃允槃孫賓光等乃克奉其柩及配林賴二安人藏諸幽而以孝廉李君所爲狀問誌銘於余余與君同登第且同時爲郎又余子爲張氏諸倩誼不敢辭按狀君諱治樞明勳其字也先世自唐光啓中由汝南固始遷閩之漳州元至元間有諱康者爲安溪縣主簿生四子其季惠留居泉之晉江里惠季子安安子成成子儼儼子鑑鑑生贈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諱巽卽君父也娶林封太孺人贈恭人爲侍御林沙溪公妹舉丈夫子二長爲四川按察使洞齋公次卽君君少按察公十四歲幼而岐嶷有成人之度八歲能通尚書及當舞象讀書作文一以兄爲師文成得兄許可卽私自喜不則再易稿不憚也時按

察君已有聞于泉里中前輩黃司寇莊太僕咸以大器期之然謂張氏子其少者亦當與兄齊名但壽不如耳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爲督學使者金存菴姜鳳阿所知甲子按察公領鄉書君文亦入彀以限于制額遺之乙丑按察公試南宮未歸贈公遘疾不起賴君在牀下供湯藥親含殮乃無遺憾人謂君是年不與兄同計偕殆天留之以厚贈公之終也庚午舉于鄉辛未按察君成進士初令永淳調繁得臨海迎太恭人

就養甲戌君將上公車因之臨海省覲同按察公如京不第丁丑按察公復當入　覲君與之會于武林入就試爲陳肅菴公賞試俛得之矣竟登乙榜歸奉太恭人歡與猶子西州高唐二君治經學爲應制之文二君以君爲師猶君之師其父也已卯西州君復領鄉書與之同入試益君四上春官上接其兄下接其姪郎中更戌丑兩試亦與伯兄上計同行方有鹿鳴嘉賓之歡又有鶺鴒在原之樂人閒吉祥善事張氏實

萃之是歲君成進士爲余紉峰公門人按察君方爲直指使者視京通庾君觀吏部政雖居京國不異家庭無何而太恭人訃至擗踊哭泣同孺子慕歸則兄弟寢苫枕塊未嘗相離既卒哭躬披荊棘相擇吉壤舉二親合葬焉又改遷六世祖及高王父墳君自誌其壙又念繼曾祖妣及叔祖朴軒公而下三世未葬與通議公合力襄事一門之內遊魂枯骨俱歸于土孝友之德通于神明矣服除謁選得戶部四川司主事大

司農王繼津公欲試君才一日出各[illegible]冊[illegible]君磨勘期以三日君如期畢王公疑其假手他人摘冊中某郡糧額以問之應對如流無所差謬王公以是奇君凡軍國大計多以諮焉舊例部覈冊弊隸雲南司公改屬君君辭不獲乃條議云冊紙須極白極薄憾公越俎者向王公詆之云紙宜厚豈宜薄哉王公云紙薄則洗補之奸不行忌者語塞會有　旨取濟邊銀十萬兩入大內司農卿屬君具疏謂邊儲係國安危詎

宜取實內帑設有緩急何以應之疏入事遂寢後此數年復歲取二十萬計部不能爭而帑藏大匱九邊軍士枵腹每至脫巾涓涓不塞遂成江河王公及君之功可思也時帑金漸以不給大農憂之君建議謂歲漕東南米百萬積之太倉常紅腐不可食南中郡邑距水頗遠者又以漕米爲苦何不暫行改折以濟匱乏大司農是其議請於　上而行之適兩越需人督儲即以君往君至申明舊制搜剔弊竇軍民稱便浙閩

水鄉歲稔不樂改折廵撫中丞温公以問君君曰部固有成議矣擇其便者而行之如杭之新城於潛昌化山邑也折徵爲便如富陽諸鄉東南西南近山便於輸銀西北東北近水便於輸米推此類而行之惟民是利可也竟從其議越中有司多恃其才地詬臺省分內而部使者權輕每爲所侵侮君秉禮而行不畀不抗疏忝其逋負而推轂其廉能郡邑益以重君回京督務明智塲夙夜在公不辭瑣屑有侵漁者必罪無

赦時君已有疾屢疏乞歸秉銓者方屬意於公靡其行而君竟卒京邸配林安人陽春縣教諭林彥佳女弱齡歸君時君方爲諸生贈公及太恭人在堂婉娩敬順務得其驩心口甘粗糲而養舅姑食必精潔衣無華飾而爲君澣濯服用常新歸寧不數而姑姊妹問遺體意極周囊無私蓄而君欲購書竭簪珥與之無所愛歸君六年舉二子允棨允檠而卒君誄之其詞甚酸楚上自蘋蘩釆芼孝姑睦族下至周卹保母闈門之內焚香習靜識字知書無不可言者不知情生於文文生於情讀之可以增伉儷之重矣繼娶賴安人爲文學賴顯道女及笄歸君時中憲公已逝事太恭人甚孝敬姒黃淑人雖嫂而母歸二年而君舉鄉試又十年登第安人視窮約貴顯如一日從宦于外衣服飲食不改其素以勤佐廉使君無北門交謫之憂撫允棨允檠與所自出允檠允業無異君沒時允業尚幼伯子棨繼歿安人與冢婦同稱未亡人飲水齧雪拮

据卒痡先君之思以勗孺子詩書杼柚之聲聞于內外博奕酒食之會絕于徵逐諸子孫克底成立門祚不衰皆安人力也晚患風疾卧床七年會季子業卒哭之哀遂以不起君生嘉靖癸卯年六月十有七日以萬曆丙戌年七月二日卒得年四十有四林安人生嘉靖乙巳年五月二十有九日以隆慶戊辰年五月二十七日卒得年二十有四賴安人生嘉靖辛亥年十二月二十有六日以萬曆甲寅年十一月三十日卒

得年六十有四子四長允棨次允槃允檠允業皆諸生孫男九人墓在南安縣二十一都鋪頭坂尾山之原背壬面丙葬以乙卯年　月　日憶余郡中與君同舉進士者凡十有三人及今而存者有四人耳君没又最久余每撫今追昔未嘗不泫然出涕也嗟乎以君之才令得馳驅中外十數年其所樹立必有卓然可觀者奚但以計吏持籌見所長也人不可以無年悲夫然君初需微祿家無餘貲而能與伯氏舉同曾祖

以下三世之喪使卽安于土夫仁者行之宗忠之主也可以風矣視世之家温祿厚不能捐其一毛半菽以恤族人者其爲年孰多哉　銘曰

稜其貌而虛其襟常懷忠孝之心嗇於遇而豐於德爲逆旅强仕之客配之賢如玉一穀同啓卅穴生鸞鶱吏則廉而婦則貞山岳擁護魂魄寧

處士我宗吳翁暨元配孺人許氏繼配孺人陳氏合葬墓誌銘

靈源之吳於泉爲著姓先世從光州固始避亂入泉城至我　朝有懶翁者愛靈源山水之勝因家焉懶翁生某某生某某生某號蓀素蓀素生翁家傳詩書世標令德秀鍾山海代有聞人若泉濱先生之爲名邑宰鵬峰先生之爲名御史皆懶翁孫曾也翁生而穎慧蓀素公奇之曰是必亢吾宗故名以從宗而公亦因名爲號遵父志也既壯值倭奴入破安平去靈源咫尺翁扶掖父母遁於郡城嗣是盜賊充斥者五六年

翁奉親艱險中歲無寧日遂棄舉子業奔走拮据以全二親保家門爲事及倭亂既平舊業荒蕪僮僕從喪亡乃募丁壯闢田地治屋宇以復祖父之舊爲人端重正直動中禮法友愛羣從刑于妻子有麗德公之風族中子弟與鄉里少年有爲不善者輒曰幸無使我宗公聞之產故薄翁又不治計然術家中時時日宴舉火然喜與親朋話桑麻之樂爲撫掌之資客至圍中摘蔬墻頭過酒相對終日不厭歲入或有贏餘人以

價之告者輒隨力應之不吝也時携錢入市遇
適用物問值幾何即如其言市之不虞人欺人
知爲吳翁者亦不忍欺也謂爲羲皇以上逸民
非耶中歲好西方教讀其書恍然有悟遇名僧
精於戒律者與之趺坐誦般若經一月之中强
半茹食雖苦行頭陀不能過也素通易晩精卜
筮然絕不與人卜親友以事苦求之者卜無不
奇中人謂先生胡不如嚴君平居成都市而絕
人乃爾曰如此則宋大夫賈生得而嘲之雖閉

肆下簾何益耶又精醫醫取自攝不爲人治病
如其卜云翁事親孝甘旨之奉未嘗少乏親終
衣服殮具必慊於心躬負畚鍤以襄葬事歲時
伏臘思其所嗜盡力致之市中一物之甘不使
遺也始祖廟與祖父廟相隣先生每旦未明入
廟掃室焚香拜高曾祖前誦經數十遍趨出入
祖父廟潔地焚誦亦如之祖父母父母墳俱居
靈源山上山石嶢巇最難登陟諸子孫展墓者
必二三息乃至公日日命小力持壺酒升米直

抵墳所拜跪徘徊松栢間依依若在膝下不能
離也或一時乏力則手持升米自往付墳傍寺
僧熟而食之至暮乃返日以爲常非有他故不
輟至垂沒之歲已七十有七矣其除夕丙夜猶
扶筇從墳歸非天性篤孝何以如此元配孺人
許氏故安平名族其人女也及笄歸公性毅而
勤婉而正佐公事二尊人恭敬承順得其歡心
而壽不配德生子封君[illegible]僅六歲而許沒矣
繼娶孺人陳氏勤儉如許而幹敏過之內供親
養外應賓客酒醴盤飧咄嗟立辦撫封君與所

出無異鳲鳩之哺自上而下朝夕惟均教之讀
書師友束脩之費必豐以虔取蘋藻以供祭祀
靈山之毛安平之錯無不畢供人稱吳氏有賢
內助云封君業儒屢試不第生工部君聰頴絕
人時家計漸落請於翁欲使變業翁及孺人止
之曰若翁異時課爾父讀書家中所有盡出以
供束脩旣困於數奇今而不讀將奚業且而翁
勤修因果正爲子孫小子勉之工部君遊庠而

嗛孺人没既舉孝廉而翁没雖未大慰厥志亦因果之説已自信其不誣矣黄克纘曰予讀東漢書見汝南王琳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遇大亂百姓奔逃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范史列之于孝行傳若吳翁者生盡其養死盡其思年垂八十猶日一至墓所不以登陟為勞雖古稱純孝何以加焉今舉孝之典不行國史闕不載矣即郡邑誌亦鮮以孝稱者嗚呼閭巷篤行之士名湮没而不彰者可

勝道哉予猶子昱壻于吳而工部君奉使留都與予遊者二年故知翁之行為詳乃為之銘

銘曰上有百行首重孝子少而慕親垂老則已吳翁終身慕在考妣靈源之山欝然高峙日日攀躋松栢徙倚爰有二偶亦媲厥美薦有蘋藻養有甘旨啓佑後人登朝從仕方榮翁媪而翁逝矣巍然馬鬣靈山之趾翁與伉儷藏魄于此我銘貞石以寄仰止

數馬集卷之四十九終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祭文

祭總河劉晉川同趙侍御

帝陶唐之苗裔兮承氏族於劉累應長庚而誕育兮為盛世之嘉瑞早授書於金華兮窺石室之珍祕司獻納於青瑣兮箴　聖朝之鈌事以忠讜而被斥兮時哦松以見志令分符於劇邑兮追兩漢之循吏入含香於郎署兮歷雍梁而

奉使範青衿兮兩越士風變兮醇粹既轉輪於江淮兮復徙屯乎邊地植棠陰於江漢兮方召伯而奚媿　帝遂錫以節鉞兮肩王畿之重寄威清霜而澤甘雨兮典刑式乎有位儕毛玠之清忠兮公黜陟於士類稱人倫之冠冕兮變仕途之險詖再出而佐司空兮疏河淮與汶泗漕渠千里而安瀾兮軍國賴以不匱遂擢登乎亞相兮福如川之方至奈胼胝之為勞兮形與神而俱瘁使二豎得肆其毒兮羌彷彿而長寐某等或奉教於下風兮霑齒牙之餘議或晚出於枌榆兮荷周行之見示茲同事於齊魯兮飲醇德而心醉方期公以秉軸兮清濁世而擁篲公不為世而少留兮徒使我潸然而揮淚漬鬱金而為酒兮裁魯縞而為禭等風人之薀藻兮寄千里之遙思自古有三不朽兮公之名豈夜臺之所能閟

相國申瑤泉文定公

嗚呼惟師才高一世遇冠千古掄魁大廷文稱

繡虎綏步玉堂結知　明主鍊石五色手將天補論道紫扉奠安海宇內和臣僚外綏戎爲議論不紛各懷厖盬千秋相業韓富為伍乞身強健逍遙田圃洞庭水雲扁舟柔艣頤神山澤忘情纓組　帝心南顧念我元輔賜以上尊烹用巨鬴鄉身雖退為國砥柱復有令子翩翩踵武職方籌邊盡殲貔貐方將仗鉞名藩開府岵屺興思言歸將父戲綵娛親不樂華膴師年八十為世儀羽神清秋水毛髮可數百年分內宜膺

多祜奈何一疾藥物難瘉棄此華屋歸于泉上某等樗櫟不堪斤斧大匠一顧遂登廊廡楶梲榱桷惟材是取昔師立朝蒼生按堵逮師既歸政在宦豎虎冠四出傞傞而舞渴飲饑餐匪血則孔二十年來舊治難覩今師騎箕大厦孰柱況在門墻失其依怙千里遣使薦此脩脯明德之馨托于芳杜臨風出涕潸然如雨師靈不昧飲此清醑

祭大宗伯馮琢菴

自史魚之既逝兮世莫覩夫遺直生隱默以自全兮孰顧夫邦之傾戾剝易簀而神易亂兮疇能補山甫之袞職猗先生之忠貞兮襲餘麻於先德方弱冠而受　主知兮使備官於翰墨侍講讀於金華兮進止皆有常則陳三百篇以諷諫兮輸忠讜於　皇極使掄材於鄉國兮負水鏡之雅識世稱得士爲最盛兮郎文章皆可爲矜式方正位於秩宗兮樹儀刑於九棘念　國本之未定兮劾留侯之羽翼慰人心於屬望兮

動勞光乎社稷擬卜相於金甌兮施鹽梅於鼎食忽二豎之見凌兮駛百年於瞬息念壯志之未伸兮憫孤雛而沾臆況　主恩萬不報一兮羣小方蠱以貨殖苟忍死而不言兮恐炎精之漸熄草諫書以千言兮淚淫淫而頻拭冀　君心之或悟兮行四凶之誅殛奠宇宙以寧居兮安人心於反側聞匹夫之精誠兮白日猶爲之回色況上卿以屍諫兮謂吾　君其不心惻郎長夜之悠悠兮氣浩然以胸塞望故鄉而返旆兮魂慘淡而默默世譏陶表之無獻替兮於褒貶其近刻余謂先生之諫草兮過陶公之悃愊贈賻雖下逮兮於常典其猶嗇余不知其曷故兮詐　聖衷之難測使公千秋有史魚名兮何如師保之立陟某亦素抱乎杞憂兮望回天而未克爲文以哭公之歸兮紛愁緒其千億悼哲人之云亾兮懼氣運之將踣已矣乎公不少留兮忍見斯世之多螽蝥

祭大宗伯馮琢菴墓文

嗚呼自公之喪世道如故中涓未斂豺狠滿路妖言載興　上帝震怒三殿未建内帑空聚遺疏所陳　主皆未悟公在冥漠扣閽再訴忠臣愛君九死而慕豈以地下遽改其素日月不居聞歌薤露夜臺永閟無復朝暮某羈歷下執紼難赴念公精忠馳情丘墓願脫一劒掛公墳樹爲文以祭悲不能句孰起我公共扶天步

祭邢封君知吾父

維濟南多名儒兮有伏生與轅固咸行年九十

餘兮授諸生以章句功羽翼乎聖經兮身何必其皆遇在女子猶可以傳業兮存灰燼於竹素矧口傳於令子兮非老年而謬誤忝先生爲子才之後人兮素怡情於疏註胸雖富乎丘索兮嗜學不替於遲暮課厥子以傳經兮爲當世之武庫掇巍科而入仕兮遂馳騁於皇路冠切雲之崔嵬兮列棲烏之栢樹持繡斧而按吳晉兮威嚴霜而澤甘澍爰賦政於三楚兮　帝寬憂於南顧是皆先生之遺澤兮挹於此而彼注降絲綸於閶闔兮彰厥功於陶鑄先生之年既益高兮止厥子之馳鶩日徜徉於膝下兮効斑衣之萊孺有孟光以偕老兮翁南極而媼婺斯人間之吉祥善事兮洵上帝之多祚彼漢代之轅伏兮疇五福之咸具與武公而齊年兮躋期頤之常數乃乘白雲而儵去兮望崦嵫而暫駐痛儀刑之日遠兮舉邦人而馳慕余情深於式閭兮方想像於卜[illegible][illegible]忘老成之[illegible]彤謝兮望頌德於丘墓承芳躬而爲輔兮薦束帛而爲哭[illegible]楚些

以致哀兮知先生之不我吐

祭少司農王見峯

嗚呼晉代衣冠王爲望族瑯琊之興淮水是卜遷來濟東遂成喬木公之尊人忝藩貴竹勤于王事以功見錄公生岐嶷登第最夙司理荊楚明照盆覆民以不寃鬼無夜哭緩步青瑣草奏削牘無禮於君鷹鸇是逐歷踐三省遂躋大僕數馬以對執策甚肅廷尉平反京兆作牧于公比德趙張繼馥出撫楚籓江漢禔福怒則風霜

喜則霖霂入佐司農國富民育方藉持籌遂及秉軸公即解組返于初服賢哉兩疏於公無愧退居畎畝藝我百穀刈我子姓敬我伯叔闔門之內吾伊誦讀萬石家風淳謹以朴鄉閭化之共俗雍睦子孫濟濟振纓驅轂貴者節旄次亦繡服海內名家王最雲煜我來自東惟公私淑誦公百譬篇章反覆庶幾登堂問公寒燠天不愸遺公逝何倏公年杖朝於壽非虛子登卿貳爲國楹屋或畏簡書或侍湯粥忠孝之際可瞑

公目爲公誄詞托之史祝爰有牲醴亦有黍菽公魂歸來鑒此芳郁

祭少宗伯楊荆岩

嗚呼士君子之用世難輿論之交孚惟方正而不回如玉中之有瑜乃見歸于士論望當軸而秉樞豈人心之私好誠公道之難誣謂人定必勝天何天人之情殊才已用而未究望咸屬而忽孤嗟此理之難解令人仰蒼旻而長呼公登朝二十四載兮稱一代之文儒志霜淸而月潔兮身周步而孔趨官南北之翰苑兮誓修姱而不渝秉文衡於中外兮變士習於崎嶇講經義於金華兮思致　主於唐虞藉詩書以啓沃兮寓諫諍於都俞典禮樂於春官兮矢夔龍之訏謨懷嫉惡之剛腸兮惟正直之是扶士無論賢不肖兮咸以公爲元愷之徒思得公以爲相兮作濟川之軸艫胡雲車之遠舉兮路不周以縈紆趨玉樓之召命兮曾不淹畱於須臾已矣乎蒼生之失望兮天固不欲廓淸乎皇途某與公

同舉孝廉兮厠連城以碔玞追平生之宦遊兮耻局蹐如轅下之駒公施我以鞭策兮期共躋于亨衢復以孫女許吾孫兮托情好於葭莩士固必有知己兮非斯人吾誰與俱公騎箕於九天兮吾將歸老於江湖惟不材可全天年兮何必繫肘後之符公以遺志付後人兮丹穴罔多乎鳳雛生死亦大旦暮兮豈必死之哀而生之愉死而爲人所賢兮又何羡於公孤余臨風而寄奠兮轉愁腸於轆轤採岱嶽之芳蓀兮効古

人之生芻公旅襯必經齊疆兮吾將遥哭于道隅

祭戶部主事陳瑞瀛

嗚呼泉城之外浯溪之濱市不千家世有達人君族其間余亦比隣出入相友蘿蔦相親余家小阮叨爲前薪君之叔姪甲第繼掄比屋之間剖符彈綸君才卓躒吏事絶倫烏程治行兩浙稱循入佐農署職在錄緡司其出納人誦平均封疆多事帑藏告貧司徒倚之以濟時屯君染

末疾乞歸斯頻迫釋負擔大命已淪嗚呼天錫其才而夭其身如斯玉人而不五旬客中棠棣堂上大椿哀傷痛楚聞者悲辛君之歸途漕河是遵余守齊臺聞訃沾巾奠以美酒薦以犧牷導之南歸俾無邅迍世事茫茫難扣蒼旻宇宙之內總爲過賓倏焉福至倏焉禍臻生死脩短付之大鈞生何足喜死何足顰南面王樂乃返其真非君達者孰與開陳

祭郭希宇少司徒暨夫人包氏

余悲夫世人之工巧兮喜雷同而炫曜委厥美以從俗兮咸曳履於廊廟君獨耿介而不隨兮衆揶揄而竊笑荃獨揆此中情兮垂太陽之炎照珠兩探而觸鱗兮身再謫而再召寄黜陟於南銓兮鑑衡懸而不爽衆隨勢而轉移兮羌孤立而骯髒任駑駘之先馳兮終詭遇之難強朝縶馬於金臺兮夕返棹於江上雖媒拙而宦遲兮荃能鑒吾之忠讜謂江漢乃豐鎬兮孰分陜而安之顧左右莫如君兮爾其總乎朕師君建

牙而遄往兮衣其裘而食其饑儼雉堞於方城兮引江漢而爲池楚家祀而戶祝兮碑峴山而淚垂人秉憲於西臺兮井既枯而再溢奉白簡以從事兮咸聞風而股慄佐荃宰以黜幽兮樹風節於崒嵂正人吐氣兮僉夫生嫉雖害其能兮莫指其失苟渡江而化爲枳兮宋亦何取于頌橘遭慈親之見背兮萬里慟而幾絶致永慕于三秋兮誦蓼莪而泣血君已無意於斯世兮人輿哀於井渫 帝特徵使貳司徒兮方寄君

以啖舌。綸音獻歲而及門兮守臣躬爲之勸
駕君年方歷花甲兮顛倒衣裳而夙夜何二豎
之侵凌兮入靈臺而托舍賀者猶然在門兮巳
一夕而羽化君有德耀之賢配兮早歸君於東
髮同甘苦於窮達兮稱有始而有卒君既無室
人之交謫兮益勵操而樹節屬君疾之微作兮
心紆軫而先歿胡天道不福善兮摧忠貞而降
之罰沉癀瘵瑊兮光不終發彤蘭頎蕙兮芳乃
遽歇豈邦國之將殄兮楨榦巳爲之先竭昔余

方遊於鄉校兮君一見而奇余謂非里社之樗
木兮當爲世之璠璵迨筮仕於淮南兮君持節
而按儲稱喜所美之有徵兮每逢人而吹噓以
子女而托好兮雖朱蔡其焉如君兩孫予之甥
兮予望之以魏舒悵別君以十載兮期握手於
精廬君曾不能少待兮使人致恨於居諸嗚呼
齊閭兮萬里君蒙　召兮余心喜望蒲輪兮過
齊倏聞訃兮身死志狹小兮乾坤入泉臺兮長
巳身有時兮存亡名無時兮成毀托微情兮辭
香寫哀詞兮片紙君與夫人兮不昧長保佑兮
孫子

祭憲長許仲蔡

我昔與兄從事筆硯同社七人後先豹變兄之
天才最稱綺練丙丁繼捷轟雷震霆我六人者
瞠乎後殿南北紛署清華歷踐典禮持籌才鋒
益鍊出持憲臬海邦是奠地當珠崖夜光晝見
彼斂人者常泣珠獻兄心不動勵節益猖去時
幞被沉香一片雅意憐才郊翼近縣因之獲罪

不辭嚴譴南楚郴人迎車舞抃賦薄徭輕訟理
枉蘇再守桂林仁風益扇癉癘皆消循良獨擅
蒼梧象郡民心益戀廉察旬宣往來幾徧有事
祝釐南歸乘傳司憲大東遂蒞齊甸時當計吏
臧否立辨去其太甚惟民是便入　覲闕下大
承　帝眷雄藩岳伯山公所薦公不少待心疲
力倦與疾入齊不絕如綫嗚呼哀哉吾七人者
於朝寡援徒以質直稱爲東箭腰橫黃金韋服
孔炫中獨二人郡丞郎遐早隕其一餘皆強健

近喪邦瑞余魄方顫今復喪兄使我淚濺百年過客歲歲相餞誰能久視載笑載燕兄有伯氏爲邦之彥早棄郡綬冥鴻堪羡其於猶子自能垂盻矧多賢胤福來方洊我臨視兄猶及一面傷哉無言垂淚以唁奠以旨酒薦以芳膳兄其臨之聽此誄撰

祭太宰楊夢山

惟元氣之磅礴兮鍾異人於海嶽爲寓內之具瞻兮蘊經世之才學早致身於青雲兮受黃扉

之寵渥覩遺闕而思補兮司章疏之封駁出持憲於三晉兮領北門之鎖鑰威旣伸於華夏兮忠遂鑒於帷幄爲百官之領袖兮鑒衡儼其在握時吳郡方秉政兮人材同心以揚推故黜陟得行其志兮別涇渭於清濁時纘方含香於郎署兮亦郡守之被擢以樗櫟之不材兮何幸大匠之見斲時公年方逾懸車兮遂求閒以自樂紉秋蘭以爲佩兮釀落英以爲酌訪仙人於海上兮寄神情於寥廓植桃花以十里兮映童顏而霞灼 天子追念乎老臣兮綸音頻下乎丘壑遣禮官而造門兮猶恩意之如昨年九十而未衰兮類宋世之彥博德音式乎鄉人兮幸典刑之有托何百年之未滿兮遽音徽之寂寞豈騎箕而上升兮匪常情之能度 帝方隆以盛典兮褒崇炳乎丹艧追昔日之啓事兮痛山公之不可作望海阪而致奠兮瞻在空之一鶴蓋存沒關乎隆替兮今之人安能如公之縻好爵

祭司空王弘陽

惟王先生龍驤海岱苦節貞時芳猷檀代厥初登第綰符殷城治行卓絕璽書下旌載登粉署材官是職黜陟惟公苞苴風息衆方競進公獨退居絕迹公門偃仰圖書召歸九列獨標清節佐憲無私知人則哲批鱗直臣瀕于九死衆所難言公獨爲理建牙兩越單舸戒行不動聲色過絕亂萌海潮時嘯障以金隄永賴之功垂于浙西杭俗奢靡治用清淨釐革蹉習室家胥慶貴倨擁貲齮齕其里公繩以法斧斤髖髀膚受

于　廷詞連于公浩然乞歸吾巳冥鴻吳越之
民失其怙恃號呼奔走聲震遐邇肖貌西湖帝
然崇樹過者起敬低回不去聊攝之西有田一
區杜門却掃蓬蓽自娛　帝簡耆碩陳于廊夏
魯國迎申東山起謝俾貳爽鳩旋晉冬卿一年
之間南北于征蒿目時艱苦心調劑中夜彷徨
時爲隕涕冗濫用裁漏巵孔塞銀璫貫璧無不
斂戢川運作楫壑已藏舟大年未究何意仙遊
數有必至名固無量璧韞愈曜蘭萎彌芳　帝

悼貞臣水衡賜錢恩賁泉壤易名表賢纘睠寰
中夙仰先程茲撫大東窓邇儀刑聞公之訃山
河改色豈無貴臣匪我心則以濁爲清以佞爲
忠狂瀾既頹孰障之東一觴遙酹聊城之南悠
悠今昔此恨難堪

祭中丞于念東

嗚呼岳有岱宗瀆有濟水靈淑之氣篤生君子
其命世才爲天下士于公後代不乏青紫渠黃
騄駬瞬息千里唱名雲見昭陽在癸雖登皇逵
不忘陟屺疏請歸養慰彼門倚綵服承歡朝夕
甘旨養不以祿顏乃益喜若將終身忘其膴仕
親既考終贊乃堪委含香粉署爲鴟鴞氏肅我
軍政如劉中壘秉憲河洛提綱振紀胼胝功成
晉陟尚璽銀臺納言冏卿再徙執策數馬曰恭
敬止中丞持節出撫西鄙念彼秦民十載如燬
榷稅纖毫吸膏剝髓爲民請命惟力是視民願
少延須臾無死終被公澤以衍生齒不謂公身
焦勞至此將星宵隕于渭之汜素旐東歸蕭然

行李送者哭途如喪考妣余與君交契洽蘭芷
劇談時事千言纚纚傍及詩文漢初唐始俯仰
千古謂予知己予衰無恙而公已矣人今隔世
言猶在耳邦之殄瘁其基先圮採蘋于澗採藻
于沚薦以清酒臨風長跽任城於齊彊域爲邇
予病累旬不能舉趾緘詞授使淚沾側理非爲
公痛憂世將否公如有靈鑒我斯誄

祭王晴江中丞

岱嶽巍巍瀕渤汪汪實生異人玉質金相澂精

六藝摛藻琳琅起家甲第司李南陽恩覃胏石操比清霜入官比部淑問孔彰治劇有才出守大梁襦袴興詠媲美龔黃秉憲畿輔鎖鑰金湯秋風北平邊塵不揚黃河之西套　方張授節開府鋭志安攘犁庭擣穴膽落豺狼勳高謗興貝錦成章公浩然歸冥鴻高翔松菊開徑洛社舉觴不言邊事詩酒徜徉衆實有口勳在疆埸詔進公秩寵溢縹緗指日徵還使佐廟廊詎意騎箕已上彼蒼生平勳業僅遺劍舄幻泡空花

長夜杳茫嗚呼哀哉歷山無色明湖掩光文獻凋謝中外徬徨憶在紛署與君含香文章意氣千秋相望十載宦齊每登公堂披襟道故神氣殊王兩月不見倏焉告亾人生夢覺世事荒唐年逾古稀豈曰非長況有孫曹爲珪爲璋庭階芝玉森然成行知公歸去既恍且康奠公一尊薺金荔芳飯有黍稷牲有豕羊靈其不昧來格洋洋

祭總河曹嗣山文

嗚呼振鐸之國曹爲始封平陽佐漢一代臣宗明德之胤食報必豐爰有聞人是爲賢公巍科早擢名位未崇福澤方聚鍾于司空少登甲第秉心朴忠即官起草大郡剖銅江淮之間清譽日隆執憲東吳扇以仁風遂賜斧鉞受知　重瞳水旱疾苦痛于厥躬爬搔撫摩民樂融融帝念濁河南決爲洪民遭魚鱉漕舟不通使公治之纘我禹功公挽百川障之使東役三十萬民罔怨恫方告成事築宣房宮慈幃忽逝公心

忡忡匍匐奔歸哀慕如童形容骨立遂成疾癃如公死孝何如王戎嗚呼哀哉任事之難莫難河工南隄之弱北隄之雄東岸之悅西岸之訌人各有心孰能相同公之胼胝勞怨兼叢賞未即行言者已攻向不興役國無喉嚨南暘既涇漕輓何從纘於斯役實効狂矇敢排衆論歸美于翁生死契濶痛入溟東臨風一哭寄情飛鴻公形雖沒公神自聰乘風上下周遊穹窿謂余不信曉日曈曨詞以誄公交情始終

祭莊陽山少司徒

青陽崒嵂燁燁簪紳緊翁天挺曼冠羣倫南宮
拔萃東越綰綸宣德流化禹穴生春入侍瑣闥
忠鯁披陳出督江黌士樂陶甄藩臬敭歷風節
嶙峋佚鉞開府仍大江濱教化維舊政治則新
司寇司徒疊奉　絲綸九列爲儀四海秉鈞暫
歸子舍侍膳昏晨適値翟母厭棄風塵翁猶孺
慕如失大椿請命于　朝推恩先臣　贈恤之
典逮于二親猗我溫陵文獻丕振惟翁橋梓督

學案茵當世所榮師表人倫翁德溫溫翁度誾
誾汪波千頃莫測涯垠遄看起渭弘濟時屯云
胡遘疾大夢在辰藩叅歸侍躬啓綸巾優崇典
禮許降　楓宸王槐森發謝桂彬彬後先競爽
德福惟勻某生也晚幸接德隣旣樹我鵠復飲
我醇章貢剖竹治効未臻翁上賢疏稱許諄諄
謂二千石茲吏最循藉是有聞不至沉淪東土
聞訃能不悲辛矧翁孫女辱締兒姻公悼私痛
涕下斯頻尺帛瓣香遥睇八閩何以將之澗溪
之蘋翁靈不昧鑒我誠禋

祭李對泉冢宰

嗚呼公之在位士咸彈冠拔茅以彙聽如轉圜
公之去國士兆且嘆宮府孰通朋黨孰散謝傳
東山司馬在洛毗黎之望如川赴壑庶曰無疚
維國之祿胡天弗惠降此鞠凶士殞龜策國菑
棟梁百身莫贖人之云亾公昔在東尸祝東人
予獨何幸踐公後塵公眷于東如己溺饑保釐
之選稠人是咨維予之陋格不入時公曰無害

用之不疑維帝妙簡維公特知我來自東覜公
舊履人亦有云覜巳成事公之隕矣東人涕洟
其身則隕其愛則遺我懷于公灑酒椷詞東人
之感亦鳴我私

祭溫用庭御史

晋太眞之苗裔兮代散處于南方揚清芬于海
澨兮歷千載而彌昌毓清漳之靈粹兮奮雲路
以翶翔綰銅墨於淮右兮流霈澤之汪洋入西
臺而執法兮凜白簡之秋霜奸人言利而罔

上兮紛馳騖以若狂君怒髮爲上指兮請寘之碩斧斨借忠言不見用兮島夷肆其披猖磔始禍以狗衆兮曾何救多命之淪亾　帝思君之忠言兮付中外之紀綱按吳越之名區兮黜貪墨而顯循良返旆指于海岱兮吏稟令以趨蹌值霆雨之爲災兮民啼饑其遑遑易漕米以輸金兮賴咫尺之封章活饑民以百萬兮俾再覩乎豐穰大豪横行於里巷兮行且檝乎綱常葢逸罰以多年兮請於　朝而斃之圜墻彼宦寺

之贖貨兮恃天憲之手將君彈劾而不避兮遂臙落於大璫昔唐有温御史兮勳臣且斂手而徬徨信後先其輝映兮負直氣與剛腸方廵狩於畿甸兮緤驄馬於故鄉忽玉樓之有召兮悵壽命之不長交無論於新故兮涕沾袂以浪浪纘筆或同生於枌榆兮或同案於一堂倚臨風之玉樹兮挹荀令之餘香嘆幽明之永隔兮韜餘草於皁囊托微詞以寄哀兮奠臨風之一觴荀名不没於身後兮雖溘死其何傷睇海雲之縹緲兮魂乘之以飛揚鑒予情之慘淒兮薦蘋藻兮椒漿

祭傅騰阿大參

惟公發祥于丹穴兮鳳振藻于南州應昌期而端世兮鳴玉珮于池頭雖比德于九苞兮益恬淡而好修甘十載而不遷兮處郎署以夷猶間出理乎儲糈兮蒙塵芬以持籌財無徵而必惜兮蠹無微而必搜寬梁齊之民力兮輮將去而攀留還綰綬于農署兮值瓶罄之堪羞念九邊

而蒿目兮惟兵食之講求嗟二豎之纏綿兮將返駕于卅丘葢白首猶曹郎兮與顏駟而爲儔魂飄飄其將逝兮乃忝藩于粤陬謂公待此以冥目兮轉令柎枕而生愁某識公于早歲兮結文社以綢繆公以女字吾子兮猶黄口之啁啁迨兩人皆登第兮室家乃遂其好逑今諸孫巳滿眼兮繞吾膝而嘻遊擬與公乞身于暮齡兮狎海上之白鷗何公身已乘鶴兮赴天上之玉樓子孫遠在萬里兮孰與公而分憂吾兒奔命

而起難兮公驚喜而暫瘳縱死者不可復生兮猶可少慰于明幽旐翩翩其南指兮人齊擁其少休此地有公之遺愛兮魂暫憩其悠悠挨斯文以致奠兮薦盈樽之黄流公酒興其最豪兮尚能引滿而盡不悵白日之西墮兮河氷凍而不流待公子以馳迎兮當令長風送公之歸舟

祭蕭岳峰大司馬

嗚呼自古名臣係國重輕動業既建卒完大名世風既下浮議雷轟茍得免于禍機卽身退以

爲榮惟公身之出處歷三朝以經營作邊陲之保障爲社稷之棟楹施表餌以羈虜柔冐頓與老生從二秦而抵雲谷息烽燧而偃旆旌旣秉戎樞復典邦刑身兼佩乎兩印望獨重于孤卿定國家之大議折衆論于盈廷東拯屬國之難西與討叛之兵驅鯨鯢而戮之消魑魅于深菁俾八百之窟穴借攙搶以掃平論運籌于帷幄信八柱之獨擎振安攘之雄略作九塞之長城愼師帥之用舍付衡鑑于公評門一任兮市滿心自信兮水淸將以酬夫知遇猶思者兮見傾乃拂衣以歸老兮共岱山而結盟　聖主隆情于眷留兮恩獨渥于阿衡出春明而餞送兮集冠蓋于神京嘆息當年之疏傳兮實異代而同情蓋自公之旣歸兮而世局復爲之一更徒聞將帥之增價兮未覩夫出車之彭彭始信言者之妄詆兮非爲國之忠誠公徜徉于岱下兮忽返駕于蓬瀛兼祿位壽名兮無一虧而有百盈功名付之靑史兮共遺風猶堪爲世程某等持

節于東土兮瞻一代之耆英嘆安仰于山頹兮望白雲而心怦爲斯文以致悼兮托微意于荃蘅公精神之不泯兮想能盡此一觴生旣爲岳之降靈兮死必爲天上之星精

數馬集卷之五十　終

溫陵黃克纘紹夫著

祭文

祭少卿邢子愿

嗚呼惟上天之生才兮歷數百年而一見人才之有大小兮若九州之有郡縣余遍觀于斯世兮莫吾子之能先甚弱冠而拔俊於黌序兮入辟雍而友俊彥世紛紛其多才兮覩子文而心戰掇高科於拾芥兮聽臚傳于金殿宰帝畿之

劇邑兮登循吏之列傳入持憲于西臺金石爲肝兮鐵以爲面西按兩河而南按三吳兮每求瘼而審讞既才美之見憐兮亦招妬而蒙讁倏忝藩而冏寺兮若韓大夫之失寵益從屯于荒甸念雙親之垂白兮阻冬溫與夏扇遂解組以歸來兮益覃精于黃卷經有蒐而必窮兮史有畋而必徧發性靈于篇章兮備古雅與芬蒨若兩漢之沉雄兮若六朝之綺練若風雅之溫厚兮若盛唐之宛孌若金石之和鳴兮君于莫之

精鍊彼七子之高才兮互標榜以自炫其高或與子相伯仲兮其下者當卻步而色變若乃怡情於羊欣之裙適興于張芝之絹近則米氏父子遠則王氏羲獻無不窮其骨髓盡其笑彥形神俱得嫣然一盻大江南北誰不輿羨京兆無光玉堂失祛勒高文於豐碑比綵筆于如椽誠當今之寡二爲一代之獨擅其從東來始識蘧瑗多君孝友之行美君幼婦之撰時或下榻時或飲讌我以君爲嶧陽孤桐君以我爲東南竹箭

近讀君所撰築城之碑方謂君茁當焚其筆硯天豈虐生乎此人方草疏而上薦而君固已下厭濁世騎星辰而鞭雷電嗚呼世寧復有斯人乎使我淫淫而淚濺聞君疾猶可爲兮爲庸醫誤投匕一煎豈天意亦妬才兮故令荸毒藥于肴膳余方移官于金陵兮聊爲文以致奠傾明湖之水不足以寫恨兮增余衷之悁悁寄生芻之一束兮焚沉香之一瓣羌余腸之九廻兮君豈能起而食予之餱

祭孝廉趙倜少

惟君承祖考之家學得麟經之秘旨冠髦士於膠庠稱器中之簠簋領七閩之賢書既鵬搏而鵠起屢文戰於春闈輒暫蹶乎騄駬君以命而自安謂河清之可竢思沉船而破釜益攻玉而就砥怡高堂之二老極孝養以沒齒執親喪而泣血幾滅性以爲毀撫四弟而如一均同氣於離裏毋推肥而擇瘠常分甘而絶美茲鄉黨之公評豈婚媾之私與慕澹臺之遺風無公門之

蹟趾觀當世之孝廉嘆如君之無幾偶疾生於無妄庸醫視爲疢痏投凉劑以傷生遂絶粒而奄死箱玉人於一櫝令人嘆息何能已已僕子與君爲友婿弱孫又清冰之是倚憶顧我於歷下出雄文以相視讀終篇而歛衽謂唾手可取乎青紫知彥先之好琴請一曲以清乎俗耳曾點瑟之未希人琴已邈如千里欲登靈床而[illegible]撫彥先豈復能聽此空寄情於一奠想德門之多祉忻嗣續之有人挹馨香於蘭芷苟君靈之不昧當爲我而飲此觥兕

祭禮部郎中賴圖南

嗚呼天何爲而生才兮又何爲而妬之其生也如鸑鷟鵷鶵之難值而其奪之也如幽蘭芳草之易萎豈聚散修短之數誠窈冥而難測雖亭毒亦不得而盡司世有如君之瑰瑋耶竟短折其若斯令人駭而莫識其故兮詰彼蒼而致疑昔觀察之廉惠兮帝爰錫以嘉男羅六籍於胸中兮髮垂肩而鬖鬖已擢秀於秋闈兮猶稱弱

而不勝簪豹隱霧而文成兮鵬搏風而圖南鬼南宮之多士兮爲國家之楩楠佐秩宗以寅清兮方問禮於周聃長信姱以練要兮飲墜露而自甘謂明志而致遠兮匪淡泊寧靜而奚堪余器君以琬琰兮方君東序之大鏞何造物之妬人兮賦奇質而罔終趣長吉於玉樓兮實代異而事同往者既喪其伉儷兮魂飄飄乎旅中茲相從於綠鬟兮洵所遺之獨窮有一男與二女兮猶煢煢兮幼冲望歸路於天末兮雲縹緲兮

海東君女許余之弱息兮誼休戚兮相通余聞
君之訃音兮腸九廻而忡忡身守藩而難徃兮
致生芻之無從命余子以奔奠兮薄訴余之愁
衷自古必有一死兮何必夭殤子而壽老翁君
有子可繼志兮亦何必于君之躬

祭中丞劉右川

嗚乎方世變之江河兮賚砥柱于賢人何天心
之樂禍兮令吾道之益迍民方依先生以爲命
兮乃阽危而沉淪使豺狼魑魅白晝而叫號兮

吾永之而不得其因惟先生之誕降兮鍾太行
之嶙峋擢甲科於早歲兮綰墨綬而親民典紘
猷於邊鄙兮齊漢吏而稱循佐大農以治粟兮
司國計而平均旋一麾而出守兮續潁川之芳
塵甫三月而大治兮楚三歲而返淳彼民俗之
剽輕兮奉政教而逡巡逸陽當虜之咽喉兮烽
火逼乎塞閫兮先生以備虜兮旗幟亭鄣條焉
而重新効李牧之[illegible]兮[illegible]以我爲怯而不嗔
時蒐乘以擊[illegible]

獻俘兮恩波下於[illegible]
國有虎臣何霜露之見侵兮忽移病而乞身臨
淇水而徜徉兮與耆老而下鄉將永矢而弗告
兮豈有寶劍而長湮乃蒲輪之見徵兮令籌邊
於三秦不貪功而啓釁兮雖黠虜其就馴使甸
宣於蜀齊兮民戴德而含醇時三韓之多事兮
急轉輸於海濱疇聲色之不動兮輸三十萬如
有神　帝遂錫以節鉞兮衆踴躍而知春値礦
稅之繁興兮兼饑饉之荐臻爲力請於朝兮出

倉庾以賑貧飢者一日得再食兮肉白骨於吟
呻所活以數十萬計兮非富鄭兮其孰倫中涓
倚勢而煽炎兮禍輒遺於縉紳常抗疏以糾彈
兮俾斂手而中悛彼所欲之何厭兮我守正而
不徇若牙爪之肆其搏噬兮取三尺而爲陳羅
吾網而不縱兮何畏乎狂犬之狺狺蓋齊民稍
藉以貼席兮而憂已壓乎採薪二豎纏綿而弗
去兮何造物之不仁信世道之將衰兮萎哲人
於兹辰任豺虎之縱橫兮孰挫其鋒而止其瞋

某等奉令而承教兮幸委質於陶鈞瞻岳中之泰岱兮仰人中之鳳麟天不爲世道而憖遺兮徒使我結軫於秋旻安能久與撥而共處兮行侶白鷗而相親酹一卮而出涕兮孰知余之苦辛已矣乎天心既如此兮聊托意於杯蘋

祭相國于文定公

嗚呼古稱士不虛附兮皆業就而名隨苟事業之未著兮已雖信而人疑今有自比於管樂兮必以爲誇誕之詞非後來之灼灼兮孰信其不

我欺嘗先生之退休兮已絕意於匡時何四海之屬望兮皆願其出而爲 帝師值議論之喧豗兮幾立異於槌錐嘆調均之無術兮倒狂瀾而東之論者謂得人如先生兮使坐鎮乎台司將與情之咸附兮無不奉爲蓍龜幸 帝心之天啓兮徵舊學於巖居黄麻下而士論翕然兮謂茲出關世道之轉移豈以秉秩宗於壯歲兮類桐江之一絲抑以講帷之啓沃兮忠誠爲[illegible]九重之鑒知要必有休休之盛德兮公天下而不私故無智愚賢不肖兮咸謂相天下其最宜身未離于東山兮名已齊于皐夔四海想望其風采兮謂太平之必可期即入 國門而遽逝兮若元勳已勒于鼎彝不怨 帝之不用公兮恨用公之已遲今既無可柰何兮但嘆彼蒼之不憖遺噫帝閽阻隔兮十載于斯豺狼四出兮遍于九逵淫溢秋霖兮千里阻饑仰望蒼天兮捄此瘡痍天不福民兮哲人其萎如彼大厦兮何木能支昔登公堂兮公鬢未衰談及世變兮

公嚬以咨及今三載兮上天騎箕聞公之訃兮能不悽其爲文以奠兮聊寄我思匪我之思兮舉世咸悲

祭封君傅濱泉會伯

古稱善人百年樹德責報於天如彼稼穡是蕪是蔉其應罔忒嗟哉先生鄉閭爲式處物無忤內行修飾振人之窮惟力所極人不敢忘我無德色閨門之中有典有則寡妻既刑多男斯得庭前三桂手自封殖競爽儒林觀光上國石渠

之署承明之直羡公嫡子綏步登陟諸孫循子繩繩翼翼詩禮趨庭郎署分職泉之兩傳猶阮南北天道福善厥報豈嗇公及見之舊德斯食僕與令子論交翰墨相托兒女相示肝膽而翁吾翁吾息而息昔與公別公頭猶黑八袠非永公逝何亟老成彫謝能不心惻所可慰公傳誥飛勑太丘傳文豐碑可勒地下之年百千斯億臨風寄奠悲哽爲塞

祭丁寶慶封君

君之來兮胡爲緣若子兮宦茲閩有名兮自公望　帝閽兮將馳君不行兮吏循子之往兮誰恤其私歷道路兮險難傷人事兮參差憤二豎兮憑陵息奄奄兮頻危岐伯術窮兮罔効令若子兮籲天以悲人部陵兮家東海橫流涕兮魂相追嗚呼悲莫悲兮生死之別離歡莫歡兮客中之相知余與君同枌榆社兮離髫髻而相隨試有司而名相甲乙兮遊頖宮而吾伊爾來二十有八春兮忽他鄉之同羈余視君於垂困兮君咨嗟而涕洟道生平而握手兮雖憔悴而回春姿羌項刻而成今古兮神飄飄其何之君固濁世佳公子兮於丘索無所不窺識窮通之有數兮齊彭殤而何疑況令子之英偉兮方接武於龍夔理劇郡而上計兮　恩浩蕩而見馳冠切雲之崔嵬兮服藻火而逶迤老冉冉而將至兮亦何慕於美門與安期天地同歸一逆旅兮何必此之怨而彼之思魂兮歸來揚雲旗些返其故宇在彼天涯些瀟湘洞庭莫棲遲些境非

吾土濕且卑些望彼佛國幼所嬉些水多壯蠣山有荔枝些鸑鷟有雛鳳有雌些魂兮歸來聽我陳詞些

祭金鳳池

漢秺侯之苗裔兮歷千載而多賢公繼起於泉南兮騁騄駬以爭先方授書於家塾兮已藝圃之畢畋郎鄉校之未遊兮青衿莫之與肩一試而捷巍科兮鵬摶風而翩翩對大廷之三策兮追董賈於當年迨含香於清曹兮奉三尺以周

旋佐司農以持籌兮廣儲糈以餉邊處膏脂而不染兮冰在壺而質堅閒掄才於三晋兮拔茅茹以彙連備明旹之楨幹兮譬在木而爲楩爰剖符於中都兮韭時拔而魚懸貽豐鎬以鞏固兮績媲美於潁川彼兕尺之徃逞兮疾在心而爲瘨於公德其何損兮聊解組以歸田 帝復畀以潮陽兮黽奉令而遠遷樹棨戟於粵東兮憲文武以持權因祝釐於宣室兮歸戲綵於親前娱萱堂於暮景兮讌瑶池而登僊何孝思之

篤至兮攀墳栢而潸然遂同遊於黃壤兮悵此恨之延綿凡我親友有淚涓涓奠生芻之一束兮想如玉於几筵惟芝蘭之盈堦兮可慰公於九泉有酒在尊有肉在籩公其歆食之以鑒此微虔

祭隱士蔡少峯

嗚呼天地淳朴之氣鍾之窮海之濱其人無英華之外朗恒隱默而恂恂言不及鄉閭之短足不涉郡邑之塵匪今世之所有乃葛天無懷氏之民若吾丈者信與物無違怍惟完朴以全真敦孝友於父兄崇退讓於鄉隣勗子孫以經學興儒風於水濵即季父之先登知文運之已振孰鼓舞而倡導則吾甥氏先儲乎席上之珍公視予之數奇曾無怨於蒼旻晩優游於里閈時一至乎城闉話生平之舊事歲月久而彌新余託夫所養之完固將齊千歲之大椿胡秋陽之扇虐遽殞命於兹辰若子方文戰於秋闈令抱恨終天而莫伸斯造物者之難料豈所宜加於

斯人余女兄之歸公少相敬以如賔至白首而不衰甘居約而食貧頼膝下之善養諸孫嶽嶽而嶙峋公年垂及於古稀又何怨於陶鈞摛哀詞以告虔托馨香於釀醇苟公靈之不泯鑒忠信於采蘋

祭德定王妃董氏

皇明衍祚首建藩封有山若礪東土稱雄命德分茅往鎮于東泱泱大國訓典是崇匪資内助外治奚隆賢哉 定妃孕秀毓宗幽閒貞靜溫

惠柔恭克配君子表正中宮雞鳴勸朝日夕儆
容穆木澤普螽斯瑞鍾在宮在廟罔怨罔恫四
德既備多男莘躬　高皇子孫其準俱隆土藩
以長列城小宗翊贊鴻圖與天無窮宜享景福
比壽高崧胡爲仙馭飄然乘風奄棄國養先王
是崇其撫茲土備聞肅雝茲罹國卹五内忡忡
凡我有位感愴則同敬薦牲幣用展微衷何以
爲誄淑德令終

又殯時祭文

嗚呼大生賢淑作配　定王誕啓後人螽斯慶
長洛濱之衱冠蓋輝煌擬之伏氏後先有光子
以國養華髮徜徉乃從地下攜手玄堂傾國出
送素旐飛揚　天子歸賵宗闈稱良哀榮兼備
有煒王章其叨撫齊惟德是莊靈車既駕國人
徬徨敢脩虔祭薦其馨香有山如岱仰止昂昂
園陵在邇玉魄斯藏

祭李母吳太夫人霖襄母

惟延陵之苗裔兮鍾淑人之嬋媛受女誡於嚴
君兮體坤德之婉孌初作配於君子兮侍高堂
之清宴感霜節之稜稜兮食必旨而服袪能承
歡以怡顏兮罔拂意而貽譴姑謂吾有此婦兮
未亡人始爲之一倩舉二子於盛年兮文彩蔚
其豹變請所業於先姑兮謂是蘭臺麟閣中之
碩彥伯授經於周雍兮仲射策於漢殿鵬搏風
於九萬兮豈類尋常之斥鷃驥追風而逐景兮
凡馬仰秣而爭羨韠墨綬以臨民兮流鴻恩於
赤縣訓恭敬以事君兮中粉署之歷踐教與於

齊魯河洛兮盛當時之文獻入舉策而數馬兮
敢恃才而自衒北破天驕而西鳥夜郎兮歷辛
苦於百戰惟忘身以報國兮母乃悅而增膳晚
從子而東征兮欲挽天河於淮甸苟昏墊之可
免兮何庭幃之私戀彼呱呱弗子乃何人兮罔
俾古之獨擅忽命駕將之瑤池兮乃疾呼而一
見子忠孝而母壽考兮曾何有於遺眄矧　綸
綍之三錫兮荷　九重之優眷從夫君以遨遊
兮白首同歸於幽竁其等備官於齊魯兮奉仁

風以共扇仰三刀於益州兮欽邀賊之一
其母爲賢母兮見房杜與珪遊而稱善感叔敖
之陰德兮占慶澤之流行金氏之子佩兩綬兮
李氏之孫兩金吾而其賞世延茲母德之流光
兮方焜燿於家傳信生榮而死哀兮當世莫之
或先悼婺星之不耀兮采蘋蘩而上薦菹珪酒
與椒漿兮靈回翔兮下噞乘淸氣兮何之俾遺
堂孫子兮有淚如霰

祭邢母鄭太夫人 益都邢昆田母

惟太夫人之嬋媛兮標令淑于東方實姬文之
苗裔兮鍾寶婺以呈祥作伉儷于君子兮堪媲
德于孟梁紉秋蘭以爲佩兮精瓊屑以爲粻薦
蘋藻于祖廟兮奉歲時之蒸嘗事先姑以柔婉
兮鳴佩聲之鏘鏘諧妯娌與伯叔兮若塤篪之
與笙簧何良人之不祿兮羌中道而喪亡誓捐
軀以殉義兮憐白髮之在堂矧孤雛之無知兮
將捐棄而厭心孔傷遂忍死以圖存兮誦詩禮
以自防慨遺家之不造兮紛外侮之陸梁勤[illegible]
紝以自給兮課厥子而業縹緗芳菲菲其難虧
兮何弱質而剛腸斷鬒髮以療疾兮孝可挽乎
頹綱九族待以舉火兮惟赴義之遑遑偉震器
之崢嶸兮騰雲路以翱翔綰銅章而出宰兮適
靈荃之當陽搏羊角于九萬兮登文陛以趨蹌
植栢臺之勁節兮作朝陽之鳴凰奉卷軸之明
訓兮每平反而審詳聲燁燁而蔚起兮歷藩臬
而流芳陟九列以出鎮兮渡紫塞之長隍西南
夷沸其弗靖兮俾建牙于天彭丁烏夷之鼓焰

兮再視師于樂浪朝戮鯨鯢于海澨兮暮舉長
矢而射天狼築京觀于外國兮勒殊動于旂常
銅標高其拂雲兮掩前烈而焜煌母曰嗟余子
之行役兮當國爾而家忘此志可光于日月兮
豈徒比操于淸霜數生平之懿行兮匪彤管之
能揚捐金錢以贖趙女兮還棄婦於道傍割己
產以仁族兮又何愛於私藏絮征衣以助夾纊
兮恩且遍于疆埸非是毋不能有是子兮宜世
澤之汪洋歷壽考于八袠兮老冉冉而返維桑

享九鼎之祿養兮頻褒美于　鸞章胡百歲之未屆兮赴瑤池以徜徉彼繁霜之慘淡兮亦何草而不黃舞萊子之斑衣兮逮筋力之方彊繞膝下以行樂兮雖三公其何敢望　恩榮逮于三世兮雲仍濟濟而冠裳備人間之五福兮何怨於泉臺之夜長纘偷官于茲土兮仰懿德于姬姜夙奉教於令子兮異凡民之有喪悲母儀之既遠兮孰示世以周行疇厚積而能散兮孰處高而不亢潔微忱以薦誄兮奠桂酒與椒漿

乘清風兮來臨鳴環佩兮洞房溪有毛兮澗有芷神之格兮馨香

祭洪母史太夫人

嗚呼自古稱女德兮必求之於名族何姓而無淑媛兮譬崑崙之多玉惟吾泉之有史兮寇蓋紛其相屬秉朱氏之家禮兮內教藹其邕睦方安人於謝庭兮如芝蘭之爲馥父邦君而伯方岳兮奉詩禮以自淑歸封君於青衿兮繼鹿車之芳躅孝嚴舅以承歡兮事繼姑而祇肅閨雛鳴而中儆兮勗焚膏以誦讀有方伯以爲兄兮佐友于而益篤值兵火饑饉之薦臻兮施餓者以饘粥親知多賴以全濟兮死者待以舉櫝雖所主在蘋蘩兮實傾奩而散蓄喜夫君之學成兮方得志於場屋胡二豎之爲祟兮賦玉樓而召慼撫二雛而長號兮嘆百身之莫贖乃收淚而返顧兮憐孺子之匍匐匪一死之爲難兮幸生者之可鞠屏簪珥而弗御兮棄羅綺而弗服無膏沐以爲容兮嗟予髮之曲局民部方離保

母兮俾就傅於家塾謂世德之當繼兮思先君以爲勗夜則聽子之吾伊兮晝則勤夫杼柚子克遵乎慈訓兮追劉柳之書簏登甲第而振家聲兮媲美乎諸昆與伯叔作辟雍之楷範兮司大農之財穀安人於是始開顏兮謂不負未亡人之教督師陶母之却鮓兮戒分惠於餘祿值二歲之賓興兮遣使掄才於九牧彼嶺海之多士兮歡民部之甄錄違溫凊於膝下兮指秋期以來復胡疢疾之不待兮從地下以歸速俾子

抱恨於終天兮嘆王事之我梏賴賢婦及諸孫兮侍湯藥於裀褥衣周身而棺周衣兮猶子親承乎盼矚太史謚以貞孝兮志行可信於幽獨誼忝於婚姻兮仰懿德之芳郁採荃蓀以告虔兮奠椒糈而致祝貢　絲綸於泉壤兮知德門之多福靈炯炯其不昧兮鑒微誠於尺幅

祭潘太夫人

嗚呼惟安人之懿德兮鍾瓊質於右族求庶士而迨吉兮爰奉嬪於華屋托蔦蘿以纏綿兮荷

君子之惠渥降天上之麒麟兮瞻明星而肅肅舉安仁於早歲兮岐嶷冠乎家塾有絡秀之賢明兮和熊丸而佐讀文采陸離而霞舉兮惠連方駕而並逐魁多士於南宮兮資養親以微祿辭玉堂之華選兮含雞舌其馥郁贊計相以持籌兮翩翩乎虞廷之鸞鷟馳　綸音以寵褒兮賁慈母以章服謂戲彩其未艾兮庶圖報於我鞠胡安人之儼去兮厭人間之綺穀恨南北之萬里兮嘆白雲之滿目雲方聚而遽散兮空掩袂而慟哭某枌榆之姻婭兮情奕世而相睦兩銓部之結婚兮意綢繆其如昨茲穉齒之孫女兮復縈葛藟于樛木痛板輿之長往兮違嘗膳於饘粥念忠孝無二理兮何必承歡于水菽望南天而寄奠兮哀逝者而犨顧採岱岳之芳蓀兮雜泗濱之野蔌靈庶幾其來享兮介他年之景福

祭辜母韋太宜人

嗚呼惟韋氏之著姓兮系本出於玄成天尺五

而非遙兮世世衍乎簪纓逮吾皋之聚族兮閥閱屹其崢嶸羨巍科之三擢兮美孝德之見旌宜人稟柔嘉之懿德兮為韋氏之女英歸封公於韶年兮羌紉蘭而佩蘅孝敬篤於尊嫜兮娌睦洽于宗盟佐夫子以下帷兮蒐六籍而殫精為文章之老宿兮作儒林之法程和熊丸以教子兮筩五經於弱齡掇巍科如拾芥兮聽歌詩於鹿鳴綰銅符於州縣兮著漢吏之循聲奉母教以周旋兮酌貪泉以厲清徹　龍章之再錫

兮備褓褓之光榮昂而子之効忠兮奉簡書以
西征有兒孫以代養兮猶善飯而徒行方婆娑
於百歲兮忽鸞鶴之來迎恐賢子之驟聞兮魂
鬱勃而飛驚世無西王母之不死兮又豈有麻
姑之長生惟德福祿壽之兼備兮斯塵世之蓬
瀛若宜人之九十有二兮受祉獨厚於桐城其
締交於賢子兮賡伐木而美嚶嚶伊吾家之小
阮兮獲托婚於王瓊誦宜人之內則兮如鳴珮
之琤琤感儀刑之既逝兮薦清醑之一觴荀忠

信之可昭兮忘蘋藻之爲輕知精誠之不昧兮
將有鑒於微誠

祭駱母郭太夫人

嗚呼臥龍太白胚奇降神男有名儒女有淑人
惟郭恭人燕婉名族言歸君子其儀孔淑佐夫
卜惟康成是昂升座談經五鹿折角貢于 帝
庭賓之膠序以爾德義型我多士載歷三庠門
多桃李新安郤郡教化大起于時恭人胥蒼風
美王燕飛來異人斯育淳書口授熊丸助讀教
成國器梢此夏屋登庸雲衢掄魁天下文章之
妙堪追左馬振鐸粵西甸宣嶺左載遷豫章惟
士是造以德化人如風偃草 天子曰都緊母
之賢鸞章鳳誥以榮暮年几几翟服安安魚軒
衆羨恭人恩錫蟬聯貴而且壽如母者稀翩翩
藻服舞于庭幃胡爲厭世夜臺云歸三秋婺女
頓掩光輝 某 夙欽令子願接音徽復忝姻婭情
彌依依升堂拜母此志未酬瑤池青鳥悵望悠
悠敬遣弱子奠此黃流亦有蘋藻詸于芳洲庶

幾德馨不爲神羞

祭掖縣趙尚書母

嗚呼渤澥北海映以名岳碣礴坤靈鍾爲令淑
懿哉夫人生于名族質比玉貞行同蘭馥爰歸
尚書內行雍穆勤我女紅佐彼誦讀卒成名儒
觀光上國動爲上程知先民覺篤生令子襲玉
一戴器則瑚璉不資追琢材則豫章可棟黃屋
附疏後先干城心腹誰實成之庭訓是服俱爲
名臣秉鈞當軸皤皤二老膺受多福崇以褒綸

以下原缺

趙文懿公文集四卷附錄一卷

〔明〕趙志皋撰

明崇禎趙世溥刻本

六瑩堂稿序

余方舞象而

文懿公相矣食太平之賜

有廉不想見其人今春

余奉於婺行部過澂水

武公之廬登龍章樓謁

告天臺環觀十八景蓋

信以大業剏炳雖百世

可覩也邀即景賦詩增

二景以寫風懷其孫世

濟復輯遺集問序於予

毋亦泰山之卷石滄海

之勺水耶蓋我

國家相臣創業垂統代不乏

賢伯

神廟以沖年踐

天子位惟公以一德一心協

輔其間時當

聖主明作之餘樂與諸臣共

事清寧諫臣出而肺橐

清國本定而光將息羣居
移貿相羽干舞而寧夏主
平閱白璣而遺氣諸羣
稱觴相几几赤舄衎衎
漸磬人飲平陽之酒實

陪謝傅之碁社結洛耆
之英羣移山方相然公
當年抗疏數上觸柄至
之忌諱降外亂而公屹
然不顧退內

寧輔主朝十年匡
安民中外晏如識所謂前
難為開陳難為繼也凡
實賡周矢詩托黼藻皇
猷所序言集字六皆全

霏玉屑余方本業遺集
沿流以溯源景行而仰
止縣為穩以想勲華李
安張置一詞也如是則
卷石皆泰山也一勺皆

滄海也為子若孫者繹
遺編而紹祖德之之（？）旨
有渠情余因素至志爰
命序僕

崇禎甲戌仲秋温陵闌元
寺口東園竹公斯桝吳
載鰲書

趙文懿公文集目録

卷之一

平寧夏　詔
送張九山年丈令吉水叙
賀督府洋山凌公加　恩叙
賀凌公晉南大司空叙
贈左方伯沈練城公之閩藩叙
送右方伯少松藤公之浙藩叙
贈京兆尹施華江公北上叙
賀大司馬督府凝齋劉公十塞功成叙
十塞平蠻叙
賀東陽令肖源黄君榮封父母叙
贈邑侯楓谷喻君入　覲叙
賀督府弘軒張公應　召恊理京營戎政叙
東粤紀事叙
卧雲堂集叙
六虛樓藁叙
蘭陰珍别後叙

清漾毛氏宗譜叙
吳父母贊政有成耆老歸德叙
中洲遺集叙
贈南京右都御史洪溪裘公叙
賓庭張先生制舉義序

卷之二

恭賀吉王殿下千秋叙
壽孫蒙泉先生夫人岑氏雙壽叙
壽邵越湖七衮叙
賀省亭郭公壽叙
賀胡秋宇五十叙
賀封承德郎徐蘭庭翁八十壽叙
賀康洲少宗伯羅年丈五十叙
奉賀太宰栗菴宋公七衮叙
壽封孺人趙母李氏六衮叙
賀蒙太恭人九十叙
壽鄭母邵氏夫人八十叙
賀楊孺人節壽叙

壽叔母方氏六袠叙
重修泗州城記
勑建大護國慈壽寺功德碑記
勑修東嶽廟碑記
慈恩寺碑記
重建金華府學名宦鄉賢二祠記
金華縣遷學記
最樂堂記
皆空亭記
永昌太守陳公生祠記
修梁文康公祠堂記
太師李文定公祠堂記
重建浮橋記
靈洞山房記
由雲庄序 并詩
卷之三
陳巨川傳
方母嚴氏貞節傳

譚襄敏公神道碑
勑進階承德郎嶺陽劉公墓表
南京兵馬使啓道南公墓誌銘
馬湖府經歷後山陸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廣西潯州府知府尹公墓誌銘
明處士錢二緒君墓誌銘
處士程君汝宜墓誌銘
處士趙蘭谷公暨配安人童氏合葬墓誌銘
王母饒孺人墓誌銘
南京鴻臚少泉華公墓誌銘
勑封孺人祝母潘氏墓誌銘
卷之四
祭朱錫塘侍郎文
祭陸陽山親家文
祭王太恭人袁氏文
祭黃司成孺人文
祭卜室封孺人方氏文
雝肅殿箴

座右銘
立志箴
克己箴
研幾箴
主靜箴
堕三都辨
德基吳公千文䟦
題桂巖割股圖并贊
題洛南陳先生像贊

陳文端公像贊
處士祝和卿像贊
芹泉叔像贊
賀送春谷叔祖序并詩
管中秘小引
居家十六訓
附行實
傳贊
祠祀公移
目錄終

趙文懿公文集

次男鳳翀編輯

第十七孫世溥重梓

平寧夏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

朕纂承丕緒君主華夷內安外寧茲二十載蚤夜兢兢惟敬

天勤民是念端居靜攝毋敢怠荒止圖邊境乂安與民休息何期變亂之事忽起朔方之間逆賊哱拜哱承恩父子者本以夷種冐竊冠裳包藏禍心素恃強很乃搆叛卒劉東陽許朝土文秀等借言撫馭乖方糧餉虧尅乘機煽禍群造反謀戕殺命官據城負固妄意祿山之故事敢萌元昊之邪心辮髮從夷僭稱王號傳播偽檄擅毀勑書奪庫釋囚搜金刮帛焼毀衙舍逼脅親藩勾虜為援毒民肆虐款奪靈州以成犄角諆闚關陝而犯中原九塞因是驛騷三秦為之震動誠神人共憤而罪惡滔

天者也幸賴

皇穹厭禍

宗社垂庥大小臣工効謀於內文武將吏宣力於外兵摧強虜水灌堅城犬羊膽寒豺狼氣奪旣熊羆之畢集乃晝夜而兼攻釜底遊魚尚思奮鬣檻中逸獸無計逃生衆士咸賈勇以先登群兇遂就擒而授首三旬逆命未馴干羽之來六月興師竟奏玁狁之捷遙傳露布驩動雷聲解一方之倒懸開三面之密網論功行賞弔死扶傷僭竊掃平地方寧靜除劉東陽等臨陣先誅闔門受戮今檻致哱承恩等獻俘千里傳首九邊近足以洩忠義不平之心遠足以垂叛亂無辭之戒逆天者孰能逃於憲典犯法者果何益於身生靈不幸以致於斯天地至仁豈容有此茲特宣示薄海內外九邊四夷軍民人等安分者為良民保身者為常道恪遵王法共享太平嗚呼除殘去暴赫彰天討之公警往懲來聳聽

皇綸之播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送張九山年丈令吉水叙

古今異時而仕與學不同古人忠信以待用仕與學一也迺今汩没於詞章功利窮非所達達非所施遂判仕與學爲二治之所以不古若也令尹之職其來舊矣昔人所謂懸六合之民命者也 國初愼重是選非科目不與嚴責六事監司臺官併相督察政績卓異以不次擢之得人比前代爲盛然漸非其初矣

聖天子龍興加意元元首飭吏治乃命較取多士又命銓曹特精外選繁簡各因材質内什一外什九外令又居七八時僅兩選受命出宰百里者百餘人張九山君授吉水令或曰令難詢其難則曰方今重内輕外又世變日滋文移旁午農桑學較賦役獄訟水旱盜賊一邑之事屬一人之身催科不息聽斷無虚日送迎疲於道路猾胥奸民窺伺舞弄然猶莫得行其志意也上之人又從而掣其肘風旨意向稍有不同卽不能自達且加以不直之愛憎賢否耳目寄之他人道方獨立不能圓合於時者毎不理於衆口而獲罪於上必求獲於上又慮拂乎民若此乎令之難也豈若游藝詞林摅忠臺諫分職部屬近 天子之清光樂職事之優暇也余曰不然士之仕也將以行所學也學未明而使仕是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平居誦習講討惟務該博工贍獵取顯庸身心性命竟不料理卒不能持此以用世方今理學倡明人知向道九山君學聖賢之學者也師資往昔切磋朋友身心性命必有自得處夫自得則學有眞宰決不爲世迂常吏沿襲虚文故套遷延歲月冀速超改視民與事眞慈母之愛赤子精誠注浹好惡與共均節調停靡所不至農桑學較賦役獄訟水旱盜賊綜理周悉毋畏煩劇事上毋敖處下毋虐一切身家毀譽得喪置勿恤此古人以德行道藝行之者也百度舉敎化行民悅而頌上之人亦無所施其愛憎然則令難乎易乎子羔爲宰夫子懼之漆雕開則使之仕是可以知九山君之令吉水也必有所不難者矣兹行也吾方爲 國家得人慶一方得父母慶而奚以慮也三年報績 璽書旌異稱天下循良吏第一吉水之民

借冠無自他日書之史不啻與兩漢並視布職優閒充員備位少所建立者光顯更不同也令不難所難在學卽仕卽學游刃有餘地矣不然詞章功利之習終未可有益於斯世而一民失所上干天和理亂安危係焉又未可以易視之也諸君聞余言皆曰是可以進於古矣於是崇酒載肉相與祖餞而述其言以爲贈

賀督府洋山凌公　加恩敘

嘗觀古昔受命制閫之臣爲其時戡亂定禍徂征四

方丕樹勳烈而其上亦多封拜錫予之典蓋其勇大者其功茂其慮深者其計周其勳著者其寵隆唐裴晉公斷以淮蔡爲必可平不撓廷議蔡人授首撫以吾人揷兵歸農賜繒給粟孽且不作其時策功論賞各有次第公獨加典此往事可覩者乃於今再見之兩粵僻在嶺外雜旁東西二山介兩粵間迴遭千餘里懸崖層壁叢林深菁猺人盤據於穴以恣其騅驄之嘯號而浪賊又從附之相與剽掠爲民患其性頑獷喜殺叛服不常豢而撫之不旋踵而肆逆介而劉之輒淹歲月納坎窞曾不能窺其徑戶自　國初以至于今用兵凡五迄無底績而嗣舉者多曾冠卽止略取所獲級上之以塞其事賊亦少誡數歲不爲梗率爲苟且目前之計公至乃言寇不威不懲不深入其阻不足以貽民百年之安毅然定計徵兵分哨督以將領監以司道刻日進勦而又諜其腹背塞其險要掩其不及直擣其穴賊遂大遭挫敗竄散奔伏執訊獲醜無算僅四閱月而功成夫猺之巖阻林菁猶故也其生齒之繁夥幾倍曩昔而我官兵器械糧餉

未嘗借貸他所恃以區畫得宜志堅掃蕩遂成前此所未有之功此非天下之大勇乎旣而以萬山聯絡嘯聚爲易賊素有兵來我去兵去我還之語不謀永圖恐殘孽復稍稍起貽後日之患乃改東西兩山中瀧水舊縣爲州佐以兩縣翼以四所分兵實之四募遠近之民耕種其地移設憲臣彈壓於上屹然稱巨鎭焉我　國家操版圖以統一疆圉尺寸皆王土也此種自槃瓠氏來不奉教化不供稅貢而禽獮草薙謀出指示斷在必討夷其人治其地盤錯已固死灰

奕然且爲　國家拓數百里地此非天下之大慮乎
方公討賊疏聞　聖天子已爲宣諭廷臣卜吉告
廟晉秩蔭子恩至渥矣乃茲復陳善後九事而廣西
河池咘咳比三等賊一時擒勦疏且並上大當　聖
心論功以公東安西征南服底定功第一遂於原蔭
子錦衣衛副千戶加世襲夫今之錦衣衛卽古虎賁
金吾驍騎之任職侍衛直宿巡察護　駕諸役至親
貴也人臣非有謀國定亂平虜攘寇之勳不輕畀其
子若孫而世襲則其子若孫與國同久尤愼重焉今

皇上不卽拜公爲樞密秉兵政而暫加蔭于子從軍
功也且欲重公於兩粵紓南顧之憂非天下之大寵
乎　命下兩粵之民相與欣躍鼓舞曰無使狡夷我
禾稼者誰歟農民歌於野曰無使要奪我貨寶者誰
歟商賈歌於道曰無使仇殺我人民者誰歟士大夫
歌於市藩臬下僚碌碌從公後均得以奔走之勞叨
陞賞之　命孰非公使之乎雖然出而帥入而相公
之事也　天子且將召公矣能使粵人無歸我公之
憂乎於是諸下僚請賦九罭之詩以次稱觴爲公壽

賀督府洋山凌公陞南大司空敘 代巡按作

南京工部尚書缺　天子下廷臣推舉中外大臣膺
是選者僉曰總督兩粵凌公勞久而功高遂以名聞
天子曰俞用以作朕虞　命下得代公乃行余授直
指使按東粵獲覩公謀略勇智於世無兩今且赴
召還佐　天子矣思一言述其事以紀其盛兩粵比
介嶺海鯨鯢出沒之區豺虺蟠據之藪　肅宗末年
嶺東連兵幾於陸沉賴前後督府諸公底定之嶺以
西晉都康城走高要楊柳二山之間以及於蒼梧鬱

林連絡十餘里梗塞戒嚴詔公節鉞終始其事公至
則撫然嘆曰莠草滋則嘉禾不茂鷙鳥入則林雀不
安馬伏波於帝前示[illegible][illegible]十五溪豈得已哉於是按
圖跡其地形險阨而知其要害之處毅然定計征勦
下諸路兵先[illegible][illegible]要路防其奔逸然後分兵十哨
刻日並發刃之所向如批大郤賊進無所據退無所
棲三閱月而露[illegible][illegible]門夫賊依山扼險蝮毒狼貪獷
焉憑藉負嵎天討叛服靡常一旦赭其山夷其人眞
前此所未有之功也然猶穆然思曰此一時之功非

百世之利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未幾復爲平安君有
天下事未可以一舉得策乃條上善後事宜移軍分
屯塹山而城叙州列縣塞徼亭燧斥堠相望爲函夏
疆理虜益駭首嚴穴無復兩山之望矣是時西征之
戍未解而比三河池咘咳諸巢窟騷動公以爲吾師
已戍此復何待且兵不可見疑動不可示閒令虜方
以吾爲徭狼而西也遂以其兵兵之出無備攻不意
無忘矢遺鏃之費西粵且告寧矣公之鎮兩粵凡三
禩戍功屢奏擒倭酋斬首益衆擊逆賊鳳遠遁無犯

擣柳慶二州昭平四屯諸巢剿嶺西北南韶流劫幷
大廟等賊撫岑溪六十三山獞可謂動無遺策功收
萬全矣功幾上幾受　命賜白金飛魚晉秩廕子且
世及焉至是拜今官　主上之所以酬公者豈其微
哉余嘗誦詩至江漢釆芑諸篇當時東征西討桓桓
武烈皆爲王之卿士國家有事則出車秉旄陳師鞠
旅彰撻伐之威樹劻勷之績事定功成歸奏　天子
則益謹外寧脩內治赫然中興偉業焉公勤兩省卒
徒之衆殤千百年險阻未掃之寇拓疆宇靖地方視

荆蠻淮夷功尤難而　天子秉政握乾思賢求舊公
且由南而北日就親近方將設饗醴歌彤弓嘉樂有
功而公以明德令聞對揚　休命稱祝　萬年君臣
魚水斟酌元氣旋乾坤扶日月豈後方叔召虎哉是
時動庸視用粵者不啻百分之一尚有操觚者爲次
第書之

贈左方伯沈練城之閩藩叙

國家建鼎定基分疆置省而各爲置使以轄其所隸
即古岳牧方伯之任也以地而論廣俠則吏之專城
而處在所裁割而臨長者以百計以人而論多寡則

戶之食土而生在所收附而蕃育者以千萬計財賦
之總邦鄙之藉水泉土田之政學較師旅之事皆其
所信縮節制以上承　天子休命而率其屬以布之
民三年脩職典隸其屬吏臧否聽去留焉任至重也
嘗遴選夙功累勞者充其任而非其人則不輕畀方
今　聖天子秉乾親政加意元元督責循吏尤委重
於吏之長乃　詔廷臣評天下諸藩臬使去其不任
事者拔其尤者遞補之於是廣東布政右使沈公轉

閩中左使夫左之與右乃耦置而敵任之官也似特
去此移彼耳而繁簡勞逸輕重相什伯焉政忌分而
權貴一也公以文學起三吳舉進士授德清滑二縣
令淬勵爲古名吏廉能有聲擢銓部主事銓部類蓄
資養望重持體而尚謹厚公負才敏氣正慷慨論事
人忌之出爲山西僉憲嗣是更任藩臬歷秦晉楚越
滇南之墟所至詢地方肯綮艱鉅盤錯力行之不爲
煦煦悶悶之政一時稱藩臬諸臣勵風裁著茂異者
有練城沈公云公治粵凡一年共左使施華江公坐

一堂而治華江公虛已下公事多咨訪而公亦以凡
事華江公長者無畧形迹恊衷襄贊然執之以叩公
之葘猶庚囷之圭撮耳公超逸奕慨之度如春風噓
拂霽月融朗可親可挹至與論天下事利害所懸因
革所繇無論故所嘗試即　國家大政四方隱憂靡
不犂然談之如江河之水一決四注而不可禦干邪
之鋒離匣吐光而不可掩也方今閩中島夷內訌戎
務棼糾豪猾潛引而難約以法山㟏聚徒而嚮應齊
民疲命弃竄不可着地所徯於上之人保釐蘇息者
若雲霓矣公出其素所經略者治之而事歸專統權
不分使合百千萬土地人戶之衆與財賦土田學較
師旅之事得以意指而擘運之察標本酌盈虛調剛
柔時損益扶瘡起痍植顚培僊慰八閩更生之望答
天子簡任之意者又豈煩於治耶余嘗因是而論天
下之才大小相去遠甚一羽毛也決起及槍榆枋而
控於地而有培風負天而圖南溟者一蹄足也敝策
傷吻日不踰一駕而有星移電掣晷刻馳千里者公
非圖南溟馳千里者乎茲行固不足爲公重也且將

開府一方專制數省兼文武兵民統治之固有如庖
丁者之解牛肩倚膝踦砉然奏刀批大郤道大窾恢
恢乎有餘地矣公行藩臬諸公張筵祖餞而屬余言
以贈余婺人也公嘗分驅憲轍于衢婺二郡有惠政
夙知公故僭言之如此而諸公亦不以余言爲佞遂
書之

送右方伯滕少松之浙藩叙

嘗謂古之仕與學一今之仕與學二古者教純而養
備三物六德所以治心禮樂詩書所以繕性上自侯

王君公下逮編甿閭鹿靡不受學童而入長而習耋
期而不倦脩於家者卽所以行於國無殊加無異見
天地命脉古今眞詮一則純純則學術正而眞才出
二則爲濁則學術淆而風教衰宋儒有言曰朝廷以
道學政術爲二事此古來之所可憂者又曰秦漢以
來言治者絲預於學求道者不涉於事噫自古記之
矣我　國家宗考亭以正學而濫觴于訓詁陽明中
起振鐸迷醒寐覺流遠教微高明之士乘其虛悟墮
於空談學遂爲天下所迂濶而不信吾茲有取于公

爲公篤信良知之說以悟其性命津津乎其有味之
歷官幾二十年所政無不舉所在著聲績余以通籍
之初識公于銓部執鑑衡以進退人士多楗關不肯
接賓客每辰入坐署中了公事酉退徧訪諸同志家
商確理道規切過愆公不有是官人亦忘公之爲是
官也公嘗以古賢範律士品臧否允當其不當者輙
持以爭之冢宰多得之時稱良吏部督學兩浙兩浙
士風類浮靡公首奬篤志力行士倡之較文稍暇輙
與論道而法未嘗一假借至今有師保父母之頌云

公治粵凡一年粵介山海間寇盜驛騷徵調繁集民
苦凋瘵又僻遠萬里外網疎法弛官吏胥肆貪虐以
爲常豪強又從噬嚙之至有白晝奪人於道而贖之
金公察吏治糾官邪懲貪戒暴豪強大猾一正之以
法邏盜賊於庭立斃之靡所姑息至於問民疾苦悉
隱燭微盡滅其所供給傳役自奉衛者之費以予民
其他剔蠹搜奸平刑讞獄處上馭下動中綮窾皆有
法度寬有慈母之仁嚴爲法家老吏所不及和如沐
春風沃甘雨時而峻之則金可鑠石可泐而守不可

易也公何以能是耶人謂公有博大強敏才識余觀
公所用皆學也世豈鮮幹局之士繇不學則不知道
以其強敏博大行其變通濟其矯飾以衒其霍跡而
自取表見政事何利賴哉惟學而才而識皆與誠合
存厥實心施厥實政不比以隨不矯以炫不汝以暗
不深以察而所爲故章灼如是昔臯陶陳九德而有
取於寬而立擾而毅直而溫剛而塞胡可偏哉不偏
斯之謂學乎世之剿口說談性命遇事周章無能爲
曠廢不舉視公足媿矣俾世之學者盡能如公以學

爲政以政行學自仕卽學誰復生皆議哉公舊令番
禺民挹膏澤公以望轉浙藩右方伯父老相率謁于
庭皇皇多不忍離公狀人心可卜政事矣浙民其何
幸哉說者以今十三藩事盡左轄尊之右惟按籍書
字不大侵奪其權少作爲沿襲爲常分此皆內不足
而外畏形迹者所爲公信心而篤學則必不以形迹
自外而所以勵寅恭破格調圖維協贊以播揚 天
子之休澤利浙民豈其微哉公行藩臬諸君崇酒載
俎相與祖餞于道而屬余言以贈余浙人也昔爲史

氏受知于公且十年故不辭而言之弁以告同志視
仕與學爲二者

贈京兆尹施華江公北上叙

夫尹昉于周內史秦因之漢更置三輔東漢爲河南
尹唐爲雍州牧宋牧尹不常置天子方數千里爲都
土地人民戶口賦役農桑學較祀典獄訟尹實司之
天子守臣四方首地岳郡邑環視取則者其任重嘗
以重臣董治之唐宋以親王領其事意可知已 國
家於兩京並置府治以尹畿內之事悉以畀之非其
人不輕授尹缺推擇藩臬長歷事中外治行最著者
充焉今 天子在宥之七年順天府尹金存菴公擢
少司空 詔下所司愼選代者於是廷臣以廣東左
布政使施公之名 上遂報可時公治粵盖六年所
矣聞者色喜公固怡然行之日藩臬大夫崇酒載俎
餞于海上竟日而別初執爵進者颺言曰仁義梁肉
刑罰斧斤韓閩誘俗雋獄平情願公爲保釐之政焉
次執爵進者颺言曰稂莠亟除嘉禾實好漢神趙距
宋嚴包老願公爲搏擊之政焉三執爵進者颺言曰

嚴霜之誅精吏行之冬日之愛善政留之願公爲折
衷之政焉噫盡之矣余尚何言哉余惟政不可狥狥
則偏中不可執執則泥是惟揆時審事殫忠行止而
已矣京師天下之會也塡郭溢郛類多四方僑寓競
爲奸慝不可究詰權貴戚近方且憑藉寵光擅興威
福恣睢暴戾莫敢誰何往時內府省費豪右有制貧
富役均蟹毒猶未肆也邇來供應煩滋征輸驛騷復
取盈于預支借辦劇資奸黨夤緣射利商民重困遠
近土田內外屋舍什巳八九入于權貴戚近之門迫

起賦役強者奪籍富者貧閒單户僮丁歲無有息矣緩之政浚脂韋民不聊生急之患在掣肘事且中格方今 聖明在上威命嚴肅震慴遐邇病輩轂未清者社鼠城狐不可問也荆棘蘭蕙不可擇也諸公較今時與往昔何若踵古人已試之跡行之是龔孫吳之書執倉扁之法也昔周命周公君陳畢公相繼尹東郊靡靡頑風未殄三后治之各一其政不乖其俗而同底于道語在洛誥君陳畢命諸篇此萬世尹京標的也公思融才敏志勵行篤自宰邑有異政擢銓

曹出爲藩臬閱歷三十年遇盤錯不驚遭顛踣不挫請于當世之故無論身所嘗試即國家鉅政四方隱慝區畫料理數計而燭照之行將酌時之宜揣事之變柔剛寬猛因革損益調停均節務在必行京兆素號難治公視之可游刃也余觀公之治粵也獨居辟去聲色浣衣敝履清約儉素六年如一日門無苞苴庭謝請謁無敢有干以私者其所裁削官司冗濫與民便益達一時之議勿恤也持此以治京兆公固已操其本矣他何足云聞古人有相業之隆聲譽起自京兆此公今日事也與諸君日跂之諸君聞余言弗以爲誕且曰文之可以贈公矣公以是日命駕遲其使拜而書之

賀大司馬督府劉凝齋公十寨功成叙

夫天爲國家開四方平定鴻勳必生文武兼德重臣或並時耦興或後先繼起畀以安攘大寄戡定亂略寧輯疆宇如江漢釆芑諸詩詠穆公平淮夷方叔征荆蠻可覩已乃今于十寨之役益有感云十寨爲嶺外猺種雜獞獠而居族類最多初據八寨至今侵噬

龍蛤咘咳而廣爲十寨非有不軌馳騁中原之心而恃其險阻頑獷鏢弩利毒衆且數千獨兇悍不可訓化懷服異各巢崗且爲各巢崗逋逃主聚散攻擊剽忽不可測爲東南害 國初嘗以數萬王師臨之罔功嗣後屢討屢姑息從招撫罷於是益肆桀驁王文成公因平思田後移師襲之大遺創衂然遺孽稍稍復熾屢作不靖大司馬督府劉公膺 簡命鎮撫兩粵肅將 天威獨運廟算謂 主上德威遐暨四垂率賓即點虜且內附么麼小醜容假息置勿問耶檄

廣西巡撫會　上征討計以己卯十二月集漢達土狼兵隸各將帥監督分總統三里忻城夷江上林五哨並進三閱月斬捕首虜九千一百有奇俘獲倍之巢穴蕩平功成露布聞　天子命禮司諏吉告　廟宣捷如故事賚金進俸以酬勞勩公又亟圖繕守事宜立鎮議也招亡闢道建設長吏說者謂是役自王文成後僅再見余惟八寨巢穴以來逆節抗師不討日久而卒莫誰何豈力不競　國初法重北防遠南服浸焉踈濶弗經意漸成羈縻而當事者病黠桀難馭藉口豺狼不深較以故得竄伏緩死以抵于今夫兩粵騷敵則中原有隱憂一夫向隅衆無以為歡蹩盤之困無已恐浸淫害于血脉者不支也此王文成定計剿于前公誓不朝食于後誠酌利害之源通遐隱之燭精忠遠慮奠方隅而保全盛者豈其微哉夫文成之功尚矣而當時因求靖回師思田附衆出無備而取之為力易公奉　天討戒衆而動賊莫敢遁汛掃兇殘易于拉朽堂堂節制震耀殊方視文成為難文成條上經畧號稱得計顧不旋踵復為盜區公

疏善後之策　廟堂皆如公議悉所展布文成所不得為天故靳之以待公耶夫廣夏幅員之內有千百年險阻未掃之寇天心益久厭之公繼文成而起一旦豬其山夷其人箐林莽窟盡歸版章親握赤子於兵刃塗炭中而納之垣堵謂天非有意不可公後文成六十年為天運一小周豪傑間生之期甚定一方後先彪炳豈偶然哉且公鎮粵凡兩禩靡一日忘情東粵嘗不惜數千金重購走人海外諸國窮逋寇嚴各寨兵哨犁番舶假市為寇者搜夷羅旁殘孽無遺後虞數十年猴嶺逆賊以不旬日雉獮之獻馘轅門山川底寧公其有大造於兩粵哉夫學不通方儒臣無武斤抱咫尺之義自拊循之外一無所聞見而文淵武烈為　國家命世奇才若文成者世無兩公起家文學為王卿士出秉節鉞折衝樽俎桓桓武烈豈非聖儒通學紹文成而相後先者固不在功伐間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余願於公今日頌之

十寨平蠻敘 代巡按作

古之治夷狄者稱西南夷為最難故當時有議罷西

南夷專事殄方罷珠崖以爲勞師遠攻者今則不然
冠帶衣履之國洽于裨海而伏莽之戎不啻蜂蠆之
毒已也可不加之意乎夫嶺外固隩區而盜阻其閒
尤爲黠桀者西粤之古田八寨也古田之恣睢以八
寨爲犄角古田平八寨未平西粤未可奠枕先是隆
慶辛未　聖天子用謀臣議下　詔征古田先計撫
八寨剪去羽翼後乃興師雖獮卒犁巢穴可以得志
然八寨之負固猶昔崇山複嶂利鏢毒弩四面連絡
各峒積爲逋藪一呼羣集往往跳梁爲疆場害遇有

征討卽奮牙距以禦不敵則狼奔麕躍莫測所之又
多居停指引散而復聚聚輒不靖今且蚕食龍蛤咘
咳二寨盡據其地八寨而十矣大司馬督府劉公節
鎭南土慨然志廓淸兩粤羅旁已濯征經略甫定海
上逋寇掉尾而逝遂定平十寨計檄會西廣督撫悉
以機宜上　詔下可之公乃大誓文武將吏合漢達
土狼兵分爲五哨並進伐木夷山搜巖剔穴雷動熛
至凡三閱月斬首虜萬級俘獲倍之諸走匿墜崖竄
林莽焚溺死者無算十寨皆蕩平疏聞　天子嘉悅

宣捷告　廟懋賚金晉秩延賞之典而寨之故地乃
復爲剏置司所增立城堡屯以重兵召龍咘二寨竄
徙之民與兵錯居給田耕守葢千百年箐林虵虺之
區盡歸版章親握赤子於兵刃塗炭中而納之垣堵
偉哉功也豈一時爲烈哉夫八寨憑險稔惡舊矣
國初嘗困以數萬衆不能破羈縻招撫益猖獗不可
制延禍靡已令之嚴阻頑獷猶故也其生齒之繁夥
幾倍曩昔而我軍器械糧餉未嘗借貸增益何一鼓
而盡殲之若去机肉然非公之德威武略足以制之

耶余惟兩粤自設制府以來受　命討罪屢有征伐
而誦奇功者韓襄毅之平大藤王文成之下思田詎
今日乃再覩之大抵賊運之消歇關　國家之隆盛
豪傑之閒生方今　聖天子德流方外威振殊俗遐
左獻功海烽息警黨鶩胡虜且解辮貢琛稱臣矣蠢
茲醜類尚咆哮阻聲敎耶王文成後韓襄毅六十載
又六十載而公出戡定一方膺期不爽後先勳業彪
炳赫奕豈偶然哉且公之爲東粤計也嚴偵諜追海
上逋逃置艦除器期以必殄山中殘孽直芟薙耳無

旦夕忘戒備見今山禝不作嶺東西帖然海南比報
番舶破溺俘馘功數絡繹於轅門前東粤之民奠土
而居無疲奔命陰受公綏寧之賜者不在西粤之下
矣余奉　命而南寔切嶺海多故之懼無以稱　主
上元元之寄而公之平定安輯寔先之余亦藉是以
薄譴責公豈惟大有貺于粤人哉十寨功成余獲與
飲至之喜而觀軍容詢謡俗因使者事也敢述輿人
之誦以爲公賀

賀東陽邑侯黄肖源君榮封父母叙

余嘗閲經傳論忠孝之理於君臣上下間備矣明王
孝治天下不敢遺其臣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爲孝之
終忠與孝豈判然二事哉上率人以孝下之勸忠者
益至臣事上以孝上之彰孝者益顯此君親臣子一
體無間理也　國家政首明倫治先仁孝推　尊親
之典嘉與中外之臣俾各遂其顯揚之願三年奏績
詔下所司晉之階推崇其父母貤其官官之二百年
著爲彞典夫　上操彞典以廣勵臣工下感激思奮
以圖報　主上而沿習久因循滋持三年之規而徼
以必得若執左券然其間得與不得則歸之遇是豈
祖宗褒德勸功之初意哉　皇上繼天振刷陋習慎
重錫典尤嚴於守令三載考績必行能功實稱卓異
撫巡直指兩使者列薦剡凡再上於　朝然後有
錫命不則遲以六年卒弗與温陵黄肖源君以進士
起家來治東陽三年政成撫按兩使者交章上循良
疏先後凡幾　天子遵彞典用新例　詔封君父其
公如其官母其氏爲太孺人東陽邑人士皆榮之學
博吴君從心等偕庠生金生大綱等馳幣走二百里

屬不佞一言以賀極陳肖源君治東陽之政東陽僻
在溪谷間民素悍好鬭爭財賦重繁強項輩多弗戢
爲盗往令兹土者率難之肖源君至結民以誠諭民
以義阜以多方之惠弗率操三尺法繩之尤嚴其狡
頑好訟者　國令方視征科盈縮定殿最好事者爭
先之君調停輕重以時輸納民咸相安尤加惠學較
課文講業四時不輟君明信人也慈惠人也令乎政
洽三年而悍俗易苛賦減訟清盗息民安田里邑有
絃歌政成而譽逮榮貤父母豈偶然哉余聞之憮然

曰美哉肖源君之忠且孝也夫人身沾一命之貴孰不願有二人被　綸音膺顯號而官移於家志奪於欲毀箴驟節慢君辱親繇不忠故不孝今時又未然也封典既慎于昔法紀又嚴于昔方約束以銖責人之過復私其口以恣好惡有司日慄慄危懼不保巧宦者違道合時飾請賞譽僥倖于不可必得之典似忠匪忠似孝匪孝夫忠孝天性也至于似以亂眞又愈于不忠不孝之甚也肖源君之令東陽也日惟忠信慈惠以臨莅其民勿爲督責苛迫之政以徼寵于

上非純忠乎　封章赫奕翟錦輝煌益之朙外非純孝乎孝以移忠忠以成孝肖源君其有之哉繇此而耳目而股肱翊贊　廟謨主持　國是　聖天子倚任褒嘉肖源君晉台階貴盛于朝公與太孺人同台階貴盛于鄉人將稱之曰肖源君匡君體國大忠也茂勳宏名大孝也猗歟其盛哉余辱肖源君通家誼比隣爲子民諸君敎之詳如此敘而馳之以爲賀

贈邑侯楓谷喻君入　覲敘

嘗讀兩漢史著循吏傳而不言儒吏葢儒者通乎六藝究聖賢之略考古今之宜而措之吏治也溫良而有醞藉幹固而無繁密經術精則理道根儒而循也言游以絃歌治子產以章服治其選已漢武帝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敝姦生時少能以治化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色吏事天子器之吏而儒可多見哉其弊起於秦之專任法律罷經生業刼天下以吏爲師至漢稍除復之其道終泮不合名法家者流精刑名術數覈錢穀甲兵鼓頰抵掌可以治天下

何用腐儒爲乃儒者則詆以爲俗吏而官人者因之授法官主吏而奉常掌故之職則以居儒者儒吏葢罕矣　國家以詩書六藝課士以明經射策掄才葢異其儒術通吏治而一自受命以後日惟循刑名法律理錢穀獄訟案牘罔諳聖賢經世宜民之道舍道任法則法斯敝今時吏未易言上之人日括其積習隱匿疵瑕而罔文密法銖求毛舉奉行者少不當上意遂以文法繩之有司過爲摘決鷙擊詷伺捷給阿以取名巧以避罪皇皇惟恐不稱爲吏儒不迂而寡

敎平喩侯握符於蘭三年明法暢義錢穀獄訟案牘坐而理民隱伏若燭照之卽御煩劇如庖人批郤導窾有餘地俗尚操切侯獨寬和先訓誡而後誅罰一切所下苛刻之政必調停無害其甚者則廢格不行元元須以立命非以儒道飾吏治若仲舒弘寬三人在漢武世耶余見侯日坐庭中了公事退抱案頭書讀之至夜分不撤琅琅聲聞于外羅百家貫六藝吐詞方駕班馬一時所稱諸名家磬折下之暇沐眺覽輙歌詠以陶其性情三年間倥偬旁午如一日不廢

翰墨也余豈誣侯哉余嘗載橐承明廬見　天子肆覲羣后時四方岳牧各率其屬入王所奉　天子大計　天子詔太宰廢置侍中於殿上臨餙之有治行異等者賜燕大官錫纁帛鏹楮此隆典也今　主上方御乹東政與天下更始思以文教興吏治庶幾虞虞德讓之風倘開合宮衢室延見雜閈上計長吏以漢武遺事求海内若仲舒弘寬儒者三人長吏從後叩頭對能舍侯哉侯嘉惠于學較比年學校摧剝無餘矣侯嘗以其長養之意易當事者之聽士類安全

歲以時課舉子文嘉與其開敏有才識者廣勵掖進父兄謀子弟弗若也貧者周之以財三年間士之遇侯如寒凜遇春而有生色侯行博士朱君某柴君某偕弟子員走山中屬余一言以致祝願余惟昔文翁治蜀興學餙士敎化大行民至尸而祝之侯之愛不在文翁下奚止言爲贈夫尸祝者報德也贈言者美功也　聖天子陳言以考四方之政則鷁頭載筆之臣必有能紀之者矣遂書之授博士君以爲贈

賀督府弘軒張公應　召協理京營戎政叙

國家創造函夏定鼎幽燕接胡壤以建萬世之業而左右環衞成内外聯絡之勢則四鎭藩籬也三關門戶也京師堂奧也薊鎭無督府自庚戌三衞要結虜酋用爲鄉縣湖河川之古北口蹂躪郊圻震驚逵于内要害視諸鎭稱劇乃建督府屯以重兵東扼遼海西控紫荊北拊居庸輔車相依而京師之屏翰始固弘軒公以大中丞總督薊鎭有至慨然念三輔重地而華夷之限止隔一墻且有數千里之防外牖不謹則内庭爲虞於是奉公殫忠竭謀畢慮日夜談戰守

之事以畫制胡之策簡材官治部伍塞險要增臺隍繕戎器足芻糧經制釐然大備而督率撫鎮司道又不遺餘力焉自公制府之後三衛潛踪四壁清壘居庸紫荊不聞叩關而遼之左又多驅逐斬伐之功前後功凡四上 天子嘉乃丕績賜金賚幣晉階廕子四錫 命以褒公之功嗣以公奏三載之績陞公兵部尚書管督府事皆異數也公之受命制閫爲國干城動庸獨茂而 主上之封拜錫予以酬公之勞勩者亦不淺也猗歟盛哉外恬内嬉臣勞 主逸眞熈

朝之盛事也公方以功成名遂身退自請乃 上則益重公思以置之左右會西鎮報虜騎突入内地邊臣不守 天子皇皇西顧出戎政鄭公經略七鎮而以公代之蓋念公久勞于外思以逸之且欲得頗牧于禁中也夫京營自國初三變至庚戌始定前此節制專任勳臣戎帑以中貴人至是乃罷去中貴人以勳臣一人總督而協理以文臣蓋勳臣世篤忠貞職司禁旅舊矣而佐以文臣非 肅皇帝文武並用折衝俎豆意耶國初營兵四十萬以備征戰戍守統馭操練皆有法度又有 御前之試將知兵兵知律坐守不驕征行不困屹然雄視諸鎮而振萬里之威矣歲久弊叢合三營幷中都山東河南大寧更番之衆僅十四萬得三之一又鮮紀律而寡敵愾居不足守敵至若驅市人而戰之已已岌岌焉危矣卽庚戌虜騎薄城卒無能出一騎發一矢衝鋒破圍藉各鎮援兵送之出境 祖宗置營之意安在哉方今承平之時正當玩愒之日將偸而惰士飽而嬉馬習而不當于用且西虜桀鶩背盟邊鎮荼毒而東夷又集十萬

衆聲言擄金伏海蓋萬一藩籬破門戶不守蹈庚戌覆轍如堂奧何此 主上所以召公之意也余嘗歷觀漢唐故事益有感于今日今之京營非漢之南北軍唐之十六衛乎漢以南北軍隸三公故太尉得以成安劉之功而唐祚中衰徵兵不振遂召藩鎮之禍此往事彰彰著明而内外輕重倚杖強弱之勢大都然也以公之公忠威惠謀猷略在外則外重而足以嚴鎖鑰之功在内則内重而足以奠磐石之固無事而守則周廬列戟壯王居而護神京有事而遣則

驍騎虎旅動四征而張天討　祖宗二伯年創營之
美意非自公今日振之哉公之治任還朝也高兵道
某張總戎某謀上觴稱賀而走其使徵言于余余惟
聖天子殷念中外晏弛武略不競思得左右卿士以
振桓桓之烈以樹中興之業而公奉簡書以歸
天子必大嘉慰勞燕喜受祉而公以明德令聞對揚
休命稱祀　萬年君臣歡洽固不啻六月采芑諸詩
誦方叔吉甫已也余方期踴躍以觀其盛而於諸公
之請也又安能已于一言哉敬書之以授使者

東粵紀事叙

五嶺之外古所謂百粵地也　國家分置兩省於是
稱東西粵焉夫粵自尉佗五世臣漢入版圖奉政教
然當絕南荒裔之交展山襟海封豕長鯨歲時竊發
小或合數郡之兵大或勤兩省之衆窮追勦殺而東
擊西突此殄彼煽一日不靖則嶺海之民一日不獲
安土而居余奉　命清軍嘗懷杞憂每以政事暇過
石川何先生閒往事先生坐而與之談鑿鑿如睹一
日出其所手抄東粵紀事三冊示余曰此余自　國
初及開府以來稽之各志參之奏疏詢之故老因次
第其歲月始末而成者始倭寇次海寇次山寇以建
置文武職官沿革弁諸首余亦嘗考之各載籍俱散
漫難求及讀先生紀事山谿盤錯險固海波飄忽出
沒羣寇興廢聚散以至督府之石畫諸大夫之贊謀
鷹揚爪牙之奮勇士馬甲兵之調發供給餽餉之需
費蓋一一如指諸掌矣夫采薇出車杕杜之詩作而
于襄之功周室爲烈牧民乘馬形勢之篇著而匡攘
之績春秋紀之先生抱天下之志立朝爲諫議慷慨

激烈論時政視國家利害奸蠹若迫切于身忤權貴
勿恤也忍其鄉之荼毒乎惘深故慮切慮切故述詳
所以寄其心之憂以待後人之考鑒者胡可已也自
先生道方違時潔身勇退優游林下者三十年所閒
關謝事讀古書好爲古文詞聲律尤善商確當世務
茲八旬又五矣尚手卷不輟寒暑與人談移時不舍
去然則先生所紀其爲考覈傳信之書無疑也非直
稗官野史而已余因之遡往事目時變竊有終慮昔
未有倭寇也近始從浙閩入多豪猾潛引而難約以

法天產猺獞不易撲滅山峒僮子爲聚徒而嚮應嶺海之寇何時巳乎羅旁之征破巢搗穴創治列守以圖永久而遺孽稍稍復作矣衆建諸將於海上分要立寨置艦護兵而逋寇入境張皇鼓慄靡所恃括一省之所入盡以養兵粤之民力屈矣師旅之奉有加寇盗之侵不減是自坐困斃也曷故哉紀中大略具見當事者遠慮云爾先生京粤人也紀曰東粤將以別于西猺寇未紀蓋有所待云

臥雲堂集叙

鄭越渠君抱明敏倜儻之才負奇偉博大之志平生多慷慨自許少不愜於願即咏嘆形諸言人亦以是占其不凡云嘉靖庚戌登進士授婺源令卓有惠政考績擢禮科給事中尋轉右未幾部卿違禁上封事詔責禮科諸臣不豫覈其封俱奪職去方君召入瑣闈時自謂耳目親近臣得言朝政司事與四海利病用展厥志而立朝未滿八月獲無妄之罪以歸君之志實有鬱結未舒者矣歸田絕口不言時事鑿池築圃蓺名花數十種構亭於其上焚香宴坐讀古書容至則觴之高談雅歌盡日靡倦風月和霽則約二三同志出遊近郊而遠於佳山水處亦必携壺榼往焉然用不盡才時不竟志其鬱結未舒之意遇景觸物輒慨嘆謳唫遂成篇什又善草書吟罷即濡毫如意揮之君掛冠十餘年撫臺監司疏其名於朝者凡幾上迺竟以不出益信升沉有數肆其志於詩於是積累成帙壬申余以使楚過家悉出其所藏稿以示讀之格調異常旨趣迥別瀟洒放逸之中寓激烈悲壯之意君之志見於言矣君捐館舍後其子伯仲某

傷君之志未售而悉寄諸詩也欲求諸梓屬余序其後余惟詩之爲體不同要貴見志志存則風花烟鳥山林泉石皆其所自得而寄興者而非徒依稀光景摹規工巧爲靡麗之辭矣余謂越渠詩蓋有得於是焉余與越渠君交最久知君之志不專於詩然僅於詩見之良可悼乎讀之者當得意於言外焉

六虛樓稿叙

余一日與同年朱明曦甫坐觀風署中談其鄉謝君文度高雅善詩嘖嘖不容口曰謝君志行峻潔心性

恬愉無徇利無近名平生下帷讀古書博綜諸子百
家之言而暢其情於詩春官弗第乃投牒授信宜令
日拊循其民不皎皎為聲譽三年致政歸結廬于環
溪之上謝絕人間事人罕有覩其面者而玩時撫景
觸事感物輒歌詠以陶寫其意人與詩鄉人兩高之
因出其刻六虛樓稿以示余把玩久之明曦甫問曰
六虛之義何居余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此易道也
曰謝君曷以名其詩哉余曰此謝君志其所以善鳴
於詩也獨不聞天地自然之籟乎大塊無心混然太

虛噫而為氣則萬竅怒號噭謞叱吸叫譹宎咬于喁
和厲之聲翏翏並作盈滿天地而氣反則衆竅斂止
還歸於虛天地之籟從虛中生也人獨無籟乎人籟
則聲詩是已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物交于外動
乎中喜怒哀樂生而形之聲卒然而謠莫知其所從
來而長短疾徐不必盡諧謠謌巷謳勞呻康吟一唱
羣和此為詩之真性情之正發於人而未漓乎天之
和從虛竅中流出也三百篇之遺可想已漢猶近古
而下此則質漓而文騁而選選而律稱極盛矣而馳
騁靡麗之態視三百篇之旨何如况習愈勝變愈奇
人逐聲技先有意于人之贊毀而爭自濯磨飭巧夸
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所謂愈工而愈失其真者也
詩之衰也謝君之詩余未敢盡謂天籟所發大抵得
古人之意而不襲其緐縟正古人之調而不踵其奇
巧辭質而腴興近而遠閒曠清適若有神解所謂從
虛竅中流出不先有意于人之贊毀者非耶謝君自
叙曰詩非徒以音調滑澤當有天焉以默運之又曰
伯樂相馬不以形容筋骨必得若滅若沒若失若亡

者以絕塵弭轍而惟九方皋與之契余非敢為九方
皋其人欲識之於牝牡驪黃之外噫六虛之義得之
矣明曦甫聞余言而喜曰是足以為謝君叙命掌牘
者書而歸之

蘭陰珍別後叙

蘭陰久無理學會會之來徐曾源子倡之曾源子篤
志聖賢雅好朋友無一日不相與發明此學來過省
懲質疑辨難而一時同志者亦翕然聚焉壬戌之秋
正曾源子登第之歲余始志學又適緒山錢先生遡

江而上余謁之惓惓於格致之學且云學必講而後
明余始益悟而時奮起者二十餘人乃卜會於蘭陰
山菴名曰蘭陰會有期必至毋敢後焉凡六年于茲
矣人非不毅然向道也但世情嗜慾累久蔽深而又
益之以支離之聞見故於此心雖日知所從事而未
得其要領去邪存正改過遷善不免於意念上起倒
作止靡定終無了手閒有知得自己本體當求者或
住於見或障於理或有所執而不化於我眞性猶隔
一層魯源子學善契悟者也歷任三曹大會天下名

賢而悟益深矣一旦以送母還鄉請　命得獲南旋
秖家不數日卽杜客約友朝夕於蘭陰慨然有訂學
之意見余及同志者之學嘆曰此皆辨濁清於支流
者也須從根本上求之可矣此學惟明此體此體原
從太虛中來不落形骸不着念慮不染知識光光一
介心體能視能聽能言能動能與物感應者也當下
還得此虛體不轉一念便是工夫舍此則無工夫可
言矣千言萬語只是一意使人自悟自識凡會必欲
人各盡己蘊一一以此意發之指點病源開示要法

眞如盧扁用劑悉中肯綮觀其行事如江河流水然
無纖毫滯礙與人忘形視家事之貧窶若至足焉布
衣蔬食澹如也善哉魯源子之學也有徵驗矣聚處
半年聞者皆悟余亦因得以窺見其端倪始信往昔
所學皆務標末千古一息命脉正當自有在也方藉
洪爐大冶火力逼眞融釋駁垢而儀部催文又至矣
古人以道德有諸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余於魯源子
之別也豈能忘情乎哉然余幸北上之期猶近也會
中同志者又豈能忘情乎哉雖然使我輩果能刊落

言辭斷絕心思直從本性上着脚於昔日之所謂障
蔽者皆務去之以求今日之是則於魯源子猶弗別
也又嘗觀易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戒
愼之學也固至虛之體本來如是也不待防閑不待
窮索魯源旣識其大則必有不能自已乾九三君子
者矣而余於魯源子之別也又惡能已於言哉是行
也與之偕者會友王中石子也是亦學魯源子之學
者也余於是益重其別焉

清漾毛氏宗譜叙

余家從太末徙婺譜牒緜遠自王大父贈少傅公纂脩至今世益楙蕃余惟散佚是懼思踵前人之緒而勉繫一官益未逮也頃毛端簡公後奕鳩氏曰允讓以公廕與余仲子同官且同臭味益緯有鳳毛焉迺以脩輯族譜成而問叙于余余穆然有深思也者而有概乎端簡之有後于毛也粤稽毛之鼻祖文之昭也世濟明德磬以浩昌殷綸煇起所從來遠矣周秦之際國除入于滎陽後漸遷徙曰廬江曰河内曰平江而毛氏始大其最著者約從片語而存趙著書九

篇而名家或顯門詩學而俎豆宫牆或隱居不仕而孝廉名世或典選銓部而清節有聲汴泉西二晉南北兩朝簪紱蟬聯不斷其渡江而南者寔自州陵侯始蓋從毛伯五十二傳而爲今之始祖云侯四子散處各方而居太末者寔自歸鄉公始此又侯之三世裔也傳八世而徙居須江即今之清漾則自元旻公始公之後二十世而諫議大夫以大諫顯三十二世而朝散大夫以大節顯其間沛炎而起者何纍纍也而剏建宗祠恢復世守文章德業煜霅我　明則又自端簡公始焉蓋州陵至公以世計者四十二矣夫水之與木厥有本源枝分派別遂以無算不有譜牒緊誰判之而緊誰總之晉魏間司譜有官氏族一一可攷而知也毛自歸鄉而後漸以散渙無復詮次宋龍圖公始脩輯成譜後因焉傳之我　明三十七世而一脩者處士顒道也三十九世而一脩者鄉進士麗也至奕鳩氏而脩之者四矣分合世系俱仍其舊至于遷徙有攷支派有攷功德有攷榮恩有攷祠墓有志宗範有志綸音有志内外翰有志而譜始大備

則奕鳩氏之力爲多焉蓋亦端簡公意也公可謂不亡矣嗟夫自州陵序譜千四百年衍龍圖而成譜龍圖又五百年得奕鳩氏而成全譜譜之成亦難矣奕鳩氏居官偘偘大有家風予不具論而序其譜所從新且以志慨云

吳父母贊政有成耆老歸德叙

明天子躬承　列聖振[illegible]治以故臣下大小畢力海内嚴一而元鈞以[illegible]此天下不惟其類惟其能丁丑張侯以明進士來守吾邑而公寔輔之昭其能

也公夙夜皇皇惟以不及爾將公署報績天朝是懼是故涖政踰月而民安之時正堂朽蠹弗克支甚者必起而更之乃可理也張侯曰新之何如對曰未也卜之民越明日監司下令量田且戒急張侯曰行之何如對曰未也卜之民如緊者三公曰可矣乃忘寢食浚鄉甲槩其正直老成者六人董其事行且誓之曰欽哉爾等用民力若取諸身度民田如度諸身民乃父母私爾圖盬爾職以傷我張公之明緣是諸老矢公羸職扣心盟神某鳩工搆堂某執衡巡野疊疊

爭後先而公坐則戒以勿亟行則疋馬不取壺漿以爲六老倡由此工日益勤民日益不怨不期月而堂湫湫告成又之日則經界正田地均而民無兼并張侯稱之曰能冊閱還報監司監司瞿然曰伊誰之力人曰張侯張侯不有歸之於公公不身其勞歸之六老君子曰祇承于公敬上也不盡民力愛下也壺漿不入潔己也有功不德謙謙也敬上忠也愛下仁也潔己義也謙謙厚也忠以報上仁以廣忠義以濟仁厚以成義合斯數者是故其材全以其全材而佐明

侯一時聲稱赫奕雖古良椽弗過也繇是言之公何負於張侯哉亦何負於 天子哉君子是以知公之能得張侯益顯而秉銓者當不坐是爲公限也邑民以此脅頸累足德公者蓋十家而九口情情莫能鳴乃託耆老假予言以鳴其[illegible]虞公之得民也故叙之

中洲遺集叙

婺自吕成公倡道何王金許四先生相繼丕振而紹休闡繹則文懿楓山先生理學淵源從來遠矣先生

授業於其門人凌氏[illegible]而中洲公從凌受學焉心法相承務實體而略[illegible]閣脩而不務爲名高余家食時獲與中洲公及侍御巽齋公讀書以南天眞菴中二公諸父也[illegible]以德業相砥礪及[illegible]公早貴余繼舉孝廉中洲[illegible]諸生閒闊錢緒[illegible]陽明高足負笈從游欣然有得與東南之士[illegible]知名當世直指學使者按部必隆禮優[illegible]有眞人品必有眞物色嗚嗚子和理所[illegible]阮公尤嚴重之當校士於括命公攝篆以行所司如阮公親臨品題

甲乙亦無不心服者都人士仰重於素行素孚之賢而阮公獨身在世情世法之外此可於今時求之哉巳而貢於鄉授贛縣博士儼然以師道自任講學鬱孫臺學者翕然宗之當事方薦諸朝期擢用公以病卒官年才五十三耳位不滿望壽不配德人咸惜之入彼中名宦祠著有中洲集若干卷子光京世其業未及行隨燼於火僅存什之一公歿四十年門人王以忠余老友也自武林虎丘諸處爲名山之游甲午入燕邸携公遺稿將就梓而以叙言屬余時余方有

首丘念與以忠約結社於靈洞山不勝存沒之感遂不辭爲之叙夫　聖道如日中天懼異端者爲之障司世者辭而闢之言之不可以巳也今世學士大夫不悟本原未得要領骫骳不得志則講學抑鬱無與語遂譚禪自標宗旨衆喙爭鳴而浸無益於身心性情家國天下之實際求其刊落言辭斷絕馳騖直於心性上實脩實證如公之闇脩是崇者無有哉如其有之則公雖沒而尚有未泯者在于以繼五先生之緒而承先聖之道脈者厥有攸賴焉是爲叙

贈南京右都御史洪溪袁公序

南京都察院缺右都御史初　上以少司馬孫公往孫公以疾辭五疏而得請凡閱數月上念根本重地缺都御史久非所以重風紀　詔九卿會推於是少宰袁公往時袁公以望躋少司空改少宰僅逾月命下廷臣懷驟遷疑不知　主上惟其人不惟其遷之驟也夫古者建官各有專職獨置御史臺司糾察以舉刺不法任至重也國初昉秦漢之制設御史大夫與丞相都督爲三府嗣定爲左右都御史貳以副

僉提督十三道凡奸黨行私權憸亂政百官猥茸貪冒才德罔聞都御史得彈劾之十三道分察郡縣都御史必覈其稱職與否闔于　上古稱卯之司直非耶夫兩都並建南臺之糾察諸司統率十三道與北臺等北臺爲輦轂近地借　天子之照臨而督察之也易南臺遠在陪京徒恃名位紀法而約束之也難是故均重於得人歷觀諸古率先彝憲表正庶尹必其人之公忠人之剛正人之廉介蹇蹇匪躬侃侃正色不畏權倖不昵私邪允執憲法以弼朝政而至我

國家得人尤盛如碩文康之簡紲不肖王忠肅之禁絕苞苴耿文清之力糾強橫張簡肅之嚴抑奔兢譽之鵰鶚摶空而群鳥息喙虎豹在野而百獸潛蹤一時之所望而震焉者也至於今而風斯靡焉崇高以養其大體重厚以惜其虛名脂韋以全其交誼於稜文行劄之外未聞有舉刺以抨擊其違繆而綱紀準繩之司同於分曹涖事之官至於南臺則寖寖下矣豈其時之升降然哉抑關於其人之輕重哉衷公起家進士縣郎署歷三十餘年至今官公居郎署最有聲主爵者器而重用之為忌者出為雲間守吏著茂績以忤時宰旨移為陝右冏寺卿人為公御之而公處之晏如也然公之聲名愈重矣嗣是而督學而藩臬長而開府人媿公以為屈而能伸至此公處之泊如也公平生於世味無深嗜以故不欲比於人不肯貳於己公忠剛正廉介之德備矣使公當永洪宣正之間與碩文康諸公比肩事主豈肯避席讓之而南臺之重必自公今日之行重之也南臺重則北臺愈重南北若兩翼然紀綱肅而　朝廷尊矣治其登於

上理哉然余目擊近事而備欲盡其惡焉都御史操總憲以風勵天下有公平正大之體不譊不亢不吐不茹去其治道民風之太甚非以毛舉細故強其時之所不可行循襲故套要其人之所不可從也夫削官司之冗濫而與民便益此善政也然須酌時之宜揣事之變調停均節以期通行於上下而後為無弊苟徒慕節儉之美名刻意苛減操切急迫動患掣肘事且中格焉君子病其矯御史言事必先關白此故事也然御史為殿中之執法掌柱後之彈文抗頰批鱗直言犯諱大夫顧以一日之長執故事以繩之恐非設官之意且事關論列不密害成言者之所忌也不作其氣而顧犯其所忌君子議其非公惟敦節儉之風而不為銖求嚴督察之體而畧其小節斯其為至當之道乎公行矣因以余之言質之趙王二公以為贈而二公不以余言為未然遂書之以告司御者

張賓庭先生制舉義叙

制舉義畢畢乆之大都模擬往喆綴詞比句丰容色澤而遺其神與骨一不中輙咎以為遇不遇儻之齊

瑟卞玉也余則以為文枝也貴成一家言言成不可
謂耳無曠目無朱也邑侯張賓庭先生為傅士弟子
員時不與諸生較尺寸銖两利惟下帷發憤讀古聖
賢書及先秦两漢諸子百家言口誦心維通大義與
旨乃已久之而文從心生對楮揮毫矢口匠意而天
倪自動亦無一字一言不中矩矱今誦之神爽秀發
標骨迴峻淵然光鏗然聲冲然味也真足以棹臂執
圜矣較經生作魔語餙藻繪無當大道者可同語哉
昔禪家以一法萬法不作伎倆為上乘賓庭先生以

之先生以壬午秋發南省癸未春魁两宫皆一試彼
謂齊瑟卞玉者豈盡然哉余敉神傅士業卒未淂所
謂神解者誦賓庭先生文汗顏擱管退矣先生令邑
踰月課諸生於庭出其两試卷及窻閒集示之諸生
皆靡〻聳澤者手之喁〻興起請以付剞劂而屬余
序余樂為諸生道傅士家正法眼藏也故叙之如此
而文學貢吏治其天以先生幸敉邑哉

恭賀

吉王殿下千秋敘

嘗讀史至淮南招隱篇及河間之大雅與東平之樂善載籍希濶此詩之所繇咏麟趾也雖在異代所欣慕焉今覩　吉王彬彬德美與史所槩見者何殊哉曩余奉　先帝命持　節長沙冊封　親王禮成王以賓禮優余嗣是歲遣官偹三大節禮於　朝必貽書問余逮余遷粵　王又走使至粵自是馳驅南北無一日之間　王不以余爲略所以優禮者益至

余何以得此於　王哉壬辰　王千歲五十五月二十八日誕辰也余方忝列政府遇寧夏之變國事倥偬未謀偹一言以賀茲因　王之宮使來賀　萬壽因得詢起居而詳　王之賢行余舊史臣也設廢盛美不載後將何稱焉大抵矜崇高者難以齒于卑下嗜紛華者不可語于質素繇于習也乃余所聞見于王則有異于是者　王性雅飭篤偹理嚴於享祀而尤喜儒碩至邺民隱如疾痛之在體也自襲封至今二十五年所矣其崇高紛華居養宜何如者乃食不兼味衣雖屢澣不厭日燕坐朝宗樓中紬書史與世子談齊治之理亭曰省耕示重農也旁僅雜植松竹可以徵　王之儉當進　表箋先期齋潔拜送使者使還詢　聖躬安乃喜謂坐享太平皆我　皇上之賜聞閭邊警憂形于色可以徵　王之忠早歲失怙每憶　先王潸然出涕事生母　葉太妃數十年如一日及薨執喪如禮可以徵　王之孝尤優于宗黨冠婚喪祭之具不給　王力資之可以徵　王之友祀先師于書院先丁日趨事惟謹且嘆樂舞不宜司

以黃冠及祀　社稷齋居別殿三日郡邑吏因是肅然可以徵　王之敬官較子弟業儒助其資斧鄉先生年高者輒存問焉丙戌丁亥之歲赤地千里　王步禱烈日中遍雩山川得雨如澍庚寅饑疫粥賑郡中兩閱月所施醫藥存活甚衆喪則具櫘瘞于義塚民苦病涉者搆輿梁濟焉可以徵　王之仁夫仁敬孝友忠儉德之美也儉則不奪忠則不犯孝則不戾友則不爭敬則不驕仁則不侮循斯六者禔躬事上悅親恤孤嚴祀逮下而又靡間于終始是謂備德備

德之謂賢嗟夫千金之子半通之綸猶傲焉弗躋於禮以氣盈也矧世朱門派赤紼帶礪盟府如　王者哉惟弗盈於氣而盈於德余以是卜其有聞於後也彼淮南河間東平余所欣慕于史傳者豈若耳而目之不尤齊芳往代垂休來祺耶余耄且劣愧不能觴洞庭豆南岳以爲千歲之祝僅述　王德美如此俾後之載筆者徵焉而所以報　王者則略矣

壽孫蒙泉先生夫人岑氏雙壽叙

越古稱佳山水地故多產頎俊卓偉之士至我　朝

尤盛二百年文章政事節義道德後先踵至蒙泉翁越人也少即有大志家貧力學常負笈遠游搜窮古典商確時空攻苦茹淡無寒暑晝夜習焉既陽明先生倡明理學翁師之先生知翁非凡也手授傳習錄一編于天泉樓曰吾學已屬之子矣𨻶是翁致力於身心性命之學夫是學也千古聖學正脉也陽明先生倡之而世之汩沒於記誦浸淫於功利者從而非笑詆毀之闢之爲禪訾之爲僞有能信之者類多務玄解靡實用弊至於今可見也翁獨深信有妙悟且

力行之不似世之勦口說者翁歷任內外勳業在宇宙聲名在朝野孰不知之翁之學或鮮有識之者已酉秋余與翁冢嗣允尚甫同舉於鄉戊辰春又同舉進士交游北邸浹旬累月每坐同志畢集談往古及當代人物且謂　聖天子龍興賢公卿協贊起廢舉逸翩翩焉盛矣然耆舊老臣猶未盡用枚而指其人皆曰蒙泉翁士民山斗也使起而居於位設施其可量哉故座中有舉翁諫垣事起復擢選未幾首劾汪冢宰欺罔廷杖貶謫略不挫屈有舉光祿丞事通偏

補弊剔冗節浮歲省費不下數萬計有舉督學河南事敦奬軌愼科條絕干請洛中號稱得士至今猶能誦之又有舉按察山東及布政事華防秋之冗役減條鞭之歲徵抑開河之橫議應　覲考察惟翁與部院爭可否銓憲大臣皆屈服及總理河道又不肯襲俯仰時套依違權貴力疏乞歸大抵翁之爲人簡重寬博明於大體居常恂恂未嘗言及與商政事則徐出一言以斷之久之金可鑠石可泐翁之詞竟不易也譽之所在不與衆趨毀之所歸不以智免推所包

納則滄溟未爲廣泰山未爲高也翁誠社稷器哉諸君談之嘖嘖不容口余曰是豈易能哉余聞學明者識廣志定者氣凝翁學聖人之學者也得良知之教每用察識參悟本原日常坐一室靜觀默省以求所謂寂然之體是翁之學誠灼灼見本體矣體明則隨應隨定不可混淆不可撓易翁豈飾于外者哉前所舉措皆從心性中發來匪獨可以事功論也言畢允尚甫出翁書以示惓惓脩德講學爲訓曰此男兒本分事不知學未免要利要名縱做得好亦只是從欲

噫翁之學見諸數言關矣諸君覩翁之書益信余之言不妄且信此學果足以經濟天下國家非虛也時翁年已六旬五矣人生六十皆爲壽翁獨以先大夫早世免夫人少翁一歲亦免焉此大孝終慕之情所不忍言也然允尚甫輩則有未盡之懷焉今聞余言而樂識其親也欲文之馳爲翁壽余曰翁之不自以爲壽與允尚甫之必欲壽其親其志一也遂書之

壽邵越湖七秩叙

邵越湖公越之鄉賢大夫也公篤志好古博極羣書尤精三禮弱冠即闡明奧旨倡會江南四方名士多出公門嘉靖甲午公果以禮經魁浙士余時在幼學以叔時齊爲公同年知越有公久矣已酉秋余與公冢子世儀同舉於鄉時公已歷任外內戊辰春　聖天子龍飛二年也首策天下士余又與公四子世忠同舉進士世講之誼未有若此長者也時公已致政矣是年壽躋七十十月十二日其懸弧之辰世忠登燕臺望白雲徘徊顧瞻將謀所以歸上觴稱百歲壽乃　聖天子加意儲才特隆館選被命首擢嘆曰吾

其無歸計矣吾何以售吾奉親之志哉世儀令饒陽距京僅幾百里馳書世忠惓惓以不獲歸奉親壽爲憾且曰吾歸矣吾弟勉事君焉余笑曰二君之意蓋有大拂然於中者矣雖然人子之悅親也豈在姁姁然爲繞膝媚哉余聞越湖公有天下國家之志者也歷宦二十年家不謀食常以居官遺子孫者爲恥初任六安愛民節費平徭緩征毅然以久安一邦爲己任有惠政記有清役碑既遷府部檄著機宜再陟工曹益殫心力公時督理河道凡解皇木戶至者嚴爲

清查及時収納需索淹滯之弊悉去之人咸稱便出爲邵武守慮山海宿冦爲地方害即築大寧光輝二城整兵設備民獲安堵凡賦役煩苛者悉釐革刋定至今有遺恵焉其他善政固未可枚舉也公之爲政大抵核眞務實不欲襲世虛套遷延歳月志将大有爲者雖高蹈林丘卧留雲壑豈遽忘天下國家哉二君奮起一時宰割郡邑儲養館閣則宣布德恵續已行之業闡揚謨猷展未騁之材固二君今日事也亦公今日志也白髮華堂清尊綺席集者英繞孫子公之樂於内者至矣又得二君顯揚于外樹績一時流光後世非公之所尤樂乎是不愈於舞斑衣捧黄金燕敎庭前者乎且余聞公之告老也深居寡出時或寄興山水怡情稼穡而於世味澹如焉公之天全而性得矣天全則神不漓性得則精不鑿公之壽誠未有艾也二君勉爲乎忠哉是即所以爲孝矣世忠閭余言而暢然且以報世儀諸同年慮無以慰世忠志也就京邸而觴焉咏北山之篇歌天保之頌遥祝公壽且曰予史氏也爲文其言以贈故不讓不佞敢爲之序云

賀省亭郭公壽叙

夫言天者率謂天道幽遠不可必余以爲論之未盡夫盈虛消息失得榮枯一氣爾氣盈則散散則仍之以斂氣斂則寂寂則仍之以舒此天道也冬寒固春育生必地力未竭物長養特盛焉余嘗執是以觀古今之變夫人數才淵德其積厚矣乃不能究其所施天或爲之靳其身而必昌之於其子若孫其不然者亦寡隴西郭子涖甫以戊辰年舉進士氣充才偉卓犖曠達同舉進士者咸推先焉閲數月

聖天子加意儲才愼㨂館選被命首擢播文學之譽又二年

聖天子重耳目之寄改臺中御史剛勁無所阿枉論者皆謂隴西山水稱雄故産人茂異如此燕坐問子涖甫每述其大父省亭翁志行與所學之富深嗟其所遇未至願能之未盡展余嘆曰有是哉省亭翁種德之厚也子涖甫之生非直山水之故矣夫水停蓄不深流易竭木枯落不盡華不榮何者氣之未全也省亭翁挾奇豪之氣抱淵深之學慨然志斯世顧阨

於位正德丙子中鄉試不復第毋老投牒銓司授山西應州守轉户部員外郎繼遷貴州僉憲凡二十四載斤斤然冰櫱自持所至多善政謂之曰馨所學則未也翁道大用小每不樂於仕歲庚戌年猶未七十也乃引禮大夫七十懸車之說告致政歸焉歸猶讀書手不釋卷暇則博山水之趣見諸吟咏成編帙焉於世之聲色貨利澹如也子湴甫少而岐嶷翁愛之甚乃課以舉子業辛酉魁鄉試翁津津然喜猶慮其未第蓋翁所志者大欲以平生所未售者於其後之人洩之耳子湴甫歷清華擢顯要㫄鉅 朝宁非翁所積者厚而薄其施天不能篤于其躬而必昌之于其子若孫哉昔王晉公不爲相置華州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後果如其言非天道耶肖亭翁之有子湴甫其事類此今年春子湴甫奉命巡按應天便歸覲省時翁年八十五以 東宮恩進四品服矣子湴甫謀所以祝之同館思壽翁不得且樂子湴甫能成翁之志也各爲詩歌遥祝之而余以齒應叙諸首故以天道言且信翁之福壽將無窮也已

賀胡秋宇五十叙

余被 命繇史館出補廣東副憲副憲按節一方觀風問俗有案牘簿書之勞而工文字者多不諳吏事稍供職弗稱 旨是重累茲役矣既而思之繇史館出憲吾浙者始少師徐存齋翁繼今兵憲秋宇也存齋翁繇浙憲直躋台輔公今且再任矣存齋翁之出也以言忤 上意公之出也以事忤時宰先後同補於外亦先後同有聲於浙云今夏余便道過家而公以五月二日爲懸弧之辰其下吏咸穆穆牽牲執卣上觴稱壽爲文以祝之婺太守王君謂余有舊誼之篤夙知公也徵言于余余惟壽之道有三有得之氣化之厚如上古淳龐敦固民至幾千百歲者是也有得之攝御之術如衛生家呼吸引導以求長生者是也有得之恬愉之養如聖賢所謂厚重簡靜仁者必壽是也余惟公性度軒豁器宇寬宏居翰苑時日惟誦讀講課暇則與僚友賦詩飲酒自適不能隨人傴僂旅進旅退作婀阿狀校文兩浙敦大率育不爲科

條煩密以損傷士氣浙人士至今猶頌之今何時也上方持峻法嚴紀以約東藩臬郡縣而藩臬郡縣日奉法承紀不暇督責迫切惟民之侵削剥蝕競以成風公之涖衢獨能與民休息毋興事端毋苛禁令毋作好惡政惟持執大渝如訓練儲蓄防禦諸策皆藴然備比二年衢民安堵如一日若罔知有憲司在者暇日如居翰苑時誦書賦詩飲酒以自娱樂人謂有蘇學士之風云夫治尚廣大平易者何限於世方操切之中行其志不易于俗尤公所難也葢公之寬厚

簡重得于天性與所涵養者深矣夫寛厚則性不漓簡重則神不斲壽之道也公壽第五十耳五十曰艾服官政公且爲方面重臣節鉞鎮浙上游而恬然無事若此則他日爲□下□無足辦者昔存齋翁爲學憲時人遂以其德□□其爲相公大類徐公余卜公不獨壽其身且將以相道壽天下如徐公云

壽封承德郎徐蘭庭翁八十袠叙

蘭庭翁閩之莆陽人婺郡二守梅嵩公之父也梅嵩公佐婺之三年爲歲丁丑翁在其鄉壽且八十相距逾數千里岡陵之祝無繇持一觴頌膝下梅嵩公深以爲憾於時郡僚王闇源三公爲文馳上稱壽慰梅嵩公之心蘭邑爲郡下流稱孔道難治梅嵩公視篆僅數月誠孚惠浹邑人欣戴民有病虚糧累役告丈田者往往苦其難寢格不行行者重滋弊梅嵩公毅然身任嚴其法禁而躬督察之豪猾罔奸民版更飭於蘭其尤有恩哉邑侯張銘盤君初函檄至適承梅嵩公後親覩厥政且與共丈田事知其苦心澤深於蘭爲民感恩溯源謀爲蘭庭翁壽浦江尹文君永康

諭胡君一時相繼嗄任亦相與共祝之而徵詞于余是年春梅嵩公以應覲入京謁余于史館爲余述其翁之壽與行余歌之未能紀其行今於諸君之請也又烏能辭哉余惟語有之一歲樹之以穀百歲樹之以德樹穀者穫樹德者昌二者嘗稱于世云世之學士大夫被服詩書廻嗄仁義身自致于青雲之上而施澤無窮固無可言者至于生弗逢世潜名韜光而懷獨行君子之德忠信行誼孚于閭里豈不亦巖處奇士之行耶而累基者崇厚沃者豐遂乃篤生哲嗣

復亨壽考斯蓋樹德之效非偶而已也余聞蘭亭翁性度恬愉蚤攻舉子業靡書不讀已乃棄去閉戶著書植幽蘭于庭數十本日咏吟其間以自適于世故泊如也又能厚宗睦鄰周人之急甚已之私里中賴以全活嫁娶者甚衆爲封君若未富貴者然夫饕榮競進勞生之穽也極情快欲伐性之斧也翁能蟬蛻塵囂致身物外怡情樂性冲然自得故年及耄齡形神不衰步履矯健若少壯時其壽曷有暨哉而又發之梅菴公筮仕十載遽遷四階專以誠篤長者處官

華華奉職嗅咻元元以廣　主上德意孰非奉翁教指翁聞之有不樂于心和于身茂增遐祉介茲純嘏者乎配許安人少翁三歲同德並壽是又世之所希覯者所謂樹德而昌者非耶嘗讀逸民傳見漢龐德公醇行雅操隱居弗耀夫婦偕老胤嗣代顯華之後世率鮮其人而翁非其儔與余不佞請借之以爲翁壽俾後之覩翁猶今之頌龐德公也諸君聞余言皆欣然曰是足以壽翁矣請敬致諸爵者

賀康洲少宗伯羅年丈五十叙

余不佞從康洲羅君儀庭黄君操觚于承明著作之庭入則握槧講藝出則結駟連鑣三人者相得甚驩也無何黄君以告去余兩人依依鴈行者更二年君性簡直不能媕阿于時以故柄臣不大喜君君亦不爲少貶仕宦十年立朝居家幾半之余亦生不逢時偃蹇忤柄臣出補嶺海余兩人復參商矣會　今上奮乾綱綏肅清朝政二君次第詞垣余亦以泰茅彙拔叨同隨牒南中南曹夙閒余三人者嘗觴酒豆肉暇沐于郊園別墅名山野寺間驩然相得如初都人

士忘其非鑾坡儤直也難其同心聚會艶慕其盛余亦追惟往昔萍踪散而復聚豈偶然哉今年春余以纂脩　玉牒　召還九月望後一日爲君誕辰舊選士今冏少卿趙心堂君少都諫喬豫涉君謀緘幣馳使者上觴爲壽而徵言于余余聞五十不稱壽將何以壽君然知君莫余若又奚以[illegible]余惟君素性高明質直夫高明合乎道之明質直合乎道之誠率性自然無所事學世有號爲知學者借蹟詭爲高明餙矯爲質直空談靡實君竊非之彼時又有學禁操苛法

以濕東士習士起口吻以談性命輙僞而斥之以故
君未嘗言學兹聞在南中嘗以涖事之暇集部院司
寺諸郎署同志訂盟講學于興善寺之僧舍期以切
磋砥礪磨刮垒垢昇悟性眞一時興起子大夫自南
中來者合口言君大有得於學余聞喜曰康洲君其
好學哉昔賢有言曰學殖也不學將落甚哉不學之
可畏也人有樹梧檟者任土膏之沃雨露之養而廢
灌溉場師告之曰木性生生而資于養養順木性而
距違木子曷灌溉乎旬日而暢茂逾年而拱把矣君

之高明質直卽聖門所稱剛毅木訥木之梧檟也不
恃其美日有不足而學焉卽忠信而好學灌溉梧檟
也余惟五十逾壯而步血氣盛衰之候學問消長之
幾五十而學則終身好學可知蘧伯玉行年五十方
知四十九年之非知而來來而知故六十而化孔子
大聖人也曰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孔子韋編
三絕豈待五十後然發憤之以至方十而不倦也故
曰五十而知天命知易故知命而耳順而從心益益
進焉君得伯玉知非之意孔子免過之心無間淺深

粹駁旣學之後視未學之先嘗有進止可論矣繇此
而朝乾而夕惕而瞬養息存陰惜則日存存則月恒
恒則歲積積則終身所造殆不可量衞武公年已九
十其耄矣猶告誡卿士曰無忌交儆予武公何不知
老之將至如此學以定志志以帥氣一息尚存此志
不懈人患不學學則惡可已也君其進于是哉余二
十始知學四十而從君遊計十八年往矣作止進退
靡所成立安能如君之一日千里也　今上膚知淵
冲日視講幃與二三元老五六親臣講求聖學圖維

治理頃者又念學術多歧　俞儒臣之議於其德純
道明嗣續聖脈者祀敬軒白沙陽明三先生于庭以
風範後學夫三先生者或行于朝或脩于家其學一
也君且將爰立以相　天子矣學術以顯事功正在
今日余更於君望之二君視余言勿以爲迂也遂書
之以走使者

奉賀太宰粟菴宋公七袠叙

萬曆紀元十有九年春王正月爲大宰粟菴宋公七
旬初度之辰銓曹諸君子謀於左右貳卿將登堂上

觴稱壽公聞而辭曰禮人臣七十懸車吾將老而歸
觴諸田間父老矣敢辱諸公爲遂引年至再疏
天子首嘉公公正明練繼以維士風飭吏治督責之
於是公不敢復言去出視事諸君子爲申前請徼某
一言以爲祝某惟古人祝願本之功德祈以福壽以
功德爲福壽之所承也公之功德不異於古人而胡
可以無祝也某請爲諸君代言之周禮設六官分治
而後代因之有以政事君者有以人事君者五官分
職率屬展采錯事其功小太宰銓鏡流品辨進官材

其功大　國家昉周禮設六卿以太宰爲之長六卿
以下太宰得推舉之太宰賢則六卿皆賢百司庶府
因之奉公守職　天子可以垂拱而治任至重也夫
以一人操百司黜陟之權使賢者進不肖者退若蒼
素黑白錯焉並陳而無所淆談何容易是故尤重於
得人也上年前太宰楊公致政去　詔廷臣會推九
卿堪是選者　特旨簡任公益重公之賢而用之也
夫希榮競寵人情之常媒進干時士習之壞挾恒情
以遂壞習雖飭法厲禁以繩之猶恐燎原之火難撲

也東注之水難塞也况可視其熖與波而不撲塞乎
公既視事乃盡舉其絃轍而更張之寬而矯之以嚴
縱而矯之以操汶而矯之以察頹而矯之以振請託
之門閑而賢者滯不賢者夤緣以速化公一切拒之
而權門勢戚無所投其私懸缺之實開而當銓者避
未銓者窺其隙以入公一切禁之而銓法因之以清
通吏胥久據案牘而競爲神奸物議騰沸公爲蒐剔
而盡致之法雖叢怨嫌勿恤也賢否簿曆案積披閱
爲難公身親操之而無移其柄稗官冗吏精覈靡遺

雖蹈寒暑勿輟也資俸叙遷而才品自樹者則不次
擢用賢愚無同滯之憂勞逸遞轉而負俗累處廢者
又多方訪羅中外無不均之嘆杜私謁以風廉戒宴
安以警怠敦儉素以袪靡一法守以啓信蓋自公秉
銓不踰年大臣愈篤靖共小臣益脩廉謹其不飭者
亦自愧非求是而師師之風行於朝宁闃矣旬宣劾
勞風紀勵職有司相率奉法循理爲良吏而不職者
兩使彈文繼至不容一日居於位矣晉毛玠典銓曹
而公卿大夫盡抑畏斂戢以去纖好之服至朝廷以

爲孤之法亦不如唐楊綰拜麻命下而勳戚大臣撤聲樂減騶從罷池館朝士肅然公之威望大類此而化被澤敷有非二公所及天下拜公仁壽之賜者寧有涯哉公之壽不在一身而在天下矣而胡可以無祝也公仕宦三十年前十年爲侍御史歷僉臺執法殿中按撫畿郡凜凜焉立萬仞於風塵之表人咸以公輔望之中十年避地山中衡門杜客日抄古先賢格言遺行爲身心鏡蕭然蓬堵之間而卒免於禍後十年歷官司農值歲凶祲公私匱乏公力爲均節調

停期無病國病民雖言者紛持互請公執之不撓自若也夫立朝夫家食端軌靖操三十年如一日然則銓衡之重夫豈朝夕之故哉某自左右公以來日伺公無過動無過言神澄思凝慮精志卓持其大不苟其細執其方不失其圓望之怡然可親就之毅然難犯且事至能揆事過若無集議盈庭一言批郤至其一念忠貞光表粹裏黜私徇公古稱社稷之臣不是過也又嘗私異公之形神矯健如海鶴然自嘆以爲不及公曰我二十年無男女慾矣夫人不耗於慾則

可以握天之全奪天之算眉壽無有害昔召公爲周太宰且百有餘歲夾輔成康納周治於刑措令
天子春秋鼎盛方倚毗公公又強力未衰則統均之寄尚安有豎願公學太保召公輔 太平天子三十年然後致政歸第可也言之尚恐未罄因以質之王公廾諸君子僉曰是可以祝矣書之登堂上觴以爲壽

壽封孺人趙母李氏六袠叙

孺人廷尉趙仁齋公之配也孺人出關西之望族及笄歸廷尉公以廷尉公先爲御史時封孺人今年屆

六旬十月廿日爲設帨之辰其子思職遊太學將謀歸上觴稱壽而乞余一言以爲重余何以知孺人然余簪筆居史館與廷尉公爲御史正同時見其秉正嫉邪不阿權貴凜然有大節且無枚舉其他即權相矯 天子詔下有司以一品禮葬其父楚督撫藩臬守臣皆不遠數百里來會葬廷尉公以御史 代巡獨不至竟以是搆禍褫職去噫難矣哉余嘗閱紀載觀古人有女婦能以大義勸其夫操行力學勵官樹

節如北郭先生陶大夫卓然表見于世又嘗讀歐陽
公撰梅聖俞謝氏傳曰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
者謝氏力也然則內助之賢夫豈可少而廷尉公之
直節勁氣不挫不撓安知非孺人從臾之功耶思職
聞余言跽而前曰先生之言其誠然哉母孺人之相
先廷尉公也蓋眞可以方往躅也余趙氏家素饒大
父東川公挾貲爲廣陵鹽賈遂居廣陵以家事留太
夫人董之太夫人年已從家政悉以委孺人性又嚴
憚難事孺人以身肩鉅不辭拮据晨昏曲順承志以

得太夫人之驩心先廷尉公爲博士弟子員也不暇
問生計孺人亦不以煩廷尉公以故廷尉公得攻下
帷之業大有聲於諸生間廷尉公成進士令華陽迎
太夫人養孺人益致孝敬太夫人遘疾孺人代侍湯
藥晝夜無缺不欲妨廷尉公戴星之政而卒以著華
陽之聲先廷尉公應　召出卒于官孺人哀痛幾絕
職兄弟藐焉稚也爰即所授經督誨之勉以克紹先
業不肖職兄弟稍知嚮往者母孺人之畢庭訓也先
生之言其誠然哉思職又爲余言廷尉公有昴若弟
二人人各四子女幼失怙恃而孤孺人育之若己子
嫁女視己女更盛人謂有鳴鳩之風云大父東川公
沒有匿其貲萬金者孺人不一問曰楚弓楚人得之
也豈可以細故傷大義哉孺人之德行類如此余聞
思職言益知孺人之賢其蓋敬姜樊姬之流乎而貞
淑之德備矣德備則集福而壽也何疑子歸將益脩
母訓成父志無貽母氏之憂也思職跽而受之書而
馳歸以爲壽

賀蒙太恭人九十叙

余嘗按古圖史所載女士貞明淑懿之行知母道之
有關於世德者蓋不淺云思齊太任不可尚已後之
徙宅斷機丸熊截髮其子皆魁磊卓犖爲道德功名
之士在姆不憂在傅不勤傑然有所樹立而賢母之
名因以不出閨閤被當時垂後世蓋非其地樹之不
生而渥洼神駿丹山靈鳳理固然者粵中丞近野公
以文學登進士上第授行人選臺中執法御史歷任
浙江藩臬二司所至著風裁持大節勳猷聞望爲時
推轂遂以左方伯擢巡撫開府虔州公前後敭歷中

外未滿二十年半在兩浙故浙人被公惠澤最久惟
浙人知公宏才茂略最深即海內達人偉士所當揖
讓意者其山海之靈盤礴孕毓乎及余官粵中乃知
其所自有太恭人云太恭人早年歸先大夫慕竹公
慕竹公無子以妾生子越三歲太恭人始生近野公
公兄弟生數歲而慕竹公卒母寡子幼門戶蕭索太
恭人則力持家政拮据卒瘏靡敢自懈瘁力教子思
以振家聲旦起督二子就塾師受業夜則懸一燈於
室中督諸妾組紉紡績其下令二子手卷誦讀之夜

分乃寢寒暑不輟於是二子遂蒸蒸有成業比有司
考校率更爲首名並一時相繼發跡己酉鄉薦爲南
京工部尚書郎者妾所生子葵冬公也大有聲于官
太恭人教葵冬公畧不減近野公且爲嚴少長之序
跬步罔踰越至今粵之人頌母氏善教子者稱蒙太
恭人云太恭人性方嚴年已九十步傳曰九十曰耄
言老至而衰謝及也乃太恭人顏強健如壯婦然晨
興夜寐約家衆以儉大小事稟命而後行太恭人以
近野公貴始封太孺人繼封太恭人今以　覃恩重
封翟冠錦帔緋袍束帶至顯榮矣然猶服浣濯衣不
更製其澹泊天性固如此近野公以部使者巡歷四
方不能祈養太恭人以爲恨及官兩浙安車數請而
後至乃太恭人年且高不樂居異土悒悒不肯留近
野公遂以太恭人去留決進休嘗語人曰浙故距吾
鄉遠水可航也可以迎吾母嗣或轉徙他鄉只有退
而奉吾母歸耳聞　命鎮虔州欣然載母就道夫虔
州撫臺兼制南韶二郡爲粵人桑梓粵人罕居之往
惟一唐西洲公爲瓊崖人今　天子乃簡任近野公

豈念公有老母破格處公耶凡人子之所願于親在
得年耳有子而弗食其養弗躬其榮論者嘗嗟憾之
今太恭人康寧壽考年九十而形神不衰虔州去南
海僅踰嶺嶠家問數至太恭人且安其心近野公日
隆鼎食承懽就養以悅太恭人因且膺百祿躋期頤
其爲福祉未有涯也已太恭人出宋季忠簡公之後
世家巨閥其德福亦有自哉今年九月十二日爲太
恭人設帨之辰瀋臬諸君屬余述其盛相與謀爲壽維
時沈方伯滕憲長二君以遷官去閩浙過虔州拜近

野公於堂因可祝太恭人壽屬余一言載之以往遂
偕言之敬致二君之祝首

壽鄭母邵氏夫人八十叙

余曩與鄭諫議越渠公同爲諸生時交最莫逆後公
舉進士尹婺源入覲以次女女予次子鳳翀同袍而
托爲肺腑戚因知公有賢内子邵氏夫人非一日矣
迄余承乏政府歲月徂遷夫人以某月日爲八十初
度辰翀以使事便道歸將過夫人而稱觴膝下謂夫
人能躬家秉成立四男子皆青衿頴秀以拔起其家

聲時方設帨繡簾之下鶴髮絲絲花陰在席萱草樹
北芝蘭玉樹競舞五色斑彩夫人色喜含飴弄孫童
顏爲之轉少也邑人皆曰賢母將餙筐篚羅酒漿爲
壽焉其爲兒輩當請夫人言偕匕觴進余聞之曰是
壽徵也小子能言之烏足以知夫人夫人葢貞肅慈
惠有内德焉侍尊嫜跼蹐承顔目無迕視得婦道之
敬焉相夫子奉巾櫛中饋舉案必以時得婦道之順
焉其御妾媵也繩繩魚貫振振螽斯庶幾乎不妬之
風敬則韜精抱一靈明與通神情以簡束固矣順則

心應和平流暢不滯氣體以恬裕攝矣不妬則清淨
愉快澹然内養營魄以無慾存矣是皆永命之術致
壽之基而夫人兼之有德者必壽自是而期頤大耋
引年寧有涯也今　聖天子以天下養　皇太后太
孝格天萬壽無疆推　德意及天下養三老辟雍賜
高年牛酒和氣薰蒸宇内多壽宏開八荒之壽域將
昆虫草木類無夭札而夫人女德大備遭逢　聖世
有不躋壽考揖金母而追雲林者哉矧越渠公直聲
大節著　肅皇帝朝年與位未竟厥施天將大昌其

後使夫人覩其盛食其報則不得矯健其四體而申
錫之遐齡是夫延年益算固天意也小子何足以知
之余雖龍鍾老矣無暇事筆研聞閨門爲風化始邑
有賢母如夫人且交越渠公深也何可以不文辭於
是乎次其梗槩翀遂跽而前以爲登堂之祝

賀楊孺人節壽叙

嘗讀詩見古人誦美祝壽必曰如松柏之茂夫詩人
何取於松柏也葢其性剛而不柔質堅而不脆違衆
芳睨霜雪而有歲寒之節君子重之飡實啖脂皆可

引年矧實秉貞性懷異姿者哉借松柏爲壽匪值言
其壽葢併著其節物盈穹壤豈無大年如松柏者其
節不勁故壽亦不稱而惟松柏爲獨著吾茲於楊孺
人之壽亦云孺人四明人余同年大參孫懷堂君姊
封兵部武選公女余嘗從懷堂君遊爲述孺人之事
甚詳孺人性聰慧果毅有異質及笄歸芝厓楊君機
葢英敏博達士也夙以文學名孺人歸楊門力任酒
漿裳衣之事以事其姑馮以無累楊君以故楊君得
益肆於學嘉靖甲午魁兩浙爲世名士無何姑馮卒

楊君哀毀過情滅性亦相繼沒時孺人年二十八遺
孤甫八歲孺人傷之痛絕幾不起武選公勉以保孤
存嗣大義孺人乃就食襄事乃遂抱孤指日爲矢盡
去其膏鉛袿褘之飾攻辛茹荼壅閼閑伷拮据卒瘏
竭其未亡之軀以身操其家孤稍長延師教之課舉
子業比有成立自孺人與楊君背迄今餘四十年晝
不踰閾夜不休績勤劬淡約如一日明年春孺人年
右竹懷堂君官粵南無能謀爲孺人壽介余言馳千
里使祝之言之淚且盈盈下傷孺人之苦節也余惟

天地正氣毓而爲人忠貞節義凜凜敦倫扶紀培植
世道而後於人生爲不虛老壽爲靡忝世豈乏之須眉
丈夫哉口先王口詩書垂紳橫帶從容於朝宁之間
而卒然有變畏奥淟涊靡能捐軀徇難又罔周旋國
步以濟艱險彼笄褘之流目藩耳墐身閨足域無文
史之訓無遠覲之明而從一守貞抗志勵節與忠臣
義士爭名並耀而懦夫視之反步而慴走此曷故哉
誠至性結於心不可轉易耳夫孺人之姱德獨行雖
不幸而處變其身不在其節猶足以標幟寓內激發

來世矧既壽其身乎且其初豈不能迫臆摧決急於
一狥以自明其志惟不忍其孤之失所以殞楊君後
而甘于伶俜孤苦延茲歲月卒之昌胤振家森孫衍
緒瞑逝者之心他日可歸報於地下是孺人之見更
卓所處尤難也孺人年既高貌益澤矯健如少婦然
壽考遐祉且將未有艾也孺人之節非四時不改孺
人之壽非歲寒後彫乎視世之挾其夸詡自侈其壽
人故從而褒嘉美異之迥不侔矣庚午歲鄉之士民
僉以其節行上之有司有司上之部使者遂聞之

朝旌其門夫令名烈行下符衆人之論上榮王者之制足不朽矣猶屬余言者非以余曾爲史氏耶是非在衆論予奪在王制美刺之權實在史氏昔春秋紀伯姬全節婦道昭揭簡册至今能誦之余非其人也敢以此附春秋之意

壽叔母方氏六袠叙

母自思和翁之逝煢煢嫠居已四十年矣今年壽躋六袠十二月二日其設帨辰也宗姓叔侄嘉母之節喜母之壽咸往觴之而欲爲一言以壽余曰壽豈母之所樂哉母於思和翁淪喪之日自顧失依號慟摧毀欲以死從一日不能安其生然卒違初志者爲後慮也思和翁無子而有弟弟之子即若子也與其徒死以明節孰若委曲全生以存後乎於是東志勵操誓以必守時幼女在抱勤劬撫養旣而俟叔生子育爲己子以存思和翁之嗣然則母之壽蓋非母之志也而今復爲母言之則母之心不益傷乎雖然母壽則誠難矣自始以至于今吾不知其更幾十寒暑也其間歷艱嘗苦對景觸物愴然以思戚然以悲悽惋慘烈又不知其幾千萬狀也而母處之若裕守之益堅端靜嚴潔如一日非有金石之志冰蘖之操其誰能之是又愈於激烈慷慨喪其生於一時者矣古之人有殺身以爲忠者有存祀以爲忠者皆是也而立孤與死孰難是可以辨母節矣夫自誓以死而遂不死以圖其大是知也甘於恬澹不事膏飾而平居未嘗苟於言笑不亦貞乎別嫂叔睦妯娌白首無一間言課子詩書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寸銖累積日隆家業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勤且儉乎貞慈勤儉久而彌篤不亦賢乎惟母之壽斯母之賢益彰節益著也已母其虛生者哉而視世之樂有所托優游享年者又大不侔矣母出自雲源方氏其家世修禮義敦尚孝友閱五代同居合食而無異心彬彬有浦陽鄭氏之風焉母其克嫻家教者矣母之賢節宗族信之鄉黨稱之然未有揚其休者余雖不敢爲母壽竊爲叙事以傳爲倘　聖天子留意風化旌節閭里有司摭其實以上聞則余之言亦庶或其一考也至於辨志正學樹身揚名慰母之心而光顯其翁者吾於

吾弟汝立其深有所望云

重修泗州城記

古者建國皆有城郭之制以障内嚴外稱之曰險險斯固固斯寇暴水患不能爲之害是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既又專官掌之若周禮掌固之職其慮深也國家布列郡州縣於天下要害之地必城之 天子初勑使來也曰城池汝飭即古設險命官意也夫一郡州縣耳官司閭舍府庫倉廩充斥于中無城郭之固其奚恃以治泗州古徐州地爲南北之衝 祖宗陵寢在焉非直要害蓋根本重地也舊有土城二國初易以甎石爲一以逼臨長淮夏秋泛溢多水患嘉靖丙寅歲水與堞平不及淩者僅徑寸隆慶戊辰復浸城下者數尺民懍魚鼈之懼城之始構也率用沙土外雖包以甎石内多虛埂水至滲漬以入民日夕危傾覆守土者知其害而重其事罔敢以請庚午巡按御史蔡公代巡茲土詢察民瘼州父老首舉城不堅固對歷陳水之爲患居民墊溺之害蔡公聞之戚中沮色嘆曰城者民之扞民扞不固吾何以安于是

行城履隍周視其所圮壞許以脩治曰居官者省工作慮侵民也而忘其害大能祛其害雖勞民何損斯城失今不飭害將愈大乃委官督丈量自西門抵東門七百五十餘丈内皆甃以甎如外式度工計財又戒課斂於民取府藏中舊遺脩城銀二千餘兩資費既安之又不以擾之蔡公仁人之心也州之民與其士大夫慕義從者益衆所屬官亦請各捐俸以助繼得銀一千餘兩遂擇日興工兼役軍民人人欣悅不再命而荷鍬執畚輦壤輸石者蟻列子臻剜蝕補缺植頹築虛泗之城堅于鐵壁矣城完州之民與其士大夫僉議伐石爲碑樹之以紀實詔來問書於趙子謂其爲史氏也趙子喟然嘆曰偉哉蔡公之功乎土木之役人所憚興非昧於害樂便安惑浮議懼生謗惡叢怨四者集而事不成蔡公視之民之不得安土誠不能以一日寧毅然動大衆興大事四者皆不足爲慮有任事之勇撙分均力縮溢仰之咸有經紀衆役而弗擾有集事之智民安其土永保無衝齧有捍患之仁戊午五月倭寇犯境燬南門幾爲殘破藉爾

巡按御史馬公保護無虞玆城之脩也匪止拒長淮侮刼攘盜晋可以禦上護陵寢下庇生靈屹然為南北一巨鎮矣書訓勤墉易戒復隍蓋慎之也蔡公有焉蔡公名應揚麻城人是役也始於庚午某月至今年月告成費止三千兩是時鳳陽府推官解君學禮廬州府推官陸君至孝淮安府推官王君用汲揚州府推官計君謙亨贊畫爲力指揮陳君守藩督察是司學正劉君諫訓導李君嘉會劉君炫實經厥費終始總理者知州楊君化守備張君國化也倡衆効義者誰吏部主政戚君杰憲副李君紀少叅常君三省剌史柳君應聘平湖尹謝君良弼是皆有功于斯城者也故並書之是爲記

勑建大護國慈壽寺功德碑記

臣聞詩頌思齋文治之隆基焉書言錫極箕疇之福斂焉是以登閎泰運懿訓必資于慈闈而統會聖眞溥化乃稱乎善世治不必同道教不必一術神而通之即禪叅玄悟化或速于詩書懸而示之即輪廻脫離勸或憯于刑賞故竇氏好黃老言漢文致玄默之理章獻禮慈孝寺宋仁稱節愛之君一念之善一行之脩亦至昌國祚迓茂祉阜民物光史乘有不可廢焉夫釋典幽深玄言淵遠儒者棄置不譚不知釋有大乘小乘道有糟粕精微滯小乘則頑空趺坐而已悟大乘則出世即經世之謨循糟粕則齋祓誦持而已悟精微則無爲即恭己之方故聖道如日二教如月日固麗中天熙萬彙月亦借日之光可以度迷川覺昏衢所爲億千萬載得與聖道並存天地閒者惟此耳洪惟我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得一配天安

貞應地心完聖覺融最上之乘　躬備清寧爲有國之母益嗣徽太姒吉甫莫罄其颺言而齊蹤虞妃劉穀莫既其頌述者矣是以茂膺　天眷誕育　聖躬秉五帝三王之英資纘　二祖　八宗之令緒而時勤　徽音斧藻　帝德稟眞諦以垂燕翼脩聖果以佐鴻猷二十五年于玆萬族熙恬百昌遂若山陬海澨之衆泳浃涵濡蹻沙軼漠之國廻首面内亦旣功成巍巍德稱蕩蕩猶復發無量心廣不二法捐　璇宮之金布捐　玉食之珍齊廣施給園普濟塵刼乃

於阜成關之外西八里庄弘開禪林賜名慈壽金
容崇諸天之像寶剎續萬年之燈崔巍飛閣貯佛經
一十二藏周遭方丈居戒僧五十三衆昕夕頂禮齋
戒禪誦迓　皇考在天之靈棲止大千祝　今上如
川之蝦光增寶籙祈庶徵恊氣之應康阜羣品集萬
刼無盡之禧鞏固　皇輿已復念此衆生覺性不昧
有障則迷智月常圓無觸不應而天下之琳宮梵宇
脩阻荒陬黃冠緇流跼蹐方域無繇盡窺大藏剡能
亶讀微言林林馮生貿貿塵界言或綺妄動扞文罔

職此之故於是光渙　懿旨載發帑實括華嚴懸談
諸經附大乘般若之後續刻成函釋部始備乃廣緗
帙遍施名山并諸道藏一切流布片言半偈有情之
衆共聞萬法一心尊生之門斯闢散晨凉於火宅現
慧日于闇途貴食毋於大牢疏川谷於江海使心心
相印人人懷寶拔躋極樂之國同爲浻穆之遊聖道
民可使繇而玆濟其所不知帝力民則何有而玆輔
其所不及至矣哉　神功聖德非恒沙之刼所能窮
紀鼇遐齡將隸首之算不能盡尚奚容其思議測其

畛域哉是以奇葩呈瑞于淥池珍獸徵休于靈囿三
光順序八蜡告成畢畢漢宋方斯蔑矣昔我　太祖
肇基招提授夢爰及　成祖靖難玄籙徵符應五百
歲昌期蹟既彰於往昔衍億萬年大業理自恊乎來
玆蓋天將啓　聖治之綦隆　二祖媲烈故特弘
聖母之慈慧三教並崇此誠貞元會合天人交應非
第一時福田利益而已臣等瞻湛恩之遍國土聆輿
誦之浹普天仰華胥之贊軒圖效周人之頌文母假
雕篆而勤貞珉表鴻茂而垂永世其辭曰　鴻濛初

分大道惟一苞涵萬象陶鑄羣質爰至周王化人西
入柱下著書函關西出二教始興代有作述玄理無
爲禪宗圓寂味厥眞詮吾儒羽翼嗟世隨聲莫闚閫
閾　聖母天縱圓明靜默三寶玄脩八正惠迪乃弘
大願祝釐壽國薙草開林給園延錫表剎分燈逝川
極溺重憫羣性韃于情識舉世闇闇疇爲日燭舉世
眊眊疇爲谿谷續玆貝文戩及玄籙禁苑尊函牙籤
錦櫝中使傳頒于彼嶽瀆迦葉墮鴿珠樹鳴鶴二宗
殊途同皈眞覺廣度有情畏壘天竺　天子萬年介

此景福長奉 慈顏以怡以樂維此二藏流布無斁施者功德莫可比絜山猶可梯海猶可汐譬彼太陰圓明爲質長照萬古與天無極

勅脩東嶽廟碑記

都城朝陽門外里許有東嶽廟正統中 勅建英宗皇帝御製碑在焉越百餘年而我 皇上以聖母慈聖皇太后肯拓而新之維時萬曆丙子迄今壬辰十又七年矣 皇上寤寐靈嶽肸蠁神交致祀皇祠益虔弗懈於是復出帑儲若干緡 命司禮監太監張誠選委內臣陳朝用繕葺藻飾更於寢殿左右作配殿繚以樓疏前樹棹楔 賜額曰弘仁錫福經始于二月二十六日落成於次年三月十一日上命立石廟庭而 詔臣某爲之記臣惟古帝王懷柔百神崇隆祀事自羣望而下罔不祇肅矧東嶽稱岱宗爲五嶽長始育品彙興致雲雨其冥威陰隲鑒視淫善能佐維辟之威福于泬漠髣髴之中其功鉅故在昔望秩燎瘞以爲彝典而乃傳郭就郊棲神于廟不煩登封遣使於以寓仰止而致精禋間值雲漢

之憂有司則步而禱耳其地近且祈報之所壇壝閟侐與衆庶隔絕而廟雖領於祠官都人士女咸得不時奔走瞻謁祈且禱焉以遂其私而儌神之佑其澤尤均而溥也 皇上與神合契順民所欲繹 慈意而勿忘飭崇搆於未圮神棲益麗像設加嚴天孫閨懌倍感逾歡且有日新之貺川增之祜絲綸疊委以效厥靈臣拜首稽首恭紀日月而系之詞曰 節彼岱宗羣嶽推雄握其生機運於無窮觸石出雲品彙攸殖捍患禦災皇度以翊叩皆桴荅祈即響臻玄德陰功與造化均人仰神庥 國資神庇有廟在郊于震之位我 皇出震咸秩無文祇承 慈命肅恭明神 大寶初登神居已渙今二十春亦復漫漶好用有式 皇心有虔民力不煩帑緡再捐飭其威容潤其棁節益之殿樓崇之棹楔彌完而密載潔以鮮貫仍于舊美乃逾前維茲廟功豈曰神媚 慈意是繹繄民是惠神其戾止式悅乃心昭爾錫羡報此精忱何以報之佑我 文母純嘏永綏泰山齊壽又何報之福我元元兵寢不作安于泰山泰山不騫神報無

戮臣庸作詩勒于貞石

勅賜護國慈恩寺碑記

皇上御宇二十二年于茲夙夜兢兢孝奉　聖母備物順志虔歲有加提衡寓宇休嘆蒼赤令六合春融即有邊陲小警而海内晏然亦惟奉　聖母之教聖母内教而不顯其迹　皇上默承而不尸其功臣子無繇名言其盛獨覩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往往節約玉食以繕飭梵宇夫竺乾之教以無爲宗以慈爲用印證藉爲津梁普度满乎法界雖儒者所不道然濁毒衆生沉淪結習貪嗔相尋纏縛難解而一聞佛説頓令煩熱如灑清涼則莊嚴像教供養天人亦祛禳弭殺之妙諦也然則　今日慈恩寺之建不可以窺我　聖母啓佑　帝心祝　皇國而福萬民之微指哉寺在西直門外二十五里地名青龍橋向隷　宮莊有玉泉之峯西湖之水山川形勝境界清幽足稱選佛道場　聖母欽聞喜悦因出内帑欽遣　慈寧宮近侍御馬監太監陳儒督造茲寺經始于萬曆癸巳五月落成于甲午年九月工竣　賜額曰　勅賜護國慈恩寺外爲山門前爲天王殿當翼以鐘鼓樓中爲大通智勝寶殿用奉如來左右列以伽藍祖師二小殿大殿後爲藏經閣尊藏大藏經一部凡六百七十八函又爲大士一堂具三十二相錦繙經袱牙籤金燈璀璨陸離種種畢稱繚以週垣僧寮方丈廊廡庖庚煥然屹然又慮其無以贍也以原隷莊田地若干頃畝爲常住又慮其贍而無以率也擇住持本在主之凡一歲而工告成不費縣官一錢不煩將作一工皆出自　聖母宮中之積　皇太后若曰布施爲破慳之樂慈悲乃度世之航余不敢及國事聊以散吾所積奉崇三寶庶幾小民得衣食其間其以佐　皇帝賑發培養之萬一乎其以慈聖賜額居然可覩矣我　皇上于佛法勿身親而聽　母后之發大願力成大聖果此雖未足盡聖孝之涯略是亦順親廣愛之一端也督工内臣陳儒既祇役落成復奉　皇太后旨使臣紀其年月臣叨在綸扉覩所未有謹宣揚此義拜首稽首而作頌曰　我觀世間人無明沉淪重淫慾多貪慳認幻作

寶顔堂集　卷之二

實有執有乃生爭戕殺無窮已如來憫衆生說法爲解脫色空兩俱遣邊中俱不有云何設象教以色相曰我聞如是說從聞思脩入布施以破貪慈悲用赦殺苟不通茲義因緣更執着布造金塔寺終爲有漏果　皇王大明運金輪轉法華　皇帝稱萬曆正覺照世海調御天人師八方化淨土　聖母坐宮中薰脩福德至乃捐祇樹林乃造多寶寺天花㚒婆娑獅子結寶座天龍及帝釋護法諸神湧貝葉五千卷香花威儀從雖知見解空示彼癡愚衆淨心以澡洛戒品爲塗香甘露法之食了脫味爲藥降伏二種魔貪嗔漸消亡乃知示法力成就諸衆生因以解人迷百不墮邪見永作日月天國王世界主刀兵疾疫苦一切作利益假令佛世尊及諸累劫佛讚嘆其功德猶尚不能盡

重建金華府學名宦鄉賢二祠記

今天下郡縣之祭祀有繫乎民生風俗者於名宦鄉賢爲重夫二祠不載　國家祀籍其所建立議首出於學較成之者爲臺司守土之臣以故祀多舍於學宮之左右益學宮者其地爲賢士萃止而公議之所自出吾夫子廟祀則又配以羣賢后世大儒皆得以次而祔今之二祠既不有命於　朝廷而又繫諸民生風俗之宜乃不於教化本源之地爲之崇建則又何足以表率於上而垂勸於后耶余婺舊有二祠咸去學宮稍遠卒僻陋卑濕又歲久室宇寢圮至有神不能棲者觀感之士每歎恨而末繇爲之所歲辛未惠安鄭公以部尚書郎來守我邦凡民事闕失咸次第爲舉至視二祠大懼祀事廢失且以享非其地圖所以安其神者會巡按御史新建謝公有崇祀典脩廢墜之令亟爲陳其事御史議以克合遂並爲移建於學宮之西丹堊交輝籩豆嚴肅繇是通郡之人士相快覩以爲御史當太守之按治也豈惟綱紀振飭教通人和即吾婺之前賢往哲皆能使其神洋洋乎昭格於宮牆之間君子所謂精誠旁魄靈貺交感茲於兩公見之當是時余以奉使過家適祠事告成之始太守謂余史氏宜一言以記之余惟吾婺爲古文獻郡山川疆土號稱形勝以故忠臣孝子及節義文

章道德政事之人后先挺生而宦是土者亦多頎偉博大劾忠宣澤之流應期受命顧其爲善雖未易與聖門之徒相爲雄長然均之能挾道與德振拔流俗以不詭乎夫子之教者葢不特爲一鄉一國之範模已也爰祀諸學宮左右實有以羽翼乎吾道而尤以見　國家建學置師養賢作人之盛他日郡邑之子弟與夫服官箴於是邦者來過其下必相與歎曰以吾人之生不過與齊民等耳一旦脩詩書之業游聖人之門童而入長而習得以一文一藝見於世及其

沒身也乃能與聖賢爲伍列俎豆其間豈不爲奮然而興起乎雖然余復有說也自吾婺之得郡縣秦晉而下曾不知閱幾千百年矣名彬彬紀冊者亦惟此數十人焉而已然而不過以一善一行表著閭里施諸民牧求其必合於孟軻氏之言所謂天下之善士以及進之古聖人之列者則又難乎其人矣今御史與太守以二祠者舊設有之然皆遠於夫子之廟祀毅然視已任而改遷之是豈無深意乎繇今以往凡士類之出於其間者又不可不爲之思矣是役也經始於甲申五月朔日成於六月費僅踰百金無煩公帑民私此又兩公儉以率民之意二祠左名宦右鄉賢各三楹外繚以垣總以一門限於地也謝公名廷傑鄭公名一信贊議者同知李君壽通判朱君均咸推官劉君守恒董其事者俞經歷夢柏也法得附書是爲記

金華縣遷學記

金華之山葢自括蒼磐礴蜿蜒千里至芙容支分岡阜入城郭左右廻旋二水襟環萬峯屏峙鬱然鉅於

東南郡邑㞐山而治邑有學在山之堧地故卑偪以民廛凌以司署歲既久每積雨則流潦橫被堂皇之間享祀講習稱不便有司往往病之惟繕治疏洩而重改遷桂林張公守約以御史來守是邦黄梅汪君可受用高第令茲邑咸慨其學不足以崇瞻嚮思維新之會鹽院孫公旬巡道張公子仁行部至郡邑諸生因以爲請胥念興學造士美意也允之而撫臺張公佳胤蕭公廪按院張公大熙范公鳴謙先後巡歷議以克叶於是相芝山光孝觀址改遷之一時廟堂

廡序齋祠廨舍庖庫廪廄畢治而楝宇榱桷之壯刻斵丹雘之麗視舊加隆逾數月而告成曩時觀者率侈郡學陋邑學今煥然稱並盛矣惟是郡大夫張公邑侯汪君介兩生寫書幣徵記于余余方起自山中南貳成均環四方多士而宣鐸教思　國家開齒胄之監儲毓人材弼成化理　累朝惇倫明經之訓炳若日星今　主上申功令而廣勵之且成均選士又四方所視前茅而攺行易趨者將督率指發之爲難也而奚以復其請竊惟國家養士昉于成周鄉塾黨

庠術序國學之制鄉塾之秀升于庠序庠序之秀升于國學然考之周典樂正崇四術順四時教以詩書禮樂使之博通義理融洽德性童習而白首蹶之不遷異物是以行脩德成庠序有可選之才國學無不賢之囿今禮樂巳廢缺而誦詩書者果能如周之士明經術一道德槩聲利之汩詞章記誦之累矣乎有所汩且累則郡縣之升于國學者豈皆成周選才而所謂不變簡絀者盡無其人矣乎夫教化行道德經術出於一教化弛則道德經術出于二一則淳二則

漓任教在君師立志在士子首善在成均根本在郡縣而郡縣觀感在一邑金華文獻邦也自呂成公倡道何黃金許四先生相繼丕振稱小鄒魯非先民之法程乎師以是教士以是學治心正身考德問業不徒剽詞綴文獵榮媒進卑卑爲庸衆一變今習使四方翕然觀感升秀國學奚翅成周之選洽菁莪棫樸之化焉繇是後先奮庸于朝寧亦如大樂正論造士之秀于司馬司馬詔進士之賢于王皆爲吉人彥士師師濟濟爲國家稱得人自邑學始不其盛歟說

者謂道德之風微于科目沿數千百年而至於今欲反之須復選舉變科目乃可夫爲是說者是患人之病涉欲其毋操舟以涉川也不有津人操之若神者乎彼視川若陵也有志之士必不妨于科目彼視科目若選舉也余聞古人重攺革之義能鼎新焉今之遷學正惟其時易曰君子豹變顧多士翫之是役也守道李公頤後至落成之郡丞周君道東別駕楊君萬言節推徐君萬仞學博屈陛陳廷材僉與其謀而首事者則庠生陳文盛等暨姜某章某是爲徵余記

者皆庠生勇于從令不費官帑者邑民王希聖也百
年議還泥于因循能一旦舉之其時至事興也哉

最樂堂記

爲善最樂之言昉於東平而傳至于今不朽人皆知
之而樂之所自有者人則未之知也蓋樂不因物而
生乃吾心至善之本體得於中無假於外處富貴而
不盈履貧賤而不懾一死生齊得喪忘順逆無所取
而常自足者也人孰不有是善亦孰不有是樂中無
所得而役役焉求足於外而眞樂失矣是故有以貨

寶爲樂者有以聲色爲樂者有以輿馬衣服飲食爲
樂者有以宮室臺榭爲樂者有以馳騁田獵爲樂者
忘其心之斲蝕縱其情之淪陷侈然自以爲快於心
而人亦爭而羨之嗚呼是何足以爲樂哉塞耳眩目
竭精瘁神營營戚戚憂患終身而不知其自蹈夫危
機矣不有爲善之君子乎仰不愧俯不怍明無人非
幽無鬼責宗族好之鄉黨稱之言而人信行而人說
回視夫世之所謂樂也得之固有所弗爲而不得則
一毫無所損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樂如之樟林

徐君抑齋鄉之善士也今年秋築室於野而構堂於
其中命婿郭子某謁余請名焉余惟堂以人名則堂
因人重抑齋素有善行著於鄉鄉之人若大若小若
疎若戚咸知敬而愛之而抑齋亦自信其善之與人
無忤富不斂怨財不招尤油油然樂處於一鄉之中
焉蓋爲善而得其樂者也故因而名之以最樂人之
不知名堂之義者則曰抑齋家貲累萬田園廣矣財
帛盈矣謀遂而求有獲矣最樂之所繇名也是不惟
沒抑齋之善且不知吾心之有至樂也抑齋性剛直

鯁介無私曲平居議論行事嘗爲人所信服好賢樂
善接人以禮見人之窮乏弗克自殖者每出所積以
貸之雖身樹家業甲於鄉邑然根本勤儉非恣其多
取於人者而且躬率謙抑訓子義方一門之內雍雍
和好恂恂謹雅其庶幾夫富而好禮者歟夫樂不足
於中而後假於外苟得其樂則外物何與田園可廣
也而樂未嘗增也謀可遂求可獲而樂未嘗在茲也
蓋吾心眞樂自有所在得于天定于性而融于物化
盡釋之後抑齋得之抑齋或未知之也余雖未能深

得抑齋之心也而吾心之樂則與同也人茍思吾名堂之義以求抑齋之樂而因以求之於其心則樂亦生矣而又何疑焉余懼人之不知有是樂且懼抑齋之未能盡得其本心也遂書于篇而復爲之記云

皆空亭記

南滁之山琅琊爲最勝盖其山踰回馬嶺盤紆二里許緣溪躡磴而上後康從隆左右兩山逶迤而前抱谷口歐陽公所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也自唐大曆中刱寺作左右上下兩坊禪室琴臺而後之取勝爲

亭者幾二十處今皆榛莽不可考惟山㪚爲洞石泐爲泉水滙爲池猶存故址歲癸未秋余從冏卿毛小山公貳卿尹竟石公乃遊是時金風颸飂天朗氣澄泉濇木落坐方丈茗話能步寺南白龍池觀陽明先生偕諸弟子遊洞和石因見水從石罅㴾㴾滙前池瑩徹可鑑遠瞰兩山相峙中瀰漫萬井環以長江霏烟丹景相蕩無際可一眺收之余三人凝竚久之謂此地足當琅琊之勝空一亭以補前人之缺於是戒工度地謀治之踰月而亭成詢名於余余請名以皆空二公曰皆空之義何居亭於空谷而空其景耶亭于空門而空其人耶余曰寓形皆有敝惟空爲不壞玄黃混幷孰窺眇始結氣成象皆爲變幻浮而穹塊而壤形形色色聚散太空若浮漚凝釋于大海卽空卽象卽象卽空迷人妄認天地萬物爲實相而於四大假合執爲已有根塵緣因種起嗔愛驅百年幻影蹈苦海波濤坐昧皆空義爾空爲西來宗敎儒者多諱言之余則以爲西方與東土異空性無異故揭名之登斯亭者因名得義內空其心外空其物空而不

空乃爲眞空而曰空其景是有光景相空其人是有人我相斯爲不空也已二公聞余言弗以爲誕曰㫖文之居無何余遷貳南成均去尋視院事毛小山公督撫鄖陽去卿齋乾養公丞蔡肖兼公丁勺源公皆以先後至落其成今廷尉張震峯公爲冏卿時嘗詠觴于斯不能舍去今樂聞之尹竟石公書來促余言遂次第紀其事

永昌太守陳公生祠記

余嘗考漢史郡守雖佩銅虎符乎身則帥也不獨秉

軺問民疾苦爲天子御夷於萬里之外經略戰守靖
固邊圉如會稽渤海上郡雲中奚啻一循吏之能即
世食其土宜矣明興置守責以疆事猶漢制也使郡
皆嚴龔李魏其人如丘文莊所云得一良守當勝兵
數萬人旨哉其言之也滇去　京師萬里而遥永昌
即漢哀牢國又在滇徼最西與羗僰牙錯稱難治自
王靖遠麓川之役啓齒永昌僅騰越翎南甸于崖隴
川三宣撫而緬甸六宣慰並犄角之垂今百有餘禩
夷燹興無常狡悍叵測數爲邊患眷酋父子瑞體應

禮相繼桀黠爲嗟喇威劫諸夷鴟張蠶食窺三宣六
慰以肆其猖獗永騰驛動嘉隆間蒲州楊司馬有撤
藩籬近門戶之疏其爲不討之日久矣岳鳳隴川故
商人亡命子爲頭目逐嫡弑主竊印搆兵倡亂内地
有輕全滇之心謀以芒市邦杭兩路入永昌守缺闕
陳公嚴之縣冬官尚書郎擢拜出守至日見永昌邊
夷數被侵擾嘆曰兵朘於承平而土司習怯以禦劇
賊此投肉於餓虎之谿也於是緩繇薄征宣　上威
德日夕圖永保障慮兵事猝至難卒應又爲募客兵

練土著高城深池力爲防禦檄騰越知州陳克侯繕
兵峙餉共圖滅賊因以白御史大夫劉公會劉公慷
慨任事遂以疏　聞無何賊擁衆攻破順寧掠我姚
關焚我施甸烽火通於滄山洱海請張二十五宣二
十八寨環永以居人無固志公單車慰之使自爲戰
守藩臬大夫以驅事至者脂車絡繹客兵四集參將
鄧子龍軍姚關游擊劉綎軍騰越衆不下數十萬公
督餉資兩將未嘗告匱軍威大振賊勢披靡鳳就擒
應禮竄緬遁去踰年復擁衆攻蹈阿瓦事　聞

上震怒命刻期剿賊衆將益奮銳鼓勇公所石畫動
中機宜率獻俘　闕下夫自壬午訖甲申奏凱烽
舉燧熢歷險踰峻前後經二百餘戰永昌去姚關施
甸僅百里洶洶謂覆巢壓卵之危旦夕事耳三年桀
黠之寇不敢迫城下永之安堵如故公之保障誠大
哉公又條議善後事宜於劉公　上請城隴川姚關
猛淋三要地開屯堡碁布置官吏治之永扼其衝西
南稱平定焉斯不啻一時之烈已永父老合祠公七
賢又專祠尸祝公識深思也七賢朱太史記之矣茲

以余與公戊辰同舉進士走幣都下屬記之余惟古太守任至重守諸邊郡尤重自太守不足恃益以藩臬督撫總糸邊疆之事盡以諉之邊城太守惟以簿書期會訟獄催科其事畢已而軍旅之務漠不相關然一旦有事能免封疆之責乎公以古人自樹立司守土而任封疆視永民之不獲安寢若其身之被創就僇然保障之績與循良並奏非嚴龔李魏曠千百載繼出者哉宜永之專祠公也昔羊叔子鎮襄陽至今名其碑墮淚公叔子儔也謂永爲峴首非耶是爲記

脩梁文康公祠堂記

余嘗從梁中翰君孜遊爲余談王父文康公相業余意中翰君私其先人哉比余爲史官秘閣中窺　武廟　世廟實錄槩公立朝大節而知中翰君語予者不誣云既余官粤南清軍謁公祠中翰君之子紹續方鳩工葺敝陋余問曰祠舊爲何地對曰余先公相兩朝閱十餘年家無旁隙地後子孫寖多業益貧無力別構祠就於宅中剏之子孫環祠而居余嘆曰古稱寇萊公無地起樓臺豈今身見之哉未幾紹續告工成請余記余惟古之賢相生于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猶得頌述之矧余去公未百年乎公館閣近臣侍　兩朝東宮講讀屹然負公輔重望逆瑾嗔不順巳中抑之復遷之南都瑾敗召入內閣筦樞務公守正持大體推讓容納如有弗及首揆楊公廷和守父喪將闋公力言於　朝起之至卽讓之以政居其下御史張璉論公多委菲其語公怡然受之弗辯且復薦其才二者士論咸重之秦王請關中牧地搆

倖臣寧於中從臾之諫者弗能得　上命公草勅公具草進言地富給邊芻秣　祖宗愼予以全藩室今予王王其謹侯度毋爲亂資　上驚曰牧地重乃爾耶遂報罷　毅皇帝一日微服出厚載門近倖皆不知也京師洶洶縉紳往叩公駕出知否公曰已知當卽還頃左右得　上所幸處遂還宮事定有問公者公曰實不知也予爲輔臣不知　上之起居事且叵測矣人服公之雅量　毅皇帝欲幸諸邊諸輔臣皆恐懼謝病不出公朝謁如故置酒召所雅遊者忽有

詔宣公入公叩首見　上於文華殿　上厲聲曰予
欲巡邊可寫勅書來公問勅何人　上曰朱壽公問
壽何人曰即朕也公對曰　陛下御名告之　天地
告之　宗廟豈可更易且臣勅君者無法　上怒甚
持劍臨之公解衣伏階下流涕慟哭拒以死　上擲
劍庭中趨出徐令內侍瞯之目曰先生休矣朕不令
先生草勅也公履冠而出禮部尚書毛公澄排闥救
之事已解矣公抵家有問之曰　上偶詔見無他也
行酒如故次日上疏極言之勅竟不署名　大駕南

征公諫止之弗得偕將公晃扈從以行時迫郊祀
上欲留南都行禮公反覆陳配位已定孰敢紊置以
干大典乃寢公復以郊日迫固跪請　鑾輿即發公
前後請　迴鑾之疏凡七上歸至途中三疏自劾求
退俱不報　毅皇帝崩公奉　詔迎　肅皇帝安陸
既　即位遂上疏力引疾去絕口不言奉迎功推恩
亦竟弗及也夫公歷相位十餘年不爲亢言激行塞
其責於一事而以其身周旋於毀亂之間利害安危
死生以之建白多祀典國本邊務人材止巡幸罷遣

中官關國家大計以故　主聽稍回奸佞弗蠹國是
大定　宗社永奠言者跡公居位不數匡救輒輕訾
此小臣之事非大臣之道也公功業似周太尉勃周
木彊少文然誅諸呂逐少帝迎代王于邸以安劉祚
可屬大事而公之不言奉迎功視周爲賢之德量似
韓魏公琦膺國家多故毅然身濟其艱決疑定策然
未嘗見喜慍動聲色磐石其國家而公所遘之時視
韓爲難之公所不爲者叔世功能之士企踵攘臂先
之而所爲者非古威望重臣身佩安危者弗能也斷

斷休休古稱大臣公其以之哉祠制舊不廣後寢前
堂左右兩廡堂前數武爲　御書樓又前爲門垣新
闢左右二門餘皆補治丹艧其舊工費無所出法之
取子孫登仕籍饒貲產克有成立者各隨力捐貲夫
公傳僅三世耳乃至子若孫不能充然爲公葺一祠
公之所以遺後人者可知哉余方悲夫世之居高官
膴仕類侈盛其第宅田圃以娛樂其身而因以遺其
子孫累世富厚不絕茲有感于公爲之記以表世且
以慰孝子慈孫之意云

太師李文定公祠堂記

文定公卒邑人士請祀于鄉之賢祠夫以鄉賢祠祀
國之常典凡孝友廉節其行誼有一節足以表正閭
俗者例得祀文定公道德勲業懋隆朝野可槩湘以
常典復請專祠祀之余以少詹事遷南京吏部右侍
郎其子尚寶君某偕弟治中君某中書君某謁余曰
子先公所録士也昔年襄事子曾哭先公于墓兹行
應謁先公于祠也祠有記願以屬子余念在公門下
二十年受知最深蒙恩最重雖不敏何敢辭公孕靈

[illegible]柱獻浙所篤生以光中興輔佐者也嘉靖乙卯登賢
科丁未舉進士第一先是嘗從王心齋艮林東城春
講理性之學已師事湛公若水歐陽公德所學益邃
旣登第慨然以忠孝自任而
肅皇帝亦特知公寵眷殊異繇修撰遷翰林學士進
吏禮二部左右侍郎陞禮部尚書加宮保率歲一遷
皆出
聖意時分宜當國心固卹之然弗能抑其間禮遇優
厚他儒臣莫敢望而公亦感知遇恩矢心報國為宗
伯寅清衷禮恪守典章最難約束如宗藩服室妾媵
請報擅婚競為冒濫一約以禮制條列上請著為令
至今有司循得奉行之無何
勅參閣務與徐文貞公同心輔政又與文貞同受顧
命以事
莊皇帝録直罷奸誅夷左道舉朝政而悉登之上理
會內地欲建翔鳳樓公亟疏言新政不可開興作之
端終隆慶之世無土木之費內帑充溢以公能防其
漸也文貞謝政公為首揆乃益殫忠盡慮知無不言

如取太倉羨金織造歲幣牙籌珍異皆力為勸止而
上亦委心聽之臺省言事忤
旨公即從中究解又不以聞之于人內閣侵部事權
久至公悉以職事還之俾各行其志嘗語人曰吾為
提衡平章足矣平生不以私庇一人亦不以私中一
人即所知交賢否一任其進退此則賢宰相之所難
者薊遼閫臣請建戍臺以豫防守中有以私撓之者
公極言戍臺之利而主其議邊防賴之其鎮有南北
軍分兩帥訓練兩軍桀黠不相下幾搆亂公易置一

帥而統之兩軍逐定虜騎突入宣大間不及諜公郎
患前後所賜金綺遺之且誡之曰汝輩義為國家出
死力
朝廷自有大賚無剥致命士而私我也夫邊將掩敗
為功賂公免罪習為欺罔者非一日聞言感激泣下
鼓勇奮殺虜遂相率引去把漢那吉以窮來歸把漢
那吉者虜酋俺達愛孫也求索不得願歸亡納貢稱
臣廷議有指漢唐和戎之失從之為匆便者公曰今
日之事與漢唐異制和在我匪在虜求臣匪求婚而

虜貢我市較歳所損可以易數十萬之兵費于是廷
議遂格須冊授封嘉為順義歸俘缺
廟而市戮之宣大二邊安堵者幾二十年其為國家
決疑定策毅然不可奪類如此公初在政府每事推
讓文貞亦多諮詢公而人煦煦容贊朝政文貞去而
新鄭至江陵從而排之而人相煽為禍以爭得政繇
是公始不安其位亟求去章七上而始得請
命下日余偕諸孫子侍坐見公欣然有喜色及謁
先皇帝知遇

今上眷顧輒嗚咽涕泣侍者俱墮淚忠愛之篤其天
性然哉公秉軸不為赫赫之政亦不以威福加人含
垢包荒熟容虛受日接在廷庶官四方賢士咨訪朝
政民瘼務和顏色以遇之而人無賢不肖得承公顏
色者靡不興起愛敬消釋鄙吝如飲醇然嘗謂黄虞
而下相臣蹕蹕訏謨儁烈而叙書獨作秦誓一篇以
重斷斷休休大臣蓋宰相佐一人總庶尹以天下之
善為善固不在于較功能而在于儲德量而公非其
人哉公去人益思公日傾公起而公則怡然樂而終

身矣至于公之居家孝友洽于家庭善良薰乎里俗
德義化誨子孫一門雍雍肅肅有萬石君之風焉公
素好以理性開示後進于是邑之後進先公未歸預
搆書院一區以待公至則論道講執于其中今易之
為祠以祀公夫國人思之鄉人祀之公之道德勳業
其賢于人遠矣哉

重建浮橋記

邑城之西瀕澉江而門衢婺二流滙焉輪蹄之所輳也水駛而悍不可測故有浮梁爲悅濟䌷於宋紹興中江運使遞舉遞廢　國朝從洪武至正德重新者三矣語載楓山先生記中歲久復廢百餘年時有霆潦渡者籍之去城西一里許余之先壠在焉弱齡嘗讀書其側歲時伏臘往來於玆輒爲榜人所苦慨余不及曩時縱觀乎方舟之盛也逮余貳銓于留都邑侯葉君剖符而南余語之爲令者興除固其職哉入其疆而廢者舉墜者脩此足以觀政已邑故有浮梁甚便之今廢久過者褰裳濡足恃一葦爲津吏憂甚則榜人不戒吾民而魚者有焉侯爲邑與萬世利政無善此者侯然余言而奏功焉秩滿而膺　內召入爲侍御史以橋成復余而喜曰逢奉成命去不敢忘及之部而屬邑父老謀之僉曰是役也需之久矣問之水濱則石犀鐵柱遺蹟在焉廼栝庚之贖鍰諸羨餘計若干屬邑之率更長而簿責之俾董其役東西兩流之間爲里若干爲舟伯十有奇鱗次櫛比橫亘

中流爲鐵絙以聯絡之募橋夫若干人司候焉以時啓閉而眎其傾圮且贍之土田釐肆籍其租入以備繕葺田之以畝計者五百有零釐之坐東郭者七坐西郭者三坐河西者三十有二而此橋庶幾恃以久長不一歲而橋成民寔稱利矣澄泓在望慨然興懷大川舟楫緊誰之賜惟是相君寔式需之不轂幸甚獲逢其休余喜而籍手以拜曰澉邑其藉是以無濡褰世世席之無斁侯且督鹾吾浙　上欲加鹾額勅中官董之　命且下矣商民籲天搶地悼九閽之莫控而侯封事再上忠誠篤摯　上爲可其奏其所津梁元元奚啻吾鄉方哉人之尸而祝之有以也惟嗣侯而令吾邑者以時葺之無隊厥緒則寧獨我嫠之蒼赤世沐其德不佞亦與有榮施矣侯名永盛宣城人

靈洞山房紀事

靈洞山去邑之東南十五里從金華山之巔横峰列嶂蜿蟺三十里而下一山而六洞環之故曰靈洞一名洞巖山宋學士潜溪記之曰洞有六著名者三白雲紫巖湧雪又名小三洞一山崚嶒峙中後若屏比衆山高出数百丈旁若垂兩臂而下環於左右中平廣数拾畝前列三山相袒若主賓然山之趾有泉曰天池散湧出地中瀠澈可鑑眉睫味甘冽冬夏不竭泉之右山稍半有石高數十丈状若孤雲一片飛来

棲于此俗呼曰小飛来峰今題曰飛雲稍西一山嶒屼多異石藤木盤欝其上蒼然一嶺宋太平興國八年僧其卓錫茲山建棲眞寺邑之高賢逸士若金仁山張思誠于介翁三先生常遊憩于此多吟詠修竹長松拂雲干霄蓊翳可不見日脉甲一邑後以嘉靖初年廢林木蕭然殆盡惟洞與泉石無恙余嘗從二三友人遊深為扼腕歲丁丑余出補嶺南過家主人夙知余有山水之癖顧以其山歸之余欣然出所積大官俸易之未及芟除之嶺南然寤寐常在之也辛

巳從嶺南謫官歸来即避去山中徘徊顧瞻究然一丘一壑可專也於是誅茅治地易前寺趾依最高峰去天池二十武構樓三間移所載圖籍藏之顔之曰秘書旁翼兩小樓一宿客一以儲糗樓前為齋曰三山齋前為堂曰六虛環以墻墻棹楔管中翰達初為書太史讀書處樓之後有軒曰玉液面山臨池光映窓几池舊可三尺許僧人祇汲以供厨傳余拓而方之至尋丈黎惟敬秘書隷天池題金華第一泉于上由是泉出自山下者盡歸池中池水盛溢出兩旁余

從兩旁導之繞左右室于環墻外闢鑿大池方半畝會左右流于中然後出注深壑曲折湃瀉鏘然有佩玉聲與林木答響逕紆廻一里而上夾種以松中有半山亭為遊人憩息所歸樵往往歇擔語笑後亦廢今復之稍後有石如蓮花高數十丈為𣪍蓮花菴奉觀音大士跡此達溪橋僅半里兩源之水深各十餘里會於橋下作清淺流兩涯盡植栁或間以桃春遊遡溪而入人謂不讓武陵云余初入山中偕一二友人宿僧舍憶宋學士記六洞不可蹤跡一樵人鄣余

山之東踰嶺有洞更奇絕樵牧慣入之遊人罕至旦起持炬俯入穹窿峭峻作蹉跼行底深垂梯而下四傍壁立皆乳石瑩白如玉滴水若露題詠尚未漫漶昔人已先物色之較白雲紫霞爲勝何記者故遺之說者謂寺僧厭多遊人湮塞之故不名然則三洞之名起建寺之後乎是不可考曰名之曰玉露紀游集曰水簾非定名也踪跡二洞皆在左右兩山內三洞皆近寺僧之湮塞匪誣矣余惟玆山靈秀從開闢至宋始建寺豈前此長與他山同榛莽乎歷宋至明五

百年又發余始得咼新之山川之顯晦固有時耶抑有待耶余自築室山中鑿田疏水種竹樹松樵于山疏于圃歲收芋栗以代食日惟掃一室設淨几焚香靜坐隨意向明窗誦古書古詩數過輒罷去呼小童汲清泉煑苦茗啜之蕭散步玩泉石徙倚松間竹下翩翩對舞鶴南軒展簟一臥山光滿庭雲容在戶禽鳥關關相和鳴枝頭夜分篝燈獨坐山氣寂然綠慮盡息惟泉聲冷冷從窗中過耳畔客至亦不甚爲禮洗鐺烹茶採芹折葵款之願留者宿之小樓劇談無生話去必送之山亭詠歌而返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余蓋以二年間遊羲皇上矣回視數年溷塵纓迷世網浮沉南北美惡好醜奚啻一夢余方以歲暮冱寒閉關辭客汝南王儼昌奉使江右紆道過山房邀歷覽諸勝適余有

新命儼昌坐而與余談出處事謂宜且應明時出無負丘壑余笑曰姑置之曷爲我記之乎儼昌索余一言紀其事遂走筆書之靈洞山房邑侯喻邦相名之也

白雲庄序 并詩

金華山蜿蟺三十里而下有鹿村余叔卿貢進士會峯先生之墓在焉先生沒而子邦甫汝元甫營卜而葬其親者也既襄事嘗念古人望白雲瞻親舍沒而忘親非孝也爰度墓傍隙地搆室數楹朝斯夕斯依依不忍舍去若存日然顏其室曰白雲庄志思也汝元甫爲博士弟子負雋才俊制義一掃數百言機鋒芒穎不可遏抑聲名籍盛黌較間然自築室于墓之傍也輒厭棄其業而耽爲古詩文案頭惟左國馬班

魏晋初盛唐詩暨諸子百家言日手不釋卷夜分
篝燈讀之又于室傍種竹樹松鑿田就水將終身棲
焉不復汲々問生產惟饔飧弗缺即止時與里中善
談詩者持觴曳屐往来於隴上白雲之中以自攄其
怡悦之性囂埃塵網蟬蛻而屣脫之澹如也里中子
大夫嘉其志共賦白雲庄以贈之一日偕元功弟訪
余白下持所贈言以示余惟世漓俗靡孝廉節喪而
松楸結想泉石尋盟如汝元甫者豈多見哉余雅有
山林癖卜居六虛且與山靈盟矣攖垢氛而未能解

去視此不滋愧哉因賦古詩一章而復叙其事云
金華之山何崔嵬潆々千源萬壑開鹿村山水相紆
迴孝子為親築玄臺欝々佳城日已暮洋々涕淚凡
沾樹陰堂永夜不可從搆木為廬宿霜露手栽松栢
護柴關但見白雲時往還蓼莪夜誦窓前月岵屺朝
看隴上山從此遂脫人間屣鑿坏遠遁遠囂市數椽
茅屋可藏身十畝薄田堪擧趾床頭積書少黄金樽
中有酒多豪唫獨来獨往朝霞翼不萎不摧寒木心
一身遠引思鴻鵠四時相逐友麋鹿鷹隼搏風自雄
飛斥鷃椌榆終雌伏白雲浮游天地間吾專丘壑任
吾閒咲却頭顱稱盡改茫々不了未開顔我亦卜居
洞雲裡西山相隔只一水他年花外容小車杖藜扶
過暮山紫

陳巨川傳

封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陳巨川公卒其子叅議君已徵林知州銘其墓麗副都御史表之意猶未已泣而曰堂幸罪適於明時歸而侍先大人大事也何不幸馳数千里歸踰旬日遂與先大人永訣也言之嗚咽淚盈盈下不止余與叅議君遊習知巨川公鄉薦紳雅能述之受叅議君之指而為之傳公名魯字元顓巨川其別號也其先汴人宋靖康末始祖承事郎扈蹕自杭至廣遂家焉居番禺西洲鄉凡九世徙居會城南海再傳而公生公生有異質兒時不逐群伍為嬉戲稍長習舉子業下帷發憤讀書常至夜分冬寒思臥置盤水加足其上其苦志如此遂有聲文學郡邑長吏荐舉茂才高等按察使李谷坪公攝學政讀公之文嘆賞歎遴選為學較士會以憂去巡按御史吳茗溪公命送端州覆試同事者類貲牒往公以父意難舟行不赴後御史洪覺山公受甘泉先生學因知公諜進之未幾陞任去俱不果夫以公之才受知三公俱當路不能為郡邑羅一士非数哉自是公恬於進取設帳談經以授弟子郡中士從之遊者歲至百人日課叅議君以博士業叅議君自始工筆札至明經取上第未嘗一日就外傅也公性孝友內行獨至父淡泉公性㝠嚴難事家故貧好以觴咏招致賔朋公左右就養不為方嘗竭盤飧尊酒之具以待需無使知不足狀曰家雖貧敢以加于吾父哉事伯父如父伯父無子人勸之嗣嘆曰吾弟有子事我如父尚何以子他人之子為卒不嗣伯父卒公喪葬一以誠信人義之與人無城府善諢笑談輙傾座客非禮之加不報重取予然諾則有金石之介鄉人信之著龜然其兄弟爭持其家幾構訟不願鬬於官詣公所質其有弟頑梗教求公一言訓之公立諭数[illegible]弟輙叩首化服去其年老無子貽公千金託以[illegible]謝之諭以立嗣大義擇宗族賢者吾甃詎[illegible]戕其貧民献妻子求直枉害公咲曰吾豈奴[illegible]者固拒之心知其冤亟為代白其事其他問疾弔死敬老恤幼急人之難甚於己與人謀事即若己事如此種種未可指数

也隆慶戊辰叅議君成進士授浙嚴推官迎公就養至卽誡叅議君曰汝官司理不患不廉明患不平恕昌勉之約童僕謹扃鑰故自澹泊不欲以旨瀡之奉累叅議君三年叅議君以異政奉
詔徵拜留臺御史公欲觀都制之盛偕往都禁嚴交遊跡踖杜門不樂遂飄然歸萬曆改元
聖天子登極覃恩封公如子官鄉人榮之公等之絕無倨貴態服食僕御如尋常徒步行里中有莫識其為陳封君者公雅好唫咏至此益躭詩酒風日和霽

輒約二三知己載醪哉為郊外之遊佳山水處必徜徉終日興至如意揮灑又斥資為園池木石花卉之供以自娛樂不營利計巧智脂滑天和布袍芒屨鶴髮矍顏脩然物外叅議君兩䟦巡江復
命闕下便道省覲公諭以言官持大體毋苛細釣名遠嫌遺姦叅議君官留臺凡六年侃侃持論中外事當
國家大計至忤權貴人不少遜盖奉公教指哉丁丑彗星見公憂形於詩及聞叅議君上河患邊防五事下廷議行乃大喜曰足以塞天變矣叅議君外補省蜀念公春秋高獨子重遠行既解職終養公責以養志勉強就道然念念歸定省也會大計先忤權貴人中抑之遂東歸入門公已抱疴臥床簀閒矣叅議君不解衣侍湯藥十有三日而公卒公素強少疾病病未一二月叅議君從千里外歸豈古人搤臂嚙指相感動耶談者異之公樹德所致叅議君純孝所感也已公平生積學累行無愧前修茲沒矣有不與偕沒者黨里閭巷藉藉傳公遺事所著有巨川集宣洩心

蘊不道中唐人以下語學者猶得誦之云

史臯曰聞公為兒時有異人奇其相當大貴不則生貴子夫古人窮經力學不顯其躬而發於子若孫者豈觧公髫年嗜學皓首為儒人共惜之公處之寂無慍色堅修行業以終其身所謂不顯其躬而發於子若孫者非耶異人其參天道以為神術哉

方母嚴氏貞節傳

余自垂髫時知驤溪方氏一門兩節婦云既而婿於方登堂從故老談益悉當時所以兩貞其節者嘆曰

一門兩節難矣矧同起一時為妯娌不尤難哉一旣
旌異於
朝矣一僅表著於鄉使當時同舉而兩旌之為世美
談不尤榮哉歲壬申余奉使
冊封吉藩過家經歷君兗資挾一冊以示曰此句曲
湯侍御為曾祖妣撰歲寒高節圖序邑諸名公題詠
在焉子婿也且為史氏可無一言以紀之他日觀風
者採逸以備國典子之言足信也余唯唯按母姓嚴
氏生有淑質及笄歸良佐公生一子七歲女三歲良

佐公卒母年二十七家故貧父母難其守謀更嫁之
母曰女婦不聞大義然烈女不二之說亦竊聞之余
第未亡耳何以嫁為於是以死自誓父母知志不可
奪不復強母得免於毀[illegible]戕脅盡遣去膏沐紈
綺不用乾乾養其二孤[illegible]師教之督使成立艱
難辛苦備嘗諸[illegible]歡笑可歡可樂之事
若罔聞之而[illegible]一[illegible]以禮純潔完白之節
五十年如一日[illegible]從一之義以事人而至大
者莫如節然婦人無詩書禮樂之教生浣濯華靡之

時利誘害驅匪一朝一夕易奪固終者亦莫如節古
人謂節難於烈蓋亦驗之人情久暫死事成事之說
也母之節豈易言哉母之節鄉閭戚族能言之縉紳
大夫士能紀頌而題詠之獨未與
國家旌節之典以故母後世子孫存以為憾余曰不
然古人重節義載之籍以風世莫若詩春秋詩載共
姜春秋紀伯姬豈當時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伯
姬共姜已哉當時觀風訪於民間閭里井邑或遺於
采錄或限於赴告欲書而不得書此固有幸有不幸

也然載之外傳種種可考流傳至今大抵節義之著
足為世勸者有王者之制有君子之論衆庶之言其
制予其論與言缺非完也其制奪其論與言歸非疵
也要之實而已余聞母年五十後鄉耆老以制令當
白之郡縣請於
朝母曰婦人不幸有此事何樂有此名固止之乃寢
母豈世俗之見哉蓋知[illegible]之純節又不當以不幸論
矣余嘗操彤管直少[illegible]節婦事以備一代
之典者不少若母者[illegible]道也余又為母惜之

故特爲之傳以待外史採焉

兵部尚書襄敏譚公神道碑代總督凌洋山作

萬曆五年四月初三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譚公卒于京師公無疾一夕而亡

天子惻然傷之召廷臣集議卹典贈太子太保諡襄敏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與全祭給銀四伯兩命有司營葬事仍遣中書舍人一員護喪又從其弟右軍都督府都事綵請扶柩還鄉皆異数也部僚曾少司馬公述令德播嘉銘納諸玄室惟是墓道之碑有

闕無以崇德表烈詔來裔垂後世於是弟若子持其鄉張太史狀來告于余余惟受知于公自僉憲兩浙公爲南武庫郎共事倭變始未幾公任海道余備兵溫州相與戮力平賊公總督薊遼余調官密雲余撫三鎮公在樞密嘗如昔日同官時破格披懐相信與者幾半生非余序而銘之其誰按狀公諱綸字子理江西宜黄人其族始於劉宋主爵都尉衍昌徙居觀上刺桑而譚族浸盛高祖諱世隆

國初時人世隆生積積生廷用廷用生鎬順昌王府教授鎬生公公生而沉毅慱達多讀書負奇有大畧起家進士拜南京祠部主事丁毋羅夫人憂起復復除武庫司主事歷陞南京武庫司郎中時倭夷猖獗浙直一日登浙㳃流突徽寧薄南都城下都人士倉

皇莫知計所從出公毅然請兵逐之縣是公聲望大振乙卯倭賊犯台境殘破仙居黄岩二縣遴公爲守公至見兵孱弱不可用輙請于督府胡公募壯卒千人訓之躬督過賊柵浦賊遁去嗣是一戰于板橋再戰于舟山又戰于白水洋肖林澳等處斬首無算而

公方起踣卹慿與民休息日以經義課諸生於庭不置庶幾折衝樽俎者督府上其功治第一戊午擢浙江按察司巡海副使治兵寧波復選鍊衛所壯士教以劍陣之法申義鼓勇率戰于金井頭象山桃渚牛橋南湾等處亦斬首無算又[illegible]賊毛善於何家礁倭患漸息庚申陞參政仍[illegible]次年丁父憂廣賊林朝曦流刼江西奪情[illegible]之公墨衰率浙兵以往擒斬朝曦張璉蕭雪峰等賊黨遂平已請終制癸亥倭夷陷興化以原官改福建仍起復公剿賊未

至陛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八閩公聞
命兼程進戒余戚二將軍剋期赴剿於是有諸林大
捷奏聞
天子嘉悅進右副都御史賞銀幣已而又擒斬福清
神前𡋯賊漳浦玻璃嶺賊龍巖楊一蘇阿普藍松山
等山賊八閩底定懇疏補制乙丑起公巡撫陝西未
至以四川妖賊蔡伯貫為亂連破州縣改巡撫四川
至則冦平乃為度川湖介壤如支羅陰橋移衛設縣
過酋夷出沒蜀人德之又討平武定州逆賊鳳繼祖

蒙嘉賞隆慶改元丁卯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首
討七山諸劇賊設營寨扼險要猺獞晏然越三月廷
議
召還代公者為余遡叨茲役奉公籌畫為多戊辰陞
左侍郎總督薊遼首至遂拒佗青山口等處夷虜大
為修攘計奏修築邊墻壕塹創制敵臺造戰車及鳥
銃佛朗機等器甚備召吳越敢戰之士與土兵兼練
之薦前戚將軍領其事皆得
請自是薊稱雄鎮虜人不犯十餘年如一日者皆公

貽之也歲庚午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
協理京營戎政辛未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理戎政如故仍賞銀幣叙邊鎮斬獲修理墩臺
墻垣功多也是年冬以病乞歸明年復召起為兵部
尚書掌部事疏辭不可乃力疾赴京則
今上御極之初年公平生料理兵家事已計数而燭
照之至此益感激奮勵畫機宜裁請託杜僥倖為國
家圖萬世治安辛未之警直欲身當黃花鎮扞蔽
京陵何壯哉本兵凡四年四方上成功者六宣大三

鎮貢市事竣廣東肆剿大盜藍一清賴元爵四川蕩
平都蠻凌霄九絲等寨北虜三貢禮成遼東生擒逆
酋王杲又有平虜堡之捷皆公妙算指授也前後三
賞銀幣兩廕子入監讀書一陞俸一加太子少保賜
麒麟蟒衣各一襲蓋公勋勤戎務運量機謀捐身徇
國殫人臣鞠躬盡瘁大義而
主上恩禮酬報公者亦不淺矣壯猷元老方切倚毗
胡一旦不可起耶公生正德庚辰七月二十一日春
秋五十有八父鎬大父廷用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

夫兵部尚書祖母余氏前母黄氏母羅氏俱贈夫人
初娶饒氏卒贈夫人繼娶劉氏封夫人子二長河圖
廕世襲錦衣衛百户聘臨安府同知劉應明女次洛
書國子監讀書聘太學生劉談次女女二余竊觀古
今文臣知兵者鮮至於身履行間冒矢石犯鋒刃而
無顧忌者尤難其人公戮力東南大小身經數十百
戰所向克捷由公武毅練達故然其鉅謀石畫見於
經畧西北諸邊議惜未竟也而居家孝友提身端謹
嘿嘿能下士與人不設城府尤善讀黄老家書黄老

言多奇秘知雄雌黑白鑿鑿中窾兵家率祖用其説
公非深於是者哉
銘曰代隆景運文熙武寧惟世學士薄武矜文治安
能守變患卒驚惟公嶽降南服挺生學淹墳典胸羅
甲兵生才豈偶以淨海氛爰奮勇智毅然請纓募兵
練卒殲厥長鯨廓清兩浙底定八閩蜀妖廣孽虎突
狼奔四征不軌兩起奪情民之保障國之干城殊勳
累奏品秩游增總督二鎮協贊三營北門鎖鑰寄之
一身公年未老軍旅倦勤以疾陳乞松菊為盟惟
帝曰咨天工惟人桓桓司馬屹屹重臣歷事
三朝忠藎一心文武為憲孝友兼稱功多
寵渥簡眷六新昊天弗弔梁木忽傾邪摧楨榦士失
儀刑愧予知己想像生平能無一辭以慰公靈生樹
偉烈沒承顯榮嗚呼不朽千載斯銘

嶺陽劉公墓表

勅進階承德郎前　荆府審理正六合信豐二縣令
萬曆六年　月　日粤之劉嶺陽公疾卒于家其時
家嗣翰林院簡討君方奉

上命纂修
國典訃至疏解館務徒跣而歸明年己卯冬十二月
營宅兆卜吉葬焉於是持李方伯公狀請余表其墓
余昔在史館簡討君讀書中秘後又同在史館交游
幾八年所因簡討君固知公余未官清軍過其鄉之
學士大夫家又歷歷能談公之素蓋有志而未究其
用才鉅而阨于位者云公生而穎異嬰孩時即不逐
群兒嬉戲稍長讀書知大義嘗從户外竊聽水東公
傳授生徒經義時時竊所積架上書習年吐詞輒驚

衆弱冠大有聲譽較嘉靖歲庚子舉於鄉至壬戌八上春官不第乃就銓選得六合縣令至即杜餽遺革坊里諸目濫稅供民不為官司妄費一錢調停商民役差歲課常辦不擾庭無留訟訊必得情吏不為撓法囿因大賈孫氏者行千金賄脫竟不得入入以為真清云往操江都御史曾藉閱江防軍士恣科罰以賂權貴後稍稍革去矣其公至復踵故轍潛授公以意行之公嘆曰吾豈為人過送錢者竟不從惟具閱數申報其公怒會盱眙盗劫歙商檄公捕之受檄比

得盗僅三月其公乃搆玩賊上疏論罷公公素以節愛聞部覆議改公六合凡五年去之日民遮呼道之隆慶己巳改信豐治尚簡靜雩都令丈田叢怨鼓變民逐其令前後治之者皆弗得督府啟公檄公往公至曉諭利害黨懼屈散縛其渠首正法焉督府慮反側尚未貼非公才望鎮之不可疏公留治雩都信豐人爭請還之公一時聲譽赫奕然先治圄功者忌矣未幾李公代啟公衆口交鑠會討賊兵行道信豐括民馬信豐地僻山崎少養馬將兵需索為虐公捕之不得逞李滋不悅三年任滿考績陰嗇之左遷荊府審理正聞者憤懣公固怡然然亦從此掛冠矣後

上用簡討君覃恩

勅進公一階夫公富環瑋之才抱倜儻之志俾得大官膴仕設施其宏鉅哉趙某曰世罕大官膴仕哉余方病仕者風靡波隨與世涵濁競取聲稱諛言巧行善事其上官猶鰓鰓焉周章局促惟恐不當意畢數年之精神智慮悴一登進一官侈然自謂得志展布四體而盡其才豈皆不肖者為之公兩宰邑皆有茂

功異能卓樹表見假使公肯少貶損不必盡如世俗婾阿態惟不遠忤於上官位豈止此公碩不以彼易此卒以賈禍兩任一軌矯哉其厲頹風哉公之不為大官膴仕用不盡其才志公已身其鄙矣夫何憾焉簡討君德義詞華褎然藝苑行且[illegible]於廟堂霖雨蒼赤謂匪公之遺固不可公[illegible]鄉行誼世系子女墳墓詳在狀誌中不備錄[illegible][illegible]道方德峻抗古戾今節之大者表之隧道

明南京西城兵馬指揮道南詹公墓誌銘

萬曆五年五月十八日常山詹道南公以疾卒于家
季嗣工部都水司主事君方奉
上命分理夏鎮運河訃至疏解河務徒跣而歸明年
春余出補嶺南過家主事君將營宅兆舟從訪余泣
且言曰余先君雅志向道余又從君後今將奉先君
納諸窆願乞一言賁之即没齒無憾余諾之道常山
之嶺南主事君復走書速銘函叔父僉憲範川公狀
至按公名需亨字時行別號道南先世爲南陽人五
代時節度副使堯臣總戎常山因家焉始居鄉後徙

城中元末八世祖淵讓地益縣治税居後園即今所
居是也高祖平曾祖光祖英世有潛德弗耀父曰紳
星子知縣以公
恩贈文林郎母江氏封太孺人公性沉毅厚重爲邑
諸生屢不利場屋例入貲太學又屢弗售投牒銓司
授西城兵馬副指揮夫兵馬主糾詰都城奸宄最繁
劇又分轄於各司道日勤劬奔走趨事惴惴惟弗克
當意百無一二能展布盡才執持行志者公甫任遇
虜騎擾邊鎮京師大司空爲設柞以防城守旦夕急

商木未易卒集公請撤棄庄廢舘爲之柞遂舉議隍
外浚濠俾公從相地東南公乃大慮西北川岡蜿蜒
而來爲都城地脉堪輿家忌深廣調議畫圖以進悉
心議行虜聞憚不敢入自是詹兵馬有鉅識善謀事
之名盛稱於縉紳間提督巡山巨閹誣昌平富民輩
其三人盜
陵木爲扉下詔獄論死部卿訊其寃須一人按治非
公不可遂屬焉公即脫輩又閹誣平民賀某爲盜嫉
陸金吾遷置獄中其母恚縊死時金吾勢方熾御史

持其事興角幾至訐奏公慮激成獄叅治首事者懼
以禍俾兩解之又聞說無遮大會於西城寺中說法
集遠近僧衆至二千輩給事中疏
聞
詔下緹騎帥逮渠首弗獲集兵較圍之三日絕薪水
公慮張皇疑懼自盡非
詔旨且傷和氣請於衛出之捕其渠首正法焉既而
陞南京兵馬指揮有娼窩盜事發官豪故護匿之公
三請於部科逮之俱不答公持之益堅移文詞過迫

切於是部科怒僨亓其文於諸司訐其戇直俱怒公
始不可容尋丁母憂去遂不起夫詹公托職猥冗最
易涸跡乃數與謀議集大事公卿大夫委聽之與權
貴人抗堅金石弗可奪豈不稱偉丈夫哉公本謙厚
實負意氣又多才敏居家無應處空乏嬰多難皆能
措注料理不困於志又能周姻族之急而扶其危致
政歸鍵關杜外事嘗讀書尤好莊列諸家言蓋實中
有得者二嗣相繼取科第鄉人侈之公視之泊如也
惟訓以立人大義祖宗慶澤

朝廷教養罔無忝歲舉賓禮于鄉為有司徵重云公
生弘治壬戌四月初七日年七十有六配江氏封孺
人生男一思兗國子生娶鄭氏俱先卒側室張氏生
男二思虞舉人娶鄭氏思謙即主事君娶江氏生男
四從沂邑學生娶徐氏從洙娶鄭氏從潤從涑尚幼
墓在縣西二十里白石鄉劉宋菴之原葬以　年
月　日銘曰惟木幹兮弗固於藩惟金淬兮弗鈍于
鉶惟材茂兮弗枙于官惟封崇兮白石之原惟銘揭
兮斯千百年

馬瑚府經歷後山陸公墓誌銘

陸氏於蘭為望族其地融慈華道柱諸山之勝而其
先世有萬四府君者元至順間避難自淳安徙居三
徙而得此地說者謂有神人指之云靈秀孕毓代生
哲人萬四府君三傳生子昭子昭生宗南皆有潛德
丕振家聲宗南生封君愚菴公琛琛生兵部車駕司
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鶴山公震鶴山公諫
武宗毅皇帝南巡狩廷杖死生五丈夫子後山公其
次也公諱親仁字子文別號後山力學砥行為時髦

英年四十不第以邑廩生入胄監幾上秋闈又不第
投牒銓司授文昌簿文昌遠海外簿卑官人為御之
公毅然不辭曰吾豈薄是官不為耶吾持有先範在
可小試吾志遂輕裝航海之文昌任文昌舊多積逋
百姓恬習賂官緩征逋益積公至諭以大義嚴禁其
賂官之私不終歲逋負悉完定遠尹缺司道會委公
署其事公將一僕一筒往至自令吏簡筒中所有衣
籍識之為召里老詢各要害設望樓練土兵以防寇
盜代歸啟筒驗之皆前吏所識衣籍也委署會同事

會同地僻民寡額派珠夫數浮之民弗堪其求公為請於當道免額數三之一定為例其他裁冗薄征皆為會民永利行之日父老涕泣送者數百人委署昌化事昌化瀕海多突冦邑里残破為苦公為訪求其故斟酌制馭長策條上數事皆可施行未幾歸署文昌事大書節用愛人四字揭于庭以自警訟至片語决之不留盡蠲其鍰于貧且息者藥癘疫賑荒歉棺死喪尤加恵學校公薄文昌僅三年署邑篆凡五所至輙著聲簿官實行尹事陞馬瑚府經歷過梅關行

李蕭然一肩關吏却之不視至今人猶能談之初至馬瑚府會撫按檄徵土兵三萬剋三日期兵集過期旬日郡守趙公器公屬以兵行撫臺怒公從容為陳土兵不可猝集之状詞析而義正撫臺怒解委以兵事木户缺採木數萬當事者憂之詘於計公為稽查後採之木運於途者輸前户貲産盡易之木遂集民免㩗併各府坐此受困斃弗可勝言矣以是公聲稱雄冠諸郡而郡中無大小事稍疑難輙就詢之公亦勇敢任事動中節竅自奉儉約如寒士然一日隨郡守出郊外索飯於公公即以所備自用膳進之殊菲惡郡守笑曰此秀才飯也居官尚有此風味於是益禮重之語人必曰陸君子初應朝病臥邸舍不赴部部例應朝官不與考察當免官郡守言於方伯嚴公薦其賢得復任三年再覲中途病作辭歸郡守固止之不可又為請於部復留之此皆破格也公則從此拂衣去矣公前後任文昌馬瑚皆以廉愛稱文昌人思之建陸父亭祀于名宦馬瑚守惜其去代請致任撰思賢章遺之皆公去後事也夫佐幕官輕難於表

見樹立往往恐懼救罪思過無以逃議于衆徼寵于上而公上下交信之如此其難哉其難哉公性孝友清慎外癯然若不勝衣中羅古今事變論鑿鑿有金石聲行同之林下三十年角巾布屨約諸昆弟為園林之遊絶足不入城市有司以鄉禮賓之亦不赴年九十一卒于正寢德壽稱鄉邦尊者蓋翕然歸公云公生弘治戊申六月一日卒萬曆戊寅九月二日配龔氏少公一歲先三十六年卒子二長齊家娶朱氏次名家娶蔣氏女一適河東鹽運使司副使章君述

孫男四文顥文科邑庠生齋家出文明文質名家出
曾孫男五稟壽稟淳稟忠文顥出稟和稟沖文明出
曾孫女四文科文質出皆字鉅族歲辛巳　月
日將葬公于　山祔祖塋之側文科持章君述狀
謁余誌墓中之石余惟觀行于鄉觀政于邦余高公
行誼于鄉評久矣余官粵南清軍接璦之薦紳先生
猶能述公在文昌事較章君狀匪誣也於是乎銘之
銘曰
材篤兮數奇德懋兮位卑實鉅兮聲微惟清白之風
紹忠貞之烈從太常公于地下兮胡鬱之

中憲大夫廣西潯州府知府尹公墓誌銘

萬曆戊子之春二月余以南少宰假道過家也比邑
龍游先守潯州府尹公之子貞衛偕其內兄為余師
鄭同卿之子大韶來謁余手其狀且拜且泣曰先君
以丙戌秋卒于家丁亥春窆于墓未輕他請誌銘也
衆經之中又不能[illegible]走數千里茲幸先生錦旋也甸
甸敢請願先生勿辭余惟後尹公進者幾二十年未
嘗総接公然家同一水為姻里亦嘗侍一夕之教知
公淵粹有德者今按狀公諱熹字明濟別號覺亭其
先世為河南人宋和靖處士焞之後處士孫均南渡
扈蹕家會稽其後官右正言仲熙者徙龍游數傳為
公高祖震
國初以德行賓于鄉年近百歲三世俱有潛德父養
正益敦行力學弗干榮名號湖岩居士平生有不疑
還金遺事公生而有異質好讀書至忘寢食稍長補
邑弟子員試輒高等嘉靖丁酉登賢科辛丑成進士
時分宜當國華亭公進參閣務公華亭門下士也人
有勸公謁之可與選者公正色拒之曰豈不聞士君
子重始進而可自壞其終身耶後授刑部廣東司主
事執法明允以推擇按獄畿輔有重辟坐誣未理者
公訊之立出其人御史猶難之公抗言獨身其事御
史弗能奪廷議直之無何以內艱去起復補陝西司
員外郎有錦衣衛指揮使者以奸事敗當坐法賂權
貴倖免公究如法論之弗貸權貴人齗之嗾前御史
誣以他事謫荊門判官荊門襄水橫決堤口土田不
收民困堤役公至條議上請謂潛沔江監均受湖堤

利乃洳門為象其害宜勘貲於四州邑以共成其役議行堤成計數百丈民甚便之即于堤上建祠祀公因名為尹堤已量移廣東鹽課司提舉益淬勵以供厥職俾滯包匿稱耗佔折宿弊悉釐正之而以其暇日從甘泉湛公遊偕同志講學于禺山書院無何徵為南京刑部河南司員外郎尋轉雲南司郎中陞廣西潯州府知府潯為兩江之衝猺賊出沒兵民雜處稅薄風惡公至明禮義以化俗墾土田以廣稅練兵葺城以固其守潯民乂安郡有大猾狼目者謀不軌

陰結斷滕峽為內應斷滕峽者王文成公勦撫賊也歲久滋熾公偵知其情先[illegible]目致獄中然後申道檄參將為戒嚴越日夜半[illegible]公曰此峽賊內應也慎無擾環甲登城覘賊[illegible]知城中有備遂遁去旦乃出狼目歸[illegible]境內寧謐初至潯左右以例勸公[illegible]得一月地方多瞽公竟以守土為重不[illegible]以苛禮責下所至三日入學宮太守張[illegible]一揖按臣以為傲至是有縣令以賊敗公檄召之欲繩以法令懼解綬走

令為潘使姻潘使宿啎公不往謁復與去其令遂構飛語于按臣按臣謀中禍以快前憤人有謂公嗔恚者公嘆曰仕宦二十年蹶而振振而復蹶升沉顯晦歷試之吾得正而休焉斯已矣何憾哉遂拂衣歸時湖岩公年八十尚無恙伯兄澂南公先致政歸於是兄弟相與優游林下以歲時伏臘上觴壽其親意懽如也公自奉儉約嘗輸所積專力敘先人祠宇修葺塋墓族黨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死者櫬之貸弗能償者助之窮而盜者掩覆之里中有陳仲弓王彥方之稱

家居三十年杜門不入城市有司非以鄉禮賓之罕得覩其面侍御涂君為縣令時聞之當道扁其門曰表正鄉閭以風世云卒之日遠近咨嗟隕涕蓋傷之也公性度溫恭不妄言笑與人言吶吶不出口接人無少長賢愚一以禮然耿介之衷激於義之不可奪者利害在前弗顧也平生仕路坷坎率以此余面公迄今幾四十年今撫狀而貌其人如見也計公卒之歲月遡其生年七十有九配余氏封安人無子側室徐氏生一子即貞衡為邑庠生娶蘭谿鄭問卿女安

二長適蘭谿唐廷僖余出次適在城葉有本黃出俱側室孫男五某某孫女一啟余氏窆合葬于邑之賀羊橋下状元峰而為之銘曰

良玉其温寒氷其清胡里化之薰洽而宦轍之邅迍是益以顯松栢之貞冝觀風者表其宅而徵遠者勒諸珉

明處士錢二緒君墓誌銘

餘姚錢氏出吳越武肅王後武肅王三世孫忠懿王納土居河南其後四世孫景臻尚宋大長公主封會

稽郡王扈駕南渡賜第居天台又四世孫弘祖為會稽太守贅其子瑋於餘姚王氏居餘姚為姚始祖元無仕者

明興四世孫伯英為上元縣尹與從子廣東參政古訓偕有時譽又四世而為心漁公家與陽明先生同時相友善緒山先生之父也緒山先生從陽明先生游為弟子上座陽明先生沒緒山先生盡得其傳以倡於世四方從游者衆尤濟濟於衢婺間以故余得從諸弟子後游緒山先生門又聞先生有仲弟二緒

君賢緒山先生嘗謂余曰學問無二而處世有幸有不幸觀古聖人之困於家內貞其志外艱其行而能履變不失其常余固幸而免此余兄弟三人余竊祿於外季亦奔走場屋而親年高家故貧寸祿不足養仲幼習舉子業一自受業陽明先師門聞良知之說遂棄其業而學焉謂青紫不足榮一日之養莫與易之曲意順志得親懽心會食指繁議當析居仲故不欲析力支以佐家費而居已於勞居兄與弟於逸不忍割同氣之愛余無艱貞之行奉親治生之累俾游

學問與四方士上下議論發明斯道不墜師教者仲之助居多歲癸酉余奉使還

朝過武林謁緒山先生湖上二緒君儼然臨之貌莊而肅氣温而和言語沉默不易發侍緒山先生伯兄甚恭有道氣象若出一胚範益信先生向以語余者匪誣也二緒君居必正衣冠端坐盛暑不少懈所親昵不為謔語乃不以盛怒加人人有過反復諭以理至頑愚不欲輕拒之曰此心同也鄉隣有鬬數言剖之輙解疾病婚姻死喪患難力不能支者捐已貲量

周之族有人私托以金其後夫婦相繼死遺一幼女君會所應出息輸還之○其不肯隱昧其心如此以故鄉之人益信重化服邑宰李重得鄉之不仕有德者應賓禮以隆國典鄉之士同聲薦君君辭之不可得時

詔賜年七十以上德行者冠帶李為君具冠帶以往鄉人榮之時當路有為新武安王廟者庶君忠正董其役夜陰受武安之託焉君益竭率作無遺力且樂為助君之心鑒之神人矣夫自良知倡教啟悟指迷洞揭道體為萬世宗而失其傳者竊其空言自謂得體而顧遺其用為學者滋病致招脣吻二緒君之篤信力行可徵可法誠學問赤幟也豈其親為及門士家庭淵源有自哉君素強一夕寢疾不起呼其子應量受遺言屬余誌其墓中之石豈謂余有傾蓋之知哉余方偃卧山中也應量蒲伏號泣賫治命以請不可辭按狀述緒山先生言次第文之君諱德周字周甫初諱晃後諱字行生於正德甲子十月廿七日卒於萬曆壬午八月十二日年七十九配朱氏先卒子

男二長應量郡學生次應順女一適邑庠生葉邁孫男三人欽郡庠生人仰人法俱應量出孫女四三應量出一應順出卜癸未十月之吉厝于施灘祖塋之側與朱氏合葬銘曰

姚江之濆兮茗水之源仲氏之篪兮伯氏之壎宰木不朽兮原上之阡

處士程君汝宜墓誌銘

余視事南成均時六館生程利往者其人多雅馴揖讓趨蹌委蛇中度能以禮自異於諸生間余嘗私目之而未能別之於儔衆中也閱二年余復來為南少宰一日利往偕其鄉之先輩吳司訓瑞轂蒲伏于庭拜且泣曰利往不幸少喪母弱冠又喪父旁無兄弟孑然稱身未能擇地而窆今將求以合祔之而圖所以誌其墓者曾從廣陵陸生無從浚草毋傳泣于王司馬鳳洲公誌之利往先生門下士也敢介瑞轂之狀以請碩先生憐之余素目利往於六館為有禮者茲又請之力故許之按狀君諱尚義字汝宜號西源其先為梁太守譚家郡中至陳忠壯公靈洗有勳勞

于陳錫以爵士世襲冠蓋居篁墩處士大從篁墩徙西川為今所居地蓋一派也而子孫益繁衍昌熾遂為望族數傳而至我明世翊公以潛德賓于鄉君之父也處士君生而偉狀不類凡兒世翊公篤愛之稍長課以詩書君亦毅然自拔于井伍間業儒術博習群書貫通大義夫徽環山而郡薄土田而人纖嗇勤稼穡之業而商者則多挾其貲以遊于通都鉅邑以故俗鮮禮化高郡中而稱有禮者惟休陽然亦都市之南耳西鄙則猶然樸也處士君獨承先世之遺被

服儒素動遵古禮而不說于俗至今西俗浸化之世翊公商於外日損其貲而困焉處士君聞而嘆曰豈有父暴露困於外而其子乃偃然居之日孳孳佔俾為哉遂舍置其業依叔父往維揚操奇贏制鹽盬之利以相其父而貲日以起然終不因之以廢禮居常端拱而坐與人接盤辟周旋無失容夫賈人挾厚貲久于外多燕遊耽樂處士君性澹泊無所好然善飲飲輒數斗至醉終不為亂若有禮以坊之者世翊公歿居喪盡哀尤篤愛其弟之異母者利往生而鬻課

以博士業迨冠嘆曰九禮辨俗首冠奈何人不知行也乃以三加冠之醮之詞而命以字禮行而衆皆拭目觀焉尋遣之遊太學蓋欲其從容于禮法之場也余以利往為知禮者非處士君夙昔之教耶處士君當壯年即能制心以禮配金氏早卒不再娶客有為高會進樂妓娛公者正色卻之此皆人所難也居維揚而疾作家人請禱弗許亦不萌首丘念卒之日整冠端坐而逝處士君平生好積穀將以賑鄉之貧乏者未及施而歿一旦歲饑利往悉輸所積穀以終父

志有司上其事於中丞為扁閭追給冠帶以賁其幽益徵以禮教子之功也配金氏有淑行載王司馬誌中子一利往為國學生娶城西金君相女處士生於嘉靖乙未年九月三十日卒於萬曆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年四十有九以　年　月　日合葬于　為之銘曰

奢則示儉儉則示禮古以坊民今以約己學古為儒挽俗之趨舍學從賈佐父之癯貨以道殖儒以文易光紹箕裘謀貽燕翼孰表之鄉有司奉揚孰銘其藏

太史之章

處士蘭谷趙公暨配安人童氏合葬墓誌銘

宋清獻公七世孫主簿公自衢来官蘭谿愛山水清膝移阡三代祖擇地居之趙始家蘭谿自是衢族寖衰蘭之孫子日就繁庶族與地符合發興匪偶然也主簿公生四子析居三鄉次子存仁公嗣首元公居城中存仁公生天英公天英公生翔鳳公翔鳳公生琰公入

國初坐誣遣生五男子琰公與長公相繼歿戍所實無罪也天故昌熾其後次子聰公傷父兄失其死病狂以孝稱聰公生薙公薙公生訥公有鉅望於鄉以仲公工部尚書郎貴封工部員外郎員外郎公生六男子四子貴公獨饒貲富貴公生文廣公崇佛行善事處士公之父也由主簿公迨處士公凡十一世皆有潛德弗耀風淳而氣厚以故子孫三百餘年繩繩有先世遺風云處士公性外樸中慧好閱書日手古史與諸家言非至煩劇不舍去尤深軒岐堪輿家語自謂嘗於用而人亦多有求之者已已事往應之謀即移時不厭獨不嫺理家事公承先世業值中人産而世多操奇贏以爭奪厚利公一無所染自奉儉約客至務豐潔以竭懽誠中年家事僅窘守先人産無饒益與公同時起家比比驟致富厚不啻什伯公視之泊如也族繁齒以千計多聚爭皆頫得公一言以決公亦篤同室之義直以義諭之無避嫌遠怨盡首服而去有就之謀者率為吐肝膽所接即稚子不以誑非禮之加則受之不較歲時伏臘相與宗族友善為酒食宴會更迭爲酧握撫譚咲極樂而罷陶然一醉游神廣莫公其有之哉晚年益謝去世務發弘誓頫淨掃一小樓穴北窻懸一爐誦北斗經一卷焚香禮拜以為常醉歸至夜分必取水淨手口誦拜畢乃寢授子縣尹君佑卿舉子業亦不甚課責語人曰窮達命也何過苦之既而縣尹君佑卿發嘉靖丙午鄉薦歷任建平保康尤溪三縣事稱廉能公亦不有其貴澹泊蔬布如平時

綸封將貤乃公竟不可待論者惜之公為人癯貌古心無莊言無矯行謀善則長謀利則拙與已負人寧

人負已僭今人居寡今人巧人冑以迂腐目之非先進野人之謂哉然公不知於鄉人而知於邦之大夫蔡春湖公蔣雲崖公以耆直世德先後顏其堂李景渠公以賓禮延之弗赴卒之日傳信吾公親為文以祭噫斯其不負公之生平哉安人出香溪宦門童桒妣靜尊歸處士公方逾年姑盛氏殁安人新產縣尹君佑卿扶慼周旋喪事哭泣盡哀克意佐處士公承事其翁尤拮据相理家事躬績紝井臼無遺力翁尚未逾艾年人有進續配言者翁嘆曰吾有婦若此奚續哉悉以家事委安人翁與處士公相沿拙於謀生賴安人浔以不墜姑死遺幼女纔七歲安人視之若己女嫁為傾橐中奩無尺寸絲枲之留力難嗣辦皂綈荊笄偶妯娌繡鬒間勿恤也手精膳以給縣尹君佑卿延接講聚供具即尋常壺筐之餽必治之器更敵漏凡幾年歲勞苦可知已縣尹君佑卿官建平迎處士公安人就祿養安人慫恿處士公行曰無以二人恭恩兒為也後一至尤溪踰年偕應覲返時安人年餘八十憚道里之艱且傷處士公先捐館舍堅不冉赴縣尹君佑卿一子難獨往遂疏恩終養而安人自是戒殺生止啗豕肉一味旦夕焚香禮斗矣昔縣尹君佑卿割股療安人疾茲安人過信術士言時時祝天移壽縣尹君母之愛其子有是哉處士公名國寶字時用別號蘭谷以　年　月　日卒年七十有幾安人後處士公幾年以　年　月　日卒年八十有幾子一即縣尹君佑卿先娶諸葛氏繼陳氏孫男二鳳起邑庠生諸葛出娶陳氏鳳德陳出俱先卒孫女二一適諸葛　一適監生章　曾孫二世英世雄鳳起出玄孫二縣尹君佑卿先以　年　月　日以安人合馬椁其狀謂余誌銘其墓余自髫年從縣尹君後處士公與安人視卑姪而子者先考贈編修公少處士公一歲出入友愛伯仲間稱無兩先妣贈孺人張於安人為妯娌意味合故知處士公與安人最詳誌而銘之銘曰

混沌死兮竅未鑿珠玉沉兮璞未斲吁嗟合德兮諧冥漠千載同歸兮光媚塋瀧貽祥兮天道灼

王母饒孺人墓誌銘

饒孺人者王子朝宣之母也宣嘗執經游予門下若
而年詧其志行恂恂然若有所繩尺問之則曰母教
也盖余竊默志以為王有賢母云既而孺人以壽終
朝宣與其昆若弟奉孺人柩葉於其年某月某日合
葬於其父別駕君之阡襄事矣越踰年朝宣氏偕其
昆若弟持其姻人茅節推狀屬予請銘且曰嚮者襄
葬之事急不敢請且不能需今襄葬之事已小子願
得昜吕一言内之壙左以不朽先孺人惟吾師哀憐
而錫之予每嘆世之文人率從徵言者所意欵盛為
稱引雖進溢不辭滋予里越也與槎溪迥然修阻丈
不及懽別駕君無緜稔孺人懿行惟是朝宣以一日
之長事不佞則逆朝宣而意孺人之為母者乃賢母
也儻所謂不知毋視其子者耶且諸君子所為傳若
述犂然具備予既重朝宣請而攷懿行於傳述即無
敢有所進溢按狀而銘其何辭焉狀稱孺人姓饒氏
豫章之新淦人也歸於王為豐城人舅姑曰廸功君
况孺人夫曰別駕君初娶敖氏未四載而歿廸功君
為卜繼而得孺人廸功君故雄於貲會况孺人善病

孺人至即秉家政務持節縮卻珍錯紈綺不以御
其佐別駕君奉二尊人歡餔飽滫髓咄嗟而辦則又
未嘗一切以儉為解故孝謹聞於鄉曲焉別駕君入
貲為郎得闗之都司斷事孺人則偕之閩其後倅廣
西太平孺人則偕之廣西太平別駕君不以貲格爵
事有偉其堅勵氷檗著勞勩所在籍籍皆孺人從臾
之也別駕君既謝事歸歸十餘禩而別駕君哭毋哀
感疾以歿孺人痛不欲生惟是廸功君老而諸孤亂
也則程督諸孤而日庀其毳以娛廸功君曰吾肩二
鉅得謹辦報先君子足矣亡何廸功君又殁孺人視
殮襄葬一式於禮如當別駕君身焉然亦用是傷悼
遘疾淹淹蓐間數年竟以癸未臘月晦日卒距生嘉
靖甲申四月十九日得年六十云教無所出別駕有
丈夫子四皆孺人出也長朝寵次即朝宣次朝宜次
朝采寵宣宜國學諸生采為邑諸生其娶婦曰劉曰
胡曰饒曰裴皆右族女二長適劉誠意伯子尚文次
適卞藩司子國子生應聘孫男六道淳寵出聘黃司
諫孫女道潤道淵道濟宣出道泠宜出道濟采出皆

未聘孫女五桂英宣出起英安出字茅司理子大耀喜英寵出振英案出俱幼未字因為之銘々曰為廉吏也妻寔以而妻康昌其康之荼苦是恬為賢子也毋寔以而毋賢昌其賢之式穀是先爾丘犨萃爾兆惟吉爾藏惟謐君子是即曰歸于其室

南京鴻臚寺署丞少泉華君墓誌銘

無錫華氏肇自南齊孝子寶而後之子孫世家茲土歷宋元逮入我明益繁衍昌熾世業士田衣冠甲第為江南諸郡最號為望族又號多賢者觀於名公鉅卿宗工鴻儒所紀述撰叙其家之世美者可覩已戊辰春余與今儀部君起龍甫同舉進士儀部君嘗述其從兄少泉君之賢以為恭儉淳樸躬萬石之行闇然脩於家庭不為世之瑣々近利亦不欲擬古之所謂俠揮金結客以取名高壬申夏余奉

命出使

吉藩將戒車儀部君謂曰不幸兄已捐舘舍矣此余叙其行事之狀也愿乞銘焉比余過無錫其子宗澤蒲伏迎道中涕泣以請余何能辭按狀君諱承業字以勤其少泉別號也幼習舉子業弱冠補弟子員尋以例升太學久之謁選部授南京鴻臚寺署丞數年謝病歸田里此君之出處大略也君天性端厚簡重雖生長膏紈無侈盈浮逸態敦倫篤親約己厚人先義後利以太學生居家時日侍其大父奉政公左右奉政公性莊毅庀家嚴而有法動息不踰規畫君侍之惟謹奉政公有子二人長父典簿公次鴻山學士公也典簿公家饒裕日煩於事君旦夕勤劬代之能遺其父以佚典簿公病起居飲食必躬為調節歷數年靡倦有求惎心揆中所欲卒之日喪葬皆以禮人稱孝焉毋為錢孺人早世毋之毋老矣且窶典簿公具別室迎養之然周旋遺贈卒終天年者君也可謂善事父毋之心矣故人楊某者死無殮葬君一一為治具之并育其孤俾之有室有其人者貧不能為子取婦助之金以娶之未期生男子初官鴻臚見所居廨室圮甚即不費公帑慨然出己資繕葺之人高其義時相繼為寺卿者今少司空湖南徐公少司馬南昌萬公也亦降色遇之數請歸弗許然竟以疾予告

去二公弗能禁也歸去絶弗問家事惟於所居之南治地構樓亭藝卉木日游息於其中以自適其性情而已時學士公亦致政居里第謂已未嘗霖雨天下而思以惠澤一方惘里中役重破家倡數百金創為役田歲藉其入以給役者君亦割膏腴五百畝又病伏税首建夾田議至每撓於富室君旁賛之甚力事竟克行減虚税六千餘石邑故無城江南島夷竊發民甚恐學士公率五百金以為城費君亦以三百金佐之冦猝至民免於難此三事皆學士公所謂行其

仁義之心施於家邑之政不啻晏范所為者君力能相之至學士公所兩較門下士先後以達官顯任滋茲土君止修執贄禮一往謁之後絶無問餽亦未嘗借聲色於閭里閭夫君之慕義慷慨為之者皆人所不能為而倚崇藉勢苴冐不絜為世人所易蹈者又君所弗為也誠可謂賢矣哉嘗聞之人有窩其槖於君所者燬於火謂君弗償君不可悉按藉輸之畧無難色蓋寧已之自耗而無使損之在人也此殆踰於昔人矯情以沽直者矣君卒隆慶庚午正月二十一日距生正德甲戌正月十日享年五十有七娶秦氏先一年卒子一即宗澤太學生娶秦氏女一適太學生周季謙孫男二嘉慶嘉賡孫女四君之卒二年其子宗澤卜葬於故墓不吉別擇地而阡之葬之日為其年其月其日銘曰

襲累世之殷富兮弗侈厥有敦本實而孝弟兮厥積惟厚急仁義於里鄙兮厥施孔茂定吉阡之載卜兮克昌厥後

勅封孺人潘氏墓誌銘

潘孺人者比部員外郎祝公前溪之配也比部公令羅田考績得孺人封孺人生自令族其先有默成先生者德義為鄉人宗初姓唐後繼潘遂潘為氏父某倜儻好義壯而殀母諸葛持苦節立諸孤孺人幼服母訓及笄母慎擇所歸必嘉士嘉士無如祝郎乃歸焉時公弱冠儁茂有聲矣孺人性仁孝婉嫕明慧習事既歸去華飾操作麻枲絲繭職紝不釋手晨興躬戒滫瀡共脆上堂事舅姑舅姑宜之曰季子婦能善事退則敬潔如初率以為常遇賓祭俎豆菹菽尤所

蠲絜一切門内事不以關於公公以故顓力問學薦入公車而家亦積貲漸椎於閭右矣公繇羅田遷貳武昌入西曹為員外郎宦遊者十餘年公以孺人善事親可無内顧乃留孺人奉母於家孺人事姑處慎有加姑懽甚姑病席榻下護寢興侍藥不任婢一夜數起肅肅偵伺姑歿哀毀特至比終身猶慕之比部公官方修潔聲聞籍甚孺人沾沾自喜時以家所儲金幣貽公曰公幸就此家人無他羨也公喜持以行益困孺人雖辛苦起家至遇人告不給者輙周之無

難色亦未嘗以為德里中賴孺人免于困厄者未易屈指數既貴年且邁矣猶時躬紡績為諸女婦先戒之曰勤無匱也與伯姒金處五十餘年雍睦如一日延外傳教諸子曰家之興替係于此々禮不隆惡乎隆可謂愛而知勞矣孺人之行類若此以是祝之族屬合姻黨靡不賢孺人孺人歿内外人咸痛悼之有哭之過哀者嗟乎簪珥之行不出乎閨閫孺人安常履順恭修内職而以賢聞則以代[illegible]裘美之道歸焉耳余史氏也姻于祝屬余以銘惡能已哉惡能已哉

孺人卒嘉靖丙寅六月十二日距生弘治丁未九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子一修光祿寺監事娶象州守澹泉趙公懋貞女孫男三懋官娶龍巖二尹胡君良貴女南昌守簡齋公廉女孫懋彬娶孝廉鄭君如瑛女懋宰娶餘干縣尹章君三峰邁女孫女二長適宮諭小漁唐公汝楫子廷倬次許聘工部郎中徐君益菴子學聚曾孫七曰光裕光初光倫光祖光承光祚光岐曾孫女二子孫彬彬雅飭足世其家人以為孺人厚德之報云孺人卒之丙子年十二月乙酉卜厝

于邑之會橋東原上郭之陽銘曰

勤而勛成夫之志儉而積廉夫之治孝而事錫夫之類惠而施廣夫之義猗與四德之備庶永垂于史之誌

先文林府君暨先母張孺人行實

先君名賢字邦基世家蘭谿以居近城南大雲山別號雲谷先世爲衢州人宋仁宗朝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清獻公忭爲時名臣其族與廬陵之歐陽吳之范並號赫奕七傳至景文公官蘭谿主簿愛其山水清嘉遂占籍焉又買山徙曾祖而下三世塟之是爲始遷祖景文公生四子以弟省元景成公無子命次子存仁嗣之存仁生元俊好古明禮爲時雅重元俊生翔鳳鳳生琰

明興洪武中謫戍通州然實無罪君子謂天故欲昌其子孫乃爾耶蓋吾趙自景文公以來獨琰出爲最盛云琰生聰聰生蘊蘊生訥訥嘗出粟賑饑

詔賜冠帶後以子工部尚書郎貴封如其官自訥而上世有潛德工部公名年成化乙未起家進士居官清操直節不避權倖人稱趙鐵面然以是不至大貴顯工部公生粟齋公名晨官漳浦主簿有善政然官非其志也二年投劾歸淡約若布衣配龔夫人生丈夫子二長伯父名中先君次之先君性

仁孝端恪童時即知順父母悌兄長粟齋公最鍾愛之八齡邑遭大火蔓延莫能止先君度家不免方在塾中即馳入取譜籍走避外家明日攜之歸若素當大事者外家去城凡十餘里於是人咸奇之稍長習舉子業以遘病於目粟齋公亟命棄去先君不敢重違粟齋公命然猶手不釋卷人問之曰讀書者求識道理豈專以功名耶年二十七龔夫人卒終日號泣如嬰兒凡動作咸合禮粟齋公爲人嚴毅寡言笑不喜廣貲產自謂平生遇時轗軻得一官不足以展意鬱鬱大不樂以是其性頗爲難事先君承志色養不專以飲食凡有所欲必先慮爲之不如意者即不敢告內外臧獲多懷之以恩嘗曰此輩代吾事親苟不令之安何以安吾親耶粟齋公有疾夜不敢就私寢湯藥必躬進卒之日哀踰于常時伯父長先君五歲生子早又衆每事必讓曰兄兄子衆即多得亦少矣居嘗聞庭户有間言輒趨出避如不聞性梗直不耐事嘗書忍字於户牖伯父欲析居惟伯父命不命取不取

蘭之俗析居父老爲置閫謂可息爭先君感謝不
用伯父嘗與人訟其人含其訟端小者搆其大者
人爲危懼先君挺身爭之公庭焦苦萬狀允數年
至傾己貲不惜後竟以義直蘭邑土瘠歛薄富人
多出貲以收息有息倍其本者先君亦嘗爲之不
忍倍其息至貧不能償者多捐之且不爲聞於人
以故里中皆稱長者先君自奉率循儉約衣布履
皮平生未嘗親製一帛累日蔬食不爲厭客至必
接不爲盛饌人有謂先君公子公孫也奈何自苦

如此謝曰某爲清白吏子孫恥辱之耶家法具在
它非所知吾趙之族最號繁衍然亦多事先君常
己家事往應之無分疎戚遠邇人有片善爲稱之
不去口實即爲不善爲之反覆勸諭以冀其改好
直道以解人之爭不爲世俗伊阿態尤惡人之變
亂是否者是以族中事無大小皆决於先君先君
沒凡宗人戚屬以及里中長老咸共惜之以爲天
之不留善人也如此先君課不肖幼時每以安詳
恭敬爲訓飲食坐立必端時出小學史鑑諸書觀

爲解說既長出就外傅日必再視夜裹棗柿爲餉
因以驗勤惰尤嚴交游見所親不類輒禁之曰此
輩匪直妨事業且壞人心志一日集師友論道德
功名富貴不肖問曰道德我也功名富貴有天先
君喜曰兒如此吾復何言閒嘗語鄉先哲每以仁
山楓山二先生爲法言猶在耳不肖其能勉承乎
哉先母姓張氏同縣人出宋理學思誠先生後父
曰幸贈虎賁右衛經歷經歷公爲趙氏甥素與栗
齋公善於是結爲婚姻先母性莊嚴敏慧三歲失

恃時繼母胡視之不類己子經歷公危之寄育於
親姑諳葛氏稍長心知非姑氏出涕泗求歸而繼
母終不甚愛然亦不敢幾微怨又終身不敢忘諸
葛恩君子謂此可以觀母德矣十九歸先君當是
時先君已棄去舉子業每自語曰儒家不讀書如
生事何乃日夜執麻枲工組織又脫簪珥斂釧爲
治生具所衣但嫁時不別更製故者爲再補綴不
爲陋飲食嘗自節以待賓客尤嚴事舅姑禮旦起
必促先君往視先君出親候之閫外夜必問寢乃

退、即祈寒大暑不少間、育不肖不以嫗煦爲慈、誦
書非夜分不就寢、又親執女紅以爲卒、坐父、儲湯
餜以飼之、不肖兄弟有過、必告先君、嘗謂人之子
不肖、繇於母蔽其過、吾肯令陷之于不義耶、先君
沒、不肖兄弟俱懦弱不任事、門多內侮、先母當之、
不詭不亢、侮者浸息、總家政、井井有條、計事多丈
夫所不及慮者、先君嘗謂不肖兄弟、人以吾家兩
世居官、不知家故貧、得不衣食缺者、以吾與女母
辛苦所致也、兒輩不可不知、初先君以子姓多不
育、日爲慮、甲申始舉不肖、閱五年、再舉志淑、然不
肖生最羸弱多病、人謂難於育、亦有幸其不育者、
先父母慄慄危懼、有時相對噓唏、惟恐其夭折、自
始舉以及五六歲、更相襁負、即夜臥、不使置床席、
雖遺溲下溺肌體間、不爲呵、及稍長、不以爲不慧、
延師教之、每曰、是兒或庶幾乎、先業已亥、不肖補
邑弟子員、繇是試輒放、先君私喜之、丙午、再應省
試、先君方以微疾、益爲喜、勉不肖行、不肖去省中、
先君疾且亟、先母謂曰、歸兒奉湯藥耶、先君不荅、
猶望生已以完不肖試事也、疾亟甚、遣人召不肖、
聞命日行二百里歸、乃竟不能及、嗚呼、不肖以先
君命行、先君望之良殷、孰謂遽永訣耶、卒之日、聞
絕口不言家事、惟囑先母與弟志淑、母以家事累
不肖、痛哉痛哉、先母傷先君弗終於壽、且弗見子
之成、日夜撫棺號呼、勉不肖以成立、己酉、領鄉薦
歸、拜先母於堂上、失聲泣曰、使女父今日在、何使
兒獨拜母、母子相向哀、更數日不樂、然不肖謂可
計日祿養吾母、乃春闈五上輒北、歲壬戌再上、行
時、先母無恙也、三月而疾作、遣人召不肖、是時不
肖下第渡淮、即易一小艇、日夜兼程進、且行且禱、
希無大故、入門、則先母已不能待、家人謂卒之日、
猶呼不肖名者再、嗚嗚而絕、嗚呼痛哉痛哉、即不
肖隕滅榻下、又何可追耶、先君生弘治十一年三
月十六日、卒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四日、年僅四十
有九、先母生弘治十三年三月九日、卒嘉靖四十
一年四月十九日、壽六十有三、子男二、長不肖、翰
林院編修、娶方氏、次志淑、國子生、娶汪氏、孫男八

鳳梧娶郭縣丞栢序女鳳翀庠生娶鄭給事中越
渠女鳳咸娶陸庠生女太常鶴山公孫俱不肖出
鳳華娶童憲副孫鳳雄聘祝庠生女鳳章聘戴庠
生女鳳庭鳳城未聘俱志淑出孫女三嫣適唐推
官一峯子宗胤文襄公嫡曾孫昭適陸給事中陽
山子思業不肖出裹適祝署班南泉子懋政志淑
出曾孫四世寅聘蔣世宰世賓世家俱鳳梧出嗚
呼為人子遘父母之喪至不肖可謂慘烈極矣人
有爵祿於

朝而其親不樂於迎養既死而當大事者不能送往
往有之若不肖於兩親世實罕覯每一念之五內
畫裂特以親志未成諸几子職未盡苟延及今先
君既葬且遷以歲丙寅十月合先母定于邑河西
然猶塟以士禮墓中之石未誌今年春不肖考滿
於官乞
恩得贈先君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先母孺人光賁玄
壤矣然非得名公鉅筆銘之何以不朽乃為泣血
披其履歷用備采錄倘得賜以一言則先父母雖
死猶生也不肖不孝之罪或可少逭矣不肖誠無
任哀祈之至

不肖男志皐泣血百拜謹撰

禮部儀制司郎中年家眷晚生胡僖填諱

祭朱鑑塘侍郎文

憶予較士辛未之春于時入彀三十餘人緬惟丈甫質有其文東海滂濞泰山嶙峋巉巉之鳳儀儀者麟彊執騖二修潔離倫左右燕市昕夕比隣出李吉州州亡寃民旣空城旦不役鬼薪召入南臺爲國藎臣折殿之檻逆龍之鱗醒而引吠直不容身時予騃狂與君共事予謫於粵君返于里自喜名埋人謂灰死

天王聖明恢張國是還予禁苑歸君直指出按豫章執法不骫填拊三吳海滋以救士暴羮墻民思畏壘旣貳司冦三尺如砥人倫之棟搢紳之軌一人是毗入踐是倚其若命何嵗在辰巳二豎告災一夕而圮嗚呼國步多艱外訌中格匈奴未滅島夷未馘予難獨籌賴君分擘予有過愆君爲藥石政有疑貳君爲蓍策今則已矣予將誰藉矧二三子殘星在旦昔也鴈行今也萍散一聞君訃涕泣如瀾予歌楚些濡予悅歎知君靈爽常懸霄漢

祭陸陽山親家文

惟公秉川毅質直之資抱忠誠篤厚之德言蹇而方行恪而容貌朴而恭心虛而抑嫉惡而若將浼之慕善而惟懼弗克禮施從厚約言弗食道義留畬忠信金石厭淫誇之俗而繩法自檢處浮靡之世而堀強自立自做秀才時已崢嶸志氣而不與時婾阿旣居仕宦後益慷慨節概而不隨世轉易公之令餘干也家其官子其民扶傷起羸而良善綏安鋤梗決擁而豪強歛迹四知謹畏一清冰蘗訖者謂兩漢循良之

再出公之蒞諫垣也矢志匡時精忠建白不矯節以沽名不膚言以塞責抗威福之權奸剔東南之蠹蝕而與民枕席再轉圮垣務清天側拜官之命朝下論事之疏夕入諫佞寒心中貴奪魄公亦以此貫禍而褫職然公雖退而公之直聲勁節在朝宁間者皎如雷霸朗如星日東山安石久屬望于蒼生而一對當適放騰肆其阻窒是以監司之薦屢上而寵召之命不錫方今泰運丕開四方門闢論者正推轂于公乃公竟弗能待而溘然以沒抱才而不究其

施負志而弗顯其績是豈天之困公抑亦公之數阨聞者悲酸談者太息公之歸也寒暑幾廿遷公之操也廉猜如一日絕跡城寰林泉燕適計不謀生日惟載籍而公之終也遂至無以爲殮而罄然一室若公者豈當於今人之賢者求之而實惟古人之匹余與公交遊三十年情洽道義分投膠漆我過公覯公過我粥相交以心相孚以膈豈啻附驥之緣嬿婉之戚嶺海歸来情欣意翕惟余避地山中而公養痾杜客竟以一水之間而致千里之隔哀哉痛哉有恨難釋

惟公易簀之後適余彈冠之日倉卒赴
召哭奠未陳爰至滁陽恍然若失遠奠一筵敬侑以詞淚注江流九原鑒格

祭王太恭人袁氏文

嘗聞古有賢母則有賢子有孟之母而孟也賢名有陶之母而陶也芳聲余從辛未禮闈得信陽王子衡昌也其文玄言秘思而發攄乎天藻其人懷仁服義而敦篤乎性眞余方謂衡昌産于中土孕河嶽之秀其人傑者其地靈而豈知發祥有自繇太夫人之賢哲而協熊羆之禎太夫人之生于宦族也柔嘉婉懿圖史是遵既而嬪于其翁也蘋蘩祇事琴瑟諧鳴至中道而喪其翁也執將維禮操治克勤乃益訓子乃致成名珪璋重器甲第蜚英讀書秘苑嶽峙詞林爲文宗匠爲德範型又孰非太夫人和丸剪髻而胥誨以成自太夫人以衡昌之貴而
綸封加錫乃益督以大義勵以忠貞而衡昌承之更抑畏其小心毋之勗子思倚閭而報國子之視母圖反哺以報親兩歸覲省三疏陳情昔衡昌奉使江右

枉道訪余于蘭江之上千里遠至一宿遂行豈太夫人搤其臂以悟曾參余方以世局之更勸衡昌之駕而胡天不憖使太夫人一夕而遂傾嗚呼太夫人年高德備祿養福臻夫復何憾余獨憶夫衡昌以純孝之思不能壽母氏于百齡其哀哀之心誦蓼莪之篇而歌罔極之德又豈余之所忍聞千里束芻余今爲衡昌致之而奠以薦太夫人于冥冥

祭黃司成孺人文

孺人之生宦族貴里于以方之齊姜宋子孺人之德

柔靜專一于以似之衡芷珪璧嬪于司成淑慎有聞
鷄鳴儆戒葛覃勤儉琴瑟靜好肅穆和雍勸學晉義
樂羊之風克相司成策名上第嶽峙詞垣焜煌玉署
為世名儒為
國良史孺人廸哲等芳齊美
帝制有嘉爰旌壼儀龍絨鳳藻翟茀珠帔故自柳畏
以承夫志衣布服澣而忘矜貴憶昔山公有韓儉德
猗歟孺人展也作匹家為女師邦為良媛令德淑儀
允符前範司成蔚起入贊

天子內政寄之永資燮理胡天不眷靳以百年一疾
忽作大命遽奄蘭隕其香玉韜其光連理摧折比目
參商造物何常春榮秋墮念惟司成失此良佐某等
辱交夫子附驥後塵聲淒擊缶義重愴神一奠于位
群情涕淚豈徒悼亡碩人殄瘁

祭亡室封孺人方氏文

人生百世諧有伉儷今世之緣夙世之契爾我作合
相守白髮夫何數蹟倏焉永訣屈指歲曆寒暑四十
中同苦樂曾幾更歷蚤歲困窮糟糠僅充儉修婦順
勤篤女紅我業詩書十九在外惟爾拮据內政攸賴
衣布食蔬攻苦茹荼殫爾勞瘁遺我恬愉姑性嚴毅
爾克敬畏雖有督過而無怨辭愛乎妯娌嚴飭臧獲
義重黨姻禮隆賓客男女訓育爾身其艱婚嫁了畢
爾任其煩兩親不造我遊遠道藉爾殯送脫我不孝
我既登第相依十禩幸荷
封章寵酬勞勩中忤豪華南遷海涯從此睽違我官
爾家尋復遭擯退依衡宇兩歲山中樂且居處太僕
之行理應同載南北未憑遽爾先邁側聞抱病心切

憂疑寢興不寧寤寐欲馳無柰守官圖歸實難三接
家書報爾痊安官轉南雍就近抵任春和遣迎偕同
歡慶兩次吉歸報爾先知胡弗可待手書空貽突聞
訃音痛割我心百年之愛一夕而傾病弗能視死弗
能面哀哀苦情悠悠何限父母淪喪夫婦終離我求
富貴亦復何為傷哉痛哉匪石難裁抱此怨恨五內
俱摧本為坦途翻作崎路離合悲歡抑豈有數弗載
于官我心實背考終于家爾亦何悔孫子森森女婦
仍仍籲天號泣庶有其聞我非寡情亦非薄德冀爾

冥〻鑒我肝膈生死今殊幽明雖越百年之後同歸
一穴杜鵑枝上蝴蝶夢中恍兮惚兮相期與逢千里
虔誠追慶幽魂人間天界願爾早升三月之朔卒哭
之辰薤歌絜酒徒悲遠情遺奠陳詞訴我心曲淚灑
如泉江流不足

雝肅殿箴

北辰紫宮惟皇宅中身為民表心與天通斯須不和
則乖戾起斯須不敬則傲慢叢念常生於所忽禍乃
基於無窮是以聖人事心天命是勅欽厥止日謹篤
幾處深宮心周八極不以嗜慾滑和不以逸豫戕德
毋作好毋作惡謞〻熙〻如春斯昫毋荒色毋荒禽
兢〻惕〻如淵斯臨勿謂燕閒人莫予觀一喜一怒
作人與寒絃急者絕器平者安優〻和衷為君實難
勿謂宥密人莫予覿一動一言恒為度律危懼則存
驕泰則失昭〻神明相在爾室在昔成周宇內太和
雝雝〻其在宮友琴瑟而不頗亦曰懿恭小民懷保
雝肅〻其在廟克對揚於祖考我
皇叡哲是為智臨涖高明之不足貴育德於靜深我
皇撫運是為開泰涖豐亨之未臻懼此心之或怵樂
以平其情雖鍾虡不設而若聞希聲然後心和氣和
而天下平禮以飭其志雖升降未施而若持重器斯
謂無逸乃逸而天下治故曰中和者養威濬泊者養
祿危厲者養安憂勞者養樂以古為師于何不儀乎
平周道惟
皇所之以心為鑑于何不見穆〻文王惟
皇所憲朽索在手詎曰無傷覆車在睫柰何弗防和
不可流敬不可忘慎終如始
萬壽無疆

座右銘

愚讀大戴禮至武王鑑席戶牖諸銘未嘗不愯然深
思云以彼執兢而宏無兢之烈猶日怵惕焉懼怠之
乘也故無處而不載銘焉庶日顧諟以有儆心乎吾
儕自省何似願安得謬言心識而忘勸戒哉爰製一
銘書之座右銘曰　乾開坤闢人參為三人貴伊何
涖道胡舵日與月與迅如奔駛爾嬉而遊歲不爾俟
相古哲士人紀人綱爾胡不足令彼獨芳萬古人心

爾胡忌正不自身先其何能令忿懲在始欲窒自源一星之火至于燎原無競爾智純白不備無騁爾辯多言違志無暴人短無先已長善弗人同爾亦何臧寧我容人毋人容我大儀吹萬于何不可心不可飾天不可欺禍福無常惟人自基謀臧惟遐不臧惟近爾則誰憐胡不思奮

立志箴

學之患在於視聖太高自視太卑此志怠功惰而學無成也果能發憤以聖人為必可學期而至之如顏

之希舜孟之願學孔一生只有此一事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

克己箴

一日之間默察此心多少閒思雜慮而於所感稍有悅心拂意處又未免為欣怒焉內奸外宄交相蠧蝕習而安之狃而不反此須用鐵樣肝腸以攻治之庶有廓清之漸

研幾箴

幾者動之微先天之終後天之始也辨之而早不離[illegible]乎天失之不察遂向乎人矣此所謂吉凶之先見善惡之肇分也始於微成於著可畏之甚哉是以君子貴於慎獨

主靜箴

人之一心無時不用亦無時不止如太虛之體流行于旦夕瞬息間而未嘗有也於此認察得真握守得固則終日應酬終日無事所應酬亦各中節矣此為學之要領

墮三都辯

三都之叛三家患之則墮三都固三家之利也是以季路一言而叔孫墮郈季氏墮費說者乃以為孔子為之噫聖人豈如是之謬哉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蓋教公山臣于季氏教季氏臣於公教公朝于天子以魯先之天下皆然是東周之從而興也豈徒為季氏墮費而滋季氏之勢乎此好勇不顧之謀蓋出于季路審矣故墮三都者為三家除患耳何益于魯三家病則魯之利三家之患除則勢復張墮郈墮費謂之忠于三家則可謂之忠于魯則不可至于圍

郕則失計大矣得之未必歸公失之寔損於魯郈費之墮説者以為孔子此豈亦孔子為之歟

德基吳公千文跋

此余鄉先輩牧羊山樵吳公所遺真筆也公名履字德基負俊邁才洪武初以有司薦舉歷任為維州守所至多異政讀書為文學班馬尤工行草書遇暇如意揮灑筆力遒勁得二王體

高皇帝聞其名同朱月鑑所畫荷花命有司進覽病朱畫太嬌吳字太勁故不盛行于世得之父老所傳云今遺文散帙藏之閭里者頗多並未有千文帖余爲得于其家珎之命工鋟板以傳為之跋于後其詳載于邑乘宋潛溪學士傳中

題桂巖割股圖并贊

邑之驍溪有桂巖處士性孝友善事父母順所欲違所惡更不避艱苦大當父誠齋翁心母唐氏疾親嘗藥數月不解帶疾劇割右股療之人有言阻之者嘆曰吾體膚出自吾親也吾何愛吾膚忘吾自哉母疾得少瘥及卒哀毀骨立踰恒情數年公亦卒公冡嗣一言傷公之孝罔克以壽終惧無由表見乃繪公割股事為一圖朝夕焚香瞻拜志思也一日持其圖以示余曰盍為我言之余惟昔人以廬墓割股不稱孝是作何説豈其以人情之難不可例天下後世為人子者耶然捐軀死難舍身徇節為忠臣烈婦彪炳史冊割股不為孝将捐軀舍身者不得為忠烈哉世之人多借是以文其所難余不知其何心余聞公居鄉質直不可撓以私鄉人有鬬者公片言喻之輙解一日余從公後解族争一人狡横挾外援不肯就于理余惡嫉之衆多黨比獨公忿忿不平之氣徵于詞色蓋公得之天性者然割股豈可強哉余高公之行重一言之思按其圖以題之復為之贊

贊曰人孰無親視親輕於身人孰無身視身重於親割肉療母忘身事親嗚呼孝子反哺之仁

題洛南陳先生像贊

其立朝也位尊八座望與偕隆而投簪里第則廓處環蓽翛然寒士之風其為文也揚芳振藻秇苑稱雄而究研理與則遠遡濂洛嶷然後學之宗於維哲人

昔嘗過從而今想見其像遂識其為南海陳公也

陳文端公像賛

於惟我公介直天挺秀孕扶輿精儲參井正氣堂堂雙眸炯炯巖廊羽儀縉紳紬領容勿功高竹帛輝映勇退急流風清志迴業紹玄成名嗣鐘嶋嶽立淵涵雲慶星景肖像如生披圖起敬耿耿冊心莫狀雲瑩

處士祝和卿像賛

神爽而踈頴修而梧昂然偉丈夫性恭而温行義而敦謫然古逸民忠信行於里齒德賓於鄉是宜比蜀

於彥方也耶

芹泉叔像賛

余戊子歲以南少宰過家訪余叔芹泉先生病臥一小樓因出小像示之而命之賛余廹王程弗待也携之南北遊焉而先生逝矣先生與余分叔侄而義朋友也知先生非余其誰因述之俾覩先生之像者知先生之人

癯然山澤之形渾然璞玉之真恬然省欲之性怡然之襟好學老而靡倦與人潜而常親宅通衢而趣味自別坐小樓而太宇長春樂吟咏而逍遥陶之趣悟禪寂而結遠之盟生平惟道義友朋契合將布衣蔬食終身豈庶幾乎伯子之簡顏蠋之貧者哉

賀送春谷叔祖序 并詩

叔祖春谷遊燕闕歲維夏四月壽登八十而其子從里中来稱觴并奉杖屨以歸敬占近律以為賀并送之云

紫氣臨燕闕吾宗見老成春醪来彩服華髮對金莖八十桑蓬志三千雲水情何時共歸去佳會續耆英

管中秘小引

余於隆慶戊辰歲訪管中書君於城南真如寺一榻瀟然圖書數卷日與寺僧譚熙生話偕騷人墨客唫詠唱和或寄其興于石田衡山二家山水以寫其無窮之趣思逸如也萬曆

登極八年

武英殿中書缺例當考選

主上嘉與文字

篤臨武英

召選士面試詩畫書法三事書成進
覽立觀良久喜動
天顏
賜白金筆墨有加遂中肯選夫舊規武英考選
聖駕未嘗親臨類多世業官族富家子弟夤緣以進
沿為故事今中書君之選二百年一見者也士大夫
多榮之競為詩歌以侈其盛若中書君之清標雅致
為時珍重非啻詩畫書法三事已也遂書以為序

居家十六訓

保身以安父母之心
和氣以全兄弟之愛
潔誠祭祀以崇 祖宗
早完稅糧以尊
朝廷
交游宜擇善類毋比匪人
平居宜親載籍毋為俗子
敦尚詩書禮義以教子孫

恪守謙卑遜順以睦族里
交易宜平不可損人利己
財用宜節不可隨俗奢華
不可貪財害理說事公門
不可敗度失儀倡狂飲酒
毋忌親舊淡薄自可長久
毋虐小民推情自然寬恕
婢僕亦人子也當善御之
雞畜亦生命也宜戒多殺

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潄陽趙公行狀

萬曆辛丑九月十三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吾師潄陽先生趙公卒於京邸蓋是時公年七十八矣自戊戌迄於辛丑乞身之疏九十餘上而
上眷留彌切褒荅彌温
宣諭之使相屬於道公病固請請不獲則益病每對客未嘗不泣枕簟涕泗交頤也及病革猶強衣冠北向叩頭曰
君恩至重臣病至亟生無以報
陛下死何以見
先帝乃奮筆草遺奏極言行
冊立罷礦稅簡閣臣用言官四事疏方馳上至午門而公瞑矣訃聞
上哀悼降手詔若曰朕虛揆路日望起色不謂竟奪我良輔也為輟朝一日
賜賻銀二伯兩紵絲二表裡布米香燭等物贈太傅謚文懿
諭祭十三壇遣行人護喪歸又給水衡錢遣官治葬事皆視舊典有加焉嗟夫終始
隆恩榮哀備典如公者於人臣豈有兩哉公諱志皐字汝邁潄陽其別號也系出宋清獻公抃後十二世祖自衢遷金華之蘭谿遂為蘭谿人以淳厚世其家代有顯者至公曾祖年清苦力學登成化乙未進士除行人為水部郎以忤中貴棄官年生主簿公晟晟生賢是為公父凡三世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而年室潘氏晟室龔氏為公曾祖母祖母賢室張氏則公母也俱一品夫人張夫人生子二長即公公之生也夫人夢日華繞室而身化生顏秀美如冠玉隆準淵庭雙目炯然有光童時即負大人志行贈公奇之督教最嚴娶三日趣就外傅公益淬勵弱冠補諸生時督學雷公古河負人倫鑒僴以公輔奇公拔寘異等己酉舉於鄉大困禮闈而雷公入為司空矣輒慰曰大器晚成若生者

豈難一第耶勉之公獎憤下帷含糟粕獵名理根本六經為孝廉二十年鍵門恬修有司莫覩其面咸推重焉戊辰石麓李公典試見公文嘆曰可知其人矣及接見益深器公因指其座謂曰是公异日坐處

莊皇帝勵精館軒策士執政擬上俱不稱旨而自手拔公第三人時江陵正薰炙欲羅公致門下公不為屈遂斷之已授編修已與修

世廟實錄辛未分較禮闈壬申

冊封吉藩諸所賜予俱卻不受吉王嚴重公輒通候問至今不絕過家郡太守欲致公往見待以請謁可千金遣吏道意公咲應之豈諸生時尚腹約濡忍乃今幸竊祿顧覬千金而干郡守權耶為我謝太守毋相溷厚惠矣太守愧服癸酉充

經筵展書官教習內書堂預修

穆廟實錄陞侍讀

今上即位江陵輔政專恣公職掌疏請紀錄當聽史臣請罷政府總裁以防矯撓江陵怒丁丑江陵父死奪情諸疏劾者皆矯

旨廷杖竄戍而編修吳公中行趙公用賢亦上疏言尤切直

旨未下公恐禍不測遂糾同年七八人詣朝房面江陵解之大略謂綱常不可紊言官不可罪指斥不遺餘力江陵無所容至持佩刀欲自裁尋吳趙亦下

廷杖公時直起居復請政府請出諸疏付史局欲以萬世公議諷江陵而江陵怒益甚會星變考察遂出公廣東按察司副使公怡然出都門便道過

里徘徊不欲往而當事勸駕用大義責公乃不得已就道既抵任攝臬篆三年持法平恕不苛暇則倘徉山水日與部中名士探奇賦詩於宦況泊如也直指不悅曰政府尚銜此君何物翰林作態耶辛巳京察江陵怒未息仍謫公去粵之日吏進羨金數千計謂例無此請以束裝公斥之悉簿報而自襆被以行士民泣送填巷共立祠志去思祠產靈芝五色兆公大拜云歸無長物僅田數畝凶歲不足備盡倒囷廩均諸親故為臺清獻公祠後榜

曰告天以期紹述、治堂靈洞山、曰六虛、稱六虛主
人、搜剔岩洞、流連泉石、為莵裘計、壬午、江陵敗、南
北臺省交薦、起公解州同知、陞南京太僕寺丞、尋
擢南少司成、甲申、陞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尋
改左諭德、田坊修
玉牒、丙戌、再較禮闈、而小子甯出門下、始得師事公、
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正文體、重行誼、飭規條、士
習丕變、丁亥、轉少詹事、掌府事、尋陞南京吏部侍
郎、

上久不視朝、公上請保
聖躬疏、其大要言屏酒色、戒逸豫、臨講幄、接大臣、清
心寡慾、以延
聖壽、語甚切至、居無何、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辛卯九月、首輔致政、
上特旨簡用、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命下之日、朝紳彈冠慶得人焉、時太倉相公歸覲、公
與山陰王公同心輔政、壬辰春、山陰杭疏去國、新
建張公召未至、公獨身肩樞筦、以精白醇謹佐

上英明之治、間嘗為二銘、大書政事堂、一曰、以威福
歸
主上、以事權還六卿、以請託謝親友、以公論付臺諫、
一曰、積誠以事
主上、潔己以風庶官、折節以下忠賢、黜私以杜僉倖、
嗟夫、公相業悉本諸此、三月、寧夏劉哱叛、據堅城、
糾套虜入犯、時承平久、中外聞變洶懼、制府請犒
金數千、公謂事變重大、非十萬金不可、立請發帑
金、合七鎮兵討之、師久無功、

上怒、逮制府魏公學曾、難其代、公乃薦葉公夢熊、仍
請賜上方劍、誅不用命者、三軍股慄、爭前死敵、遂
俘二賊、寧夏平、叙運籌功、進太子太保、廕一子、
上久曠常朝、公因獻捷、請
上御門受俘、
上從之、因
賜召對、稱先生、公乘閒請赦學曾罪、
上悅、特為公從末減、士論快之、而市虜久奉要束、一
旦因劉哱寒盟、邊士無死綏之志、公以為憂、乃因

史甫事、請叙撫臣功、重為激勸以鼓之、邉士始奮、
島夷陷朝鮮、虜王子、公决策發卒十萬、籌芻粟往
救之、忽沈惟敬倡封貢之議、見朝堂以為言、公叱
曰、此
國家大事、豈其以一夫流言、納侮滋災耶、敬以大司
馬意對、公堅不可、石公恚曰、此本兵職掌、利敗當
自任之、不以累趙公也、惟敬遂往、公益請
嚴旨、督諸將進兵、克平壤、戰益急、而賊退保釜山、雲
南貢金、民不堪命、公為請、歲減千餘以蘇民困、滇

民德之、是年請
冊立請
羙留中章奏、進孫思邈真德秀衛生二歌、以保
聖躬、
上知公忠愛、深嘉納焉、癸巳春、首揆王公應
召至、會群臣請
冊立急、
上降密旨問首揆、謂
中宮冢嫡尚虛、歆

三皇子並封以待將來、群臣力爭以為不可、公乃上
疏、以為
皇上既有立嫡之意、當為
中宮計、修交泰之禮、以祈高禖、哲嗣篤生、天必應之、
萬一稍遲、願如首臣揭以
皇長子育之宮中、如
三后故事、必欲一時並封、則當優異
皇長子、不與
三皇子同、以明定分、不報、數日、又揭謂

皇上遵祖待嫡之旨、豈不天理人情之至哉、然群疑
未釋、
皇上昨有收回並封之諭、且示首臣、欲求別處之法、
但並封雖已暫停、別處必自有說、豈宜一切停寢
臣以為
元子秉今春出閣講學、併確示二年後
冊立、冠婚臨期兼舉、再無改移、別處之法、何以踰此、
不報、亡何、公以年七十三、再疏乞休、不許、先是吏
部推擇三品大臣、必詣政府議可否、公謂六卿各

專事任、不相牽制、此
高皇帝法、而時冢宰相繼皆名碩、公遂引與均體、無
所侵撓、復
祖宗之舊、旣而太宰缺、議廷推、少宰有所擬用司屬
特之、言官疑公授意、疏劾公、公不為辨、
上怒、謫言者、公復疏救再三、人服公雅量焉、甲午夏、
吏部推舉閣臣忤
旨、下詔切責冢宰、固求罷、章十餘上、皆不報、時户禮
兵三部尚書、皆以他事杜門、公為非體、乃上疏、大

要謂各部原非真疾、當趣之出、吏部章已十上、當
遂其高、又謂冢宰位首百僚、不可久虛、遂薦孫公
丕揚代之、中外翕服、遼東頻年虜深入、蹂躪內地、
公憂法弛、非振刷、不能得邊將死力、乃勸
上按失事者寘之重典、邊臣震慴、人人爭自效、是以
有鎮武之捷、首虜至五百級、所獲輜重至百萬計、
上大悅、嘉大將功、欲裂土封之、公復執
祖制、以為不可、
上乃止、自是賞罰嚴明、邊將爭奮、烽燧稍息焉、冬

皇太后聖節、
上御門受賀、
召公慰勞、勉以籌邊、公因陳衰病乞骸骨、
上曰、卿公忠廉介、朕方倚任、何忍言去、會朝鮮為日
本請封、廷議未一、
上怒言者齟齬、諭公責大司馬不為國任事、公上疏
以為
主斷宜決、謀慮宜審、若
天威有赫、便謂人言靡撓、令人主自親其畫、臣下反

得借口規避、非善後計、乞令兵部移咨督臣、酌議
覆請、然後取自
上裁、庶無後悔、
上從公言、下兵部咨議、皆以為封之便、倭使旋至、
上乃許封焉、乙未春、公屢請分別罷黜諸臣、空攄其
論列、別其行簡、以次量移擢用、勿令老棄下僚、言
甚切直、不報、亡何、公以年老乞休、而言者以矯飾
論公、公求去益力、疏六上、
溫旨勉留、降手札、遣中官

宣諭公不得已乃出適開局脩正史公請復建文年
號示萬世公用光昭
文皇帝聖德
上嘉納焉是時
上以奏牘紛紜頗厭言者輒用不測之威譴訶斥逐
輒至空署公每從中調護或
旨既發則復抗疏申救
上雖不聽然知公朴忠每為之動容丙申春叙甘肅
功加少保改吏部尚書轉武英殿大學士

賜銀幣有差滿三年考
賜宴禮部廕一子尚寶司丞自是六年九年秩滿皆
不敢
上聞恐
恩寵過當其謙抑謹慎皆此類也
兩宮災公深自刻責引漢災異策免故事自劾已復
請舉脩省實政簡發章奏核淹滯選補臺省慎刑
獄停織造皆時政闕失之大者
上皆優詔答之日本反覆封事壞言者及公公疏辨

其畧
上慰諭曰封倭一事兵部集議朕心獨斷其諸戰守
機宜方在着實舉行未嘗失策卿宜安心任事公
遂引疾求去疏九上不報
御札諭召者一大鴻臚
宣召者再羊酒蔬米中使
存問不絕公感泣久之
仁聖皇太后崩不得已出哭
臨成禮復引疾求去疏七上語益激切

上温旨勉留
遣大鴻臚
宣諭已復
命政府傳
諭公乃出丁酉五月叙延綏功晉少傅兼太子太傅
建極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司丞
賜銀幣六月三殿災公極言時政得失進弭災八事
曰崇敬畏以格天心躬祭祀以祈神佑復朝儀以
肅衆志定

國本以慰人心、行選取以惜人才、補缺官以修庶政
公貨財以釋民怨平喜怒以安羣情不報公遂引
疾、章六上、
上慰留益切而會有言及公者、公引咎自陳、求去益
力、前後凡十九疏未已
上遣鴻臚
諭旨、公乃出視事、時南原失守、羽檄交馳、公以為憂
乃亟請黙用樞臣、調度兵食、天津翼蔽京師、宜專
設撫臣、豫國練以重根本、督臣經畧海外、宜假便

宜、軍機繁重、功罪紛糾、宜
遣御史為監
上皆納之、戊戌春公自念春秋高不任勞瘁、時難展
布、即有所請、十九留中、志鬱鬱不獲伸、而又忽聞
季子之變、傷感五内、遂决意引去、章屢上
未允、會東事急、賛畫督撫相訐奏、語侵次輔、二公或
去國、或在告、政府虛無人
上特旨趣公出、然公久不欲出、勉強勵勉、非其意也
遂屢疏請簡輔臣者六請

宣諭今政府出者再、迨今政府出、而公遂堅卧不復
起矣
上溫旨堅留、不聽歸、公既稱病日久、又不敢置國事
不問、輒從枕上草疏、請罷榷稅、請用言官、請
冊立東宮、不一而足、其大者曹侍御以直諫論死、輒
上疏力救、已亥冬、屬當讞决中外、為侍御懼不免
公三疏申解、言甚切至
上惻然特為停刑、蓋公言雖不盡行、然心無所不盡
上即未盡行公言、然禮無所不至、自戊戌至辛丑三

年不出、先後錫幣酒米之
賜、御醫診視、及鴻臚中使
宣諭之遣、不啻數十百次、而歷敘其肅功、平日本功
府江雲南功、特轉中極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無
一丈二俸、各廕一子、
賜銀幣、公五具疏懇辭、
上不允、公不得已勉承雲南一廕、餘皆辭免、
恩遇之隆、近代未有也、迨甫自丙戌出公門、公是時
蓋以遺直特受知遇、拔自下僚、遷之史職、天下望

公柄用且謂拾級而登乃公自南而北〻而復南
再歲之間至三往返無幾微色動也迨公秉政時
望所歸乃其間矯者欲借之為名媚者欵倚之于
進而公虛心觀理大心容物恩無所假怨無所留
終公之身機穽極目無幾微色沮也蓋賓嘗燕見
公每謂曰無心立心無事行事無權秉權乃是聖
賢作用賓竊嘆以為名言及退而察公鎮靜若山
嶽虛受若谿谷諸言及者無問是非悉自引咎既而
叩其姓名忘之矣遇大事廣集衆思然後酌其可
否請決于
上

上知公清慎虛心信任有悅而聽者有不得已而姑
聽者亦有甚拂不盡聽而曲加優荅者夫然後知
公所行果如所言也故壬辰柄國猶然攝耳而西
平寧夏東復高麗玉京北塞而南服屢奏大功則
豈非無心無事無權之明效哉乙未以後人言煩
興公主必退杜門多日即為
恩旨勉出非其志矣假令得安其位與九卿大臣趨

蘖相調塤箎迭奏展布其四體其功業何可勝道
哉公孝友慈祥樸素和易與人嬉怡促膝杯酒懽
然道故或問及
朝政輒俛首不答其慎重不泄如此性好吟咏意興
陶然即病不輟所著有四遊稿行於世其為文汪
洋爾雅類其為人歷官清約居室田園一無所增
所積俸餘蓋為買山之費迨既貴日不暇給每夢
寐未嘗不在靈洞山房也乞身不遂伏枕越吟作
八咏寄懷讀者想見公高雅而悲其志卒之前一

夜有大星自西南墜遠近震駭嗟夫夢日而生隕
星而逝古所稱申降嶽說騎箕皆以名世之望應
運翼隆而其去就死生率關安危否泰之運公所
謂其人哉公生於嘉靖甲申年三月十三日去辛
丑享年七十有八配方氏贈一品夫人先公卒至
是奉
旨與公並祭合葬夫人生三子長鳳梧尚寶司丞娶
郭氏溧陽縣丞尭年女次鳳翀雲南廣南府知府
娶鄭氏禮科左給事中國賓女繼娶許氏鄖陽巡

撫子良女次鳳威兩淮運副先公卒娶陸氏庠生
瑞家女皆方夫人出次鳳閣司丞娶襄城伯李承
功女側室沈氏出女三長適太學生唐宗儒次適
庠生陸思業方夫人出次適庠生胡應騏沈出孫
十九人世寅世宰太學生世賓守備世寀太學生
世守貢生世宇皆鳳梧出世壽光祿寺署丞世尉
太學生世冠中書世爵順天治中世溥世傳世對
俱庠生皆鳳翀出世賡官生世庠官生世序官生
世康世慶庠生世廣太學生皆鳳威出孫女八一

適庠生葉暘謙鳳梧出一適太學生徐京一適庠
生祝基培鳳翀出一適太學生徐與圖一適徐文
舉一適祝維喜一適方兩儀一適庠生陸協襄鳳
威出曾孫三十六有恩尚寶司丞有昌有慧有源
有念有寧俱庠生有稽官生有懋有宬萃祺有汲
萃禎俱庠生有中有繩有章有繼有則祖法有澤
有鳴祖祐祖懿有夔祖甲有斎有莘祖德祖述祖
翰祖樞祖武有用祖衡祖櫻有衍祖仍曾孫女二
十四一適庠生郭元森一適章登鴻一適太學生

徐鎮一適庠生陸協恭一適庠生徐册一適吳重
光一適貢生徐介繼一適庠生鄭守中一適紫霞
一適徐蛟一適庠生黃機一聘周　徹一聘吳上
雯一聘陸昂相一聘商民悅一適庠生唐逵一適
舒士茂一聘史宗静一適鄭師夔一適徐介璧餘
未聘玄孫十三豹文赤文庠生拱文煥文蔚文崇
文南英南雄麟孫南愷南傪起瑞溶徵仍孫二訓
斂昂奎餘未艾云賓受公國士知其朝夕靡切皆
古人德業道誼絕口世俗聲華之談賓誦教最習

而其感公亦最深也公之子尚寶郡守二君孝事
公而弟畜賓謂能窺公似者宜莫如賓屬賓狀之
誼不敢辭敘為論次以需當世立言鉅公採擇焉
賜進士及第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前右春坊右庶
子纂脩
正史分直
起居注管理
誥勅
東宮講讀官温陵門人楊道賓頓首謹狀

傳贊　　莊起元撰

先生諱志臯字汝邁系出宋清獻公抃之後自衢遷蘭代有顯者曾祖年登成化乙未進士仕止水部郎以忤中貴棄官年生主簿晨晨生賢是爲先生父三世竝以先生貴贈一品秩母張夫人孕先生夢日華繞室及生美如冠玉少知勤學弱冠游庠督學雷公以公輔期之嘉靖己酉舉於鄉六困南宫增自蔟憤富於學而老於才戊辰得雋及第三人授編修與修世廟實錄辛未分較禮闈癸酉預修穆廟實錄陞侍

讀江陵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皆廷杖遣戍編修吳趙兩公復繼之旨未下公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面詰江陵江陵不能容兩公竟亦不免一切劾疏悉不付史局先生以職掌堅請之不令得秘江陵怒甚會星變察百僚遂出公廣東臯副江陵猶未釋然辛巳先生浩然勇決築室清獻公祠傍自號六虛主人枕石漱流爲終焉之計壬午江陵不祿臺省交薦先生起解州同知陞南太僕丞尋擢南司業歷右諭德掌南院改左諭德修玉牒再較禮闈陞南祭酒歲餘轉少詹掌府事復陞南少宰是時公資已深而宦跡乍北乍南意良安之又歲餘改北左少宰辛卯九月特旨簡陞宗伯入東閣與太倉山陰兩王相公同在政府山陰旋去太倉亦覲省還南而新建相公未至先生參贊機密爲銘自警期致太平未幾寧夏有變討之無功先生薦撫按有方略者誅平之東事淩疑先生決策遣將旋克平壤此二事皆世所不嘗有先生秉政不動聲色而底定之功亦偉矣已太倉還朝請冊立急旨下三王竝封議先生累疏極言其不可

議竟寢自是太倉謝政而先生獨相兩宫三殿災反覆竭誠疏勸修德開採使者四出先生諫止甚力臺省部僚因上封事罹貶竄者營救無所不至陰多轉移自是加官廕子寵賚日蕃乃先生固勃勃有去志矣朝鮮之役自克平壤倭方奪魄而細人遊說許其封貢以誤石本兵竟下於理廟筭決戰方有次第而營本兵者因及先生杜門不出適我兵破倭東事竟而公病劇矣乞歸疏懇留旨疏萬章百上不允竟歿邸舍遺疏請冊立罷礦稅簡閣臣用言官四事後起

歸德山陰竟行先生之言云嗟乎江陵氣横一世挺
身折之至困柳不悔及當國而齮齕者亦時有非惟
不罪言者且并其姓名忘之其雅量何可及哉先生
孝友慈祥樸素和易尊居相位與人嬉游歡然道故
問及朝政俛首不答其慎重如此歷官儉約究然清
獻家風田宅仍其舊無所增益未第讀書靈洞山旣
貴以餘俸造寺買山不爲後人立産業卒之夕有大
星自西南墜於戲夢日而生隕星而逝古稱申降嶽
說騎箕名世仰干天象不虛耳爲文汪洋灝雅類其

情性所著有六虛堂稿四游稿靈洞山房集内閣既
等書行世先生生於嘉靖甲申三月十三日卒於萬
曆辛丑九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八訃聞
天子震悼輟朝一日加贈太傅謚文懿諭祭葬禮視
舊有加配方氏贈一品夫人子孫多而賢别有載籍
贊曰天生哲人徽江之濱懷珠抱璞附翼攀鱗正學
物身直道事人備嘗險阻久詘而信屹乎國本靖掃
邉塵蹶彼凛霜布此陽春生爲碩宰沒爲明神降臨
榱桷馨享蘩蘋

崇祀專祠公移

金華府蘭谿縣爲公舉祀典以光昂彝以昭風化
事府縣兩學廪增附生員楊安夏等連名具呈竊
惟廟祀關一方之風教籍名世而益光月旦揉四
方之公評至日久而始定伏念已故特進光禄大
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太學士贈
太傅謚文懿趙公志臯
兩朝碩德一代元臣生平以聖賢豪傑自期出處以
正直忠厚爲本起家昂甲著望儒林講筵進六經

詮疏道存啟沃史館修
兩朝實録功在冊鉛值權相之奪情而綱常力挽其
貶黜以如飴縱臺省之交推而恬澹堅持雖陸沉
一其靡悔
冊府簡注揆路晋登益隆翊贊之勳共倚安攘之畧
之
東宮則黜並封異議而感悟妙於黄臺平西夏則制
勝莫廟堂而收功捷於六月朝鮮復而遼左以安
衣裳無鱗介之患播州靖而土酋永擂鯨鯢伏京

觀之刑揭罷榷使疏減滇金似陳晋公之不上錢
穀引咎歸已請宥言官似文潞公之復薦唐介吐
握不遺于下士而尤存奬恬抑競之風苞苴遠絶
于國門而獨勵廉頑立懦之節精忠孚密勿歎聲
色而黙奏田天若心消釜鬲盡鞠躬而皇辭殞命
至稽懿行尤重鄉評儼屋漏于帝臨趙清獻之對
越肅家庭若朝典揚忠敏之端嚴第宅迄無樓臺
田賦僅供饘粥謙和長厚人樂桑庚孝友睦婣家
貽萬石一話言可為語録一動履盡是法程懿矣

甚都榆揚莫罄易簀令終已叨祭葬之異數蓋棺
論定更鑿贈謚之殊榮近俎豆學宮少愜蒸嘗之
報獨修瞻廟貌尚虛尸祝之思查得本縣章文懿
公懋唐文襄公龍皆有專祠隸在祀典今攷本官
秉文懿之操履而剔歷則多兼文襄之經綸而綏
奠則遠真儒名世合為一人廷論鄉評如出一口
理應比例秩祀春秋伏乞頒循與論追録名臣惟
憲檄之衆崇為有司之遵守此旌德報功之鉅典
而亦礪世磨鈍之微權也具呈　撫　按行　道

府　縣　學隨蒙
署教諭事舉人黃諱公欽
祭看得已故少傅大學士謚文懿趙公恂恂梓里
表表朝端勸講荷啟沃之資薦才擴休容之度其
最可尚者有籌寧夏振威赫乎中原不暱江陵甘
落寞於外補終寢一疏流被萬姓學術媲美楓山
躬修象賢清獻既已與論盷盷豈容報祀冥冥等
情牒縣准此隨蒙
本縣知縣劉諱宇烈

祭看得已故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趙公功在
國家莫大于寢並封之議品希賢哲家著者辨奪情
之非而定劉李攘闖白猜播酋則功之屬也絶早
剌耳再黜仍一第則品之屬也在
朝為休容和平之相居里一孝友醇恪之儒百世可
風十家宜社及查本縣楓山章文懿一祀于省再
祀于鄉漁石唐文襄一祀于郡再祀于邑二祠俱
而家自建而歲事則前此　憲臺所特賜者今本
官四子鳳梧鳳翀鳳威鳳閣不煩公帑建一宅第

堪充祠宇與章唐二家事體相合其所請憲批歲
祭例有可援等因詳道復據生員徐廷賓等催呈
竊惟已故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趙公志皐一德
元臣百年名世奪情矢議甘廢棄於柄臣密疏建
儲實羽翊乎國本折衝尊俎而滇南遼左並奏膚
功決策廟堂而寧夏播州繼封京觀迨乎易簀惓
切奉公疏四事而懇請
冊立之期殁六日而旋覩回天之力載稽素履允重
鄉評厥美莫殫詳具原牘先於四十年三月內具

呈　撫　按轉蒙　學道憲牌行查本官德業行
誼及輿論鄉評有無間言據請祀典果否合例查
議詳確取具官吏師生里隣人等甘結具繇詳道
以憑覆覈施行隨經本府行縣查議詳確取各甘
結在卷具繇申府轉詳去後延賓等再照本官剔
歷生平備載彤管向荷
聖明優卹業經俎豆宮墻特以生有顯庸沒宜專俎
雖以建祠本邑未蒙賜祭公家復查本縣楓山章
文懿公漁石唐文襄公皆以功德專祀枌榆咸寔

昭然查例符合待命兩載輿情皇皇伏乞速賜轉
申　學道得沾特典俾本官身後蒙恩比於十家
之社而士庶情同尸祝不忘百世之風廷賓等可
勝感戢悚息之至隨該
本縣知縣莊　諱起元
簽看得已故大學士太傅謚文懿趙公𣈆甲名公
楓宸碩輔清操亮節上薄雲霄坦度休懷下含山
谷經筵啟沃默輸補袞之忠帷幄運籌顯樹襄夷
之烈臣子綱常為重圮權相奪情起服之議而不

避其鋒國家根本匪輕回
明主匹長並封之嫌而旋得其旨當國十載養中外
和平寬大之風住世兩朝繫臣庶愛敬瞻依之念
始同柳聖之黙不易介于三公後並裴相之勳宜
食報於百世查得本邑前有名臣章文懿唐文襄
二公皆仍私建之祠獲徼公祭之典今趙太傅理
學事功足追前哲几筵攘桷宜慰後人現有家祠
不煩官帑倘沾特典庶慰輿情隨蒙
欽差提學副使周　諱延光

詳批趙文懿公清標亮節相業已炳耀於旂常坦
度休懷師模共景行於鄉國清白足追前哲輿情
實切瞻依准建祠宇俎豆百世繳復蒙
本縣知縣莊查得趙文懿公原建第宅立爲祠宇
其俎豆春秋二祭合依章文懿公唐文襄公各祠
祭品每祭該銀三兩每歲二祭共該銀六兩俱於
額派銀內動支今奉前因合照各祠事例議於額
派扒平備用銀內每年二祭動支前銀六兩給發
辦祭俎豆百世可行緣係請詳專祠崇祀動支錢
糧事理卑縣未敢擅便理合請詳　撫　按　道
隨蒙
欽差提學副使周
復看得本官山斗碩望氷雪孤標立朝正氣凜然
報國丹心赫若宏猷偉節風播海內睹鬬懿行高
風特繫里中景慕今擬建有家祠允宜公與祭典
巡按御史李
詳批據詳有例可援准如議行繳
督撫軍門劉
詳批本官疏論奪情左官嶺表斯足以祠矣既查
有公祭事例如議行繳
專祠春秋祭文 中尊莊諱起元撰
於維師相先輔
二帝斟酌元斗寅亮天地淵源正學羽翼良知德業
名世風節標時匪石也心萬折不靡百寮是師四
方是底一正
國本三靖妖氛安內攘外綿武經文學者泰山國之
元氣表